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九・經部・四書類

四書續談內編二卷補一卷外編二卷補一卷　〔清〕戚學標撰……一
四書疏記四卷　〔清〕陳鱣撰……八一
四書典故考辨一卷　〔清〕戴清撰……一一五
駮四書改錯二十一卷　〔清〕戴大昌撰……一三九
補餘堂四書問答二十四卷附録一卷　〔清〕戴大昌撰……二八三
四書典故覈八卷　〔清〕凌曙輯……五六三

2G77/69

嘉慶己卯夏月鐫

太平戚鶴泉輯

四書續談

四明青照樓藏板

讀書非考辨之難考辨而當於理者
聖言有所發明之難毛西河氏詆訶朱子
為世詬病閻百詩論稍醇實四書釋地
海內翕然宗之顧其書主考地閒及書
義仍多未合如論古人不徒瑟曾點侍
坐鼓瑟時亦歌師弟言志而旁以聲

亂之有是理乎子路宿石門為夫子出
遊遣歸視家孟子遵海濱而處海濱
即王者所教不到非讀書人語以齊人
伐燕孟子史記不合欲強移十年湊
合不知闕疑而力詆孟獻子為權奸其不
畜聚斂邀結民心同陳氏厚施大學不過

節取其言卽西河狂背不至此讀孔孟書在深求聖賢本旨而會其理之所歸成見所不執尤不容用其私見學博戚君先有四書偶談之刻行海内已三四十年茲復爲續談益讀書多則疑生日究心於聖賢則新意日出要所創獲發前人未發仍於涵泳大文得之引述經書亦灼見得失而斷之以理議論不必曲附紫陽而未始有西河百詩專事博辨矜己爭勝之失内編不離集注外編自爲說猶前例噫其心之虚而書之愼也歟

嘉慶己卯六月愚弟陳中孚頓首拜撰

自叙

余讀書頭白愈讀而疑愈甚衛輒拒父三綱絶矣夫子屢至受其公養弟子亦不禁往仕陳蔡危亡之國夫子何取往反其地且在陳數年治魯三月當有文武寔政一番大作用僅見墮都出甲究竟郈終於末墮子路之死算不得勇又算不得忠

四

不得其死子先料之何故聽之武王未受命邑姜元后歳數當不甚懸果太公女歸周時太公已老安得此少女為世子配武王亦不宜遲至此始婚以云繼配先配又誰夷齊讓國丕德何減太伯而孔孟言夷齊凡十餘處無一語及讓國豈事近好名不足稱耶抑本無其事耶去聖已遠書

又燔於秦火聖賢事蹟皆傳聞而非實見左傳史記所載都不類於聖人家語孔叢子等偽書益無論已馬鄭解論語多不可曉前此如張禹孔光更不知何說尚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黑何若曰黮然授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學者之於聖人猶瞽者也其於縞然黮然意揣之耳

五

豈真知黑白哉侏儒問徑天高於脩人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聖人一天也孰知其高取證於史傳先我以為脩人差近矣自天視之其去侏儒也幾何不知則疑疑則思問而問於何聞惟日就所讀書悉之熟之往之復々叩心而求之忽若有得而疑以釋忽又疑生而向之非所得展轉於

中不能自默此余既有偶談而又有續談特以其疑爲天下獻必有能破我癥結者不然此四書者童而習之者也而又煩予之嘵嘵不已哉

嘉慶己卯六月七十八老人鶴泉戚學標書於四明月湖書院

參校及門姓氏

徐錫堯　敬夫　鄞縣　史義任　賡隱　鄞縣
周址　配基　鄞縣　范紳　垂仲　鄞縣
陳彰烈　啓人　鄞縣　黃如憲　朝謨　黃巖
袁杰　蕙塘　鄞縣　孫漆　之膠　鄞縣
瞿瑨　英白　華亭　虞士喬　式南　慈谿
陳沂　曾浴　鄞縣　范續　嬰叔　鄞縣
洪寅　可如　鄞縣　張晟　性莽　鄞縣
何蘭洲　九畹　鄞縣　林鳳翰　鳴岡　鄞縣
周椿　靈一　鎮海　吳傳鍇　美三　鄞縣
周官　東溪　永嘉　鍾棠　沛園　鄞縣

李飛英　雲颸　黃巖　周肇璜　守澄　臨海
趙九杠　枚林　鄞縣　張景豪　雨亭　鄞縣
鄭清長　季馨　吳縣　張萱　芙卿　鄞縣
李世潢　水初　鄞縣　陶炎　覺軒　鄞縣
胡宗俠　是同　鎮海　唐濟　雲帆　蘭溪
袁鈞　文亭　鄞縣　顏基　禮約　鄞縣
周珪　品塘　臨海　朱衡　允鑒　玉環
董鏞　薇雪　嵊縣　王祖焯　蔣巖　浦江
蔣焜　洪圖　錢塘　周翰　礌溪　臨海
黃明膚　位堂　象山　劉燦　星若　鎮海
姚德綸　芸軒　婁縣　毛化成　鶴峰　太平

第16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正內

呂 鎔	宕觀	鄞縣
金培林	研山	鄞縣
張 崻	翰齋	鄞縣
戴德英	星若	鄞縣
盛 炘	象中	鄞縣
吳維新	觀瀾	鄞縣
章 旭	瀛士	寧海
戴 溥	文如	仁和
陳永清	心秋	天台
李霞房	東麓	太平
樂原汭	景韶	鎮海
張 璇	伯璣	奉化
紀名魁	士瀛	鄞縣
李丙照	呂煋	鄞縣
王允中	兆嘉	鄞縣
水 梁	二槑	鄞縣
史積詰	鳳章	鄞縣
趙九標	寶樹	鄞縣
秦廷俞	賡唐	鄞縣
顧啓聖	雪樵	鄞縣
李 淮	友江	鄞縣
陳世炯	凝生	鄞縣
陳斯權	與可	鄞縣
曹權之	介堂	鄞縣
凌文彪	伯塤	鄞縣
邵 棠	甚庭	鄞縣
邱大櫄	梯青	鄞縣
錢如蓮	此荷	鄞縣
李履靖	偉人	鄞縣
鄔汝鯤	賡千	奉化
郁本燮	元度	鄞縣
范邦柱	玉庭	鄞縣
章 斐	竹筠	鄞縣
董九江	水香	鄞縣
應 渠	荊水	鄞縣
張其慎	允恭	鄞縣

四書續談內編上

太平戚學標翰芳輯

學而章

學以為君子而已悅樂不間何慍之有首節見聖人憤樂相尋次節諸賢侍側子樂三節為不怨不尤俱夫子即身示教義極正大章法自然不在三不亦作一例為前編增一解

其為人也章

有子以世犯上作亂者累累君子病之法禁刑戮人卒不改成一不仁之天下孰是其為仁者由不明本治也試看世人有孝弟者斷無此犯亂事便知本治所在以孝弟率之孝弟化之本立道生天良共發天下安有不仁者其為人也其字及犯上作亂二者字皆就天下人舉示君子亦指主治立教者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皆此章注腳　君子務本本字對下仁字看又即下句道字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本末是一路上事論先後近遠不論小大精粗君子有天地民物之責何一不當務却有本在對面說壞豈仁不當為耶

為人謀句

儒者不與外事、此必宜為謀之人、伐國不問仁人、定亦事所應謀、就己而謀固以忠待也、進取為示所向、紛難為決所疑、盡己是忠、視人如己即恕

敬事而信三句

信主令於民者言、愛人泛說、每句皆然、宜指慎刑、省民財、重民命、惜民力、皆政之大、使民不止蒐苗獮狩、

汎愛衆二句

少年豈令汎交、衆即就傅同學、仁則其中質性之厚者、

賢賢易色四句

此賢是名望過人、行事異衆、賢賢為欽重愛慕、俱不在學問上說、不然尊師取友、尚謂未學耶、甘食悅色人之情、如好好色可悅目皆是、不定女色、大抵此四句用心在賢與君父朋友、均是一片至性激發、無所慕效、易色由旁人見得如此、己不知也、餘亦然、斷語在下四句尚是序、

君子不重節

此節重敬而則字層遞而下、明不重之弊相因而至、先揭學字、反似重下層、看深固字、并涉到忠信、

慎終追遠

檀弓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坊記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餘同檀弓、追逮連慎

終言、是一串事、親之終即遠之始也、不能不遠者勢、不忍其遠者心、反哭練祔、皆所以致其追之之誠、不待後來霜露之感也、講家皆不知有喪事即遠之義

求之與

外邑初至欲有効於人國、不知其政得失緩急、是虛來此邦、向人訪問、或見君陳請、皆所謂求、子禽固不謂有諂媚也、聖門識見有高下、說來仍自有體

父在章

重在第二句、三年無改即父沒之行也、三年無改、終身不改可知、云三年者、父沒居喪之制也、雖非賢父、無不訓子以義、況明曰父之道、豈可不守、父沒之久、人子欲有所自見、或見時勢異先、便不能無改、今三年如一日、是父沒如未沒也、添出如其當改、何待三年、及欲改緩至三年之後、於大文父之道先抹殺、且語待斡全、則如言繼志述事、豈無有志之非、事之失、尔當繼述者乎、父在句、只引起次句、不必深論、

禮之用章

和節皆活字、非呆字、泥定一節說和、一節說節、則大文何以不言無節、云不以禮節耶、蓋貴有和者、知所用也、不以禮節者、不知所用也、和者不迫促、能節以禮也、知和而和者、涉流蕩、不以禮節也、是以君子貴知用禮、禮亦天理人情、體用一源、和即在嚴中、非體嚴而用和、

禮之本和推原言之、和為貴、嚴非所貴、重用而輕體、說不去矣、由字上根用字下起行字、斯為美、明其貴也、先王之道即禮、不必又於禮外推出道來、　和為貴、禮如是也、知和而和、則於禮外求和、禮意全失、故當以禮節之、使其知禮之和、不失之嚴、不失之泰、所以用之為貴、仍是繳足上節說成、以嚴節之非以禮節之、又分上節和、下節嚴、更非、　惟以禮節故和、不以禮節、則似和非和、用是此章眼目、節尤用字骨幹、

為政以德章

以德對居所、只是不動、政者動機、不動則靜象、未嘗不為、而不見為之迹、德握其樞耳、衆星之共、所謂不動而變、　南面而治、位在北、北辰以譬君位、有星無星非所論、　聖人為萬世君人立教、不成開口便道至人無為、以德兼安勉、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德立乎政之先、貫乎政之内、以字方不空、

詩三百章

詩固緣思而作、然玩注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則並不就作詩者言、思即性情之發、注以性情代思字、正緣此、恐人悞解也、　貞淫正變之別、焉得無邪、並録教人一勸一懲、同使人歸於正、則詩之為用耳、慎思讀詩、尤非章意、　就三百中揭出一言、本與詩無與、得此使聖賢以詩垂教之旨、萬世若揭、逐章逐句求之、言愈多而無益也、曰字提示不容畧過、

道之以政章

由政刑而德禮、治道一層進一層、得效自一步深一步、兩節遞講、道政齊刑皆新民之事、德禮則新民之止至善也、餘見前編、

七十而從心節

聖人安得矩外另有欲、亦無不踰外更有從、下三字以證明上句、所欲何、矩是也、不踰見心之從、從容而中、懸說從心所欲便非、

孟懿子章

言及葬祭、問當在僖子没後、其母泉邱人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者、或偕嫡存、懿子於所出不無過奉、故又有生事以禮語、

吾與回言章

私是藏脩之地、如今書室、對講坐為私、非師友不到處、考驗學問為師之事、非他人、不省獨省回、若不能遽信啓發、是就所言用功、或見之論著、或省時論答了了、雖亦徵之作止、距與言不久、未遽應事接物、偏主力行、疑不然也、或解私作隱微慎獨、則意之乍萌、未便是行、獨知獨覺、發不發於何省之、首句與言及中間退省、特紀先後異時耳、

視其所以三句

此三句文王官人之所記也、本載周書中、大戴采出之、

多見闕殆

殆字頗難解、凡好立同異、輕視生死、任性而偏處、已過峻、經傳中所載、如鬻拳兵諫、宋公立姪逐子、伯姬待傅、衛急兄弟爭死、尾生抱柱而溺、皆過分之事、即不得禍、非心所安、又不能全說他不是、所以宜闕、

大車無輗二句

車轅一、大車二轅、輗在其端、以爲用力之地、車軏二、大車一輗、輗在軏上、貫轡使牛不出、小車之軏即轅一、轅而兩服馬駕於外、與大車之二轅牛在其中者別、轅前爲頸、以持衡、衡上平而軏下曲、衡上有采以爲飾、軏下有環以貫轡、衡在軏上、軏在衡下、　輗轅前橫木、或說即衡也、與後橫木曰軫、式前橫木曰軓、轅前橫木曰衡、轅身自軓前微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轅縱而若梁、鉤衡處謂之軏、本即轅之頸、一曰軏即衡別名、

以雍徹

周官樂師及徹師學士而歌徹、並不言所歌何詩、小雅徹在鼓鐘送尸之後、止及諸宰君婦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疑正祭之詩、非徹時所用、徹者歌雍、朱子本漢儒之注、別無所據、總之胡亂僭用、不必天子祭廟始以雍徹、

林放問禮之本

觀下所答本字、不必深說、只言古人禮不空設、制一禮必有其禮之自起、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先概言、後證實、不專在一人說　其爭也、三字宜坐實、勝負所在不爭、是甘居人下、失古人序賢勸能之意、然始終以揖讓行之、勝者不矜、負者不怨、說不得他不爭、又說不得爭、爭者小人之事、在君子到底是君子、無所爭、只消一語、纔足專歸到首句、殊失語氣、

或問禘之說章

同一禘、或言時祭、或言大祭、言時祭者據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而周官祠禴嘗烝、與小雅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合四祭、皆無禘、異時祭、大祭當別名、不宜亦稱禘、其謂大祭者、大傳云、不王不禘、緯書三年而一祫、五年而一禘、若然、中庸何與嘗並稱、春秋且累書不已、私以祭非一名、亦無大別、第禘順陽氣、有發爵賜服之事、魯人喜之、故每舉稱禘、如烝嘗亦宜歲舉、終春秋止嘗一見、烝二見、禴祠並無之、豈其不舉、即禘是循其常爲時祭、盛其禮即爲大祭、而亦不定名禘、春秋或書有事、或書大事、注者均以禘解之、禘非大祭之定名可知矣、其祭一廟、無羣廟、亦非有一定、如祫爲重祭、而又有時祫、此豈關名之輕重乎、中庸明乎禘嘗之義、云云、與此一例、禮意深遠、禘嘗皆然、特因問禘言禘、不必定五年一舉之祭、爲難知也、至禘始祖所自出、以始祖

配之及禘祫大小成王無賜魯重祭事前人論之已詳
明曰不知也必詳考典制推論仁孝誠敬之本則知
又孰過於此　兩章一嘆誠意之衰一言禮意深遠魯
禘非禮俱非所論

獲罪於天

天雖以理言然百神所受命正指其監觀不爽臨下有
赫者言於小人尤警功

周監於二代章

二代未嘗不文周監之乃極其盛若周末無事不苟簡
則文之衰矣其所謂文非文也故朱子思從周　郁本
字為戫有文章也

鄹人

左傳襄十年聊人紇注正義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
為某人本杜文十五年下人以告注卞邑大夫與新築
大夫仲叔于奚之稱新築人同例鄹即聊亦作郰在魯
南近郊有巫城孔子還轅所息也

夏后氏以松四句

曰字專為以栗作解夏殷松柏特為周栗作引原置不
解松之為容柏之為廹豈容添說

有反坫二句

反之義為覆賓主飲畢舉爵覆於坫上非先取爵於坫
反歸其處明堂位反坫出尊坫所在稍出尊前泥一反
一出殊失其解又與崇坫疏所並稱天子廟飾蓋因朝
覲時有宴享特設此坫兩楹中備反爵之用非行饗其坫
仍存故為廟飾之一大夫無兩君好會安得室制有此
所以與臺門旅樹同譏誤認臨時禁設并撰出齊伯諸
侯必私覿管仲仲饗之家儼然兩君何尚論反坫有無
謬妄莫甚於此

儀封人

向據周禮證封人與守土不同然春秋官職不盡如周
制觀祭仲稱祭封人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似不
皆下位封人或無守儀或儀其采邑

木鐸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夏書遒人以木鐸狥
於路則用之野總之以警衆

謂武

今詩以於皇武王一篇為武煌煌九奏無聲歌止一章
七句之理宣十二年楚子言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曰卒章非詩之全可知又述其三曰敷時繹思我
徂惟求定即今賚一章六句又言武有七德疑詩有七
篇酌桓賚般均為武後人亂其次并失其全樂記孔子
與賓牟賈言樂曰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有司失
其傳也當時已患失傳況後儒編次哉樂記出漢人所
云發揚蹈厲及病不得其衆皆由夫子未盡善之辭附

皆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蓋極贊其美善其未盡善非
夫子莫能識

仁者安仁二句

對上處境安字不須深看仁不仁上下相對仁知不分
二人特就仁更推其知耳。利順也利於所往莫非仁
也於靜見仁之安於動見知之利日處約樂之中但見
仁不見約樂斯大異於不仁者耳他處仁知分德性安
勉此不必

造次

即左傳隱四年注草次之期謂旅處野次造草字通就

本字解則造爲趨造之造次爲次舍之次即行止二字

無適也三句

一意於行以行爲義一意於不行以不行爲義皆自附
於君子欲近而反遠欲合而反離者也

小人懷惠

易於寬說與上懷刑欠針對感知已而以身殉戀私恩
而忘禍及如聶政之於嚴仲子蔡邕之於董卓俱是故
不過惠字

不患無位二句

常說要人看位輕聖人却要人看位重位之字从人立
也無才立不上無節立不住無所倚傍不爲俯仰乃確
見能立立德立功尚不是本文正面。上句跌起下句
非爲干祿者下砭

公冶長

左傳襄二十九年有公冶憾季氏之欺不取其邑以免
服爲非德賞蓋志節之士魯語作季冶韋昭注季氏之
族公冶當是字非名後以字爲氏然則長亦魯宗

以其兄之子妻之

爲孔子異母兄孟皮之女見檀弓者孟皮有子曰蔑聖
父娶施氏生九女夫子有姊之喪蓋九女之一又有孔
璇當侍左右記言亦子姓之屬

賜也何如章

何如一問自恐無成再問何器處所成之小總見賢者
虛心深自考驗瑚璉非誇許之示以成就可觀用是益
進不可自餒。貴重不容自褻華美更難自晦雖言外
之意亦當知一自考所長一極口稱許聖賢有此教學
乎

瑚璉也

再細思瑚璉即簠簋異名三禮圖受俱一升瑚如簠而
平下璉如簋而下銳蓋亦木爲之說文有槤無璉明堂
位四璉陸氏本作連瑚經書或即用胡今字皆从玉俗
本所改注云飾以玉不云全是玉然則即貴重華美其
爲貴重華美幾何蓋言其爲廟堂用猶云廊廟才耳不

專在麤形質論
子使漆雕章
謂開才可仕不屑小成夫子悅其志篤而大若出意外
真夢語也子之使開以學無體用明德當新民成已須
成物欲其求仕之理非有官可做使做也開言新民成
物正求其理苦於未信非置仕度外子喜其不負所期
三句乃一串事斯之信大小皆宜未信何一而可說成
師弟各向如不相知者又分才與志不同甚非所取
千室之邑三句
就所聚居徵邑之大所統人民土田之多宰治不易若
向千室考求則今大村落猶數倍之百乘亦就采入明

爲大家奉君率下兼庇家事俱室老之責不在百乘計
算否則仍是治賦兼說則可　周官無邑亦無邑宰主
其事即宰上外宰下内宰
汝與回也章
夫子只問學之所得孰淺孰深不講到品行　一數之
始十數之終就數論多寡確是兩下比較判然處聞一
知十講到貫通於事徹首徹尾明白則止了得一事始
終反不及賜之知二又如賜未能自首至尾明白弁算
不得知一何有知二始終直看彼此橫看說最誤人只
在數上論知之有多寡學之異淺深也
我不欲人章

亦欲無三字中有多少强制多少做點在非所及已顯
然言下
孔文子章
文王周公之文皆真學問論學問即德行在其中文子
素行何一是此中人弁亦不能博雅善文辭所以有何
以謂文之問　無論學之淺深問之宜否但即其斂好
不恥觀之與士大夫驕矜粗戾氣象無一毫儒雅者相
懸以故得謚爲文於文子生平自不相礙擡重學問者
失之　當日太史定謚羣臣集議既不欲加之以惡又
別無可美文字殆費斟酌衆論翕服　一字爲謚原該
不得生平就一節得其似亦美惡不嫌同辭

子謂子產章
行己章上不關國之大小時之盛衰此章論人品不論
治道救時風也俱非正論恭字粘行己本身說接物謙
遜推言事上不專君上卿執政居已之上又小國之卿
當大國大夫韓宣趙孟皆爲上也惠字根養来有實政
在卑說猛以濟寬失之　左傳子產爲穆公孫史記以
爲成公少子不知成公亦穆公孫子產自簡元年見傳
史記卒於聲公五年爲魯定十四年在朝安得七十年
之久當依傳卒於魯昭二十年歷相簡定獻聲非核實
之言
臧文仲居蔡

春官龜人凡取龜攻龜入於龜室龜室何櫝是也櫝是龜故春秋傳曰作虛器山節藻梲以為櫝飾注藏龜正指櫝言其藏櫝之室可推見

令尹子文節

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寧不是仁只就其念念有君何敢懷喜怒計新舊立論見得忠處要只是盡心所事若微箕之忠何仁如之舊令尹根巳字稼書先生謂政是子文自謂然先手子文者莫非舊有得有失以告即是不分物我專就自身說轉滯當無之 三仕猶云三任仕巳俱指令尹言非子文一巳即放廢田野不令在朝三字宜活看只是一人之身用否不定必求子文一身實

事則柳下三黜泰伯三讓安得經書皆確有實證耶

陳文子節

傳言慶氏將作難文子謂子吾其何得又以所得之木屬子慎守其不能脫然於十乘可見清只善其不汙於亂 王充言猶吾大夫高子也蓋魯論崔或作高崔邑名非氏疑即高之別

季文子章

夫子所論皆非同時何於文子三思獨著子聞之三字誰言而誰傳之其出於季氏當日侈張其祖藉以自掩不能有為之過顯然子以思不過再必思之不已將無事可行矣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未有可不計成敗者

思理不厭詳思事不容遲殆非道理之言

與朋友共二句

朋友均得用之非一人也用之多敝所固然敝而後見得共無憾見得真與共下句足上句粘一朋友說非是

朋友信之

非老非少皆朋輩也信之盡天下朋輩以誠乎矣老少既寬說朋友亦不得獨若同志同道之人夫子有不信而待志乎與朋友共亦如是看

季氏使閔章

閔子非絕意仕進弁義不臣季氏費經累叛遠難更化執政者徒欲藉巳鎮撫實非能用巳之人故其辭婉而

意決觀私論長府未嘗不留心國是而家語載閔子為費宰問政事則王肅偽書原不足信痛詆季氏以仕權門為辱何以處由求諸賢

在陋巷

巷非即屋有達巷鄭風傳里塗是也有窮巷爾雅孫注舍後道是也廣雅閭謂之術術即巷荀子儒效篇儒者隱居窮閻即窮巷 此與飯疏飲水衣敝縕袍一例皆假設之辭不必實事

將入門

軍出有人於門望其出軍入有人於門望其入獨言之反是敗軍先入之反獨後時必有於門誇其殿者故之

反云云非於此時尚故作徘徊將入門由門上人見之記者敘之如此　考據家皆以此役傳有師次於雩門之外右師從之語入門為雩門又以為稷門異名按稷門魯城正南門僖公高之又名南高門齊女樂文馬陳於魯南高門即此雩門則南城之西門西臨雩水公子偃自此竊出犯宋師沂水出尼山西北亦經此門外舞雩在焉安得混而為一又此役齊人及清為今濟南府之長清縣戰日右師奔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泗為魯城北水齊之來及禦之俱在城北師入宜亦在北門不宜轉繞至南門而入之反所入宜是爭門一名淨門有池在焉其郭即子駒之門長狄僑如埋首

處有池因須鞭馬而過馬見水則畏也然則師次雩門何曰傳上明云冉求以武城三百人為己徒卒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軍自南來故須次此以聽遣調右師從止有五日字魯人怯戰軍謀未定久駐遷延有之五日後臨戰之期豈猶在雩門乎　又按傳云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云後入以為殿則殿在入後其入乃陣門非國門故須抽矢射敵若殿歸入城則與傳全不合策馬可矣抽矢何為疑所記誤細思傳本是讀者誤後入二字斷以為殿者人矜之也抽矢策馬下則之反謙而答之之辭如是論語傳兩通抽矢者鞭在御手取矢代鞭示

欲速　此清之役也然清齊地未及魯境戰則在魯郊傳師及齊師戰於郊後傳云為郊戰故是也檀弓云戰於郎孔疏云郎頭近邑

質勝文章

夫元黄者天地之雜也物相雜而成章經緯交錯自然之理所以得均文質偏主正患在不肯雜耳雜豈淆亂之謂哉　野史皆指人言方對君子　田野官府體制不同說野全鄙陋史全浮薄是一全無文一全無質非勝也　忠信不得訓此處質字忠信豈患其勝恐近愚忠愚信忠信又焉得有愚

先難而後獲

德成業立仁者分內獲字宜看好仁者用心所當為其效自至難獲先後旁人看得非存心如此　大易處處言利中庸九經亦言效功利未便是私誤認董子之言諱言獲則非矣

齊一變章

齊政以人更魯政以人息變齊須改制變魯但行法此其異也以習俗人心言禮教信義互有失得未見魯之必勝於齊　責成之歎動之必須一變是難辭但須一變是易辭

如有博施章

子貢非重博濟輕仁蓋以仁道大必民衆盡被或得需

之夫子亦不是仁外另推聖謂若講博濟何但仁之謂必仁之極而為聖猶慮未盡仍是說仁不說聖看下直接夫仁者語意了然　仁從博濟求愈遠而難亦於人已觀其通而已立達即施濟之事慷眾亦即人之推量未能遽盡道宜知所從是固有方也　方即矩欲立二句好惡之公近譬絜矩之道天下平則博濟之功庶以成矣

述而不作章

重述字不作輕信尤重於好觀注自明次句乃首句注脚非推原也作莫脩於古可信可好何煩更作已信好欲天下後世共信好焉得不述就作者之意推明之述

也恐留後人之疑刪定之使作者之意益明亦述也老彭其前事也

默而識之

古旂幟之幟銘志之志皆即識字說文識常也謂旂常後人多失其解幟字後添志則假借用之耳衆中標識使耳目不亂器上有識俾睹記不忘皆在明顯處默識則心專所向如常在前更不待明顯為然矣　心中所默知向猶傳云衷之旗也兼此義始備

子之燕居章

說文申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書歇草惟夭則春象也至人與天地合德燕居時具有春華秋實之象所謂氣倫四時者已於此徵其概　燕居只是家食時休息緇帷之林出遊舞雩川上皆休閒時事燕居聖道之窮中申夭夭無不豫之色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於是乎信矣

三月不知肉味

只是心契聖德遐想至治從簫韶追慕不已常如洋洋在耳味為之忘因史記增學之遂說到學律度數去夫子有舜之遇豈不能為韶且在齊安所得太常之罷而日習之耶

飯疏食章

多淺看義深看道又不好明添遂使人日尋孔顏樂處

毫無著落不知樂義二字明見孟子仁義並根於心如其義雖貧自得非其義富貴何為何害道理便淺　聖人之樂與貧富無關固是第如此何必作疏水及富貴等語聖人即身示人正要人於境遇中識得義字說理過深轉落魔障　如浮雲但作薄字看不論易過不易過

夫子為衛君乎

就左傳史記觀之當日齊為衛君者也晉不為衛君者也其在內惟孔悝之母不為衛君

執禮

常所執持者是古時有此名目如儀禮曲禮之類若一

切朝庭大典制、儒者固當心究、視日用常行可緩、教先所急耳、或引記執禮者詔之周官凡射事執其禮事則非此章之義

怪力亂神

怪怛梏木石禽魚類非是反常為怪、祂柱明信臨喪而歌同人道於馬牛、皆怪也、力是羿奡及南宮長萬之類、若戰陣之勇未嘗不貴、治亂倚伏正士大夫所究心、亂謂如君臣之獄父子之爭及禽獸行大背倫紀者、神是降莘實沉臺駘為崇之類、若造化之迹幽明之故不輕語非不語

約而為泰

書言泰不同、有指侈枚言、有以寬大言、泰字先看懷彼約者假之何為本局促故作寬大與上二項同為習僞、去泰保泰皆是亂說

互鄉

鄉之命名、必有所自、互之云者、其地交錯、繁會五方、雜處為市井囂塵之地、如後人所云互市、鄭說言語自専不達時宜、以明難與言則可、未能解互鄉、相傳今沛縣合鄉城即古互鄉、合之義正如互

孔子退二句

進退解多未明、此非司敗來見孔子、乃孔子往見司敗、巫馬期陳人、意子介之見、或令典謁進見、時期俟於外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況言之不合、旣出、期將隨行司敗欲有言、特揖之入、期進而子登車矣、說司敗來見子、則升堂行禮與坐、子退入何處、置司敗何地、期固在聖門、又須司敗揖進乎、論無一是矣

君取於吳三句

為字去聲、為同姓、連下五字讀、若屬上句、則為司敗語、為字平聲、失注諱字意

以能問於節

能不能就別人看、已不知、餘亦然、　上四句是無伐善無施勞、下一句、便見不遷怒不貳過、不校則怒盡釋、安有遷過方向、歸豈至貳

成於樂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聲律身度、須處處見此意、若八音、十二律、干戚之屬、儒生輕易不與、必待此而成、耶、明其理而已、　行中釆齊趨中肆夏、此類皆天子之事

民可使由章

人同此性、豈有可使不可使之分、教思無窮、亦必不存可使不可使之見、而由則可、知則不可、質不能遽化、德不能便新、非不使、而不可自若、此見化成之難、而終欲使知此心不能自已耳　不可使為斯民嘆、又為斯民憐聽之、不忍迫之、不能終盡吾使之之心、竭吾使之之力以徐俟之、即堯舜猶病、王者必世而後仁之理、如云

不強其所不可、或更涉權術、似民不可令知、總非聖人心事

天下有道則見二句

承上危邦二句來、不入不居、容有邦可居可入、天下無道、則到處危亂、無邦可擇、只有隱耳、有道句帶言、與通論出處不同　下節明其素志、邦有道以貧賤為恥、豈天下有道而不見、邦無道以富貴為恥、豈天下無道而不隱、非又從天下轉到邦、

學如不及章

人所以孜孜求及者、恐失之也、亦惟恐失、不勝求及、及則不失矣、如不及者、其心之迫於前、非真不及也、非真不及、可無恐失、猶恐失者、萬不敢以及自信也、聖人為學者加倍形容、如字猶字、串講合講、神理始出、

大哉堯之章

巍巍貼天、不貼堯、蕩蕩貼堯、不貼民、巍蕩注皆言其廣遠、無能名亦是莫名其廣遠、說到深微、轉隔壁、民字包一切　蕩蕩無名、猶天何言哉、巍巍成功二句、時行而物生也、

禹吾無間然矣

不說禹無間然、說禹吾無間然、以注非議字為間、正解堯舜人無非議、至禹便妄言德衰、子謂如禹、自吾觀之、不見有可非議處、隨舉下文明之、以此為專論禹德者、似未得聖意、　注舛隙字、推原禹所以無間意、一串而解、間既為間隙、又為非間、義却兩岐、後人生出謹小慎微議論、下文每句上一截可言、下一截包括朝廟上下、則非微小矣、

大哉孔子二句

孔子之大、非其所知、只就本文說博學、亦與他處不同、謂名由學來、學一事成一名、博者甚少、獨孔子無所不學、此可名、彼又可名、無學一定、亦無名一成、此之謂博、此之謂大、二句只一意、與下節聞人譽己語一直無惜意、

子聞之節

固是自承以謙、觀謂門弟子句、則有不欲學者務博之意、猶君子不多之為子貢曉也、

子絕四節

自然絕、自然毋、方是聖人　必與固頗難分晰、大約必專進取、固堅不為、一適一莫、

固天縱之節

聖無不通、本末一貫、子貢却看作兩截、又字另從聖轉出、其意仍不欲抹却多能、蓋猶未到一貫地位、不然則直云聖、豈事多能、一語了然、下節夫子不更道君子不多矣、　多能在聖人自亦天縱、然不便子貢口中說得、夫子謙受、且與鄙事不合、

夫子循循節

博一步濶一步約一層密一層其中具有次第善誘不
但循博約之序　泥高堅前後求道則拘由未博仰鑽
瞻忽之不定則歧由不約博學夫子所以誘文禮則其
事於我至要者云文所以博禮所以約不是語氣　禮
字說向外仍是文

語之而不惰章

就當下說終日欣聽無倦心解而欲行也

法語之言章

法語巽言者誰即末句之吾也聖人要人改過向善法
巽兼用多少期望多少揣量而改繹者少卒窮於術無

可施是以嘆耳作君友進言大概語末句便無着

知者不憂三句

知仁勇各自為說則各自為學與所為序先知知者再
如仁者勇者則序顯然君子道者三言道中庸三者言
入德均與此不同　三者舉為學榜樣不是為本人論
通說始見學之序

賓退節

夫子攝上擯並於君名時受命故入廟相禮并送賓皆
于事此復命之根君使上擯送賓門外躬送於大門內
俟賓去上擯復始退此君之敬為紓之之根　紓君敬
非但愛君不使過勞禮必有終賓不顧為賓之禮俟不
顧而退為君之禮據禮文以復見賓主於禮兩盡為夫
子為擯之禮

紅紫不以句

說文紅帛赤色也以赤加白為紅廣雅縓謂之紅爾雅
所云一染即今之淺絳禮書丙辛合而成紅紅者赤白
之雜丁壬合而成紫紫者赤黑之雜

食不厭精

孔子曰五變入臼米出甲謂碓之為糲米也舂之則粺
米也哺之則鑿米也蓄之則毇米也又導擇之暘唾之
則為晶光雖出緯書可當食精一則義疏

膾不厭細

注麤則能害人不必泥軒戴皆大可食况膾為生食有
葱韭醯醢以倒之則害氣已除麤亦何害惟膾之義取
會不細則雖聶而切之不能會聚而疏散失其為膾不
食猶觚不觚之意耳

肉雖多

內則羹食自諸侯而下至於庶人無等即饗食之禮若
家食當無多肉鄉飲酒禮有無筭爵鄭注賓主燕禮爵
行無數醉而出也亦非謂量之洪　李安溪所謂體而
折俎謂之大烹饗以實豆至於百亦指饗食言

食不語

禮小飯而亟之注偷見問食時或有問不容不答然寧

逺於食不遠答此亦不語之證

鄉人儺

尊王制妥神靈盡人知之疫當外逐儺入懼而內奔故立而禦之阼階用東方生氣勝之

問人於他邦節

主人送之門再拜使者逡巡却避不答拜其至他邦他邦人拜迎拜受書承其命之辱歸亦拜送及使者復命主人亦拜受送出門外慰勞之亦拜使者均不再拜為人使不當其禮

式負版者

固是重民數然經書中言式非敬老則尊賢版者名數

有年之老則父兄也有人之賢則師友也推說於式字較有根據　者字不得遺却受於司寇而獻之君人微而職重違拜送至拜受重其事并重其人或說即夫子爲魯司寇時事

有盛饌節

坊記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不親饋則不拜而食然此但變色而作不云拜則仍敬主人盛饌非敬主人之親饋集注不從孔氏固有見

山梁雌雉節

時即知幾其神應舉而舉應集而集云天機自然不知所以然說入神化反失審機之理　子路因子之嘆欲驗鳥之知時故色加之以觀其舉與否而鳥已見機而作凡鳥欲食常引吭三嗅此特寫其作之之狀耳

先進章

文治至周而極夫子所心慕憲章文武表其文也文不在茲承其文也文者經昀等設律度之自然非外飾之且質存其中中為之則所以稱盛必補出兼質得中已將文質劃看先於文有不足意此後世文質之論日以紛起也先進極文謂之野人病其拘謹耳後進並非文謂之君子習為浮華耳夫子從先進即從周豈一從其文一從其文質得中哉

從我於陳蔡者節

是陳蔡之地非陳蔡之國是時蔡遷久矣　陳蔡去魯遠孔子五十七歲適陳五十九去適衛六十復至陳六十二自陳遷蔡六十四往返於蔡葉始由衛還魯為時又最久顏從者日夕相親忽其在客中閒絕糧特在陳一時一事耳大文無絕糧及當厄字追憶不專與難往來陳蔡非不見楚之令尹葉公而不得君相之知道路所遇沮溺之流又皆異志所與同心如父子者止從我諸人得不追憶

冉伯牛

伯牛事不多見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

言語宰我子貢

言語當如孟子以辭命言、應對諸侯、古人所重、非尋常出話也、

孝哉閔子騫

此句不妨即作夫子語、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子言惟季次未嘗仕於家臣、季次公晳哀之字也、師於弟不稱字、何必然、

閔子侍側章

二節皆記者言、及門如此英才、子不勝樂、遭際不齊、諸人中由獨遇難、未免神傷、子樂、及門俱樂、子傷、及門亦傷、蓋師弟同此情耳、若由也不得死、或子嘗以戒由、不料其言之應、因此歸咎行行、則子亦何取而樂、

師也辟

荀子、第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言此等子張亦惡之、

回也其庶章

此章參差羅紋格、賜不受命二句、對屢空、億則屢中、對其庶、回自近道、賜推測而知、時亦合道、屢中在理說、不講到料事、不然、全涉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端木氏一貨殖傳人物矣、

子路問聞章

善事盛衆人人當為而無人責以必為、須請命父兄、此定行止、第事事待稟、又恐所當為、以無人責、錯過追悔不及、故告之不同、若義理、無必當請命而行 子路非不稟父兄、一時仁心義氣激發、惟恐或後、便不暇退思、即所行是、父兄不責、倫已有專擅之失、

有社稷焉

有社稷、即有鎮撫匡扶之責、費為季氏宗邑、內寧外禦、所謂社稷賴之、但以治人事神對舉、義容未盡、

攝乎大國之間

千乘已是大國、又有視此加富強者、且不一國、介乎其間、每有舉動、遣使來問、遺書相責、士氣為奪、民情為搖、一攝字已藏有勇知方對面、

加之以師旅

不時有師旅之役、或禦敵、或討叛、或會伐、或救援、皆是、竟說成敵師環攻、圍城坐困、眼前應禦不暇、安能俟為之三年、加之因之、與攝乎一例、皆極言其勢之難為、加非大國兵加之加、年歲洊飢因亦不定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

且知方也

方、其義也、知方、即知義、

如其禮樂二句

足民後自有教、然此處君子已隱注公西氏、故下承問即以非曰能之辭、願學者學為君子、學為禮樂也、禮樂

在主治者說不在民說足民為經野事禮樂是廟廷事
下節無一語涉百姓節性防淫非此處所言禮樂成人
章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為切證　上可使足民不
云可使民足與可使為宰一例

鼓瑟希

少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檀弓於弟子每言予之琴默
之鼓瑟子當先有命

冠者二句

何以言童冠意從默學如子夏之門人小子

安見方六七十三句

語氣但對千乘說約在子男間為邦一耳　先王封建

尚有三十里二十里之小國由分國之外有奇零地況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居然成國或慶有加或罰有削故
伯而減子男而增不必定符原數然舉證已非要義若
春秋時併吞削弱盛衰無常焉得據以為說

子張問明章

只講譖愬易惑能不為惑畢竟譖誰愬誰不行俱無著
落不知蓋為任人者言親敬之人知之有素任其如何
用譖指他之愬如何用愬激我之怒而所親所敬信其
必無禮待如故此之謂不行　問明未問遠遠即明之
極因張務遠教以不蔽於近反以次段作主矣

必不得已二節

出甲有定數軍賦有常供此國之大信就見民見食書
死以守不叟集丁衆蒐軍實重累於下則民心固必無
坐視其上危亡者不得已所處確當如是何必今看輕
死字

片言

玩注人信服之及外注見信於人忠信明決不平明決
折獄之才忠信折獄之本下節引證子路平日忠信非
證明決

居之無倦二句

不但行無倦居已然不但居以忠行亦然居之即行之
之事行之即居之之心

君子成人句

君子有成人之力存成人之心人人望君子成然惟人
之美始成須對下句看　人之美亦惟君子看得必成
之始美若已是美又待成耶

夫達也者節

達者行之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義為一節要字好字
尤重下二句完足上句　質直不是誠誠則已包義在
內更無不好義質直便有過之理質直對下色字義對
仁好對取察言二句對居之不疑兩節相為反正　在
家只是家食猶問行章言州里指家庭則有昇幼慮下
句難通

色取二句

居之不疑統在色取內故掩其行違一時看不出假仁所以致聞行違究無在而可安得言達兩節仁義錯舉理則一

樊遲從遊句

以觀物化暢天機藏脩游息古人無之非學云游不忘學看游淺與學已成兩事遲之問蓋是平日蓄之已深或從游時有所感觸下文云云要與舞雩絕不相關特為遲紀問之時與地耳

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時講謂此時已忘其為問仁不知子夏疑知之妨仁正

刻刻不忘問仁特子合仁知言之子夏認專言知遂單述問知耳

赦小過二句

小過可貰為告於大夫而請之君賢才小者引以自助大者薦之朝私家之宰無專赦之理又豈有拔擢權耶

言之必可二句

解作一直而下似言即名字無所苟再醒二必字細玩全章君子於其言與君子於其所不知遙對見正名非迂如由之野不免於苟

襁負其子

說文襁負兒衣張華博物志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非繩索之謂

魯衛之政節

魯政勝齊衛政近魯其先與周公本兄弟方策具存同於不得人舉孔子五十六歲適衛五十七始去適宋陳五十九復適衛六十歲去適陳六十四自楚反衛凡在衛四年始歸魯其用衛之心固不下於魯寄心擊磬夫豈徒哉謂慨其衰亂如兄弟然語近淺薄豈出聖人下章美公子荊國有人焉庶矣之嘆勢復可秉周公康叔之治不難於後此再下章又有苟有用我之思也

庶矣哉

周禮土國用人節注平地多人疏謂若衛國之類衛固

平土亦由靈公未叛晉之先無大兵革得以生聚然果為士為農各歸其業雖庶不見其庶民不敢聚固有勢可乘而閑民無執事之多幾有人滿之患夫子之嘆不是專美其盛也

既富矣節

保民義甚正大云教以保富則視富重教之分量轉隘矣　慮未易教故先富之未富有教富豈不加使民有恆產有恆心聖人容保無疆之意也

何晏也

說文晏天清也小爾雅晏陽也如淳漢書注晏晏而溫淮南子繆稱暉目知晏陰諧知雨亦謂晏為陽古人朝

在質明其退亦昦所謂大夫夙退也晏猶俗言日頭老高故訝其遲作向夕昏黑解失之矣

葉公問政章

葉在今河南南陽府如字不讀薛左傳成十五年許畏鄭楚遷許於葉其患未已轉遷於夷葉仍入楚昭十二年楚平王復封陳蔡許許仍居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之蔽也土不可易乃遷許於析葉復入楚以封葉公襄十八年晉伐許次於棫林又伐許次於函氏此許即葉也皆在邑北境　近悅遠來雖大概言以楚時勢論之則近莫如陳蔡許遠為鄭楚不得鄭不能爭伯於中國葉地在方城外為楚邊邑以子高重望居之欲衛

近而招遠也子之荅固非漫然

吾黨有直躬者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將誅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一父而載取名焉蓋即此事而行之

硜硜然句

謹飭之至寧似硜硜小人不敢學大人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恐畫虎不成也就其人心口說作斷語下文接不去

東里

鄭有南里東里中分里襄二十八年楚伐鄭入南里哀二十七年知伯伐鄭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襄九年楚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里杜注鄭城中里名東里不見於傳列子有圃澤多賢東里多才語

彼哉彼哉

其人無大可議亦無實在勝人處且蓋棺論定生存安料其後故沉吟反覆於其人有未可遽定者彼哉四字神理如此聖人口中說不得外之子西死夫子後

子路問成人章

若字直貫下如此之質加如此之功為舉示之辭即下節然字也作效法解如武仲之知其又足效耶　成人道自當然在今未可概責非謂可不然也不必添古之

成人來較理不分古今武仲等何嘗非今人

晉文公章

譎正之辨不專數大事見傳者仲父有天下才觀其書治內治外猶原本周官存太公遺法桓委任不疑以致伯文佐不及仲示禮示信苟取一時內外無所設施正譎皆在政治規模上見就二君心術素行言無勝負可分

豈若匹夫節

祇自完一身存亡不繫世之輕重就功能及人與否較不在義上辨

公叔文子之臣

儀禮注私人家臣已自謁除疏云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徙以補任之蓋若漢公府辟召矣僎始由公叔自除也

可以為文矣

古無兩字諡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易名君謂之貞惠文子其後止稱文子則仍一字諡所云貞惠文蓋將於三字擇一非均以為諡也然其定諡文不過以修班制睦四鄰於文未稱於文子疑未盡因時人有述其升僎一事子特表出之以為國家議諡當得實且從其重也

驥不稱其章

為驥勉為稱驥者言俱可要識如何是德馬亦儘有調良不足力者何分其為驥蓋不跟齧不踐蹹仁也忠於其主生死可托義也不欺羣不爭棧豆禮也能知水道擇主而事知也見用即能立功見棄不悲伏櫪庶幾得良馬比君子之意　均是馬而稱驥即驥便是稱

仲叔圉三句

天下無無道之君用人各當其道者大文亦無靈公能用人字仲叔等非賢臣衛事不可謂治無道之人惑於內寵不顧外患一派昏戾之氣於國事委之臣下全昧經理賴天幸宗廟之靈三臣在職知君已臣及盡心所

事又其才恰當賓客治不致如齊頃之笑客宗廟治不致如夔子之不祀軍旅治不致如鄭文惡高克之棄師所以國得保全算是靈公能得人一節好處一涉贊美礙上文無道矣

子貢方人

好以已去品第人之高下勿誤認已與人較

公伯寮愬節

愬子路謂拈致其師欲張公室不利於季氏惑志大有疑於子也摭子路因以撼夫子議論尚寬　檀弓子服伯子注仲孫蔑之元孫

衛靈公問陳章

俎豆云云非遜辭以對靈公以鄟澤之盟受捘手之辱結連齊魯與晉為難子以衛累世從晉會盟事大所以保國晉雖失道衛非其敵廢俎豆而事軍旅祇取禍耳不對之對所以為衛謀者深矣如靈公不聽何哉

子路慍見

為子慍非為已慍

賜也汝以章

章內兩予字最要即身示人要其體認所學參乎章言道體此為學之方兩一字不同

無為而治章

上二句懸想贊嘆夫何為哉申無為恭已句如云治而

已矣恭已無為之本勿夬在口氣中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困問行此緣蠻陌州里字傳會子張少孔子四十六歲當阨陳蔡時才十餘歲耳

子張書諸紳

隨在有見與上節無分貼定佩服聖教便不混　書是丹黄玉藻士紳長三尺廣二寸

工欲善其二句

利古本作厲見梅福傳所引子語利是用力字非罷利也仁賢資我之器事友為利其器

行夏之時

唐虞亦建寅何獨夏自漢太和後無不建寅豈為行夏時蓋夏按時立政著有時儆小正行者依夏每月所行行之此亦注意也下法殷周亦舉二端示例不專講輅冕

躬自厚章

責人恐致怨躬不厚於人何涉此為專責人不責己者言責人為善亦君子用心然自己先盡則推己待人人亦諒之不然則所令反其所好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為不恕之甚怨之叢耳　責是人已俱應盡事善責其成惡責其改無說始倫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三如之何一樣人不自商度何從代商度與法語章辭同義別

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字先看好禮行非恐義過徑直而加以節文蓋禮緣義起有是義即當有是禮禮行而義益昭行與出不同行是明其理出是見諸事孫乃從容以權其宜稱云恐失之乖戾亦淺信不對虛偽言義而無禮孫安有尚虛偽之理只是事事實心實力更無一毫有欠耳

有一言章

行者身行之身即已人為身之對終身不離人已之接

以身行實以心行於施驗行於欲驗心子貢求之言即知於恕未得

吾之於人節

人即斯民誰即人之分吾亦在斯民中意却對三代於對行毀譽亦虛說證實得如有二句

耕也二句

二句言君子於道理見得明並世事看得徹　學也證謀道之人非正講謀道如謀食亦不但耕

君子憂道句

從上直下君子惟謀道憂未至貧豈所憂哉憂貧不用呆破

動之不以禮二句
注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則禮宜如齊之以
禮之禮屬導民說又云不以禮為學問氣稟之小疵則
仍就自己說并未善為小節之忽竊謂不如専主注前
解
昔者先王三句
注分三層實只二層頭層攝重先王所命次層且字振
起是字證實為其在邦域中故雖諸侯不臣附庸錫命
所有與他附庸不同非社稷臣而何只是不可伐不當
伐不必伐意非所重
今夫顓臾

與今不取今字同此從上昔者轉出下對後世子孫
生而知之章
生知學知一聖一賢兩者字見成舉示重在困學一正
一反語氣顯然以生知作頭學知困學兩次字類看非
善體大文者　民斯為下是懵然無知不說到行昇污
齊景公有馬章
景公底須夷齊較夷齊凡弟不離景公利其凡莊公之
死更不討賊聖心所不滿或亦有之
不學詩無以言
以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専對例看言是辭命如赤
與賓客言之言若言行之言似不必定學詩

孔子曰諾
諾是應聲下方為言四字連讀從旁人聽得與曾子曰
唯一例不入口氣說
吾其為東周乎
興道東方似無意豐鎬議論便窒碍盖東周周公所營
布治於四方者為東周法周公也即平日夢見之意
恭則不侮
不侮屬人說下數句一例非恭者不侮人之謂
孺悲欲見二句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而此記
其欲見孔子辭以疾盖先承命問禮孔子不敢不敬答

其人恃有君命不虛心受教兼有挾貴而問之意故其
後自欲見而拒之不在於有介紹無介紹
將命者出三句
不言門言户辭病則當居内其人俟命門外欲使知非
病取瑟示無故不擨之意歌則更無不鬭古人字字有
意
近之則不孫二句
女子小人不能不養養之不外近遠而非不孫即怨所
謂養之之難則所以使無不孫不怨者固有道矣非酌
量於不近不遠閒也
微子去之節

微子抱器歸周面縛銜璧其妄不足辨即存宗社遯荒野亦不謂然紂雖亡國君何忍即謂其亡代商者存殷祀與否未卜況紂有子在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豈必待已而存乃受封國之受於先王者而去則已之宗社先亡矣至吾家耄遯於荒乃指老成遯去設微子自逃荒野紂其聽之乎然則詔王子出迪亦出之國耳微子義不忍去紂以其諫之繁又地之逼不容一日留之於朝微子不得不之國去豈其志哉箕子紂不聽去安得去至受囚奴之辱恐彰君過被髮為狂示應得者其佯狂當在為奴後不然非求免禍又不能感君佯狂何意比干亦非以死諫死由紂耳三人同此忠君之心一去一

奴一死皆非本願亦豈有擇未可以形迹之異論也

四體不勤二句

無見人盡責以力田之理初遇亦何緣有招隱意以分不勤不分是遑遑問行路淺說自合

長沮桀溺耦而耕

北方耬車之法置斗藏種以牛駕之且行且搖種乃隨下南方無一邊犂一邊種者耰為覆種似不當與耕為一時事蓋耕對耨言為耰統言田事一耕括之此耦耕即剏耕之謂實則兩人嘗時皆是耰故下云耰而不輟也說文耰本从木作櫌磨田器淮南子氾論訓耰鉏注耰椓塊椎三輔謂之儓所以覆種孟子播種而耰之是也莊子深其耕而熟耰之注耰鋤也大抵即耒耜之屬而異其名孟子以鐵耕乎注鐵耜屬分言則耕與耰異合言則耰即是耕　周禮疏兩人耕謂之耦說文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匠人注二耜為耦至詩十千維耦鄭箋又云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三當二之誤然此以約容二人計算非相人耦之耦

滔滔者二句

向解此句多止言天下之亂忘却問津滔滔與是字皆無着子路問津處在今裕州葉縣間農作之時春雨過多黃城山水東流而下田水歸之舊津已斷恐改渡別處故遣子路問是知津矣非不告以渡處謂出遊已久

豈不知此時津路情狀乎及問桀溺則言茫茫徧是大水往來阻絕津渡誰人改設無可去處且不特此今時勢概如是所謂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也顯諷夫子答問津意亦在其內

逸民章

七人中如柳下惠未嘗隱且夫子何獨謂虞仲夷逸為隱居放言諸人皆有濟世之才其逸天逸之人逸之等於齊民故民之以下則各論其行事有可有不可概舉生平非即以為逸民實迹

謂柳下惠節

較夷齊似降辱言中倫行中慮則身志自在謂人生只

消如斯。不必過峻厲。故臾齊自臾齊。惠連自惠連。其斯
而已矣非鄙薄語。

孟莊子之孝章

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穎達曰。孟氏家臣
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命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布之
餘。即此一事見其能承先德用舊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下有五大夫。司空下
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魯臧氏世為司寇。此或復舊制
以孟氏世為司空者統之周制士師隸於司寇得使陽
膚為之顧棟高言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
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疑陽與孟同族。故虎逐而膚用。

內編上終

四書續談內編下

太平戚學標翰芳輯

靜而后能安

謂安於明德新民心。心在此。注所處而安。雖以身言。却
不說安在身。涉到處境去。定為專所向。安為求在茲。此
二字不同處。語要根知止來。告子不求於心。伯子一意
於簡。皆不知明德新民之理。而强求安靜之未能。焉在
其能安耶。此句在慮得前。安勿說出外去。

致知在格物

天體物而不遺。故一物必有則。性體事無不在。故萬物
同一源。惟不能隨事觀理。則無以盡吾心之精微。不能
反身窮理。則無以極吾心之廣大。

邦畿千里

武丁所都無有定說。以本詩景員維河。及殷武篇陟彼
景山推之。則不離商邱之界。必非河南偃師。亦不是河
北朝歌。可想而知。

與國人交

周禮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左傳子產對
宣子。先君桓公與商人同出於周。與有盟誓。三代君與
民親。後世則不然矣。此照常說解。

所謂誠其意節

誠字與中庸解實理不同只作實字看觀誠中形外無言善惡便了然　色不是女色凡采章悅目者皆是悅色人之情憎妍喜醜斷無其人好好色不看壞如字更出亦惡惡臭亦然

十目所視節

指視從人之視已說來加倍危悚引明上文注意甚顯誤以君子必慎其獨與下君子必誠其意截分將此節作下節之領往往有之　其嚴極言其不能掩著說到屋漏鬼神轉無著落

富潤屋二句

潤從形生來并隐承著字破掩字先揭德便與通節不異德潤身實際在下不得預借推說工夫并借末句誠意　二句是古人成語富是天所以福有德無德之人積玉堆金滿屋不祥氣象焉得為潤此句并可向好處說

心廣體胖

申明上句體即身心是德胖其潤象也或以心身統歸德上亦可總之本章說誠意此句尚非要旨所在鄭注胖大也有蕩蕩寬廣意

之其所傲句

君子安得有傲惰何況於僻蓋其人難近加禮越長其志故示傲惰使知為正人所不荅說來要與賤惡有別

莫知其苗之碩

心所最惡是苗之不碩故苗碩亦不知一味惡去若從苗說起是美而惡不是惡而不知其美

所藏乎身不恕

上二句是恕再詮恕字便複衍不恕為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反照便得

宜其家人二句

第二句脫開說承詩詞不粘詩詞

節彼南山四句

詩刺幽王南山指君石指師尹巳恃君勢猶石據山之

崇民具爾瞻徵衆惡也誰使其赫赫君好之也下文直接有國者責成在君可知從尹氏轉到君多一曲折矣

南山即終南山

君子先慎節

人土之得已見上文得衆得國不煩多說以一直趨財用起下諸節為要

楚書曰節

寶是未善是本無以為外之也惟以為內之也數虛字宜味

斷斷兮二句

斷斷以貌言別出下其心來勿誤看誠一向深處說無

他技云大德不屑小技尤謬此只反起下文耳　於衆
技中獨徹其異或別顯所長方是他技無之云者外看
毫不見得　注誠一之誠非中庸誠字穆公當亦無甚
深見下寔字更忌說盡

見不善一段

過對命看是過甚縮有許多慮長慮短若過失連上段
亦是　語氣趨重不能遠遠即放流屏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不但不令近身而已

生之者衆四句

道不外衆寡疾舒各得其宜四字可先揭　每句各有
其事其人之者字方有着四項合天下在內朝無倖位

句特為食者舉例

喜怒哀樂二句

渾然在中此中字對未發則合對和言則是無偏倚之
中即性之本然具節在內特未發耳渾然在中是論體
注言性情之德則論德不論體兩意須分明　就情之
未發指出性之本體謂之中非中之謂為中字解釋所
爭在毫釐

發而皆中二句

就性之發於情者指之性無不中情之發自和皆論其
理如是發雖就人說一泥人身上中節須有工夫方能
且有中節即有不中節非論性情之本然豈得遽云有

過節者誰耶

執其兩端二句

以大知加問察善惡分明尚何惑於衆論之不同所用
莫非善莫非中也執中兼體用用中自體及用凡事有
小大厚薄之分隨其宜用之謂就兩端執取其中則兩
端涉兩頭中成中央之中矣

得一善

舉一見全身不是擇得此一善

天下國家節

但就可均可辭可蹈說不說如何均如何辭如何蹈三
項各得其中即是中庸餘皆偏有失得混言尚可至云

不論當理不當理不但非知仁勇之事於均天下國家
先說不去舉天下所難見中庸之尤難天下國家之均
知者能勉爵祿之辭仁者能勉白刃之蹈勇者能勉中
庸非知仁勇無倫不待勉者不能如此義自明不用別
生枝節

君子居之

言此等君子多出其地勿泥必於此居

所求乎子四段

只是論道之難盡望人如此已先不能不必夫子自說
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而倫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
間其取則不遠為道甚常而行之難盡尚何事怪為

君子胡不慥慥爾

須得反詰語氣稱君子對遠人為道者胡不要其加想

不援上

援義為引然有上下之異自上引下為援手之援詩以爾鉤援謂鉤引上城儒行舉賢援能傳求援得援皆上引下者也自下引上為攀援之援晉語侏儒不可使援考工記戈廣二寸援四寸刃之直而上達者皆下引上也混言援引何以為不援上耶

射有似乎君子

言何者似君子於射得之

舜其大孝章

德為聖人亦孝所致本德為孝德以成孝皆非本旨蓋與大德指孝言者不同猶下云必得其名耳大德必受命自德為聖人下皆作命字看為孝所致非以此成其孝也大孝即大德是總綱僅言德猶是子目理一而意不同最易糾纏不清

武王末受命

此句為周公作引緣武王受命之晚不遑於作留志事於周公非複衍上節繼述仰體文王不忍取商之意晚始舉事議論於此處一毫無當

期之喪一段

非由祭及喪舉以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祭無貴賤亦一也全節重在祭於斯禮也句味之自明

春秋脩其祖廟節

此節祭之先事處事比物無所不周下節是祭因并敘及助祭之人與祭後之事祖廟宗廟只是一廟祭者祖廟而合羣宗廟之主以祭故又稱宗廟在時祭七廟之主皆在大祭毀廟之主亦在脩是黝堊掃除

旅酬

旅酬之禮主人先酌獻賓此主人歷來指子姓兄弟之最長者按禮天子獻賓有攝主代王為主人君無酌自之禮以大宗伯攝周禮大宗伯有大賓客攝而載裸是也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蓋亦以膳夫攝此主人者

想亦大宗伯或小宰為之若以長兄弟攝則主人獻賓之後亦獻兄弟仍其人攝抑又易人乎

燕毛

周禮王燕則諸侯毛燕之序以毛別燕字當讀斷毛無長幼在內然鄭解周禮直指毛為老意以既序移昭則長幼坐次已定此單是燕老者毛與髮同則又當連讀

脩道以仁合下節

大旨在脩道以脩身脩道以仁為脩道之要節又必先義先禮見三者無一可緩而下以知仁勇三者總明脩道之要不言禮者具知仁中加勇者知仁須行之力又先知者即就仁逐層推上知天之意時講以脩道以仁

句緊接脩身以道下特重在仁下義禮皆以為仁玩前
後語次道章大旨殊不然
　故君子不可節
注兩又字冝玩所謂以此為助不是以此為本蓋順推
下非遡泝上
　官盛任使二句
不但使大臣不勞多官供其所用一切聽指揮而不敢
專與上節注小臣不得以間語一串分上為專任此是
優崇則說事說效兩岐
　嘉善而矜不能
遠人在國士則使與鄉舉里選之榮商則有風聽臚言

之采善無不嘉也其不能士勸之學不肯為郊遂之移
商安其業不使有丐奪之事至加禮周卹此中俱有
　明辨之
審問慎思則於公私義利疑似之間豈尚見之未明須
辨緣將以其所得見之於行更須分别出事之先後輕
重一一精當此即中庸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大學知
止節之慮而后能得也
　人一能之四句
天下無不可能之事不過難易之分以能自信自必一
十百千非所計較
　洋洋乎發二句

朱子云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
聖人使他發育髀大紳云禮儀威儀皆聖人所裁何故
道之大者既屬造化而道之細却屬聖人可見此二句
主聖人言極物之多皆其所成自天以下無所不際首
萬物位天地皆道中事不得離聖人空空說道上聖人
之道是自古聖人下其人與至德則後來聖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
形而上者道則本高萬象俱涵於虛靈之中則本明性
如是也然道不離器即物而理存中庸所以為高明之
實能循其則則人不違天象悉而性著高明即在中庸
之時

　建諸天地而不悖
君子制作通乎造化之先合於易簡之理議禮則親疎
貴賤一畀高之自然制度則服色車旗一方圓之定象
考文則點畫形殺亦經緯自然之章天地不能違也
　肫肫其仁
混處天地之間無以分之則凌奪各有血氣之性無以
合之則乖違聖人所不忍也故為經使分為綸使合各
得其分而後心安此見其仁心之無已有宰處是誠流
徹處也
　至矣
一面說天一面要歸到至德至德為主

孟子見梁章

為政先正名、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自王何必曰利下接連八曰字、須著眼

孟子見梁句　第二个

頭一个注見、王之尊孟子、此獨見、王之親孟子、頭一見有致王之望、此一見有致王之幾、不然則苑囿中豈禮賢地

四書有語同而異者、如兩桓公殺公子糾、頭个順說、次當言子糾為桓公所殺、各以下文看去自明

顧鴻鴈麋鹿

顧字一直貫到乎字、連曰字一頭傾一頭說、蓋惭孟子之見、恐其謂意在於物、謂心在禽鳥、輕視賢者、非上下

文義

經始靈臺四句

詩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正與孟子言民謂之曰靈臺靈沼合、非築臺之初先有靈名成功之速若神靈助之、及觀雲物察妖祥之說、皆非其義、又此詩美辟雍之化、臺當在學左近、王數至學、藉為升高望遠之處、學之子弟、弁游息焉、司空掌之、匠人為之、不可謂文自經營、攻即周官攻木攻石之攻、所以治也、下經始勿亟二句有韻、古音來輕讀、聲重讀力、放勳曰勞之來之、亦此讀、觀經始勿亟句、知為臺出自下、非文必欲為之

河內凶四句

梁舊有河外河西、已沒於秦、即河內河東、亦非全有、當時所指河內、不過覃懷之境、河東亦只解梁一帶

或百步二句

百步五十步、可止原不必走、風擻鶴唳、走恐不及、不知其五十百步也、止而徐計、乃覺前者百步後者五十步、此是步卒、若馬逸豈可步計、駸駸更一步難走

管籥之音

公羊萬入去籥、何邵公注、籥所以吹、又穀梁注、惡其聲聞、蓋吹以節舞、非吹舞兼用、左傳見舞南籥者、亦當如是解

以遏徂莒

古有密須氏、湯伐之以為武教、見國策、文王伐密、為姞姓之密、其後恭王伐密、則又姬姓者、同名而實異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得從上有來、賢者何有上禮、賢則得之矣、然望得之人正多、奈何不均所有、

天子適諸侯　至不給

巡狩述職、與省耕省斂無干、下兩句另說、惟留心民事、皆所守所職中事、上下仍一串、若泥巡狩非年年所行之事、又不定在春秋、錯過民間耕斂之期多矣、且巡守之便、猶可言、述職方行朝禮、於時得無及耶

師行而糧食
此非師行糧從乃所過之處官民供給惟供億之煩故致饑勞下飲食若流該師在內以供上為主
從流下二句
不專乘舟上流即陸路下流即水道順流而下水快於陸從流而上陸快於水兼水陸言之
乃積乃倉二句
二句不平將行取積倉所有為糧裹者收聚之意然非平日有積倉則啟行何資下居者即平日也指民不從行者與所到新居皆非是
當是時也二句

謂太王得使民挈眷隨行又因遷徙期迫令年及時者殺禮以合婚姻就平日說非當時倘事
必使玉人句
兩必使不同上必使重太木之求于師非所重此必使重玉人之任璞玉非所重味本文自和
反其旄倪
孟子音義謂緊倪小兒也即雜記注嬰猶鷖彌也彌古音禰即倪字之假
間於齊楚
春秋時滕與二國尚遠入戰國楚已滅越而宋亦亡滕前無宋之敵齊國益大魯為之弱滕後無魯之敵正介

二國之間
齊人將築二句
築薛何以偪滕從無解者蓋齊在稷下雖能以師臨滕相去尚遠得以預備無遠師須行糧滕若堅壁清野兵有主客之異風雨不時亦不能久駐柰此時之薛已非任姓舊日昏齒田嬰封此為齊強宗在滕南四十四里之近築城於此以宿軍以聚糧加師於滕無主客異形來往任意既無他盜之虞非志欲滅滕而何與城虎牢偪鄭使鄭不得不服兼欲衛鄭者情勢全別安得不恐之甚
而孟子之後喪

孟子外書孟母之喪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罷萬章治縗充虞治匠公都或治餼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喪禮之盛四方觀焉理或有之
樂正子
樂正子春之孫子春年九十矣使學於孟子
前以三鼎二句
鬼神不貴褻味三鼎五鼎不得言熟食調和
公孫丑
陶潛羣輔錄八儒篇公孫氏傳易為潔淨精微之儒樂正子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鄒縣有丑墓孟氏譜孟

子之子畢從學焉

武丁朝諸二句

撻伐之成一振諸侯無不享王朝字最重有天下連下讀爲見成天下其所自有也　自武丁至紂九世見殷本紀集注云七世元板七係九字當數祖甲庚丁在內

地不改闢二句

申足上文見地已闢民已聚凡狹而廣之少而增之加於其舊則規模改矣　聚亦村落之名史記所居成聚又幷諸小鄉聚集爲大縣見史有畧狝聚陽人聚

以爲無益四句

每上句是說氣

聖人復起二句

謂雖聖人復起不能舍此別有知言之法非謂所言聖不能易要繳轉知言

何事非君二句

說成仕無所擇何異人盡夫也除不使事非吾君不由使非吾民得事君用吾得使民聽吾又何辭矣

見其禮二句

禮即政之施樂即德之著逃不出聞見二句大概說一着尚論便是下文等字

豈惟民哉節

文勢豈惟句直貫全節不獨起類字　出類二句側看則自生民上須加一轉若出類統指諸聖拔萃屬夫子拔萃即從俱出類中析言之文氣一直與注意尤合出類合民之才德聚於其人即萃字意拔萃爲出類中加出類

關譏而不征

與廛而不征異上不征是不病商重在不取利此對旅言重夜不碍行

知皆擴而三句

兩始字即端字曰然曰達則已具擴充之象不待他求也

推惡惡之心五句

推是他人推思亦是他人代想伯夷雖隘必不無端用心到此望望然去二句亦不似心裏口氣以思字硬坐伯夷從來俱錯

伯夷隘節

隘不恭夷惠不自知知亦不肯由人於其清和且恐由之不到君子能看出他走到隘不恭去蓋過清過和便有此弊不由非薄之願學有在也以隘與不恭在夷惠無弊由者必至弊且有謂只許夷惠由者皆失書旨

天時不如章

第四節咸天下以下方說到戰以上皆是守而總以人心爲主民和而後可守得道多助以戰必勝更不須說

守矣、

環而攻之

周禮春官筮人九曰筮環鄭注環謂筮可致師否蓋據
周官環人掌致師謂筮而攻之筮者冀得天時之吉也
據此解亦一直但致師為敵不動而我以單引致之與
薄城而攻不合不如仍注作環攻、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非以人要不得歸斬非本意竟歸又仲子失言故之景
丑氏而宿必以情告不然未見敬王語無因

焉有君子句

謂彼以貨取我我以貨為彼所取不是自取貨

四書續談內編　卷下　十六

子之持戟之士

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傳韓相俠
累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甚衆此持戟之士亦大夫守
衛非戰士失伍謂前驅行列不整去之不必殺也

齊卿之位

上言蓋大夫此言齊卿上大夫即卿蓋其食邑晉趙氏
以守原為原大夫是也其為右師如宋之右師趙之左師
亦當時齊國有此稱不必如周制司徒司馬司寇始為
卿

其哉子叔疑節

望為卿而不得轉為子弟謀子弟用如已用也而使宰
並屬子叔疑故特下又字用不用在君既慕卿職務使
得為百計營謀已之不就望之其家俗所云一相情願
何嘗已真得卿失之為子弟請後哉　子叔氏宜公弟
叔肸後亦稱叔氏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子叔齊子即
叔老、殺伯子、

孟子道性節

上句明性之理下句立盡性榜樣堯舜性善不煩說要
見堯舜與人同耳意下世子之疑在此　外書孟子道
鄭見鄭莊公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蓋誘世本注鄭莊公
名穎不妨兩見

夫道一而已矣

四書續談內編　卷下　十七

非謂性外無道見堯舜不過此性善能全別無有所謂
性觀成覸以下皆就古人彼我較論見所以稱堯舜之
故於性善更不另論蓋世子所疑堯舜非人能為耳

宵爾索綯

有謂晝取茅夜絞為索者茅之為物下用以藉上用以
覆其質脆不任索蓋茅代瓦用繩束之焉知不另有麻
與蘇也郊俗陶穴陶復不患風雨其平土作屋覆茅無
索不可小爾雅麻絲曰繩草謂之索　注綯絞也本爾
雅謂夜而繩索糾絞也詩集傳又引或云索絞也綯索
也則兩岐矣

使民盻盻然

韓非子以兕與虎、盻然環其眼注環轉其眼以作怒也、
盻盻然有環視而怒之狀、

禹疏九河五句

禹之疏河、釃為二渠、載之高地、使東北行、一九年大漫稽天、向來水道不通者、混而為一、無處可辨、疏瀹抉排、注江注海、當時治法如此、到夾平後、然後水道判然、或通或不通、以見豈得以後來之見、疑孟子所言水道、與禹貢不合、蓋懷山襄陵之時、安知汝泗淮不與江混耶、

秋陽以暴之

陽為離明、秋行為白、凡物濕者色晦、經秋陽暴過、則陰全去而顯白、注暴之乾、只是濕去以陽剛為義、似與下

皜皜乎隅、

戎狄是膺三句

戎狄概言、荆舒即戎狄也、為其當膺、故非懲、不可覷下只該膺字戎狄荆舒平列者非、

一朝而獲十禽

要見禽所在車即到、不然、轉是言射之善、

湯居亳

周書立政有三亳版尹、蓋湯始居有北亳南亳、北亳在蒙縣西北、南亳為穀熟、並在今商邱縣、去薄之在寧陵者不遠、西亳在偃師、為伐桀時所居、其先世嘗居之、故曰從先王居、 使亳衆往為之耕、孟葛之為藉百畝所

謂諸侯耕助以供粢盛者、

十一征

見商頌有韋顧昆吾、見書序有三朡、而征有洛、征荆藏溫、見竹書、征密須、見國策、征有卞、見路史、并葛與桀恰十一征、

有攸不為臣東征

即詩東征事、非大定後為武庚之叛、又有征東三年、及居東三年、辨另見、

有楚大夫於此二句

凡各國之語有方言方音之異、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謂多為夥、謂滿為憑、謂保為傑、此方言也、謂宋為竇、謂

蹟為蹟、謂遠為還、此方音也、其在齊、則謂瘠為肰、謂焚為樵、謂獻為沙、為方言、以萌為蒙、以殷為衣、以得為登、為方音、觀下咻字重在音、南人舌音、北人喉音、此齊楚之別、又或齊猶存瑜嬖音先王遺教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前編已見、又考昭十年陳鮑與欒高戰、敗諸莊、莊、在鹿門之內、鹿門齊東南門也、襄二十八年慶封還伐北門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注嶽里名、顧棣高謂在宮門之外、北門之內、以蒙上北門及伐宮為解、安知反陳不可于東南耶、云莊嶽之間、未必一東南、一正北、史記書參世家以齊獄市為嶽、此獄字即嶽之訛

下者為巢二句
㒳為字一例屬後來指說省複譽字或以譽解兆為又
皆實字
洚水者洪水也
古洚字音同洪漢絳縣即虹縣是也蓋同音為釋
禹掘地而注之海
百川皆東禹治河則使東北入海掘地導使就下取土
障之不令旁走兩意兼有
驅蛇龍而放之菹
龍蛇失其常居隨水妄行水使然龍蛇非有罪也水挾
龍蛇益壯其勢龍蛇安水漸就安然則驅龍蛇亦即治

水之法不專除害如此上下承接甚順
水由地中二句
未治之先水由地上行既治則水行地中始有江淮河
漢之分
周公相武王節
伯禽所封即奄故地　助惡之臣必戮隨地追逐至海
濱終必得而戮之非必戮之海隅云竄伏海隅周人逐
而戮之不知驅者使無地得自容逐在竄前雖竄不使
得伏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此等惡物取之傾民力畜之奪民地養之苦民財焉得

不除又其性非樂於此驅而遠之非罪在必戮
離婁之明二句
明巧及下聰字皆下可謂知乎知字
為政不難章
當與有世臣章參看親故大臣魯所以開國故家遺俗
殷恃以後亡焉可得罪　魏之棄信陵齊之忌孟嘗所
謂得罪巨室　又巨室不專是親殷氏七族懷姓九宗
先王封建之初使共立國存亡休戚相關分與諸侯原
欲其厚待觀詩人之美尹吉金公族公行則慕字之意
明矣若三桓田氏之類一國何慕之有
是猶執熱句

為所欲為而無濟之之術執熱對欲無敵以濯對仁執
熱先當以濯若苦熱之執以水解之與喻意頗歧
二老者節
二老晦迹豈知身為民望民於二老有知不知焉得人
盡父之父子只作比喻注如衆父然語極活二老不易
歸者歸天下人豈有不歸非必視二老為向背也　歸
是就養文王不必知知即當用之矣
存乎人者章
聽言觀人定法觀眸子更是捷法
樂正子從句
本子敖以孟子高弟邀之同行却坐實樂正子之從即

莽大夫揚雄書法樂正子本無從子敖意不然舍館不待另求矣

則不知足二句

從孝弟之事形於手足言乃得樂之實意空說天機鼓盪反非實矣進退出入皆足之為抑搔扶持皆手之用餘可類推君前有拜舜父子閒不容有之只作動字看

視天下悅二句

舜無輕天下心就後世看來如此

非禮之禮二句

若是中之非何不云禮之非禮義之非義盡謂非禮而得禮各非義而襲義迹見之不真雖正人君子未免錯

認以為當為方顯大人身分鬻拳以兵諫為忠趙簡子起晉陽之甲請君側皆非禮義而為禮義然尚在粗一邊推而論之鄭之覲龍見魯之祀爰居用彤弓湛露蕭容皆非禮之禮冉求之與原思之辭荀息之殉君以死亦皆非義之義

君子深造二句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深造之以道也凌恒山始求深也深造之不以道也須是深造之以道不是深造其道學先窮理此中自有深淺知止而后得止則取之左右逢源然後可說到行上深造便說知行並進大不謂然

徐子曰章

不已漸進而至極是實行有源是本聲聞過情實行之不足緣無本耳不得如時講以實行為本　聲聞過情非作偽一事之善自謂過人一念之善云已及物勉於一時不能終日雖暴得名終於必敗可恥之至語語與上文相照　七八月之閒雨集何嘗無益於時惜易涸耳以盈之驟也

公行子章

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是先俟門外右師入而後亦入以與言不然與就字無別右師尊貴不能俟其就已故須就其位與言　右師歷已之位已歷右師位仍即就

字位有上下中隅別人以此就彼必更歷他人之位而後至位不得歷自然不得就二字似分別較清未升階則位在階下為立處既升階則位在堂上為坐處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即指三自反則乃若所憂句難轉宜空說為下文作引

禹稷當平世章

孟子思道濟天下為禹稷其本心也使不得不為顏子勢為之也此章非為顏子道同禹稷發見世不能用賢雖有禹稷終同顏子耳　隱見之故不關平世亂世平世當為亂世亦當為看委任與否任則已責如同室之鬭安得不急救不任則已何與如鄉鄰之鬭安得不閉

户此孟子周歷梁齊一片救鬬之心卒不肯枉道手援
天下也　兩節當字皆輕看作擔當則亂世說不去
平世是世應平說成天下已安何用禹稷如是其急
易地皆然不專指世言要識一在其任一處任外一當
急一無所用其急
曾子居武城節
曾子之去因師道不肯身預其難亦以主人忠敬際禦
寇之時恐其無顧無窩人云云亦此寇必迅退已不日
歸所以慰安之堅其禦寇之志瑣瑣計較室木非大賢
意
夫公明高五句

竭力耕田僅供子職餘子職未盡正多卻未曉親之不
我愛為何欲得親之愛則慕不得親所不愛則怨是以
兩者交至號泣不已其能若是恝乎
為不順於二句
人所以不窮得其順也心之不順莫甚親志之違不窮
而窮矣人安有不以父母為歸者乎此其所以因慕致
怨耳下惟順於父二句言庶申我之慕而怨何有
五十而慕二句
舜始終只有慕終身五十皆由孟子推論
出
舜既不死則捹自在出後此敘述之法應然有何深意
何必力證舜之出為不忍陷親於惡穿旁而出俱屬妄
語凶人作事昧冒以其入井急欲致之於死心急手忙
不復視其曾否在井遽捹而走當為情事所有謂舜天
幸天祐均不必耳
彼以愛兄之道來三句
謂舜本不知其偽似與奚而不知也根觸蓋舜以象致
詞如此或所舉不遂慚悔更盡弟道乃已所素望天性
感動逆億全消安得不喜
象不得有為三句
似即漢世傳相魏曲藩所自昉但後代意在監制舜則
擇賢為輔其人能格象非心使之有嚴憚切磋之益象

安受尊榮欣聽不違何得更有妄作妄為以暴民哉此
中要見許多親愛不但委曲保全
殺三苗於三危
殺本𥻘字放散之也相聚為患因從而放散之不使得
合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上蔡字據說文
亦𥻘字傳寫之訛耳
孝子之至節
上四句空說道理中四句明舜事詩詞證結　就舜論
其為孝之至不是古來大孝必如此牽扯他聖賢為說
便謬　聖人惟此孝思之無盡可為天下後世則如舜
盡尊養之隆真極則也況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天下後

世何從則耶、說書會大意、勿死句下、

書曰祗載節

上正意已盡、更引書為父不得而子作一解、並以祗載二句、破舜見瞽瞍云云、書固君子之言、豈語可比哉、

晉人以垂棘二句

垂棘地名、見左傳成十五年注、晉有二屈、有南屈北屈、北屈即夷吾所居、出名馬、何休公羊注則云屈產地名、古人以璧為馬先、老子雖有拱抱之璧、以先駟馬、是馬尤重於璧、

宮之奇諫二句

宮之奇諫、為不可諫而諫、諫而終於不可、隱有人旁見之奚、非不欲諫、非不能諫、不過仍一宮之奇耳、不可諫、顯有徵矣

而謂賢者為之乎

此節文法步步反詰、除不可謂不知也一句、是正言、餘皆反詰、但說賢者不為、非語氣

頑夫廉

禮注、堂側為廉、記曰砥礪廉隅、義皆為有稜角、古之矜也廉、意亦如此、說文頑梱頭也、梡木未析曰梱、蓋囫圇之物、廣雅頑鈍也、鈍頑古字通、如淳陳平傳注、頑頓無廉隅是也、頑有兩種、一混沌無分曉、任人推移、一依阿隨俗、一切不露圭角、正與廉相反、頑夫廉、如云圓者皆

方耳、廉潔之解、於頑字欠對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賈公彥曰、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　方氏慤曰、府史胥徒之類、其家亦授之田、周禮所謂官田、葉氏時則言古賦祿以田、其不可受田者、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宮正均其稍食、至於士庶子及衆庶之在外守城郭溝池者、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史之在宮中者、校人均其稍食、內外朝官吏留治文書者、稿人均其冗食、有常數有定員、廩人所藏司祿頒之、曰均、等在其中

亦饗舜二句

言舜且食而堯受其饗、皆堯饗舜、則始終堯為主、非迭字意

不俟駕而行

行緩駕速、駕可後至也

又尚論古之人三句

古之人不一、所傳詩書亦不一、認定其詩其書、則所為詩書非泛泛也、其同其異、必皆本於見聞所得言行所歷、不然可無作、安得不須讀、又安得輕須讀、詩書中有人在、并有世在

湍水

向主說文疾瀨解細思趨注訓圜謂湍湍縈水亦是湍
湍猶圜圜圓轉不定故可東可西最得告子意急疾非
東即西矣凡字从耑多有圜義玉篇圝圜也倉頡篇篅
圜倉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

圖從不美追溯然大文却自美轉到不美先透不美則
倒亂語次此如富而可求也先不冝說不可求致如字
無轉身

冬日則飲湯

周禮飲齊眡冬時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
寒飲冝寒故也若冬令之飲寒豈所冝

平旦之氣

根上日夜之所息來平旦者日之始夜之終有夜氣之
息而後有此日初之氣觀下夜氣不足以存則平旦之
氣即夜氣之存而旦晝奪於日者也承上日夜當側注
夜字云自日至夜所息若日夜交息下不當專指夜氣
矣人之作為不靜大半在日間故以牿亡指旦晝到夜
氣不足存則息機全斷夜亦如日弁此平旦之氣亦無
矣別乎旦晝之旦而言平旦猶書云昧爽禮曰質明已
將明爽未離乎質昧其候尚靜為自夜而日交接處在
天有平旦之氣為氣機自然之轉在人有平旦之氣為
休養潛復之機人與天相應皆從日夜之所息來不根
息說則來脉已斷 只是論氣說庶幾赤子之懷便是
好惡相近過此便涉舞應又僭到下為字 夜固有息
日亦有息旦晝所未牿亡者便是 平旦之氣日之所
餘夜之所轉不息則盡此日無來日長此夜無曉時而
人亦盡如禽獸生理全無異端不得於心弗求於氣更
烏問氣為何時之氣

嘑爾而與之四句

不以人道相待似說之過嘑爾者置食於衢大聲呼名
全是一片陽陽市德之意蹴爾當以曾西蹵然之蹵解
之為致其愁慘代為哀憐之狀即所謂嗟來之食誰其
甘之今則解嘑爾作嗟來蹴踏直以犬類待人

仁人心也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仁人心性也義
人路道也道之失性之亡也盡性在自求其本心即脩
道之教不外是矣

養其樲棘

棘棗古來疑一字後分為二周禮九棘注云取其赤心
而外刺即棗也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唐風集于苞棘
毛傳云棗也

仁義忠信二句

仁義忠信善也一心之內無一非善之可樂無時為樂
之能已不著工夫說

則已談笑而道之
歡容温語柔其怒氣亦有多少寬解譬喻在但異於廹
切流涕耳
先名實者章
髡以孟子當有為而忽去置名實上下之加於不事非
仁者濟世之心孟子以去就古人之一答之末更以孔
子之去自明三節則髡譏孟子不去亦未必有名實之
加孟子以賢者去留即人國存亡之本髡乃併抹倒賢
者自賢者所在有見惟非賢自度無可加名實只有去
之一策可自掩其短不如此看下節孔子為魯司寇之
行接不上前後去字是大眼目　先後名實一乘時之

當為一限分之不得為其利濟天下之心則一仁者之
事也自為全身而去不必作獨善看　君子之所為二
句承君子亦仁而已矣是遠脉孔子微罪行是近脉所
為委切不苟去說
葵邱
一在臨淄即連稱管志父所戍一宋地在陳留外黃東
河東汾陰亦有葵邱之名全紹衣以宰孔明言西畧在
陳留仍東畧冝汾陰是不知以天下言陳留在東自齊
言之則西畧也外黃地無疑遠不能及晉
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歃血者割取耳旁血以祭古所謂刲衈說文盥下注以

血有所刲塗祭衈下讀若斷耳為盟刲下曰刲傷皆取
血並不殺牲故主盟者曰執牛耳後來竟有殺牲甚用
人叩其鼻血者矣桓公則并此釁禮不用
遂有南陽
史記田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鄉之境常
即詩居常後入齊為田文封邑常書亙通在薛之旁蓋
統薛莒鄉向之地概謂之南陽齊魯所交爭處
饑餓不能出門戶
分言則餓甚於饑淮南子曰寧一月饑無一旬餓
盡其心者二句
朱子以物格貼知性知至貼盡心蓋謂非知性算不得

盡心此句口氣逆泝非以盡心即謂知性也　性具於
心不知性盡心皆屬虛妄此節以知性為上下關目
存其心節
以上節例之亦重養性心不存則性失所養何以事天
殀壽不貳
不貳其心即不貳其性也性原於天養性以事天天命
在我矣
為機變節
詐之恐未信又設一詐罔之未必行又想一罔事事機
心處處變相於直道任其喪於大節無所顧方自以為
巧總見得無所用恥

所過者化節
要說得實在不涉神化縹緲無為去方與豈小補句相屬天地流行是天地之功在物處所過化所存神及物之功上下無不到矣

有天民者節
四節皆言臣品此天民非無位天特生為庶物之首人君所不敢以臣待者如伊尹之以天民先覺自任達可行於天下灼見其可而行之不疑如其素定功被天下不但社稷之安若泥民字反重在不輕出與上下不一例

有大人者節

此亦臣也當以孔子釋之所謂夫子之得邦家者其身分更在伊尹上正己非著力字猶舜之恭己方合注德盛而上下化之

君子所性二句
上君子所性非以分明之言分特對大行窮居耳至此節乃正明仁義禮智之根於心為所性之實所性如此其樂可知生色以下皆其樂之徵也雖有工夫在內然此處君子只講見成

形色天性章
形色非即天性蓋天性所寓氣乘於形色之先物蔽於形色之後道不離器而以道心主之視全其明聽全其聰色全其溫貌全其恭於形色中無不見天性此之謂踐非聖人能之乎　色即形之著故統歸在踐形

有達財者
有其財而失之滯則導之使通或失之紛則引使歸一不致岐趨達主教者言

仁也者人也節
仁也者人也便是合而言之仁非人則理無所附人非仁則生失其本明其兩相倚而不離道於此得矣

鼻之於臭也
臭是氣詩無聲無臭是也然有專指惡者盤庚無起穢以自臭國策其似惡聞君之臭是也有專指美者郊特

牲灌用鬯臭內則皆佩容臭是也此當在好邊說

堂高數仞
禮記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謂筵九尺堂準之以為崇夏崇一尺殷三尺周至九尺高之至矣今更增至數仞非凡等之階可升矣凡堂皆就平地築土為之此句只言其高說到翬飛鳥革則借榱題數尺句

榱題數尺
榱屋椽也爾雅疏齊魯名桷周人名榱數尺不為過趙注榱題屋霤也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謂屋檐也題是椽之頭檐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

下缺

法語之言章

兩條平列似一懲過、一誘善、實則通章是要人改過、觀巽與之言、即蒙法語句、為變文、下總承仍歸到不改、文法與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正一例、若兩下分承、則從而不改、當移在說而不繹前矣、本意甚明、疑夫子有為而言、　於過惡之人、惕以古人法制國家法度不敢不從、而難其改、恐其羞於正言之責、而從意忤、因更孫詞化導、使變忤為悅、細繹此言、終於能改、教者之用心、於是為至矣、

惟謹爾

謹不單容色、即言字中已見得、朝廟亦非可賢智先人、況夫子異姓、為下大夫、有君與執政、必垂問與商、始得據事直陳、無動自建議之理、又如國家之事、有所當諱大臣之過、不容粗翹、便便者皆是言其所當言、與所可言、郊禘雍徹之類、付之隱嘆而已、何莫非謹所在哉、

子適衛

衛始封在河北、後遷楚邱、在今河南滑縣又遷帝邱、在今直隸開州則皆在河南、向時之地、俱為晉有、夫子適所不到、淇泉沬土、道路參錯、如春秋之鄭在洧上、與先咸林無涉、晉在新絳、與先曲沃無涉、杞在緣陵、去始都雍邱且千里、而孟子時魏已去安邑居大梁、楚且離郢都在陳國、考安

者、無不知不能必淺學皆了然也、

脩己以敬

敬字重、脩己尤重、齊治平以脩身為本、下俱根脩己說不根敬說、敬者脩己之功、無不敬、斯無不脩也、宜以敬歸入脩己、轉從脩己折趨到敬、非書旨、

鄭聲淫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關雎樂而不淫、聖人嘆焉、鄭聲之淫、則樂之過也、凡樂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喜心哀心、亦樂聲之屬、聲之過皆為淫、大武聲淫及商是也、況一於樂乎、樂記鄭音好濫淫志、樂書鄭衛之曲動而心淫、此指聽

者言、亦惟其聲本淫、使然也、男女淫奔之詩、無入樂之理、不容混說、

失諸正鵠

詩賓筵孔疏、述王肅引小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方六寸、此與常說不同、可存備考、

舍其梧檟

說文、檟、楸也、梓、楸也、考工記鄭注、梓榎屬、說文無榎字正字即檟、然則梧檟、即桐梓之異名、

四書續談外編

太平戚學標翰芳輯

有朋自遠方來

方來非不定之辭正見來之未已易不寧方來朱芾方來共讀也以見來者言轉有數矣

孝弟也者二句

為仁以犯上作亂對看蓋是使天下皆化於仁孝弟也者以身率之以教化之此治本也泥君子本身說不成君子為人不務孝弟有犯上作亂不仁之懼

賢賢易色

此句解者不一有以易色為改容而禮者有以禮賢致其中心恭敬換去外面一切文貌者并有以賢重色輕讀易作輕易之易者義有淺深理無不可存叅可耳

君子周而句

古人皆以忠信為周見詩書左氏傳　孔疏忠信為周正義曰魯語文也

攻乎異端

訓詁莫古於爾雅次說文其釋攻不曰擊則曰伐爭詩車攻及庶民攻之始有釋治者然仍即考工記攻木攻石之攻不離擊伐意迫專解為治又加專精字始與擊戈全相反論語攻其惡鳴鼓而攻皆是擊伐此處主舊說闢異端尤合攻字本訓

子張學干祿章

說文祿福也詩言百祿非專指祿仕禍福無不自己求者干祿豈弟干祿百福亦非不好字子張念多福之不易思所以疑麻之道而欲學之第未知當本於言行耳恐非一心學又一心求仕史記學作問　尤假借本字為訧古讀怡六句上下有韻

哀公問曰章

古解錯為置為舉直而置諸枉之上文武之政具在得人政舉安有不服者　哀公時民不在君大權已去諸

枉豈能便除計惟舉賢而任此與有若行徹之對同一急收民心為國起衰之大計觀下章康子之問顯然與君爭民民亦不盡能服之

孝慈則忠二句

古亦以慈為孝孟子雖孝子慈孫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齊語不慈於父母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慈烏即孝烏慈竹即孝筍作一例看亦直截

或謂孔子章

忽說到家政似與問意不符夫子用魯宜有一番更張振作却似仍政之舊不見有為此或人所疑不知家國一理治本在孝弟古人明明言之未有所厚者薄而所

薄者原是亦為政言政之為在是奚事他為哉與有若論孝弟為仁之本章同理不為政非不仕也定公為昭公之弟其於孝弟有慚德矣君陳周公之子法君陳即法周公

殷因於夏節

文質損益說具前編夏尚忠三句本董子原文忠係敬字朱子改

孔子謂季節

主容忍言注疏古說此正子在朝廟便便言處於謂字一串看不過甚多此更耐不得矣　舞列必八鄭以女樂二八賂晉晉賜魏絳樂二人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二人亦二八之訛

曾謂泰山二句

泰山何必以林放較意當時別有論泰山之言責其議論泰山不如放之有識也古人言語失載甚多似不止禮本一問　林放有墓即在泰山下

巧笑倩兮章

古人無虛飾絢即是禮以辨等威所謂上下有服也有后夫人之容質乃被以后夫人之服是之謂稱素以為絢已明明是禮後意繪事句夫子亦即就禮服明之蓋禮服禮飾皆作繪正解為絢非比喻與考工本義不同斷章而取耳禮後之悟於詩意釋然始終是言詩所謂

禮乃詩中之禮非詩外之禮也推開說遠去多失本旨

祭如在章

首句無祖考字論祭義如此以下向實之先祖外祀總為神　不躬祭而人代所謂攝主

子入太廟章

邢疏解廟中禮器之屬鄹問於令長古侯國官無令長之稱又廟中禮器不勝其問乎豈平日一無考求臨時喋喋向人凡祭太史宿戒涖事誓衆在官有一定職掌有臨時委任旁人職事無得干預每事問者即己所受任之事如何舉行如何陳設始之如何當祭如何既祭如何且或一事而與人聯或此事又無他事所謂每事為本身應盡應慎者問即請於其長及先曾在廟同事蓋素雖考求涖事則方新烏得不謹所以問即是禮如真不知而問則看聖人淺知而故問更失於不誠　或人必同在廟者

射不主皮章

尚德不尚力是言外意非章旨天下事必其能同者而後可主男子有志四方君子不能射辭以疾射為人人當有事而力有強弱故古人教射但取內志正外體直不失正鵠如必主皮則有力者可勉為無力者盡不得與序賓序賢之列禮言射不主皮意正為此惟其不偏主而後不同者可盡歸於同古道然也從尚德不尚力

大處起論失爲字本旨不主皮槪論射法何必分武射禮射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則告乃布告之義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以不告朔爲棄時政何以爲民又十六年四不視朔穀梁云公不臣也以爲厭政已甚矣葢天子脩歲事分告諸侯又使諸侯每月聽治此朔之政布告於士民因名曰告朔並不以告廟爲義月令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記在季秋之月一年之朔先年秋時已定即自秋起按照遠近頒之非月月而頒故餘月不載非頒止季秋一月天子重其事故必命使諸侯重天子之命故藏之祖廟每月於朝廟時請而行之諸侯每月有朝享祭不欲數必無朝享外又有告朔之祭朝享豈有不用羊者又用羊不當曰餼羊說文餼本作氣饋客芻米也周禮司儀致饔餼注小禮曰饔大禮曰餼經云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葢於芻米之外又兼有牲牢傳所謂餼牽因餼禮有之故牲亦以餼名此餼乃特爲天子命使之來有此供名餼羊固不止一羊也其後周既失政不復遣使諸侯雖循奉朔不復聽治轉布於國賴此羊之存尚識王朝頒告之禮與諸侯所以欽承王命尊禮王人之意觀春秋傳所責祇是棄政及類斥公之不臣並不罪其不告朔

爲蔑祖也所謂猶告於廟言朝享未廢視朔則已廢對不指告於士民言之耳鄭康成於詩傳解贈曰餼又旨供生牲曰餼其說兩岐致特羊告廟之說後人盡爲所誤夫頒朔藏之於廟聽亦在廟豈有不告之理其事即在朝享時行之一日決無二祭天子之大命以告祖考何等鄭重一羊又成禮乎汪琹蓀先生知餼羊之爲禮使而告朔之爲布告非告廟未之辨因備論之以彰尊王之義　鄭注以告朔朝享爲兩事先告朔後朝享疏用其意遂以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止皇考三廟是告朔大典而有告有不告且告朔視朔聽朔許多典禮待其事畢再行廟享豈覺明行事之敬亦理所難通諸侯告朔僅用特羊朝享必當無羊爲禮亦太減矣　子貢欲去自是綜核名實之意云有激而言則爲禮起見又待夫子說耶

關雎章

泥窃究一篇哀字碍難說究莫定作者爲誰此關雎與師摯章同統鄉樂六篇言之以絲翫哀及樂淫及商例之哀樂淫傷皆從音節推驗由音律之和平想見性情之正所謂文王后妃之化其所自來不使聞者有樂心哀心之感不淫不傷但覺其洋洋盈耳已耳

哀公問社章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

又所以表功也獨斷樹社者使民加肅敬也義不隔所樹木松柏栗亦無土之宜不宜

管仲之器章

儉謂每事斂抑不定惜財　然則管仲知禮乎遂接儉乎句作轉言不如是或如是離三歸官事說　三歸雜引古書云臺云一娶三姓於焉得儉合知禮句綴轉身非事實也一句官事一句家事位尊祿厚廩給周親爲三黨所歸與不儉正對并知禮都通說苑晏子對齊景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可取爲證又云管仲之賢不得三權不能使其君南面致治解作三權之歸亦勝諸

說

始作翕如也

古樂堂上受笙均鄉飲未合樂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初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所用樂器惟瑟以笙均之小雅稱鼓瑟吹笙二者不相離至合樂歌周南召南衆聲始作亦未八音俱備以歌難爲聽也謝氏解翕爲合謂五音六律皆具與始作節次欠符

君子懷德章

四句相反懷德似與懷土不倫以爲德刑即君人賞罰君子惟德意是感不在土田之錫法度是凜不知惠澤之干小人反是周禮載師賞田司勳頒地王制加地進律以及左傳中賞田賜邑均可作土字注小人直以此爲德賞矣又韓非子不爲惠於法之內則懷惠即是望恩倖免

君子喻於義章

直是東西各向君子心知義不曉如何是利小人心知利不曉如何是義比讀書人窮知事物有終身等稱不識者市井之人出入計較一毫錯不過到書本便撑着兩眼看人由其所習然用心異故所曉在此君子小人大概言之與注曉字解合人品心術之異仍可推論

子謂南容

南容非懿子弟兄前人辨之詳有一證明見史記索隱桔出孔子世家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後云魯南宮敬叔言魯君叠下魯字若恐人疑爲懿子同氣故分析之者是否何從考信耶

瑚璉也

聶崇義三禮圖瑚璉受皆一升瑚如簠而平下璉如簠而銳下漆赤中龜形飾口以白金蓋以木爲之瑚即胡簠之胡禮夏后氏之四璉古本作連不知當玉器木器說文有槤無璉想古用玉漢時已木作之第此但言其制度本古人設施在庭廟以用言非以質言貴重華美有十倍於此者瑚璉爲值幾何哉

宰予晝寢節

君子之學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學自有息時易嚮晦入宴息非嚮晦豈容入室有堂有寢寢即堂後屋休靜處方晝而離講貫之所處游息之地非惰而何庸必宰予白日鼾鼾大睡耶　朽木如諺云承手不起糞土則着手不得

子在陳曰章

狂簡即狂狷狷者有所不為故簡於事狷簡異名耳成章者狂成其狂簡成其簡泥斐然字似狂有文可見併簡入狂失之矣孟子引孔子狂簡而分解之進取屬狂不忘其初則屬獧泥其初見蓋有所不為一於守者也比如狂者文長簡者文短豈長者斐然短即不斐然若其或過則皆所當裁耳

願無伐善二句

孔注不以勞事置施於人解與勿施於人之施同與伐字不一例

十室之邑

無十室可成邑者邑是聚落之名大小不一或有城或無城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如是若邑外固不止此數

雍也章

寬宏簡重因下簡字添足特意揣之雍之本領見問仁章出門二句居敬也不欲勿施二句行簡也邦家二句臨民之可也以此解書前後一貫至明了　先知伯子之簡故問是不誠於師巢許堯辣之天下沮溺子引之濟世此等人俱有本領煞難料子與伯子游接疑亦抱濟世之才外若放廢臨時却有實用因質之子蓋問其可臨民與否亦知人論世之事蒙許已來並不為已較夫子口中始說其簡若仲弓先知非故翹人之短形已之長乎　向明而治臨民皆南面不必人君

子華使於章

冉子以夫子兩與之少自與五秉殊非情理嘗論五秉仍夫子之粟恭子設教弟子日集君大夫既多致餽從者各賚糧而來聚於一處統為子粟以冉有善理財令

典之漢時有都養弟子相似凡日食行糧及周卹俱取諸此子華使齊有母在求司粟因為之請而子酌與釜庾私念一請即與子無不與意請益即益亦無不益意釜庾非有據特聖人向不問多寡有無恐存粟不多待用或乏實則積粟尚羸無妨多與尤以明師弟之情之厚如常解則背師好行其德冉子烏乎可　粟雖求與主者子也欲與不敢不請請粟請益皆於子商酌釜庾亦子對求酌與與即令求與未嘗自與也求不再請而與五秉則釜庾始終未與也量起於鬴故周禮特奠金為法鬴即釜與之釜謂用釜量之不完一釜我庾維億庾貯粟之倉謂就倉取不必庾即是斛就作斛亦未嘗

限定一庾然則子之許與原無定數故冉子不悟聖意
一味謂子從厚五秉之與亦必欲告夫子謂粟尚有餘
敢以子命與之五秉矣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
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用意正與此同見古人所以為
師者無不至　聘禮記十六斗曰藪鄭注今文藪為逾
疏云逾即庾考工記庾實二㲄鄭注㲄受斗二升則庾
實二斗四升同一庾而量數多寡相懸管子輕重下篇
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百泉則鏂二十十
泉則鏂二泉價之多寡不同或亦所用量非一說文繫
傳禾數百二十斤為秅二石為秉粟五秉則十石也以
此解之尚近情　秉十六斛五秉則八十斛為數太懸

竊意同量之制不行各處所用多寡不一如豆區鍾釜
猶所用便不同不盡如注疏所引數目徐氏有五秉粟
十石之說當必有本　原思為之宰亦非家臣即史記
夫子言使爾多財吾為之宰之宰蓋先冉子為子宰後
或仕季以思代子雖為司寇與三家世有田祿不同祿
受之公雖得置宰亦命於君官給以祿無夫子自與理
且官有常祿何必著數宰粟九百於古未聞固知宰只
是代之典粟其時必因歲歉并其鄰里鄉黨皆困乏因
多與思粟與者令周急也思認子與己而辭子乃明曉
之如此看與上節亦一串　夫子在魯奉粟六萬在
衛亦如之又季氏賜粟千鍾而交益親　家語商瞿謂

梁鱣昔吾無子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夫子曰瞿過
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亦有母而為子使齊者　原思少
孔子三十六歲孔子為司寇時計年十四安能為宰古
人之書何從考信

雖欲勿用二句

人即挾族類之嫌欲勿用到山川大祀別無可用不能
不用舍就人說即人其舍諸之舍神非此不享意自藏
在內

子游為武章

左傳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吳人王犯嘗為之宰澹臺
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其父趾來宰室行跡為尒不

信或因并沒其子子游深識即隱就其與父志行不同
處明之非公不至是事實行不由徑乃勘語也其後得
游聖門殆于游為之引

觚不觚章

韓詩說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小三升曰觶觶適也
飲當自適康成據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
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觚二升則不滿一豆觚當是
觶燕禮媵觚於公及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皆觶而以
觚名之既以三升為觚則不得不以角四升為觶名實
一亂而俱亂矣觚不觚者謂名二升實三升也觚哉觚
哉明是觶豈尚成觚哉在多寡論不在形有棱與否也

若木簡無他義專主直方以棱辨之可耳

子見南子章

矢如盤庚出矢言之矢正告之也否塞也兩厭字即厭於尊者之厭彼托見小君之禮而來分之所臨不得而辭然非彼之能厭我也凡予遭際否塞不獲一遂本心者乃天之厭之耳不然何為而有此見哉

默而識之二章

若聖與仁章夫子以誨人不倦自任此何以并說何有蓋誨人句夫子自說默識二句則所以誨人者言以此二者孜孜不倦於誨皆學者自已當盡得失於我無與豈為我而然哉下章又轉到自身既任誨人之責則人

之不能盡心於學正吾之憂豈得云何有於我學者教者兩當盡其事也二章猶自行束脩章與不憤不啓章可通為一

子之燕居

鄭釋經目錄曰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閒居而與曾子論孝猶閒居而與子夏論愷弟君子然則避人仍不避生徒其謂退朝而處曰燕居則義從燕見於君來退朝即燕朝也遠君則歡得稍紓申申夭夭同為怡怡加顏色之逞敬之有節而復於和也

暴虎

徒搏非徒手廣雅徒裼袒也韓非子初見篇頓足徒裼韓策秦人捐甲徒裎以赴敵皆以徒為袒然則徒搏即鄭風所云襢裼暴虎因思勇能搏虎何必袒裼或古時衣袖寬不便用武或倉卒遇虎爭持跳躍脫衣擁護并以眩虎之目得着手處前人未道過

夫子為衛章

夷齊讓國出於史記馬遷以前所見書無一言及之若衛輒拒父不見春秋左傳惟公穀有王父命之說亦未嘗責以拒父公穀皆戰國末秦漢之際人或亦傳記非實今則成牢不可破之案此與正名章尤為確據矣衛君待子為政即此章為衛君之為與為東周一例正名亦是論政體夫子於衛受其公養弟子疑欲仕衛故

有為衛君之鬪父子爭國大惡顯然子豈能一日留子貢欲問寧無他例可援而引兄弟之讓為說耶子論夷齊不降辱不念舊惡孟子言非其君不事皆其仁處怨如遺佚而不怨之怨觀所以稱夷齊可決其不仕輒也

夫子稱夷齊逸民莊子稱孤竹之二士墨子亦言昔商之季孤竹有二士伯夷叔齊將就周養行至岐而文王已歿是并非孤竹君之子安有讓國事扣馬之諫採薇之歌皆有人辨其誣獨讓國不敢置議願與讀秦漢以上書者共討論之

葉公問孔章

葉公非志道向學者何故子為言如此意其問子路以

子遂來似欲仕行道而又若不肯就者行蹤閃捉摸不定欲譏所以然子路亦不便說仕楚不仕楚處難置對子則自明救世之心每為目時艱不勝悲悶為發憤忘食而用舍係之天無所用其怨尤胸中之樂自在於富貴何羨以此歷聘四方忘其老至不難為人告耳

子釣而不章

固是聖人好生之仁無以處古聖之教民佃漁者聖人得位將脣網罟之不仁而棄之乎竊以夫子游適川上觀魚偶然寄興而釣以驗萬物之趨避則有之若網則意取多魚與民爭利所不為也賓祭之供未聞需弋資生之事亦習射之藝故嘗為之不射宿亦不是掩其

所不避鳥宿目不見人人目亦豈能見鳥蓋鳥向晚歸宿多成羣自高就下又易取物求安而人必危之戕物生繁違物性尤不忍耳

蓋有不知章

知之次也與起不知而作微拗必補上知義始明細玩語意與我非生而知之章相似不知即說上知謂不待知猶不思不勉耳莊子不知而無不知語意亦相似

文莫吾猶人也章

莫吾猶人謂尚不盡同於人此所得者然粗勝人豈便到君子君子能躬行者也如此看莫字似有著落

小人長戚戚

古無戚字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為戚速說文縝衣戚也詩鄭箋錫綿綿之戚戚者今盡改為慼對蕩蕩言當以慼狹義解之憂戚意自可無

泰伯

父疾托採藥逃之荊蠻兄弟同去又於句吳自立為君長皆必無之理另有論

曾子言曰

曰上著言字蓋時曾子病亟默臥床間倦語久之神明不亂聞敬子來候又乞留訓乃張目正色為言他處不容有此字康成直言曰言答問曰語之注頗覺無謂

則有司存

前人多以司存連讀

禹吾無閒章

此言夏王治道中天以後風氣日開天下有趨於文之勢乎成物力漸裕民修易萌禹以儉治之所以力為之防而權宜輕重之閒適如其分非一味示儉上承二帝下啟百王垂為定則確乎其不可易故聖人深致其嘆

飲食下六項皆指教令百姓言特身為率耳如常解則衣食居處之儉不過小節聖王皆然何足為異况王者體制所在可下同民庶乎禹以儉治墨子言之特辭

繫辭神農教民耒耨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聖人易之以宮室生民飲食衣服居處無一非帝王之政乎

謂子產節注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皆可為此章之注　制服兼邑民在內不礙其為有檄晃且是舉此為推

達巷黨人曰

巷黨有之達巷黨殊不詞人不知誰某史記以項橐實之直改為童子此不知闕疑之失一說達通也通巷黨之人說孔子如此

固天縱之句

將讀為有娀方將之將大也義見爾雅為直截

我叩其兩句

端緒也叩者說文牽馬也呂氏春秋和穆公之左驂

為誘注扣持也史記伯夷叩馬而諫叩與扣通義皆為牽持端則盡緒之緒終始本末具見說似大扣大鳴之扣殊失之

雖少必作

史記孔子世家刪晃衣裳句見齊衰者與瞽者雖童子必作殊非所安以少為坐亦無本竊意如後人稱少焉少閒謂時之暫

吾自衛反魯章

樂以音律為主樂之不正音律失也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雅頌用之朝廟夫子欲盡取正而未暇適師摯在官可與言樂先取關雎定其音律洋洋盈耳即翕純皦繹之者樂不淫哀不傷者也然雅頌未及不得云樂正自衛反魯決道之不行於是以其閒定全樂雅頌得所則下而鄉國上而廟朝無不正矣凡堂上堂下之奏皆有一定音律聖人雖知其理而必得知樂之人作樂之器及群工相與講論肄習是時師摯在官未可知如師晃師已皆商定之人若詩則篇章具在不過一整飭次序定其用之宜否況有不必盡用之樂者乎云正樂未云正詩也自衛反魯與師摯之始同一紀時亦見留心於此非一日先特不遑耳豈有竊俞穆叔所能知子反不知必待周流四方參互考訂而後能正哉　雅用於朝頌用於廟朝廟即雅頌之所何俟另求　觀吳公

子札論雅頌曰美哉廣哉至矣哉云云皆從音律得之不關詩章正樂全音律何疑

出則事公章

以默識章例之亦是勉人若云自謙王百萬訊沒飯奧太覺不像　喪事統內外言酒以成禮樂事無不用酒不困即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意兩句相對為哀樂各盡其節泥酒說非是

後生可畏章

為進銳退速者言之後生銳意求進如此真可畏安知將來用功不服今一樣宜四五十時大有聞而竟不然斯特少日一時銳進不久而退其人不足畏也今字不

貼夫子說亦可

朝與下大夫節

上章便便言唯謹爾是議政此章是明分朝為禮法之地明上下者也趨朝下大夫先至上大夫後至下大夫班下上大夫班上子為下大夫同班先至先與言比上大夫至既揖見必有言不必定議政也侃侃直也誾誾以和巽接其加禮上大夫分不同尊朝廷也若議政豈便便中又分出侃侃誾誾耒踧踖如者君非大夫比容又當有殊記者隨舉形容侃侃誾誾見君亦當有之泥不得　議政多在見君及朝退後雖始入亦有議不見必然朝字統貫全章為是

君名使擯章

君名使擯以上擯介也趨進相禮賓退復命有及廟唯上相入及使上擯送賓門外明文傳命為上擯事無見止據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以子下大夫宜承擯解與立為與上擯紹擯同立東階子位中傳命時出揖左人則左其手入揖右人則右其手上擯不如此蓋康成說心謂不然考旅擯但陳位不傳辭交擯乃傳辭自主傳至賓四自賓傳至主三此之謂交非謂上擯傳承擯承擯傳末擯末擯傳末介末介傳承介承介傳上介彼此展轉相傳為交也擯介之位東西相去三丈六尺謂擯之位相去亦然此不能立傳將必往來

而後可擯用命數之半主讓客稍減之彼此均侯伯則在賓介七在主擯四擯介分立兩邊人數不等無盡定三擯一上一承一紹之理竊意擯介陳立其間有傳命者有班立不動者魯侯國擯四人必三人倫三擯之數以一人為上擯往來傳命蓋時即子為之揖所與立謂所對立之介也左右手者揖則兩手交舉無獨手成揖傳命往來皆子一人事三擯止如旅擯陳位無所謂左傳之右右傳之左遞傳而遞揖泥于以承擯傳命則攝上擯臨時又當再命且上中下排立確三人魯四擯一居何所各立不動命豈能藉揖而傳而解左右手既以為左人右人又以為左其手右其手抑復兩歧之甚矣

周官大會同朝覲肆師為承擯四時常朝小行人為承擯國家擇能而使雖有定位仍自變通春秋時尤不能拘此側夾谷之會子為相固非卿也通章皆子為上擯事　左右手交舉不言衣左右襜如言前後何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手向前引手手向身均為揖而有推引之分大抵推手身動向前則身俯而衣前低引手身動向後則身仰而衣後低於衣之襜如驗揖時左右相推引手動而身未動固不關為承擯與否也不朝不夕不正主面亦不背容乃行人之儀正東西向不見兩君正南北向有面即有背故立時稍任推移茲據以證承擯則東西賓介既有定位南北面背不過

同立之人、於兩君無涉、　交擯傳辭、多就將幣說、不知
主君郊勞時、已行之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相
無擯介言、止是絶行在後、留待命、後仍入以聘禮、介皆
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如之擯亦然　趨進在入廟後
非趨而入廟、從君入、行當後迨有事、始從中庭趨至阼
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非凡發足向前為進、

衣前後襜如也

整字以意解、非襜本義、說文、襜、衣蔽前、凡衣曰襜、褕曰
襜襦、及車曰襜、車皆取蔽義、衣前則後不蔽、後則前不
蔽、前後交不見異、是襜如也、禁在其中、

行不履閾

人行無踐閾者、況於公門、乃此之戒、蓋凡門戶皆有限
戶限不動、門限時去、徐氏解說文、相字云、門兩旁挾門
短限、古者多乘車、門限必去之、公門路車路馬所出入、
勢不能有限、家語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
也、惟雖有閾為內外限、去之仍然平地、心一不存、踐亦
不知、不踐與過位色勃如同意、孔冲遠解云、嫌自高、且
不潔、不潔可通、自高則直踏限上、有是理乎、由是推上
句、亦謂立時不向門中、忘尊者所由、有甚於慢朝錯立
豈定當中而立、前人未究及

其言似不足者

此亦非議政時、子不言、而同官有言、不能不答、或止答

一二句、非言時也、

攝齊升堂

堂自階而升、故須攝齊、君堂上南面、臣當由西階而造
君前、又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君在東升東階、在西、升
西階、則燕見之法、三朝唯路寢有堂、

享禮二節

鄉黨篇無處非禮、獨於享言之、非禮文之禮、蓋物是猶
俗稱禮物、容色謂儀、書曰享多儀、有容色則儀稱其物
今人看儀字太深、試思儀則可云多、因有及有不及、若
敬一而已、何多寡之云、國君行聘、圭以申信、明情則在
物、於是束帛加璧之外、有庭實馬、蓋有通行一定之禮、

有隨時置備之禮、將行授使、使入境展視、既聘請享、乃
陳幣、非苐升降揖襲拜跪、有許多儀節、即左右上下布
設及為君達誠、為君致謙、無一處無儀、在禮盛而儀俱
盛、故曰有容色、若私覿則己之申敬、薄物將意而已、說
文、愉、薄也、引論語此文、古無偷字、即愉是、後來始有偷
悅之解、禮之薄、故云愉愉、如上下皆言禮節、無二敬也、
非是則許叔重為不詞矣　禮經言容處、多是儀、漢世
有容史、賈誼有容經、亦儀也、　主人燕享之禮、與來聘
陳幣之禮同、曰享、而異事、陳幣在前、燕享在後、享禮私
覿同曰

當暑節

註引詩蒙彼縐絺本舊人說實與此異彼以當暑見君及賓縐絺為褻故加展衣居上觀蒙彼字則縐絺為內服展衣在外此縐絲為外服而先以裏衣蔽體一外加一內襯全不侔

必有寢衣

孔安國云被不當有衣名欲裹足則是今之被矣何必製衣長身有半倚以趨宜乎坐而徹寐為不傷恭敬竊意子慎齊之至不敢偃息在床只坐寢故不以被特製此衣古坐類跪人身上半為陽下半為陰久則寒從足起衣制上以護身下餘裹膝連踵坐䄄上畧與今之一口鐘相似其長即可代被雖臆揣亦備一解

吉月

經傳言朔但有月吉無吉月疑國家除喪即吉將行吉禘之月論語古注訂譌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每月之朔

居必遷坐

散齊於外致齊於內既已慎其所居簡細事一思慮又必遷坐何齊必見其所祭者或在上或在左右凜乎如對有安坐而不起敬者乎遷坐有起居不寧狀非變易坐處展轉避嚻

魚餒而肉敗

餒亦是魚敗然中爛非餒義餒者脂膏涸竭而中不飽大質已枯不待銜索之久而歲盡也凡物傷濕熱者易腐敗傷風燥者易枯乾蓋魚之失水久矣食之無肉者也

沽酒市脯不食

服修家或治之酒不必已釀詩曰無酒酤我何嫌於沽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既醉既飽猶以酒盡肴稀命市沽不食者不欲主人多費起而興辭耳

祭於公節

皆指公祭言見前編祭後尚有虞祭須不能即日至時已越宿矣豈容再留若家祭無多肉亦無多人何待三日

不撤薑食

每食不去薑想未然內則薑桂祇為熱用之為捶去皽容未盡又服脩施薑桂屑為末他不概用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然則非有疾食肉薑桂可不有蓋物之腥而味厚者須薑制餘無所取辛辣之物豈與葱䪥日日陳之大抵人情嗜甘惡辛羹食中有用薑者當食或挾置豆間或導使遠食是之謂撤子則取其調劑之宜無專嗜甘美意不撤薑而食不必定食薑也

寢不尸節

爾雅尸陳也寢而體之橫陳非不愧衾之意謂覆臥似

死人尸不皆覆　君子屋漏之中有神明之恤所謂不敢不局不敢不蹐慎居與寢不尸同理處必衣冠火滅脩容豈以無人而不恭耶

不內顧三句

顧不過轂非內顧正解轂在車旁不顧不旁視內顧則轉向後矣又不廣欬謂不橫濺非不疾言不親指不論妄不妄　內顧疾言親指皆人所有車中則不宜耳

從我於陳蔡章

陳蔡之難史記在哀公六年巳巨信荀子孔子阨於陳蔡居桑落之下楊倞注九月時也并有時月更奇　冉氏在聖門者五三賢外有冉子孺字子魯冉子季字子

産以史記弟子年歲推之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十九巳在文學之科

子曰孝哉章

讀史得二事一漢杜鄴傳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蓋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一後漢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為忠注論語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證以韓詩說閔子不得於父母後皆感化意俱合竊以閔子處後母父母兄弟不無間言外人盡知其孝不以其家庭之言而間義亦得通

魯人為長府

府藏貨財本鄭說哀三年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出御書子服景伯出禮書貨財不宜禮書御書同處又是役桓子御公立象魏之外知象魏為懸書處則知府為藏書處周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亦謂官文書非貨財若王府內府外府貯財之職皆掌於天官魯無天官司徒兼之季氏專政公用二猶不足未必有貨財之藏於外襄九年宋災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府六官之典因悟長府亦是藏六典所每典貯一府東西排列而長今衙門六房相似故名長府中更有屋為公所諸吏辦給處故昭公可居以伐季氏而居此

號為吏役無加入闕先據圖籍俱未可知向採前人說疑離宮別館之屬未的也難者曰哀三年救火顧府時令曰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安得謂非藏貨財曰令止者謂府即燬有財可作再不過破財財可為人不可使傷與貯財無關也　稱魯人為非公意亦不自季氏由府中吏人喜事求勝君相以典藉所存俯從人者衆辭也

子張問善人章

道謂路聖賢有路可循獨此生稱善人從何趨步問意與答相對　善人有兩種一種謹厚小心做去一種高明放心做去皆能無失他處言善人主謹厚對子張可無高明一邊

季子然章

吾以子為異之問對由求乃非常與人伊呂之屬 不

可謂不可以道事與朋友章不可則止有別 具臣謂

有才具如由稱果求稱藝當不得道字安得稱大臣

子路使子羔章

費大邑累叛須才德兩優方克勝之柴謹厚理煩應變

非所長任此無益於費反妨所業 使益求之古人展

其才具可耳聖門無質矣未學 沆 章內學字

亦在才能說外注論到脩身太遠

宗廟之事四句

宗廟會同引周官多說到天子當識春秋諸國歲時祀

先及為會同盟皆是且就禮樂中舉其重者大概言徵

實在唯赤則非邦節言禮更不得遺樂 端章甫衣冠

有制凡相皆然不過稍見禮容無考法古制意小相只

謙辭分別大小不得

點爾何如節

石經詠而歸作詠而饋漢舊儀補遺常以七八月祭以

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

二人為民祈農報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祀雩同社稷

禮漢去周不遠或禮制相沿如此暮春交夏之時相率

雩於郊外盛服潔身舞蹈風詠饋食皆請雨之事童冠

並舞人數如漢儀所說點無意為邦就當下時事言寓

憂樂同人之意夫子以道不行周流無益不如點歸田

之適喟然之嘆自感不但與點然則於樊遲何責曰遲

失在請學淺為神農之言若躬耕樂道寧非聖賢事然

周禮疏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無有童子冠者

引論語及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祀以舞師為野

人能舞者

為國以禮節

禮不指典制對讓字只是自卑尊人政理日紂衆益日

集為國賴此而已不讓就其言之率知未講於禮說到

定名分和民志則由所使民有勇知方者將皆非禮乎

哉

唯求則非邦二節

統為夫子之言即求赤反覆明兩由之意並不在為國

不然頭節問求答意已顯赤不須再問且不是專論邦

要補出為字

顏淵問仁章

而已字一例指身言克己復禮即脩己以敬克能也心

之德全愛之理亦全天下皆在度內天下歸仁人與百

姓皆安為仁由己不向人求人字根天下來如博施濟

衆便是求之於人仁愈遠難至下四勿皆敬之事所以

脩己者也 古注解克己為約身劉光伯始易約為勝

已作嗜欲與下己字而岐 禮非禮在己辨制外養中

視聽言動皆在外者外物之誘推言之可耳

司馬牛問仁章

觀為之難三字牛病在為不應其言言固非矣訒字當以古者言之不出章側看勿因多言而燥語講到慎言去

人皆有兄弟章

我獨亡無憂懼之至謂有與無等下死生二句大槩言生人際遇冥冥有主憂懼不來以慮死針對兄弟則牛豈又以失富貴為憂懼耶　敬而無失二句即內省不疚四海之內二句即何憂何懼

季康子患盜章

四書續談外編　卷上　廿九

荀子之不欲與子欲善同誠於去盜則清盜之源申盜之禁誅首惡宥脅從寬初犯寬嚴並用民自感化若面責季氏不能無欲如子名大盜而禮之之言似過訐直多盜當國無不患一時厲禁旋即寬去是難姑息又不窮欲其由皆非真不欲盜者

草上之風必偃

偃之言卻倒也定八年傳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杜注偃仆也既仆無再能射人之理知偃是轉身向上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偃是卻倒詩或息偃在牀人無覆卧者息偃亦仰也風行於上而草從之在下有欣然仰承之意解作覆地稍近於勢臨矣　說文偃僵也仆頓也仆與踣同郭璞爾雅注踣前覆也偃卻偃也

慮以下人

慮即下節疑字居之不疑則儼然上人矣質直好義又於人言色考驗可自信矣猶有慮者恐義未至下於人耳與見賢思齊思同畢而尊人義外又添出禮

先有司

身為有司倡率看先之一側亦可

衞君待子章

古今政治不外一名行令施教禮樂刑罰盡在其中倫紀更不待言輒對齊景何嘗泥指一倫衞輒拒父事本

四書續談外編　卷上　卅

烏有且問於輒父子間名如何正　馬注正百事之名最包括子之迂也奚其正非謂不當正名所係甚多從何正起

子謂衞公子荊

靈公諸子自蒯聵外有公子郢公子起外無別人荊何以稱公子若先公之子則公孫也按左傳郢為公騁乘又辭位其字子南或以為即齊豹亂時射中肩之公南楚而公子荊吳季札所稱衞多君子之一似荊郢兩人然荊郢取義相同郢字子南又呼公南楚不妨人有數名況荊郢聲相近左氏於楚薳氏又稱蔿氏箴尹或為鍼尹或從便假借書之抑口授相傳記錄異文非郢不

得稱公子亦不能當夫子之善疑荊即郢說亦有因

定公問一言章

定公非真欲興魯意以失政之久令不行於臣下冀一振君權子以其取必一言便不曉為君之難因述人言見君臣上下雖有定分君當知難不可以分自恃臣亦當知不易而盡其分盖與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同此意公因子言憶及乾侯前事復有喪邦之問子知公深病三家之違有甚不樂為君之意蓋體切言之謂君自無違德而責臣下之從則可如已先未善而欲其無違是君使臣不以禮而專咎事君之不忠非獨勢不行變且莫測昭定哀三世喪邦者二定獨幸全得力於

夫子訓戒者多矣惜其不能以禮自強耳傳曰唯禮可以已亂蓋獨在言乎哉君驕臣諂之防與定公為人及時事俱未切

南人有言章

下子曰行章意一串為巫醫發古醫皆巫為之為巫醫則必明陰陽之理而易所以道陰陽當時時占玩極數知來審天時人時之變則吉凶禍福生死之故莫不了然占者巫醫之恒業易恒其德貞禮記緇衣引作偵說文偵卜問也周禮凡國大貞注貞問也偵與貞同謂懷誠以卜之神正與不恒其德相反得夫子不占一語南人所譏前後義俱顯不恒其德二句空說所見似大與

上下絕不蒙　呂覽巫彭作醫巫咸作筮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為帝醫山海經大荒日月所入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枚乘七發扁鵲治外巫咸治內今湖廣傳祝由科亦巫祝也

君子易事一段

似起處冒下分承却參差出之味及其二字注重器使以不易悅一層反醒出易事不分一公一恕首句易事宜讀斷而難說帶言耳小人段看同

惠人也

與其養民也惠一意惠根養字來有實政在猛以濟寬其一端威克厥愛亦古人治理應然豈為救時始然

奪伯氏駢邑三句

孔安國注以其當理也劉向新序以商鞅用刑之失形仲奪邑之公人自無怨習鑿齒謂與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同一誅之而不怨論亦甚正不必已自奪又添桓公代奪之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應劭云郱一作駢其地今青州府臨朐駢入齊在襄公時非伯氏世傳邑襄公之子本非德賞伯氏所不當有故奪之以抑冒濫或有罪而沒入之此管子善用賞罰之權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上章不作衍文則此句乃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腳

無乃爲佞乎

是依依求合用不着口給字

吾力猶能句

向就市朝求解於肆字終有疑市朝不輕陳尸景伯雖魯大夫不能擅殺察即可惡罪不到陳尸況復有季之庇當解爲肆言之肆大言也大言於衆所共聞之地既爲子辨明無可惑且使咸知察之怨鬼蜮無所逞其技於情理鼓合

子路宿於節

石門在魯北宿者宿其地不必即在門外晨門亦非掌啟閉者蓋晨有人於門見之抱關雖下吏啟閉當有隸

卒何必本職爲之且晨致詰宿何以不知此等處俱可無泥

子擊磬章

深則厲兩句說無心委任及酌量深淺對上有心及莫知不已自合與果字對不起當即古人褰裳去之之意見應行則行無論深淺厲揭而走下文所謂果上文所謂已也左傳穆叔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亦取果決前行之義非酌量深淺　厲古作砅履石而渡非橋也稍深置石而行否即負涉兩則字要說得決撒纔是果　硜硜磬聲說見前編磬聲清遠其終詘然而止今似有遺音止而不止此不果於已說硜硜是專確與果

一路何讓之有

脩已以安百姓

安人安百姓統根脩已以敬無兩樣安法未有不安百姓可算得安人者雖其中自有遠近廣狹之不同安百姓要即統在安人中因如斯而已一問特就安人申言之非更自安人推廣之也專主推廣不免人百姓看作兩樣又翻說百姓較人尤不易安堯舜猶病已預僭

闕黨童子章

新序孔子爲行孝道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在此童子則禮化之　逸論語叔仲會孔璇年相比以孺子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將命或

即其人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典謁即將命

君子疾沒章

君子看名甚重父母生子命名豈要他泯沒人無其實名於何有聖賢所以不朽孰非名之存乎人生不過百年無不沒世釋道二家看不到因求來世講久世不知君子立名即其久世即其來世觀用心所在自不走入異端此三教分頭一大關鍵

君子不可小知節

知受一例就本人說知如子產其將知政秦始知河東之政之知後世多以知命官如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及知州知縣知雜事類並謂之知而有大有小屬君相言

與受守兩岐、　易傳、知主也、

師冕見章

冕既瞽求見、關有客必止不入、夫子客在、冕不便見、亦將辭以異日、今俱不然、知冕夫子素往來與諸客亦相習、其見預約而來、某某先至、冕後至、予已預為席、來則起迎、道之由階即席、詔坐并告某某坐處、不然、未有不先通名行禮、即皆坐者、　主人東階、客就西階、請先入為席禮節於某某用之、冕不能拘設分行東西、豈便於詔、必須為席之請、將使竚俟、又不即引至坐處、彼烏知席之何向、此不能以禮經說也、冕無相、何以來、予詔階、扶掖、豈無其人、但隨侍之人、視及席後或退止堂下、及

出、仍自堂下階、掖之去耳、　予有客、及門當無闚觀衕、使將命、亦用晝予、冕如何見、予如何詔、皆於出時得之、冕出句、不綴上節末、另節起頭、蓋為子張問張本、與子出門人問曰同記事法、　瞽有相、張豈不知、亦斷不疑子非道、特所以詔冕、皆非常、於禮文無見、疑道同中有異、此其為師言之道、與予答亦然、道須粘之字說理極平實、而因物付物之仁自見、

益者三友章

損益兩兩相對、直是條直行正路、便辟則取便走辟徑辟即僻、諒與亮同、寔明也、高明之人、陽剛之質、與陰柔絕異、多聞則皆有本之言、非取辨於口、徒誇便利、

益者三樂章

亦彼此相反、節禮樂則性情不致殺血氣有所制、道人之善、引入於善路走、豈如佚遊之為不善、樂多賢友、醉飽無非仁義、籩豆亦習威儀、無盡欲縱懷、載啾載笑之失、與宴樂羣小相聚者相懸、　對驕樂、節字在過邊、不無不及、

能行五者章

向皆主心之德、并能行於天下、步步歸入致天下、字無安頓、似即當主愛之理、五者皆實實見之天下、行字有著落、下言其效、重性學輕事功、反使人看書模糊、　行於天下、明就用講、體用固一源也、

佛肸召章

又得一說、因召、知肸之叛晉、用晉此其機也、史記孔子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未有欲就簡子又就肸之理、或疑身為不善、明指肸、馬得謂就簡子、曰為不善、簡子亦然、時值肸叛、何事西行、彼子路固不知子意所在也、堅白欲磨之涅之、不磷不緇者、不受其磨、不受其涅、可入則入、不可仍不入、堅白自在、非入受其磨涅、更顯出不淄不磷也、　匏瓜星名、繫於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意、宋臨川應抑之說、黃勉齋取之、

好知不好二句

知者動、故不學則一於動而致蕩、單以聰明言、與蕩字尚非的對、務於踐言、則不免以身殉、苟息尾生之類是也、傷害於物猶在後

小子何莫學夫詩

聖門無不學詩、而未得詩之益、夫子呼而警之、謂於詩何一如未學者、豈詩之無益於學哉、

其猶正牆面而立與

不為二南則身不脩、教先不行於家、牆面空說、不如實指家言、于義甫黑、心符、所謂四牆屋也、

植其杖而芸

石經為置其杖、說文植或作櫃、从置、鄭箋置我鞉鼓、置讀曰植、金縢植璧秉圭、鄭注植古置字、

至則行矣合下節

下節屬子路之言、則為對丈人家人語、其家見在、安知丈人非偶出、未始避去、今明下行字、顯防其再來、有心匿跡、當盡室而去、古逸人如此甚多、後漢書注引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夫子言、可證此節乃子路歸告、夫子嘆行者之忍於忘世、福建板子路下有反字、曰上有子字、當從

謂虞仲節

未隱居、尚有志於世、議論欲有所建明、至是弃當言欲言、悉置不言、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故非狂放、即下廢

字、隱居是身中清、放言是廢中權、注云放言自廢則非新說、仍朱子意、

播鼗武

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眡瞭亦掌之、瞽奏鼓而眡瞭亦於賓射掌之、推之磬師掌教擊磬、即教眡瞭也、然則七人中、未必全無目、

博學而篤志

後漢書引此、注云記也、人能博涉學、復識之志、即識猶多學而識、有作志者、兩字固通、篤志學之固也、

大德不踰章

小德無任其出入之理、專力大德、其小者檢束不到、知而可改、若大德一踰、則身名瓦裂、晚蓋無從、不踰閑者、斷斷不容出、小德雖踰可仍歸閑、雖出而入可也、下句鞭上句、出入二字、欵側讀之、

喪致乎哀而止

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甚、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弗除、夫子亦命除、蓋不欲責於人、終無已耳、子游自為過情滅性、如騶大夫芽亶死孝者言之、喪字可兼內外言、

譬之宮牆

禮記、君為廬宮之、謂周障之、爾雅大山宮小山、亦是圍繞之名、觀下止言賜之牆、夫子之牆、則非宮牆對舉、於內宮外牆更通一義、

審法度

法是規矩、諸項一例審正、則輕重大小方圓長短、無一差忒、行政之始、先以便民用、齊民俗為要、若禮樂政刑、此時制作、尚未能及、且不止審定而已、或說法即律、以起數、以定音、古亦上下通用、書同律度量衡、以律為法、猶變衡言權、從時稱、由此推廢官、亦近在民間、先有而後無、或雖有如無其職、小所以致廢、民間實不可無此、急須脩復、未說到朝廷建官、緣是有天下初政也、

外編上終

太平戚學標翰芳輯

湯之盤銘

盤即槃、內則鄭注云盥器與韋昭[illegible]三司、其浴槃在玉藻名杅、古人三日沐、五日浴、據[illegible]字、故有以此作盥器解者、如今人之類面、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注似以至善為極、論文氣則是極自新、極新民、為無所不用其極、說到建極皇極尤遠、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以攻其惡為脩慝義參看、琢磨為攻、脩為脩慝、與脩身統言者不同、道學為益致其精、自脩為益求其淨、一窮理、一去私、

人莫知其子之惡

呂氏春秋、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曰、商咄不若吾子美、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據此以惡作䠆有惡人之惡、正與碩字一類、

爭民施奪

言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一串講、即下文所云悖、新鄭高氏說、

楚書曰
古書失傳、不定言出王孫圉昭奚恤、注疏不妨兩引、大學引述、則豈有不辨所出、作騎墻之見、先示人疑之理、周有八士、為文王時人、或宣王時人、太宰之為吳為宋、當日自了然、後人未知耳、皆不容為記者、先作一番考別、

昭奚恤出昭王後、在楚宣王時、作大學者、疑不及見、

舅犯曰節

亡人無以為寶二句、據擅弓為舅犯告晉公子語、人多誤為公子對秦使、又按趙文子謂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人恰與二句相反、蓋暗於為已謀、明

於為主謀、

寔能容之

經書多以實為寔、如實命不猶、實墉實壑、韓詩皆作寔、周語咨於故實、即故寔、 趙魏之間、實寔同聲、相假借、論寔本音、却同是、公羊傳寔來者何、猶云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其字從是、即以是為聲、說文寔正也、又正是也、正與是互相訓、杜預注春秋寔來曰、寔實也、其混淆久矣、

國有道二段

塞即書剛而塞之塞、剛是强、塞同寔實也、惟實故有守、國有道未嘗使變、人自變病、驗其志、國無道迫以必變、人遂變病易其操、解為窮塞之塞、因添出未遇時之守、又於下句變言平生之守、平生之守、何必在死、未遇時、又獨非平生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章承素隱來、人以道深而求之隱、不知道何嘗專隱、乃費而隱、而字縮上、非轉下、通章皆言道之費、無一字說隱、注理所以然云云、解隱字義、非大文本旨所在、聖人所不知不能、見道費難盡、講到深微元渺、大錯

言其上下察也

古讀察如際、書傳中字多通、上下察、即上際於天、下際於地之意、

道不遠人章

為道而遠人、則行怪矣、不遠何怪之有、此章承行怪來、

詩云伐柯節

伐柯伐柯、皆意中欲得之柯、第重言之、不可分所伐所執、則字在下所執之柯、 猶以為遠、與毛猶有倫意異、執柯以伐柯、此不遠之事、而心猶恐遠、故兢兢睨視、於欲作之柯、規所執之柯為則、如此下故字接得直、何義門論睨而視之、非着力語、只當一目了然、於猶以為遠跌得起、而下文故字之脉已斷、更須別用字轉出、

施諸己不願二句

安溪以下君子之道四、即施己不願、勿施於人之事、語

意欠對、宜承以人治人句來、有加於人之外、已所不願、亦人所不願、勿施者、改即止、無過求、證明上節、較直截

素其位而行章

素位而行、即遵道而行、此承上遵道句、素字粘位上、重行字、行即如其素

譬如行遠章

道從卑邇起、可見中庸之理、此章承依乎中庸、

鬼神之為德章

此下二章之綱、大德受命、鬼神之應、於人不爽也、達孝章、事親事神、一理耳、

神之格思節

格、即在也、如在上、如在左右、不可度也、不可射揚然、於鬼神之使也、引證上文、以著其顯、

夫微之顯節

中庸誠字、於此開端、以下俱明其理、如此夫、就鬼神指點出、鬼神不外誠、餘豈能外之、泥鬼神說誠、則半靠在微顯上矣、

子孫保之

三代固封舜後、南北朝世代遠矣、魏孝文詔訪獲東萊郡民嬀荀之、復其家畢世、雖後王盛事、非舜之大德、何以致此、

壹戎衣而有天下

一語可證觀兵之妄、素不服、於是始服、一舉而天下定、不再著此、謂約服若將士、則所以靖遺孽者、安能遽釋、短後之衣、

禘嘗之義

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後人爭禘祫異同、或謂禘大、或謂祫大、有無羣廟、不無羣廟之異、又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重祭非他比、中庸郤與四祭中之嘗並舉、楚語日月會於龍豭、土氣含收、天明昌作、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是嘗家國皆得用之、解者不過曰順陰氣而已、可見先王制禮、深意所在、俱不易識、豈謂禘難明、嘗易明哉、

禮所生也

生字作見字看、謂有等有殺、禮乃從此見耳、　等殺禮、非二物

凡事豫則立節

言事行道、與達道達德九經相表裏、非此外又有四項、所當豫、所當前定、皆謂誠、時變無常、其本則一、言事行道、逐事求前定求豫、非所謂一矣、

誠者天之道也

以下每章分天道人道、天道皆指聖人、此處何獨指天、與下一誠者異、无妄自然、便是天道、天與人合德也、二句虛起、下申明、注天理之本然、推其原可耳、與人之生

也直一例、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中庸大率推明天德王道、上章堯舜性之此章湯武反之、動變化皆就物言、豈專當士人之事、化貼至誠本身與注中物從而變句、相承說下至歧、化此怎麽陳卧子以隸於自然為化、仍在學問說、皆講章誤之、

善必先知之二句

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

今夫天二段

自斯昭昭之多至日月星辰繫焉合小大以明天之體所謂高明之極萬物覆焉乃言天之生物、自一撮土之

多至振河海而不洩合小大以明地之體、所謂博厚之極萬物載焉、乃言地之生物、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即天地之體非別為一物也、山水二段又即天地中之大者、皆能以不貳成生物不測之功、何況天地、上二節俱是言天地之道、意可知已、　萬物覆焉、渾言覆冒不得坐物意、天以大氣覆育萬物、物各資之以為始、天道下濟、此化工實用、但人日戴焉而不知耳、

振河海而不洩

易振恒月令蟄蟲始振、周禮振祭、皆以振動振奮為義、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並音義略同、孟子金聲而玉振之、謂樂將終、再振作為收、猶聲以始之、不必彝當訓始也、此兩處振收也、及周官中春數振旅皆是、鄭望文作詁、非字本義、

車同軌

軌為轍迹兩輪之間、曲禮驅塵不出軌、及涂度以軌無可疑也、然書中多與軌相亂、如祭左右軌、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字、皆宜為軌、由詩濟盈不濡軌毛傳誤以軌上為軌、繹之意、謂濟盈則車行水中、轊上當及直解為軌、而軌字不敢改、致兩字互相淆亂、妄者且謂軌有二、竊謂濟盈則車濕、行軌中安得不濡、義亦明白、何必受濡者定車前軾耶、

知天地之化育

經綸大經達道行矣、大本即未發之中、立本、則全其中矣、知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也、知猶乾知大始之知、主也、而天行化、故曰贊、以天自處故曰知、下達天德之達、亦言聖與天通、不作默契解、蓋論知當在經綸立本先、既進推大本、又推上天地、則本之本矣、　萬物育統於天地、不倚、即指天地位亦可、

衣錦尚絅二句

錦為禮服、貴文也、但未捷見尊長、服以待、嫌文著、襲其為錦、以絅護之、至行禮仍去絅彰錦之文、並非所重在絅、綠衣黃裏、詩猶刺之、若內服錦、外罩絅、成何禮服、又何不并去錦服絅、聖人斷章取義、仍須會古人本旨、質

文之解、於義無涉、又文必不可著、以著為務外、則下文日章何謂耶、尚儉之意、更此處所急、　絅或作褧作䔽、作蕳、總即䔿、是為麻之粗纖者、　惡者、惡其無重文之心、褧之自喪其美、無以為章地、泥注為已說、文著是為人、只有闇然而已、

闇然而日章

日章、文也、闇然、尚絅也、從闇然推到日章、而字順遞、日章處仍是闇然、而字逆收、對詩詞重逆收、觀章末仍歸到無聲無臭、見萬物光華、總只在渾然一氣中、人天同一理、　頭一个君子之道、統論大概、乃全章之冒、下面從闇然步步推出日章、如自內省不疚、直推到天下平、却又步步歸入闇然、如說天下平、不過篤恭、聲色化民非本、是也、第二个君子之道四句、申解闇然日章形象、知風以下、方起入德、實在工夫、在內省不疚、皆於闇然裕日章之本、於頭个君子之道、便說為已、節次全昧、

知遠之近三句

天下國家之本在家、遠之近也、脩身在正其心、風之自也、正心先誠其意、微之顯也、三知字格物致知、入德與入道同、此明人陶樸菴說、　遠風顯、日章也、近自微闇然也、遠之近、風之自、日章本於闇然也、微之顯、闇然無不日章也、反覆明其理一、非但行文互體、

聲色之於句

非謂聲色為化民之末、乃言化民而於聲色論、則見之末耳、末、猶檀弓末之國也之末、與下毛猶有倫、俱如俗語云、說不到家、

歲也

左傳襄二十八年、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不飢何為、叅以史記木金穰飢之理、於罪歲較有着落、鄭與魯閱章言凶年饑歲、當主周禮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又天行謂之歲、人之行謂之年、

晉國天下莫強焉

梁趙韓同出於晉、號三晉、然惟梁得稱晉國、以曲沃分在魏、晉之故都、晉水亦出其地、襄二十二年傳、范宣子為欒盈之難、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其來久矣、

殺其麋鹿二句

魏明帝令殺禁地鹿者死、財產沒官、覺告者厚加賞、是時禁地廣輪且千餘里、人主縱欲為獸殺人、如齊宣者多矣、

畜君者好君也

此以同音為釋、畜好古音皆讀若臭、與仁者人也、洚水者洪水也一例、

國君進賢二句

以如不得已、為謹之至意稍曲、疑是不識其人、而以為未存必進之心、如斷不可已者、與下文承接較直、

謀於燕衆二句

史記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此二年中燕並無君、但太子平卒立、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與世家自乖悞、按世家叙太子四處俱係以名、獨年表無平字、蓋相字不下屬子之、而上屬太子、明時死者、為太子相、而佚其名、太子自在也、或以子之為太子相、則事更不合、若紀年云子之殺公子平、又因年表展轉差悞、

克告於君

魯平公與齊會於鳧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稱其有

輔世長民之德、見外書、

不受於褐寬博

賤者趨事、衣未必寬博、漢朱博敕功曹、屬吏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寸、可知寬博與賤不宜、蓋是方袍矩步、故為儒緩、好以禮責人之流、斯固黜所不受也、

無嚴諸侯

上文著萬乘字、恐是諸侯之出、兵衛森嚴、非人易近、可畏憚亦包在內、

自反而不縮

說文、縮、一曰蹴也、儀禮磬階間縮霤注、古文縮為蹙、爾雅繩之謂之縮之、詩大雅縮版以載是也、國策縮於財用則匱、義皆為蹙、縮凡从宿之字、如蹜如樎、大抵皆然、檀弓古者冠縮縫、本亦謂蹙狭其縫、因下今也衡縫對、衡解為從、亦未遽訓直、趙注縮義也、望文作詁、蓋無所本、竊意曾子言自反、平日束脩自好、無一毫縱肆、不收斂、則立身無愧、何畏於人、此句先反言耳、

今夫蹶者趨者

蹶本訓跳、越語蹶而趨之、唯恐弗及、呂覽貴直篇、閑而蹶往趨之、皆謂跳、曲禮、行毋蹶、鄭注、蹶行遽貌、直行曰趨、跳行曰蹶、俗云一步當兩步、不是既仆後、又起走、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據下文為辭命、傳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者也、聘禮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善之為難、二人在言語之科、足當此任、使者受命不受辭、隨機而應、總以不失使旨為善、豈蘇張縱橫捭闔之流、亡吳伯越、聖門無一不被史遷說壞、　宰我有使楚代為夫子辭贈饋車物事、

雖袒裼裸裎

裸、說文作臝、裼裸並訓袒、義不別、書亦互用、在一處當略分、袒如袒左袒右之袒、偏露衣也、裼解為去上衣、見裼衣之裼、裸全露體、如左傳欲觀其裸之裸、裎者、方言襌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裎衣是也、分袒裼為露臂、裸裎露身、未見所本、

孟仲子

據孟氏譜、即孟子之子、

有采薪之憂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采薪預爲之諱、病者謙言不能自保、

景丑氏

外書、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丑子云云、高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曰、齊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丑稱公孫、疑或然、然上文自有公孫丑、下稱景子、云同族可、一人則非、據單稱景子、又疑景春其宗、

吾何慊乎哉

少字解、本趙注、大學此之謂自慊、古本作慊、逸周書、爵位不謙、與慊同、本字當爲歉、作慊作謙、皆同音假借、行有不慊於心、與史記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又皆慊之假、

孟子謂蚳鼃

靈鼃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疑即其人、

客不悅曰

據外書即王蠋、

泄柳申詳

外書、萬章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子庚、泄柳字、　申詳子張子、檀弓申詳之哭言思、注、言思、子游子、申詳妻之昆弟、然則詳、子游壻、

彼一時也二句

彼一時、非數過時可、天下不用、可聽之、此一時、則迫之至矣、以不怨尤爲脩已悞、

夫天未欲節

彼一時、此一時、已以不豫自認、然爲天下計有之、一身何不豫哉、觀末吾字、不豫豈爲已起見、以今論雖欲無不豫安可得、時使然也、方得孟子心事、不是以不豫自辨、

成覸

說文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古無覸字、廣韻引孟子

亦是覸、淮南齊俗訓作成荊、按覸、狠視也、

今滕絕長補短二句

以今兗州滕縣、合春秋時地形、滕城在縣西南十四里、縣南四十里即薛城、縣東六里、又爲郳、又縣北爲邾、絞邑、哀二年伐邾、將伐絞、即此、再縣十五里有漷河、爲邾田、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魯地、無涉滕縣之境、戰國時、略可想、

賢君必恭儉節

注恭則能以禮接下、下指民、禮即勤之、不以禮之禮、不說待士、恭儉字相連、如温良恭儉、恭儉不可僞爲、皆不定用度省嗇爲儉、大抵不敢有肆然民上之心、又每事

收斂皆是仁處、下句一直可接、總注在取民有制、對下為富、恭儉不必分、下句更不用分、上下語脉如是、

庠者養也三句

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庠亦習射、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立學一體、教亦相同、養老習射、隨時於其中行之、未必為立教專義、且使庠序各有所專、不應校獨空空言教、三學均教導之名、孟子就同音釋之、訓詁體當然耳、古讀射亦如序、詳拙書漢學諧聲、　周官保氏掌養國子以道、即此養字、　學則三代共之、無異名、非獨重、

以鐵耕乎

鐵即耜、非耜屬、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鄭注、今之耜、岐頭兩金、賈疏、耜、謂耒頭金、

舉舜而敷治焉

石經孟子、無治字、惟本無、故趙注有敷治也之釋、四書有本無字、後添入者、予有亂臣之臣、瑟居下流而訕上之流、石經可考、

勞之來之

釋文、來本又作勑、欲改字而不改音、則下韻仍不叶、妄者又謂來為勑之省借、皆非、來古重音為力、哉見庶民子來下、

墨者夷之

韓非子、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之屬、俱誦墨經相與別墨、又云、以巨子為聖人、而願為之尸、呂氏春秋有鉅子腹䵍居秦、所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居墨也、桓王使史角往魯、其後在魯、墨子學焉、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亦見呂覽、若楊朱之徒、所見止心都子、孟孫陽、及其弟沛、又有禽子則介從否之間、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

虆梩、趙注籠臿之屬、丁公著曰、土轝、說文相臿也、一曰

從土、轝、齊人語也、或从里作梩、梠梩一字、兩說俱是、荀子從後說、周禮鄉師職有輂輦、鄭引司馬法、周輜輦載一梩、是也、

與嬖奚乘

所嬖倖奚奴、非人名、

段干木

魏世家有段干子、又有段干明、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段干、或其後、呂覽干木光乎德、以干木為名、

段干木三節

通章三引、皆不見之據、非夫子得中、餘子守義、都解錯是皆已甚句、　以情理之常論、似可見、不見為過分、然

二子斷不見如此，仍繳歸不見，不必添不迿，自然不見，
中節說孔子於陽貨始終不見，不是說聖人不為已
甚，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亦就常情論之，為見無疑，
而夫子瞯亡往拜，仍不見，與是皆已甚句，並是反筆，於
宜見處明其不見耳，看然豈得不見，於章意不見諸侯
全背。　末節由是觀之則君子所養可知，三節一齊統
繳，不必專指曾子子路，

病於夏畦

何義門據趙注，切治畦灌園，未見說文田五十畝曰畦
注，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上七字承壞宮室以為汙池四句，而禽獸至，承上邪說
暴行又作，即下文無父無君是禽獸意，仍指畜養，則於
上邪說句，為隅為贅，

佑啓我後二句

相武誅紂，公之事，即武王之事，推本文王言之，佑啓後
人，包甚廣，以後人公自指，於武王說不去，　二句只言
成功，裕後帶講，於引述意不甚要，

陳仲子

於陵仲子，字子終，韓非譏其無益人國，堅瓠類也，與趙
威后同意，劉向上於陵子，即其達遠中庸，取譏通人，至
讀其先人夢葵諸篇，可謂無歡幽眛，足有嚴慕者，惜其
書，今罕傳，

匍匐往將食之

將解為持，三咽始挨，聞之能藕頤

盜跖

泰大盜也，見李奇注，莊周以為柳下惠之弟，有孔子往
見篇，相去年分甚遠，特寓言耳，

公輸子

古詩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作兩人，檀弓，公輸若方
小，注為匠師，蓋世匠其請以機封者，則般為若之族，

泄泄猶沓沓也

說文一引作詍，一引作呭，古文孟子如是，皆謂多言，正

與詩噂沓同音義，故釋之如此，又恐人不曉泄泄猶沓
沓之義，因以事君無義云云解之，重在第三句言上，似
不須另以怠緩悅從為訓，

涕出而女於吳

襄公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違禮而媵之，與此
屬兩事，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全是相反，豈外假得來，非為偽為者責，

有不虞之譽

方言，虞，虞望也，左昭六年，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
解虞度，義亦當為望，不虞者，非所望也，

瞽瞍

古朱襄氏以多風、陽氣畜積、命士達作五絃瑟、以來陰氣、帝堯立、命質為樂、效山林谿谷之音、以麋鞈置缶而鼓之、瞽瞍乃拌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之曰大章、舜立命延、益之八絃、為二十五絃、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見呂氏春秋、是瞽瞍在堯時、為樂官、

其揆一也

說文無揆、本从木作楑、木也、一曰度也、尺度用木、故以楑為度、此其揆一也、與上無道揆、及書納於百揆、皆當以尺度解之、猶言矩也、若揆之以日、易初率其辭而揆其方、从揆度義、

惠而不知為政節

言如是、則但知惠耳、知為政者、豈有是哉、為子產辨非議子產、　傳言子產濟冬涉、十一月十二月、際冬令水淺、故可涉、時寒、故涉者病、夏於此時杠梁早成、蓋其事已舉於九十月、然夏時言之、亦可、

去三年不反二句

春秋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所以厚待去國之臣者、當時行之、

人之所以異章

君子有天下後世之責者、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斯理不亡、責君子存之、對下數章看、不獨一身、　孟子以君子自任、歷敘帝王至孔子、以巳承之、所謂我亦欲正人心、正以存之也、人禽之辨、非但分別人物、直由邪說暴行及異端無父無君、使人道同於禽獸、說入明君子存之之心、不忍聽庶民終於去之、注識乾惕厲、深合孟子吾為此懼之旨、

舜明於庶物節

舜於倫物、豈有不明察、為天下示之著也、物全其生、盡其用、使各從類、不與人混、未嘗無倫、而偏於一、至如梟獍之類、萬不可以倫言、若人為萬物靈、倫紀俱修、秩之聯之、使不同於物、此即人禽之大辨也、由仁義行、二句、非謂舜性之、不待存而無不存、蓋用中於民、總由仁

義而行、非先擬一仁義在心而慕為之、如後世楊墨之仁義也、孟子示教萬世、不嫌於舜時尚無異端、

禹惡旨酒節

惡旨酒、為人心防其溺也、好善、既自益、亦為人勸、

湯執中節

執中無不用中、於民立賢、無方、多得人同正天下人心

文王視民節

望道不先說、緊視民下、則道即指帝王治民之道、視民如傷、非但慮無恒產、深懼失其恒心、　望道而未之見、注讀而為如、七篇中如請野九一而助、而居堯之宮、而主癰疽、義皆同

周公思兼節

無三王而施四事此無不合思即得者也其有不合則四事之外雖皆三王經行時勢之易必折衷取善不合罷行合者即行有損有益仍是為監為因　伏思仰思有何深浅仰思者上想三王焉得不昂首耶公用思無不得之理幸只是喜於得之無不幸一面

王者之迹章

王迹既熄大史不復采風是謂詩亡詩亡則善惡是非不明於天下無復知義春秋之作所以存是非之心申大義以維王迹之衰也當直注義字不在辨詩亡雅亡史記王道衰而關雎作詩序言王道缺而變雅興秦火

之後孔子所刪不可復見後儒以意補綴序次先後皆非原本黍離降為國風問誰降之其必非孔子也明矣春秋作於魯史何至一書悉載桓文言所記之事不過此類其義該得廣是非善惡孔子所以正人心而存之意於此乎辨尊王尊周攘夷此外無復義乎

君子之澤章

君子小人無不斬之澤多不過五世惟聖道萬無斬理故雖未親受業莫非其傳私淑猶孔子曰竊取以致其謙不必從未得為孔子徒取義淑諸人即作仁義正人心使善看能言距楊墨者是亦聖人之徒也何嫌其未親炙尼山哉有私淑艾為教之一正與此同淑言善艾

兼懲惡一耳

發乘矢

發矢示意四則嫌多廣雅乘二也方言飛鳥曰雙鴈曰乘凡經言乘禽乘壺乘韋並是二非四不必執四馬為乘之說

天下之言性章

開首故字與苟求其故一樣看故乃性之本然以利為本猶云和為貴詳見前編

禹之行水二句

行水即是事疏瀹抉排皆是不然何用勞外八年之久盡不得行之法無事者皆有事矣得行之法有事者皆

無事矣水有水之性河之性善曲禹隨其曲載之高地令東北行同為逆河入海而河無事矣濟之性多伏禹隨其起伏自然令忽見忽隱而濟無事矣水源皆自西趨東惟弱水性逆禹隨其逆導之西令得所歸而弱水無事矣漳之性衡故曰衡漳橫決無常禹任其衡以不治治之不強抑障而漳無事矣他水皆然雖龍門不能不鑿要其勢應鑿非私智之為也

曾子居武城

史記澹臺滅明武城人曾子南武城人加南字別之後人以為即今嘉祥然見左氏傳者但有武城無南武城嘉祥在魯北亦不得言南曾子居武城非即武城人就

南武城有其地無所證據不得即以嘉祥當之考武城
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屬沂州魯邾接界幷南近吳略見昭二十三年哀八年傳費為季氏宗邑亦在沂州費縣西南七十里蓋與武城一處相距不遠季氏專魯武城想即費旁附邑不然清之役冉有不能以武城三百人為己徒卒此云曾子居武城國策甘茂則言曾子處費此言有越寇新序則言魯人攻鄪所引曾子言畧同鄪即費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來寇有魯人為引或越藉口魯招故記有至岐而此來注意攻費不在武城且越滅吳後雖逼魯實非心為魯必與季氏為難者武城復有險道曾子知其不久且去也越

遷都琅邪爭伯中國亦在沂州境則曾子所居武城非即子羽所家而何魯雖強臣柄國風教未衰武城邇有子游高柴之宰多國士有若亦處之曾子居此或亦其邑大夫聘請觀費惠公之待子思風尚可想矣或以襄十九年城武城傳有懼齊語謂當為東武城界齊方懼之若近費之武城何必城豈知莒向等邑皆近今沂州為齊魯交爭地豈齊師不可從南陽來耶顧復初大事表極精地理於兩武城而疑不決　家語言曾子仕莒祿八千鍾外書言孟子之莒有曾子講堂在焉登堂彈琴而歌莒武城其地固相邇

施施從外來

詩將其來施施鄭箋側閒徐行則與施從之施同一解皆迆字之假偏袖邪行亦得意之狀

帝使其子九男

堯有子十人而授舜舜有子九人而授禹

伊尹放之於桐五句

上三年紀處桐時日下則此三年無非悔過之日太甲賢君失德知悔豈待六年之久又處桐三年亦是太甲居仲壬喪原有諒陰三年之禮因請廬於墓所而日訓述先王之德不然於桐亦何定三年之限哉　放桐自係太甲始立案如史記太甲始立三年不明則在從失德之久先不忍放後乃不已而放且太甲能顛覆典刑

尹身之不保其又能放劉向告成帝湯無葬處假桐為湯墓所在向豈不知居仲壬喪自說得去　宋有桐門又有空桐哀二十六年大尹自空桐入如沃宮疑即放桐之桐沃宮為放沃太甲處

否不然

否不然似重說文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从丶从否否亦聲以聲義推之即俗呸字字書所謂相爭之聲否本否字當以呸音讀之蓋聲而非辭後漢書張步傳負負無可言者負負亦如呸呸

天誅造攻自牧宮

牧宮未必即鳴條要近夏都造解為徂始於下句有情

訓始義與裁複又一說絣崇修宮室畜養異類日殺百姓造工不休其失天心由此始

主司城貞子二句

宋以武公名廢司空改司城司城明宋官哀七年傳曹伯使公孫彊為司城曹為宋服或效之不得執此謂各國有此官大文繫接是時孔子當阨是司城為當阨時所主非過宋後所主惟貞子正人故敬禮孔子不與魋為黨孔子亦信其人藉以為主微服過宋亦必貞子陰左右之大旨言孔子當阨不苟於主至為陳侯周臣句不過追述其人即先仕陳者孔子去宋後由鄭再至陳仕陳自與孔子無涉杜預世族譜司城氏陳哀公孫誤由史記以貞子為陳人

接淅而行

本滰淅滰音勥說文浚乾漬米也傳寫誤接淅如莧爾而笑今亦誤莧爾

集大成也十句

始終一罷不可言小成小成若清宮調清商調之類一音為始終非一罷也　集大成似不必以樂之一成為小成者襯說蓋一成中具八音亦必有鐘聲之磬收之大成則所以聲振者其所用金玉不同耳　金石亦在八音條理中為編鐘編磬金聲玉振則特鐘特磬其制較凡鐘磬為特巨衆書之條理全恃此金玉之聲振為終始集大成謂集樂之大成包一成九成在內八音別出金石說亦非是

金聲也者四句

衆音各有條理猶三子自成其為音夫子如金以始之於條理無不統也玉以終之於條理無不全也　金始之時當始也玉終之時當終也中即寓仕處久速當可為之兆也

上文未見小試行道之端另俟可行之兆語又涉懸蓋魯兢聖道大行之不易夫子就獵較示道之行無矯拂人情之事從此庶堅其信則從獵較正是為之兆

在國曰市井六句

臣非庶人之稱市井草莽本皆庶人因傳贄為臣始稱此述其自來耳其未傳贄則仍然市井草莽庶人無臣稱安得見諸侯禮以為在國在野亦稱臣殊謬

以皮冠

韋弁為禮服之冠皮冠非韋弁君出田獵則冠之如楚靈王去皮冠與子革語以方田獵衛獻公不釋皮冠而孫甯二子怒非禮冠可知君彼冠虞人亦皮冠豈上下無別其招以此乃使人持示令知將田往山澤備應耳

非由外鑠我也

以火銷金此詁字義意取自外至內如今點金鍍金全在外非本來之美泥銷字作削銷銷鎔說到去私一路

試問我固有之如何襲前人兼損益二義、不知外飾、但言益、不言損、嘗論此鑠字解如詩於鑠王師之鑠、爲美之顯、天下莫美於仁義禮智、亦莫顯鑠於仁義禮智、豈由外得之意較明白、

一心以爲鴻鵠將至

學奕又思學射、如鴻鵠之來前、所謂不専心致志、鴻鵠非泛說、

學問之道二句

求放心爲學問之道、則責重放心、仍歸學問味大文、是言人所以貴學問、惟心之求耳、外注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心反入身來、與上文一直、

養其樲棘

注解小棗、爾雅樲酸棗、趙注孟子樲棗小棗、蓋孟子原文本是樲棗、訛爲棘、爾雅單行疏、及玉篇唐本草可證、

心之官三句

心之異於耳目以思、思則得之、此其官所以貴、爲不蔽於物、非若耳目之官、不思則不得、爲物蔽也、若兩句統承心之官、則口氣要說思則得之、除不思則不得、下句仍徼轉能思之功、方合、　此處明心之思爲大體無責成不思意、解者多失之、

子服堯之服

詩寤寐思服、孫統纂乃祖服、鄭並解服事也、服堯之服、如云事堯之事、兼言行在內、

居下位三句

論語引伯夷數處、孟子更多、但謂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則伯夷非慁世者、此又以居下位言之、更似先嘗任職棄去、並不一言及兄弟讓國、豈以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其事爲所不取乎、抑本無其事乎、奈何孔孟不信、而信史遷一家之說、

昔者王豹六句

淇衛地、至渡河以後、漸入晉、戰國時爲魏地、高唐爲齊田氏得封始大之邑、孟子外書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與此畧有異同、

天子適諸侯四句

自入其疆、以下、遙接天子巡狩、則諸侯之朝、自指方嶽之朝、而省耕省斂、皆天子事、不應諸侯分屬、

尊賢育才二句

就周人說、複取士必得、疑指興學立教擇賢者尊爲師長、還士之才者教之、以明德行之重、

無有封而不告

向以諸侯不得有專封事、解封爲窆、然葬祭大事、不宜居五命末、且與上睦鄰事不類、蓋諸侯地域、彼此犬牙相錯、應有樹址、年久糢糊、致邊民相侵、或因啓衅、故再

令封人培土樹木為界必告者、明各守其舊無所踰越、管子言三歲脩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社邑尚然、況彊鄰境封而不告將致疑或有責言、固圉睦鄰、兩不可失、

萬物皆備章

末節說到推己、萬物自身心家國之理、俱該在內、反身而誠、意誠心正而身脩、由是可推之家國天下、絜矩以公好惡、皆本性自然之理、仁在是矣、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為己進於誠、於萬物之同原不隔、論道理、先誠後恕用工夫、由恕求誠、夫子所以教子貢如是、

古之人得志節

上二節義已盡、更舉古之人證明得志澤加於民、即達

不離道二句、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即窮不失義二句、窮則獨善云云、又即得志不得志二句注脚、非二事也、見於世、只當立於世解、蓋獨善其身、不說名實顯著、名實近事功、獨善則不求見、

如其自視欿然

人之嗜利、邱壑難盈、而能不以為喜、且凜然如在陷穽中、則知憂知懼、而勉於善、豈不過人之遠、　韓魏之家就戰國言之、不必推上晉去、

善政得民財

為民生財有道、得者使民各足也、君無不足意、不入正講、

五畝之宅節

此節言自古老者所以得養之理、起下文王、文王之政在所謂節見、

楊子取為我章

觀所惡執一句、申明楊墨所以當距、子莫蓋有見於其非、欲中立而仍蹈楊墨執一之弊、焉能闢之、故必知中之有權、而後免於執一、仍重在距楊墨、明己所以闢之者、不同子莫知距楊墨而失距之之道、較楊墨稍勝、而不足以服楊墨之心、蓋舉一廢百、同為賊道、孟子望人闢異端為己助、示以闢之宜中而有權、非以子莫與楊墨同闢、他章言楊墨之害、不及子莫、又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子莫豈在所闢哉、

桃應

齊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曰無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其人蓋才士、

呼於垤澤之門

宋有蒙澤逢澤無門、意即澤門、宋役夫謳處、又宋有桐門在城北、曹門在西北、正東曰楊門、澤門則東城南門、魯在宋之東、

改廢繩墨

韋昭國語注、五尺為墨、今墨工各用五尺、以成宮室、其名曰墨、則墨者工師之尺度、非俗用墨斗、

虎賁三千人

曰虎賁以明其勇、不分甲士步卒、史記於虎賁三千人下加甲士四萬五千人、似專指步卒豈有甲士反多於步卒者、周官虎賁氏其屬八百、以官屬言三千太多有欲依牧誓改三百不知周官後來所定、三千統甲步在內為數原非過、

山徑之蹊二句

朱子答陳同父、鄙意轉覺嬾怯、旣本來只是間介學問間介是微小不開濶之意、或古方言、

齊饑章

齊有兩棠、一在今東昌府堂邑縣、襄二十五年傳齊棠

公杜注、棠邑大夫、後訛為堂、又襄六年萊共公奔棠萊邑後入齊、即今膠州之甘棠社、齊靈公將走郵棠處東昌稍近齊都、　卒為善士、似馮婦先為凶人、後遷善者殊不知歲饑、虎暴皆民害、振饑禦患應行之事、但要問職守所在、先之請發仕齊為客卿、不容膜視斯民、今决去責非我任、再請為越分邀譽、故不可如前、仕齊豈有視民饑不為、復請者馮婦搏虎、亦先在師武臣列、除害其本職、不為逞惡、後去職為鄉里善人、搏虎自有任者因虎之負嵎莫之敢攖、仍慮其傷人、狥衆之情、雖一片救民除患之意、非其分應得、故為士笑、上士為無位者此士則出位為戒之君子、意自異謂馮婦有心逞勇擾

䏐有楊楊自得狀、非引喩本旨、

今之與楊墨節

天下幾人知距楊墨、能距即失之過、非所甚責、今指巳言、申明所以歸斯受之之意、先失所歸、如放豚之追、入苙深幸其歸、更從而招其未歸者、總不忍使人為楊墨所誘、

夫子之設科也

古本子有作予者、汪瑧菴先生主之、謂合注不保其往之意、然頗嫌為從者認竊自處不知情、故仍守前說、

進取不忘其初

上二字貼狂、下四貼獧、簡即獧、執不為成見、終如其始、所謂不忘其初、若屬狂、志大不能踐言、乃初終不一也、

散宜生

申培說文王舉閎天、散宜生、而詩人咏之、蓋即兎罝之詩、墨子則云舉閎天大顚於罝綱之中、傳聞互異、

外編下終

四書續談外編補

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舍二句義似平意却重在用邊蓋因見只藏其於用舍皆宜莫信其有是夫子獨心許之觀下節子路只在行邊說章内三與字針鋒一直相對舊說夫子語子貢吾與女俱不如集注改作許與之與此處似亦宜然

誰能執熱二句

既執而後濯則已熱非所執而手爲傷先濯而後執則一水手恐不勝熱之熾不知執熱對欲無敵於天下以濯對仁仁爲勝天下之本濯爲勝熱之具先以濯制其熱而後不難於執先以仁勝天下而後可無敵向解已

猶以一杯水

告子篇猶桮棬也同一物不宜先後異字說文有桮無杯杯俗作又疑杯之訛猶云一掬水如捧土以塞孟門之喻

附辨古文論語鄭注

鄭康成爲漢大儒獨其解論語一言以蔽謂蔽塞也繹之爲貴繹陳也其言也訒訒不忍言也卓爾絶望之辭殊不可曉然猶曰義理之疎其考据典禮謂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文解告朔特羊告廟幷禖天子用特牛君召使擯泥三擯之說不知魯當四擯

而解泰伯三讓以季歷赴之不奔喪爲二讓十人首
毋從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晉文公譎而不正專指河陽召天子皆不根之詞若子桑卞莊子皆秦大夫太師摯周平王時人八士周公相成王時人則記述之異不足辨也嘗覽皇侃所集古論語注十三家嘆朱子於羣言淆亂有廓清之功後人務揚漢學抑宋儒致目康成爲聖人如夏瑚商璉及既聘而享用圭璧之誤力抵集注不知並沿自康成也因見王伯厚所輯而論之

附說文古文論語孟子異同

論語　暜謂大山　以杖荷莜　荷蕢過孔氏之門

訴子路於季孫　跢予之足　譎曰　不使勝食既

色孛如也　色艴如也　㒼而不䋣　文質份份　朝服紞紳　狐貈之厚以居　芎善射　絬衣長　小人窮斯㺴矣　友諞佞

孟子　故謜謜而來　般人七十而耡　會西𢾍然

孝子之心不若是忿　孔子去齊滰淅而行　二女婐

其命維新 宋本作惟新

大学疏記

海寧陳鱣撰

古之欲明明德注欲其必自慊 案疏儀礼

經傳注作欲其一於善 據經數乃是宋段以前本 此沿襲世本志也注嘆歎漢洪荼本作嘆 液園等限陶香刊本誤為噗朱子據宋護

所謂修身注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案疏身字衍在

去聲下

所謂齊其家注而不加察焉 案疏作本 及或問儀礼

經傳通解作加察焉 新安陳氏據興國本定為加察

今亦從之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宋本無氏一句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注先慎乎德 宋本作先謹

通書慎皆作謹 植皆作威 避諱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注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按

此句本程伯子語見精義

第169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正內

中庸疏記

海寧陳鱣撰

天命之謂性注 是也下宋本及纂疏證本作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

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按予旦暮所業所讀所當深識默識也

道也不可須臾離則豈率性之謂哉宋本及纂疏證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矣

莫見乎隱注 潛藏隱匿宋本及纂疏證本無潛隱二字

中庸其至矣乎宋本集編無音注久矣宋本作久知矣

天下國家注 至難也下宋本纂疏證本作然不必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

右第十一章注 止此纂疏作以此

君子之道四注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纂疏作顧行之顧去聲

辟如行遠注 辟譬同纂疏證本無

妻子好合注耽詩作湛亦音耽　啓崇無此七字

右第十七章注則如斯然矣　啓崇作則甘百

武王纘大王注大音泰下同　啓崇無此五字

郊社之禮注郊祭天啓崇反下交作郊郊氏祀知

人道敏政注言人存政舉集編作而政舉

仁者人也注殺去聲啓崇作色界反

視之而弗見注而物所不能遺也宋本作物之

右第十六章注包小大而言宋本疏誤本作知小

或生而知之注謂不能自成集編作為不能自成

誠者天之道也注能後可以明善宋本義作而後

右第二十章注亦猶是耳宋本疏誤大作蘭

唯天下至誠注無毫髮宋本疏作毫髮

必有妖孽宋本作妖孼

黿鼉蛟龍宋本作鮫龍

考諸三王而不繆宋本作不繆

至誠之道注神謂知神毛本疏無此四字

合外內之道也毛本疏作內外

苟不至德注而言也毛本無也字

尊德性注毫釐之差毛本疏誤本作豪釐

子說夏禮注徵證也通作驗也

唯天下至聖注生知之質毛本疏作之資

溥博如天見音現毛本疏啓蒙作形甸反

唯天下至誠注無一毫毛本疏作一豪

右第三十二章注[illegible]宋本作興起

尚不愧於屋漏宋本閩監本作愧于

奏假無言注鈇音夫毛本疏啓蒙作鈇方夫反

予懷明德注所言德輶毛本疏作德輕所言上天

之載字來內府來作之。事。

論語疏記

海寧陳鱣撰

為政以德 集注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宋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之謂也 纂疏集編通得作得於心而不失也 程子

道之以政 集注 德者未嘗忘也 纂疏集編纂箋內府本作也音矣

七十而從心 集注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 通作知之者 纂疏集編作知之也

樊遲御 集注 遲而不能問學 通无矣

子夏問孝 食音嗣下 纂疏纂箋有饌 士眷反 音居 集

侍告武伯者 纂疏該亦作對武而告之 通作者之

吾與回言 集注 深潛純粹 纂疏集編通作淳

道千乘之國注 道治也 下宋本有馬氏云八百家出車一乘 字

富而好禮者也 注 樂循理下

而 樊 七十而從心所欲注孔子生而知之者也 一以示學者 亦作二以

舉直錯諸枉注
舉錯諸行字宋本
皆被○字○

惟仁者宋本作
唯○仁○

人焉廋哉集注察人○偏精義語類纂疏集注偏通兩
府本俱無偏字
溫故集注謂而每有新得通每上有又字
君子不器集注一材一藝纂疏語本作一才○才○
周而不比注比必二反纂疏語本無此四字纂疏
引輔氏曰此處係失去當添入
何為則民服謝曰以照之集注偏作臨
季康子張曰不姻○然纂疏通上有然字
殷禮吾能言之集注傳宋殷之後纂疏集注偏作商○
之○後○
事君盡禮黃氏曰以明理之當然也宋本無也本作禮之○
富與貴下要去聲下纂疏語類有去如字下同五字

後邢疏集注必有其數從之之曲作以其

苟得人焉前字邢本作一爾知

甚矣吾衰也久矣宋本連讀

有能一日注一旦　邢疏集注作一日

蓋有之矣注莫肯　集注作莫有

君子喻於義注而已矣　邢疏集注無矣

禮讓為國注讓者　邢疏集注讓作遜者

遊必有方注則不敢更適而集注程補作即不

寧武　集注傳沈晦　案集注作沈晦

哀公問弟子　集注傳故覺者以其情語類程子集作覺者

觚不觚　集注傳有稜　案集注作有棱

據於德　據音倨　邢疏疏本無音　集注傳德則行道

而有得於心者也　宋本作德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

之謂　邢疏亦作法者　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

之謂也

惟我與爾有是夫 纂本作唯我與爾字 石經合

不憤集注待其誠意 纂疏諸本內府本作誠至○

子之所慎集注尹氏曰上 纂疏集注編無圈

天生德集注桓魋 纂疏作威魋

善人集注常久之意 纂疏作之名 張子曰有恆者

纂疏作已常○

若聖集注故夫子 纂疏諸本作孔子○

子溫集注善言○德行○者 纂疏通乎者季玩心之

纂疏集注編作玩味

泰伯集注為何如哉 纂疏通集注編內府本如如何○

君子篤於親集注慎終 纂疏諸本作謹終○

以能問於不能謝氏曰存己 纂疏集注編通作存我

吾執御集注將執 文集注若李時本作當執

鳳鳥不至注則皆聖王之瑞也集注編作聖人

忽焉在後宋本作忽焉

廄焚宋本作廐

廄焚與沒階參

毛子問

拜下　程子曰不可從之集疏諸本作道也

太宰　集注隆興本集注無者字

吾有知乎哉　集注則可見矣　集疏無之矣則字　即其遂作

極其　則皆聖人通志堂無則字

忽焉在後　集疏義作忽然

夫子循循然　侯氏曰　集疏義通上有圈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不二字連下讀舍上聲

語之而不惰　含止息也　語以法疏者不息　集疏辨之尤詳

法語之言　注不達　集注編作去知

沒階趨進　宋本及集疏集疏通志堂俱無此近字（作階）

注誤下俱有也字

式負版者　注天也　集疏集注編作數也

說文狊犬視也从犬目
爾雅釋獸鳥曰狊
郭注張兩翅

季氏富於周公
注冉有為季氏
宰而聚斂作冉
求

三嗅而作劉曰嗅當作臭字亦作嗅當作臭
先進注後進之於禮樂纂疏通內府本無之字
回也非助我胡曰深贊顏子纂疏諸本內府本
但作顏回
非夫人注胡曰情性之正纂疏通作性情
非我徒也纂疏上有小字注攻己絕之作攻己
屢空下通有空乏縱反圈互庶近也上
子畏於匡胡曰即夫子不幸纂箋即作耶屬上
纂疏集編通作孔子
點爾何如鏗爾連下句讀集編故夫子纂疏諸本作
孔子真嘆和點之時纂疏纂箋通無此二字
許點也纂疏纂箋無此三字

期月而已可也宋本作碁月

冉子退朝宋本作冉有

毋自辱焉宋本作無自

唯求注故夫子亦尤但作邪

請問其目注程曰顏子直要疏該本作顏淵

斯為之仁矣乎集疏該本閣本作與乎下同

季康子問政胡曰三宗之故宗本元本内府本作三

宗之政

樊遲退揖子夏下集疏有見於之之三字

無自辱焉宋本元本内府本但作毋自

如有王者注易代決下集疏多洽字

冉有退朝宋本名本作冉子

如其善節范曰如不善而莫疏集疏通作言不喜

樊遲問仁注首集疏有聖人之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

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是也蓋處恭則心自不放三十字

又自古本三十注本古抉其本疏誤○○○有所知者同字

子問公叔注公孫枝也宋本作拔也○困學紀聞論集注論語集注公孫拔又公孫枝當傳寫之誤其實宋本所見本偶誤明初人已不加是正

顏回不要居注范氏曰上冥為疏證本作圈

子言衛靈注書者聲下纂疏作下同二字纂疏云

之三子告注人得集編作人人得仲尼纂疏通作孔子

勿欺也注書以纂疏要作告以

君子上達注循天理纂疏本集編作反知○知理○纂疏亦作反

孔子與之坐注信之也纂疏通作信之矣

子路宿於石門注而不為集編作以有為

何必高宗注德○於庶人纂疏諸本同存本無下三字

原壤注自幼至老纂疏諸本作至長○

子張書諸紳注即此纂疏集編通作只此○

語疏云云某注
疏便退仕者
本作致仕
唯上智與下愚
不作愉也

已矣乎注見之也纂疏集編作見也無之字
斷民也注美故也集編作美故也
終日不食注垂語纂疏作垂訓
知及之仁能守之注要語集編不隔圈又無此二字
民之於仁注無知者也纂疏集編圈無者字
道不同注之類纂疏集編通作之異
不患寡注魯君無民纂疏集編通作魯公
君子有三戒注所待集編作所恃下無得貪得也四字
隱居注云然纂疏通作云哉
邦君之妻纂疏通吳氏上無圈
夫召我者注無不可為之人語本及精義作無知無不可
是知知也纂箋作無不可罵之書

鐘鼓云乎引 宋本作鍾鼓
禮云注程子曰
且如置此兩椅
宋本作兩倚

好仁不好學注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通作極遠
而不知所止
禮云注要須纂疏集編通作須要
苟患失之注而已者宋本並作而已知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纂箋有亡與無通注
蓋稟作蓋偏
君子尚勇注則其勇纂箋集編作則其為勇
楚狂注而趨纂疏諸本作而趨
子路行以告注聖人之仁集編作之心
少師陽注三桓僭妄通作僭竊皆知散之四方集編
無知字
周有八士注點按上纂疏通無圈

子張第十九注無君子遍作莫若子夏

執德不弘注下同二字衍

子夏之門人問交注問爲之與纂疏集解通作之何

雖小道注曰自異家纂疏注本作異端皆其所以集解作所用

大德注此章之言集解無之言二字學者下有正不可

以此自然一以小差爲無害於大節必將以枉尺直尋

者矣二十七字無詳之二字

孰先傳焉注孰先傳纂疏焉孰下有是字集解作誰獨

夫子之牆注七尺集解作八尺

叔孫武叔注不量下纂疏有也字

夫子之不可及也注知也纂疏及纂疏通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注聖而進於纂疏諸本無聖而二字

何註四書注者斷集編作者序

仲尼之徒注若孫五霸宋本作五伯

吾惛注惛与昏同宋本岳州本作吾惛注作惛与昏同与南宋石經合

孟子疏記

海寧陳鱣撰

序說騶人也宋本作鄒人也注同

五畝之宅音畝亡反宋本亦作諸本俱作畝亡反注義成（監本孫宋本内府本俱作畝）

齊桓晉文注桓公纂箋疏作威公

將以釁鐘纂箋疏纂箋集箋疏作釁鍾釁音核下

纂箋通有釁字許刃反四字

其如是孰能禦之宋本諸本作若是

無恆產注恆產恆心纂箋疏集箋疏作常產常心

罔集箋疏作罔罷

王欲行之注說見下文纂箋疏集箋疏通作說具

五畝之宅音見前篇纂箋疏集箋疏內府本作子章

厲首蹙頞

行者有所釋也 宋作禪 與說釋 論語以錢有云...

常生之道 注本篇內府本作養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宋本作鍾鼓下同

則王至下篆有樂以字三字 楊氏曰上篇本篆

集疏 篇 有 篇

天降下民 注小異 集疏作少異

晏子對曰 音狩 舒救反 篆疏作施救

今也不然 注二千五百人為師 宋本作二千五百人為師

樂酒無厭 注厭 篆疏 篆篇 樂無厭

明堂 注太山 篆疏 集疏篇作泰山

文王之治岐也 宋本作治政 注...篆疏

篆箋俱作...

好貨 注人民 篆疏注本作民人

吉公曾八人宋本
作曾西注同
与南本石經合
孟子題文合

章內小游注游水涯也纂疏作水厓也聖人

纂疏注本內府本作聖賢

武王是也注以服事殷宋本及纂疏注本作事商

今燕虐其民注齊可為政纂疏通作可以為政

凶年饑歲宋本作飢歲

君行仁政注鄒民宋本纂疏作恤民

我將有所之注詳見下篇纂疏注本作下節

當路於齊注相桓公纂疏作威公

或問乎曾西注楊氏曰上集疏及圖一匡天下纂疏作一正

文王何可當注凡七世宋本作九世

思以一毫纂疏通作一豪

則塞乎天地之間宋本及各本作塞于注於其通作知其

矢人惟恐不傷人 宋本作惟恐 下同

無而知也 宋本無也字 與南宋本合

何謂知言 注皆出于心 宋本及孟子注疏本作皆本

然則吾固 注其根本 宋本同 孟子疏集編作本根

泰山之於丘垤 宋本孟子 內府本及 孟子疏作太山

以力假仁者霸 注 君 齊桓晉文 孟子疏作齊威

以力服人者 注 贍足也 孟子注疏無足字

孔子曰 四端 注 程子曰人 孟子疏作有 圈 注 土子曰 四行 集編作五行

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 下孟子疏無函音含三字

大舜有大焉 注舍己從人 孟子疏集編集疏作舍己

當在薛也 注 薛君以金餽為貴子 宋本及孟子疏作為

他日見齊王 注 欲以風曉王也 注不作達 孟子疏纂疏作所以

無使土親膚 宋本及孟子疏無親字

且古之君子 注 遷善改過之心 集編作之美過自之

文○湯而爲○之○御 宋本無而字 與南宋本石經合 古之爲市者宋本作而之爲市者○ 與南宋本石經廢 文選注引合

其命維新宋本作惟○新

爲章之後內府本及閩本疏語亦作置於

致爲臣而歸注故去也宋本作歸也

子如長者患注臥而不應集疏作不聽

予三宿而出晝宋本作而後出晝

去出晝注楊氏曰云云集疏引圈

成覸注覸亦作覵也集疏作他本

然友之鄒注齍糜也宋本誤作麋糜也

謂然友曰注偃伏也閩本疏集疏偃作仆也

夏后氏五十注亦當如此宋本作如此○

龍子曰注畫其壞也內府本集疏偏依其疏作擁也

井地不均宋本及集疏通作不鈞

方里而井注當時之乃閩本疏語亦作當世

南宋石經注本作小民

○與小人之事宋本作如民○

后稷教民注天叙畀典宋本及纂疏語本作五典

大哉注猶言不相關宋本作猶回○

蓋上世注泚泚然汗出之貌宋本少一泚字

昔者趙爾子注皆中而力集集編集疏作其的

士之失位也注四眉示反宋本內府本及纂疏語本作武永○

南面而征北狄怨宋本作北夷

趙注今本不惟合執　曰子之知

○有仕不為臣注時與今異文纂疏集編作特與　宋時本亦作不惟臣注亦作有不惟臣○

春秋之日宋本作　作太平秦也

當堯之時注胡貢胡工反內府本纂疏語本作胡貢切工二反○

孔子懼注懼惕也應禮宋本及纂疏語本作厚典○

○此率獸而食人也宋本作率禽獸與孫文補遺合

能言距楊墨者注人人得而誅之宋本纂疏語本作誅之也　攻　宋本作宜本作誅

以毋則不食注惟人與大宋本作無人按孟子義本作無字

今有仁心注以麵為犧牲宋本及諸本作以麪

聖人既竭注所撫者廣知天字宋本無天字

城郭不完注自是以惟仁者宋本無惟字

今惡死亡注此承上文宋本作上章

行有不得者注則反自治宋本無其字

人有恆言注皆亦承上章而推言以孟子疏諸本無推字

為政不難注稱齊桓公孟子疏作威公

不仁者注利其菑者孟子疏作而利其菑者

今天下之君注皆並去聲內府本及孟子疏通作皆去聲

自暴者注知仁義孟子疏諸本作知禮義

事在易而求諸難孟子疏孟子疏通作之難則天下作而

○舜其事親之道
不替底豫
宋本作底○豫○
下句同

好勇鬭○狠
宋本作鬭○很○

○王使人瞷夫子宋本
作瞷○夫○子下當
有之字

居下位注不誠乎身矣纂箋集編作其身○

伯夷辟紂注辟○眷茲去○辭宋本及詳本無眷茲二字

二老者注其意瞻○與○忠○念○宋本無其意二字

事孰爲大注亦不足以爲孝矣集編作猶不足以爲孝也

人不足與適也注行政之失集編作行事心既正宋本作登

大吾畏注罪人也纂箋疏作畏人乎

舜盡事親注內府本及纂箋詳本有底○之○爾○反加○○

今也爲臣注孟子告齊王集疏作告齊宣王

人之所以異注所受之正也纂箋詳本作理○也○

其事注桓文纂疏作威文游夏下集編有呂之徒二字

所惡於智者注本皆利順宋本及纂疏詳本作順○利○轉作條

舜往于田注不得其親集編作於親

帝使其子注又言宋本作史○記言

舜尚見帝注帝舒之見宋本内府本及通志堂本作素○紓

敢問或曰注不告五日新安集編作不吳我

盛德之士注岌岌乎下纂箋有殆哉乎三字

舜之不臣堯注乃不得已集疏作乃為

祇載注父不得而子之集疏無而字

泰誓曰天視宋本作大○誓

至于禹而德衰注可爵處内府本及纂疏集編作虛○也○

丹朱注内府本及纂疏諸本作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唐虞禪注夏后殷周繼纂疏集編通作商○周○

天子生此民注天理○所當○然○宋本無所字

於衛主顏讎由注義之裁斷制宋本作制○斷○

孔子不悅注桓司馬某本疏作某疏集本疏集本偏俱作厩司馬

司城貞子俱作正子

百里奚虞人也注而去之秦 某本疏集本偏無秦字

伯夷聖之清者也 宋本聖下俱有人字

集大成注無通貫 宋本作通貫

大國地方百里注三萬二千五百井 某本疏諸本作三千五百井

八十太作九十七十人

晉文公之於亥唐注范氏上內府及宋某本疏讓宋本有閣

用下敬上注此稱之也 集本疏亦無也字

說無以辭注言辭 宋本及某本疏諸本作言詞

欲明孔子之仕注而不以四方某本疏諸本無而字

為貧者注故負所居某本疏集本偏作原處

周道九底 一作九底

辭尊 注夜行所擊木也考疏諸本作柝夜
委吏 注當丁浪反考文古本通作都浪反所謂考文古本疏
作所以
君餽之 注自此不復往其偏無自其二字未必能用下集疏有也字
以友天下 注而不可以宋本內府本及考文古本注本作於不
季子聞之曰 注者多之辭考文古本疏 考文古本通作之義
有性善 注三品之說出於集注偏作始於
惻隱之心 注惡者聲下內府本及考文古本有錄式灼反四字
天生蒸民 注程子專指宋本內府本作兼指
富歲子弟 注皆所賴藉內府本及考文古本疏注本作賴藉
牛山 注從而害之集疏作隨而
雖存乎人者 注好惡者聲下內府本及考文古本有精子善反四字

必至于穀纂箋不
作必。志于穀
學者亦必志于
穀

孝悌而已矣宋
本作孝弟

良心猶安纂疏通作安由
操則存注仁是義多集宋本作編集疏通作仁。是義也。
萬鍾注蓋禮義之心宋本內府本作理。義
人有雞犬放注用人語上集編有圈
學問之道注切要之言宋本及纂疏集編俱作要切
人之於身也注人於一身纂箋作人之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纂疏集編通證無能注但作比字
纂疏集編集疏作比方
亦終必亡注所以為不亡之矣宋本作亦不仁而亡之
徐行注長上舊本下纂箋通有弟字悌之字
子服注云云二行弦聲內府本及纂疏語本無二行二字
凱風何以不怨注七子作此集編作作作詩

猶孤臣孽子字
本作孽子情

先民實有德恤民有也宋本及考疏諸本無有字
居下位注而伐之可集編作伐之聖人之心集疏作之書
孔子爲魯司寇注季桓子考疏作康子下章注同宋本
賞賤賢也宋本及考疏諸本作而未通無也字
天子適諸侯注至則君讓宋本及考疏集疏作有責
長君之惡注大夫宜得罪考疏作且得罪集編作其得罪
何其繆哉考疏集疏通作謬哉
魯欲使慎子注慎子集疏作愼子
通之殺注季桓子考疏作威子後凡桓字仿同
楊不恥不若人注或向上考疏諸本亦同
待文王注上智之資考疏諸本作之才
於言注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信從也通無謂字宋本無有字

○彊恕而行 宋本作強恕

是且猶不得亟 宋本作而不

○蓋不知其親也 宋本及纂疏集疏通作親者○

人之有德慧 注 災患也 集疏作災害
不恥不若人 或問上宋本 程子曰上空圈

乃天下英才 注 爲何如哉 宋本內府本及纂疏諸本作如何○

○所以爲餓矣 宋本及纂疏集疏集編作足○上○

不煖不飽 纂疏作不煖

食之以時 注 則財用足也矣 宋本及諸本作足也○

民非水火 注 宜其言之 集編作宜自

孔子登東山 注 爲衆之言 集編集疏有也字

欲知舜 注 所爭毫末耳 纂疏作豪末

子莫執中 注 魯之賢人也 纂疏諸本作賢者 二者之間

集編作之也

柳下惠 注 之言也 集編作論也

南面而征北狄 與宋本作北夷

足為友注八尺曰仞宋本及萬疏集注疏同作爲仞○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注太甲篇文宋本太甲上有商書二字○

恭敬者注將猶奉也萬疏作舉也承筐宋本作承箱

無畏寧不也注當云爾通無當字云詩本有當字剩空云

人之所閒也注或取大半而府本及萬疏通作太半○

好名之人注是以能讓宋本作能遜○

○王變心情注宋本作肉府本作殘閩監同與南宋石經及趙注本合

山徑注山路也宋本及諸本作蹊○

是亦異矣注而議集注偏作而論

是為馮婦也注改行為善也集注偏作從善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宋本作四枝

仁之於父子也注孝則竭力萬疏集注偏作善竭

來者不拒字本作不距

二之中注擴充而至于神字本及蒙疏語本作充之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注以蒙疏語本作穿踰
未可以言注人所忽易蒙疏作易忽
君子之守注守約字本作約守
動容周旋注細微曲折字本無細微二字
其志嘐嘐然注覆不掩焉謂言也蒙疏異語本作則不　周本亦及
過我門注鄉原非有識之字本作鄉人
由孔子而來注愚按上門本及蒙疏語本俱無圈

四書蒙先刻本與臨漳本

序

吾鄉戴靜齋先生著述甚多其尤精者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羣經釋地十卷喆嗣宗謝（文超）子揚（文越）兩君藏其稿於家未能付梓文淇謹於二書中各擇數十條編爲兩卷寫成樣本吳陶伯中翰汪醇卿太史暨及門岑生仲陶捐貲刊刻雖所刻無多而吉光片羽實爲希世之珍俾讀者先覩爲快倘有好古者將二書全行刊布庶先生之學得以盡顯於世而兩嗣君謹守遺書惟恐失墜之意亦可稍慰云

咸豐元年十二月同邑後學劉文淇謹識

自序

漢人談經最詳典故吾家遠祖太傅公暨九江太守傳曲臺之學後世用奉爲經馬鄭諸君子因之作註其學由是大明魏晉以來代生賢哲更爲之引伸齊梁間學分南北唐命儒臣孔穎達賈公彥等疏之燦然大備弟不加匡正固其體制當如是耳宋大儒專求義理視典故爲粗跡雖其精深微妙突過前人然空疎者未必不有所藉口前明尤甚觀三百年之經藝可窺見一斑矣我　朝文教覃敷名儒不振郎四子書考據者不下數十家誠足駕越漢魏何論唐宋流覽之下勤加采錄垂二十載是者仍之非者正之闕者補之鱗次得千有餘條列孔孟年譜及其弟子考於卷首尊古聖也列記載註疏引用沿襲之譌於卷末砭俗儒也餘分十二卷顏之曰四書典故考辨無待考辨者弗及焉存之巾笥又十餘年庚辰夏予羣經釋地一書告成重加釐訂命及門偕兒輩錄爲清簡俾之傳觀客有見之者曰朱子四書集註學者尊以圭臬書中不無乖違奚其可予曰實事求是前人固言之矣吾輩著書爲朱子諍臣不爲朱子諛臣何害客又曰是特爲時文計耳時文家鋪張新艷馳騁才華已足聯掇巍科詎必擇醇疵別時代爲予

曰不然時文代聖賢立言考辨必精庶不敢目爲小道
得失又何足計况有作者卽有識者哉容唯唯而退其
夕漏下三鼓予棖觸不能寐錄之以弁於首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仲春儀徵戴淸靜齋氏叙於解經
家塾時年六十有一

四書典故考辨

非其鬼

按鄭註人神曰鬼但據祖考言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
皞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是也若鄭之以璧假許田請
祀周公衞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則非其鬼
矣又尊卑有等如鄭立厲王廟魯祀文王立周廟三家
立桓公廟有乖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之
義且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親盡則祧若魯之不毀
桓僖季氏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

祭神

註祭神祭外神也按王制大夫祭五祀孔子於魯爲大
夫則所祭乃五祀之神也五祀以月令戶竈中霤門行
爲是馬端臨謂祭于宮中有主有尸此所以事如神在
歟

子入太廟

按註謂孔子始仕入而助祭考史記孔子二十一歲爲
乘田乘田屬牛人等職詳萬章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
祭祀共其享牛故得入而助祭

儀

按鄭註衞邑邢疏疑爲衞之夷儀考夷儀一在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一在山東東昌府聊城縣史記孔子所適諸國皆不經此西征記以浚儀爲封人之邑與晉地道記同蓋今之開封府祥符縣又杞宋邑非衞邑一統志以爲開封府儀封縣（今改儀封廳） 又云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蓋兩邑地本相接蘭陽之西北卽儀封之東南本樂史路史所云宋東明地孔子二次自衞適陳所必由也　又按儀封東至睢州宋之承筐西至蘭陽宋之戶牖南至杞縣鄭之鳴雁北至長垣衞之匡地西南至陳留鄭之留邑東北至曹縣曹之地東南與東同西北與

北同洵衡要之地哉

　束帶立於朝

按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元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赤自言端章甫乃謙詞） 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按緇帶卽練帶士冠禮疏云練帶緇辟而云緇帶者據辟而言） 古立字與位通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作立鄭司農註立讀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卽立爲公卽位今泰山石刻猶如此然則立於朝者卽左傳有位於朝也又按朝聘之禮賓射則於治朝燕及燕射則於燕朝此當兼言

　拜下

按周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入內朝皆退觀此則人臣常朝無拜可知（按常朝有拜自秦始） 而臣之見君當拜下者五（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未備） 覲禮侯氏至郊天子勞之使者執玉授命一也侯氏還璧二也天子入廟受覲侯氏奠圭三也侯氏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四也侯氏行享與幣五也侯氏升致命王撫玉降授宰幣六也侯氏請事天子辭之七也擯者傳王命勞之八也天子賜侯氏車服九也　聘禮行享畢公用束帛禮賓賓受之一也賓行覿振幣二也君使歸饔餼於賓三也賓齎君幣問主國之卿

卿大夫受四也（按禮賓未啐禮之前拜而不下）　燕禮主人洗象觚實之獻公一也（按此公先拜受爵） 主人更爵酌膳酒自酢二也小臣作大夫媵爵三也（此時尚拜下二次） 公取媵爵酬賓四也公卒觶賓欲下五也（此賓未拜禮殺也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 公爲賓舉旅賓酌膳於觶下六也（亦欲拜） 小臣請媵爵二大夫媵爵七也長致於公八也賓升媵爵於公酌散下九也賓降洗象觶升酌膳降十也公取賓媵之觶唯所欲受酬者降更爵洗升酌膳降十一也公命徹冪卿大夫皆降十二也（按此時小臣辭不升成拜於下已拜也又按無算爵降席下奠爵拜疏曰禮末又輕也） 大射禮二次射畢侍射者若飲公降洗角觶升酌散降一

也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二也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三也士旅酬後若命復射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四也按此合燕禮凡拜十六次以諸侯射必行燕禮也

公食大夫禮公拜至此待他國之臣禮賓答擯者延之升不拜命拜後拜一也升不成拜以爲已拜也君以爲未成故命之拜賓遂主人之意故更拜也宰夫設正饌公再拜揖食賓降二也宰夫設加饌贊者辨取庶羞之大者授賓賓祭之降三也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辭又命升受命降四也賓受幣出復入五也將復食賓升卒食會飯凡三飲取粱與醬奠於階西六也節錄儀禮凡此五禮中有下拜而復升以成拜者正也有下而未拜聞君命辭即升拜者殺也有拜而不下者又殺也有下拜而君辭既升不復成拜者自爲已拜也有下拜君辭升不成拜命拜後拜君謂未成遂君意也皆所謂禮也

上大夫下大夫

按圖考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無冢宰宗伯司寇司徒之下有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有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之下事簡唯置小司馬凡五大夫就三卿分之司徒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爲下卿亦曰亞卿介卿也總之皆爲上大夫如左昭四年杜洩言季孫恒爲司徒叔孫恒爲司馬孟孫恒爲司空故三卿並將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孔子爲司寇下大夫當時與上大夫言與卿言與下大夫言與其同列言也三卿則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也下大夫則茲無還申句須樂頎南宮敬叔公孫文伯榮駕鵞後反魯時上大夫則季康子肥叔孫州仇孟武伯彘也下大夫則公父文伯子服景伯富父槐閔馬父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還皆書於經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孔子時定公哀公爲叔還也

余謂此章之朝自是孔子定公十年爲司寇時兼考哀公者以孔子返魯哀公問政問儒行等皆當朝也然昭二十五年適齊景公欲爲尼谿之封問政有君君臣臣之言當朝上大夫則高張國弱下大夫則晏嬰高發孫書梁邱據裔欵也定十三年適衛靈公致粟六萬有際可之仕當朝上大夫則孔圉史苟下大夫則公孫拔王孫賈北宮結祝鮀公孟彄史鰌蘧伯玉也定十四年適陳前後將五年以桓僖之災對閔公當朝上大夫則司徒轅頗司城貞子下大夫則司敗也哀公六年適楚昭王欲爲書社之封當朝上大夫則令尹子西司馬子期

第07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7 服彡

下大夫則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也是年返衛出公有公養之仕當朝上大夫則仲叔圉司徒瞞成下大夫則褚師比石曼姑也

變食

按註不飲酒不茹葷本莊子彼註云葷辛菜說文則云臭菜銽註通謂芸薹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者據此則葷不指肉自與周禮王齋日三舉之文不悖但云不飲酒則不然國語先耕耤三日王卽齋宮乃淳濯饗醴註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饗醴乃行是齋非不飲酒故朱子此註雖引莊子文而於家禮則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莊子爲據矣

席不正

按邢疏凡爲席之法天子五重莞藻次蒲熊諸侯三重莞藻蒲大夫再重蒲莞三句見禮器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圖考云此室中布席之法以西爲上者統於奥以南爲上者統於堂也是禮之正也或據鄉飲酒禮註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禮之正也或據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此禮之正也或據席閒函丈疏古者飲食燕享列席南向不相對相對者惟講說之席是禮之正也以上數說皆以不正爲布席者失禮余謂孔門弟子布席皆有常法豈背乎此而爲不正者考公食大夫禮註長筵丈六尺司几筵疏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爲席夫子大夫席再重爲蒲莞輕而且滑卽席時觸而遷移者有之朱子或問曰必正席先嘗者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爲席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

廐焚

按叢說及禮疏廐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牧馬之人謂之圉天子十二閑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卿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家語曲禮篇孔子爲大司寇按大字誤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雜記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二說不同余意此處所記當從雜記作私廐言若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不當問馬乎

陳蔡

按史記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是爲胡公

十一傳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二十四傳至閔公（即孟子之陳侯周）當孔子時又按陳都今河南陳州府其境有落桑古蹟廣輿記據荀子云孔子絕糧於此故魯論繫絕糧於在陳以其由陳至蔡故孟子曰厄於陳蔡之間史記蔡姬姓文王第五子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後蔡叔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叔度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是謂蔡仲九傳至宣侯二十八年入春秋（見杜氏世系譜）十七傳至昭侯當孔子時考蔡叔封於上蔡（左傳杜註世本同）今汝寧府上蔡縣蔡仲因之平侯遷新蔡今新蔡縣昭侯徙

州來（左哀二年十一月）是為下蔡今壽州所分鳳臺縣地孔子時故蔡地皆屬楚然則陳蔡之間乃蔡地非蔡國也（詳孔子年譜）或曰當在哀公二年蔡未遷時亦合楊倞注荀子以為九月時未知所據又按陳都宛邱（陳州府南三里）南行壺邱（文九年楚侵陳克壺邱）大冥（哀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陳攻大冥項城縣境）楚鄍（宣十一年楚令尹子重救陳侵宋王待諸鄍同上）上蔡（上蔡縣西南）蔡莘（莊十年荊敗蔡師於莘汝陽縣竟）東南行楚櫟（昭四年吳伐楚入櫟新蔡縣北）繁陽（襄四年楚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同上）新蔡（新蔡縣）計一百里至上蔡三百十里至新蔡

長府

按四書釋地左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意其與季氏家實近鄺道元曰曲阜在魯城中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為周公臺周公臺南里許為孔廟即夫子之故宅得孔廟所在則可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矣翟灝云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扞禦可備騷警之用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閈閎俾後之為魯君者無所憑恃其說亦可存參又按左哀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疑即此長府魯人豈以火而為之歟

年饑

按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其冬十二月有螽十三年九月十二月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此災異所以年饑而用不足問有若當在此時

衞

按康叔始封都朝歌今衞輝府淇縣在河北禹貢冀州之域（孔子前）戴公廬曹通典云滑州白馬縣今滑縣文公遷楚邱通典云滑州衞南縣今滑縣東六十里成公遷帝邱今開州西南三十里並在河南周禮兗州之域（孔子時）至嗣君獨有濮陽衞所謂濮上閻百詩以為在曹州

府濮州大事表以爲在開州卽帝邱蓋地相接也孟子時
孔子至衞凡五四在靈公時一在出公時此適衞當是
初至曲阜西行矍相圃射義孔子射於此曲阜縣西貍脤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於此同上衞鄄莊十四齊桓會諸侯於此濮州東南行濮水濮州南洮邑僖八年齊桓盟諸侯於此同上衞戚文七年公孫敖會晉侯於此開州北衞鐵哀二年晉趙鞅及鄭罕達戰於此同上衞干詩出宿于干同上西南行至帝邱衞都開州西南

公叔文子

按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按此以文子名枝集註從之然左傳公孫發杜註公叔文子禮記正義作拔拔與發音相近也疑世本誤枝生朱爲公叔氏按左傳拔稱公叔又按公叔文子襄二十九見傳定十三卒傳繫

之趙鞅入絳之後固十二月也孔子適衞在定十三年
春按郊燔不致魯之郊在孟春其猶及見也可知至文子之謚檀弓
加貞惠二字此但云文鄭謂文足兼之而其稱文由修
班制睦四鄰不及薦僎故夫子特表其逸事也

原壤

按論語類考壤原憲之族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
余謂周有原莊公左莊十八逆王后於陳原伯貫僖二十五王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予晉晉遷原伯貫於冀原襄公宣十六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伯絞昭十二虐其輿臣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原公子跪尋見上原伯魯昭十八曹平公往者見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原壽過定元城成周此類考所本然鄭
有原繁見莊十四晉有原軫見僖二十七原縠見宣十二卽先氏原同卽趙氏見僖二十四陳有原仲見莊二十七固未必定爲周人也

衞至陳

按衞都帝邱僖三十一狄圍衞衞成公遷于帝邱在開州治西南三十里南行出衞
浚衞風在浚之城衞儀一統志云開封府儀封縣又云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地本相接儀封今改
廳宋雍邱哀九宋皇瑗取宋師于雍邱開封府杞縣治鄭圉昭五韓起自楚至鄭鄭伯勞諸圉杞縣南五十里陳濮隱四衞人殺州吁于濮註陳地水名陳州府北境卽濮水防亭陳風防有鵲巢陳州府北至宛邱陳都陳州府南三里

魯邦域

按魯在春秋實兼有九國之地極濟寧州魚臺縣西項陳州府項城縣

鄟杜註附庸國在郯城縣界邿濟寧州東南根牟沂州府沂水縣東南魯所取也向莒州南須句泰安府東平州東南鄫兗州府嶧縣鄅沂州府治北則邾莒滅之
而魯從而有之者也其疆域東西長而南北狹余考成
九城中城爲魯之東境江南海州沭陽縣大事表以棠爲東境棠在濟寧州魚臺縣恐非江慎修謂東跨蒙陰抵諸城海濱是也哀二取漷東田爲魯之南境滕縣南按昭八大蒐于紅杜註蕭縣西有紅亭今江南蕭縣則魯之南境當至此然蕭爲宋邑魯未必越沛縣而有其地也大事表以中城爲魯之南境亦非哀十四獲麟于大野爲魯之西境春秋云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今濟寧州嘉祥縣南曹州鉅野縣東成二齊伐北鄙圍龍泰安府泰安縣西南大事表謂北至汶上非爲魯之北境顓臾則在東境
中也

政逮四世

按周官掌兵曰邦政則此政指兵柄言四世孔註指文武悼平朱註指武悼平桓閻百詩謂悼子未爲卿季之得政始文子孔子之言發於桓子時當以文武平桓爲四世江愼修說同斯爲定論考魯自隱元費伯帥師城郎傳云不書非公命也二年無駭帥師入極林註大夫專兵之始四年翬帥師會伐鄭林註大夫專將之始十年翬帥師會伐宋莊二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三年溺會伐衛杜註疾其專命而行故不書氏然未世繼也僖十七公子遂滅項二十七公子遂入杞文九會救鄭宣十公孫歸父公子遂之子伐邾取繹宣十一會伐莒

然亦二世而已惟僖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於酈此季孫氏主兵之始文十二帥師城諸及鄆成二會伐齊八年命宣伯會伐郯文子之專兵也襄十一作三軍十二救台入鄆十三取邿十五帥師城成郛二十九取卞昭元伐莒取鄆五年舍中軍武子之專兵也昭十伐莒取鄭十一會謀救蔡二十六師及齊師戰於炊鼻杜註季氏師拒公平子之專兵也定六書公侵鄭公再侵齊六年帥師圍鄆雖曰陽虎爲之而虎乃季氏家臣桓子之專兵也僖四公孫茲帥師會侵陳此叔孫氏主兵之始文三會伐沈得臣之專兵也茲之子十四帥師伐邾彭生亦茲之子之專兵也成二會戰於鞌六年侵宋僑如得臣子之專兵也襄十一作三軍十五帥師城成郛二十三帥師救晉穆子亦得臣子之專兵也定十圍郈武叔昭子之子之專兵也按得臣與彭生爲一世僑如與穆子爲一世故亦曰四世僖十五公孫敖帥師救徐此孟孫氏主兵之始成六帥師侵宋獻子敖之孫之專兵也襄十一作三軍二十伐邾莊子獻子之子之專兵也二十四帥師侵齊孝伯莊子之子之專兵也昭五舍中軍十年帥師伐莒僖子孝伯之子之專兵也二十五助季氏伐公徒二十七伐鄆敗公徒於且知定十帥師圍郈懿子僖之子之專兵也按此爲五世但云四世者統於季孫氏也

則四世不但屬季氏故下言三桓之子孫

子之武城

按曲阜東行經蒲圃襄四季孫樹六檟於蒲圃定八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即此曲阜縣東門外奄里古奄國成王時叛滅之以益魯封縣東二里防山僖十四季姬及鄫子遇於防檀弓孔子父母合葬於防即此縣東二十里昌平山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即此縣東近尼山庚宗昭四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哀八吳師伐我舍於庚宗泗水縣東自是東北行由姑蔑春秋隱元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定十二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而至武城費縣西南九十里

中牟

按中牟有二一爲晉地論語左傳史記皆指此一爲鄭地即今之中牟縣

漢置屬河南郡佛肸以叛晉之中牟也史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是蓋范中行氏邑鄭之中牟在滎陽漢地理志三家分晉爲魏地志又云趙獻侯自耿徙此非也晉之中牟杜預註史記索隱漢志臣瓚註皆無指實張守節謂湯陰縣按本作蕩陰漢縣也今始名湯陰屬彰德府西有牟山中牟當在其側辨正曰定九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自開州至邯鄲湯陰其必由之路按國語晉侯問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今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然則張守節之說殆近之矣愚觀顧宛溪方輿紀要江愼修鄉黨圖考亦主張說參之管子書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

諸夏此三邑皆狄人窺中夏之路春秋鄴邑今臨漳縣在湯陰東北一百一十五里五鹿今大名府治又在臨漳縣東八十里也至佛肸畔時史記孔子世家繫之二至衛後則哀公二年事趙鞅與范中行相攻哀四年九月圍邯鄲今廣德府邯鄲縣荀寅奔鮮虞今正定府治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今順德府唐山縣西在正定府南二百里五年春克柏人遂圍中牟唐山縣西南三百里正因佛肸畔故則哀公五年事蓋據邑三載餘矣

魯適齊

按魯至齊一北行經洙水莊九年冬浚洙浚深之備齊曲阜縣北二里魯泗上哀公八年吳伐魯次於泗上曲阜北八里讙桓三齊侯送姜氏於讙哀八齊人取讙肥城縣西

南闡哀八取闡寧陽縣東北成桓六公會紀侯襄十六齊人圍成公救之城其郛定十二仲由將墮成寧陽東北九十里龍成二齊人圍龍泰安府西南齊博哀十一公會吳伐齊取博泰安府西南嬴桓三公會齊侯萊蕪縣西石門隱三齊鄭盟平陰縣界清哀十一齊伐魯及清長清縣東盧隱三尋盟長清東北窜成二年戰於窜歷城縣治華不注又齊師敗三周華不注縣東北譚城莊十齊滅譚縣治東夫于昭十陳桓子召公子周與之夫于長山縣西徐關成二齊敗於窜自徐關入淄川縣西袁婁成二及國佐盟臨淄西葵邱莊八連稱管至父戍此臨淄縣西遄臺昭二十齊晏子侍同上北臨淄一名營邱齊世都此今臨淄縣北一東行魯蒲圃魯奄里防山昌平山庚宗東北姑蔑以上詳子之武城齊艾隱六公及齊侯盟蒙陰縣西北堂阜莊九稅管子於此同上北行陽閔二齊人遷陽沂水南沂山周禮青州鎮爾雅之

丘山也臨朐縣南邱輿成二晉人入自邱輿擊馬陘益都界馬陘同上牛山晏子春秋景公遊此臨淄南猫山見齊風同上齊都臨淄見前

魯適楚

一西南行魯鹹文十二叔孫得臣敗狄曹縣境曹重邱襄十七衛孫蒯飲馬曹縣東北宋殼邱桓十二會宋燕盟同上衛儀封人請見儀封廳宋戶牖哀十三吳囚景伯釋之此蘭陽東北鄭尉氏今尉氏縣鄭向襄十一諸侯伐鄭次此今洧川縣鄭許田桓元鄭以璧假許田、許州東南楚汾邱襄十八楚治兵於此襄城東北葉葉公治葉縣南方城僖四見又文三晉伐楚門此葉縣南武城僖六蔡將許見楚子南陽北申本周初申國後入楚爲邑今南陽治鄾本鄾國入楚爲邑襄陽北鄧本鄧國入楚爲邑同上西南鄀楚都定六楚遷此亦稱鄀郢宜城西南一東南行魯兩觀史記孔子

誅少正卯於此　五父衢檀弓孔子父殯此　鄹邑史記孔子父宰此　昌平鄉史記孔子
生此　尼山史記孔子父禱於此生孔子以上皆曲阜縣　邾漆　閭丘襄十一邾庶其以之
來奔鄒縣西南　句繹哀二與邾盟又東南　繹山文十三邾遷此同上　范門哀七
伐邾及此　魚門僖二十二邾人獲公胄懸此　邾故都文十三前邾皆都此鄒縣東南二十六
里　漷水襄十九取邾田及此滕縣南　薛都隱十一同滕侯來朝同上　微山李吉甫云
上有微子家同上　宋合左師邑見襄十七沛縣　畱襄元楚侵宋及此同上　蕭莊十二宋封蕭
叔大心爲附庸後仍爲宋邑蕭縣　宿宿故都入宋爲邑宿州　西行宋袲桓十五會伐鄭宿
州西　楚州來成七吳入此哀二遷蔡於此壽州北一名下蔡　慎哀十六吳伐楚及此潁上縣
北　櫟昭四吳伐楚入之　繁陽襄四楚爲陳叛此皆新蔡縣　在南行新蔡新蔡縣
冥阨定四楚左司馬請塞此信陽州西南　稷定五秦會楚與吳戰此桐柏縣　桐柏山

禹貢道淮於此同上　西南行楚都鄢郢詳前自棗陽至宜城縣

魯適蔡

按下蔡即楚之州來新蔡已入楚詳適楚　由西北行蔡郹
陽昭十九楚子在蔡郹陽封人之女奔之新蔡　莘莊十荆敗蔡於此汝陽縣　北行至上
蔡今上蔡縣蔡仲之封

魯適秦

按西南行至宋戶牖詳楚　又西行鄭原圃即詩之甫草周之圃田中牟
西　時來隱十會鄭于此滎澤縣東　邲宣十二晉楚戰此鄭州東　周唐昭二十二尹辛
敗劉師於此洛陽縣東　褚氏又二十六王宿於此同上　成周周下都敬王徙此諸侯城之
洛陽縣東　王城周之洛邑洛陽縣　郟鄏成王定鼎地見宣三洛陽縣西　虢玤莊二十一

虢公爲王宮於此　澠池縣西　按洛陽西至新安道路平曠自新安西至潼關古殽函地重岡疊阜道路崎
嶇　桃林本武王放牛之地後屬虢晉滅虢後使詹嘉守之備秦陝州靈寶縣南　桑田僖二虢敗
戎於此同上　西北行晉王城見僖十五朝邑東　驪山見史記臨潼縣東　秦侯
麗古驪戎國同上　西畢原文王葬此咸寧縣西南　鎬京武王都同上　邰國后稷
封武功縣　岐山文王時鳳鳴於北岐山縣　周原太王遷此同上　又西則雍邑
秦都鳳翔縣　寰宇記云二千里

魯入河

按一東北行至齊莘地詳適齊　然後西北行入馬頰河平原
縣北　一西行至衛帝邱詳適衛　西行由廩邱入河開州西

魯入漢

按西南行至楚鄢邑入漢詳適楚

魯入海

一東行至姑蔑詳適齊　又邱輿費縣北　費季氏邑費縣　東南行艾
山沂州府治西　中邱北　又東中城海州　東北入海一東北行至莒
之馬陘詳適齊　斟灌故國壽光縣　牟子故國同上　入海

邦畿千里

按四書釋地湯都南亳括地志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今河南歸德府柘城此
都河南　至仲丁時亳都河決乃遷囂音敖括地志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
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仍在河南　至河亶甲時又因河害遷相括地志云在相
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今彰德府在河北　至祖乙時又遷於耿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

十二里有耿城今山西河津縣地仍在河北蒭又遷邢一統志北直順德府仍在河北竹書作庇
至盤庚遷殷洛州偃師縣西四十里今屬河南府又歸河南至武乙又遷朝歌
本妹邑在衞州東北七十三里一統志今淇縣又歸河北計南亳在極東耿城
在極西相距不止千里言千里者舉成數也

伐氷

按孔疏云左傳大夫命婦喪浴用氷喪大記士不用氷故知卿大夫上也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氷則夷槃可也金履祥云伐氷斬氷也然斬氷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氷之家非斬氷也豈卿大夫喪祭則取氷於公故謂之伐歟又按昭四年傳其出之也朝

之祿位賓食喪祭用之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皆與焉杜註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氷下云自命夫婦無不受氷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觀此則伐氷宜兼食說注但舉其重者耳

序事

按此兼同異姓言宗廟之事如祭之前卜人卜牲卜日筮人筮尸筮賓將祭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甸師供粢盛及蕭茅果蓏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酒正供五齊三酒醯人供五齏七菹鬱人和鬱鬯鬯人供秬鬯庖人供好羞遂人供野牲澤虞供野蔬川衡供川物太史辨職事之位次小史敘昭穆之俎簋太宰視滌濯小宗伯省牲大司樂縣樂器祭之日雞人夜嘑旦嘂百官巾車鳴鈴應雞人司烜供明水明燭天府陳寶器守祧以服授尸太宰贊幣贊玉几玉爵大宗伯涖鬯奉玉齍小宰贊祼將太僕贊牲事御僕相盥而登俎肆師表粢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舍人供簠簋烹人供太羹鉶羹司尊彝詔酌獻太祝掌祝及號小祝贊奠及徹司士掌賜爵其王后之職事內宰贊后灌獻九嬪贊后薦籩豆內宗贊后薦加籩加豆外宰贊后薦羞齍世婦詔后之禮節內小臣徹后之俎

觀此則序事仍以爵為序如幣尊於鬯鬯尊於祼故太宰贊幣宗伯涖鬯小宰贊祼皆有一定執掌而中庸以為辨賢者蓋平日量能授職至此各展所長亦是辨賢也又按天子將祭選士於澤宮中多者得與于祭諒無不賢者此云辨賢亦是各展所長意或謂此是祭祀時辨賢實事司徒奉牛宗伯供雞尚是以爵序齒也亦通又論語每事問當即指此事

河

按禹河故道子書經釋地詳考之矣據周譜定王五年己未魯宣公七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禹斷二渠自黎陽宿胥口一北

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見河渠書臣瓚註以今輿地計之則經滑縣北濬
縣南又東北爲長壽津河至此與漯別行東北經開州
西兗州域又經內黃縣東又北經清豐縣西又東北經南
樂縣西北又東北經南樂縣東北又東北經大名府元
城縣東而至沙麓山又東北經堂邑縣西又屈經其北
又東經清平縣南又東經博平縣北又東北經高唐州
西南又東北經平原縣西南又東北經其西北又西流
經陵縣西又北經景州南吳橋縣西又北至東光縣西
北交河縣東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經滄州青
縣靜海天津入海春秋至西漢末皆行此道

道並行

按日月之行於天也有度有道由南北而縱分之謂之
度由東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日之行漢志有黃赤道宋
志則云黃道即中道黃色之中也日道居中月五星循
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然赤道分天之半今古不
易黃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爲之名耳漢志月有九行
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
靑道二出黃道東宋志亦謂月行靑黑白赤道各兼黃
道而言謂之九道江永云九道之說未確元郭守敬總
謂之白道又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昭二十一
年傳日月之行分同道至相過也月令疏南北中半謂
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餘此春秋分之日道赤
道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赤道南二十四度爲冬
至之日道據此則四時之道實於月見之也其云不
悖者則以各在一天故詳前

鈇鉞

按註訓鉞爲斧此人所知者訓鈇爲莝斫刀當作斫莝
刀蓋斫擊也莝者斬芻也斬芻之刀今之鍘刀一名椹
質文選註引倉頡篇鈇椹質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
鑕鑕即質何休云斬腰之刑是也

魏地考

按蘇秦傳蘇秦說魏襄王據竹書當是惠王曰大王之地南有
鴻溝自中牟至祥符陳今陳州西華魏長平邑許郾許州又郾城縣昆陽今南陽府葉縣
北召陵上同舞陽南陽府舞陽縣新都屬南陽新野縣新郪潁州府大和縣汝南
汝寧府東有淮潁今潁州府淮潁合流煮棗曹州府無胥今滑縣西有長
城之界今陝州至華州北有河外鄭州之東河南地卷即衡雍今原武縣衍即衍
氏今鄭州酸棗酸棗縣今延津縣北十五里四書釋地云梁河東今之安
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梁
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
地北有河外註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

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
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
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
內水攻則滅大梁是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逶迤而至河
南幾將二千里從長而橫不足然已比韓猶大比趙實
小也又案魏本都安邑安邑有險可守而又有文侯武
侯之遺澤棄以與敵大梁平衍之地觀張儀說魏之言
曰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
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
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
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則梁之形勢
可知矣

鄒至梁

鄒南行鄒水（滕縣南） 微山（同上） 楚小沛（今沛縣） 蕭城（今蕭縣） 宿故
都（今宿州） 西南楚棘邑（永城南） 西宋鴻口（商邱東） 商邱宋都（商邱
縣） 西宋襄牛（睢州） 宋承筐（睢州西） 宋外黃（杞縣東） 入夷門至大
梁（開封府治） 計今八百九十五里申古尺（六二五申） 計一千三百
八十四里

帛

按帛有二一以幣言考工記㡛氏湅帛虞書三帛贄左
閔二衞文公大帛之冠左襄八犧牲玉帛待於二境皆
幣也一以綿言玉藻童子不裘不帛內則十年衣不帛
襦袴（註為太溫） 其閒師不蠶者不帛皆綿也即禹貢豫州厥
篚之纊（注纊細綿也） 左宣十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者也此
處帛字註云非帛不暖當以綿言 又按草棉之種自
漢時始入中國古者衣著非絮（舊絮）即纊（新綿）老者衣帛則
少者衣絮可知

西喪地於秦

按史記載惠王喪地於秦無多論者多疑七百里非實
不知史記所載襄王事皆惠王改元事有竹書紀年可
據余嘗合而論之魏世家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同州韓城
縣） 虜我將公孫痤取龐（韓城縣東南） 十七年與秦戰元里（澄城
縣南） 秦取我少梁三十一年秦將商鞅詐我將軍公子卬
而襲奪其軍惠王恐割河西之城（詳後）獻秦以和襄王五
年（按竹書惠王後元五年也） 秦敗我龍賈軍於雕陰（今鄜州） 圍我焦曲
沃（詳後） 予秦河西地（華州至同州） 六年秦取我汾陽（蒲州榮河縣） 皮
氏（絳州河津縣） 焦（陝州） 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延安府鄜州） 秦降我
蒲陽（隰州）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汾州介
休縣） 考陰晉（今華陰縣東南五里） 為秦魏分界處陰晉少梁元
里雕上郡雕陰在河之西陰晉至元里二百六十里上

郡至雕陰一百三十里計四百三十里焦曲沃在河之南至陰晉一百九十五里汾陰皮氏蒲陽平周在河之東汾陰至皮氏二百八十里蒲陽至平周三百餘里計五百餘里其間或仍存魏地故曰七百里也　又按魏世家六國表惠王五年秦敗魏洛陰尚未喪地也十六年與秦會杜平二十二年與秦會彤襄王十六年爲惠王改元之十六年魏世家載與秦會應年表作雍尚通好會也秦眞玩魏于股掌之上哉

臣始至於境

按竟指分界處孟子自范之齊由平陸至齊范與平陸皆齊之竟也范今曹州府范縣平陸今兖州府汶上縣

轉附朝儛

按轉附朝儛不載他書或云近水有山潮汐至旋轉如儛爭相附故謂之轉附朝儛似是一山孟子雜記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舞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似朝舞邑名而不及轉附管子戒篇作猶軸轉斛又不詳爲何地惟趙惪有轉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本寰宇記四書釋地云妄意此二山當在海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登之可以望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于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余考史記秦本紀漢書郊祀志載秦皇漢武所游自琅邪而北至之罘成山自之罘成山而南至琅邪則轉附當即之罘朝儛當即成山焦氏循云之與轉一聲之轉罘與附古音通成山一名召石山此朝讀若朝夕之朝古訓朝爲召儛音近署石字古讀若暑也極是

遵海而南

按蘇秦曰齊北有勃海韓非子齊景公游於少海今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皆爲勃海即少海也孔頴達曰齊地當盡渠丘北海之東境今濟南東北境皆濱海青州之博興壽光濱勃海沂州之日照濱大海登萊二府當其北者爲勃海當其東南者爲大海自靈公滅萊（襄六）東盡於海矣

琅邪

按吳越春秋越既平吳北渡淮會齊晉諸侯徙都琅邪竹書紀年晉出公七年越徙都琅邪水經注琅邪越句踐之故都越絕書句踐平吳伯關東從琅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顧棟高云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日照縣向係海曲爲沿海要地疑所謂觀臺即于此（按此事在景公後）而四書釋地則謂青州府諸城縣東

南一百五十里有瑯邪山下有城卽其處余謂青州南界沂州諸城在府東三百里瑯邪在諸城東南一百五十里固未嘗不與沂州接也

湯放桀

按仲虺之誥放桀于南巢（蔡註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淮南子湯放桀于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按此則南巢又山名）路史國名紀有巢則云南巢氏桀之封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正義亦以巢伯爲南巢然則湯之放殆封之與又按閻百詩古文疏證云湯伐桀以七八月往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至次年三月復歸於

亳往返凡八九月武王伐紂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是歲閏二月至四月中復歸于豐其往來雖名爲六月實則五月蓋武王一戰而滅紂湯與桀戰於鳴條而勝桀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未免勞師遠逐此歸之所以遲速不同也南軒綱目前篇于成湯十八年乙未書王誓師伐夏又書王至東郊夫湯以秋往以春歸一年之間豈有先秋後春者乎當分作兩年書之方是鄭曉古謂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不知周之春今之冬也讀伶州鳩之言而知之矣余按湯伐

桀自東而西書序云升陑以與桀戰孔傳云陑在河曲之間孔疏云潼關左右樂史云陑山卽首陽山在河東縣南二十八里今蒲州府治孔傳又云出桀之不意蓋湯居南亳今歸德府商邱縣界在河之南由河南而行西至寧陵縣古葛伯國睢州有睢水渙水開封府杞縣有伊尹所生之空桑城有禹治水所築之肥陽城開封府治有浚水有逢澤中牟縣有圃田澤滎澤縣有滎澤新鄭縣有洧水汜水縣有虎牢河南府鞏縣有夏孔甲所田之萯山偃師縣爲商之西亳河南府治有洛水澗水瀍水新安縣古今控扼之地澠池縣有白石山永寧

縣有殽山有夏后皋陵陝州有底柱山潼關廳有潼水北渡河則蒲州府治折而東至解州所謂河曲也安邑縣北有鳴條岡西南有昆吾亭至夏縣則夏都安邑矣約計一千五百餘里

武王伐紂

按周本紀武王立九年東觀兵於盟（卽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東伐紂觀兵之說程伊川力辨其無卽張子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

日命絕則爲獨夫意耳又云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入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所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之三發擊以劍斬以元鉞縣其頭小白之旗尤荒悖不可信（逸周書同）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數紂也傲疑其書之晚出非盡當時之本文也余按武伐紂自西而東武都鎬京在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南東行至臨潼縣有驪山高陵縣有涇水渭水富平縣有禹貢北條之荆山渭南縣有石鼓

山同州府華州府有華山朝邑縣有商原韓城縣有梁山龍門山潼關廳陝州澠池縣（見前）孟津縣渡河至懷慶府孟縣爲古孟津誓所謂師渡孟津者也修武殷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此書所謂次于河朔者也衛輝府獲嘉縣亦古甯邑縣東北五里有同盟山李吉甫云武王與諸侯同盟于此衛輝府治及淇縣爲紂牧野地書所謂陳於商郊牧野者也商都朝歌在淇縣東北孔疏云周去孟津千里孔傳云孟津至朝歌四百里

齊人伐燕

按黃氏曰抄齊人伐燕有二當燕易王初立（周顯王二十七年齊宣王十一年）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見燕世家）梁惠王篇所載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之伐燕則乘子之子噲之亂（燕世家）公孫丑篇所載沈同之問可伐者是也余謂黃氏之論不過以十城之取爲宣王事合之孟子耳然僅取燕十城何得云五旬舉萬乘之國何得云取燕何得云倍地燕十城雖失易王王燕如故何得云置君而去然則梁惠王篇所載伐燕事卽公孫丑篇所載一事明矣（按二篇次序沈同章在前伐燕章次之取燕章次之燕畔章又次之）如謂子之之亂史繫之湣王與孟子屬之宣王者異則有大事記之說在稽

古錄云宣王十九年（詳前齊宣王條）又按齊至燕由臨淄西北行營邱貝邱（南）博興（齊千乘縣）高苑（齊無棣縣）鹽山（燕留城）滄州北行又西北行至燕都

諸侯將謀救燕

按國策齊破燕趙欲存之（武靈王名定索隱曰名雍）乃以河東易齊楚（懷王名槐）魏（襄王名赫）惛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將謀救燕之事也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君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齊湣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已兆于此矣

置君

按趙世家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武靈王十一年愼靚王六年也徐廣註六國表引竹書紀年以爲在十二年按武靈王十二年當周赧王元年正齊人伐燕時然今竹書無此文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而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按在赧王三年無趙送公子職爲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遂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然亦可見當時固有置君者矣

鄒穆公

按國策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無以粟於是倉無

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爲禽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以養禽獸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積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食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據此則穆公似能恤民者然以孟子之言觀之國策似未可信抑因孟子一言悟主改而側身修行發政施仁與

間於齊楚

按金仁山曰滕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古滕城尚在四書釋地故滕國城在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又曰是時楚地東得彭城楚世家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而齊自濟鄆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余考兗州府地春秋時爲魯國戰國時大半屬楚徐州春秋時爲宋地戰國時亦屬楚若齊之故都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在兗州府東北四百餘里其屬邑有入兗州界者滕地在兗州與江南徐州鄰然則滕逼近楚地之正北齊地之西南而非其國都也

邠

按春秋傳杜註邠在今漆縣東北鄭氏詩譜邠屬扶風栒邑縣漢漆縣今邠州栒邑今三水邠州東北有豳即邠亭

豳谷三水有豳城皆是也又按綱鑑王癸即桀三十二歲公劉遷豳通鑑前編繫之桀二十二年商小乙武丁父二十六祀豳亶父遷岐計周家在邠凡四百八十七年竹書遷岐在武乙元年又按豳城在今三水縣西由豳西南行踰梁山乾州西北過郃國武功縣今率渭水上至岐山岐山縣東北太王所遷之岐周則岐山下之周原也計二百五十餘里

梁山

按正義引括地志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今乾州四書釋地雍州有兩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縣兩境書治梁及岐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皆是與孟子

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陝西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余考尚書大傳略說云太王遷岐國人從之者三千乘孟子正義引毛注云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可為如歸市作證

北宮黝

按高誘淮南子註齊人錢大昕主之謂國策載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有北宮氏余謂不若從氏族略作衛人蓋衛之公族有北宮括成十七年注衛成公曾孫北宮遺襄二十六年註括之子北宮佗襄三十年註括子或云遺子北宮結定七年註世系未詳但未知黝為何人後何時人耳其云似子夏者韓詩外傳載子夏與公孫悁論勇於衛靈公之前曰吾嘗與子從君見趙簡子簡子披髮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服矣使反服而見我君子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至阿齊君重鞇坐吾君單鞇坐我從十三行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子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囿中兩寇逐我君我拔矛下格而還子勇不若我三矣據此則子夏固無懼之勇也

靈邱

按史記齊威王時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因齊喪共伐之至靈邱田齊世家趙世家六國表卽此靈邱趙注于此但云齊下邑邪疏引漢地理志代郡有靈邱是誤以趙之靈邱為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有靈邱蓋趙之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也至諸家說齊之靈邱史記正義謂在河東尉氏縣時屬齊尉氏今屬開封府去齊亦遠胡三省通鑑註以為卽漢清河郡之靈縣閻百詩謂其臆度于欽齊乘云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論者咸病其無據余考漢靈縣在今東昌府博平縣東北高唐州西南東昌為齊之西境地與趙接故三晉得伐之胡氏註當從

齊滕之路

按臨淄西南行晝邑　遄臺　葵邱　弇中　徐關　夫于　譚城　華不注山　歷下　牽邑　野井　清盧　石門　嬴以上詳下論曾至齊　博泰安府　南　闡甯陽縣　魯負瑕兗州府　休城滕縣西　至滕國滕縣西南十四里　約五百里一往一來約千里合古尺一千六百里以吉行日五十里計之道途之間蓋已三十餘日矣

千里見王

按此孟子先梁後齊之證自梁東行出夷門 宋雍邱 杞縣 宋承筐 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於此 睢州西 宋襄牛 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居於此後屬宋 宋睢州 商邱宋都 歸德府 北行宋貫 僖二年齊桓會江黃處 歸德西 曹南山 僖十九年宋曹盟 曹縣南 東北齊范 范縣 魯負瑕 哀公囚邾子處 兗州府 魯龍 僖公時齊圍 武 泰安縣 齊博 以下詳論語魯適齊 齊嬴 石門 盧 淸 野井 犖 華不注 譚城 夫于 徐關 弇中 葵邱 遄臺 晝 臨淄齊本不止千里約言之耳或云去梁當返鄒八百九十五里 詳梁惠王 復從鄒由休 滕縣北十五里 至齊五百里計一千四百里古尺申之則二千三百四十里矣

過宋

按滕在今兗州府滕縣楚在今荊州府江陵縣宋在今歸德府商邱縣自滕南行瀓水 滕縣 偪陽 沛縣 宋蕭城 蕭縣 宋宿邑 宿州 楚鍾離 鳳陽府 楚州來 壽州 楚愼 潁上縣 楚新蔡 新蔡縣 楚冥阨 信陽州 楚直轅 同上 桐柏山 桐柏縣 楚鄧 楚鄾 皆襄陽府 東南行至鄀 宜城縣 楚遷都又東南行至郢 江陵縣 楚舊都 過宋者宿邑西北行楚棘 永城縣 宋大邱 宋陽梁 宋南亳 而至商邱宋都 以上皆商邱縣 然後西行宋雎上 同上 宋承筐 襄牛 皆睢州 雍邱 杞縣 魏大梁 祥符縣 洧上 向城 皆洧川縣 許田 許州 楚汾邱 襄城縣 葉邑 葉縣 方城 同上 申城 武城 宛邑 皆南陽縣 由楚鄧 楚鄾 楚鄀 而至郢一往一返紆道五百餘里

往送之門

按閻百詩云此門乃父母家之門非所適壻家之門蓋婦人迎送不出門亦內言不出於梱故也余考桓三年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送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註祭門廟門也闕門兩觀也在祭門之外可爲此門字作證郊特牲云男出大門而先陳皓云大門女家之門劉向說苑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則此門也

晉國亦仕國也

按三晉未分之前穆侯時隰叔自周往 晉語 文侯時叔帶自周往 晉趙世家 獻公時舟之僑自虢往 閔二 文公時公子蘭自鄭往 僖三十 王孫啟自楚往 國語 景公時析公自楚往巫臣自楚往厲公時雝子苗賁皇自楚往 皆見襄二十六 悼公時王叔陳生自周往 襄十 平公時羽頡自鄭往 襄三十 罕朔自鄭往 昭七 高豎自齊往 襄二十九 公子干自楚往 晉語 后子自秦往 昭元 頃公時子成自宋往 昭二十 定公時太叔遺自衞往 哀十六 壯馳茲自吳往 晉語 三晉既分之後文侯時卜子夏

自衛往田子方自齊往武侯時吳起自衛往(皆史記)田文自齊往(綱鑑)惠王時陳軫自齊往(國策)淳于髡鄒衍自齊往張儀自秦往(史記)公孫衍自韓往(大事記)史舉自秦往(國策)皆贊所誘張者也

於陵

按左昭十年傳陳桓子召子周與之夫于杜注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據此則於陵卽夫于也漢立於陵縣故城在今長山縣西南二十里縣以長白山得名顧野王輿地志齊城長白山陳仲子夫婦隱處考長白山在臨淄之西由臨淄西行經葵邱　渠邱　袁婁　社山　畫邑　約一百八十餘里

千有餘里

按諸馮(詳前屬豫州)南行渡濮水(濮州南)洮城(同上)穀邱(曹州府北)曹都(曹州府治)戴都(考城縣)鄭原圃(中牟縣)西行鄭時來(滎澤縣東)鄭邲(新鄭縣東)鄭京邑(滎陽縣)鄭虎牢(汜水縣)周唐(河南府治東)周褚氏成周　王城(皆同上)虢山(陝州)秦函谷(靈寶)桑田(同上)秦湖關(閿鄉縣)晉瑕邑(同上)桃林塞(潼關廳)晉王成(朝邑縣東)魏臨晉(同州府治)驪山(臨潼縣)畢郢(長安咸寧二縣西南)秦咸陽(咸陽縣)古邰邑(武功縣)周(扶風縣)岐山(岐山縣東北)周原在岐山下所謂岐周也計一千八百餘里周尺二千八百八十里寰宇記云自濮州至西安府一千六百五十五里宋尺也日知錄云[illegible]依至岐周八百里云千餘里古尺小也然不得以此核算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按四書釋地曾子所居爲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耶蓋越既并吳商魯之間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考六國表周元王四年越滅吳實哀公二十二年正曾子設教之時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寇武城當指此或謂左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因遜于邾遂如越越因此寇然按之左傳固未聞越人來也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按竹書紀年帝堯五十八年使后稷放朱於丹水又云帝子丹朱避舜於防陵此蓋奔堯之喪在平陽耳又按堯治平陽(平陽府)舜治蒲坂(蒲州府)禹治安邑(夏縣)在大河之北皆冀州也南河之南據集注爲豫州地蓋由平陽東南茅津濟河入河南陝州界計四百餘里是也劉熙謂

九河之最南者則鬲津矣今濟南府德州爲兖州地由平陽東北行殷墟渡河至德州約九百餘里張守節謂濮州鄄城縣偃朱故城卽舜避丹朱處今曹州府濮州爲兖州地平陽東行棘津渡河又東北至濮州約八百餘里似非

有莘

按呂覽作有侁列女傳湯妃有莘氏之女卽此莘也故當時有媵臣之誣四書釋地曰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討其去商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按今開封府陳留縣東北東行五十里杞縣又七十里入歸德睢州界又東行百十里至商邱穀熟故城在縣東南卽湯之南亳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太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余謂莘更有三莊十年荊敗蔡師於莘在河南汝陽縣境三十二年神降於莘在河南陝州東南桓十六年衞公子伋使於齊使盜待諸莘成二年晉師從齊師於莘在今東昌府莘縣皆與此無涉孫疏以莘爲虢地殊誤

去衞過宋適陳

按此孔子初次去衞也史記定公十五年去衞過曹適宋適鄭而適陳考衞都帝邱大名開州東南行衞瑕邱檀弓衞鹹左僖廿衞清邱左宣十二曹國都曹州府定陶縣曹屬地曹縣南行曹南山曹風曹貫地左僖二宋滦溝春秋隕石於宋地宋國都歸德府商邱縣西行宋襄牛睢州宋雍邱開封府杞縣鄭原圃中牟鄭時來滎澤縣鄭棐林新鄭縣鄭國都同上折而南行鄭洧淵新鄭南東南行鄭許田許州東南鄭城潁臨潁縣西北東行陳辰林陳州西至宛邱陳都

假道於虞以伐虢

按虢有二東虢在滎陽虢叔所封鄭滅爲制邑左隱元年此爲虢仲之封西虢也晉與虢有世隙觀左傳所載隱五年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九年虢仲伐曲沃莊二十九年兩侵晉可見賈疏云虞在晉南山西平陸縣虢在虞南河南陝州蓋是時晉都故絳平陽府翼城治在太平縣南南行渡澮水九原山見檀弓絳州北渡汾水絳州南安邑夏縣東南行晉大陽見公羊虞上鄍平陸縣傳巖顚軨阪虞都爲虢下陽又茅津渡河皆同上底柱山陝州東南則虢都上陽又按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有吳山一名虞山一名吳坂跨夏縣平陸縣界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樂史云晉人假道卽此路蓋其地險峻屬之虞也至過境本應假道見聘禮此特借以圖虞耳

不挾兄弟而友

按江永云古人以昏姻爲兄弟旣爲友則有師道不可

謂我與彼爲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余謂江說本爾雅及僖二十五年公羊傳注當從之

秦楚之路

按秦楚往來楚至秦必陸從鄢郢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荆州域西北行至麋庸二國地今鄖陽府禹貢荆梁二州界經天柱山今商州山陽縣晉菀和商州秦武關商州梁州域商山同上按商山四面阨塞其道屈曲谿谷水圍繞而霤所謂七盤十二箏也西行入嶢關入藍田界自武關至藍田皆行山中至藍田始出險就平雍州域西北行終南山屬西安府長安縣畢原同上鎬京同上而至咸陽秦都今咸陽縣地約一千二百里周尺一千九百二里秦至楚從陸或咸陽東行鎬京畢原見前東南行入楚境興安石泉縣興安府治楚地也梁州域南行楚魚邑由四川大寧縣至夔州府治梁荆二州域東北行楚巫郡巫山縣楚彭水房縣楚防渚房縣地梁荆二州界西山鄖陽府東南行至楚都約二千三百餘里周尺三千零三十三里則更遠矣否則水行一秦人由蜀地乘舟浮於汶卽岷山之江汶江在汶山縣乘夏水卽漢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今江陵一秦人乘船出於巴今達州有巴江乘夏水入漢四日而至五渚今岳州如蘇代之言是也順流而下故速然經蜀道崎嶇而後就水尤更不易耳

任

按路史任伯爵已姓帝魁毋家帝魁神農子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四書釋地任太皥之後風姓今濟寧州任城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卽可往問余考任國東行經邾蠱邾平陽邾漆皆鄒縣邾句繹東南行邾嶧山而至鄒以今尺考之僅四十餘里也

敬老

按公羊傳齊桓公訪郭亡於野耋對曰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公招野耋而進之管子書管子相齊以九惠之數一曰老大臣篇云敬老國艮韓詩外傳齊桓公至麥邱遇老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桓公曰美哉與之飲善其言扶而載之自御而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又云桓公至愚公谷見愚公焉善其言厚禮之且葵邱之會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宜桓公之兢兢於敬老歟

魯至宋

按曲阜西行魯負瑕今滋陽縣西南行過曹邑今曹縣南行景山曹縣東南曹南山又南曹貫地又南而至商邱宋都

未可以言而言

按如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至十上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不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蘇秦從燕至趙始合從說趙王曰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左師觸讋欲勸趙太后以長安君質齊太后盛氣揖之先至而自謝請以其子補黑衣之數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是也 以上見國策史記

可以言而不言

按如范雎至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教

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攻趙長平大破之使人索六城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之計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所能知也魏圍邯鄲申不害始至韓王問吾誰與而可申子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二人各進議於王以微視王之所欲是也 以上見國策史記

四書典故考辨終

道光壬午年鐫

星江戴斗源著

駁四書改錯

補餘堂藏本

駁四書改錯序

駁四書改錯廿一卷婺源戴君斗源駁毛西河而作也自朱子以戴記之大學中庸分章讀句合于論語孟子取諸家之說以註之謂之四書集註于是始有四書之名而舊註之說四書者莫與亢集注之義務以發明先聖先賢之學教人身體力行其于名物象數多所畧舊說之未善者亦間引之而未及訂正後之人不能逆其義往往摘其所畧以相攻難夫載籍極博人生多止百年自非聖無不通豈能盡得其當故攻集註而果是是亦朱子所甚願也乃若西河四書改錯于集注之誤引者則直斥舊註而非之舊注之誤而集注改正者則又曲護舊註而反脣譏之雖其閒或有可取要不足以定是非特其縱橫無礙徵引浩博淺見好奇之士每爲所眩則戴君此書之作其容已乎抑又思之古人爲學實事求是不以攻辨爲高自師法絕各欲自顯其學入主出奴門戶之見遂紛紛日起戴君曾著四書問答於注兼取馬鄭於疏兼取皇邢固非硜硜薩朱者又豈齗齗攻朱者各存門戶之見耶則是書也務欲以究道義之精焉已矣是爲序

嘉慶二十一年秋八月北平白鎔撰

自叙

讀古人之經不能不讀注疏也然注或有兼載兩說者亦有疏義不從注說者誠以聖賢之書乃古今通義非一人私言亦惟實事求是而已閻百詩四書釋地自叙有云書猶天也無窮固天昭昭者孰非天余惟自扇其螢光而已矣發其石火而已矣旨哉言乎乃若毛氏西河之爲四書改錯則不然矣非以闡書義爲心而以攻朱注爲事故凡于朱子用注疏舊說者則必以注疏爲非不用注疏者則必以注疏爲是其或旁採漢晉諸儒及宋人說者則併眥其原說之失而詆訶之抑且朱注依用儀禮者則謂儀禮爲戰國時書依用周禮禮記者則謂二經爲漢儒駮襍至其所駮朱注以自爲解說尤有可啞然者以周公制周禮父母本無三年之喪以史記謂關雎之亂爲刺幽厲失道以巧言令色爲言甚好而色甚善未嘗絕天良以北辰爲卽紫微宮之紐星以燕毛爲行賜爵禮謂祭畢本無燕以先傳後倦謂傳與倦皆古符券傳信之物以三思是善行再斯可矣並非貶抑語以武子之愚如晉衛權佞沉取容不當解盡心竭力以南子方得天不見則夫將厭之（見夫子矢之條）以衛輒本不拒父而解必也正名謂或是

正其不拒父之名而雪其枉（見附注）以夫子仕魯時與齊衛同謀助晉范中行氏與趙鞅爲難（佛肸召條）以浴乎沂如周禮女巫掌歲祓浴謂薰藥草塗體而浴以爲人非小人儒是能匡君濟民勝於爲已者獨善其身此類未可枚舉又往往自相矛盾毛氏顧不自知其錯反罪朱子之注釋四書其禍烈于始皇之焚書亦可駭矣蓋毛氏初刻此編其友人見而勸毀之毛氏遂焚其板（今本跋語有云此書刊成旋毀故流傳甚少）則已自覺其驕駁不可示人乃近時好異者復取舊印本刊布大昌讀之心不慊甚爲依其原書卷數叙而核焉若每卷中有可採與無害義者則存而不敢議噫亦罕矣大昌所著文集讀經一冊四書問答前後編于本義集傳集注多有異同固非回護朱子者也特毛氏此編務攻朱注幾侮聖言因擇其可議者先載朱注次載毛說次加按語自秋孟迄冬仲閱五月而成祈天下讀書人將毛氏此編并大昌此本平心而觀之

嘉慶二十年乙亥季冬月斗源戴大昌撰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目録

卷一
人類　柳下惠
公叔文子　子西
子禽　南容
左丘明　子桑伯子
朱張　遺惠公
慎子　宋牼
申詳　癰疽
盜跖
卷二
天類　北辰
千歲之日至
地理類　九河
書　東夷之人
駢邑三百　轉附朝儛
物類　苗而不秀
至于犬馬　兩馬之力

卷三
官師類　士無世官
羿　子華使於齊
下大夫上大夫　梓匠輪輿
忠信重祿　寗武子
卷四
朝廟類　朝聘
復其位　冉子退朝
吉月必朝服而朝　拜下
宗廟饗之　明堂
祼將于京　告朔餼羊
邑里類　郭
關市譏而不征　置郵
卷五
宮室類　庭燎
諒陰
器用類　湯盤
大車小車　瓢

正立執綏
卷六
衣服類　袪
章甫　紺緅
飲食類　人莫不飲食也節
嗜秦人之炙二句　冬日則飲湯二句
卷七
井田類　一夫百畝
夏貢殷助周徹

學校類　校庠序
郊社類　郊社之禮
變置社稷　問社
禘嘗類　禘
禘嘗之義
卷八
禮樂類　射不主皮
繪事後素　孔子謂季氏
獵較　成於樂

不以六律二句　浴乎沂
卷九
喪祭類　定爲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　序爵
序事　旅酬
燕毛　非其鬼而祭之
卷十
政事類　舜五十而慕
必得其壽　羿善射奡盪舟

外丙二年二句　紂之去武丁未久
太師摯適齊章　武王是也
不念舊惡　亂臣十人
有婦人焉　管叔監殷
王者迹熄　桓公九合
季文子三思　甯武子
卷十一
故事類　公山以費畔
三桓之子孫　佛肸召

夫子爲衛君乎　子在回何敢死
傷廉傷惠傷勇　子路無宿諾
西喪地于秦　南辱于楚　齊人伐燕 梁惠王篇公孫丑篇
卷十二
典制類　千乘之國
釁鐘　皮冠旃旌
符節
刑政類　敬事而信三句
使民以時　民信之矣

敬事而信　去兵
辟草萊任土地
卷十三
記述類　論語學而篇
章節類　君子不重章 主忠信三句子罕篇
不在其位二句 泰伯篇又憲問篇　禮之用二節
德行節　必有寢衣節
作者七人矣　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
書云孝乎惟孝　揖讓而升二句

懷其寶二段　不及貢二句
卷十四
引書類　堯典
神農之言
據書類　學文
五達道　關雎之亂
書同文　凱風
朝聘拜下　千乘　廛無夫里之布
食夫稻衣夫錦

卷十五
改經類　瓜祭
五十以學易　三月
雖少　子路曰
不至於穀　民無得而稱焉
仁也者人也節　子路共之二句
改註類　傳不習乎
由也喭　時日曷喪
今之學者爲人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語之而不惰　見善如不及
不得乎親
卷十六
自造典禮類　與其媚於奧二句
必也正名乎　子見南子
揖讓而升二句　五畝之宅
巧言令色　信近於義六句
盍有之矣　能行五者於天下
故君子以人治人　民可使由之

斯民也三代一節　君子戒愼合下節
君子尊德性節　誠則明矣二句
夫志至焉二句　學問之道無他節
盡其心者二句
卷十七
添補經文類　賢賢易色
吾必謂之學矣　大學之道
譬如北辰三句　詩三百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人之過也節

苟志於仁矣節　唐虞之際二句
爲之難　內省不疚
以直報怨　惟上知節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　其揆一也
日三省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故時措之宜也
是以論其世也
卷十八
小詁大詁類上　學而時習之

夫子矢之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善人　有天下而不與焉
天下歸仁　爲周南召南
期月守　不知命節
水信無分于東西　楚之檮杌
折枝　雖萬鎰
孝弟也者二句　吾十有五二節
四十而不惑二節　六十而耳順二節
何事於仁二句　哀公問弟子章

卷十九
小詁大詁類下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致知在格物　所謂誠其意者節
天命之謂性　是以君子戒愼合下節
誠者自成也二句　仁義禮智根于心
操則存一節
卷二十
貶抑聖門類上　管仲相桓公二節
吾日三省章　季氏使閔子章
目録　九
憲問恥節　樊遲問知章
樊遲請學稼章　司馬牛問仁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　賜也何如
如有博施章　子貢問士章
棘子成章　子貢問爲仁章
予如不言節　季氏富於周公章
過猶不及　焉知賢才而舉之
非才之罪也
卷二十一
貶抑聖門類下　子路曾晳全章
子路使門人爲臣　子行三軍則誰與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請益曰無倦
子曰聽訟章　子路問事君節
堂堂乎張也節　子張問士章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政節
子夏之門人章　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問孝子夏問孝　賢賢易色節
女爲君子儒　子夏爲莒父宰章
目録　十
大德不踰閑節　其餘則日月句
吾黨之小子狂簡

載斗源夫子所撰四書問答補餘堂文集二種業已刊行仍問答續編駁毛西河四書改錯補餘堂詩鈔斗源隨記琴音標準五種俱有繕本弟史傳纂錄尚未脫稿古文亦未盡刻而此編則在宣城時曾覓工人寫成宋字者今歲壬午家嚴延請授讀於遺安書屋生等因勸付梓以公同好云受業程松照梧照謹識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一

婺源戴大昌著
程梧照鳳書
受業同邑程松照衡三　郡邑　朱本銘　朱文鑲職言仝校
張盛典佩蘭孫男鴻　雲漢章

毛氏西河奇齡曰。四書無一不錯。謂四書五經爲六經錯也。云謂四書爲四書經錯也。云謂四書爲四子書錯也。云謂大中本禮記中文程氏朱氏始專行之錯也。云謂程朱始合併四書而命以名錯也。云謂宋曾以四書取士錯也。云謂四書文爲帖括錯也。云謂四書文爲經義錯也。云謂四書文爲制文制藝錯也。云謂八比是宋王安石所造錯也。云。大昌按以上毛氏所說十錯。皆非出自朱子之言。

又曰人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註而其註義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祀錯、禘嘗錯、喪祭錯、禮樂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句讀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註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禮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聚四

海九州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戴子大昌曰。毛氏此編開端先著十二條累千數百言。以議四書無一不錯。聖人言盍有不知而作之者。其毛氏西河之謂乎。余觀毛氏好論樂撰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諸書。然古律無傳。自隋唐燕樂不用黍律。但用字譜叶音。所謂上合四五六工凡者。即古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相配不可移易。毛氏仍空談古律而于字譜乃以四爲宮音。不以一凡當變宮變徵。而移二變於宮徵之後以就之。豈非大錯乎。毛氏喜言天文。然獨主日月五星左旋之說。又非大錯乎。凌次仲云毛大可專攻宋儒而左旋之說偏從蔡氏。蓋由于不知耳。毛氏此編于儀禮周官俱指爲戰國以後書。言之不一而足。然獨以梅賾古文尚書爲眞。反斥朱子疑其僞。因著尚書古文冤詞以攻閻百詩。又豈非錯乎。毛氏極論張衡九宮。夫九宮即易離南坎北之八卦方位而多一中宮耳。毛氏忽以巽離坤兌四卦別用右旋。以坤爲正南巽爲正西兌爲東南離爲西南餘四卦依舊。著河洛原舛編。并自繪圖點星往復辨論以攻蔡西山。是不自知其乘八卦方位。變張衡之舊。悖康成之註。反笑前人入酒國而無一醒。又非大錯乎。毛氏最嫉程朱二公自居道學。

然即此一編中毛氏自謂往在傳是齋講學（見善人條）往在廬陵講學（見何事于仁條俱十八卷）往與先仲兄論聖道聖學及受賀凌臺先生之教而體驗之倍加親切（見忠恕條）向嘗體驗之因於嵩陽書院問醫閭先生後人眞坐而言起而可行者（見誠其意條）此非當身體驗過來未易指析（見戒愼恐懼條俱十九卷）此類甚多何不容程朱講道學而已則分然攘之又豈非錯乎毛氏此編動皆程朱爲遵二氏之學援華山道士之教而毛氏既欲以闡發聖道理學自任乃仍是奉王陽明以抑朱子其附録一卷直云毎怪今世么小并毀陽明大儒爲異學

此正道學是非一關鍵也則毛氏居然以陽明爲道學宗主又非大錯乎且此編屢嘲朱元晦尚未識字謂是宋人成語不知此唐仲友之言矣足重輕至毛氏掃刼朱注自爲解說卻背無理不勝其錯余于其文之短者則全録之其冗長者纂言而提其要若夫是與非則覽者各自得之非余一人之私言也

人類（分類俱依毛氏）

柳下惠（集注論語柳下惠魯大夫食邑柳下孟子柳下惠居柳下）

毛氏曰柳下無定據其云食邑柳下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注然總不知出何書但註書者不應兩書兩注自相矛盾耳

大昌按此二說論語邢疏俱引之今毛氏既謂柳下無定據則朱注于論語孟子分載兩說固無碍矣若嘗其兩注矛盾不知惠既食邑柳下其後去官即居柳下義自相通如孟嘗君食邑于薛後即居薛此類甚多非爲矛盾也（臧武仲如防孫林父入于戚皆是）

公叔文子（集注公孫枝也）

毛氏曰公叔文子並不名公孫枝據春秋傳本名公叔發又

名拔若公孫枝則秦大夫也豈可錯認如此（附解謂注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孫拔今監本作枝字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注號壞拔者陰改拔作枝以附會朱注）

大昌按古本孔安國注既作公孫拔則朱注豈有改作公孫枝者蓋朱注本亦是拔字故王伯厚謂枝字是傳寫之誤必當日曾見朱注原本也近時錢氏辛楣養新録特載此條以辨明朱注本是公孫拔最爲詳析毛氏曾未細考而遽大聲譏人之錯乎至附解謂相傳明代國學生私改之說尤無據

錢氏辛楣養新録云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韻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明人修大全多襲用倪氏輯釋之文獨此條轉取流俗本以改倪氏可謂不學之甚也觀錢君說可知朱注本無誤矣

子西　集注子西楚公子申

毛氏曰子西鄭大夫公孫夏也此馬融所定者何晏謂楚公子申而朱注竟以為實然錯矣春秋時人罕道楚事者論人不出齊晉鄭衛之郊荊楚曠隔不得連類且楚子西不通中國惟哀十四年見于傳春秋人何由知其人而與百餘年前之管仲子產同年而語真夢話也乃引其讓國立昭沮用孔子召白公致亂三事為據則尤夢矣夫讓國畏強慮禍原不足道若白公致亂則在孔子卒後乃以身後事預為論定夫子雖神聖亦豈能有此

大昌按子西或鄭或楚固未可知然以兩人行事較之則楚子西為優蓋遜國美德也立昭王大節也昭王復國改紀其政國賴以安大功也若沮用孔子則晏嬰亦所不免而夫子稱其善交若召白公則亦君子過于愛也至于亂作被殺則

變出不測如孔父嘉仇牧不以此貶賢故朱注舍馬而從何且以彼哉為外之之辭亦非深貶之也今毛氏誚其錯但其所以立說者則不足据矣謂春秋論人罕有及楚者則子張亦問令尹子文而葉公亦與孔子子路相晉接也謂不當以子西與百餘年前之管仲子產同問夫子產沒于昭公之二十年故夫子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則子產亦與夫子同時何謂與子西相去百餘年乎謂立昭讓國畏強慮禍原不足道豈公論乎又謂白公作亂在夫子卒後夫子豈得以身後之事預為論定然此乃朱注究考其事以論列其人凡疏證之文如此類多矣原非以此為孔子語氣也毛氏反笑人之為夢話乎

子禽　集注子禽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

毛氏曰從來說書並無言及子禽是子貢弟子者或人之說不知所据前儒謂此係錯讀注疏所致康成注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蓋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而子禽讀子貢不讀此錯之頗可怪者

大昌按鄭注云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毛氏以朱注或曰亢子貢弟子為無据係錯將鄭注以子貢弟

子四字屬上句讀所致誚其不解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今按朱注明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則固非不解也安得誚其錯讀乎先儒謂古籍日就淪亡在朱子當日所見者今未必皆有其云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此必有所本毛氏何其武斷乎若朱子果係錯讀鄭注所致則不必另云或曰矣

南容 集注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毛氏曰向怪家語以南宮縚爲南容孔安國以容即南宮适史記索隱謂容即南宮敬叔疑各有錯而此則合衆錯以爲錯者按檀弓家語皆以容爲南宮縚縚名而容字則啟容義合或是一人然當注南宮姓不當曰居南宮也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則弟子而已至於敬叔則孟僖子之子不得有與夫子展見聯姻之事若謂僖子命二子學禮於夫子則實未嘗來學觀家語史記諸弟子姓名並無懿子與敬叔可知

大昌按諸書南宮縚與南宮敬叔向來有分自康成注檀弓於南宮敬叔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而于南宮縚亦云僖子之子仲孫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合爲一人由是司馬貞亦謂南容即南宮敬叔論語邢疏並引鄭說故朱注亦沿之今毛氏謂南容即南宮縚疑是一人南宮适又一人南宮敬叔又一人其實皆未確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本爲二人顏師古注南容即南宮縚也敬叔即南宮适也朱竹垞引明代夏宏基孔門弟子傳畧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與師古注雖互異亦總爲二人也是朱子從鄭注邢疏合爲一人者錯也毛氏分爲三人者亦錯也

擊陽襄等見後故事條

左丘明 集注古之聞人也

毛氏曰諸書皆以左丘明即魯太史即作左傳國語者明與孔子同時自唐啖助趙匡陸德明輩妄謂論語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不必是作左傳者伊川遂謂爲古之聞人朱注則惑於程氏而錯也

大昌按孔安國云左丘明即魯太史也而劉向劉歆杜預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若使作左傳者即魯太史何以云丘明與孔子觀於魯史乎司馬遷亦云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左丘明因論輯以爲之傳故唐儒啖趙輩謂論語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不必是作左傳者近時朱竹垞以作左傳之丘明爲孔子弟子今玩

夫子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宛是竊比語氣則必其為古昔之人而非其同時作左傳之為弟子者也然則孔注左丘明魯太史者安知非在孔子百餘年前之太史乎豈非所謂古之聞人乎

子桑伯子（集注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

毛氏曰若是子桑戶則在論語無戶字在莊子無伯子何以知為即此人今但據子桑二字則莊子尚有子桑雽將爭之矣

大昌按鄭注以此為秦大夫公孫子桑既不可從惟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于牛馬故胡氏以為疑即子桑戶亦以莊子所稱大都遊于方外之士也朱注所以引之亦疑而未定也今毛氏以為論語無戶字在莊子無伯子字而議其錯則既拘矣又謂莊子尚有子桑雽而懼其爭則自來同姓名者甚多注書者將如之何

朱張（集注不見經傳）

毛氏曰論語考異謂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正義所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以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正謂此也（考異係朱王應麟作）

大昌按孔子聖集大成曾子謂皜皜乎不可尚宰我謂賢于堯舜子貢有若孟子皆謂生民未有且下文夫子明云我則異于是安得謂逸民朱張之行與孔子同也說本無稽朱注故不用之適見毛氏之無識矣

費惠公（集注惠公費邑之君也）

毛氏曰邑宰原可稱公然終是都邑之君何得曰小國之君何得曰非惟百乘之家為然反于大夫有進等也況費乃季氏所屬反駕孟獻子而上之錯矣按費本國名呂覽慎勢篇有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則惠公是國君非邑君也

大昌按毛氏以費惠公為國君而以朱注費邑之君主季氏私邑者為錯然顧氏日知錄云春秋時有兩費按其一見成十三年傳曰殄絕我費滑注云滑國都于費今河南緱氏縣（莊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其一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若子思之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此費惠公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觀此則朱注謂費邑之君固不錯也毛氏謂以都邑之君反于百乘之家有進等而駕孟獻子之上為疑則金氏仁山嘗言之矣曰費本魯季氏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自春秋以後

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觀此則知勢入戰國魯方伯里者五非復昔日之魯則其大夫亦非復昔日之大夫故子思之時去孟獻子遠矣豈猶得以昔日之形勢相較哉如孟嘗君據薛儼然與諸侯匹敵可証也（王伯厚云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

愼子（集注愼子魯臣滑釐愼子名）

毛氏曰愼滑釐即禽滑釐墨子所云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以待楚寇是也又呂覽高誘注謂禽滑釐一氏萹是也舊儒謂愼子善兵法者是而正義謂即愼到趙人齊稷下客則不然劉向定愼子四十二篇（即愼到）不言善兵法

且諸書無言愼到師墨翟者

大昌按正義以愼子爲愼到朱注固不引之亦以其未確也孫疏本僞書其錯甚多毛氏此議孫疏之錯于朱注何關

朱牼（集注朱姓牼名　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毛氏曰宋牼即宋鈃牼與鈃字音相同此不必疑者

大昌按字音同而字形不同故朱注謂疑即此人者愼之也此何用改錯

申詳（集注子張之子）

毛氏曰申詳子張子見檀弓注然以顓孫氏之子而改姓申舊猶疑之況此是詳字不是祥字故趙注但稱賢者安得謂子張子也

大昌按此本檀弓注未爲無据詳祥字雖不同然宋牼宋鈃既以同音而可從則祥詳亦同音而字形且相近也若以顓孫氏之子而改姓申爲可疑則閻氏四書釋地亦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想閻氏亦以鄭注較爲可據耳

癰疽（集注瘍醫也）

毛氏曰瘍醫在天官職其所掌有頭創身瘍金傷跣折諸症並不專以癰疽爲名此二字非官名非人名乃誤文之顯然

者考雍本是姓系文王子雍伯之後孔子所主當是雍渠即史世家云靈公與南子同車雍渠參乘孔子爲次乘以此人係靈公嬖倖與彌子等且與孔子因緣故彌子直邀其主乃劉向說苑作孔子主雍雎而趙岐注則并訛雎爲疽于是七篇之本盡變之而爲癰疽其後展輾遂訛爲癰疽此不可不辨者

大昌按毛氏以癰疽當爲雍渠之訛徵論又須改字但毛氏以說苑作雍雎趙岐注作雍疽于是展輾遂訛作癰疽不知韓非子又作雍鉏而國策則明云衛靈公近癰疽（注癰疽瘍醫也醫之）

幸者此則與孟子七篇相合安得專據史記以為必是雍渠乎況毛氏云孔子所主當是雍渠以雍渠係靈公嬖倖且與孔子因緣故彌子直邀其主若是則孔子會實主雍渠矣孟子曷以云好事者為之也且孔子既肯主雍渠何以又不肯主彌子之家乎

盜跖　蹠 集注無文

毛氏曰跖蹠是誰並不注明俗師講孟子輒以柳下惠之兄當之然此係莊生寓言夫以莊廿六年之柳下惠距定哀百有餘年之孔子相為問答乃是說夢而以溥天下人共入夢

中可乎考古大盜皆名曰跖與姣女之稱西施毛嫱並同有跖又有蹻賈誼謂跖蹻廉是也總是足胝係人體最下之名李奇漢書以跖為秦大盜丁度集韻又謂跖是秦盜蹻是楚盜則此當注曰跖蹠秦楚間大盜通稱乃俱置不問一似舍柳氏別無跖者注書何為

大昌按莊周以柳下惠孔子相為問答固是寓言然未可據此謂并無盜跖其人也則安知跖果非柳下惠之兄乎毛氏謂跖是通稱是猶古善射者皆名曰羿則安知其名非因柳下惠之兄而起乎且毛氏既謂跖是古大盜通稱何復據李奇丁度之說而謂當注曰跖蹠是秦楚大盜通稱而又限之以其地乎況朱子無注不過謂跖是一盜耳並未引莊子之說毛氏乃謂以溥天下人共入夢中一似舍柳氏別無跖者注書何為是誚俗師其于朱子何涉　毛氏于朱注引子桑伯子申詳等則議其錯而于朱張盜跖不引舊說者又議其錯總是有意訾議耳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二　　婺源戴大昌

天類

北辰集注北辰北極天之樞也　朱氏有云北辰是天之樞紐又云辰非星也極星亦微動辰不動

毛氏曰北辰即爾雅北極謂之北辰但此辰是星不是虛位古尚書說北辰爲星宗其星在紫微宮中即北極五星之一別名樞星晉志曰北極五星其紐一星天之樞也此是確訓從未有以天之無星處立一門樞曰天之樞如朱氏所云也乃朱氏又造一小星名爲極星在天樞之旁可作記認自來諸書俱無此說殆是誤據沈括之盲蟲五百餘年之人而不知其錯眞可歎也

大昌按北極名北辰爲天之樞與所云北極星第五名紐星亦曰樞星者自屬爲二其所謂北極五星者第一星主太子二星謂太乙主帝三星主庶子四星主后惟第五曰紐星爲天樞則主帝都漢志載若所謂北極爲北辰者蓋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北極則與南極同爲天之樞紐天左旋不息所以兩極亦嘗旋轉不息其云不動者非不運動乃不移動故曰居其所也蓋此北極與紐星只近而固非即指紐星也按明世子載堉博通歷法其議北極云自漢至齊梁皆謂紐星即當不動處惟祖暅之所測知紐星去極一度有餘自唐至宋又去極三度有餘元志從三度又明徐光啟深明西法亦云古時北極星即紐星正當不動之處今時久漸移已去不動處三度有奇故仰測近極二星皆見明史歷議又國朝江氏愼修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北極五星其第五者曰紐爲天之樞此星非正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人測之謂紐星離極三度也又惠半農禮說有云極者天心也心不可見故名爲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戴氏東原亦云論語之

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此爲左旋之樞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觀此諸說則知稱北辰不動者非星也朱子謂指其旁一星作記認者即謂紐星也毛氏乃謂北辰是星名不是虛位因即以北極五星之紐星爲北辰反以朱子之說欺其蠱惑五百餘年之人而不知其錯噫其殆夢夢耶

千歲之日至集注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

毛氏曰日至有兩至不止冬至即冬至亦不在朔日至是中氣無在朔者凡朔日遇至則必前是閏月而後移中氣在朔然未聞造歷先置閏者蓋此日至二字如云日短至日長至

耳凡造歷必先定兩至而後二分四時以次徐定傳所云履端于始者謂求之日月五星運會之始也舉正于中者謂正中氣定日至也而後以餘分置閏歸餘于終焉是求故始事致至中事而乃以置閏之終認作求故之始錯矣又坐致者謂推將來也

大昌按千歲之日至吾鄉江氏愼修之解亦不主歷元說謂但以歲實之平定者累加之而知千歲之前其年冬至在十一月某日某時又以恒星歲差推之而知其年冬至日躔某宿某度如堯時冬至昏昴中因知日躔在虛殷時則在女周初在牽牛自春秋迄唐宋皆在斗宋末迄于今皆在箕約六十八年而差一度如千歲則差十四度有奇此皆由今日可逆推而知故雖天之高星辰之遠不難坐而致也若今朱注主歷元說者則據前漢志謂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計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又東漢志謂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也則皆所謂年月日時並會于甲子指冬至而言者此朱子所本也（西漢志多五十七年者包災歲言之也凡陽九陽七陽五陽三及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毛氏謂冬至爲中氣若冬至在朔則必前有

閏月從無造歷先置閏者不知據漢志所說每一元則其時無大餘無小餘自然其年十一月朔旦爲甲子也如史載漢武帝元封七年史官奏言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至今元封七年仲冬甲子朔旦冬至復得泰初本星度因造太初歷卽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是也又孫疏亦釋日至爲推千歲之後而朱注指前爲說者益因孟子言苟求其故所以主往古歷元說而毛氏謂其以置閏之終認爲求故亦誤矣（毛氏偏主日月五星左旋之說則于天文固懵然矣何用言此）

地理類

九河（集注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勾盤曰鬲津）

毛氏曰爾雅九河七曰絜結也並非潔字且大河本身亦在此九名中大河卽徒駭也今乃錯絜作潔似簡與絜本一水而錯分故大河與徒駭本兩水而錯併也者由是其徒襲沈注禹貢翻別出大河而合簡絜爲一河河名亂矣

大昌按毛氏以爾雅大河本身卽在此九名中大河卽徒駭也朱注似以簡與潔爲一水以大河與徒駭爲兩水也者致蔡傳遂承其誤今按爾雅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朱注則全與爾雅文相同并各河

名復皆加一曰字重爲朋穜金未合簡絜爲一水而分大河與徒駭爲兩水也毛氏其人要耶至朱注絜作漯此如亨熟二字後人皆加四點以古字從省耳抑或別有所本或傳寫之誤亦何足議按曾彥和有云九河其一不名者乃河之經流也先儒分簡絜爲二水非也蔡傳正用曾氏說而與朱子歧異毛氏反謂蔡傳承朱注之錯茸又非夢乎

晝　集注或曰晝當作畫

毛氏曰或人所云少見多怪疑晝不類邑名耳實則齊有晝夜邑國策齊襄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一晝一夜不錯也且晝

邑在齊西南正孟子去齊適鄒之路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戰里城燕將破齊將以其地封王蠋者以燕在齊西北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晝

大昌按毛氏以晝邑卽戰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此本之括地志戰里城爲春秋時林邑不知括地志又云澅邑蠋所居卽此邑因澅水爲名也俱見史記田單傳正義則括地志亦以此爲王蠋之澅邑史記載樂毅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其田單傳畫邑注則明載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是晝本在齊西南而括地志云西北者或傳寫之誤耳

按畫邑因水得名水經注云臨淄惟澅水西北入沛又云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呼澅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據此推之則澅水離齊纔十八里其末流或由西北入沛而畫邑則在齊之西南三十里無疑矣

東　東夷之人也　集注在東方夷服之地

毛氏曰夷裔也邊也東夷謂東一邊也戰國分東西以關爲界凡關以東皆謂之東一邊若朱注曰夷服則所稱要服二百里夷者在甸侯綏一千五百里之外矣

大昌按朱注東方夷服亦似覺太遠然毛氏謂戰國分東西以關爲界想是謂函谷關而謂凡關以東一邊者卽稱東夷豈不更可笑

駢邑三百　集注伯氏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

毛氏曰駢邑三百不是書社三百盖書社謂書其里社之戶籍如楚欲以書社七百封孔子也此邑字卽周官四井爲邑之邑三百邑實一千二百井九千六百家耳邑有千室之邑則合三十邑纔敵一邑有十室之邑則一邑又應分作三邑惟此邑以周制校則如此國語三十家爲一邑

大昌按毛氏以駢邑三百之邑即周官四井爲邑之邑實一千二百井爲九千六百家蓋以八家同一井四井爲邑共得三十二家計算故三百邑爲九千六百家又謂千室之邑者則合三十邑纔敎一邑蓋亦以每邑三十二家則三十邑爲九百六十家祇少四十家不滿千室故謂合三十邑纔敎一邑也抑知夫子許冉求爲宰之才豈其邑不過九百六十家而駢邑反爲九千六百家則加十倍耶是必不然矣蓋駢邑三百本爲書社三百每二十五家爲里里有社三百社則七千五百家先儒皆主此說况且有荀卿與之書社三百可証耶若使朱注未引荀卿此語則毛氏必將引之以誚朱子之昧昧矣

十室之邑余另有解見四書問答前編　千室之邑另有解見續編　此兩邑字亦非四井爲邑之邑

轉附朝舞　集注二山名

毛氏曰齊無此二山故孫疏謂惟顧野王玉篇有㵄水出南陽在齊地而無山可考是必有誤嘗讀管子戒篇知此是齊桓管仲問答之辭自始至末其文並同與此各出據其文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然則轉附朝舞與猶軸轉斛字形謬誤而欲核其何山何水得乎凡注經必當有闕疑未詳者祖龍焚後凡書之不容強解類如此

大昌按轉附朝舞皆山名此本自趙注而朱子固亦未核其爲何山何水也至此事與管子戒篇所載相同凡古書事同人異者亦間有之祗得兩存其說若謂轉附朝舞係與猶軸轉斛字形謬誤則豈齊桓齊景管仲晏子亦字形謬誤而然乎毛氏謂經有當注未詳必不容強解者類如此余見朱注每云闕疑未詳者毛氏必強爲之解矣

物類

苗而不秀　集注穀之始生曰苗

毛氏曰苗不止穀凡草之少長者皆曰苗說文所云草生于田是也况此苗并不指草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曰早夭者如揚子雲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此權不可易

大昌按以苗爲穀並非異訓如詩曰彼稷之苗又曰厭厭其苗書曰若苗之有莠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又曰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見于他書多矣此節朱注釋苗爲穀方與下秀實二字有關會毛氏乃謂凡草之少長皆曰苗又謂此苗字并不指草以苗爲早夭之解而引揚子

育而不苗以為証是毛更以苗秀實卽指人說矣然此章孔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本作譬喻卽楊子言育而不苗正用此意何得以苗屬草又謂并不指草乎葢一字原有數義而義各有當如春蒐夏苗詩曰之子于苗豈可亦釋此節苗字為田獵乎

至于犬馬　集注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

毛氏曰此則大關名教不止于錯葢包注原云犬能守禦馬能服乘皆養人者是以犬馬指人子言卽何晏集說亦云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謂人自養妻孥以至犬

馬猶必有差等亦未嘗以犬馬擬親不意數千年共遵之包注而一人忽起而更變之豈足以垂教與

大昌按何晏載包注曰犬以守禦馬以服乘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云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據此則前說是以犬馬比人子也後說所引孟子之言是以養親不敬譬之于養犬馬也故邢疏云人養犬馬而不敬犬馬若養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于犬馬乎毛氏若議朱子當用前說不當用其後說則可乃謂數千年共遵之包注而朱子一人忽起而更變之則豈不知此

解固非起自朱子乎且按何晏後說則亦未知其為自己之言抑仍包咸之言乎況何晏明云不敬則無以別而毛氏改曰則無次別以次字解作人自養妻孥以至犬馬猶必有差等遷就其意強作辨說毛氏一生註書坐此多矣

兩馬之力　集注葢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毛氏曰古車皆四馬以兩服兩驂為度若士則一車兩馬今儼然城門豈有天子六馬諸侯卿大夫四馬大夫三馬皆不行而獨士行者又且田車役車無算旣言馬力反不取多馬而取減馬錯之錯矣趙注兩馬謂國馬公馬然則兩馬者兩

等馬耳

大昌按士一車兩馬若初試為大夫則得用四馬故曰畜馬乘乘者四也毛氏旣言諸侯卿大夫四馬則知下此不得用四馬安得謂古車皆四馬乎葢諸侯大夫之人少而國中士庶之人多孟子不舉其少而舉其多者故不言四馬而第言兩馬正見車多而轍跡深也且朱注本言此節文義難曉而豐氏說差明白故存之以豐氏說較勝趙注也毛氏必仍主趙注所引春秋外傳國馬公馬之解按國語楚鬥且曰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　公馬足以稱賦　公馬公之

戎馬也賦謂兵賦然則儼然城門豈有自天子諸侯以及士庶商賈之車皆不行而獨此兩等戎馬之車行者

按閻氏四書釋地云陳氏禮書謂春秋傳衛良夫乘衷甸兩牡史記管君以乘車兩馬與孔子葢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分其說當矣然細按孟子語氣不必確指士之車葢偶舉之其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葢古人文字有宜虛會者此類是也又大全辨載一說曰兩即指車非一二之兩葢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此言城門之軌豈車馬之力所使然歟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三

婺源戴大昌

官師類

士無世官　集注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

毛氏曰如此則以世官爲世爵錯之甚矣此士字該卿大夫言當云但世爵而不世官古官與爵殊爵者王朝爲公侯伯子男在侯國爲公卿大夫士也官者在王朝爲三公三孤六卿及諸官屬在侯國則孤卿之爲三官與諸屬大夫之爲五官者也世爵爲封建一定之法不可更易宋儒謬襲公羊謂春秋譏世卿妄語也惟世官則易于專擅如三桓爲魯三卿此不可易者然而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世世襲之以致政逮大夫漸不可挽晉六卿俱然故五禁及之大昌按毛氏此條之妄說甚矣謂爵者在侯國爲公卿大夫士也官者侯國則孤卿之爲三官及諸大夫之爲五官也然自古未聞有身爲卿大夫而漠然無官守者若果世爵爲封建一定之法則中庸何以曰父爲大夫子爲士父爲士子爲大夫乎王制又何以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乎春秋譏世卿漢唐諸儒皆以爲然何獨謂宋儒襲公羊謬說乎若謂朱注當世祿者爲錯則孟子何以曰文王之治岐仕者世

祿而不曰仕者世爵乎此皆不待辨而明也且毛氏謂世官則易于專擅以致政逮大夫則尤不然盖權之下移在執政者非其人耳如魯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孟獻子則嘗為政在武子之上叔孫昭子亦嘗為政在季平子之上皆無碍也惟若季氏為政專擅則公室遂弱矣晉三軍之將佐其諸臣皆以次遞升未嘗世其官也如郤縠隨會趙孟韓起當國執政固無碍也迨春秋末趙魏輩擅權盡滅范氏中行氏知氏而晉始萃于三族矣則知執政非其人雖令魯三家以司徒司馬司空使遞次更易之而不世其官豈有

救于魯哉毛氏眞論古無識矣

羿（集注論語羿有窮之君孟子羿善射者也）

毛氏曰此又錯者不知此是官名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凡職射而以官為氏者皆得氏羿則當注云羿古射官名而其後多以官氏此羿者有窮后之氏也

大昌按說文羿字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官（無帝嚳二字）亦兩岐之說然即以羿為帝嚳射官則羿亦其為射官者之人名也以其善射故後之善射者皆謂之羿猶美色者皆呼毛嬙西施耳今毛氏則曰此是官名而其後因以官為氏直以羿為古射官之名則固無所本也（吳越春秋云初羿時有名羿者善射夷羿慕其為人因名曰羿）

子華使於齊（集注為孔子使也）

毛氏曰子華使齊正夫子為司寇時由求赤一齊仕魯由使治賦春秋傳所稱墮三都者求使宰財孟子所稱賦粟倍他日者赤使治賓客即此使齊是也使齊正為魯使與下原思為宰是一時事故粟皆公家稍食也若解作為孔子使則皆不合矣夫子家無廩祿安得有藏粟可私授至八十斛者惟冉子為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一請一與得以自主如謂冉子與以已粟則是炫已富以矯夫子之卻倍無理矣

大昌按夫子答孟武伯以由求赤可使之才猶之答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不過評論其才安得以此即為三子一同仕魯之証而謂子華為魯使齊乎况孟子明云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若是夫子為司寇而使求宰財尚令求賦粟倍他日者朱注有此說則毛氏不知若何譏訕矣且謂子華為仕魯而使齊則閻氏四書釋地有云按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夫子為司寇時赤甫八歲據此則知毛氏之說非也又謂粟為公家稍食求為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一請一與得以自主尤鄙悖之甚者夫使粟果為公家常

祿既不容原思之濫辭又豈容他人之濫與夫子旣曰庾曰釜而求竟敢公然自主與以五秉有是理乎則五秉者其必爲求之已粟自行朋友通財之義耳

下大夫上大夫集注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毛氏曰王制此文襲孟子卿一位大夫一位而雜夏商之制不可信者雖卿原可稱大夫其實上大夫不是卿葢侯國三卿之下又有上下大夫也若五大夫則是三卿屬官謂司徒卿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卿下有小司馬司空司寇卿下有小司寇小司空此等共五人不知得升公朝可與大夫共朝位否然自三卿

及此下大夫五人外將皇皇魯國並無一正大夫在朝位亦無此事也俗儒謂夫子爲中大夫不知王朝有中大夫侯國無之又謂夫子是下大夫則夫子已進大司寇仍是下大夫乎且魯以三桓爲三卿然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武仲作司寇則未嘗不仍備六官也夫子司寇與衆卿列故自以卿而與大夫言因大夫有上下故有誾誾侃侃之別乃謂夫子在大夫列謬矣

大昌按毛氏但欲譏朱注之錯則并譏王制之不可信其實自所著說則甚無把握也葢大國三卿之下各有屬大夫共五人說見前此皆公朝之臣非大夫之家臣可比毛氏安得疑其不知得升公朝否乎古制大國止于三卿如司徒實兼冢宰司馬實兼宗伯司空實兼司寇毛氏安得漫引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等而謂魯未嘗不備六官耶春秋之初魯公子翬即羽父施氏臧氏皆卿也其後諸氏俱失卿惟三桓並列爲卿迨至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則亦爲卿魯于是有四卿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並書于策此則成襄以後變制也若孔子雖由司空進位司寇實仍下大夫也江氏鄉黨圖考亦云孔子爲司寇葢下大夫其稱大司寇者後人漫加之即魯三家爲

司徒司馬司空亦無稱大者毛氏安得謂夫子司寇已在卿列反以稱孔子大夫爲謬乎總而言之則卿大夫皆曰大夫所謂三事大夫是也析而言之則卿爲上大夫餘皆下大夫王制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也就大夫中又分爲上下王制所謂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下卿當其下大夫是也左傳臧宣叔亦引此言今鄉黨所記下大夫則但指大夫也上大夫則必指三卿毛氏乃謂上下大夫但專指大夫言豈夫子在朝廷竟不一向三卿言而但與諸大夫便便乎毛氏所說種種鶻突尚得謂之通

經乎
梓匠輪輿集注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毛氏曰考工記凡工有六今無車工又攻木之工七亦不別出車工不知何據以木工車工分作二者錯矣按周制以輪人輿人共車人合稱雖輪輿亦統名車而車人則祇司車之長短曲直兼斧柯耒耜之制乃獨稱車工以推作輪輿之長官今無此事或曰此四工總是木工亦總可稱人不宜添一車工耳
大昌按朱子以考工記本有車人則有專司之事矣故易作車工以與木工相對成文則車工二字自包輪人輿人在內即毛氏所謂輪輿亦統名車是也固無錯也假如朱子于四者俱注云木工則毛氏必大聲又議其錯矣

管叔監殷見後十卷
忠信重祿集注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毛氏曰祿有定制士豈得獨重舊注忠信之士得重其祿蓋謂苟忠君信國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以勞逸爲進退也
大昌按此節言九經之事自修身至懷諸侯各上數句俱係就人君言何以此句忠信獨就士言乎若如舊注之說則忠信下必須添之士二字方可則固不若朱注之直捷矣且毛氏云以勞逸爲進退則非論其人之德而論其功論功則自有考績黜陟之典固不沒也況毛氏既云祿有定制士豈得獨重又何以于忠信之士獨可破格乎故知君之重祿者是爲凡爲士者槩言之也蓋此經言體羣臣惟以忠信就人君待士說覺于體字方有關會
甯武子集注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毛氏曰甯武今無仕衛文時事春秋經傳皆無有按春秋衛成元年在簡書尚有甯莊子盟句之文則其父尚在武子安得爲大夫至成公三年武子之名始見策書此經傳甚明者近嘉興陸氏四書大全謂春秋父子今仕甚多淮安閻氏又引鄢陵之戰謂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且韓厥將下軍而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又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即爲公左宰安見甯氏父子必不同仕文公朝乎此論一出遠近即有來駁辨者不知諸所引據皆非世爵相繼之法雖世爵未繼亦早有散仕爲倅者如周官掌國子之倅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皆是也但此是國倅何嘗是父子同

時爲大夫而以此爲証是眞不讀書人矣況甯武并不爲國倅而謂爲大夫乎

大昌按朱注以邦有道屬文公時毛氏逞其雄辨謂甯武並無仕衛文時事是以有道無道俱屬成公請卽以其矛刺其盾焉毛氏謂衛成公元年甯莊子盟句則其父尚在至成三年武子之名始見策書以爲甯武未仕衛文之証不知衛成公元年卽魯僖二十六年也衛成三年卽魯僖二十八年也晉文城濮之戰卽在僖二十八年經于是年書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若使甯武子至是始仕衛則正値邦無道何所分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乎毛氏誚朱子不讀春秋經傳而不自知其昧昧矣毛氏又謂世爵相繼總無父子同時爲大夫者然朱注但云武子仕衛未嘗指言大夫則安知甯武在衛文時不曾散仕爲倅乎毛氏又于十卷再用嘵嘵何也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四

婺源戴大昌

朝廟類

朝聘章句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毛氏曰此據王制而錯者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諸侯聘諸侯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禮惟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諸侯各朝于方岳此是眞周禮而周官經析言之大畧十二年中王一廵狩諸侯兩朝凡廵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朝甸服二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衛服五十一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是六年之中六服各一朝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鎭蕃四服在五服外也于是天子廵狩方岳諸侯又朝于方岳之下此常朝也又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謂之時見如王十二年不廵狩則諸侯共朝京師謂之殷同此閒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曰朝南方以夏至曰宗西方以秋至曰覲北方以冬至曰遇其見于諸禮者不同如此

若聘則天子于十二年中每閒歲下問于諸侯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年爲度謂之六問而六服則皆以應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閒年又聘共六聘皆除廵年外以次而周所謂

陽年朝則陰年聘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且天子亦有歸脤賀慶致禬諸小聘而諸侯遇王國有事即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曰小聘周制可見者如此若左傳叔向等所云皆晉霸之禮耳自鄭氏周官注一往訛錯而朝聘大禮漢唐至今茫然矣

大昌按尚書周官篇言五服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是以地之遠近為朝之疎數與尚書本不合而毛氏則謂尚書是總言之周禮大行人是析言

之本無不合然如毛氏所解侯服以一年朝甸服以二年朝云云則大行人當云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男服三歲見不當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也先與周禮本文不合安見其的確乎　若大行人云時聘殷頫鄭注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鄭意蓋以侯服歲一見則年年朝以甸二歲一見男三歲一見采四歲一見衛五歲一見要六歲一見計之則十二年中惟一年七年十一年乃侯服獨朝則諸服皆使卿以聘禮來頫是十二年中凡大聘三小聘則無定數也毛氏則謂六服皆以來朝之次年使卿聘間年又聘但其所解朝期已與周禮本文未合則所謂以次年入聘者又安見其確而謂朝聘大禮漢唐至今茫然果可信哉

至謂閒朝五服各以時至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毛氏亦無發明按四明萬氏斯大朝覲辨畧曰諸侯見天子一也大宗伯所載何以因時而異其名及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更疑臣見君必北面何以有東西面之異今即覲

禮詳考之知朝覲本是一禮蓋受覲必于廟廟在路寢左方天子初出自寢先至于宁諸侯遂分東西立以通姓名即所謂朝也既朝之後天子始入廟受覲節次固自分明先朝後覲原非二禮又豈有四禮哉北面曰覲止行于天子東面西面曰朝故朝禮下通于諸侯也鄭氏謂春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覲一受之于廟夏宗依春冬遇依覲然則春夏來朝者無北面拜稽之禮謂冠履何

復其位　集注沒階趨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毛氏曰舊注以此位為即過位之位此本孔安國語原可信

者不知何據又改作已之朝位夫朝位有三一爲外朝之位一爲內朝之位一爲朝端之位（謂在堂階之上）此與三位俱不合揣註意必指階下一朝位耳然亦非是蓋出者退朝之稱未有退朝而又就朝位于階下者

大昌按舊注之說必不可從若果復其位爲即過位之位是君位也君位安得云復其位乎此不待辨而知其非也且毛氏所釋朝位有三者亦誤夫三位一在外朝一在治朝一在內朝（燕朝）亦曰今毛氏乃遺却治朝之正位而以內朝之位分堂上堂下爲二其謬甚矣江氏鄉黨圖攷所言諸侯三門三朝

之制以過位爲過治朝之位升堂爲路寢之堂（即內朝）最爲精析惟以末節復其位爲內朝堂下之位則未確（余有辨說見四書問答續編）蓋復其位在于治朝中庭左右按玉藻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惟大夫所復之位在于治朝已隔路門故君必使人視其退與否以爲適小寢之節若復位果即在內朝堂下則退與否君固目覩之安用使人視之耶蔡氏德晉有云過位過治朝門屏間君所佇立之位升堂升路寢之堂復其位復其治朝中庭左右臣所立之位也其說最核

冉子退朝（集注季氏之私朝也季氏專魯其于國政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

毛氏曰此錯甚者據傳卿大夫有外朝稱公朝與家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有內朝稱私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庇家政今乃曰季氏之私朝豈謂國朝是公朝大夫兩朝皆私朝耶禮云公事不私議蓋謂公事不議于大夫之外朝而但議內朝便謂之私故不可也今季氏與家臣在朝議政議事未嘗犯名分也然則夫子何譏焉譏其議事之久也退朝而晏則議事久矣此非外朝議政必內朝議事也此明白告語並非佯爲不知之言

大昌按舊注用周氏馬氏說謂爲魯君之朝而朱注用鄭康成說謂季氏私朝則私朝者原對魯君公朝而言固無錯也毛氏乃于大夫之家分公朝私朝言何其瑣耶夫子之責冉有而正名分者正以禮云公事不私議也毛氏乃謂不以公事議于大夫之外朝而但議于內朝始爲私議又何其瑣耶且毛氏既謂季氏于外朝議政于內朝議事不犯名分則晝議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固其所也何以夫子又因求退而晏議其議事之久豈序業庇家事亦必在早朝不但不當于夕夜而并不當遲至于晝耶毛氏所說適見其支離

可笑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 集注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毛氏曰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盖凡月朔必先朝廟周禮所謂朝享者然後告朔視朔聽朔而于是始朝此節謂夫子謹月朔必先服聽朔之服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于君所謂必朝服而朝謂必以朝服行之朝時不先服也徐仲山曰此明記夫子仕魯時事而朱注臆作致仕者以爲仕則何慮不朝何慮不朝服而曰必不知必在朝不在朝服也此眞解人之言

大昌按朱注就夫子致仕時言固謂仕則于月朔誰有不朝者鄉黨曷用記此乎毛氏則仍主夫子仕魯說但本文祗言必朝服而朝而毛氏乃謂必先服聽朔之服因君不聽朔而後易朝服果爾則記者曷爲僅記朝服而朝欲使人懸揣其意乎又引徐仲山說以釋必字謂必在朝不在朝服也此眞解人之言吾則不知所謂必在朝不在朝服者係是何解豈魯諸臣于月朔或不朝而夫子則必朝以爲賢于他人乎使謂魯諸臣常不朝而夫子仕魯第因月朔必朝則曷以云三日不朝孔子行乎且毛氏自釋謂夫子必待朝時然後易朝服則固重在朝服而引徐氏說又謂不在朝服亦自矛盾

按告朔之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故亦謂視朔聽朔又謂告月又謂朝廟又謂朝正又謂之月祭是也而孔疏又謂爲朝享江氏鄉黨圖考云司尊彝言朝享追享乃四時之閒祀孔氏以爲朝享誤也毛氏亦謂朝廟爲朝享而未能辨正

拜下 集注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毛氏曰此又錯引者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賚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若禮拜則

君何得辭臣何得升階以成拜按謝拜有三祗有一拜在下而又升完之則與拜下何涉而以此証拜之泰是脫衣而訴裸者矣諸侯三朝而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拜之而已

大昌按毛氏分謝拜禮拜爲二禮然朱注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先言禮拜君辭之乃升成拜後言謝拜固無碍也按燕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又覲禮云天子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此俱是正禮朱注兼言君

辭升成拜者方見當時不待君辭而自拜上之為泰也安得
謂其錯引乎
毛氏又言諸侯三朝而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夫
在路門外為治朝固係平庭無階若在路門內者為內朝
正是有堂有階
宗廟饗之
毛氏曰章句不註故尚書蔡傳于祖考亦不指是誰則禮亡
而經亦闇不理矣舜自立七廟孔安國注宗廟據帝系謂舜
以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四

親且祭法言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是舜明
明立宗廟以饗祖考立明堂以配帝堯矣若謂宗堯是立堯
宗廟則顓頊舜親也立堯宗廟而所祖者是舜親可乎
大昌按世本史記以窮蟬為顓頊次子因謂舜同出黃帝今
毛氏據孔安國注謂舜立七廟以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
二祧廟不知古帝王世系諸家傳說不一未可據也考黃帝
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餘皆姓姬而並無姚姓又顓
頊為黃帝之曾孫而顓頊有子八凱並無窮蟬之名考劉耽
所纂呂梁碑記虞舜祖幕幕生窮蟬蟬生敬康康生喬牛牛

生瞽瞍瞍生舜羅長源路史虞舜紀謂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
物生有虞氏報焉又左氏云有虞祖幕風俗通亦謂舜祖幕
俱與呂梁碑合但無勾望耳據此則舜固非黃帝顓頊之後
與堯不同出故二女釐降並非其從祖姑也今謂舜四親之
廟瞍必在內固不須說若據祭法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則有難強合者朱子章句無注自是闕疑毛氏殆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
明堂　集注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毛氏曰出政令自有朝寢周王安得至東齊出政令若為巡

狩設則西南諸嶽何以無有考明堂創于黃帝古天子建國
必以始祖為祖開王為宗周公為文王大宗不敢祖王季而
宗武王祇得祀文王為大宗所出之帝立出王廟因乘黃帝
明堂舊址在泰山下遂作魯明堂而祀出王以配上帝孝經
注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且曰則周公其人并明指周公自為
之則此魯明堂與西周明堂有異者但不知其地在何時為
齊有耳
大昌按毛氏以此泰山下明堂乃周公自為之為魯明堂以
祀文王真可一笑毛氏豈不知周公一生未嘗之魯乎益孝

經言宗祀文王于明堂此自指鎬京明堂也若魯有太廟以祀周公又立出王廟以祀文王則皆伯禽為之也與此明堂何涉此編十六卷譏朱子自造典禮吾謂未有若毛氏此條自造典禮之甚者也

周惟泰山下有明堂或因古皇封禪名山升中之禮多在泰山自昔有此明堂故周亦修舉之若西南北三嶽固無明堂見稱于書史按姚氏彝經說有云一歲而徧方岳唐虞之制若周則未聞有此禮大行人曰十二年王巡狩殷國蓋期于一方而會四方諸侯焉爾如王當其歲不巡狩

則合諸侯于周是以作東都立明堂以朝諸侯漢儒不通時務采唐虞之制以入王制偽古文尚書又据以入周官失之遠矣此西南諸嶽所以無明堂也

祼將于京　集注商士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

毛氏曰但云助祭一似常祭總如是者此是大錯考諸侯無助祭事中庸序爵但指同姓內諸侯鄭注所云公卿大夫而朱注添一侯字以異姓外諸侯當之此是究禮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即武成云丁未祀周廟是也又王國建都當一至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是也又新君即位當一至如舜即位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是也惟三大禮而舍此則無有

大昌按外服諸侯助祭毛氏祇說三大禮然必不止此也竊以諸侯每逢朝期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適值天子有事宗廟則未有不助祭者何以見之周頌臣工之詩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孔疏謂成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于廟樂歌也又云此是下土諸侯自外來者也疏謂諸侯春朝因以助祭者蓋為此詩言嗟嗟保介維暮之春耳推之夏秋冬來朝者亦必助祭可

知矣且頌詩言諸侯助祭固不一而足也況賜爵必于太廟亦于祭時行之如韓侯初立來朝王初錫命是也毛氏曾不考禮而翻議人為錯乎

告朔之餼羊　集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毛氏曰告朔與視朔不同告朔以羊告廟請朔然後皮弁視朔以聽此一月之政既是兩事故春秋文六年始不告朔至十六年然後不視朔兩時兩經今但註告朔而以不視朔當之此是何說又月朔朝享與告朔于廟是兩事朝廟在祖廟

而朝享止曾祖考三廟注疏謬以告朔謂之朝享胡以亦不一辨之

大昌按告朔與視朔雖分兩節實是一串若視朔畢然後朝廟（亦曰朝正亦曰月祭）則與告朔分兩事矣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杜注以閏非常月故闕而不告朔）不告朔則不視朔可知矣文十六年經云公四不視朔（左傳疾也穀梁傳注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不視朔則不告朔亦可知矣朱注先引告朔之禮後引文公不視朔互相發明有何錯乎若注疏家以朝廟爲朝享固謬但周禮司尊彝先鄭云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今毛氏以朝享爲止祭曾祖考三廟則亦謬矣

邑里類

郭（集注郭外城）

毛氏曰郭廓然無城之名故魯之國郭都邑郭無城其後避齊難始城成郛城西郛郛者郭也乃謂郭是外城錯矣春秋城中城中城邑名陳祥道不識邑名謂城是中城郭是外城此千古笑話也

大昌按管子云內之爲城外之爲郭此朱注外城之所本也若釋名云郭廓也但釋郭字之義耳毛氏竟謂郭爲廓然無城之名果如此則曠野而無紀極孟子何以云七里之郭哉按魯成九年定六年經俱書城中城顧氏復初春秋大事表曰高氏閌云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公指定公）蓋中城者國都之內城也杜注謂在東郡廩邱者非是又曰襄十九年城西郛汪氏克寬云郛乃外城則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見都邑表卷七）据顧氏說亦謂中城爲邑名者誤矣安見陳祥道之爲笑話哉

關市譏而不征（集注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

毛氏曰此又杜撰矣關是門關即界上之門並不在道路市即前朝後市之市並不在都邑周官司關以節聯門市門者國門也在外有關在內有市而中有國門凡貨賄出入皆用璽節爲通導外入者則關通于門門通于市內出者則市通于門門通于關

大昌按毛氏既言關即界上之門並不在道路又言在外有關在內有市而中有國門自外入者則關通于門自內出者則門通于關然則關非即界上之門矣豈不自矛盾乎則朱注謂道路之關何碍也又謂市即前朝後市之市然國亦可稱國都也國都亦有可以言邑者如衛城曰朝歌後遷于漕

與楚郘皆邑名也鄭亦邑名也秦亦邑名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是也楚都之郢亦邑名也不可枚舉則朱注謂都邑之市亦何碍

置郵集注置驛也郵馹也

毛氏曰馹卽驛也置驛郵亦驛則驛驛矣字書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又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是驛通于置而郵不然故漢改郵爲置俗稱改置謂改步遞爲馬遞也是馬專屬置步專屬郵此顯然者但郵之通馹則自北宋作廣韻者已錯矣若驛之同馹則一字而兩行者朱注既不知郵之非馹又不知

馹之卽驛則又太疏矣

大昌按毛氏以馹卽驛而不知馹與驛亦有分也又謂馬遞專屬置步遞專屬郵而不知亦非古訓也何以謂馹與驛有分按說文云驛置騎也從馬睪聲是睪主于騎言馬也馹驛車也從馬日聲是馹主于傳言車也亦謂之遽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禮記士曰傳遽之臣左傳且使遽告于鄭說文遽傳也顏師古漢書注云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是也觀此則馹爲驛車而驛則單騎也何以謂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亦非古訓葢古未有以傳送文書處名之曰置置字之訓說文赦也玉篇立也廣雅設也惟曰郵者郊特牲郵表畷注若今郵亭謂田間舍也說文境上行書舍也師古漢書注云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是矣葢古時但有馹爲傳車驛爲單騎而並無所謂步遞其云置郵者當是置立郵舍以爲傳送簡書之舍固兼傳車馬騎二者言之非分置郵爲二也惟漢書參傳取狐父祈善置師古注云置若今之驛也始以置作實字解毛氏所云漢改郵爲置者也自後字書則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于是後世弟有馬遞步遞無所謂傳車矣毛氏但知譏朱注而不自

知其亦全未分曉也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五　　婺源戴大昌

宮室類

廐焚 集注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

毛氏曰廐有國廐家廐據朱注明視爲家廐矣考家語雜記俱載廐焚一事有鄉人來弔而孔子拜之此附會論語文皆不足信者然家語明云國廐焚而雜記不指何廐祇孔疏有孔子馬廐一語第四馬爲乘三乘爲阜夫子始仕但畜馬乘何有于廐況國廐有家語明文則寧取有文者故國廐是而家廐非也

大昌按襍記明云有鄉人來弔而孔子拜之若非家廐安用來弔故孔疏亦指家廐說何得云雜記不明指何廐乎若家語則在襍記之後爲王肅僞撰者不足據也且夫子既初仕畜馬乘亦有四馬何不可謂之廐毛氏謂家語襍記皆爲附會論語然則鄉黨所記廐焚不亦無是事乎且既云家語襍記皆不足信而又謂家語國廐有明文然則襍記亦未嘗不明指家廐也按周氏埋衷四書典故辨正謂既云子退朝當指家廐爲是

諒陰 集注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毛氏曰此居廬也鄭康成曰諒古作梁陰亦作闇卽廬也所謂梁闇者以倚廬之製但倚木于墻而不加梁惟天子則梁之禮云剪屏而柱楣此其義也

大昌按禮記諒陰作諒闇康成解作凶廬以諒陰爲梁闇則二字俱須改却若孔安國注則在康成之前謂諒信也陰猶默也朱注不從康成而用孔說以爲居喪之名復曰未詳其義者葢因邢疏引杜預人君既塟除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妄說故不敢主其義也但毛氏于朱注所引諸儒謂古論及石經爪作必嗅作戞之類皆深斥改字之錯何以鄭氏諒陰

作梁闇又必可從乎

器用類

湯盤 章句沐浴之盤也

毛氏曰此襲舊注而錯者按國語注盤承盥器也廣韻原注亦釋頮面之器若沐則濯髮浴則洒身褻褻矣卽內則子事父母不過五日請浴三日具沐無日日沐浴者

大昌按古人刀劍盤盂皆有銘朱注用舊注之說者正謂此乃盥器以明非謂盤盂飲食之器耳毛氏斤斤辨其非濯髮洒身之器何爲乎

大車小車（集注大車平地任載之車　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

毛氏曰以大車爲平地任載之車雖偏舉猶不錯乃以田車兵車乘車當小車則襲舊注而錯矣田車者馳車輕車諸名兵車則有臨衝廣軘皆不得以小車概之按考工記大車是牛車小車是羊車牛車有二一名平地車一名柏車者（行山）羊車即善車一名安車周禮王后有安車曲禮大夫致仕乘安車漢武帝以安車迎申公孔氏正義謂安車衹一馬坐乘又庾蔚云漢世安車止用一馬則非駕羊而仍駕馬也

大昌按考工記並無大車是牛車小車是羊車之說若安車

衹二馬自是安車毛氏硬以羊車當之則亦杜撰矣不知宋儒用舊說以平地任載之車爲大車者謂其駕牛蓋大車以兩轅夾一牛也以田車兵車乘車爲小車者謂皆駕馬蓋小車以一轅居中駕兩服馬也此其所以分也（平地車柏車羊車俱屬車人田車與兵車同乘車即棧車飾車俱屬輿人）若車人云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即承上文平地車言安見其爲駕馬而不駕牛而以爲即安車乎按此注用舊說謂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爲輗似誤分橫木與軛爲二物矣謂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爲軏似誤指轅之上曲處爲軏矣（說見余四書問答）毛氏不知辨正而混說大車小車何爲

觚（集注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

毛氏曰觚不是稜惟柧從木傍者則解作稜西都賦上柧稜而棲金雀是也且觚亦非木簡此惟酒器得之然衹以稜不稜解觚字則大錯古者制器命名皆有義其盛酒者有爵散觶角諸名而以觚爲常用之器觚容二升取寡爲義則觚之名原與君公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紊矣猶曰觚哉

大昌按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

曰散形制不同毛氏乃謂觚不解作稜其名但以取寡爲義與君公之稱孤寡同義今飲常不寡則名實紊而猶得曰觚哉是則指人之飲酒不寡者說也不寡飲者在人似無與於觚且鄉黨記夫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則量有不同當以醉爲節而又豈必以寡飲爲貴哉使夫子果因嘆人之不寡飲則何不但以一升曰爵者爲言乎此其說之不可通也夫觚必有稜意當時有不爲稜者則失其形矣史遷所云破觚而爲圜是也觚容二升意當時有不止容二升者則并紊其制矣故夫子嘆之

正立執綏 集注綏挽以上車之索也

毛氏曰以綏爲挽以上車之索便錯少儀君子升下皆授綏則不得專指作上車索矣古者車上皆立惟婦人老者得坐俗學不識此立字是升車後車上之立故錯耳綏有貳綏散綏則僕自擧登若貝綏正綏則臣授君綏僕授主綏不過受綏而升擧之已耳安所庸執故執綏二字前儒多疑而不能解蓋綏者安也以乘車亦危事故制一綏使之把立以安之雖供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安之此是確解而世狃朱注多不察也

大昌按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綏鄭注綏所以引升車者則綏固上車之索也又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鄭注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江氏鄉黨圖考有云正立執綏謂方上車時曲禮少儀皆無車上執綏之文是也毛氏以正立主在車上言毋論此節是言升車下節是言車中已與本文不合且但謂綏者安也雖供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然此但解得綏字之義耳而于執綏之當在升車時仍無以易也況以綏爲安則朱注所引范氏誠意肅恭義自相合何謂世狃朱注而多不察乎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六

婺源戴大昌

衣服類

衽 集注衽衣衿也

毛氏曰此襲舊注而錯者爾雅交領爲衿昏義施衿結帨衽佩帶之屬並與衽不相合衽則古今未有能言其製者大抵衣裳之制上下兩不聯屬其服下兩旁則裳際盡露于是造一衣式用布二尺五寸綴于衣而垂之兩腋之旁名之曰衽衽掩縫之謂而初不分左右也自深衣之制起衣與裳聯屬無際卽裳亦聯其左旁惟右旁則鉤其合處所謂續衽鉤邊者乃以此二尺五寸之衽綴之右腋之裳端以垂于下所謂右衽也蓋生人右衽死人則左衽四夷亦左衽是衽另一衣並非衿也

大昌按朱注用舊解衽爲衣衿固未分曉毛氏雖考核較明而亦未十分了了也記曰衽當旁蓋朝服祭服及喪服上衣下裳不相連皆用帷裳故用衽綴于上衣以掩兩腋之裳際其衽則寬頭在上狹頭在下鄭注所云衽或殺而下又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是也若深衣則上下相連故曰非帷裳則左旁之裳前後亦相連惟右旁則用衽綴于裳其衽則狹頭

向上寬頭向下以深衣之裳要無襞積故也鄭注所云衽或殺而上又云
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是也毛氏亦謂此衽以垂于下誤矣
深衣不用帷裳者則右旁之裳前後不縫合故記曰續衽鉤
邊鄭注鉤邊若今之曲裾據此當別用一幅布爲之綴于右
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鉤邊陳氏定宇云不必別用一幅江氏愼修則
云別用一幅布爲之此皆毛氏未能考証詳悉者也毛氏此條附解亦
知分屬朝祭喪服與深衣但又云其限朝祭諸服與深衣對
則服製頗多難一定耳不知衣服之製祇分帷裳非帷裳三
者而已中衣長衣與深衣同何云難一定乎

章甫 集注禮冠

毛氏曰注疏謂諸侯朝服固錯集注謂禮冠亦錯莊子言孔
子冠枝木之冠即章甫也夫章甫何以爲枝木古者喪冠厭
而不郰惟吉冠必郰今章甫郰以枝木則弁陋已極可謂之
禮冠乎或曰冠必與服配曰不然端無配前代冠者得毋公
西謙言或假前代冠以爲不必然之事乎如此則直曰商冠
已矣何禮爲

大昌按士冠禮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
道也鄭注章甫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是諸侯朝服之冠

朱注釋作禮冠最有斟酌說見予四書問答按孔子自言衣逢掖之
衣冠章甫之冠又夫子仕魯魯人歌衮衣章甫爰得我所據
此安得云章甫弁陋已極而以爲非禮冠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 集注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毛氏曰此襲舊注而錯者考齊冠原屬緇色記云太古冠布
齊則緇之是也其後賤緇而貴元凡朝祭服並改元色齊服
亦然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是也若緅則並非練飾間傳
期而小祥練冠縓緣縓與緅不同況緅亦非絳色爾雅一入
爲縓三入爲纁惟考工染羽有五入爲緅之文注謂以赤染

黑則爲緅則是縓屬黃赤緅屬赤黑也　飾領袖緣也禮注
皆然何又脫袖字耶

大昌按孔安國注一入曰緅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緅者
三年練服以爲飾故君子皆不以爲飾疏云緅淺絳色今孔
氏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朱注襲用孔氏固未詳核矣毛氏
証明齊服用元與練衣本同縓江氏鄉黨圖考亦同是能辨正其誤但
毛氏以縓色屬黃赤則亦杜撰按爾雅考工記皆云一入爲
縓則縓安得爲黃赤色且喪服之練衣亦不當以黃赤色爲
緣也又爾雅一染爲縓再染爲赬三染爲纁考工三入爲纁

五入為緅孔穎達謂經不言四入與六入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注朱則四入與淮南子云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為紺矣更以紺入黑則為緅是五入為緅也紺緅相類若更以緅入黑汁則為元但無正文更以元入黑色則名七入為緇矣緇與元相類故禮每以緇布衣為元端也今毛氏于紺元緇三者亦未能分疏明白

飲食類

人莫不飲食也　朱氏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毛氏曰此知味與知音同舊注引晉書謂如及華辨鮓師曠別薪苻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色黑白類以証中庸難能一如辭爵祿蹈白刃借端相形煞是有見不然以日用之常人之共知者而反曰莫知是于理有礙矣猶曰味譬理理肯受乎

大昌按此節以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取譬猶夫子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言道如飲食自有正味如飲所以養陽或則沈湎燕喪威儀或則渴者甘飲皆為過與不及而夫子則無量不及亂而不失之過醉沽酒不食而不失之甘飲如食所以養陰或則貪饕窮

極滋味或則饑者甘食皆為過與不及而夫子則不多食而不失之過飽饐餲以及不得其醬皆不食而不失之甘食是能得飲食之正則所謂知味即所謂道不遠人也若舊解以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色黑白以釋知味是至奇至難之事矣夫子言飲食鮮能知味猶云誰能出不由戶固以日用至常之事取譬耳而乃以至奇至難者解之則所謂索隱行怪而非依乎中庸矣毛氏何反取之乎且朱子章句但云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毛氏何用舍章句而言或問語類乎

嗜秦人之炙二句　集注言長之嗜之皆出于心也

毛氏曰此但以嗜字當愛字就仁內以辨義外謂仁愛在內以能分彼我與敬長異耳今就嗜炙言之則秦我不分一若楚長與吾長之了無所別然則仁愛在內亦概乎未可定也何義外也

大昌按毛氏以嗜字當愛字謂就仁內以辨義外然上節告子是言秦人之弟則不愛而此言嗜秦人之炙語意相反則知孟子非以秦人之炙比秦人之弟也明是以秦人之炙比楚人之長以吾之炙比吾之長見得炙與長雖在外而吾嗜

之長之之心則在內也正仍申明上文長之者義乎意耳毛氏所云然則仁愛在內亦概乎未可定也何義外也語意鶻突眞不可解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集注此亦上章嗜炙之意）

毛氏曰嗜炙不分秦我而此分冬日夏日則正相反者乃注作同意固爲無理蓋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駮義外此以義外駮仁內截然不同

大昌按冬日夏日之喻朱注謂亦嗜炙之意固以炙在外而嗜之在乎心湯與水在外而別其飲者亦在乎心正見因時制宜義之所以在內也上章告子長楚之喻就同者言義外故孟子亦以嗜之同者明義內此章季子鄉人伯兄之喻就異者言義外故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明義內意正相符毛氏何得謂其正相反乎且此章季子但問何以謂義內也毛氏乃謂此是以義外駮仁內則又牽扯仁內更不分明矣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七

井田類

一夫百畝（集注一夫一婦佃田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毛氏曰一夫一婦焉能佃田百畝以周官計之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此卽孟子中食七人也曰家七人則老幼男女共之矣曰可任者家三人則七人之中一爲家長卽一夫也其餘六人中分之以三人任力而以三人當老幼婦女之數則佃田不止一夫也推之中家六人卽孟子中次食六人者下家五人卽孟子下食五人者此外尚有餘子弟卽爲餘夫則一夫佃田不過治二十餘畝而佃田之夫皆得計老幼男女多寡而受田之上下古制有難明而尚可約畧者此也

大昌按朱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正猶小司徒上地家七人本節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等耳今若泥看一夫一婦句以爲朱子竟不知其家猶有他人可助任事者然則孟子但言一夫百畝是一夫乃鰥獨之流安得受田百畝孟子不更鶻突乎毛氏不自知其固滯而翻譏人爲錯乎

夏貢殷助周徹（集注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

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以助耕公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

毛氏曰井田創于黄帝不知何所據而斷作商人始爲此可怪之甚然同此一夫而受多受寡不同若謂改溝洫變疆界則勢甚難是必有一定之法葢周官遂人職以任力多寡爲受田上下之準夏之一夫則一家二人爲率一正一羨祇受田五十其餘五十畝則以餘子弟受之否則以他餘子弟受之殷則以家三人爲率一正二羨受田七十五大抵任力必四分之一祇云七十者舉成數耳餘二十五畝則以一餘夫受之所謂易代更制有損益而無變亂也

大昌按此節三句自來說者俱難通惟金氏仁山之說頗勝諸家（謂殷周亦無有公田爲廬舍之事）今毛氏謂夏以百畝之半授一夫又以一半分兩餘夫殷以七十五畝授一夫以二十五畝授一餘夫雖未言周必謂周以百畝授一夫而餘夫田則別授矣然不知餘夫之田自在恒制之外何必如此牽扯則仍不如仁山之說謂夏則兩夫共百畝（無公田）殷則以十一夫各授七十五畝共助耕公田七十五畝爲九百畝周則八家各得百畝共助耕公田百畝耳較之毛氏所說大爲直捷

學校類

校庠序（集注謂庠序鄉學也）

毛氏曰此是國學以下鄉州黨三學之名不得曰皆鄉學也國學下原有四學一是鄉校一是州序一是黨庠若其一家塾此不及者畧焉耳至分夏殷周三代則周因夏殷之制所謂周備三代之學者以此

大昌按朱注以此三者對國學言故皆曰鄉學固無錯也若毛氏雖謂周備三代之學至所以分夏殷周三代之說實未分曉惟李氏安溪立解最精其畧曰夏之時鄉爲設校而已殷則下至于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又下至于黨亦莫不有庠焉故其法寖備也葢黨近于民故主于上齒尊長而曰養州則將賓于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曰射鄉則將升于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曰教也按黨統于州州統于鄉此說方覺明晰

郊社類

郊社之禮（章句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毛氏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總以上帝槪之故此郊祭內兼有地示并方示爲言不止祭天也若社則祇祭土示其云上帝正包舉之文而朱注襲鄭注謂社即

地神錯矣至欲以后土當地則地原有稱后土者然此是言社不是地如謂社可名后土則社自有神主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爲土穀神者佐之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曰句龍后稷是厲山氏之子曰農而謂社即后土不錯中錯乎

大昌按毛氏以郊統南北郊而言則祭地已在其內若社則是祭土示並非言祭地但惟天子祭天地則祭地可以事上帝包舉之若祭土示則社與稷對皆土穀之神耳安得亦以事上帝槪之而反謂朱注從鄭說爲錯乎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疏謂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

社所在書傳無文崔靈恩謂王社在藉田朱王晦叔則云惟王建國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大社也書謂之冢土記謂之泰折一而已矣後儒多沿之萬氏充宗力主其說因以北郊方澤之祭爲大社而疏謂在庫門內之右爲大社者今以爲王社矣况王有王社諸侯有侯社州有州社里有里社不得槪云事上帝也

變置社稷　集注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毛氏曰此當云毀其社石而更置之五土五穀皆有人神爲副倅故變置之法如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神柱爲稷神及湯七年之旱則以棄易柱是也神依于主苐改其主石而神位自易若毀壇壝變誠有之置于何有

大昌按毛氏即用孫疏之說周氏理衷嘗駁之曰自古以來水旱多矣而易祀者祗一柱此僅見之事不可以爲變置之証按趙注但云毀其社稷而更置之陳無已則謂是遷壇壝于他處然古者社必在庫門內未有可遷之他處者萬氏充宗則謂變其常祭以示減殺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然此又于變置之義不合惟任氏翼聖曰必當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較爲近理

問社　集注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

毛氏曰宰我以社名對謂樹松名松社樹栗名栗社與後世稱櫟社枌榆社同如周樹栗使民戰栗則其義也但當時有齊論本以問社作問主謂問宗廟之主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謂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休杜預俱引論語夏后氏以松三句証之此異說之可勿道者乃周官大司徒職有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故孔安國引其文以証論語而集注狃于周官齊論以爲此必用其木作社主者遂增曰以爲主然而錯矣田主並不立主但依樹以爲神者

且社主則古皆用石無用木者

大昌按社無屋其主用石固已但如毛氏所解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謂是依樹以爲神則此朱注各以土之所宜木以爲主又何不可作如是解乎葢所樹之木與石主必相依附也朱注用孔安國說亦有何錯

禘嘗類

禘　集注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毛氏曰禘有三一大禘五年之祭一吉禘三年禘廟之祭一

時禘夏曰禘是也周以周公爲別子立作大宗名魯曰宗國立文廟于魯名曰周廟得用夫子之禮然此名宗祭不名禘祭而後此遂目宗作禘僭矣凡祭自安主迎尸神已早降豈待祼鬯薦祝告某事必在旣灌以後薦獻以前未灌之時不知何祭及祝告分明然後知禘不是宗祭則魯有禘乎故不欲觀此禮久不明矣

大昌按朱子論禘專主趙伯循說後儒多有不謂然者毛氏謂禘有三固已若其謂魯目宗作禘夫子于未灌以前不知何祭及祝告分明然後知是禘祭故不欲觀則其說甚陋夫子旣入廟觀禮豈有先曾不知是禘祭者而必待祝告分明乎益不欲觀自當指君臣僭忌說若如毛氏所解則當云自旣灌而往者禘吾不欲觀之矣

禘嘗之義　章句禘王者祭所出之大祭

毛氏曰此禘是時祭所云夏曰禘者故可與秋嘗對若大禘則非對偶且是大祭卽在宗廟之禮中再出則複矣

大昌按此句禘或專指大祭或兼大祭吉祭時祭三項或但指時祭于義皆可若毛氏譏朱注解爲大祭謂卽在上文宗廟之禮中再出則爲複此却不然益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二語原是申說上文之意豈明乎郊社之禮句亦爲複出乎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八　　婺源戴大昌

禮樂類

射不主皮 集注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不主于貫革也

毛氏曰射有三等一是禮射即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主皮者中質也射原期中質而不專在此苟容體比禮其節比樂即不中質亦合禮此不主皮也一是力射即尚書大傳所云澤宮較餘獲者凡獵禽備祭取其餘者較射澤宮而分獲之既比禮樂又期中質此主皮之射也一是武射凡禮射張侯力射張獸皮而武射則但取甲革而貫之甲如左傳楚使潘尫之黨蹲甲而射是也革如弓人職以甲盾爲革是也此貫革之射也則皮不是革而以主皮爲貫革已貿亂矣凡棲皮之法謂以布爲侯而但綴皮于布中以爲質質者鵠也是以棲熊皮者爲熊侯棲豹皮者爲豹侯侯以弓定尺而三分侯之尺以爲正其棲于正中爲質者祇四寸耳以四寸之皮而去毛存革則熊虎安辨

大昌按鄭康成釋不主皮謂不以中爲雋與朱注以貫革釋主皮固皆不確蓋經言志正體直然後能中故釋獲與否繫于中與不中若第取比禮比樂而不以中爲雋安用必于射觀德行乎今毛氏謂禮射比禮比樂即不中質亦合禮即所謂不主皮則仍泥康成之說也且毛氏以禮射即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然五物三曰主皮則與此云不主皮者亦差謬矣惟康成鄉射禮注有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仍主于中據此則可知不主皮之解矣蓋主皮者以其無侯但張獸皮而射之如澤宮陳餘獲射中者則得禽非謂貫革爲主皮也不主皮者不張獸皮必張侯棲鵠而比禮比樂仍主于中非謂不以中爲雋也按惟天子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若賓射其侯以布爲之但畫五采燕射其侯亦以布但畫獸耳鄭注鄉射侯亦以布爲之 毛氏謂棲皮之法以布爲侯而但綴皮于布中以爲質不知布侯但畫采畫獸並不棲皮爲鵠也又謂四寸之皮去毛存革則熊虎安辨不知虎侯熊侯豹侯麋侯分屬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定處未射俱先知之豈不能辨其說尤可笑矣

繪事後素 集注繪畫之事後于素也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毛氏曰此引經而誤解者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謂青

赤黄白黑也又云畫繪之事後素功素功者白采也謂凡畫繪必先布四采而白采在後也此與禮器白受采不同何可漫然武斷如此

大昌按考工記此句孔鄭之解固如毛氏之說近人援此駁朱注者不獨毛氏一人然不知論語此章則必當如朱注主楊龜山之說會載四書問答其說曰素有二義有主白采言者如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是也有主素地言者如墨子悲素絲是也今按詩素以為絢句若從古注解素為白采是謂傅粉以為美色乃婦女常態何至子夏尚不喻其解

乎惟詩句素字是指言本質之美素以為絢謂其本色自美不須粉飾猶詩言鬒髮如雲不屑髢也 髢髲也即采蘩被之僮僮 亦如李詩天然去雕飾是也子夏謂詩以素為絢恐教人以徒恃生質之美不加人功有害於儒者學問之事故舉而問之夫子答以繪事後素謂既有本然之質而後加人事為詩申出一義子夏所因有禮後之悟正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如此則素乃指倩盼之美質而繪事乃喻粉黛簪珥衣裳之裝飾方與詩詞關會則此章必當如集注有素地而後加采色之解也若以古注以素為采色而禮後即是後素則詩句素字果何所指豈人之裝飾亦必先施他采而後加白采乎是不可通矣

孔子謂季氏 集注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毛氏曰自此言出而俗儒强解事者遂謂夫子仕魯但誅少正卯不先正禮樂誅季氏為有佚罰此毋論夫子仕魯無幾時必不暇與禮樂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之者且讀書當論世昭公伐季氏身反出亡當時列國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蹈前轍則其不同於齊晉篡竊者必有在矣宋儒好責人並不責己二程不誅王安石三胡不誅秦檜 胡安國父

子而責夫子討陳恒誅季氏非平情之言也錯也

大昌按朱子圈外注引范氏言孔子為政正禮樂則季氏罪不容誅亦不過空論其理耳而毛氏乃引昭公伐季氏致敗以為必不能誅反若回護季氏豈非癡人說夢又謂責夫子討陳恒誅季氏皆朱注所無之意何云錯乎若以為不當議論季氏罪不容誅則夫子亦曷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獵較 集注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

毛氏曰此則趙氏是而張氏錯者集注不識典禮而引張氏說以忝之不知田獵禽獸必較多少謂之較獲未有虞田供

祭而不較獲者盡獵會供祭其餘尚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豈獻獲時而反不較錯矣

大昌按毛氏以趙說爲是固然矣但趙說有可疑處而毛氏未能申釋也又難解尤在孔子亦獵較句而毛氏亦未之及也蓋祭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惟天子諸侯有因祭而獵之禮大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或謂時魯三家僭行此禮而孔子亦爲之曾謂孔子不如子產乎此所謂拜上則爲泰孔子有必不從者矣然但如舊解謂孔子不禁魯人之獵較非自爲獵較則于下文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

乎語無着落故知舊解之非也蓋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下曲禮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說岐異按孔疏國君諸侯也馬氏晞孟曰諸侯在國則全乎君朝于天子則全乎臣王制所言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下曲禮所言諸侯在國之禮也據此則天子獵統乎諸侯諸侯獵統乎大夫此言魯人獵較當是魯君因祭而獵諸大夫從之其家衆各爲大夫較奪禽獸以祭趙岐所謂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亦聽其家衆爲之所以小同于俗如此則趙氏之說方可從而毛氏未見及也

成於樂 集注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集注六律以節五音之上下

毛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五層無字句之聲十二律自黃鍾至應鍾是十二層無字句之竹管既不是歌又不是曲調焉能唱和况更迭也乃又曰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則錯之又錯歌舞有節八音是樂器有節乎且歌舞非五聲十二律所得節也

大昌按古者以十二律定五音其律以竹截十二管後又準之爲十二鐘所謂均也秦漢以來其製其傳漢京房造律準

準之狀如瑟有十三弦房之言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起數後人多依其數以制律然昔人所言五音皆宮商角徵羽也迨隋時有龜茲國人蘇祇婆入中國善胡琵琶沛公鄭譯因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此乃古今言樂者一大轉關也唐世因之作燕樂自後但用字譜以代五音矣燕樂以琵琶爲主不用黍律與古管律三分損益諸說迥不相謀然其實古十二律管所言者五聲二變也燕樂字譜所言者亦是五聲二變也詳見余著琴音標準一書後之言樂者往往累黍布算以求管律長短上生下生之說所謂舍今之

嚚而談古之法豈有合哉朱蔡西山律呂新書未悟鄭譯所
撰八十四調皆假借之名因去二變而爲六十調復本之以
論古樂朱子特載之性理而不知其無用也然今世之最不
知樂而好言樂者尤莫如毛氏矣蓋自唐宋後推究字譜所
配各音合則下徵也四則下羽也上則宮也尺則商也工則
角也六則徵也五則羽也一則變宮也凡則變徵也勾則低
尺也加以下四下一下工下凡下五共十五聲曉其義者知
莫能易毛氏所著樂書以四字爲宮而一凡不當變宮變徵
乃移二變于宮徵之後以就之此則可啞然失笑者夫上尺

工六四一凡之爲宮商角徵羽及二變也猶醫家左右寸關
尺之分屬心肝脾肺腎也毛氏尚且混說而撰皇言定
聲録竟山樂録諸書豈非強不知以爲知耶吾友淩次仲云
蕭山毛氏說經廓除宋儒蒙晦然間有矯枉過正近于武斷
者不獨論樂也學者辨之見淩君燕樂考原字譜說上自注今此成于樂不
以六律二條共二千數百餘言亦多屬紙上空談故不備録
浴乎沂集注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浴不是濯身衹是盥手足
毛氏曰浴是洒身而注作盥濯已失浴義且又言盥手足不
是洒身則本文浴字作何着落又注曰卽上巳祓除則亦嘗

想上巳時應浴與否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蓋卽
指暮春修禊也釁浴者以香薰藥草塗其體而浴之也唐韓
愈李翺不識浴禮欲改爲沿乎沂千古笑話朱注又謂地理
志沂水有溫泉則既不識浴禮不肯洒身乃其隱衷則反有
入水之勢不讀書之禍乃至如此
大昌按曾點因時言志不過偶然舉似夫子所以發喟然之
歎朱注雖因暮春釋爲上巳祓除亦何必斤斤于修禊之義
故弟釋浴爲濯手足耳卽引用沂水有湯泉仍注云理或然
也設朱注果引女巫掌祓除釁浴因如毛氏謂以香薰藥草

塗其體而浴之以解此句豈非眞笑話乎且風乎舞雩句試
問又引何義以解之乎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九　婺源戴大昌

喪祭類

定爲三年之喪 集注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毛氏曰滕父兄百官一齊曰魯先君莫之行滕先君亦莫行且曰從先祖先祖者始祖也則必周公初造禮與叔繡始封國皆莫之行本無此禮矣乃朱注茫然不解忽委其罪於後君曰後世之失夫後世如齊宣欲短喪猶且不敢若春秋則魯僖以再期納幣即譏喪娉昭公居喪不哀叔向便譏其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誰謂三年不行起於後世乎不知此

在本文自曉而世總爲朱注錮蔽耳本文明云君薨聽于冢宰即位而哭則知此非周制也蓋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則必近世無此事而夫子告以古之人其非今制可知矣又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見諸侯即春秋傳晉平初即位即改服命官遽會溴梁始悟孟子教滕文所行者皆是商以前之制在周公制禮並無有此而世惑傳注而總不察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大昌按此則可駭之甚者而猶敢議人之錯乎按儀禮喪服篇首載斬衰三年之服特著曰父 賈疏謂周公設經上列其服下列其人此文父已下是爲其人服此服者也 又云諸侯爲天子以及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等文皆是周公所制當服三年之喪者毛氏安得云三年之喪是商制非周制乎且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亦明言周公成文武之德又安得云周公初造禮本無此制乎至于康王之誥一條先儒久有解說本謂人主初喪以冕服即位于未成服之前以喪服宅憂于成服之後踰年則假冕服以行改元之禮旋反喪服以守三年之喪以迄祀卜朝聘會盟俱有釋服之義 戴東

原謂顧命篇自狄設黼扆至末踰年即位 即晉平初喪亦是事也否則東方西方諸侯何以畢至乎 行此禮及列國大夫再請見則叔向以衰絰辭矣毛氏乃援此以爲周喪制無三年之證豈非誕妄且毛氏亦引魯僖以再期納幣即議喪娉叔向譏昭公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則與所言周制本莫有行三年之喪者亦自相矛盾矣毛氏但欲議朱注後世之失二語因敢妄抹周公之禮何其瞇目而喪心乎

齊疏之服 集注齊衣下縫也不縫曰斬緝之曰齊疏麤也麤布也

毛氏曰此錯之尤甚者考古三年重服即祇齊衰一服而分

作齊衰疏衰兩名以齊衰必疏布爲之固無加此者自戰國人作士禮有父在降母期之文一變中庸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尚書百姓三年如喪考妣父母皆三年之禮且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而以斬屬父以齊屬母凡間傳服問喪大小記檀弓俱彼此附會不特父在母期是齊不是斬即父歿而于母得伸三年仍不服斬似齊衰專爲母設者但據舊禮文齊衰之服實通期功以下之名而本有兩製蓋齊者裳下際之稱惟重服則但斬齊其下際而不緝三年之喪是也輕服即緝之期大小功緦是也緝名衰不緝亦名衰今朱注忽加斬

衰于其上則此齊母服矣滕文未嘗喪母也乃曰斬則不緝衰則緝則此衰爲期功服矣滕文未嘗有父兄百官喪也初不意朱氏著家禮而竟出於此

大昌按此亦毛氏錯之尤甚者按儀禮喪服篇首載斬衰云云則特著曰父也次載疏衰三年者則特著曰父卒則爲母又次載疏衰期者則特著曰父在爲母明分三等不可紊亂孟子言齊疏之服固包有斬衰齊衰在內而非謂子于父母之喪固無分别也毛氏乃言自戰國人作士禮有父在降母期之文一變父母皆三年之禮眞駭人聽聞夫戴禮爲漢儒所記周禮尚有劉歆竄入若儀禮未敢有妄議者今毛氏輒敢將儀禮并間傳服問喪大小記檀弓等書一槪抹殺更不知其所言據舊禮文者又係何書攷父在亦爲母齊衰三年本起于唐高宗上元武后所請至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服斬衰三年則又起于明洪武七年皆非古制曾謂毛氏而不攷古乎且即期服亦有不同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注云此父在爲母也則與他期服異矣又大小功緦服亦有不同如儀禮云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子夏傳曰齊衰三月也鄭注亦同又云緦麻三月者此則但用緦服與上

文齊衰三月者異矣毛氏乃謂齊疏之服通期功以下之名不緝則爲三年之服緝之則爲期功緦之服皆揑造

序爵　章句公侯卿大夫也

毛氏曰爵亦是同姓王之同姓無無爵者惟國子副倅與王族之食祿仕田者不甚相遠故序昭穆否則俱以爵序之故庶子正公族惟內朝不序爵外朝則序爵而宗廟則如外朝之禮遇有貴者如嘗正云三命不齒當自爲行列也若異姓序爵則何事不以位序而曰宗廟序爵非禮言矣附解謂鄭注爵爲公卿大夫士指王國卿士朱注公侯卿大夫亦非是蓋除開國建都與新王即位則五服諸侯總不能至安得有助祭者

大昌按舊解以同姓無爵者於阼階下分兩行序昭穆其有爵者則與異姓之爵序立于西階下任翼聖辨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同姓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周氏理裒取任氏說）今毛氏則又謂序爵句專指同姓而于異姓則謂何事不以位序而曰宗廟當序爵非禮言矣然則異姓竟不當列序爵內耶甚可怪矣又諸侯春朝秋覲豈無遂在王畿助祭者安得以兼外諸侯爲非是

序事（章句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毛氏曰周官小宗伯職有掌祭祀之序事語所以序省牲眂

滌諸事而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則同姓序事皆有官爵者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鑊皆取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爲之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祇問職掌安辨賢否錯矣

大昌按朱子分宗祝與有司之職事葢有司二字自已包公孤六卿諸人在內若宗祝則祭祀之所最重也按特牲禮先獻祝而後獻賓先獻宗人而後獻兄弟鄭注云先獻祝以常接神尊之也其尊重如此而毛氏謂序事但指太宰宗伯等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曾謂祝以相尸宗以相主人而非助祭之人乎

旅酬（章句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

毛氏曰此有三節一是致爵禮一是旅酬禮一是無算爵禮俗以旅酬無算爵合爲一禮固已謬矣若注以賓與兄弟兩家子弟各舉觶以代父兄行酬謂之下爲上逮賤則大錯者葢兄弟弟子未嘗爲父兄代行觶也據禮行旅酬時兄弟弟子先舉觶于其長不過導飲耳然且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于是賓自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亦自取觶答酬耳況賓弟子舉觶獻長在無算爵前其于旅酬時并未嘗有賓

弟子也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曰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

大昌按章句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本係用鄭康成原注固非誤合旅酬無算爵爲一禮也亦非不知旅酬時賓弟子尚未舉觶也但此係向來說者多蒙混即孔疏雖讀爲字平聲謂下者先飲是下爲上亦非是近惟吾友淩氏次仲禮經釋例据鄉射禮旅酬鄭注云下爲上尊之也爲申其義曰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雖祭畢之飲酒亦然獻酒用爵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人

酬酒用觶惟主人酬賓而已至于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是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也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于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凡燕禮特牲饋食有司徹之旅酬皆然蓋所謂下者非指弟子乃指受酬之人言也亦非以舉觶于其長爲下爲上也爵行無算凡執事者以得與于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亦非謂舉觶爲有事也据此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是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今毛氏謂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爲上所酬也則上字指神下字指人亦非是矣（夌君說爲字讀平聲）

燕毛（章句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

毛氏曰祭畢安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其曰燕以任其歡燕乃附朱注者以楚茨詩備言燕私當之則以祈禱雩報之祭而誣坐大饗亂矣若序齒則祭統明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乃于昭穆中序之不專辨毛髮之色周官司儀所云王燕則諸侯毛正序齒也

大昌按毛氏言祭畢安有燕攷特牲饋食禮徹庶羞于西序下鄭注云爲將以燕飲楚茨詩鄭箋云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又尚書大傳亦有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則祭畢有燕漢儒已言之安得謂附朱注者爲之誣坐乎若祭統之賜爵即周禮司士所云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孔疏謂此旅酬時賜助祭者爵是也毛氏以之當燕毛蓋務攻朱注不自知其入于罔矣

非其鬼而祭之（集注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朱子曰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庶人祭五祀即非其鬼也）

毛氏曰分明是鬼而以天地山川五祀之神當之錯矣且以諸侯而祭天地等類此僭也而謂之諂又錯矣周禮大宗伯掌天神地元之禮王制稱山川神祇禮記稱五祀之神惟人則周禮稱人鬼祭法人死曰鬼則是其鬼專指人家祖父言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

大昌按對文則分散文則通夫子言此以戒非禮之祭則其鬼二字自可包舉天神人鬼在內即如季路問事鬼神而夫子第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可証也況朱注但言非其所當祭之鬼並未及神字若朱子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

庶人祭五祀亦爲非其鬼乃另推論有何不可而遂議其錯乎即毛氏所引春秋傳神不歆非類謂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然則傳何以不言鬼不歆非類而言神乎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　　婺源戴大昌

政事類

舜五十而慕（集注言五十者舜攝政年五十也）

毛氏曰五十攝政。係襲史本紀語。然尚書稱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則此三十年中有歷試三年。有攝相二十八年。則舜乃以三十三年攝帝位。不當引史文五十攝政也。

大昌按五十而慕。此舜典逸文。故孔子亦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言大舜終身慕父母。因引此語以證之。集注又因引本紀五十攝政之語。（史記本紀舜五十攝行天子事）方見舜不以富貴易其孺慕之心耳。即如毛云舜以三十三年攝相。則舜五十之年。亦尚在二十八載之中。固無碍也。否則謂舜以三十三年攝政六十年。即帝位將于本文五十二字何關乎。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毛云舜以三十三年攝帝位。亦語病。

必得其壽（章句舜年百有十歲）

毛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避堯之子。乃即帝位。閱三十三載而薦禹攝政。又有十七年而崩。則舜年百有十二。不當減去二年也。

大昌按古人文法。往往舉其成數。朱子亦第據舜典耳。若如

毛氏說則舜典便當云舜生三十徵庸又三十三載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亦不當減去二年也且史記五帝本紀稱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巡狩崩于蒼梧據此則舜僅百歲耳然則古帝王年歲安從知其確鑿不錯乎矣以改爲韓愈佛骨表帝舜及禹年皆百歲

羿善射奡盪舟　集注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

毛氏曰攷春秋傳寒浞並不曾殺羿蓋浞娭羿于田而取怨于民于是羿從田歸家衆殺羿而烹之雖家衆之殺所以附浞而浞實不殺孔疏所云家人反羿而從浞殺羿者逢蒙是也

大昌按弒逆之舉罪分主從如春秋書趙盾弒君又如魏主髦之弒則書司馬昭是也故竹書紀年亦云寒浞殺羿今高宗欽定通鑑並同之朱子于下孟逢蒙殺羿則注云羿之家衆而此直注寒浞殺羿毛氏乃謂浞實不曾殺羿不亦傎乎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集注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

毛氏曰外丙仲壬在史記直謂繼湯而立一立二年卒一立

四年卒然後太甲嗣之假是年齒則序年從無先幼後長之理今丙二壬四則仲壬爲外丙兄矣況世本謂湯年百歲豈九十七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乎

大昌按朱子原載有趙氏曰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並即史記之說附載程說于後因曰二說未知孰是毛氏何得專舉程子說而詰難之乎且毛氏此條亦謂書序又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語而伊訓云惟元祀祇見厥祖解者亦謂奠告湯殯與史記不合是毛氏亦未能以史記之說爲定則朱子兼存兩說而曰未知孰是又何辨焉

紂去武丁未久　集注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毛氏曰攷武丁至紂凡九世殷紀武丁祖庚祖甲祖庚弟廩辛庚丁廩辛弟武乙太丁帝乙受辛是也不當云七世假謂祖甲與庚丁是兄弟古立君法一世一及父子爲世兄終弟及爲及兄弟似無稱世者但世數之世祇以一君爲一世世是世及亦是世

大昌按祖甲庚丁皆以兄弟繼立故朱子謂自武丁至紂凡七世則七世二字自可包祖甲庚丁兩人且較切未久意假如世是世及亦是世則古人何必别白曰一世一及乎設朱

子若注曰凡九世毛氏將必曰父子相繼爲一世兄弟則爲兄終弟及自武丁至紂當祇云七世也毛氏謂事不攷古舉筆卽錯夫朱子豈竟未知武丁至紂其間猶有祖甲庚丁乎

太師摯適齊 集注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嘗正之其後伶官識樂之正皆知散四方

毛氏曰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魯樂官何從知之此明是班固禮樂志所云殷紂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以悅婦人樂官抱器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注謂卽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

大昌按班氏以師摯之屬爲紂時人則吳斗南已据殷本紀

辨正其誤謂紂世抱樂器奔散者蓋卽太師疵少師彊也班氏古今人表誤于師摯入之後另載此兩人 按史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以此屬爲厲王時人鄭康成又謂爲周平王時人惟孔安國以師摯等爲魯哀公時人孔疏張橫渠皆從之故朱子亦從之蓋師摯師襄皆與孔子相晉接也至圈外注載張子之說謂夫子正樂諸伶因而奔散可備參考毛氏乃謂夫子正樂但係私定魯樂官何從知之則子語魯太師樂與師摯之始兩章毛氏豈忘之乎

武王是也 集注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毛氏曰武王自爲諸侯至爲天子共止十一年不得有十三年伐紂之事按大戴禮文王十五年而生武王是武王止少文王十四歲而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卒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若又十三年始伐紂則九十有六與所云武王九十三而終者不符故孔傳謂泰誓惟十有三年非武王之年是文王之年合文王而通數之者蓋文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繼之此十三年者文王九年武王四年而統之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耳乃必强斷爲武王致蔡沈注泰誓亦主其說冤哉

大昌按毛氏据大戴謂武王少文王止十四歲然武王猶有兄伯邑考也抑且謂武王九十三而終其時成王爲冢嫡祇十三歲則武王年八十一始生成王而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四國皆武王之子成王之弟豈武王果八十以後始生諸子已未足信況按史記周紀謂武王克殷二年而崩徐廣曰封禪書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則是武王自嗣位四年而伐紂至九十三而終共祇六載計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嗣位時已八十八僅少文王九歲耳有是理乎可見古王年壽無從攷實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故文王世子夢齡之事路氏深詆其妄且極

駁孔傳之說爲無稽蓋孔傳本僞書也毛氏乃誤信僞孔傳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嗣立四年伐紂合爲十有三年則歐陽公嘗辨之矣曰文王初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虞芮質成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先君之元年者皆妄也觀此則謂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伐紂何不可之有

不念舊惡 集注所惡之人能改則止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毛氏曰必改其惡而後不念則人人能之何必夷齊此惡字猶周鄭交惡之惡舊惡謂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故怨是用希　且謂二子之心亦不通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若逆億而知其心則怨者之希何由知之

大昌按集注引孟子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正此句惡字注脚以孟子注論語何錯之有且孟子亦云推惡惡之心其冠不正望望去之而孔子則并推其不念舊惡之心見夷齊雖甚惡惡而心自毋固毋我也毛氏何以詆其謂二子之心爲不通乎又謂必改其惡而後不念則人人能之則中

庸以人治人改而止何以必推君子

亂臣十人 集注榮公

毛氏曰此本馬融所注者第榮公不著且是文王時人與武王時稍不合此當据陶潛羣輔錄所載武王十亂有毛公無榮公者爲正

大昌按武王十亂大概皆文之所遺若論考据則馬融在漢爲近古其學則視淵明爲較博矣從馬說未爲錯也附會者謂武王伐紂時有毛叔奉明水然按周本紀所載自周召呂畢諸人外猶有叔孫振鐸奉陳常車衛康叔封布茲 茲者籍席之名 不獨有毛叔也淵明所載衹可備一說以資參考安可据以改錯

有婦人焉 集注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益邑姜也

毛氏曰古論語婦人是殷人婦字乃殷字之錯 附解者以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韓愈指爲膠鬲以殷人爲婦人由何氏本誤

大昌按馬融注婦人爲文母則自漢儒僉無殷人之說附解者謂是何氏本誤果爾則其錯亦不關朱子也但毛氏此編十五卷于集注瓜祭引陸氏會論瓜作必五十學易引劉氏他論五十作卒三嗅引晁氏石經嗅作戛之類極詆其錯以

謂魯論齊論古論文異者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字可以
于此又謂當從古論婦人是殷人之說而援以改錯乎且文
王舉膠鬲乃舉爲殷臣故孟子稱微子微仲箕子比于膠鬲
皆殷賢臣又呂氏春秋載武王伐殷殷使膠鬲候周師問武
王師期則其時膠鬲非周臣也毛氏于十亂既謂榮公爲文
王時人非武王時人尚不可從當易以毛公何又以膠鬲時
爲殷臣非爲周臣者而可從乎

周公使管叔監殷 集注武王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

毛氏曰周公秖使管叔一人監殷並無蔡霍何必連類雜及
蓋蔡叔以啟商共叛霍叔以同爲流言故一誅一放一降耳
其稱三監者是官名孔傳誤以管蔡商當之鄭氏以商不合
又妄以霍叔補之此最無據

大昌按蔡霍非同監殷何以啟商共叛何以同爲流言且稱
三監者非僅孔傳鄭康成也史記亦云使弟管叔鮮蔡叔度
相祿父治殷地理志云分殷爲邶鄘衛以封武庚管叔蔡叔
以監殷民爲三監帝王世紀則謂以封管蔡霍爲三監如此
說者不一而足陳賈庸鄙之人不過隨口剪舉一管叔而毛
氏欲改集註之錯乃并世紀史記漢書孔傳鄭康成諸書一

槪抹殺盡改其錯亦妄矣

王者迹熄 集注迹熄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毛氏曰詩亡者謂王政不行輶軒不採詩總亡耳若云雅亡
則有衛武懿戒魯僖采藻卽平王東遷而白華小弁篇什猶
在也至云黍離降爲國風則尤不學人所言又況以迹熄歸
之平王專爲春秋始於平王四十九年耳孔子于哀十四年
作春秋而乃以春秋始年認爲作春秋之年有是理乎

大昌按黍離降爲國風其說不自朱子始按孫氏復曰詩至
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歐陽
氏修曰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天下不稟周命孔子
卽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以示後世又如胡氏安國曰
平王不能自强於政治三綱淪九法斁春秋託始乎隱不亦
深切著明也哉鄭氏樵曰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
畏聖人因魯史筆而爲經使後世取以爲斷故朱子亦以爲
東遷後列國之風猶存而王朝無雅詩因謂黍離降爲風而
雅亡也若毛氏以衛武懿戒魯僖采藻具在此則非王朝之
詩又以白華小弁猶在此則幽王時之詩也要之毛氏以詩
亡謂詩總亡不專指雅亡其說固可 王仲淹及王伯厚已有此說 若以迹

熄不當指平王政教不行言則非也夫苟非王迹熄于平王則魯史非自隱公始有何以作春秋必託始乎隱之元年而當平王之末年哉

桓公九合諸侯 集注九合諸侯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朱氏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也

毛氏曰九是實數與一匡對其實數則穀梁衣裳之會一北杏二鄄三鄄四幽五幽六檉七貫八陽穀九首止十甯母十一葵邱祇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也今乃見左傳展喜犒師有糾合諸侯語富辰諫王有糾合宗族語遂謂九與糾通夫糾爲督謂糾責而合之今但合諸侯未嘗有糾責之事也且傳稱晉悼公九合諸侯趙文子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則豈有一糾字俱可能通乎

大昌按九讀如字未始不可但數桓公會合諸侯之事則不符管子國語史記諸書或云兵車會六乘車會三或云兵車會三乘車會六即如穀梁言衣裳之會十有一何以又除去北杏陽穀而強合九數則桓公之九合固不得以晉悼公趙文子事比例也蓋春秋時列國兵爭人民困苦自齊用管仲招攜懷遠撫夷尊周其與諸侯講信修睦則所謂九合諸侯也其能使兵戎不興則所謂不以兵車也夫子故再言如其仁以贊美之朱子所以引展喜云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者意正如此故謂九與糾通也若如舊說必以九合諸侯專指會盟時爲衣裳之會不爲兵車之會亦安見其利澤及人而有仁之功哉

季文子三思 集注思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

毛氏曰古注稱文子忠而有賢行三思自是善行夫子衡論有二義一則謂思則再亦可矣況三乎一則謂文子明于事理再思可矣何必三朱氏認作貶正語錯矣夫一思是非再思及利害過此則事變之來尤不可忽若以利害審變概屬之私意則直一罔人其能與人家國乎

大昌按玩夫子再斯可矣斯字語氣自是不須三思意若解作再亦可矣況三乎云云則夫子豈有作歇後語者蓋凡人臨事始念多好至三次轉輾則中變者多矣所謂見義而不爲也夫子有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此正再斯可矣句之注脚也何錯之有

季文子不必專論其使求遭喪之禮一端傳載其行事多矣即如襄仲殺嫡立庶季文子如齊所以拜其立宜公也同惡

相濟惠氏半農春秋說備論之矣文子果忠而有賢行乎

甯武子 集注成公無道至于失國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毛氏曰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忠果正直臨難不免一大節而以此屬愚則將啟後世以巧避之門錯矣從來愚字皆以浮沈取容假借貿冒者爲言如晉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當時稱之爲甯武子則愚之爲名自有解說或者武子別有事跡如此亦未可知

大昌按夫子稱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此愚字猶諸葛公表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又如韓魏公每遇大事輙置身家性命于度外方見愚爲純臣氣象若毛氏謂愚爲浮沈取容假借貿冒者之名且引衛瓘爲喻則是今之愚也詐乃馮道一流人物則夫子曷爲稱其愚不可及毛氏不自知其錯而反誚人乎且又議集注引程氏無道沈晦免患以詁愚字與盡心竭力意不符不知此圈外注所引往往另是一義以備參考耳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一

婺源戴大昌

故事類

公山弗擾以費畔 集注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毛氏曰陽虎執桓子在定公五年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時夫子已爲司寇使墮三都何可謬解至此蓋定公五年貨執桓子弗擾雖未共事然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是以費宰而謀背君主即是畔時孔子未仕因而召之乃朱注云據邑以畔則兩時兩事俱不合矣須知此畔字是謀逆非稱兵也

大昌按毛氏謂定公十二年公山據邑以畔時孔子已爲司寇惟定公五年與陽虎共執桓子而召孔子兩時兩事不可混謬然其時虎逐仲梁懷而執桓子實弗擾使之毛氏亦解作弗擾以費宰而謀背君主即是畔此即指定公五年事也何得又議朱注據邑以畔爲謬乎毛氏謂此畔字是謀逆非稱兵然則謀逆不得言畔乎毛氏議朱子改孔安國原注而召孔子四字爲據邑以畔然則論語本文以費畔三字亦將刪之乎

三桓之子孫 集注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毛氏曰上文政逮大夫專指季氏此以三家統承之則季氏專政而兩家同受禍非恒情矣不知此三桓仍指季氏古立宗法有大宗小宗莊公之同母弟季友則宗卿也仲叔二家何敢與宗卿比故凡稱三桓多指桓族大宗言則三桓雖通稱而專有所屬安得以三家統承之

大昌按魯三桓專政固季氏為主然一為司徒一為司馬一為司空未嘗不聲勢相倚如襄公時作三軍則三卿分將未幾舍中軍則季將左師孟將右師叔孫亦自為軍至季氏逐昭公則叔孫昭子適如闞其家臣鬷戾實與孟孫共助季氏

而伐公徒且夫子請哀公討陳恒公亦曰告夫三子其後三桓一同式微聖人之言未嘗不驗況朱注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注家義當如此毛氏何得謂此三桓專指季氏而議朱注之錯乎

佛肸召　集注子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終不往者知其人終不可變事終不可為耳

毛氏曰既曰天下無不可變之人又云知其終不可變大不可解讀書須識事此當就夫子本事推原其情佛肸之畔惟史記有云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益當夫子仕魯時魯定公與齊景衛靈同謀叛晉與趙鞅為難非一日矣及趙鞅與范中行相攻而齊魯衛三國又共助范與中行此三國已事亦夫子已事也今夫子去魯而趙氏家臣反從范氏中行氏而畔趙氏此一變端尤有心斯世所拂衣而起者而惜乎以暴易暴終不可往此夫子至情亦其實事豈可讀其書而漫不察也

大昌按夫子欲往應公山佛肸之召不過志欲行道偶然動念迨子路來問亦但隨口應答猶之夫子因道不行欲居九夷亦是偶然動念迨或人來問亦但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其實欲往者卒未嘗往欲居者卒未嘗居固無庸認眞解說也若夫子仕魯為時僅及三月如溝合昭公之墓相夾谷之會墮三都正祭器諸大節及家語所載斷訟數事若誅少正卯則亦未可信者今毛氏乃謂夫子仕魯與齊衛同謀叛晉與趙鞅為難因與齊衛共助范中行此乃夫子已事噫此豈夫子所為乎又謂夫子既去魯適佛肸畔趙氏而從范中行氏有此變端尤有心人所當拂衣而起以釋子欲往之意反以此自命為讀書論世耶

夫子為衛君乎　集注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

之

毛氏曰魯哀元年衛靈合齊魯三國伐晉而靈公適死于是趙鞅借納蒯聵以衛師伐喪且擊鄭師之援朝歌者而聵亦執戈從事其間是以讎師襲國暴伐父屍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并爲衛先君此時夫子在衛亦孰不疑其爲衛君爲之謂助之卽拒之也乃輒企不一拒自哀二年蒯聵入于戚至三年齊景遣師圍戚然後衛亦遣師隨之然且留聵于戚以致有孔悝之變是輒始終不拒父也輒所歉者爲叔齊耳觀春秋經大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

則夫子之意豈難見乎

大昌按晉納蒯聵衛之臣民以晉是衛之讐則蒯聵是衛之賊拒晉則不得不拒蒯聵拒蒯聵則不得不爲衛君蓋託于社稷爲重之說耳不知衛人可以拒蒯聵輒必不可以拒父譬如瞽瞍殺人皐陶可以執法舜惟有竊負而逃故使輒能如夷齊計惟有遜而去之巳矣乃自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至哀十五年始有孔悝之變輒乃出奔悝因立蒯聵爲莊公相持至十數年之久而毛氏猶謂其不拒父乎又謂輒所歉者爲叔齊耳夫不能爲叔齊是卽與父爭國矣爭非拒乎毛氏又引經大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以爲夫子若不罪衛君者夫圍戚之師輒本未親往安得書衛君乎且問石曼姑圍戚誰實使之往乎況其後莊公出奔爲戎州人所弑而輒則倚齊復入爲衛侯迨再出奔又倚越欲入衛而不克正所謂父死而又因之以爲利者也毛氏津津回護衛輒爲始終不拒父（毛氏此編屢言之）噫是但務攻朱注而不知其得罪名教矣

子在回何敢死（死謂赴鬭而死也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否必告天子方伯請討以復讐夫子而在回何爲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毛氏曰顏淵何以鬭頭觸乎麾以肱乎況此有必不可鬭必不可死者此章專主畏字畏者惟恐死也故曰吾以女爲死慮之亦幸之也曰子在知子不死也回何敢死回不死也

大昌按集注何敢死謂不赴鬭而死也至胡氏謂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乃設言一層其末言夫子而在回何爲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蓋仍是朱注之說亦卽毛氏回不死也之解何以改爲

傷廉傷惠傷勇（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于衛是傷勇也）

毛氏曰子華使齊說已見前今又堅持己說以罪之冉有已耳子華不曾受五秉而坐以無妄若夫子在衛未嘗禁子路之入仕及其死而且哀哭之而宋人必以爲聖門罪此何說焉

大昌按夫子以繼富饒冉有則傷惠明矣子路死事而子羔不死未有以子羔爲非者則知可以死可以無死矣若五秉之取亦連類舉似耳林氏豈不知子華使齊未歸弟婦人從男觀者自可意會毛氏何用執滯

子路無宿諾 集注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于踐言不留其諾也

毛氏曰不宿諾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若謂急于踐言亦何容急久要謂何如以不宿怨爲証則不宿怨者消怨也消諾可乎

大昌按舊解釋無宿諾爲不豫諾毛氏復申其義爲不輕諾不知此皆於宿字不切所謂無宿諾者如曲禮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鄭注急君使也孔疏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于家也蓋記者此語猶之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所以形容子路之急迫也朱注釋爲急于踐言不留其諾自勝舊解毛氏乃謂踐言亦何容急則強詞而不合于情理矣又謂宿猶消也消諾可乎夫消諾則是已踐其諾曷爲不可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集注惠王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

南辱于楚 集注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毛氏曰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是矣若商君傳魏割河西地以和是割地非獻地也乃云後又數獻地于秦考魏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六年又獻河東之地四百里是皆在惠王身後則于及寡人之身將何解

又注南辱于楚謂與楚將昭陽戰則更可怪者考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即楚世家云懷王六年使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陽得八邑則亦非惠王時事且楚得八邑而注但言亡其七邑一錯再錯竟至如是

大昌按毛氏說此二條亦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蓋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迨襄王五年與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十三年秦又取我曲沃平周方爲喪地于秦七百里又楚懷王六年昭陽攻魏破襄陵亦在襄王十二年固皆與惠王所言不合矣但據竹

書紀年所載則史記稱襄王在位十六年者皆仍屬之惠王以史記襄王之元年丁亥另為惠王改元之一年而惠王在位共五十有二載迨惠王卒次年癸卯稱今王元年者杜預以為哀王固無所謂襄王也攷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二書俱與史記異溫公通鑑則從竹書紀年惠王中間改元之說共在位五十二年惠王沒則為襄王在位二十三年而從世本削去哀王也江氏慎修古人典林亦主惠王改元謂魏實無哀王襄與哀字相似而誤耳據此諸說則史記所稱襄王在位時數獻地于秦及與楚將昭陽戰敗皆為惠王改元以

後及身之事則朱注固無錯矣今若以紀年為不可信則此書自三家分晉後專紀魏事似不應有誤且惠王原因是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稱王故另改元若史記以襄王元年為相會稱王則惠王及身未有是舉曷亦僭稱王乎朱注但言後又數獻地于秦至南辱于楚古注疏俱無解故舉與昭陽戰敗事當之蓋亦隱用紀年惠王改元之說而未敢質言之毛氏不察先儒多主紀年但據史記以攻朱注然則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及身之時安得有喪地于秦七百里是與本文亦不合矣毛氏又言惠王時魏割河西地以和是割非獻不知割與獻同一喪地也至于八邑七邑或傳寫之誤耳

齊人伐燕梁惠王篇　集注按史記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已見序說

齊人伐燕公孫丑篇　集注當以梁惠王下篇十章十一章置之此章之後燕人畔之之前

毛氏曰此兩時兩事兩齊王兩伐燕而趙岐孫奭俱不知乃朱氏又認作一事疑孟子與史記不合欲改梁惠篇之十章十一章必置之沈同私問之後則于燕世家前後文總不會見以致認湣王作宣王移燕昭王為燕易王諸書既焚六國且混沌矣不知孟子兩至齊其梁惠篇伐燕則孟子初至齊

為齊宣王燕世家云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因燕喪伐我取十城所謂伐之取之也既而聽蘇秦之說歸燕十城且重立燕王所謂置君而去之此一事也公孫丑篇伐燕則孟子再至齊為齊湣王燕世家云燕易王卒子噲立屬國于子之國大亂孟軻謂湣王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太子平為燕昭王而畔齊此又一事也後二十八年燕昭王伐齊湣王走死則孟子去齊久矣事有千餘年未明而至今始發者

大旨按此則毛氏鶻突而武斷之甚者考齊伐燕子噲事孟

子以爲宣王史記以爲湣王温公通鑑因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之說然燕人畔尚在此十年後則仍屬湣王矣若閻氏百詩欲將燕世家所載燕王噲及立太子平爲昭王等事移在前十數年當齊宣王之時以合孟子亦屬臆斷趙氏耘菘亦駁史記此皆與温公不從史記者也惟朱子語類有云荀子亦言湣王伐燕則非宣王明矣想因湣王後來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耳近錢氏辛楣養新錄極取寳應王子中之說曰孟子書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與秦爲東西帝故謂以齊王猶反手孟子去

齊時距湣王之亡廿五六年後來傳孟子者改爲宣王爲孟子諱而寔無庸諱也此則與朱子同主史記者也按昔人亦有謂孟子先游齊後游梁復來齊者故今以孟子爲兩次至齊以伐燕爲齊湣王未嘗不可獨毛氏以梁惠篇伐燕爲宣王公孫丑篇伐燕爲湣王分作兩人兩事則必有不可者今斷以兩篇所記伐燕必是一時一事也何則燕世家云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市被敗死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志齊湣王因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按此正

孟子所謂民以爲將拯已于水火之中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也是時齊既勝燕不爲立君謀欲取之不聽孟子水深火熱之諫而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諸侯所以謀救燕而孟子復勸其速出令爲燕置君也王又不聽此燕人所以畔而昭王乃厚幣招賢以謀報齊故兩篇伐燕誠爲一時一事從無異說而毛氏于梁惠王篇伐燕忽欲以燕世家所載易王初立齊宣伐燕取十城當之以別于公孫丑篇伐燕爲齊湣王者分作兩人兩事不知燕易王時齊宣伐燕所取者十城耳安得震驚而稱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

之乎且又曰不取必有天殃而孟子亦以取之而燕民悅不悅爲沮其謀乎又安得有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事乎蓋是時蘇秦方合六國之從故勸齊歸燕十城宣王即從之世家此段並無重立燕王語燕非無王何用重立此重立燕王四字則毛氏所增以牽合于置君而去（毛氏著說每多此病）毛氏自詡爲事有千餘年未明而至今始發者惡知其不值識者之一笑乎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二

婺源戴大昌

典制類

千乘之國　集注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朱氏曰乘車之制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一乘包說八十家出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

毛氏曰周制失傳言人人殊宋儒既不讀書。乃論語開卷一典。故一分不曉。格物安在。查此千乘舊注。似馬融包咸兩說俱錯。然寧取包注者。古侯國百里。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一里爲井。每井八家。則萬里實有萬井八萬家。而包注據公羊說。謂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封百里。當有千乘。伯七十里。便降爲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祗二百五十乘耳。故侯國千乘。其數恰合。若馬注則據司馬穰苴所著司馬法爲言。謂百畝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出一乘。與包注之十井一乘。已增十倍。所云侯國有萬里萬井者。核之不過得百乘耳。經明云千乘之國。而祗以百乘解之。而朱氏猶曰馬說爲可據。則直茫然不懂矣。特包氏說亦非是。者古者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壘廬徑遂三千六百餘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邊鄙。但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

餘井。其任車賦者。止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可以之當千乘乎。乃若馬氏說。但據司馬法。並非周禮。其直據周禮者。獨鄭康成有之。並非馬融。然亦總非是。者周禮戰國人書耳。曷足據乎。

按此制在春秋傳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長轂者兵車也。是一縣出車一百乘矣。又云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十縣可出一千乘。乃者之周禮小司徒注。則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一萬六千家。計之約二井十六家共出一車。而牛馬甲士皆不在內。則以百里計之。不及十國之三。而千乘已備具矣。此眞策書本文。較之公羊司馬法之見經注者。頗爲可信。予故痛諸說之謬。而并及之。

大昌按。包氏以十井出一乘。每井八家。則十井者。是爲八十家出一乘耳。毛氏謂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一里爲井。每井八家。則萬里者。寔有萬井八萬家。包以十井出一乘。是爲八十家出一乘。正合此數。不知大國地方百里。奚止萬井。奚止八萬家。蘇秦言臨淄之中七萬戶。夫一都城有七萬戶。豈大國四封僅八萬家乎。此亦顯然易辨者。提封萬井乃百乘之家若據漢書刑法志所言諸侯提封十萬井計之十萬井

則當有八十萬家。即以實出賦六萬四千井計之。亦當有五十一萬二千家。是方百里者固非僅萬井八百家也明矣。叚次仲云漢書刑法志所載乃古司馬法與齊將穰苴司馬法是爲兩書毛氏亦未知惟馬注一成出一乘。一成百井。每井八家。是爲八百家出一乘也。開方之法方百里者得三百十六里有奇。正合漢書刑法志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實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之說。自較包說爲可據。今毛氏因朱子頗主馬氏。則必謂寧取包氏以相攻詰。而又自言包氏所據亦非是者。謂其說雖三百乘尚不足。安能有千乘。不亦自相刺謬乎。邢疏證以開方之法後儒因謂馬包之說合一其論亦非詳見四書問答前編

至毛氏解千乘則据昭五年左傳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也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十縣一千乘也此則眞鶻突而武斷之甚矣。葢晉自作州兵作三行作五軍其法屢變舊制。惡知其所謂縣者果即周禮四甸爲縣之縣乎。乃據此計算以爲二井十六家共出一乘。不亦大悖先王之法乎。且遂啟疆所言晉之車乘第詭以對楚靈原非必實數。而毛氏第據此以爲較之他書頗爲可信。其所見鄙悖如此。而猶譏人茫然不懂乎。

釁鐘　集注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也

毛氏曰釁是血祭名。古凡造宮室器皿必血祭以釁其成。謂之釁禮。故周官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總是血祭。其後俗注始兼有血塗釁隙之說。襍記成廟則釁之。豈有以血塗廟屋隙者。故禮曰釁者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今注塗釁隙而于血祭薦血反不一及。是全不知有釁禮者矣。況釁禮祇用羊犬貑豚。今齊用牛。是戰國變禮。亦須注明者。

大昌按毛氏但欲攻朱注而實于釁義未考之詳矣。按釁之義有三。周禮雍人釁廟釁門夾室。小子釁社稷五祀之壇壝。

圉師釁廄。司約釁藏約之戶。解者謂爲祓除不祥。此孫疏所謂厭變怪禦妖釁之說。則毛氏所引成廟則釁之。釁者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江氏羣經補義亦謂釁是祭祀之小禮又大司馬涖釁軍器。小子釁邦器。則是血塗釁隙使完固之義。此趙注所用也。又大司馬釁主。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筴。天府釁寶鎮寶器。此則取其膏血薦養精靈之義也。今釁鐘爲邦器。故朱注主趙氏說。本無錯。且周禮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原有兩解。毛氏既引其文。安得復混而言之曰總是血祭乎。

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　集注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

注之旃等
之首曰旌
毛氏曰孟子引齊景公事見春秋傳齊侯田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異古孤卿建旃故旃招大夫以上大夫聯孤卿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弓本招士之具若孟子謂以旂招士則旂爲諸侯所建以旃招庶人則聘禮卿載旃是春秋傳可解而孟子無可解者此爲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庶人顧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卽以旂招士孤卿可召庶人而卿車

載旃故卽以旃招庶人若大夫車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亦尊大夫耳庶爲田禮與聘禮可通證者豈可注孟子而全不分曉如此

大昌按孟子所言與春秋傳周禮俱不合毛氏謂春秋傳虞人言旃以招大夫據司常言孤卿建旃以上大夫聯孤卿也故旃以招大夫爲可解然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通帛爲旃雜帛爲物）則孤卿與大夫固有分矣毛氏何得添出上大夫以强合之乎又謂爲孟子解亦當據司常大閱文而譏朱注之不知考而不知其仍不足據也司常大閱言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毛氏因謂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卽以旂招士然士謂指已仕者故可召則自大夫以上皆可召之毛氏何以云惟諸侯得召之而獨以諸侯所建之旂招士乎然則王國之士亦將以王之大常招之乎抑仍以旂招之乎且國之庶人則自君卿大夫誰不可召者毛氏又何以云惟孤卿可召庶人而獨以孤卿所載之旃招庶人乎毛氏又謂大夫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是尊大夫然招士則以諸侯之旂招庶人則以孤卿之旃而招大夫則仍以其物又曷爲尊大夫乎

凡毛氏之說固全沒有分曉矣抑知周禮一書孟子本未見故言諸侯去籍莫聞其詳卽所謂班爵祿嘗聞其畧者亦與周禮不合想孟子亦非必憑空杜撰而此言招庶士大夫者雖與周禮不相符竊以司常賛大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云云乃各言其人所自建以辨等威若人君有事以招大夫士庶則不妨假借以尊寵之如衛詩孑孑于旌干旄干旗用以招國中賢士可推是以招庶人則以旃士則以旂大夫則以旌耳（閻氏百詩則謂庶人以旃三句孟子特遞類而及其平日所招之物並非指田制以大夫士庶皆從公于狩不待招也）

若合符節集注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

毛氏曰符節不用玉周官掌節有玉節角節金節銅節竹節羽節即旌節而玉節最尊惟天子諸侯有徵守治兵恤荒和難諸事始用玉節與命圭等以九命爲長短差次不惟不是符節兼無篆刻分合之數幾見命圭天子與侯國有各分半者況明曰符節則周官掌節與小行人皆曰門關用符節且曰以竹爲之注總錯耳附解符節無考舊皆以漢制解之漢書有郡守分符天子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而左與之然是符不是節亦不是玉節漢制亦半剖不合

大昌按周禮掌節共八節有玉節及符節而小行人有符節則云以竹爲之毛氏據以攻朱注而不知其爲固也毛謂玉節最尊與命圭等幾見命圭天子與諸侯有各分半者然舜典輯五瑞顧命上宗奉瑁考工記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先儒皆謂冒者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則命圭未嘗不有所合以取信也文獻通考有云後世有璽書印章三代以前惟有圭璧與符節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三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即毛氏所云天子諸侯有徵守治兵恤荒和難諸事用玉節是也即漢世有銅虎符竹使符則符亦兼有銅與竹毛氏乃以孟子所言必是專指八節中之以竹爲之者

豈非固乎況趙注亦云玉節則朱注所本也

刑政類

敬事而信三句集注程氏曰此言至淺然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

毛氏曰聖人立言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祗治事治人二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復舉三大政一在約信一在節用一在時政此有何流弊而又以爲其言淺近引程楊諸說謂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者又云五者以敬爲主且刪去事字獨存敬字則直是斥事爲廢功用道學淸班居官主敬一大流弊此聖學之禍不可不察也

大昌按毛氏以聖人立言不過舉其要者而此章朱氏自注固云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與毛氏說不相左矣至其引程氏說則猶有云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其引楊氏則首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必先于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

矣朱子以二公有如此發明故連類引之今毛氏乃隱沒程楊所言之詳者而獨標此數語謂爲道學之流弊可謂獄吏之文致矣其居心可問乎

使民以時 集注時謂農隙之時

毛氏曰使民有使民之時非農時也考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官均人以豐凶載公旬之政況使民不止公旬有使民耕植刈穫之時有使民興築樵採之時有使民謹出入修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正時字明注也若農隙之時則但以治兵言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孟子

當戰國好講武事故曰不違農時不奪農時今云時使而斥以農隙言錯矣

大昌按先王重農故曰農用八政周禮均人凡均力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亦視農事而分春秋所書築城郭都邑時與不時無非重農事也孟子言不違農時彼奪其民時正時使注脚毛氏乃謂孟子當戰國好講武事故爲此言豈春秋時尚不列國兵爭乎故此句包注亦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朱注謂農隙之時固包國家凡一切使民興作之事而講武亦在其內毛氏則曰非農時也開口便錯

民信之矣 集注倉廩實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

毛氏曰民信是一政不是政之效與兵食絕不相關故下文稱三者若必兵食足而民始信則二者矣且亦惟絕不相關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且亦不是民信于我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

大昌按爲政之道孔子言富之而後教之子路言使有勇而且知方孟子言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管子言倉廩實而知禮節毛氏何得謂信與兵食絕不相關且下

文是子貢分作三者而問其孰可先去玩夫子此節語氣自是一串說下故講家謂信在兵食之中亦在兵食之外理自圓足且所謂去兵食而信不可去者此乃危急存亡之秋若夫子告子貢爲政常經自當籌食與兵兼施教化事則相連施有次第何得謂絕不相關也毛氏又謂不是民信于我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不知我有以信之者即朱注所云教化行也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集注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毛氏曰夫子言足兵謂平日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衆寡可任役者而邱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馬牛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即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其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此無時不足者萬一有凶荒如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即強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與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邱甸治車輦馬牛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

則折骸易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兵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

大昌按如毛氏說不得已不過是値師旅饑饉其解去兵謂兵本無不足但是族師不起徒遂人不較役邱甸不治其車輦馬牛不會于司徒不致于司馬殆不過有兵而不用耳夫使兵本無不足而偶値有師旅饑饉豈遂謂爲不得已時乎盖子貢所謂必不得已者乃兵食俱不足而人心未固結之時故必須結民心而先謀足食若兵且徐圖耳原非謂有兵而去之也若如毛氏說兵本無不足但有兵而不用即爲去兵則下節言去食豈亦是食本無不足而聖人何以輙曰自古皆有死乎是不可通矣

敬事而信 集注敬其事而信于民也

毛氏曰信于民大錯信是君信不是民信此與與國人交止于信民信之矣上好信恭寬信敏惠信則民任焉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皆同而集注皆謂是信于民豈不注信字實義一似信是爲政之效則信字亡矣不知此信字原有傳命實劑要會諸政且信是與仁義禮智爲五德同有本體有功夫至

施之爲政又有作用何曾是效

大昌按仁義禮智信五德惟信字可彼此通言如易大有六五厥孚交如益九五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皆言上下相應之義故夫子告子張既曰恭寬信敏惠又曰信則民任焉固是即效以表德也又如朋友有信友能信乎我必我先能信乎友故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所謂信于民者義正如此毛氏謂此是君信不是民信不知朱注信于民者正指君信而言何反謂其大錯乎且毛氏前于民信之矣一條謂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以朱注解作民信于我爲錯然則此

節朱注云信于民者卽毛氏所謂我有以信之也何又誚其大錯豈非務攻朱注而不顧其自相矛盾乎　毛氏又云施之爲政又有作用作用二字亦非醇儒治術

辟草萊任土地集注辟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

毛氏曰此本二事墾草萊是盡民力任土地是盡地力兩各不同今辟草萊不注而任土地則反曰分田與民使任耕稼則以任屬民非任土地矣其曰李悝盡地力則見漢食貨志尚有李悝爲魏文作盡地力之敎若商鞅開阡陌則直是變

法改井畫而阡陌之與任地何涉

大昌按草萊山野各處有之先王不以畫井授田使民有餘利可以種牧也戰國時一切墾辟之以授民使任耕稼供賦稅利歸于上故孫疏謂辟草萊而任土地可見二語原是一串事毛氏何得謂此本二事乎且如開民轉移執事餘夫則別受田指人而言則可謂無曠民力今第曰辟草萊並不指屬何人毛氏何以將辟草萊爲盡民力任土地爲盡地力謂兩各不同乎又田間阡陌有縱有横其地甚寬乃所以正經界者商鞅慢其經界盡開之以爲田使民耕稼正與辟草萊同意卽李悝盡地力之說也毛氏乃謂與任地何涉胡茫然不懂乎且開阡陌者開阡陌之地以爲田也毛氏乃云改井畫而阡陌之亦不成語眞是憒憒矣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三

記述類

論語學而篇　程子曰論語一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人特以子稱

毛氏曰論語作于二子之門人在唐柳子厚早有是說要是無據之言且柳不專以稱子為辭彼孫子思不姓曾子不字諸書盡然幾見禮記家語等書有稱曾輿者若有子則未知何字

大昌按柳子厚稱論語作于曾子有子之門人毛氏安知其必無據唐時所有書籍于今果猶存乎程子以論語中所載

弟子之言首及二子而又皆以子稱故為是言朱子因載之論語序說未為害理集注未載即如序說首載史記孔子世家叙列孔子一生事迹又安知史記所編次者果一一無訛甚亦聊備學者參考焉耳

章節類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子罕篇集注重出而逸其半

毛氏曰此分章錯者君子不重十一字為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為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既注重出乃不注之不重章而反注之子罕篇以致威重與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或以忠信為威重之基或以取友改過為固學之地總無是處此錯注也

大昌按學而子罕篇次有先後今主忠信三句既見于學而篇又見于子罕篇故曰重出此本邢疏之文並非朱子所增子罕篇主忠信三句邢疏云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毛氏何得不明先後而議朱注既注重出不于學而篇反注之子罕篇乎且毛氏又何以知主忠信三句必為子罕篇文而複簡于學而篇乎若以主忠信三句當另為一章則尤不然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重

而有威則行也學而能固則文也曷為與忠信不接至于取友改過又所以彌成四教也自漢唐諸儒俱無異說而毛氏敢武斷如此尚議朱注分章之錯乎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泰伯篇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憲問篇

集注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毛氏曰既云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而上章非重出矣此本是一章其記曾子言者以曾子聞子語時特引子象詞以証明之與牢曰子云同一例其在泰伯篇則複簡也今注重出

又不注之泰伯篇而反注于憲問篇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又一錯注也

大昌按古本憲問篇此兩節共爲一章朱注于上節但云重出而下節注云曾子引此不得于與此故朱注于下節又云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朱子凡于重出者皆仍其文並不刪去惟講章家則于四書重出者一切無有矣）毛謂不注重出于泰伯篇而反注之憲問篇其義已見主忠信一條不復再論

禮之用二節（程子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毛氏曰此分節錯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

本同源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瑣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若專于和不事樽節則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又一截也舊注不分節而疏義畫截如此集注既引禮勝則離八字而又以小大由之分屬上作一節不矛盾乎

大昌按程子固云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朱注所引故用其說分兩節並無矛

盾也今毛氏分作三截其解中一截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則謂苟細行瑣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是但切小字而于大字無着則小大由之句仍解不去矣毛氏謂疏義本畫分三截但邢疏解中二句云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有所不行也其說須添不以樂和之作一轉而有子本文語氣固無是也則曷若程朱分兩截以有所不行作呼下語氣之自然乎

德行節（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耳）

毛氏曰此與上從陳蔡另作一章按史記弟子傳于受業身

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此段則是敘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材與能皆與其閒況此時冉求正仕魯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故康成以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隋時皇氏亦曰此記者別記一節非無據也

大昌按上節何注用康成說弟子從我厄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朱注謂此時皆不在門與鄭說異）此德行節邢疏則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並云鄭氏以合前章是邢疏正用康成合一章之說也毛氏乃謂

康成以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又是改前人說以就已說
矣邢疏兼載皇氏說別爲一章故又疏云夫子門徒三千達
者七十而四科惟舉十人但言其翹楚者爾或時在陳言之
惟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不及也邢疏雖兼存兩說
仍以從陳蔡爲主故程子亦謂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
門人之賢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
也朱注因而從之毛氏必議其分章之錯安見爲定論乎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集注齊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毛氏曰此以改經而兼改禮并改章節尤當急正者古禮衣
長無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鉤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
半之衣覆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亦不能寢而衣之于是
有臆解者曰長被身半是半截之衣則不特壞經壞禮并古
詞例亦壞盡古有字俱作又字一身有半是長身而又半之
非半身也不知寢衣是被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
被寢衣名其曰衣者以衣本被字康誥衣德言繫辭厚衣之
以薪皆被之義故衣本象形下覆兩人从夫世有一衣而可
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特又分衣被者曰衣者晝
之被被者夜之衣也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非必有寢衣謂必有寢衣之
長一身而又半者也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于所獨也猶
上文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于所獨也一短一長連
類記之今錯解寢衣竟改移此節于齊必有明衣之下且云
以類相從何耶
大昌按寢衣既據孔注說文作被則此節必須作錯簡然後
能解而毛氏未察也而毛氏之說尤有可啞然者其曰衣本
被字故衣是象形下覆兩人其解長一身有半亦謂必有寢

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也夫既謂衣即是被象形爲覆二人
然被長一身而過半則不便于覆二人矣豈夫子自少至老
畢生必獨宿乎不知寢衣名被而衣則非被康誥衣德言繫
辭衣之以薪衣皆讀去聲毛氏何得謂衣者晝之被乎且毛
氏又謂被者夜之衣亦解作長一身而過半則與朱注別有
寢衣其半蓋以覆足者亦無異何以又議朱注改經而兼改
禮乎　愚以見其必爲錯簡也凡人寢誰無被惟當齊則別
其居處如王者則有齊宮祭統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
祭義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故夫子當致齊而寢

必別有此長一身有半之被亦猶齊之別有明衣所以異于平日也若毛氏但云寢衣之長一身有半猶褻裘之短右袂一短一長連類而記則記者當第云寢衣長一身有半可矣何故云必有寢衣乎必有云者不常有之辭也正與必有明衣必變食必遷坐數語相連特爲致齊而設可知余故非護集注者而此節之必當從錯簡無疑矣至毛氏所譏强解爲半截之衣朱注本無是說

作者七人矣

毛氏曰舊以此與賢者辟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氏以

作者之謂聖强以羲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爲非是矣大昌按以此合上節此康成之說伯夷叔齊虞仲爲避世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爲避地柳下惠少連爲避色荷蕢接輿爲避言則添出三人而以七爲十字之誤亦未知的否正蒙則云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是以作爲述作之作此外則猶有包咸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七人也王弼又謂即指微子篇逸民等七人也四說不同何晏用包氏說朱注第載李氏肓臆去者今七人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亦未載正蒙之說而毛氏特取而辨論之何耶

子曰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章句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毛氏曰舊本子曰吾說節合王天下爲一章以三重是德位時見陸氏釋文聖人其德也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夏商非時矣呂氏三重本錯注也

三重鄭注爲三王之禮固謬若呂氏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安得與議禮相峙而三若不敢作禮樂則又有樂將四重矣況此從禮儀威儀來專重禮教安容襍及又寡過者正謂不自用不自專灾不及

身也乃謂人得寡過未有民物信從而謂伯玉寡過之學者大昌按上章雖有其德節祇言德與位兩項第迴應首節愚而自用賤而自專二句耳必須合吾說夏禮節方應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一層此朱子所以不從古本分章也毛氏既主三重爲德位時者似不應議朱子分章之錯況三重必有不可從陸氏訓作德位時者何則既曰王天下則位與時已有之矣惟德之有無未可必當但曰王天下有一重焉德是也何以曰有三重乎且三重若不指議禮制度考文而指德位時則下文本身徵民六句俱無着落矣毛氏又謂官府制作保氏書教俱在周官中不

當與禮分而爲三君然則子思當第曰非天子不議禮可矣
何又曰不制度不考文乎㒸此亦如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
雖皆具周禮一書而未嘗不分爲三也毛氏謂此從禮儀威
儀來專重禮教安容襍及以明制度考文不可並禮若然則
康成訓三重爲三王之禮爲可從矣毛氏何亦謂其謬乎
按吳氏草廬中庸綱領以愚而好自用至蚤有譽于天下者
也爲一章

書云孝乎惟孝（集注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毛氏曰此句讀錯者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

不句若其解則如能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皆甚至語乃
自漢晉以迄于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讀歷千百年如一轍
自朱注改讀而少見多怪反以惟孝之句爲腫背馬矣（附解謂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
大昌按毛氏謂孝乎惟孝截句自漢唐迄宋千百年來凡引
論語文皆如此讀是誠有之竊以今君陳篇乃東晉梅氏僞
古文尚書而伏生今文所無也僞古文此篇首則曰惟爾令
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鄙見則疑秦以前尚書與
孔壁眞古文尚書本係惟爾令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
有政皆以四字爲句故夫子引此亦云孝乎惟孝猶記云禮
乎禮漢語肆乎其肆本有禮乎肆乎二字也否則夫子旣引
書云當直舉惟孝友于兄弟不必添出孝乎二字矣若朱注
第據今僞古文是孝恭不是孝乎故以書云孝乎截句耳此
亦從未有揭出者但朱注以孝乎截句雖與古異亦無害理
而毛氏大聲攻之（此編屢言之）附解且謂自來乎字則有必不可
句者則即論語中參乎使乎使乎亦自有矣（毛氏固以僞古文尚書爲眞者）何又自矛盾

揖讓而升下而飲（集注揖讓而升者下而飲者）

毛氏曰如此則揖讓屬升飲屬下大無理矣揖讓祇屬升則
于下于飲時全不揖讓已自乖錯若以飲屬下則飲在堂下
將小射正命不勝者升階取觶于豐上而飲之將作何解且
禮文明曰升飲而乃曰下飲可乎況論語王肅注此則云此
七字連作一句又射義鄭注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一句而
飲二字又句今朱注于前儒句讀俱蕩然矣不止錯矣
大昌按王肅注此則七字作一句射義鄭注則以上五字爲
句而飲二字又句是皆然矣但朱注分句亦非出自已意按
賓之初筵詩以祈爾爵鄭箋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可以養

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此則朱注所本也若毛氏以朱注下而飲分句遂謂于下于飲全不揖讓又謂是飲于堂下則與禮文凡曰升飲者俱不合則毛氏自乖舛矣朱注云下而飲者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是朱注固明言揖讓明言升飲也

懷其寶而迷其邦二段　集注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

毛氏曰懷寶迷邦兩問兩答若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月逝矣二句下何以重着孔子曰善讀書便當着眼此惟郝京山解此極當郝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

斷爲必然之理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謂極快郝氏解多武斷惟此極當

大昌按郝氏此說亦屬有見但郝是明儒則在朱子後矣毛氏謂郝解經多武斷何其竊于人而闇于己乎且使此解若出自朱注則毛氏又必如書云孝乎謂千百年來俱未有此大聲而疾呼矣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集注謂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

毛氏曰既云不待朝貢又云以政事接見不可解虞書五載一朝三載考績既不朝貢焉較政績况使吏治國則與政尤不相涉故今入比家則直合九字作句與集注反據本文不及貢以政自是五字句以者與也若據趙注則謂尚書逸篇之詞以不及貢三字句言不待朝貢而來一若以政事見諸侯者貢是實字政是假詞此亦未必然者使集注有識則直以政截句否則一從注疏尚有未恰而乃依違胡突全屬首鼠天下有是注法乎則不止錯矣

大昌按趙注以不及貢截句其解下句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耳今講章則以不及貢至有庳九字作一句讀

毛氏所謂入比家也　毛氏則謂不及貢以政五字爲句以者與也因謂朱注之依違胡突不止于錯不知講章之說即用朱注之解也何謂相反葢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故朝貢之期即所謂以政事接見也朱注原以趙岐說爲未妥故改作謂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二語須作一氣讀凡而字可作轉語可作順承文家原有兩用故朱注之說即講章九字作一句讀正不必如毛氏以五字爲句須將以字解作與也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四　　婺源戴大昌

引書類（此類如不得罪于巨室遷伯王改過楊予按一毛俱無緊要）

堯典（集注虞書篇名今此文乃在舜典蓋古書二篇合爲一耳）

毛氏曰此亦錯者據伏生尚書原祇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卽涸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于大杭頭始攙入于愼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于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一節已前是堯典已後是舜典況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二典古文原是二篇並非古合爲一如注所云也朱氏于孔壁古文恐指爲僞書焉辨分合

大昌按毛氏欲以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節已上爲堯典已下爲舜典未始不可（趙氏雲崧陔餘叢考亦同是說）但議朱注言古書二篇合爲一之錯則不然矣按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此二典之所由分也又齊建武中姚方興得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于大杭頭因造孔傳舜典一篇梁武帝時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舜典于堯典然首有曰若稽古帝舜云云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則仍疑其說也蓋孔壁眞古文今雖不可見而伏生口授今文則仍秦以前未焚之書其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顧亭林謂古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于上文之帝也至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閻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所敘堯舜事並無別有舜典卽毛氏欲從帝乃殂落節分爲二典亦非古有是本則朱注謂古書二篇合爲一何不可乎

東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自吳才老朱晦庵吳草廬歸熙甫羅敦仁輩皆疑其僞各有駁正至近時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惠定宇尚書古文攷其辨梅氏僞撰毫髮無遺而毛氏特作古文寃詞辨其非僞與人立異如此

神農之言（集注神農炎帝敎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毛氏曰神農之言則豈是農家者流管子有神農數文子所引有神農法故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實有其書若呂氏春秋引其言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是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敎民之利也此則神農之言可據者

大昌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先儒謂唐虞以前文籍必少或簡編殘脫有不足存非故刪之也且倉頡始造文字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元等並云蒼頡乃黃帝之史官尚在伏羲神農之後故伏羲畫卦未有文字繫詞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其下葢取諸乾坤至葢取諸夬九事皆爲黃帝堯舜始造則所謂聖人易之以書契者固非指羲農故緯書言三皇無文殆有文字之後始追錄三皇之事據此則安得有神農之言哉雖後世說蒼頡者亦或有異如徐整云蒼頡在神農黃帝之世譙周云在炎帝之世然總之神農之言乃程子所謂後世稱述上古之事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毛氏以爲呂氏春秋等書所述則神農之言之可據者已屬過矣況朱注云神農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爾農家者流自指許行爲其言者以其願爲之氓捆屨織席故也並非直指神農氏毛氏何沒分曉

據書類

學文 集注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毛氏曰宋人不識六藝祇據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六物當之不知此非六藝乃晚周盲禮者一家之言耳按古有六藝取先聖經文定之爲六卽孔子經解有詩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淮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六教所解其文甚𣪶劉向校其簡編合其子歆輯成之名六藝略自鄭康成偏祖周官凡于少儀學記中藝字皆註作周官藝物之藝而徐幹作藝記亦實以六物宋人無學知彼不知此矣朱注旣注詩書又注六藝其爲古六藝耶今六藝耶

大昌按以六經亦名六藝固自可通但不若周禮本文之確而毛氏以周禮所言者非六藝則過矣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明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三物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毛氏謂六物亦誤又保氏云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康成于五禮九數等皆一一疏解之卽述而篇游于藝邢疏亦舉此釋之葢惟指此六藝故可曰游於藝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朱注于此節學文兼舉詩書六藝固無錯也且毛氏此編據周禮以伸已說者多矣至朱注凡有依用周禮者毛氏則曰周官是戰國人所爲是晚周人之書而講六藝則必以禮記之經解爲可據豈通論乎 孔子世家于達巷黨人章末載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可知聖門亦以射御爲藝

五達道章句達道即書所謂五倫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大昌按朱注倫作典

毛氏曰五達道並非五倫自此一錯據而溥天之下老老小小但知達道五者爲五倫而不知三代以前有眞五倫亦一笑話嘗讀孔安國注虞書愼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即臯陶謨勅我五典君牙宏敷五典註皆如此惟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推訖契教此不必合一者且是人倫非五倫是長幼有序並非兄弟從來長幼乃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也是以漢唐儒者並不知有五達道爲五倫之說而朱注涸兩爲一移甲作癸從此五百年來直混沌別出一世界矣如謂名目小事無關得失朱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世則始皇焚書世何嘗竟絕五倫而千古恨之者正以此名目所關者大也

大昌按此大可怪者按今監本及各本朱子此節章句俱是即書所謂五典並不是倫字毛氏引之則作五倫因以自此一錯朱以後便不知三代前有眞五倫是一笑話其實五典

固五倫也毛氏但據僞孔傳以五典爲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並無君臣夫婦朋友在內殊不知虞書舜命契明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而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固即所謂五教也中庸此節又明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正相印合夫書曰五典而中庸曰五達道猶書既曰五典又曰五品又曰五教名異而實同也宋注以虞書五典與孟子所言父子有親五句釋五達道固無錯矣豈孟子所言者反不如僞孔傳之可信乎若正義第依孔傳說乃疏家之體固不足據也毛氏乃以孟子所言係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因攻朱注并譏孟子乃又以長幼有序句爲指官府僚友鄉黨齒序並非兄弟然則孟子竟亦不知三代前有眞五倫而所言教以人倫祇有父子二者不惟無君臣夫婦朋友亦尚闕母兄弟三倫其說尤屬可怪矣況朱注以書五典與孟子所言釋五達道有何不是毛氏何至訾爲自宋五百年來混沌別出一世界比諸始皇焚書千古恨之乎

關雎之亂集注亂者樂之卒章也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毛氏曰關雎之亂漢時原有二說一是理亂之亂謂鄭衛音

作正樂皆瞽師摯能首定關雎一詩因其亂而爲理之此鄭康成說也一是刺亂之亂魯申公說詩謂關雎本幽厲昏亂衽席無度原是刺詩而孔子輯爲風始與鹿鳴文王淸廟合爲四始則是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此史記說也朱注但見史記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而不讀前文遂至與已說相悖已踈極矣前儒謂燕禮鄉飲酒禮皆有工歌笙入間歌諸節而以合樂篇爲一備備者成也遂疑此是關雎之亂故工歌間歌各有三終俱自爲首訖未有前樂以後樂之詩作終章者況二南六章關雎在首不在卒也按古樂歌詩必

前衍後促樂府所云前爲艶後爲趨者故春秋傳以商頌那詩爲商樂之首凡二十二句分作五章而以末一章六句爲輯之之亂輯者促也聲轉也若周樂大武祇七句亦分作四章以末句者定爾功四字爲一章閔馬父之言可考也今關雎一詩當分五章以末四句爲樂之卒章謂之關雎之亂此似可據者但不知何時何所祇奏此一詩則未易解也

大昌按毛氏以此句漢時有二解其一爲康成之說此則何晏注所用也其一謂爲史記之說則大非矣盖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自是魯詩說與史記無涉且亦言刺康后非謂幽厲已屬不合乃毛氏又以史記謂是刺幽厲昏亂衽席無度今按史記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是史記以此爲四始豈有關雎獨爲刺亂之詩盖至幽厲之缺句原與上三句相屬而始于衽席則總頂上三句以起下謂殷周之所由盛與幽厲之所由衰皆始于衽席並非專指幽厲之缺也故史記正義釋關雎之亂以爲風始云亂理也言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殷始有娀周始姜嫄及周又有太任太姒邑姜所謂上抹契后稷中歷殷

周之盛也幽有褒姒所謂幽厲之缺也盖以盛衰皆始于衽席故取關雎以爲風始並非曰衽席無度也毛氏改爲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則改頭換面矣 按燕禮鄉飲酒禮樂凡四節始升歌三終鹿鳴之三笙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謂笙歌相間合樂三終關雎之三鵲巢之三此賈疏之說前儒謂合樂者以堂上堂下歌瑟笙磬並作即所謂關雎之亂故樂至是乃洋洋盈耳也今毛氏則不主此解至其所自爲說則云關雎詩當分五章以末四句爲樂之卒章比于樂府所謂後爲趨此似可據者又云不知何時何所祇奏此一詩終未易解則其說仍屬惝怳無據也

書同文 章句文書名 文是字形名是字聲 大全

毛氏曰此錯據秋官文而合兩爲一者按文書名三字出自鄭注皆訓作字若謂名是聲則秋官大行人諭書名聽音聲明以教文字與譯言語分作兩事烏得混合

大昌按鄭注名亦訓作字固然矣但文字本有形聲大行人九歲諭書名未有不兼諭以形聲者其又曰聽音聲乃聽其方言土音以核其所諭者合與不合非作兩事也

凱風 集注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毛氏曰婦人不安室則其過已大而謂之過小錯矣此係毛

詩說不足據者舊三家詩說有以此爲母過責子之詩蓋勞苦劬勞古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如云勞而不怨是也大抵引詩必相類惟小弁虐于事關宗祏凱風秖父母不我愛耳宗祏事極大失愛事極小虐子雖同而過之大小有與當怨不當怨辨在于此孟子言不可磯者猶云抵觸不得也假曰不安室則母自失節何抵觸于子而曰不可磯錯矣

大昌按毛氏此解固于孟子本章文義甚有關會而不可從者惜其與凱風詩詞不合也毛氏以古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然玩凱風詩言母氏劬勞母氏勞苦俱指言母自勞故曰劬勞曰勞苦不得解作虐子也朱子詩傳衛之淫風流行母不安其室皆小序之說鄭箋亦謂母欲嫁也蓋但有欲嫁之意故曰過小孔疏謂母意欲嫁孝子因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據此則是孝子能自責以感悟其母不同于不可磯此小序所謂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也成其志者成母之志節也

朝聘 拜下 俱見四卷 千乘之國 見十二卷

廛無夫里之布 集注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不種桑麻者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毛氏曰本文是夫里之布夫里俱是布若謂里是布夫是役粟則夫字當句不成文矣考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謂一夫之口率泉卽今丁錢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使出一里之口率泉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但其後凡遇民廛不問有常職已種桑麻而概以是取之故曰民廛當無之是此無夫里兩布周官司徒本有夫布里布觀舍此不引反引屋粟夫家之征以亂之

大昌按毛氏以廛指民廛以夫布當引閭師凡無職者之文里布當引載師宅不毛者之文謂朱注不當引屋粟夫家之

征以釋夫布是固然矣但鄭注亦有誤毛氏未之知也蓋孟子此章上文分說士商旅農其言㢊一節正謂粟米之征而此節夫布則言力役之征里布則言布縷之征也布者泉也即錢也夫布謂閒民爲人傭力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閭師則征其力役之泉若民廛之人非閒民無職則已有力役之征豈可復征其夫布乎里布謂自荒其地不種桑麻或爲臺樹載師則征其地稅若民廛之地非不毛則已有布縷之征豈可復征其里布乎是夫指人言里指地言今載師但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蓋指其一家之地不種桑麻者征其一家之

地稅康成誤以爲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豈有是理今毛氏亦曰里布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是沿其誤而不知也

食夫稻衣夫錦集注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毛氏曰此錯據閒傳文者閒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衹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前始死已有斬衰齊衰之文也今乃忽增麤衰二字不知麤衰即疏衰春秋以前固無斬衰而但有疏衰耳及三禮繼起別有一斬衰而降齊疏爲殺服且又分齊疏爲二謂斬齊父服疏齊衰母服也則今所云麤衰在春秋前爲父母正服而非變服在三禮繼起以後則衹爲母之服而並非父與母同變之服今乃增此衰于父母既殯兩當變除之受服中可謂禮乎　閒傳又云既虞卒哭疏食水飲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今改既虞爲既葬以虞與卒哭在葬後也不知虞與卒哭本有兩節自卿大夫以上則虞亦變服惟士庶不變今合爲一節則但有士庶耳且斬衰三升成布六升今但云成布則何成布也至自解說則曰斬衰三升如今漆布吾不知宋時漆布是何物但閒傳又云疏衰四升

受以成布七升則斬疏不同名三四六七不同數是據書據文祇見半行而于下文則不之及眞可駭也

閒傳期而小祥云云朱注既依文抄入乃大全引朱子說又云縓淺絳色夫縓係黃赤色非絳色也又云小祥以緅爲緣則小祥明云以縓緣並非緅也又云一入爲縓四入爲緅惟考工染羽有五入爲緅並非四入且亦是染羽也

又按前文齊疏之服一條卷九朱注云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緝之曰齊疏麤也麤布也毛氏大議其錯而毛所自解則亦云三年其服即衹齊疏一服而分作齊衰疏衰兩名以齊

衰必疏布爲之蓋齊者裳下際之名惟重服則但斬齊其下際而不緝輕服則緝之緝名衰不緝亦名衰其說仍與朱注相彷據此則此節朱注云既殯麤衰者亦是包斬衰齊衰兩項而言毛氏乃又議其錯豈不與前自解者相矛盾乎至謂朱注係增麤衰于父母既殯兩當變除之際故以爲錯夫服之變除須在既葬以後而此方既殯則服無變除即毛氏所言閒傳既殯祇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仍係始死斬衰齊衰之文也豈又自忘之乎

毛氏又謂朱注不言虞祔改云既葬夫既葬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于殯宮則曰虞本同日也況又有再虞有三虞故但舉既葬而言變除之節耳其但云受以成布蓋謂變麤衰耳毛氏譏其不明言係何成布豈能瑣瑣注脚乎又議朱子但言斬衰三升者如今漆布而不及其餘夫苴即斬衰而明斬衰固無誤于他服也且所言亦此節集注之所無也

毛氏又謂緅是黃赤色以朱子言淺絳爲錯按士冠禮賈疏云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此朱子所本也爾雅一染謂縓再染謂赬三染謂纁諸經不言四入及六入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淮南子云入赤汁則爲朱者不入赤而入黑則爲紺

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是五入爲緅也紺緅相類朱子因四入無明文故亦言四入爲緅耳至朱子謂小祥以緅爲緣則沿孔安國之誤江氏鄉黨圖考詳言之但毛氏謂大全所引朱子之說亦皆此節朱注所無也　按爾雅一染爲縓則毛氏謂縓是黃赤色亦非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五　　婺源戴大昌

改經類

瓜祭　集注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毛氏曰禮玉藻瓜祭上環則瓜祭正禮祭也故孔氏注作三物之祭若陸德明釋文此唐儒最陋者而偏引作註錯矣據其自言魯論作必今何晏本正魯論並非必字又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曰雖菜羹瓜祭亦非必字

大昌按瓜祭上圜此邢疏所引以証孔注今毛氏謂仍當從孔注三物之解固未始不可但議陸氏所引魯論瓜作必者為無據竊以一人耳目有限如何晏者豈必諸書盡見若孔安國時則羣書猶未盡出安知陸氏所引魯論必無據也孔注謂薄物亦祭祭則必敬然月令篇每月所記祭物甚多何以獨舉瓜與疏食菜羹配而為三況瓜非四時常有之物而瓜亦美品不可謂薄則瓜字作必或可信也且朱注此節但于音釋中引陸氏說聊備參考亦無斷語凡古注疏或兼載兩說存疑者亦多矣毛氏何遽以改經之錯攻朱注乎又毛氏于有婦人焉自謂古論語是有殷人焉又何以有古論語見十卷

五十以學易　集注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　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

毛氏曰論語自魯論外但有齊論古論並無他論且此三論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字為劉元城所見錯矣按史世家作假我數年然加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二為形从二从乂卒以衣識各見為形从衣从十謂字形相近此大無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將七十也不過謂夫子贊易在七十前耳經明曰學易而注乃以贊易當之不知古以六經為六藝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每三年通一藝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五十而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猶思學易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為窮經之年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

大昌按何注謂易為盡性至命之書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邢疏則不依注說謂是孔子四十七時也亦不知何據其後方濬夫周易時論則以大衍為解謂五十者圖書之中生成之數也近時任翼聖則附其說謂周公

教人用九用六易之用也孔子示人以五以十易之本也此背直据五十爲解者也剖定言五十作卒以字形有誤按此與史記世家孔子自言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作莫幸之意語氣正合故朱注從之又按王肅詩傳有云吾五字又如七則謂五十當作七十亦與世家孔子晚而喜易相合（漢書儒林傳亦云孔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絶）今若仍依古注不作字形有誤則謂五十學易即終身學易猶云舜五十而慕者終身慕父母也義亦可通毛氏乃謂古人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六十不親學夫子三十五即遊仕齊魯五十而爲中都宰益將假

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頗可笑矣夫子天縱之聖憤樂相尋不知老至原終身篤學于學至若爲委吏乘田則在少年其仕魯也不過三月夫子豈果慮仕妨于學而因發此言乎且曰六十不親學者謂不復能備弟子之禮也夫子又豈因慮此而汲汲于五十以學易乎

三月（集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毛氏曰此史記自爲文何關脫畧而注及此若大全載程子謂三月是音字之誤則音字亦本史記聞韶音語然史記下文仍云學之三月則三月與音字各出非形誤矣且亦唐韓退之說總屬多事

大昌按何晏注用周氏說謂聞習韶樂之美盛故忘于肉味也正與史記學之二字可互證蓋韶樂在齊夫子因聞而學習其音樂至于三月之久故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如彈琴而遇文王又如發憤忘食好學者不求安飽是也否則偶一聞韶何遂至于三月而不知肉味乎史記學之二字先儒皆謂其有功于經故朱注第引以解說毛氏何遂列于改經之錯乎若謂此史記自爲文何關脫漏而引及此然則一部史記之文將皆不足爲據何以毛氏此編所據史記以伸已說

者又不一而足乎至以三月爲音字之誤則固集注所不載也

雖少（集注少或作坐）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少從無有疑爲坐者况作則坐可知矣豈立可作乎張南士云古最輕少者故云爾

大昌按少字作坐則坐必作過必趨恰與下句相對成文否則上三項何獨拈出少者而言乎古者敬老恤孤金重何謂古最輕少者乎且朱注後載或曰少當作坐亦注疏家兼存兩說參考之義而其音釋則云少去聲仍以少字爲正解何

用改錯

子路曰（集注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是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毛氏曰舊儒皆云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蓋卽夫子使語之也此在鄭氏後無異說者況此係後漢勒石唐人鐫版之經文從無異同可假以宋人寫本謬亂之乎

大昌按此節朱注則云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原用舊解後載福州國初寫本之說且云未知是否亦不過存參耳但此亦有可言者蓋丈人既先行子路言于其家則誰得而記之故鄭氏解作子路與其二子言之使述諸丈人然亦是想當

然語而並無明文也又吳青壇謂宜移見其二子焉句在至則行矣之下故子路與之言然則是錯簡又須改經且下文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原指止宿時丈人使見二子而言若此時纔見二子則長幼之節二語爲無因矣竊以上章子路見沮溺而還以告則夫子尚有憮然而歎而此節卽爲子路與其二子言似不應回來竟無一語及之故以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頗于情事較近祇是宋人寫本未知何所據耳

三年學不至于穀（集注穀祿也至疑當作志學之久而不志于祿不易得也）

毛氏曰孔注穀作善如洪範既富方穀之穀今解穀作祿改至爲志無論經有漢時勒石必不當以疑義改字況其說有未可通者古者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如云四十始仕未有三年稱久三年當志祿者但三年不至善當云不可得而曰不易得者曰學務在至善特至善無難學卽得之而阻善之徒必以爲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

大昌按詩書有稱善爲穀者若論語諸書凡于善字則直曰善從未有言穀者若解穀作祿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是也若朱注至疑當作志則以字或同音而誤者多矣毛氏謂古

人仕學皆有年限未有三年可稱久三年當志祿者不知三年第言歷年之久自當活看如三月不違仁三月亦第言歷時之久也志于穀者如子張學干祿亦非直謂得祿也毛氏言古人四十強仕以爲未有三年當志祿者則泥甚矣至毛氏解不易得句須先將阻善之徒設言一層已屬無着因又作夫子反言以折之大抵反言必有虛字呼喝如蓋有之矣雖欲勿用又如仁遠乎哉方是反言今直云不易得也何以見其爲反言乎今縱不敢謂朱注爲必是然毛氏之解則牽強甚矣

字同音而誤者如擇不處仁擇作宅張衡賦可使治其賦賦作傅魯論古之賢人人作仁古本溫而厲厲作例釋文有直躬躬作弓鄭注叔夜夜當作液惠氏九經古義百畝之糞糞作分去聲王制不知其仁仁作人而斯可矣斯作思俱見顧氏金石文字記又井有仁焉繫詞何以守位曰仁仁俱當作人未可枚舉

民無德而稱焉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毛氏曰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上遂改德字為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則仍還德字遂難分辨況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仍費解豈夷齊是異抑異乎景公耶

大昌按此章何注用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故邢疏依之蓋景公夷齊死後有稱無稱正以有德與無德之異故曰亦祇以異也毛氏謂無德而稱句仍當遵用德字自無不可若謂不當移誠不以富二語于此章似仍當還之愛欲其生節後則未妥適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集注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毛氏曰此錯增經文尤宜救正者孟子自五代以板本行後未有他本別出之事況外國他本偶行中國必明見史載豈有孟子別本見南渡後而其時不載及者況人不讀書信口揑造古無以仁義禮智信分配五行為五常者也洪範以五事分配五行但云肅乂哲謀聖而不及其他至春秋穆姜筮易明以仁禮義事分解四德隋時何妥以幹事是信唐時李鼎祚以幹事是智耳惟鄭康成注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始五字合出名為五常未知出自何書頗類後漢緯書雖或原本古經而白虎通亦載之孟子時安得有信字錯極矣孟子人皆有不忍章以仁義禮智為四心口之于味章以仁義禮智聖為五性曾及信一字否且專以信屬五行之土亦未知起于何時鄭氏以信屬水以智屬土乾鑿度亦同之今欲合五者以厚誣孟子不慮為識者笑乎

大昌按此節朱注孤解人也道也二項圈外載或曰之說亦云未詳其是否毛氏則謂錯增經文急須救正過矣又以朱

子信曰揑造謂古無以仁義禮智信配五行爲五常者惟鄭康成解中庸始有金木水火土五字合出疑其出于後漢緯書則又疏矣按伏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蔡傳分屬與伏生異）伏生之說劉向取以說經楊雄取以草元班固取以作志久已五者並舉至于以五行配五常白虎通亦載其說康成爲漢儒宗用之以注中庸且毛氏于十七卷自引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爲五德（見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一條）安得以信曰揑造而詆朱注乎

毛氏又謂北方水爲信中央土爲智而其以信屬五行之土

亦未知起于何時竊按白虎通五行篇其于水則曰位在北方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准也又曰水味所以鹹是其性也北方鹹者五味得鹹乃堅也又曰北方其臭朽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其云土在中央者主吐食萬物土之爲言吐也又曰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五味以甘爲主也又曰中央土主養故其臭香也又白虎通性情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智者知也信者誠也故人生而應八卦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又曰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其于腎脾則云腎所以智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任養萬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此與鄭氏水信土智異）毛氏豈果未之見而以爲皆出于宋儒信曰揑造與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集注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毛氏曰此則改經之尤無謂者何晏謂子路共雉作食則嗅字必是鼻臭字因作三臭而起此固稚語不足道若集注引晁

以道謂石經嗅作戞雉鳴也則石經有漢本魏本唐本字畫同異並可考驗未有作戞者且戞與嗅字形不類也若劉聘君謂嗅當作狊張兩翅也見爾雅則狊嗅改字且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安得有三總之杜撰立說罕有是處先仲兄曰說經當識字共者視也向也此字書皆載之惟不識嗅字明明有一書而猜若啞謎考梁顧野王玉篇有㗅字在口部注五教反叫也唐孫強修玉篇又增一㗅字注古教反叫也則㗅原是叫字而其形或少一豎或少一撇總此㗅字衛恒書勢所謂點畫無常制是三嗅即三叫則子路向視即是色雉

叫而作卽是舉也

大昌按毛氏以何注子路共雉作食穉語不足道今朱注先載邢疏之說卽注說繼載晁氏劉氏兩說蓋亦以注說未可信故又採二說以備參考耳按漢魏二代石經永嘉中劉曜入洛已焚毀過半其後北齊由洛遷鄴又沒于河楊升庵謂朱子注引石經者乃蜀本也蜀石經今又豈有存耶惟唐石經今仍在西安府學耳毛氏乃謂漢本魏本唐本並可考驗其誰欺耶

毛氏謂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安得有三夫翅先張後振毛氏安知雉之必不三振耶毛氏又謂顧氏玉篇口部有嗅字孫氏又增一㗅字俱音叫是三嗅卽三叫但毛氏何以自解則云或少一豎或少一撇書勢所謂點畫無常制而于朱注所引劉君嗅作臭者亦不過少一口則議其杜撰豈劉君据爾雅者獨不如据玉篇耶至若毛氏解共爲向視卽朱注云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也讀嗅爲叫卽朱注所引石經謂雉鳴也今講章正作此解以應色斯舉矣句固朱注之說也且朱注末云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並不敢自是而毛氏猶議其改經耶且毛氏以癰疽爲雍渠何以又可改經

改註類

射不主皮　已見

傳不習乎　集注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已

毛氏曰舊解是傳于人今改作受于師從來無有以傳之一字作受字解者傳者授也非受也如漢書儒林傳傳業者寖盛是也今以授于人者而反曰受于人則詁字先錯矣況古人論學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若受教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三省何有正義曰我傳于人得毋非素所服習者乎此如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嬴生不乖所傳此明証也此一傳字漢唐以來從無別解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

大昌按傳爲授受如師之于弟子則曰授弟子之于師則曰受原可通言若習字則必指本身言方與日省吾身有關會故史記弟子列傳其于曾子則祇載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按此則正指孔子授于曾子可爲此句注腳卽何晏此注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其說雖以傳字貼曾子傳于人而解習字仍指曾子本身言今毛氏但尋解傳爲授謂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且以古人論學

第191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6　反文內

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則當改經曰傳非習乎
是不自知其錯矣

由也喭 集注喭粗俗也

毛氏曰喭字從無粗俗之訓舊注子路失于吸喭玉篇廣韻皆以喭作失容解正義謂子路性行剛強當失禮容謂之畔喭大抵是書分三對柴參愚魯是一對師由辟喭是一對回賜屢空貨殖是一對是辟喭正謂一修容一失容也

大昌按喭字本無正解集韻謂同唁又音眼小笑貌朱注或以舊注吸喭二字義未明顯故改曰粗俗恭謂夫子嘗以野

哉稱之也邢疏解爲性行剛強當失禮容毛氏謂與師之辟一修容一失容相對則粗俗二字正同此意

時日曷喪 集注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欲與俱亡

毛氏曰桀語他書無考惟尚書大傳曰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而天乃亡此以天自指以日指民故民即曰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耳此改吾之有民爲吾有天下則以日自指矣凡書有改數字而解頓殊者如此

大昌按此節推注本謂湯誓衆士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惟孫疏另載一義謂桀云天有是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此朱注所用也至尚書大傳述桀之語裴駰注史記殷本紀曾載之此又孫疏所本也然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仍是以日自指全非以日指民其曰有民者猶云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故朱注改作吾有天下自無不可今毛氏謂桀以天自指以日指民故民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何其費解且按大傳本是桀言日亡則吾亦亡矣正以日自指毛氏乃曰必日亡而天乃亡改吾爲天又豈非改字乎

尚書此節僞孔傳亦云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則知亦是以日指桀全非指民

以時辟 見十一卷

今之學者爲人 集注爲人欲見知于人也

毛氏曰如此則仍是爲己何云爲人爲者助也孔安國注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謂但能言學以助人而躬行不足是謂之爲人若范氏云爲人憑響以顯物爲己因心以會道則以爲人爲表章人物較遜前說若云求知于人何得言爲且爲人非易事也徒以助人爲學猶不顧己故稱今學集注

于無爲小人儒但曰小人儒爲人則極坐矣孟子欲去齊而留之者曰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惟名實並具而後可爲人否則自私自利獨善其身已耳是爲人者上能匡君下能濟民謂之加上下此說經舊文而謂小人儒乎

大昌按此節朝注爲已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邢疏此言古今之學不同古人則履而行之是爲已今人空能爲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爲人又載范氏云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已者因心以會道也諸說互相明暢益爲已者履而行之故朱注云欲得之于已即范氏因心以會道也爲人者不能躬

行徒騰其口說以炫于人故朱注云欲見知于人即范氏憑譽以顯物也本自相貫今毛氏務攻朱注而解爲作助且以爲人非易事謂不當以小人儒例之忽牽扯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因言名實並具而後可爲人否則徒能自善其身故爲人者能上匡君下濟民謂之加上下如毛氏之說則爲人者猶大勝于爲已矣夫子竟愛今而薄古矣毛氏謂此乃說經舊文曾是淳于髡無稽之言而可謂爲說經舊文是不惟與前所引注疏自相刺謬不幾于侮聖人之言乎謂此說以爲人爲表章人物亦非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集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毛氏曰舊注諸侯失國而寄託他國謂之寄公亦謂之寓公然無食他國廩餼者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儀禮寄公爲所寓國君制服然無給廩餼之事春秋傳黎侯寄衛衛侯寄齊皆無此禮若魯昭寄齊齊景欲致以書社子家羈恐其臣齊而辭之及寄晉晉侯不禮致從人殺馬以食而並無問者何有廩餼子家子將據而爭之矣此但當注寄公已耳何得鑿鑿加以食其廩餼四字

大昌按毛氏此說不自知其有三錯矣上節萬章問士之不

託諸侯何也趙注云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于所託之國也此節孟子答語趙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據上節趙注本言寄公是食祿于所託之國故此節朱注云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原遵用趙注毛氏此卷自射不主皮以下皆議朱子改注之錯乃毛氏此條反自翻舊注以攻朱注此一錯也毛氏又謂魯昭公寄齊齊景欲致書社子家羈恐其爲臣而辭之不知子家當時並未嘗辭但言齊侯無信欲公早之晉而公弗從耳且昭公居鄆因用不足使公衍獻龍輔玉名于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則是

仍食齊祿也況昭公雖出奔季孫不敢有其國傳言猶歲貢馬具從者衣屨歸于乾侯若春秋當時小侯被滅出奔不可悉數如州公如曹鄧子無歸其本國已亡豈復有送衣馬者焉得不食他國廩餼毛氏乃言從無給廩餼之事此二錯也抑更有說者孟子言士非寄公可比故不得託于諸侯萬章隨問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孟子曾言君之于氓也固周之周則可受賜之則不受可知萬章初意原是因孟子不受齊祿故問士何以不託諸侯而食其祿孟子因言惟寄公有此禮在士則爲非禮若如毛氏說寄公亦無食廩餼之禮則孟子

答言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爲贅文矣毛氏務攻朱注并不顧本章文義此三錯也

語之而不惰　集注顏子聞夫子之言心解力行何有于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毛氏曰此又與舊注相反者舊注云惟顏淵能解故無惰語之時惰語謂語者惰也蓋教不欲惰故有教不倦之文然不得不惰故又有先傳後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如曲禮侍坐于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可惰之理若謂聖門惟回不惰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

大昌按何注出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注說未甚顯若邢疏則云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于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惰者惟顏回與是邢疏則明以不惰指顏子朱注正用其說何謂相反也且夫子平日稱顏回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皆指顏子本身說則此美其心解力行正與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語意相發明耳毛氏謂受教者聽則必恭豈有可惰之理不知本句言不惰者正所謂請事斯語欲罷不能乃既退之後非指聽言之時也毛氏又謂若獨美回不惰則視七十子匪人類不知夫子對魯君臣嘗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其言

則更甚矣

見善如不及　集注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　善不善不着人就自己身上理欲說

毛氏曰明曰見善見不善而敢見作知且曰眞知已悖誕矣然且謂已之善惡則未有已善而如不及者孔安國謂探湯喻藥疾邢疏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喻恐近若在已身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

大昌按何注用孔氏說祇探湯喻去惡疾六字惟邢疏云見善如不及者言爲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喻見惡事去之疾也據邢疏曰爲善曰去惡事則善不善未嘗不指已

身說也朱注言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亦如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夫子言好仁者無以尚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大抵此節見善如不及二語兼人與已言自無不可若毛氏必議朱注改舊解之錯則朱注固未與邢疏相背至善不善不着人云云亦集注所未載

不得乎親 集注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于道尤人所難也

毛氏曰不得是不相能如虐子殺子類順則悅之矣卽下文底豫是也朱注以得爲悅以順爲諭親于道添得支離將下文底豫亦必添出烝乂允若大無理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

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况諭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大昌按順乎親卽下文底豫底豫卽昔所謂允若也允若者謂瞽瞍始欲殺舜今見舜夔夔齊栗亦信而順之此孟子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也蓋父亦見化于其子所以能瞽瞍底豫而天下化乃毛氏議朱注添出諭親于道一層爲支離不知孔子言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况瞽瞍旣頑舜若徒然阿意曲從而不能克諧烝乂豈得爲孝也哉毛氏又謂諭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不知此章所言者原指舜非世俗之孝也舜之順親若非能諭親于道下文何以遂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又何以得爲千古大孝第一人哉毛氏但攻朱注殆淺之乎視舜矣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六　　婺源戴大昌

自造典禮類

與其媚於奧二句　集注凡祭五祀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如祀竈則設饌于竈陘祭畢而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也

毛氏曰此在自造禮文者古家不祭神惟始死喪奠及祔廟返主之禮則祭于家此是凶禮五祀雖室神然並無祭于家者周官宮正祭祀稷七祀于宮中所云宮者是宮城之宮況奧爲主人主婦寢處之地天下無男女衾衽首趾狼籍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錯矣禮文云五祀皆祭于廟一語斷定大

抵祭尸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門在廟門外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皆不祭其所而竈則在廟門外之東若迎尸則戶中霤皆在廟室之奧而竈與門行則在廟門外西室之奧禮記設主竈陘正指廟門之竈

大昌按毛氏謂家祭爲凶禮五祀雖室神無祭于家者以禮文皆祭于廟爲斷但其說亦有不可盡通者如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據此則適士以上尚皆有廟可不祭于家若庶士庶人無廟則禮所云庶人祭于寢是已且奧是室中當尊故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毛氏謂奧是男女衾衽首趾狼藉之所亦非　又毛氏歷言祭五祀皆于廟之禮但朱注云祀竈則設主于竈陘祭畢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亦未指言室中固于禮文無悖

必也正名乎　集注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爲先

毛氏曰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自造典文而錯者乃特造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豈可爲訓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爲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附解謂春秋戰國有名家者流實爲政要法又或藉此一正拒父之名以雪其枉亦未可知

大昌按舊解以爲泛言正百事之名若此乃爲政之常經則子路何得怪歎而曰子之迂也奚其正鄭氏以迂作于謂往也則又須改字然矣其正句似說不去可知夫子所謂正名固隱指出公拒父一事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子路固與衛人同爲衛君者故以爲迂也毛氏乃又謂春秋以還有名家者流論爲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曾是夫子而亦講刑名法術之學乎尤可笑矣附解又謂正名者或藉以雪衛君拒父之枉毋論其謬亦于子路

言子之迂也奚其正更解不去矣

子見南子 集注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毛氏曰遍考諸禮文並無此禮惟魯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覿然此是始至亦不得以宗婦入覿為大夫也又諸侯大饗夫人出行祼獻禮亦同姓諸侯有之自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則此禮久廢且亦不得以諸侯禮為大夫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但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

大昌按宗婦覿夫人及諸侯祼饗二者固不可援以解此說若祭則男女交爵劉氏公是曰古者不傳贄不為臣故稱其君曰君稱其君夫人曰小君國君有宗廟之事君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薦盎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故不可不見據劉氏說亦近乎理禮文殘闕或不備耳惟孔子于衛靈公不過際可之仕朱注此語其于子見南子情事則未確若謂古人傳贄為臣必無見其小君之禮恐未然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 集注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毛氏曰此亦自造禮文凡射必三耦耦必二人禮必西向一揖由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及物進作五揖凡有七揖而後升射並未云三揖也若射畢而降則并不止七揖而注並不及則于揖讓而下何解至于升飲一節則有司射司宮小射正諸人職事其勝與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升階後則勝者避右以讓而乃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將使勝者倖邀飲罰爵以逼辱之是禮本不爭而解者反造禮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大昌按自古注經者皆不過畧括大意如遇聘射朝覲喪祭大典豈能將儀禮諸節目盡載即此節揖讓而升二句何注用王氏說但云射于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已耳朱注則較明晰矣且朱子于論孟皆曰集注毛氏于此條暨食夫稻衣夫錦等皆譏其不詳悉是則疏體而非注體矣又其爭也君子句何注用馬氏曰多算飲少算則朱注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之所本也毛氏訾為邀飲罰爵以逼辱之反造禮以使之爭豈不可笑

五畝之宅 集注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毛氏曰此自造典文秖檃括趙注為言而邑注不明凡附會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注有各入保城語也按邑里也

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皆有之若是國邑則百里之
國約有萬井其所爲城不過五五二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
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萬家盡入其內能容之乎
大昌按毛氏此說誠然但祇言得二畝半在邑之非耳不知
二畝半在田如所云冬則畢入于邑春令民畢出在野其說
亦誤也余四書賸答此條引季彭山讀禮疑圖云國中之廛
市宅也但爲士旅寄居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若農民之宅鄉
里也即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者必當擇平原可居之地
去田不遠隨數聚居如所謂十室之邑亦是不必都邑然後

駁四書改錯 卷十六 五

爲邑也亦斷無在公田之中者其論確矣但毛氏以此爲朱
子自造典禮則又不然何則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鄭
康成賈公彥皆謂民居在都城中又穀梁謂古者公田爲居
井竈葱韭盡取焉今此節趙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爲宅
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此皆朱注所本何得譏其自
造典文

巧言令色鮮矣仁 集注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或問夫
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程
子恐讀者不察或于巧令中求少許之
仁故直斷以不仁所以解害辭之惑也

毛氏曰程子直變鮮仁爲不仁殊不知夫子又有巧言令色
左邱明恥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
言原不是險陂孜諂誣罔抄變諸習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
過從言色上做工夫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
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
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三經所載並不害辭乃以
論語開卷第二條而言之不檢遂有流弊則將置夫子何地
子所爲讀四書而每憤然也 附解堂堂乎張即令
色難並爲仁則是鮮

大昌按鮮矣原有二義如以約失之者鮮矣則言其少也此
曰鮮矣仁則是言絕無也顧氏日知錄云中庸言君子之道

駁四書改錯 卷十六 六

四無非忠恕之事然則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
令色鮮矣仁也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哉蓋以言不遠
者即與道爲一言鮮矣者即絕無之謂也況僞書以巧言令
色孔壬比之驩兜有苗夫子以巧言令色與足恭匿怨者同
類亦至譏險矣毛氏乃謂此原不是險陂一流人其言甚好
色甚善未嘗絕天良因引表記辭欲巧詩云令儀令色以謂
巧令原是善字是背聖言矣不知言各有當未可執彼以例
此如君子貞而不諒又曰友諒又如驕泰以失之又曰君子
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類甚多豈可引詩之令儀令色

以釋此節之巧言令色乎毛氏又引叔向以巧言如流須師曠不知叔向斷章取義美其諷諫耳毛氏但力務攻朱注竟敢于侮聖言而猶曰予讀四書而毎憤然也噫

信近於義六句　集注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毛氏曰此故抄變其句例而大指俱乖錯者本文祗重信恭因若曰信則近義以其言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遠恥辱也因則不失親以其亦可宗也從無異解集注復從而抄變之覼輕信恭因而轉重義禮與親此揆之字句與文義而無一

當者按表記引子言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聖言有明證矣何抄變爲

大昌按毛氏謂信則近義恭則近禮因則不失親從無異解而皆朱注抄變其詞轉重義禮與親爲乖錯但攷何注則云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不合禮非禮也末二句用孔氏曰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則舊解本是重在義禮與親朱注正用其說何謂抄變毛氏未攷舊注而乃曰從無異解乎且如毛氏謂本文祗重信恭因則夫子不應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焉小人哉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恭而無禮則勞孟子不應曰言不必信惟義所在非禮之禮大人弗爲也

蓋有之矣　集注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毛氏曰祗言我未見力不足者縱曰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者夫子口説如此明快亦必抄變使支離無可解説而後已此何故也舊注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謂原有用力而不足者則于夫子未見一歎顯相悖矣況偶未之見添一偶字改也爲耳字則句例文例無不抄變致講師附會謂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是用力于仁一等人而惜此

亦未見此則明反聖言矣

大昌按鄭康成注經以蓋爲疑詞者甚多故此節朱注亦云蓋疑辭今毛氏謂當解作縱曰有之我祗未見此與朱注疑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試問有何不同乃皆朱注抄變支離則可怪也毛氏又以舊注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今按舊注非如此說舊注但云謙不欲盡誣時人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邢疏亦謂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曰蓋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朱注正用其說此于夫子語氣有

何抄變乎孟毛氏謂講師附會之說則與朱注何法

能行五者於天下（集注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毛氏曰於天下是行於天下本句有行字者云無適不然此之雖之夷狄不可棄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且此是泛論謂子張所不足實死妄背刺之言

大昌按無適不然適者行也雖之夷狄之者往也未嘗不與行字關會何謂是持守工夫（爾雅適之二字皆訓往也）又子張問政夫子告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固勉其所不足也如此章五者教

則子張所能其餘或有所不足耳

故君子以人治人（章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毛氏曰明有兩人字必添一其字并添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則與上文兩柯下文一己一人俱不合君子忠恕祗以自治並不治人而治人在其中故曰不違若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謂不違也

大昌按上文執柯以伐柯猶以爲遠是跌起此句故孔疏謂近取法于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之法不可以遠所以朱注解作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則止不治也今毛氏云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謂不遠也是則以此句與執柯以伐柯作一例看但下文君子之道四即指忠恕之君子也豈本句以人治人之君子又別一君子乎是不可通矣毛氏于言學問之道尤屬隔膜

民可使由之（集注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

毛氏曰聖言可使不可使而注以能不能抄變之夫能與可非通字也可不可我得主此操之自上者能不能則但任自

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常有著落由者行也謂行事知則所行之事之義也今曰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作何如使法此大荒唐也夫此即周官九職任民之事如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者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祗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既而以疑慮礙行故有所不可也

大昌按孔子言可使由不可使知卽孟子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故此節邢疏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朱注所言理字卽孟子邢疏之道字毛氏何謂不知理是何物又謂聖言可不可注以能不能抄變之不知不可使知固謂其不能知也故何注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邢疏同此朱注能字所本也何謂抄變乎毛氏于所由所知者乃以九職任民之事當之果如其說則使民播種藝植未嘗不可使知夫因天因地之情使民飭化阜通未嘗不可使知夫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何謂一使知其義

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哉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集注言吾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公

毛氏曰本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今反謂吾之無毀譽在三代直道而行之故則所以反悖矣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何等簡潔 後漢永平間詔議貢舉有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磨之之故也磨卽試也若此毀譽作用人解亦從來如是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宜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劉昭注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舉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且亦見直道而行其所以在磨試同意

大昌按毛氏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固卽朱注所謂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何謂反悖乎 又舊注用包氏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不過解如有所譽二語全無指言舉錯當公之意毛氏忽牽扯後漢詔疏等項謂三代直道而行在磨試之故又謂古之用賢厲選舉必試而後用與本文何涉眞所謂支離

矣此章末節雖推及三代直道而行若上節夫子自言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豈是指用人說固亦夫人而知其不然矣

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合下節戒懼是靜存愼獨是動察工夫

毛氏曰大學誠意中庸率性皆以愼獨爲入手工夫並無二學戒愼恐懼祇是愼不睹不聞祇是獨隱微動靜只是一串稍爲分析卽破碎支離無下手處矣乃抄變其文自此至末無不以動靜存察分配到底亦經學一大變事

大昌按毛氏說戒愼二語卽是愼獨與下節不分動靜若然則當直接故君子愼其獨也不必中間又添莫見乎隱二句

矣葢人之行事必有起念其起念之善惡與雖善念而意之誠否則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必愼焉然非平時有涵養之功則亦不足以察其幾所謂動靜交相爲用也是故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卽戒愼恐懼之謂也曾子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卽莫見莫顯之謂也由其戒懼于不睹不聞斯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由其愼獨斯有發而中節之和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章句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則皆存心之屬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致知之屬也

毛氏曰此最淆駁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敦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不知何故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愼獨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雖另造或問多方以解說之不得也

大昌按德性是吾心所具故曰存心問學爲學問思辨之事故曰致知其下四句分承則廣大高明言德性之無所遺無所蔽而故與厚言德性之良知良能故曰存心之屬也精微中庸言問學之無疏畧無偏倚而新與禮言問學恭稽之博節目之詳故曰致知之屬也何謂不合乎毛氏謂道中庸崇禮不可言致知夫學問之無偏倚而造于中庸猶權衡之于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自非致知之功而能若是乎故舜之用中于民必原于問察執兩其明証矣又致知在格物物謂禮也吾友淩次仲云禮器言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卽大學格物之義格物則指禮之器數儀節也見淩君校禮堂文集然則道中庸崇禮豈不可以言致知乎若其言知而不及行葢古人知行並進汪氏雙池有云此下一截統謂之致知者猶易傳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云爾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章句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于誠矣

毛氏曰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合人于天合教于性合困知勉行以進于一誠此兩則字與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一字相應而乃抄變以分別之曰明可至于誠則夫子諄諄告誠與子思切切提掇處總蕩然矣

大昌按毛氏既謂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來則上章言誠

若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本有分別朱注因訓誠則無不明明則可至于誠此于及其知之一成功一也有何相礙況下文子思明云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卽可至于誠之說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集注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

毛氏曰此亦抄變之無理者至是終極之名所謂到也况此次字亦不是次第之次志氣何容分等毛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官次舍也志之所到而氣卽隨之而舍止焉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既曰又曰之辨否則于既又二字亦

說不通

大昌按毛氏解次爲次舍之次豈非生新立異而反背朱注爲抄變之無理乎假令朱注作如是解毛氏不知若何置喙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集注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毛氏曰據此則求放心但爲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則學問義理始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祇在求放心而注者抄變其詞謂必著義理孟子一生祇存心養性而注者謂必發明學問是背馳也凡經文而已矣皆煞指之詞謂祇在此也今反曰不止於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試卽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則人必笑之

大昌按朱注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固于孟子而已矣語氣並無背馳毛氏乃背其添出義理昭著可以上達等語爲抄變爲背馳不知孔子自言下

學而上達孟子言義理悅心猶芻豢悅口何嘗不親切示人則朱注固無弊也今如毛氏謂祇是空空存心不當又添出義理昭著有所發明是則不知其自蹈于釋氏之觀心坐忘槁木死灰而猶欲後言聖學動議宋儒乎吾固謂毛氏于言學問之道尤屬隔膜者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集注盡心卽知至之謂知性卽物格之謂首節知之盡卽知也次節仁之至卽行也末節殀壽不貳承知天言修身俟死承事天言 依毛氏本寫

毛氏曰此抄變之最甚者以盡訓知非字法盡性者由于知性也非句法以末三句分配上六句亦非章法大易盡性中

所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即孟子盡心焉耳矣盡心力而爲之
非知心也況謂勿任是格物則性即物矣尤屬無理　大昌按
心性天一申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
謂性是也然是泝而得之非逆而出之也蓋盡心之量而知
所以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誠而明者
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則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乎此也若修身
俟死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
者使不殞耳此合生安學利困勉爲一非兩項一節分承折配
如朱子注中庸法

大昌按朱注云性即心所具之理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
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故曰盡心即知至之
謂並未以盡訓知毛氏何得皆其以盡心爲知心乎且孟子
此節本言知其性毛氏又以大易盡性中庸盡性而駁知字
是直駁孟子矣又毛氏以生安學利困勉分屬三節以首節
爲指生安果係生安則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與此云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作竭力語氣全不合而末節妖壽不貳句
則于困勉有何交涉乎至所謂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語亦謬
矣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七

婺源戴大昌

添補經文錯

賢賢易色　集注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毛氏曰祇一色字必添好字已過矣又必添好色之心然此
是誰心又必添一其字則以一字而添如許字天下必無此
文理不知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異則色是顏色謂
改容而禮之也注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輕易音異則色是
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
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
也

大昌按色字當作女色解今如毛氏後說所言尊賢則輕女
色並引顏師古輕畧于色者此與朱注易其好色之心試問
有何不同豈非自相刺謬乎若謂本文祇有易色二字朱注
添出其好并之心四字天下必無此文理則毛氏自解爲則
輕女色者將易字改作輕字而色字又添女字此胡爲乎即
顏師古云輕畧于色者以一易字添出輕畧于三字又胡爲
乎且即所引李尋賢賢易色之語此易字必仍當作改易之
易音異而毛氏謂作輕易之易音異亦誤也況毛氏既不許

添字則讀易爲異音將必須添一轉字方可解也

吾必謂之學矣　集注吾必謂之已學矣

毛氏曰惟未學故斷斷謂之學今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豈有毀誣之者而以此救正之耶又且其于已說亦矛盾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猶兩下卜度若已學則生質之美又毀誣矣

大昌按已字對上未字言有何毀誣此猶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以舍與用相對猶以已學與未學相對也毛氏乃謂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則負氣矣惟謂有非生質之美句

不當多一卜度則是

大學之道　章句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毛氏曰大學學之大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大學習大藝小學習小藝朱氏改大學補格物窮理爲學者始事且造小學一書以爲古人涵養主敬皆在小學中故入大學後便可格物窮理因目小學爲小子之學而于大學則添出一人字曰大人之學然終不能解說及或問大人二字但曰對小子之學而言並不言此何等大人也

大昌按古本大音泰則大學是首國學也又鄭氏目録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朱注不從泰音故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以對小子之學而言若謂不當以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則學記固有小成大成之目又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朝夕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舞大夏惇行孝悌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何得謂無大人小子之分　近人謂小學專指六書不知古所謂學書計者固在小學中矣　毛氏謂章句不當添一人字不知下文明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則章句人字所本也毛氏又譏不言何等大人則如堯舜湯文爲君稷契伊周爲相孔孟爲師儒

皆所謂大人也此易曉也

譬如北辰　至　衆星共之　集注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毛氏曰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庶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制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也乃添無爲而天下歸之語則是無爲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

包注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若何晏異學本習老氏實當時文臣變亂儒說大啓清談虛無神州陸沈之漸程朱二氏援華山之教宜其見此有冥契者但聖道聖學實不

如此本文明下一為字與無為反而注者必從而反之可乎不可。

大昌按為政以德取象北辰居所而衆星共此猶中庸引詩言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也故朱注謂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乃毛氏謂北辰比德衆星比政德立而政自舉不知共者向也豈可謂政舉為向乎為政以德猶道之以德也豈亦可解有恥且格為庶政具舉乎且無為二字亦非儒者所諱言夫子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中庸言無為而成蓋徒恃乎政所謂道之以政也為政以德則

駁四書改錯 卷十七　四

所謂道之以德也譬之北辰居所則所謂恭已正南面者是也此正無為之象何以謂驢頭馬嘴乎

此節何晏注用包氏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即朱注所本也毛氏遂譏包咸為攙和黃老何晏習老氏致啟晉亡之漸因謂程朱援華山之教宜其有實契者此論最駭駭矣按包咸少從博士習魯詩王莽時歸里教授太守欲召教其子咸不就建武中拜諫議大夫授皇太子論語見後漢書儒林傳若何晏者則錢氏辛楣嘗著論其略曰范甯以王輔嗣何平叔二人罪深桀紂則過矣夫以清談為經濟放達為盛德以咎嵇阮則可以罪王何不可史載平叔為尚書奏言為國者必治其身慎所習放鄭聲遠佞人詢謀政事講論經義諸大端可謂有大儒之風又其言曰闢莊軀放元虛而不周于時變是其不足于莊子也按此則毛氏所議包何皆不然矣　至宋儒之談元虛尊德性則惟陸象山兄弟上紹老佛下啟陽明賊道害世以晦翁講問學為支離與之樹敵其北宋諸儒惟邵康節稍傳希夷數學者二程與邵相對終不言數可謂特識毛氏乃謂程朱援華山之教不亦異乎余每怪後之論宋儒溺佛者反舍二陸而詆程朱致無識者羣然

駁四書改錯 卷十七　五

附和而毛氏其尤也余有辨學篇見文集中

詩三百問詩無邪莫是作詩者發于性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固發于性情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謂之性情之正可乎祇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耶

毛氏曰朱氏既創淫詩說以為詩不能無邪惟讀者無邪耳若果有讀字則記者何難直出其字如誦詩三百類而必待宋人補之　況讀淫詩則必不能無邪桑中鶉賁皆刺淫之詩刺淫非淫故可讀宋元中子介黎武有云稍長讀狡童而淫心生焉一若隣人之婦目挑而心招者既讀小序然後知狡童刺忽爽然自失蓋讀詩之繫於說詩如此

大昌按朱子以狡童褰裳中等詩爲注者自作固未必然近人多不從然辨集傳而遵序說者始於馬貴與而不知序說亦未可從也馬貴與曰左傳載聘享賦詩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然如鄭卿所賦將仲子有女同車籜兮褰裳風雨野有蔓草皆文公斥爲淫奔者而所賦皆見善于晉之君臣則知此六詩當如序說不當如文公說也然不知序者之說惟風雨一詩謂思君子其餘將仲子刺莊公也有女同車籜兮皆刺忽也褰裳謂狂童恣行思大國正已也蔓草謂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試問鄭卿持此賦贈而自揚其國惡又可乎則

知序說亦未可信余別有詩今毛氏引黎立武謂讀小序然後知狡童刺忽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繪事後素 已見八卷

我未之見也 已見九卷蓋有之矣一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集注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毛氏曰此又添出一層最壞事者知好樂即知行得三者夫子惟恐一知便了一行輒止故而以不如遞作警惕乃又回護知行以補救之則索然矣蓋知不是行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飽然方食不即飽畧作補救便是蛇足

大昌按朱注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圈外注引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也樂者嗜而飽之也其于夫子本文正意俱已解明然後又云知不能好是知之未至也好不及樂是好之未至也如大學功夫重在誠意致知補進一層此亦向來說經者之常也並非注于正意全未之及而獨有此補義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集注黨類也君子常失于厚過于愛小人常失于薄過于忍以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毛氏曰如此則是人之黨非過之黨矣國語上黨之國注黨所也此黨字亦當作所字解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其受過之所在愛兄孔子答昭公知禮其受過之所在敬君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其受過之所在孝親故曰觀其過而仁可知乃添出厚薄愛忍四字已乖矣然且直添不仁二字而以仁不仁對首然本文無知不仁語且他經有可証明者表記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是則觀過知仁也若仁不仁則未有也

大昌按毛氏以本文弟言知仁朱注不應添出厚薄愛忍四字亦知不仁一層竊以本文明有黨字且曰其黨且曰各於其黨是黨則必有分類甚末句雖祇言觀過知仁而知不仁一層自在其中矣朱注分出君子小人正申明各於其黨之意毛氏務攻朱注而于夫子本文未之或思耳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集注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也然爲惡則無矣）

毛氏曰此添一句最壞事仁與惡對待仁惡即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分祇是善惡企無理欲理欲對待起于樂記西漢人之言古無是也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添出

未必無過舉夫過即惡也然亦自知無理又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添之乂添支離乃爾然則聖道與聖學不中絕耶

大昌按朱注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者猶夫子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也然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則改之此所謂無惡也若小人之過必文則爲惡矣毛氏何得言過即惡耶然則夫子言觀過知仁亦可曰觀惡斯知仁乎抑且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二語有何紕繆毛氏乃以爲支離至背之曰聖學聖道不中絕耶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集注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

毛氏曰此須增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固不合矣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況前聖後聖全無低仰孟子定道統既以禹皐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望散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召畢散而忽與禹稷皐陶較升降分優劣者

大昌按朱注謂唐虞之際乃盛于此固覺費解然舊說謂以唐虞之間比于周周最盛亦于語氣不合毛氏以此爲正解亦非也余四書問答載淩氏說謂自唐虞之際以後於斯而

又爲盛較爲明快又毛氏以五臣十亂前聖後聖全無低仰亦未必然蓋孟子雖以此定道統豈謂湯文遂與堯舜爲一耶況十亂猶有閎夭太顛諸人豈遂與禹皐頡頏耶

爲之難（集注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毛氏曰此添補之最無理者爲之難言爲仁甚難也之者仁也惟爲仁甚難故言不得輕發也今忽添心常存三字于爲之難之上則此之字是事字大無理矣夫仁者先難而後獲則此難字正是爲仁字添心添事雜出何爲

大昌按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此猶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

難耳朱注謂心常存故事不苟夫仁人心也事即洪範五事
如非禮則勿言勿動勿視勿聽正夫子告顔淵爲仁之目也
況曰先難後獲又曰先事後得則難即指事也毛氏何背其
添心添事雜出無理乎
　內省不疚集注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
毛氏曰又添無愧于心四字于本句之上但中庸內省不疚
無惡于志章句言無惡于志猶言無愧于心則無愧于心是
內省不疚之效也今注論語又以無愧于心爲內省不疚之
由一是效驗一是功夫豈可兩注自相矛盾如是

大昌按中庸章句第解無惡于志猶言無愧于心也並未指
言是內省不疚之效則此二語倒順言之自俱無不可猶孟
子前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後言王亦曰仁義而
已矣何必曰利固無妨礙也
　以直報怨集注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私所謂直也
毛氏曰直者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集注以愛憎取舍添
補之而理反難通既曰怨則怨有何愛怨亦何止于憎夫所
謂取舍者惟境與物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也伊尹一
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

大昌按夫子第曰以直朱注因以愛憎取舍發明之如在鄉
黨之中我所怨之人而善則惡而知其美所謂愛也若其不
善則見之如探湯所謂憎也如在朝廷之上我所怨之人而
賢則錄用之所謂取也若其不賢則舍置之所謂舍也皆以
至公無私故曰以直報怨何謂于理反難通且毛氏以境與
物解取舍亦失之泥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程氏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毛氏曰此不止添補實一反子言然而不必者子明言氣質
不下性字與上文本性相對則原未嘗失言也孟子以堯爲

君而有象主制五方之民各有性蓋陰陽之氣血肉之質原
有不能變易者程氏乃云總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
愈下則楚越椒晉楊食我當初生時即知其淪滅此與不求
放心何涉且以不求放心而習愈下爲下愚所從來則是習
矣則其所以移之者又是何物
大昌按此節朱注言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
之所能移者固于本文正意已解明矣至圈外載程子說人
苟以善自治皆可漸磨而進惟其暴棄雖聖人與居不能化
而入也所謂下愚者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過人

商乎是也此皆注所引程子之說蓋宋儒以孟子但言性善則于下愚不移解說不去故程子說出氣質之性見上節集注以謂性本善其有下愚不移乃氣質之性近人議宋儒者以上知下愚固即是性不應添出氣質來說今毛氏謂此節子明言氣質不下性字是則旣主宋儒氣質之說則張子所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呂氏亦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是氣質原期于自能變化乃毛氏又以程子人皆以善自治皆可漸磨而進等語爲添補害事豈非自相刺謬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集注非以其本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末爲後而倦教

毛氏曰注疑倦字作怠解似教不宜怠故以不怠反言之不知古倦字是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史稱傳信爲符信或繒或帛或棨則木爲合符而券即契也以木牘刻之爲要約之書屈曲犬牙各持其一以爲驗是傳契符合皆彼此授受傳信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契乃說文舊注謂券即倦字考工記輈人左不券鄭注券即倦字是先傳後倦俱借義而解者俱不識子嘗曰四書未易讀此豈或過與惟教下宜倦故有誨人不倦語此兩字大宜分別

大昌按毛氏以倦是券字謂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以史稱傳信爲符信又券卽契也爲要約之書皆彼此相傳信如教者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竊以傳契相符合屈曲犬牙各持其一是防其有欺詐也豈師之傳授于弟亦兩防其有欺詐乎毛氏此解試問說經者果可從乎猶反笑人不識而自詡四書未易讀乎　又謂誨人不倦語此兩字大宜分別似以本句倦字與彼句倦字不同又豈然乎

其揆一也集注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毛氏曰如此是揆其非其揆矣爾雅揆度也然是聖人有揆

度不可云揆度聖人況又添出道字乎舊注聖人度量無不同猶得志行中國必有剸量百物之度故舜攝政作百揆官百揆者謂百凡機務俱在其剸量中也此本實字非虛字也注又錯矣

大昌按趙注謂聖人度量同也孫疏謂一爲先聖一爲後聖其所揆度則一而無異也朱注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蓋用孫疏之說並非謂揆度聖人也故今講章亦謂聖聖相傳其揆度事理者一而已矣有何錯乎至論語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至于湯章雖皆無道字而說經者總謂是帝王相傳之

道則注謂其道無不同又何錯乎若毛氏以揆字解爲舜作百揆則執滞矣

曰三省 集注以是三者日省吾身

毛氏曰日三省而曰日三者省不通且必增以是者三字則添出矣然添出仍不通開口但云三省而曰吾以是三者省可乎三者三次省也日三省三字連屬不是三件與三畏三樂前後各以畏樂字照應者不同

大昌按朱注先疏解忠信習等字繼云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葢承上文申明之此詁經常體毛氏乃謂其添出以是者三字爲不通果爲不通乎毛氏又謂此三省不是三件夫本文明曰三省下文明曰不忠不信不習全無參差何謂不是三件毛氏既不許添字何以云三省三次省也又自添出次字乎若謂下文三句無省字故與三畏三樂每句有畏樂字照應者不同然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道者三君子之道四下文俱無道字侍于君子有三愆君子有三變下文無愆字變字尊五美屏四惡下文無美惡字將皆不得爲三件四件五件乎以此攻朱雖三尺孩童亦不能哄矣

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集注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毛氏曰此則怪誕之極不止錯矣不如今日非不若今日也謂與今日不相同也若謂不如我則不若我矣悅不若己聖賢所惡好學可不若己忠信豈可不若己 朱子附和宋人說而不知其非近人則故掩良心講師皆云安知後生之來者不如我今日之期望後生以附和朱氏嗟夫在遵注則得矣聖經何辜横遭禍烈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一旦支離駁至于如此讀之慨然

大昌按邢疏謂焉知其將來道德不如我之今日乎此朱注所本葢以來者二字指後生則以今字指我但夫子口中本無我字似未免添出然邢氏正義與十三經注疏至今頒行天下學者遵守其各經注疏之說豈盡醇而無疵乃毛氏于此大議其怪誕以朱注附和宋邢氏說近時講家又附和朱注遂謂聖經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横遭禍烈至于如此其可謂公論乎 且毛氏解不如今謂與今日不相同其說亦非也本文明曰不如今而曰與今日不相同不惟添字且改字矣此惟 國朝所頒日講四書解義釋此句云焉知其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最爲直捷

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集注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

毛氏曰誠亦是信乃添意惻怛三字則仁矣信與仁何涉且既可添字則何字不可添況信本是德大易以仁義禮信為四德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為五德而乃曰人信之曰上下交孚是指之為爻而于信字全無本體可乎蓋信對勞言則令無忝變信對諫言則篤摯懇實非謂民亦信我君亦信我也附和之徒謂誠意惻怛是信字之由則信竟無字此誣妄不道大壞經學

大昌按信字原可兼彼此爻孚言如易云厥孚交如又云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其明証也蓋必我積誠意以待人而人

亦信于我子夏言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正猶夫子言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今如勞民諫君唐虞三代之隆無論矣即後世勾踐用越吳起治兵皆身與士卒同甘苦則士卒亦感激而效命也如汲黯之于漢武魏徵于唐太宗皆能秉心忠亮則君亦深信而能容也豈得謂信不當兼指交孚言乎

毛氏謂朱注意惻怛三字為添出試問毛氏自云篤摯懇實四字與誠意惻怛有甚分别乃謂附和者誣妄不道毋乃過乎毛氏于敬事而信民信之矣二條俱謂信不當兼民說令于此又言之然子貢問政章夫子明云民信之矣民無信不立

故時措之宜也（章句既得于己則見于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毛氏曰言成已成物一本于仁知之性故外內人已時措之而皆得其宜最了快諸乃忽添事字且專屬之物使同德合道以故字綰承者而忽作偏戾大無理矣

大昌按此句鄭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孔疏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也蓋此節首兩句原謂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注疏于末句仍專頂成物章句則本其說但不指定得時而用第言見於事者耳毛氏何以不觀注疏獨議朱

注偏戾大無理乎

是以論其世也（集注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既觀其言不可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毛氏曰詩書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詩自吉甫寺人諸有名外書自仲虺伊傳周召諸篇外知是誰言者世則時代之稱何處着得一行字況古人行事舍詩書别無可見不得以詩書專屬言詩書之外别有行也乃一往鶻突添言添行古經從此大晦矣

若就世論人如同一行役在宣王之世尹伯奇之弟聽見而作黍離則為友弟在平王之世東周大夫過西

學爲實字。而學詩學禮之學爲虛字。不知所謂虛字者。卽指所學者而言。有何分別乎。

夫子矢之 集注矢誓也

毛氏曰此舊多不解。孔安國謂是疑文。若以矢爲誓。則聖心坦白。何必出于是。且誓者要約之名。以未然言。並無有以自已事剖辨是否。名曰誓者。是則叔世市井假詛詈以爲解說。大無理矣。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字。蓋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又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

大昌按爾雅矢誓也。此節何注用孔氏。曰舊以南子淫亂。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道。矢誓也。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則此本舊解。而孔氏亦疑之。至予所否。何邢疏謂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道者。願天厭棄我。朱注但空解作不合于禮不由其道也。然舊說雖可疑。朱注之解雖空。總未若毛氏謂我若不見南子。天將厭我。以南子方得天也。吾不解南子何以得天。然則夫子因其南子而見之也。否則天將因南子而厭夫子矣。其說眞駭人矣。羅整庵解媚奧謂奧乃室中深隱處。王孫賈蓋指子見南子

說夫子所謂天厭之。蓋卽獲罪於天之意。說本牽強。今如毛氏之說。則獲罪於天。竟卽指南子矣。可發一笑。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集注顏子卽始以見終子貢因此而識彼

毛氏曰此又錯者。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違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祗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

大昌按何注未有解說。惟邢疏謂子貢假設數名以明優劣。蓋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子亞聖。故聞始知終。此朱注卽始見終之所本。卽夫子贊易亦曰原始要終。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夫因此識彼。不過此類而知耳。安得以此謂賜愈于回耶。且一二十者。邢疏所謂假設數名也。若必曰二不及三。則亦泥矣。況朱注又云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則因此識彼正猶告往知來也。安得以告往知來爲愈于無所不說耶。

善人 聖人吾不得而見章 善人以質言質美而未學者也

毛氏曰善人舊注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觀子張問善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

第16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版正列

見君子一歎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即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民也即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未學者况孟子自解特云可欲之謂善可欲即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未學之謂善也　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並善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概置勿道而乃以理欲二字敵之夫自堯舜至孔子並有言理欲者從來理字祇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義理

河間獻王博士纂樂記始以天理人欲作對待前令乃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解初不意聖學錮蔽乃至如此

大昌按此章朱注本云善人者志于仁而無惡並不言其學與未學惟子張問善人章朱注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葢以夫子言亦不入于室若其已學則當但曰未入于室不當云不入于室故朱注以質美未學解之今毛氏于此善人既注聖人君不得而見章何以不引此注而又牽引質美未學以爲辨雖不知善人二字雖同而朱注則各有當也毛氏又以此章舊注善人即是君子不知舊注俱指君說聖人謂堯舜禹湯文君君子謂能行善之君有恆謂有恆德之君此不足據也毛氏又辨善人非未學謂孟子稱樂正子爲善人豈果未學者不知可欲之謂善者知善之可欲也樂正子二之中並在善信之閒尚未逮能有諸已之謂信也况美大聖神乎觀公孫丑以強與知慮多聞識爲問而孟子皆曰否則知其于果達藝俱未足並亦子羔一流也

毛氏又謂朱儒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夫朱子大學序明云俗儒記誦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何謂誤認乎又謂其

斥善惡二字爲佛氏門目概置勿道夫朱注首解學而時習則云人性皆善又云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有教無類則云人皆可復于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習相遠也則云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大學誠其意者則云知爲善以去惡其嚴乎則云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此皆一一補出善惡即四書注不可枚舉毋論他書矣毛氏又因宋儒好言理遂謂理字祇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義理心之所同然理也義也也不知夫子繫詞已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豈不重言理字

一第1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7　返又外

乎又謂其以善學作不學解聖學銅撤一事于此夫朱注但解善人爲質美未學並未解善字爲不學豈可改頭換面

有天下而不與焉 集注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毛氏曰不與謂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爲無爲而治是也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晉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大昌按何注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是何注之說必須添出求字故朱注不用其說因以與字讀去聲言不以位爲樂其解本文語氣自爲直捷獨美舜禹者以二人非由世及而有天下也蓋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自是聖人憂勤惕厲之意非同老氏視有如無也毛氏謂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不知袗衣鼓琴原指其爲天子也猶之疏水曲肱即指言貧也若毛氏解不與作無爲而治但考之諸書未見有以無爲而治稱禹者恐非然也至引詔論兩條語皆不過如斷章取義未可爲據

天下歸仁 集注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毛氏曰歸仁即稱仁若言效甚速而至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稱名之義

大昌按此句邢疏謂人君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蓋因本句有天下二字故指人君言朱注但空說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今毛氏解歸仁爲稱仁試問稱仁與朱注皆與其仁有甚分別若效甚速而至大是總釋一日天下四字毛氏豈未思耶

余四書問答解此句云下章夫子答仲弓問仁推到邦家無怨是以及于人者使之自考則此章言能克己復禮則吾心不見物我之有間天下之大皆歸于吾心之仁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蓋雍猶須從恕以求仁回則幾于化矣此蓋本戴氏東原之意而推衍之

爲周南召南 集注爲猶學也

毛氏曰此襲邢疏然爲不訓學當作學而說之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原作說詩即劉歆傳謂建元經師或爲雅或爲頌亦以說雅說頌爲言則此即以學兼說未爲不可

大昌按古本此與上章共是一章上是何莫學夫詩故邢疏云為猶學也然獨立趨庭夫子亦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則朱注襲用邢疏固無錯也葢學則猶兼諷誦如云誦詩三百是也為則更指躬行謂以二南倫紀之事體之于身而修之于家也而毛氏反謂為當作學而說之所引兩條皆以為字作說詩解則于下正牆面而立句不關切矣

期月守章句期月匝一月也

毛氏曰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為難通矣故此期月雖小詁亦千載夢寐可歎之甚不知周歲曰期周月亦曰期左傳叔孫且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期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二字不連屬葢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大昌按鄭注于期月無解孔疏則謂匝一月此章句所本葢凡古注疏之可從者則但當從之毛氏乃謂此期月二字不連屬以期字指日以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果爾則夫子何不直曰而不能日月守也至左傳叔孫且而立期焉明有旦字故可言一日若此句但云期月何能以期字專指日字注杜亦謂自旦至暮為期自旦至旦以復時為期並非若謂是匝一月則于論語期月而已句為難通然以期字指日將于論語期可已矣指年者亦難通矣不知以期月指年謂日一周天以期月指匝一月謂月一合朔皆可通也毛氏務欲立異而猶謂此句小詁千載夢寐其果然乎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集注知命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毛氏曰知命即夫子知天命之命若禍福利害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何必更信本文無信字也且趨吉避凶正是君子正與小人行險僥倖不避為有別也且此末章知命與中庸知天德孟子知性知見知相表裏而反以吉凶利害撇却正命則直認君子為小人錯到底矣　董仲舒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知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大昌按知命有二義一是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如小人之行險犯刑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也一是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所謂不見害而避不見利而趨也朱注以修吉悖凶一例所不待言故特舉小人之不知命而見害必避見利必趨

者以警人至深切矣毛氏乃但以趨吉避凶正是君子與小人之不知避者爲有別謂朱注反以吉凶利害撇却則直認君子爲小人是毛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務欲攻朱注而專以趨吉避凶爲知命則于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一層未之或思矣雖引董氏安處善樂循理之語何爲乎

水信無分於東西二句 集注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毛氏曰如此則爾分東西我分上下各執一說如朱子與陸子靜辨之不勝輙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此身所爲事乃以之誣孟子眞笑話矣孟子曰水信以爲無分東西乃亦不分

上下乎東西流者下故也此以下句解上句正對針語若曰誠不分東西則兩問矣

大昌按毛氏謂孟子是言水信以爲無分東西乃亦不分上下乎試問乃亦二字與朱注然豈二字神氣有何分別乎若上句朱注言水誠不分東西誠即信字即孟子言水信無分東西也若毛氏則反添出以爲二字矣蓋朱注亦是以下句解上句謂東西流者下故也毛氏乃謂爾分東西我分上下朱注並無爾我二字若改頭換面以攻朱注則何不可混說

楚之檮杌 集注檮杌獸名古人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

毛氏曰檮杌凶人名古四凶之一即左傳史克去顓頊有不才子名檮杌而國語內史過謂是鯀者楚史官竊其意以斥凶德因借此名實則有名無義故檮杌不知何物杜預但注凶頑無儔匹之貌賈儒多事謂必是人而獸行因之僞造東方生神異經謂檮杌惡獸賈公彥注周禮遂以惡獸入經注中毋論爾雅以後凡釋獸諸書無此獸即以神異經觀之檮杌有別號一號難訓一號傲狠今記惡獸而即襲其言以爲別號傲狠已矣獸有誰教訓而名曰難訓此可通乎

大昌按神異經既謂檮杌惡獸賈公彥既用以注周禮則亦

非出朱注杜撰矣且朱注尚謂古人因以爲凶人之號則亦不專主獸名之說也假如朱注但用杜預凶頑無儔匹之義吾知毛氏又將據神異經并周禮賈疏以爭之矣 毛氏謂獸有誰教訓然周禮服不氏因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折枝 集注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毛氏曰趙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此卑幼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同又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

枝向附太平公主類則以非卑幼事尊長便嬖媚詔故加爲
長者三字若折草木之枝卽爲人亦非難何必長者
大昌按朱注以爲折草木之枝蓋本于唐人陸善經之說但
此說惜于長者二字無着然舊注以折枝爲按摩說尤牽強
毛氏乃引鄭注內則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以爲卽按摩之
事不知抑搔可解作按摩而按摩未可解作折枝也毛氏又
舉引折枝䑛痔等語以爲佐證不知孟子言爲長者折枝乃
尊其主易爲者以取譬豈反以按摩䑛痔之難爲者而言乎
且卽折枝䑛痔云者折枝猶李詩僂肩折腰事權貴耳並非

以折枝爲按摩也惟文獻通考載周平園序陸筠翼孟以孟
子言折枝乃屈折腰肢也又傳疑錄亦云爲長者折枝蓋腰
亦曰肢肢枝字通用折枝猶折腰古詩折腰再拜跪是也據
此正合孟子言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
哉所不爲也與此處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同意

雖萬鎰 集注鎰二十兩也

毛氏曰此又襲趙注而錯者鎰古通溢荀子千溢之寶韓非
子鎰金千溢俱不計輕重之數考周制以十六兩爲一斤而
秦制改斤作溢則溢者斤之更名卽十六兩也故漢志黃金
一斤注謂此周之金名高帝賜張良金百溢注謂此遵秦制
則一溢爲十六兩此確據矣若賈逵注國語以鎰爲二十四
兩則準之銖兩之數二十四銖是一兩則二十四兩是一鎰
此雖稍有見而未核實者若趙岐孟康作二十兩鄭康成作
三十兩皆無據之言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則溢本搤
字之通搤者握也卽一握米也而正義亦以二十兩強注溢
米妄矣或曰鎰者春秋戰國閒均物之名在銖兩斤鈞石五
權之外故世鮮知者此言得之
大昌按毛氏謂鎰通溢秦制改斤作溢則溢當爲十六兩然

趙岐服虔韋昭並云二十兩曰鎰孟康賈逵則謂二十四兩
毛氏謂孟康云二十兩者誤 康成則謂三十兩通雅則從二十四兩之說
謂合三埒之數也各家不同如此竊攷古者權量度皆起于
黃鍾若五權之制一龠則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倍之則爲
兩 二十四銖也 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百二十斤也 忖爲
十八易有十八變之象也然古律旣不存卽權量度之輕重
大小長短隨時變易如左傳易義云北魏及齊斗稱於古二
而爲一北周及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又歐陽公集古錄云
得漢銅甬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

斗重十五斤又沈追筆談云秦漢度量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据此可知每變而加重焉况有同時代而權量隨地不同者此所以一鎰而或又爲二十兩二十四兩三十兩各據所見而言則安在所謂十六兩者必爲確與且毛氏既以十六兩爲確據而又從或曰鎰爲戰國時均物之名在五權之外何耶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爲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毛氏曰此下大訴錯也孝弟是仁本孟子所言甚明仁之實在事親則仁本孝弟也親親仁也則孝弟生仁也實者本也草木從實生猶仁從孝弟生也如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也祖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亦本也唐宗孝經序孝爲百行之源源亦本也後漢仁孝先後論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則直言仁是枝葉孝是根本又唐元齡管子注謂仁從孝弟生則不惟本立甚明即道生亦甚明乃以千百年不易之聖經而一旦顛之倒之而經亡矣　然且改爲仁爲行仁故本作始夫本在宋書並無訓始者自程氏說出而宋之增廣韻注者直于本字下增始字訓矣孝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大昌按朱注本猶根也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固無可議蓋仁道甚大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匪僅孝弟然必自能孝弟推之如孝弟則自不犯上作亂故孝于親弟于長然後能親九族由是而仁民而愛物也故圈外注載程子說首言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後仁愛及于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又曰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是此有何不合而謂其顛之倒之乎毛氏譏其謂行仁自孝弟始故本作始以字書本字從無訓始者不知本猶根也朱注曰釋之其程子訓爲始者弟通其義耳若謂必不當改本爲始則中庸曰親親爲大孟子曰仁之實何以又言大言實而不言本乎抑且毛氏謂管子言仁之祖祖亦本也唐宗言百行之源源亦本也祖與源皆可言本何始字獨不得爲本乎夫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皆以知所先後統承之則知本與始原可通也況孝弟爲本弟對仁民愛物爲末而言並非謂孝弟爲本而仁爲末也毛氏乃引仁孝先後論猶枝葉之有根本也直解作仁是枝葉其支離踳駮如此猶欲議程子

顛倒聖經而經亡乎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集注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事志矣

毛氏曰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即誠意慎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注學有所成謂學至此有成立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于後世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二字訓詁朱注解立作守則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慎獨作何守法此不知痛癢語也

大昌按立乃卓然有以自立朱注作守之固則于強立不反意未為不切蓋夫子曰立于禮不學禮無以立而雅言又曰執禮執者即執守之義也且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守字原重猶大易云貞者事之幹也舊注訓有所成固可然毛氏謂立必當從成立之解則夫子何以曰立于禮成于樂成立二字又有分乎且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以立訓守則于未可與權覺更有分曉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集注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于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

毛氏曰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

天德今必牽連謂不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矣又謂不惑知天命是事理二字則周章矣實則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又十年知所以然者

大昌按毛氏謂以經証經既將不惑知天命分屬知人與知天矣又謂不惑是誠明知天德是聰明聖知達天德夫自誠明謂之性乃不思不勉生知安行之聖人固即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有何可分為四十五十乎且夫子不以生知自居故自言進德之序豈四十不惑而可以自誠明屬生知者釋之乎即下文六十耳順蓋謂學至是乃能知之至不思而得亦非謂由于生知也毛氏但議朱注之錯而不知其自解則茫昧甚矣又謂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說亦未安

六十而耳順二節 集注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毛氏曰耳順從心注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為解此似有經據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強耳天下無生安而進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為大體從

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也孟子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即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况耳目故耳目俱爲大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尚書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即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心教也

大旨按夫子不以生安自居然豈不以學知利行自居乎則

至六十而後能知之至不思而得七十而後能行之熟不勉而中正所謂及其知之一成功一也故朱注以此釋耳順與從心不踰矩非無據矣毛氏則謂耳順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是以人心爲道心夫孟子前章以口腹爲小體次章以耳目爲小體而書以心爲大體（趙注甚明）故前章曰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次章亦言大體小體則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今毛氏乃以耳目俱爲大體所關全與孟子本旨相反悖而牽涉于洪範作謀舜典闢聰以解耳順豈非支離且如其說又何以撇却口腹目而專言耳乎至解從心是以人心爲道心然毛氏既謂天下無生安而遲之六七十者蓋以夫子不應至六十而後不思而得又至七十而後不勉而中也如其說則夫子必至七十而後能無事去欲以人心爲道心是未至七十則人心猶未免有存也其說尤屬可笑矣至心教二字亦非儒門之言吾故以毛氏于言學開之事更屬隔膜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集注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又曰仁字

直聖字橫）

毛氏曰聖仁雖異名而實無異旨往在盧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愚山曰聖者通也聲入心通之謂也湖人楊耻庵曰如此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曰耳呈爲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從貝豈當貨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以經解字之妥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今此聖仁字亦應以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

仁而左聖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末養祇遂生而春爲資生之源長養不窮故聖進于仁總之聖仁無兩學立達博濟無兩事以一心及物而已矣何理何地何横何直何高遠卑邇于此認不清則聖道聖學到處兩橛矣

大昌按聖仁豈得無異詣仁生于愛隨分自盡即小而愛一草一木亦謂之仁即如顔子簞瓢躬居毫無惠澤及人亦不害其爲仁若必求能博施濟衆則仁之全量能造其極是則聖也譬之行潦之水亦水皆能于人有用也仁也大海之水

亦水是水之造其極也聖也故朱注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毛氏乃謂聖仁無異詣又曰淺深一體然則夫子何以于聖則曰堯舜猶病而于仁則但示子貢以近取譬乎毛氏全不體會本章文義而欲妄攻朱注耶至牽涉鄉飲酒義春産萬物爲聖夏假爲仁天子之立左聖嚮仁支離如此猶自詡以經証經而反笑人認不清乎末節近取譬近字自對施濟之必博與衆言何謂無高遠卑邇且仁字直聖字横集注所未載又謂字書何足據然毛氏此編每據字書無此訓以攻朱注者十居四五矣何事於仁二句作一氣讀事謂從事於仁也余有解說見問答續編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毛氏曰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忿懥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爲善去不善而無貳過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主善中事乃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況此實二氏之說如黄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竊得之陳希夷

鶴林寺僧之說在先聖後賢從無此言 附解謂怒則不遷怒有不善未嘗再行則不貳過

大昌按此章圈外注載程子曰顔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殆與毛氏附解者相仿矣毛氏以程子天地儲精一段實二氏之說又謂是宋儒得之陳希夷鶴林寺僧者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不知二氏之書但竊先聖之言而爲言耳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豈非卽程子云其本也眞而靜五性具焉者乎大學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豈非

卽程子云情蕩而性鑿者乎至云學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皆大學中庸孟子中之義藴也卽毛氏所言誠意則能謹好惡而無過怒明辨則自能去不善而無貳過亦不外此義也何獨譏其出于黃庭經陳希夷等之說乎況毛氏此卷不知命一條引董仲舒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非卽程子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云云乎六十耳順條引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非卽程子云情出而欲者乎乃謂先聖先賢從無此言毋乃自刺謬乎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九

婺源戴大昌

小詁大詁類下

性相近也　兩節十七卷說已見

子夏之門人小子全章　程氏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毛氏曰自朱氏改大學不識誠意是大學首功妄以格物爲始事而北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爲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強坐灑掃應對爲小學謂古人自小學於灑掃應對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工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在灑掃時卽純熟堅定孩豎小子過於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卽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固不通而始卽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　程氏所云灑掃應對卽是形上卽是精義入神卽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

大昌按毛氏此編屢以朱子改古本大學言之不一而足雖朱子分大學經傳固出己見然毛氏謂朱子不識誠意是大

學首功妄以格物為始事如毛氏說則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者可刪去乎又所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者亦非然乎

又毛氏引程子四條譏其以末即是本是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不知此章圖外注首載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然後載此四條朱子復加以愚按曰程氏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無殊而理則一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即便在此也則朱子已有辨正固無煩毛氏之嘵嘵也

致知在格物 章句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毛氏曰蒼頡篇云格量度也黎氏大學發微云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本經自解明白今祇就改本說則致知誠意正大學知行二字一大要領從來知行不分知者知此行者即行此若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如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是知之與行斷港絕流也　或曰朱氏所言物亦即身心家國天下之物則於補傳所云即凡天下之物又說不去矣朱氏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則心身家國據其自說亦止三綱領八條目有多少條件而曰格十件格九件乎

大昌按毛氏謂從來知行二字不分以朱注謂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不知窮至事物之理者欲其知善惡之分別到極處如如此則為君子儒如彼則為小人儒而誠意者則欲其為善去惡之心不可有一毫虛假也安得謂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以為斷港絕流乎又朱子補傳即凡天下之物一語所包者廣豈心身家國天下反撇抛在外乎至朱子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不可格一件物未到十分盡處此不過舉似之言毛氏乃即三綱領八條目以詰難十件九件何其執滯乎

所謂誠其意者節 章句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惡惡好善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毛氏曰致知與誠意雖先後相承而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相拔如知止是知至善此即誠意之知能得是得至善此即誠意之行故正心以後皆著先後而惟此則既無所謂誠意

必先致知又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抹却若其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以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

正心無功夫以心無正法纔把捉即桎梏矣觀本文以心不在反言不正則心在即正此與孟子存其心求其放心同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即儒者之所謂理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可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即儒者之所謂欲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必不可行

然謂好善惡惡務決去而求必得亦無此事去惡務決此固

然也若爲善則祇意之發安能必得知本圖說云事親敬長信友當下可行亦可得若事君則虛意矣虛意求必得將必併此意而亦失之此時正當求所以實之之法度時所得爲已所能爲預備于已如顏淵問爲邦子張問爲政雖終身不事君而其所以事之之道無不實也此誠意也若求必得則未也

乃其說自謙又謂快足于已不可徒狥外而爲人則此宋學與聖學大相反者聖學合人已通內外忠恕一貫忠者爲已恕即爲人夫子老安少懷孟子獨善兼善孔孟一轍況大學明德要在新民中庸成已所以成物幾有大學首功而反被外內分人已者且意之所發有何大惡其所謂惡不過自私自利而已然而此念不去侵淫漸漬不至于爲大奸大惡不止易云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正謂此也則凡曰務內曰自爲不爲人皆誠意之所謂惡者何自慊焉

大昌按毛氏此條可謂鶻突之甚矣毛氏既謂知止是知至善此即誠意之知則安得謂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相涉乎且古本大學于正心以前雖無分章而首篇本有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下文且又申之曰知

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毛氏何得謂惟此無所謂誠意必先致知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抹却豈非武斷乎蓋致知是第一要緊事如尾生之信證父攘羊之直王荆公之執拗皆因不能致知之故是以夫子謂敏亦慎言猶必就有道而正焉豈得謂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相涉乎

毛氏既謂心在即正與孟子存其心求其放心相同夫曰求其放心則正心自有功夫矣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即正心之謂也毛氏何得謂心無正法

毛氏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則儒者之所謂理也假意發而不善也則儒者之所謂欲也夫周禮曰儒以道得民孔子曰女為君子儒史記漢書有儒林傳乃毛氏因嘗朱子併將儒者二字推而外之若別為僞學者能無得罪名教乎

毛氏又謂事親敬長信友當下可行亦可得若事君則虛意夾虛意安能必得以議朱注好善求必得之說夫事君安所謂虛意乎微論已仕者夙夜寅清恪共厥職固當求必得之即下而厮養之臣輸將則恐後力役則子來戰陣則效命莫非求必得之毛氏知本圖說得毋教人不忠乎

朱注不可徒徇外而為人躬以釋自慊之意乃毛氏因為人二字忽牽涉于成已成物話頭以為忠恕一貫忠者為己恕即為人若但為己不為人此自私自利即意之所謂惡其漸至于弒父弒君皆因乎此不知言各有當此之所謂徇外為人固即下文小人所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非成物之謂也毛氏不分黑白但見有不可為人一語即以其為己而自私自利為意之惡然則夫子所言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者竟俱可議乎毛氏前既誤解今之學者為人而于此又言之豈非因攻朱注而背聖言

乎

天命之謂性章句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毛氏曰左傳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惟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為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與今乃雜理字於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illegible]事物之理原非盡性即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

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指人不[illegible]物即故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既已成性則截然分別乃物以性為人物之生既以道為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以教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

大昌按毛氏謂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所謂天命者命以是與謂朱子章句雜理字於形氣之後躬事物之理原非盡性不知夫子說卦傳明云將以順性命之理何得謂理字與性不相涉耶毛氏又議為質既成而始賦以性則生理已絕然章句本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固不

分兩候毛氏謂質既成而始賦以性另添既字始字則改頭換面矣　毛氏訓子思說此爲人不爲物然章句亦重在人不在物其云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猶易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讀者自當心會毛氏乃以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不自知其執滯不通矣且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集注載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云云毛氏則譏其此出于二氏之說今因此節章句渾言人物之生毛氏則亦自云含生之類皆感五行以生惟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曾不慮其前後自相刺謬耶

是故君子戒愼至愼其獨也　朱子曰戒愼做存養工夫愼獨只是省察又曰存養是靜功夫省察是動功夫

毛氏曰戒愼恐懼分不得靜存動察不覩聞是微隱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愼恐懼卽是愼此際不當有兩層工夫況大學中庸係聖學相傳一門授受之書豈宜下手卽牴牾如是此非當身體驗過未易指析大抵大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只是愼獨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也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而發而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況儒者貴在實踐洵門而輒曰動察烏知有察不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偏幾見察喜尚能喜察怒尚能怒者是以夫子哭顏淵不知爲慟過舊館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亦未動察而以此直提要功分作兩橛豈學者入門所宜有乎

大昌按既曰不覩不聞又曰莫見莫顯原分兩層若如毛氏謂不覩不聞卽是隱微卽是獨何以又指出莫見莫顯乎叅中庸末章所引詩云潛雖伏矣卽謂隱微也其云亦孔之昭卽謂莫見莫顯也其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卽所謂獨也其曰內省不疚卽所謂動察所謂愼也此

以經證經之明確者也毛氏何得謂無動察工夫乎　孟子云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正動察之義

毛氏謂此是聖門傳授之旨非當身體驗過不能指悉觀毛氏之意甚不容朱子自任聖門道統之傳而毛氏此編屢以講學及當身體驗動自誇許何不肯容人者而已又欲攘而攘之耶

且其謂性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也情不可言中以卽發則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不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乃不偏不倚之中非中外之中則情雖發外而皆中節何

不可謂之中和即中也又舜用其中于民則雖達之天下而亦可言中毛氏何以謂情不可言中乎又謂喜怒哀樂一察便僞以此譏朱子動察之說不知聖人從心不踰情自合度則雖夾回而慟亦發乎情所自然若其於他弟子或不同矣至學者于喜怒哀樂正須隨事省察方能中節否則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不正則心不在矣不然何以不遷怒獨推顏子能之乎毛氏謂有察不得者曾是情身體驗過來人而爲是言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

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毛氏曰道即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爲道中和之爲達道是誠之見于行者即誠也今乃以誠爲心爲本以道爲理爲用則支離破碎極矣且又以自成屬物自道屬人膠轕之中又生繆戾中庸一書眢瞀極矣試問天命之謂性僉無物字而必合人物此誠者物之終始曾無人字而必分人物此何故也

大昌按章句去誠以心言道以理言試問天下讀書人果有語病與否不解毛氏何以謂爲支離也且又謂誠者物之終始曾無人字以議章句分言人物之謬不知本文云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夫君子豈非謂人乎

仁義禮智根於心朱子曰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个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層隔了這个根未着土雖有殘忍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心便沒了智之根今人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令四者之根着土而已

毛氏曰根心謂根之于心此即古所云生心之謂性者其不曰生而曰根以心性同生原是一體要之心是根性不是根也今直以性屬根曰仁之根義之根已非矣然且於根外又

添出兩層曰氣稟物欲曰土不知所指何物向使土是心則不當曰君子根着土衆人便根不着土謂衆人無四者固不可謂衆人無心尤不可也土是心又不當曰殘忍之心沒仁根頑鈍之心沒義根以養根之心而反至沒根固不可通且又不當曰去其沒根之隔而使之着土以去心之根而復使之着心尤不可通也

大昌按毛氏此條所引朱子之說皆集注所未載此可勿論者也第即朱子所說蓋亦謂人原有生安學利困勉三等次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自屬上等若其餘衆人則須

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而復能復全其仁義禮智之心如中庸言誠之者擇善而固執孟子言有四端於我者皆知擴而充之类固無錯也至謂根着土不着土不過曲譬之語毛氏借此咬牙掉舌遂見執滯不通而已

操則存舍則亡一節 孫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

毛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指惟心之謂何分明指心言並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舍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故創說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尚莫知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

入以操舍言而獨莫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

大昌按程子之說固謂心存則爲入亡則爲出然存亡出於操舍故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今毛氏既解云存亡即出入也而復背程子出入以操舍言爲紕繆則毛氏不亦自相矛盾耶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二十　婺源戴大昌

貶抑聖門類上

毛氏曰貶抑聖門從夫子始朱氏語類于論語首章即曰禪家一棒一喝却掀翻了也得个快活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又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許時習其挾舉以攻儒如此但未經大全所採則說不勝載若集注貶抑節節有之名爲補救實所以顛正夫子之失第說煩難以縷列觀者從此類推可也

大昌按朱子語類原有忌嫉朱子者別有添造如云寮

搶也是有脚力的又岳飛也是個跋扈的皆某所竄入前人已有辨明者 戴東原云王陽明皆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則陽明且然況其他乎 今如毛氏所引禪家一棒一喝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必非朱子之言且朱子若以此語爲支離而又曰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許時習何復欽重此語耶毛氏不察直謂其挾舉以攻儒誤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程子曰桓公兄子糾弟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使桓弟而糾兄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毛氏曰此直面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意是重事功乃不契于夫子之說特變亂其事謂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管仲可以相桓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必不可有君臣其說固已難通然且桓實是弟糾實是兄則夫子此言毋乃害義之甚敗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夫子自此不容於天地間矣若糾兄桓弟則三傳及史記諸書皆然惟漢書以忌諱改殺兄作殺弟然韋昭遺節注明不容錯者（附解又謂朱子借程子說誣夫子害義反覆啟禍亂）

大昌按此章圈外注載程子此段說話末復云如唐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亂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蓋程子謂若使桓弟糾兄則仲事桓爲害義聖人稱之則爲啟亂其論原欠中正是以朱子復自申說曰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夫子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朱子此論最爲平允正是不以程子之說爲然故引其說而折衷之俾學者毋過信程子之說耳毛氏大聲追議程子而乃謂朱注借程說以誣夫子害義啟亂豈非欲誣朱子以愚天下人乎噫

其爲人也孝弟章（已見十八卷孝弟也者一條）

吾日三省章（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

毛氏曰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按之皆爲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注謂以我之所習傳之於人與上文爲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氏于爲人謀與朋友交絕不一注但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而于傳習則反舊注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其有意補救已彼容矣乃又摘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則所云得爲學之本者非頌曾子實自頌以隱憾之矣然且特引謝顯道語謂學愈失眞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以誣訾其餘亦獨何與

大昌按曾子所謂不忠不信不習三者皆以日省吾身之事亟非爲人若今之學者爲人力自炫以求知于人耳至儒者欲立欲達一視同仁自是物我無間尚與墨子兼愛有別豈得以爲人二字混言之乎毛氏每以爲人二字爲聖學眞傳而于此又舉以指曾子謬之已甚矣且其從舊注謂傳不習乎者是以我之所習傳之於人者然則曾子當云習不傳乎不當云傳不習乎矣（已見改注條）至毛氏亦嘗朱注爲貶抑聖門

今于此注稱曾子得爲學之本又謂其非頌曾子實自領以隱愧之試問天下後世毛氏之言其得爲公論乎

季氏使閔子騫　章　謝氏曰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　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爲季氏附益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毛氏曰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吏爲季氏司職吏而概以事犬彘詬之輕薄極矣然且挽回聖人則可一語則聖人應事犬彘矣儒者不明理幾會見閔子好石隱恥事叛亂祇以費本巖邑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

頗堅非其不肯仕大夫之家也况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唾聖朋顯詬諸賢已寒心矣乃論語且有仲弓爲季氏宰夫循行四賢有何優劣而曰臣事犬彘使注論語而不知仲弓爲季宰是僞及經既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誣侮聖　附解又謂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行道

大昌按謝氏謂閔子視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此自不過推贊閔子耳恭士各有志不相強亦不相背也有如史魚以尸諫蘧伯玉從近關而行亦若相反而夫子一以直哉稱之一以君子稱之豈必以此而劣彼乎又如由求指當兵農禮樂曾點言沂水春風志若不謀而夫子于點與之於三子亦與之又豈以此而劣彼乎今毛氏因謝上蔡不啻犬彘四字遂以其推閔子者卽以之劣仲弓豈非執滯不通且又謂其是陰唾聖躬不亦文致之甚乎又毛氏此卷本謂其貶抑聖門乃于三省章之推崇曾子與此章之推贊閔子則又吹毛求疵肆其簧鼓誠何心與　又謂由求事季氏夫子許之且欲倚以行道以辨臣事犬彘之非然論語所載子路則爲季氏愬志於公伯寮冉求則夫子罪其不救旅泰山罪其附益非吾徒又弟言二子俱爲具臣又謂不救伐顓臾爲虎兕出匣

龜玉毀櫝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謝氏所云旣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者豈非然乎

憲問恥　節　集注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　朱子曰邦有道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做得甚事　又曰夫子知其學之未足有爲雖無枉道之誠而未免于素餐之愧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原思學不足有爲在諸書並無考據惟論語記原思爲宰係夫子所使向使思不足有爲則此一恥在夫子矣况素餐二字正與與粟九百不聽其辭相對那思本不足餐而夫子強之餐思以素爲恥而夫子必使之無

恥此是何故且思之狷介原屬有爲所謂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與道學清班徒食月進者不同吾不知清班授餐者亦曾做一事與否

大昌按及門大概問業所以請益也夫子之教凡以勉其所不足也今夫子於憲問恥而首告以邦有道穀朱子因而釋之謂知其學未足有爲雖無枉道之戒而未免于素餐之愧試問此解邦有道穀句有何不合若謂思曾辭粟不當以素餐爲言然則夫子云邦有道穀亦不當以穀爲言矣毛氏務攻朱子而忘邦本文乎

樊遲問知章　集注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毛氏曰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乃曰因其失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

大昌按樊遲之失固無可考據但毛氏概以夫子答及門之問總是汎汎告之因以訾朱注爲貶抑聖門則竊有不盡然者如子路冉有同一問聞斯行諸而夫子一則告以有父兄在一則告以聞斯行之以此類推則毛氏謂總是汎告爲不可通矣

樊遲請學稼章　楊氏曰樊雖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毛氏曰樊遲亦由賜後第一人乃一啟口非受謾罵即被譏訕究其罵之訕之者仍坐不能解經故既罵以志陋又謂夫子唯恐其不能喻與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擬遲爲下愚木石無人理矣　漢儒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直欲以本治天下一返后稷之教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　小人卽農人尚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是也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

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爲農人要知據此一語有啟戰國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其所繫大矣

大昌按謂遲思以稼教民乃朱邢氏正義之說毛氏以爲乃漢儒所解誤矣邢疏第謂遲思以躬耕教民故夫子以信禮義示之則民自襁負而至何用以身教稼耳乃毛氏謂遲此志甚大故夫子抑之然夫子明云小人哉樊須也何曾謂其有大志而抑之乎　毛氏既引尚書小人之依以爲小人卽謂農人也乃一謂遲此請有啟戰國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所繫大矣則尤可怪也夫毛氏譏楊氏貶抑樊遲者亦不

過謂其志陋然志陋尚從小人二字推出若毛氏所以推尊樊遲者則戰國神農並耕之許行孟子所謂非先王之道者也又為西秦令墾之商鞅則千古之鄙人也假使集注有如此議論毛氏不知若何詈喙矣

司馬牛問仁章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則牛之易其言可知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牛多言而躁多言非多問也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既能問而又切問烏可少之子路問君子爾問如斯而已乎豈子路亦易其言者耶

大昌按毛氏謂多言非多問也要知牛大概是一多言人耳

若謂夫子告以其言也訒總是欲將以為仁之道並非因牛多言而發則子貢問君子夫子告以先行其言子路問君子夫子告以修己以敬何以下章牛問君子而夫子獨告以不憂不懼則豈非因牛常憂向魋作亂而勉以內省耶觀此可以類推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朱子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未嘗輕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

毛氏曰此似難勉前厲然亦不應裸罵至此裸罵則聖門無色矣況宰我此問亦有所本則傳親喪以期為斷再期則加隆矣故當時言禮亦多有二十五月而畢喪之文然且其說有期年可斷天地已變四時已易諸語與宰我意正同向使是文後起則經夫子訶厲後未有反襲宰我說以自取戾者

大昌按毛氏謂間傳有親喪以期為斷再期則加隆等語以宰我此問亦有所本朱子不應裸罵然此章朱注載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非斷外注可見朱注已為宰我推原非惡之為毛氏曾不之及而偏引集注所未載者以為裸罵其詆斥公論乎又毛氏於間傳此文既謂不是後起何以他

處於儀禮周禮及戴記之文每議其為戰國時書為漢人雜記又以為不足據乎

賜也何如　集注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

毛氏曰子謂子賤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記原非一時之言自邢疏妄疑三个子謂章相連遂及此章因謂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于己故問之此稚僻可笑者今注襲邢疏而又去長容獨取子賤則又何以知子賤之謂獨與子貢之問不爽片刻總之有意吹索不計礙理與不礙理雖此亦無大關係然胸懷狹陋徼逆歧忌一似學人身價從此頓

滅何可讀其背而坐視其狠鄙有如是也

大昌按此朱注畧用邢疏之說亦無甚礙理毛氏何至大加呵斥且毛氏謂何以知子賤之謂與子貢之問不爽片刻然毛氏又何以知子賤之謂與子貢之問必不同時也況即謂子貢見夫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亦論者欲自考其所至之意如夫子亦以女與回也孰愈爲問固非胸懷狠陋亦非涉忮忌而毛氏作如此首正自見其胸懷之狠陋與忮忌而已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

幾近而可入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毛氏曰博施濟衆不是馳騖高遠此即堯舜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是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即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于盡己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騖故大學明德必至新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大昌按毛氏既自云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致乎聖則與如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矣今子貢言仁並非捉及行恕之事而開口但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則豈非舍己而徒事高遠乎故夫子折之曰堯舜猶病又示之以能近取譬而毛氏乃又謂子貢並非馳騖以呂氏譏其徒事高遠爲非則毛氏於此固亦半明半昧而已

子貢問士章　集注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于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毛氏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並無抑能言之意豈因此推求本文再三不得及考小注有陳氏諸注解曰不獨貴于能言

蓋以行己有恥爲本也則又皆行己非皆使事矣且子貢無恥亦安据也

若程氏所云子貢將欲爲皎皎之行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鑿相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得之上聖言具在反覆可驗也

大昌按朱注謂爲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者蓋重在不辱君命耳春秋時如魯叔孫昭子之見執于晉在漢則蘇武唐則顏魯公韓昌黎宋則富鄭公明則王禕輩乃克當之蓋不辱君命亦由其平日能行己有恥也毛氏再三求解不得係自

不悟于朱注何恨焉　至毛氏辨正程子之說則于夫子語氣爲得

棘子成章　集注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毛氏曰此貶抑聖門之尤無理者禮凡言文質只是兩相對待之辭並無曰質是本文是末者若輕重之說尤非必講輕重則斷宜重文何則夫子嘗親周之季文且漸衰郁郁從周明見口語麻冕純儉形諸詠歎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無論其他則即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名象服物采章會無絲毫見于世士君子初有志當發憤重文竭力挽回

之不暇而反曰守野反曰子貢失輕重不可歎乎

大昌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則言文質不可偏勝可也今毛氏務攻朱注竟曰君子有志當發憤重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若然則夫子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亦不合矣假使朱注有此說毛氏將又必議其蔑經矣

子貢問爲仁章　集注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子貢悅不若己者雖出自家語說苑然皆不足據者且此處並無此意尋賢求友是爲仁取資之要事何必又以此波及之

大昌按子貢悅不若己者既出自家語說苑兩書則非朱子杜撰矣總之毛氏微論是何書一經朱注採入則皆以爲不足據矣且夫子特告以善事必先利器因以事賢友仁勉之又安得謂此處並無此意乎毛氏總執定夫子汎告之說以攻朱注則聖人因人施教之意不見矣

予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集注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子貢居言語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言語觀聖人出自何書況知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與以

言語觀聖人者正是相反而何以言之

大昌按聖人以身示教故及門于其一言一動無不體驗如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其明証也則謂子貢以言語觀聖人正是指其善學不解毛氏何反列諸貶抑聖門之條也且即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亦正見子貢留心于聖人之言語處又何謂以言語觀聖人者正相反乎

季氏富于周公章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爲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毛氏曰此聖門敗闕既已顯者則從而盡情唾駡應所不免但聖門仕季氏有何不是夫子初作季氏小史繼作孟氏五屬臣及進爲司寇而後出驟之徒得以入仕是聖門雖不返身亦求仕不得此亦何處可急而乃以急仕責之

大昌按次節朱注言聖人惡黨惡而害民復云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是則朱注固未嘗盡情唾駡也若范氏說亦圈外注耳至毛氏又引朱子語類三條皆集注所未載第即其所引者惟第一條有詞求却是自扶不起之語若第二條有云使求仕季氏能勸之馴其強僭而忠于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曰然則夫子曷不于其仕季氏而責之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第三條云若季氏雖富而取于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者故夫子如此說是亦未嘗盡情唾駡也前未及錄故附載之

過猶不及　集注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毛氏曰子張賢知固有之若子夏愚不肖則夫子口中定無有此按中庸過不及以道教言道教屬君子而過與不及則屬之鮮能之民如云夫婦之愚不肖者若此過不及專以氣質言謂氣質不齊有此二等然無可優劣有時過勝不及有時不及亦勝過故曰猶猶者等也此當引洪範三德証此猶字正直是首德高明剛克沉潛柔克即過不及也三德並列有何勝負夫子祇告以不偏勝原未嘗以兩皆失中爲言

大昌按朱注賢知愚不肖云者因中庸道之不行節本有此數語故引之以釋此句耳非以愚不肖定指子夏也毛氏謂中庸之過不及以道教言其不及蓋指夫婦之愚不肖若此句過不及專指氣質不齊不知夫婦之愚不肖亦即氣質也有何可分乎又謂當引洪範三德証此猶字以高明沉潛即過不及亦自可通然質按之洪範第言高明沉潛不若中庸之明言過不及也又謂洪範三德有何勝負夫洪範明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豈得與平康正直者不分勝負乎然則過與不及者亦將與中庸者不分勝負乎又謂夫子答語原未嘗以兩皆失中爲言不知言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則自知有中人之性矣言過猶不及則自知其皆失中矣洪範本言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今毛氏高明剛克沉潛柔克或係筆誤又毛氏此條仍有引據可改附見廿一卷堂堂乎張也一條按語

焉知賢才而舉之　集注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毛氏曰此貶抑聖門之大無理者夫子云舉賢才此重在舉者而仲弓謂不知何舉蓋稍疑乎子言之不及知也而夫子則仍重在舉故曰爾豈無一知者苟能舉則無不知矣何公何私何大何小而程氏吹索必求其私然其說難通朱注將本文知字上加一盡字然後程說可入于是直接程說以責之以爲知必盡已出則私心矣夫人有良心仲弓德行之列夫子稱其可南面乃直誅其心謂可喪邦則竟從無可訴冒處憑空造揑使其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後已人有良心何可作是言

大昌按此節孔注云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則賢才無遺邢疏因謂仲弓言賢才難可徧知則朱注謂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者蓋本注疏之說毛氏乃謂程子有意吹索故朱子將本文知字上加一盡字然後程說可入豈非眞有意吹索朱子乎且毛氏自解亦曰爾豈無一知者苟能舉則無不知矣此亦明示仲弓不必慮無以盡知之意則毛氏不亦自相矛盾耶

至程子謂一言可興邦喪邦只在公私之間原係推此義則自指後世權奸一流人說不復貼仲弓矣毛氏即或譏其不應因仲弓此言充義至盡甚失立言之體亦未嘗不持論平允乃竟即盡情唾罵謂其直誅仲弓之心可以喪邦憑空揑造喪其良心必使程朱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後已想世有識者亦必有能辨之者矣

非才之罪也集注才猶才質人之能也程子曰才禀乎氣論才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子曰程子說才字與孟子小異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故以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禀于氣者言之則有善有不善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禀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毛氏曰此又貶抑孟子矣從來言性情無言才者孟子始創

出才字于情字之後指情之所用爲言故于此以非才之罪與情可謂善一反一正而下文牛山章則直以未嘗有才與豈人之情合才情而爲一字則才本屬情不屬性者今乃誣坐孟子言才發于性已非是矣且又朱曰才質程又曰氣禀則仍是氣質之性不惟非才亦併非情可怪之甚然既作異說或姑兩存乃復厚貶孟子謂孟子言疎程子言密及究其所言密謂以氣質言才則雖有不善而不害本性若專言才善則性雖本善而已無省察矯揉之功夫所云求則得舍則失正用功也孟子惟恐人不省不察而特警之曰弗思惟恐

人不用功不能擴充故又申之曰或相倍蓰不盡其才乃大文明以才字屬用情之功而又謂之跡謂不如程子則雖欲解之為非貶抑得乎

大昌按此章集注載程子說有云才禀于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朱子因有愚按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禀于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朱子所謂程子言密者不過以孟

子第言非才之罪不能盡其才未言才有高下之殊耳程子則謂才禀于氣之清濁是才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如中庸言人果能百倍其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故朱子謂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正是發明孟子求則得舍則失之旨也乃毛氏則深汲程子一段說話但舉才禀於氣一語因以朱子所言反覆辨論坐以貶抑孟子噫嘻亦可謂彼滄之甚矣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婺源戴大昌

貶抑聖門類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章　程子曰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問求赤謙遜可謂達禮何以無曾皙氣象朱子曰二子只是曉禮之皮膚曉不得禮之微妙處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合同而化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个氣象只是見得便休所以不把當事

毛氏曰夫子原講用世故曰知爾何以以者用也曾氏以狂士偶見異耳有何氣象沖沖漠漠作二氏行逕而曰子路惟不達為國以禮的道理所以無此氣象乃二子謙退又曰祇

見得禮皮膚終不得天高地下合同而化道理則必如華山道士之衲遊合漠始有個微妙氣象矣且夫子當時祇一禮字不知何處有皮膚微妙二義比較氣象此皆大全所載若他書則希夷壽涯一齊都來何止于此

大昌按程子謂子路不達為國以禮的道理自是本文所有若毛氏所引朱子之說則集注所未載者今按其注所載程子有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

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是朱子所載程子之說乃言曾點能知老安少懷之志而毛氏曾不之及妄罪以作二氏行逕又曰必如華山道士之神遊冷淵可謂風馬牛不相及雖獄吏亦無此文致矣

子路使門人爲臣　楊氏曰非知至而誠意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于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毛氏曰夫子從政諸子皆爲卿大夫其時流輩具在也夫子去官非見擯者則潦倒所云君臣禮廢亦無不可第此時無有如近代在籍官喪葬之例非見任者故夫子不許要之子

路原非矯詐欺誣有害天理而注以不能致知誠意重斥子路豈聖門定不肯耶

大昌按朱注云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固未重詆子路即楊氏謂非知至而意誠亦祇是推原子路無臣而爲有臣之失若行詐欺天四字則本文所有非楊氏所加也豈夫子責以行詐欺天不爲重詆而楊氏謂其非知至意誠則爲重詆耶　使門人爲臣解見余四書䟽答毛氏亦未明

子行三軍則誰與　謝氏曰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志亦卑矣

毛氏曰行三軍非細事自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皆帝王所不廢故易于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未嘗卑也況臨事而懼正夫子慎戰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說並不貶抑讀其書者反鄙夷之可乎

大昌按此章集注載謝氏曰聖人于行藏之間無意無必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是謝氏之說惟謂子路但舉用行爲問已非夫子所以與顏淵之意況又專指行軍一事乎且謝氏又有云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于行三軍乎則謝氏亦非以行軍爲細事

而鄙夷之也今毛氏截去謝氏說首尾特將中間其論益卑語以爲訾議　附解并議宋人不知有人理　是誠何心哉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胡氏曰今之成人者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毛氏曰此聖賢尚事功重材能此一段曰今之成人者與子貢問士章之特抑言行信果者爲硜硜小人子路問仁章之特抑殺身殉死者爲匹夫匹婦一例蓋賢聖最忌是自了漢明德不新民成己不成物獨善不兼善非聖道即非聖學此前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以下爲子路所言在前儒並無此

說列此已自無理然且借子路以暗儆夫子謂不復有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向使此言果出子路亦屬疑義不宜輕口訾謷況明是子言則直訴夫子矣苟稍知聖道聖學稍有忌憚必不至此

大昌按朱注自解本以此節爲夫子之言但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謂其亦可爲成人不過是對上節文之以禮樂者稍遜耳而毛氏謂與子貢問士章之貶言行信果者爲硜硜小人子路問仁章之貶致身殉死者爲匹夫之諒一例都夷則誤甚矣且此與明德不新民成已不成物獨善不兼善有何交涉

至引胡氏以次節爲子路所言亦以另有曰字耳而朱注亦云未詳是否且既以爲子路之言則與夫子無關何謂借以暗儆夫子乎抑聞斯行之與終身誦之皆子路之事何以謂直訴夫子乎是爲文致之無理矣

請益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于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喜于有爲故先勞不能持久故無倦是救病則先勞添症候矣先添症而後救之無此救法況救病則何待請益萬一不請則此病何時救之

大昌按夫子教以無倦者欲其勿倦于先勞耳何謂先勞爲先添症候乎若子路不請益則是自知勤于先勞則不須告以無倦矣乃謂先添症而後救之無此救法集注補所云極其無理毛氏引之適見其無識矣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說見十一卷夫子爲衛君乎十六卷必也正名乎

子曰聽訟章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而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此有意苛求矣片言宿諾故連類記及此節何與乎況子路生平夫子稱曰可使從政又曰可使

治賦故四科在政事之列若其治蒲如曰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此于無訟何減乃以一時率爾之對稍失遜讓遂定其終身耶

大昌按子路治蒲如所引恭敬以信忠信以寬明察以斷要仍是片言折獄能事耳若使民無訟則唐虞四方風動之上理故大學亦以此爲新民止至善之驗豈易能之毛氏乃謂子路之治于無訟何減然則夫子何不直以無訟許子路而僅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且自謙遜其肯以許子路耶

子路問事君章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勿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毛氏曰子路生平以不欺見稱故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嘗尚欲要路一言以為信豈有事君反出于欺者此不過正告以事君之道而注者必曰對病發藥聖門無先行矣且勿欺而犯之有何先後而以先後指定之

大昌按范氏謂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亦是如毛氏說正告以事君之道耳非必謂子路有欺也而毛氏乃以為對病發藥聖門無宄行議之然則非議集注是直議聖言為不然矣

堂堂乎張也二句　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推此則子張過

于薄故難並為仁

毛氏曰此較大文又深一層又增一罪案毋論檀弓不足據即可據然亦以子夏子張並記以一過一不及未嘗曰薄也題之曰薄則不止未仁矣

大昌按此章圈外注載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以剛毅木訥近仁字外不足而內有餘也若毛氏所引程氏說則集注所未載者且程亦係引檀弓原文何謂又增一罪案乎毛氏子二十卷過猶不及一條自引檀弓此文以子張彈琴成聲子夏彈琴不成聲謂子夏之不及較勝于子張之過　前二十卷叙毛氏說未及錄　何毛氏于此條又以檀弓為不足據乎

子張問士章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　子張祗去留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祗是粗膚將去

毛氏曰此章免不得救病二字然亦不必認實說

大昌按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係圈外注所載尹氏說其餘所引二條則集注未載者

子張問明章　集注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　輔氏曰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慎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于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能察也

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始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

毛氏曰此顯孫氏罪案不知從何處得來無司毖兩刑無識獄者前後矛盾無憑無據驟得此長篇爰書以莫須有三字衍之得八十四字魂褫而魄奪聖門冤獄從此無平反日矣

大昌按毛氏所引輔氏說則集注未載者即以輔氏所言亦不過謂子張于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潛深慎審之功等語平心觀之亦于子張未為不當安所謂莫須有爰書安所謂聖門冤獄殆毛氏欲借此以罪案爰書加之輔氏耳

子張問政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聖人答問必答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病發藥則告顏淵鄭聲淫佞人殆淵必善淫好佞矣乃只此無倦一答程氏譏其無誠心楊氏謂其難能故難繼范氏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氏又謂其下稍無殺合龐涓至樹下萬弩齊發爲之駭然

大昌按毛氏所引數條惟程子說係圈外注其餘皆集注未載也而毛氏謂聖人答問非答其人以告顏子鄭聲佞人非謂其善淫好佞不知夫子之告顏淵各項乃爲萬世立法爲萬世垂戒猶子張問政夫子告以尊五美復兼以屏四惡也

若必謂夫子第答其所問之事未嘗答其人則子張與子夏同一問政也何以于子張則告之無倦以忠于子夏則告以無欲速無見小利問同而答不同也且夫子嘗謂師也過也辟子游曾子亦謂其未仁而夫子又以寡尤寡悔示以不必干祿正所謂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也即如毛氏所引程楊諸說其論子張亦未有過分語何謂萬弩齊發

子夏之門人章　集注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毛氏曰記者之意本偏存子張之說以垂訓者夏是客張是主今概舉而非之既失主客意矣且兩賢所言俱各有本子夏所本即夫子毋友不如己語特所異在拒字耳若子張則正以所聞闢拒字者此有何弊而又以高遠貶之張南士嘗曰嘉善而矜不能係夫子語則尊賢而容衆未必非夫子之言何則所聞二字可驗也若然則過高之弊不既侮聖言乎

大昌按毛氏謂兩賢所言俱各有本固是矣然此章本記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今子張述所聞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乃君子育才之方接物之度未可以爲交友之法如嘉善矜不能爲柔遠人之經而毛氏務攻朱注坐以侮聖言不知其自未達乎

聖言之旨抑且忘乎此章問交之旨也包氏曰交友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則此章古注並非以夏是客張是主也

喪致乎哀而止　集注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直情逕行戎狄之道也

毛氏曰孔安國注此言毀不滅性謂治喪者盡哀即止過此則滅性矣今乃以而止解作而已是改說以詬聖賢聖賢不愛也然且附會之徒比之夷狄夫即直情去文如棘子成亦且頌之曰夫子之說君子也柰何以戎狄詬之

大昌按朱注解而止二字爲不尚文飾固不如古注之自然

然集注載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非圈外注）亦仍先褒美子游之說而後謂其微有簡略之弊耳乃毛氏于楊氏說曾不之及而獨引集注未載之輔氏說以爲疵議亦集注不受也況輔氏云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乃推論之詞豈遂實詆子游乎

子游問孝　子夏問孝（程子曰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

毛氏曰子亦概言孝道耳如必告以所不足則顏淵克復之告既多欲而又違禮難乎爲顏子矣且子夏能直義不知出自何書若色不潤溫則其事頗秘千載而下又何從知之

大昌按毛氏總以夫子所答亦概言孝道非告以所不足則孟懿子孟武伯父子也夫子何不即以告懿子者告武伯又何不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告懿子乎觀此可以類推矣且程氏謂或少溫潤之色亦虛擬之詞毛氏必謂千載下何從知之則如夫子謂伯夷不念舊惡亦出自何書孟子謂伯夷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若將浼焉亦將謂何從知之乎

賢賢易色節（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弊將或至于廢學　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

毛氏曰子夏此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但云未學而即虞其有廢學之流弊此何說與　子夏在文學之科爲七十二賢身通六藝之首而詬厲廢學至于如此傾側三語實不願聞

大昌按此章朱注謂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圈外注載游氏曰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又載吳氏之說謂其詞氣抑揚太過其流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是朱注與游氏說皆專重子夏之論毛氏曾不之及獨舉吳氏廢學二字反覆譏議然吳氏亦第謂其流弊或恐

如此非直詬子夏也況傾側三語則集注所無何謂實不願聞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毛氏曰孔安國注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原不差誤今引謝顯道說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己自便有害天理者皆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曾夫子詆子夏而或出于此曾謂如子夏而可以害天理三字橫

加之乎

大昌按謝氏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違者大者或昧焉則謝氏語原有分寸其所謂以私滅公凡害天理者苐推解利字全非直指子夏亦明矣若謂不當推解利字則小人喻于利本夫子語若謂實夫子語子夏而或出于此則本文明以毋為小人儒訓子夏也　至毛氏謂謝氏以私滅公數語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則尤可笑夫苐曰小人則尚非內小人而外君子也若曰小人儒則是謙恭盜國之王

莽也是竊位賣國之孔光張禹也毛氏尚謂其高于小人乎

又毛氏猶有引朱子及輔氏語皆集注未載

子夏為莒父宰章　程子曰子張常過高而求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利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毛氏曰子夏近小利全無實據程氏以小人之腹誣妄此語及注女為君子儒章則實以子夏好利為小人儒成案程氏謂出而聖人一門無生活路矣

大昌按女為君子儒章集注之說前條已辨明矣若毛氏公然謂程子以小人之腹誣妄此語則毛氏此編以小人之腹誣妄程朱者曷可枚舉乎

大德不踰閑節　集注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毛氏曰德者事行之別名閑是分限何處好着理字且出入非不合理也此如行大禮者既不踰分則儀貌小節或稍過而出或稍不足而入總不失大禮也行大法者既不踰度則規模細事或出而過張或退入而近于弛亦不得大法也此以不合理責之固為不倫且以子夏近小之病進幾違大亦有何弊而動輒苛刺亦思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豈不知

是古語而言各有為必雷同附和以求無弊恐大不然

大昌按有德于己之謂德事物當然之謂理毛氏因朱注未盡合理輒以理字為詬病無論理字見于繫詞說卦中庸孟子樂記諸書固先聖先賢所重言且如本文既言德又言閑閑猶防也理猶則也說文云理治玉也是謂劈理分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則理字有何可詬病且如毛氏云行大禮者不踰分行大法者不踰度毛氏謂不當言理字則又何以當言分字度字乎　至毛氏謂子夏言各有為亦想當然耳若吳氏但論其常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以為不能無弊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集注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毛氏曰此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矣天下除邦木偶陳死人外即盜賊亦豈有一月不起一良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不違之後可乎三字但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云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顛倒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大昌按毛氏說有不然者蓋朱注謂日一至焉月一至焉則是毎日月皆有至仁之時若如毛氏謂一日至則便有一日不至仁之時矣謂一月至則便有一月不至仁之時矣何以反謂一字顛倒相去萬里乎總之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皆不過舉似之言毛氏此編務攻朱注失之執滯不通者未可僂指矣

吾黨之小子狂簡（集注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猶或可以進之于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于異端耳）

毛氏曰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制如梓材之未斲矣錦之未製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異端可斥絕而必不可裁成今忽據此語則貶抑聖門之尤甚也

四書集注補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師也過商也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

聖學防微曰朱晦庵詬陸子靜學佛而子靜答晦庵書亦詬其學禪不能辨也

程氏云游酢楊時先會學禪不知向裏沒安泊處呂微仲之學入于禪談邢和叔晚遊乎佛伊川自涪歸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氏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並究禪理游氏分明是投番了朱儒自供類如此聖門則並無自言陷異端者

大昌按聖人不得中行而思狂狷狂者如琴張曾晳牧皮之流即子張之過商亦此類蓋自古索隱行怪大都皆高明材品不得聖人爲依歸耳若狷者有所不爲非得聖人裁成亦將高尚潔淨否則如荷蕢沮溺耳故朱注曰猶或可以進于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于異端故欲歸而裁之也有何可議乎毛氏又謂異端當斥絕而必不可以裁成然孟子于告子夷之何嘗不諄諄誘掖乎

又程子謂游楊呂邢之徒流入乎佛朱子亦謂謝呂游之學分明是禪正是慨惜而欲救正之豈得反以禪佛訾程朱乎

自王陽明復尚陸象山之幟以詆朱子勢同洶洶　國朝顧
氏亭林既辨而闢之矣。至如惠半農父子閻百詩江愼修錢
辛楣諸前輩著作。亦不過于朱子所解經義時有辨正非詆
朱子爲異學也。即以戴氏東原會崇漢學最爲通儒而其答
彭進士允初書有云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
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
誣程朱亦不可誣。又云足下所主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
稱者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而至于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
已然則所取者殆程朱初惑于釋氏時之言也。倘能如程朱

之用心期于求是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
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此嘗辨論最爲詳悉。見文集乃毛氏
此編屢以程朱爲宗華山道士之教言之不一而足。今此條
引陸子靜答書詆晦庵學禪。又曾引王陽明詆朱子。見廿卷管仲相桓公附辨末及錄又謂今世么小并毀王陽明大儒爲異學而不自
反正道學是非一大關鍵也。見廿一卷附錄觀此則知毛氏方欲撥
陸王之波尚自侈言聖道聖學津津不置多見其不知量矣
　　可以取節已見十二卷
大昌總按毛氏此編其每卷中議論可採者不過什之一或

什之二耳其餘所詆朱注皆刻意吹索欲加之罪而末二卷
尤以貶抑聖門架此大題尤爲動人但毛氏于樊遲問知仁
則謂汎告以知仁之道游夏問孝則謂子亦概言孝道子張
問政則謂聖人第答其所問之事未嘗答其人也以朱注每
云因其人之失而救之是爲有意貶抑然公西華以答由求
問行爲請夫子則明告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則毛氏之說是爲不可通矣况毛氏以貶抑聖門譏朱注且
即以此編言之如朱注以舜之順乎親爲諭之于道毛氏謂
諭道甚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卑尚有孝子則毛氏甚非有意

貶抑大舜乎儀禮本周公手定子夏作傳毛氏乃謂周制父
母本無三年之喪因以儀禮爲戰國時人書則豈非有意貶
抑周公乎又謂夫子仕魯時魯與齊衛同謀叛晉與趙鞅爲
難此夫子已事。佛肸召條謂衛輒本不拒父謂魯祭文王廟用八
佾故公廟一概僭用苟正禮樂將必追魯先君宗伯並而誅
之季氏不受誅也昭公逐季氏身反出亡當時列國皆謂季
氏不宜伐則季氏不同于齊晉篡竊者必有在矣謂季文子
忠而賢三思自是善行謂從來愚字皆指浮沈取容假借貿
昧一輩人寗武子之愚或別有事迹如此諸如此類顯悖聖

言不可枚舉則豈非有意貶抑孔子乎謂孟子所言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以孟子爲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推記契教則豈非有意貶抑孟子乎且尤譏朱注不當訾子張務外好高樊遲粗鄙近利謂二子皆聖門大賢乃毛氏于巧言令色節附解則云堂堂乎即令色難與並爲仁即鮮矣仁是其貶抑子張甚于朱注矣于樊遲學稼章謂遲此一請有敢戰國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是其貶抑樊遲甚于朱注矣末有附錄一卷不過曲護前說何用嘵嘵爲哉

跋

聖人之經如律賢人之註如例曲學異說如舞文之吏舞文之吏能亂例不能亂律然非揭其罪著之丹書則其心不服嗚呼此吾友戴子斗源駮四書改錯之所爲作也毛氏奇齡以絕人之姿窮究經子其著四書改錯一意攻朱攻朱而捃摭其所窮之經所究之子之所有以示其有餘猶可說也攻朱而改竄造作其所窮之經所究之子之所無以濟其不足不可說也嗚呼是何心術哉

國朝顧亭林閻潛丘李穆堂全謝山各有四書論說於朱子亦多所採正然其意但欲爲朱子之功臣也其心術可知也戴子著有四書問答二十四卷極精博絕不辨訶朱子然其意但不欲爲朱子之佞臣也其心術亦可知也毛氏是何心術哉毛氏於朱子未入室已操戈矣殆不遺餘力焉於朱子無毫末損也然其害或中於天下萬世讀四書者之心即萬不至是而孑然老屋抱遺經者固不得不爲之長慮而深恐也嗚呼此戴子之書所爲不得不作也戴子之書學使白小山先生序之其同年友白尚質見之于其署中讀之旬有五日卒業而敬跋之

嘉慶庚午春鐫

星江戴斗源著

補餘堂四書問答

自序

憶侍先君子補齋府君讀書丱頂精舍大昌時甫十齡先君子偶鐫小圖記曰補前人未了問解此否則對以前人者乃吾宗祖與古聖賢也先君子頷之弱冠後從事舌畊十有餘載每涵泳四子書始信紫陽夫子謂即一部論語白頭亦解說不盡惟是先君子少從舅氏洪壽山先生游備識儒先古義故大昌於講肄遇有疑難幸以所聞於先君子者因為博攷經

訓殫心討論書示及門積漸既多殆不能盡收拾矣近兒輩慮其散佚迺於曩在江右芝陽書院洎今宛陵學舍所課示生徒者彙而録之遂復檢舊稿若干悉命繕正重自校勘且刪其與前人闇合者分卷二十有四題曰四書問答其中採用前代諸儒與
國朝鉅公議論必一一述明間有不從舊解業所未發者如與其易也寧戚射不主皮居蔡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使門人為臣上如揖下如授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致中和誠有百姓者置郵獵較生之謂性之類不下六七十條雖自知蹈僭越之罪亦欲以庶幾補前人未了之意也他如人名地名以藝林素有專家訓詁稍從其略而於九穀六書田制水道律吕歷象并各項典禮不厭詮釋過詳凡五經疑義靡不研究而隳括焉則豈特沾沾為舉業計乎哉乾隆甲寅歲嘗搆數椽於里居東偏顏之曰補餘堂以誌弗忘先訓奈

中年目恙學殖蹉跎向不揣冒昧有戴記類編之纂比見吳氏草廬禮記纂言始復輟筆至所著是編暨散文百數十首時藝數百餘首詩鈔十卷廿二史列傳人名紀畧卷帙頗繁尚未脫稟皆曰補餘堂藏本固未敢以質世茲二三子亟請是編付之剞劂爰略敘梗概弟嶄見者鑒其固陋而匡其不逮云

嘉慶十五年庚午孟春婺源戴大昌書於宛陵學舍

參校門人名氏

鄱陽朱　霞光庭　黟縣汪文銳思敏
　　王　瓚蘆爾　同邑王世衡佐屏
樂平汪逢泰彙征　胞弟　世昌洛三　仝校
浮梁程　琳澡庭　男　揚輝爾勤
大庾戴嘉穀崑禾　　　揚廷子容
宣城陳　俊漢千　　　揚藻湘涵
　　詹盟薇尚賓　姪　揚賡殿颺　仝編
　　詹　詠慕溪

　　貢鳴鳳殿英
　　貢培鵬萬九
　　唐　俊存初
　　章承枋季穆
　　吳夢涓東秀
　　楊　瓊瓊玉
　　萬方泰竹修
涇縣查德輝羽翔
旌德呂翔雲翰揮

補餘堂四書問答

總目

卷一上論

道千乘之國　學則不固古注有二說

父在觀其志　節　君子食無　二句無求非不暇及

北辰　詩三百孔子刪詩附攷

思無邪　且格

無違父母惟其疾之憂附　至於犬馬古注有二說

子夏問孝　節　溫故而知新古注不作弗解

大車無輗　二句輗制附解　孔子謂季　兩節三家之堂雍徹附解

與其易也寧戚易非過於文　揖讓而升　二句

卷二

子夏問曰巧笑　章　禘灌獻附攷

吾不與祭　二句　與其媚於奧　二句五祀附

子入大廟　二句鄹附攷　射不主皮不主皮非不貫革與不以中爲雋

關雎　哀公問社　節宰我附攷

三歸　有反坫二解

始作翕如也　子謂韶　節舜武功本不同

朝聞道　節望道而未之見附　夫子之道忠恕　二句

南容　無所取材

卷三

可使治其賦也邱甲田賦馬牛養在官　吾與女弗如也古注非訓與爲許

晝寢宿于晝附見　何以謂之文也春秋謚法攷

居蔡山節藻棁所居非即室　十室之邑

南面古人非以南面爲尊　子華使於齊　節庾斛附攷

子謂仲弓曰　節史記列傳第云父賤　汶

則史其文則史附　觚

仁者雖告　三句非因信道不篤　子見南子　節

老彭左邱明附見　束脩

用之則行　三句子行三軍節附　富而可求　節古注不主命言

聞韶三月　夫子爲衛君　章

卷四

加我數年五十有四解　學易易名義卦變程邵之說附攷

陳司敗二解　君取於吳　二句坊記去夫人姓附解

抑爲之不厭　二句二句當用分頂　泰伯　節

曾子有疾謂　節　關雎之亂　耳哉笙詩附攷

於斯為盛　二句　三分天下　節夏商周九州附攷
而盡力乎溝洫　與仁
吾執御矣五御附　子畏於匡吾以女為死矣附
固天縱之　節太宰附　鳳

卷五
河圖先天卦圖毛西河誤論九宮舊法附攷　晃衣裳者見晃者附
子路使門人為臣為臣非謂治其喪　有美玉於斯　節
然後樂正　二句　苗而不秀　節　二解
後生可畏　二句而無聞焉附　唐棣之華　章唐棣附攷

四書問答　目錄　三

立不中門賈孔疏說不同　上如揖　二句上下指當階言
當暑　二節裼襲制附攷　必有寢衣　節
狐貉之厚以居　三解　齊必變食
食不厭精　二句厭作飽饜不時句附　割不正　二節割牲之法食禮燕禮附攷
雖疏食　節　席不正不坐鄉飲酒附
式負版者力役之征附　入太廟每事問附

卷六
鄉黨全篇附辨黃氏雲石鄉黨考並摘錄江氏慎修鄉黨圖考要義

卷七下論
從我於陳　節在陳絕糧弟子年歲附攷　文學子游子夏從祀經師附攷
人不閒於　句　二解　若由也不得　句子路問成人章附解
如會同祀方明附　端章甫非諸侯而何附
沂　夫子喟然　二句
天下歸仁焉克己附解　四海之內　二句子夏無語病
足兵去兵管子軍政附攷　文猶質也　節上二句非言文質相等
哀公問於　章春秋時兵民已分附攷　片言古注非謂半言無宿諾附
如有王者　節　不辱君命非專對可比不能專對附
夫子不答羿奡附

四書問答　目錄　四

卷八
愛之能勿　節分指父師　奪伯氏　三百有二解
晉文公譎　節　九合諸侯　二句桓公殺糾附
作者七人矣　四解　深則厲厲渡石也鄙哉句附
諒陰康王之誥附攷　闕黨
俎豆之事　直哉史魚　節
君子哉蘧伯　節左傳事可疑　行夏之時周書時訓月令春王正月附攷
乘殷之輅　史之闕文

卷九

知及之　節之字俱指民言　季氏將伐　章東蒙固近於費附攷
遠人不服　四句遠人非顓臾　四世矣四解
陳亢退而喜　節非謂教無異於門人　邦君之妻　節
性相近也　二節　公山弗擾以費叛東周附
中牟　匏瓜匏有兩種
孔子辭以疾聖門弟子附考　宰我問三年　章
鑽燧改火季春出火禁火附攷　寒食　微子去之箕子比干附
以季孟之閒待之孟氏非下卿　今之從政者殆而
且而與其　二句辟世非桀溺自謂

卷十
五穀不分九穀附攷　植其杖而芸四體不勤二句另附解
至則行矣子路曰　虞仲夷逸附
放言古注不作放蕩解廢中權附　大師摯適齊　章有四說侑食附攷
君子不施其親二解周公之子附攷　君子學以致其道與他處學字有別
喪致乎哀而止而止非不尚文飾　如日月之食焉赤道黃道歷代日食附攷
雖有周親　二句孔注孔傳自異孔傳自異附攷　予小子履　節亦孔注
權量度歷代異同附攷　寬則得衆　節非泛言堯曰節附見
卷十一　大學中庸
在親民　康誥帝典附攷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此謂知本　至也古本大學附攷
楚書舅犯秦誓　畜馬乘乘訓四百乘之家附
喜怒哀樂　二節喜怒節承戒慎來　正鵠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侯制攷
宗廟饗之舜非出黃帝　武王末受命文王受命改元附攷
卷十二
上祀先公追王附　期之喪　六句祭以士祭以大夫附
設其裳衣尸附攷　宗廟之禮兄弟異昭穆附攷
序昭穆　序爵序事

旅酬下爲上孔疏爲讀如字　燕毛
郊　社社稷附
卷十三
夫政也者蒲盧也　官盛任使
送往迎來往來俱有授節委積　朝聘以時　二句周官朝宗覲遇附攷
蓍龜左傳卦占掛扐歸奇附攷　成己仁也　二句
禮儀三百　二句　故君子尊德　節朱陸早異晚同附攷
卷十四
書同文篆隸音韻附攷　反切　雙聲　辟如四時　二句歲貢附攷

理　君子之所至以色在下位五節附攷

卷十五上孟

五畝之宅非在田在邑之說　俑

晉國　孟子見梁襄王惠王後元附攷

釁鐘　誠有百姓者非謂誠如百姓所譏

爲長者折枝　中國四夷五服六服九服附攷

海內之地　二句　獨樂樂　王言樂管籥篪類附

賢者亦有此樂乎賢者亦謂人君　朝儛

明堂圖附　關市譏而不征

王顧左右而言他趙岐有二解

卷十六

齊人伐燕伐燕爲齊湣王　齊人將築薛

梁山水滸附攷　或曰世守也　節

前以士　不同也　微子微仲以紂爲兄之子二句附

置郵古無以置爲傳送文書之訓　其爲氣也配義　二節

市廛而不征　二句　廛無夫里之布

天時歲陰分野附攷　地利虎牢函谷潼關武關附攷

孟仲子附攷孟季子　孟子門人　子之持戟　三句

卷十七

周公使管　二句三監居東附攷　滕定公薨　章

宗國魯先君宗法附攷　夏后氏五十　三句

徹者徹也非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詩曰雨我　節籥章附攷

設爲庠序　句辟雍泮宮非學名附攷　夏曰校　三句非三代各立一學之謂

經界不正　三句均田法附攷

卷十八

請野　節非鄉遂用貢都鄙用助　餘夫非年十六必授餘夫田非壯有室便授百畝田

當堯之時　獨憂之堯無九年之水　舉舜　掌火

禹疏九河河塞河徙附攷　濟漯附

漢漢水二源汝附攷　排淮泗　之江淮通江濟淮泗水源附

江江源三江附攷　稷契俱非帝嚳之子附攷

周公方且膺之

卷十九

曡者夷之　章命之矣句附　吾爲之範我　四句王良附

父命之母拜之附攷　媒妁之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附攷

十一征　大夫有賜　三句

禹掘地而注諸海四瀆　河積石河源附攷

伐奄三年討其君　滅國五十附攷　孔子成春秋　賊子懼　弑君書人
書國與實弑而以卒書　子野
卒　趙盾許止附攷
卷二十下　孟
不以六律　二句　管度絃音生聲取分不同古今律呂不同附攷　西洋律呂
億　滄浪
今天下溺矣　節　卒於鳴條　遷于負夏湘夫人附攷　湘君
卷二十一
大人者不失　節　趙注二解　言無實不祥　節
王者之迹熄　章　非黍離降爲風而雅亡非株林後無詩而風亡

四書問答　目録　九

孔子曰其義　二句　春秋無凡例　君子之澤　節
天之高也　節　赤道經度赤道緯度之差其測日用春秋二分　西法恆星有歲進測天用弧三角
告其妾　中庭　帝使其子　節　舜尚見帝節附
父母使舜　亏治　鬱陶爲喜附解　舜流共工　四句　幽州崇山三危羽山
三苗　有庳
卷二十二
故說詩者　得之　詩序附攷　外丙　二句　不主趙程二家說　放桐附攷
伊訓曰　節　亳都五遷附攷　殷邦　頑夫廉
集大成　終條理也　鎛鐘特磬各有十二以應十二律附攷

中士下士　天子之制地　節　附庸
天子之卿　節　方氏謂卿等采地在畿外　大國地　三節
一夫百畝　二句　亥唐　即絳縣老人
魯人獵較　二句　田獵之制臣統于君　委吏乘田
以皮冠　以旌　皮冠非皮弁旌旗制附攷
卷二十三
生之謂性　章　生非指知覺運動告子附　檟棘　羊棗附
任人有問屋　章　受業於門　業非即學之謂曹交附攷
小弁　有人于此二段附解　凱風

四書問答　目録　十

季任　任姓附攷　乃孔子則欲　句　微罪當指孔子自謂
無有封而不告　郝氏指凶禮說　南陽　慎子附
今魯方百里者五　丹之治水　章
君子不亮　節　二解　傅說舉於　二句　膠鬲非仕于周
孫叔敖舉於海　三仕三已附攷　百里奚舉於市
故達　二解　仲子不義　節　親戚附解
春秋無義　節
卷二十四
盡信書　二節　自秦後尚書復見于世者有五二真三僞　梅賾古文尚書附攷

以至仁伐　二句前徒倒戈附解　被袗衣二女果附
山徑之蹊　二句　以追蠡鐘紐附攷
夫子之設科　五句三解　鼻之於臭也
餂　姓所同也錫姓命氏百姓附攷
然而無有　二句上句非任見知末句非指後世又附解者
右共計三百條二百餘則
附錄
四書字義不同集注所未載者畧採備覽共一百二十餘條
各本石經四書字句不同者畧採備覽
歷代石經附攷
古今輿地攷畧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一

婺源戴大昌斗源

道千乘之國

問馬氏融謂一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氏咸謂十井爲乘。千乘者百里之國也。何注兼引之。謂馬依周禮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包依王制孟子公侯皆方百里義疑故兩存焉。則何注似以二說有不同也。邢疏則以開方之法釋之。而項氏家說因謂考以開方之法。則馬包之說一也。敢問如何

答開方之法。謂方百里者。每方百里也。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是得方百里者十也。以方百里者九。分爲三。則每方長三百里。又破方百里者一。旁加於南西兩邊。得長三百里。廣十六里有畸也。其略如此。邢疏於釋馬氏說。已詳載其法。而於釋包氏說。亦謂開方之法。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後儒本此。因謂開方之法。馬包之說合一。今竊以王制所論開方之法核之。則固有不合者。何則。蓋馬說雖依周禮。而實本於漢書刑法志所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

居圍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實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實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實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所謂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兵車千乘。則馬氏所本也。然按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孔疏云此言開方之法）鄭注億爲十萬。則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者。乃九百萬畝也（孔疏亦云）今依諸侯提封十萬井計

之。當有九百億畝。卽以實出賦六萬四千井計之。亦當有五百七十六億畝。不當云九十億畝也。蓋不以馬包爲合一者。謂馬言一成出一乘。乃八百家出一乘。包言十井爲乘。乃八十家出一乘也。邢疏證以開方之法。則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得三百十六里有奇。但王制亦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然計其田。第有九十億畝（卽九百萬畝）以井九百畝計之。則萬井耳。以八家同井計之。則八萬家耳。今以千乘屬之八萬家。適合包氏八十家出一乘之說。而於馬云一成出一乘逈不相侔。蓋一成百井。是爲八百家出一乘也。開方之法。謂方

百里。得三百十六里有奇。今以畝計。非以井計里。合于此而不合于彼。項氏所謂馬包之說合一者。果能通耶。可知包自依王制孟子。馬自依漢書所言提封井數也（兵車之制詳後治賦一條）

學則不固

問　或謂固陋也。能學則不固陋也。如何

答　此亦本之孔注云。固蔽也。邢疏謂學先王之道。則博聞强識而不固蔽也。竊按孔注本有二說。今集注釋爲堅固。承上不重句弗講。乃用孔注之後說耳。然此章共五句。當爲毎句一事。似宜以孔注前說爲正（如道千乘章集注亦分五者）

父在觀其志　章

問　孔鄭俱以三年無改。指居喪三年哀慕未忘。蓋承父沒言耳。或以此節專爲孟莊子而發（朱子語類亦引孟莊子事又曰必有爲而言）又或謂首二句兩其字。俱指父說。乃觀父之志與行也。諸說何如

答　三年第言其久耳。若指居喪哀慕未忘。豈三年後則可改乎。無改第當指父之行事合乎道者。如其非道。何待三年。蓋親在尙須幾諫。故曰諭父母於道。可謂孝矣。觀坊記引此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二語。而先之曰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是恰好注脚也　或以兩其字指父。謂覸父之志與行

不知惟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此孔氏說而集注因之
惟不可易否則良弓之子學爲裘良冶之子學爲箕則於父
在何不可云觀其行孝子善繼人之志則於父沒何不可云
觀其志烏用父在則觀志父沒則觀行耶此不必好爲異觧
者也至謂專指孟莊子亦屬臆度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問集註謂志有在而不暇及也何如

答集註蓋本鄭說但近時戚氏鶴泉言此二句當與耻惡衣
惡食士而懷居富貴是人所欲章参看則無求飽無求安正

學所在若將二句劃在學外全不着力矣据此則兩無字具
有識於此二句當與敏事慎言平看非第志有在而不暇及
也

北辰

問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據爾雅北極謂之北
辰又漢志載北極五星第一星主太子二星最明者謂太乙
主帝三星主庶子四星主后其第五曰紐星爲天之樞主帝
都則集注之所本也乃或言無星之處曰辰或言北辰非即
指天樞或言不動者亦非不動也其說如何

答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北極則與南極同
爲天之樞紐天運無停故兩極亦常旋轉不息然則云不動
者非不運動乃不移動也謂如車輪之軸動而不離其處故
曰居其所也正象人君爲政以德之意非清淨無爲之謂也
按宋志謂北極不動處猶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朱子亦嘗言
之至明末西人測之謂天樞星離極已三度然則北辰固名
北極而非即天樞星也或但目爲無星之處曰辰亦鶻突矣
必言北辰者蓋北高而南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没
南極則入地三十六度常没不見夫子第就其常言之象人

君居北嚮明而治故不言南極而言北也其實極之高下則
隨方所見不同近北則北極漸高近南則北極漸低又極南
則北極反没南極反見矣按元史載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
度夏至則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
度夏至則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
至則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則
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故極之高下隨方不同而晝夜之長
短因之亦異其云出入常三十六度者乃中國河南等處所
見則然耳具詳下孟天之高也節一條

詩三百

問史遷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得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据此則詩有三千而僅三百餘篇。果夫子所删耶

答史遷言夫子删詩。儒者遵守其說。歐陽公亦篤信之。謂以詩譜推。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廿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又云或有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者。周子醇樂府拾遺所論。亦與歐公略同。馬貴與則謂孔子删詩。于其所可知者。雖詞旨迂晦如鶴鳴蒹葭之類。及詞意流

佚。如桑中溱洧之類。亦不果删也。于其所不可知者。雖文義明白。如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及詞意莊重。如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亦不果錄也。是馬氏不惟偏信史遷删詩之說。而其持論浮游無據。竟不解其所謂可知不可知者之何所分別也。若夫鄭學之徒。皆以遷說爲謬。孔氏正義亦云。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亾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之詩。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朱子謂是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删與不删。又云孔子不曾删去。祇是刋定而已。水心葉氏亦以詩之亡逸。不因孔子而删。則皆不信史遷之說者也。竊謂詩之有逸。或其詩本來殘闕。非屬完篇。孔子因而删去。删之云者。應如朱子祇是刋定。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詩教由此獲存。豈有删去十分之九。而古詩幾由是而亡乎。善乎朱竹垞謂夫子自云詩三百者再。未必定屬删後之言。茲附其說于左

朱竹垞曰。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删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

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于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

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
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
又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
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
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删其七篇而
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旣
善其義而又删之。又何也。且詩至于三千篇。則輶軒之所
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

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
三百。未必定屬删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瞍安能徧
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餘
篇。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删之可信已。

思無邪

問　集注謂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則思無邪句。專主
讀詩者言。然否

答　觀夫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則思無邪是明明論詩也。
非爲學詩者言也。蓋詩三百篇。皆以垂世立教。有美有刺有
頌有規。要無有發于邪思。而聖人猶列之爲經者。其變風中
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已。即間有淫泆之什。皆詩人叙其
事以刺之。故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此風人之旨也。
否則其人或不得志于君父朋友。而託于男女思慕之詞。以
寫其中情抑鬱之隱。故史遷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
而不亂。則騷體之祖也。惟作詩者思本無邪。斯能令學詩者
可興可觀可羣可怨。可以事父事君也。夫子雅言詩而特舉
思無邪一言以蔽之。可謂深切著明矣。若夫鄭聲之淫。先儒
謂指鄭聲。非指鄭詩。不然夫子旣曰放鄭聲。而豈有復登于

三百篇哉。茲附馬氏說以備覽焉。戴氏東原毛詩補傳謂詩皆忠孝賢良之人所作
馬貴與曰。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
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凡二十有
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
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
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
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

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篇也十五國風爲詩百
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
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
反覆詠嘆者不過情慾燕私之辭耳漢儒常以關雎爲刺
詩矣此皆昧于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
之末流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于作詩者之本意而
夫子所不删者其詩决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如序者之
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
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亦必以邪

視之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爲懼讒不以遵大
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
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諧浪贈答要
約之辭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
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又左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
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
巷狎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
國之詩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
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

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
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
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
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于燕享而此
六詩之指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且格

問　何晏注格正也謂民且歸于正也集注格至也謂有以至

于善也則夫子云且格者似爲未了語矣如何

答　爾雅釋詁訓格爲至朱子本此但證之書祖巳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又冏命篇繩愆糾繆格其非心格亦正也又孟子
言惟大人爲能格其君心之非下云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國定蓋大人正巳而物正者也則格之訓爲正其顯然矣竊
按說命格于皇天則作感格解又益稷篇格則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則格又爲變革之義謂能革故而從新較于有耻且
格意爲切故禮記緇衣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
是也格字當依此數義釋之似不必訓格爲至矣

無違

問毛西河以無違謂教孟孫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何如

答此說始于鄭東谷毛西河獨主之但觀末節夫子生事之以禮云云要是大槪言之固未及無違僖子之命意則集注以無違爲不背于理而禮即天理之節文也意自渾融

父母唯其疾之憂　何晏注用馬氏說言人子惟有疾使父母憂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之事貽憂於父母也集注改爲父母愛子之心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意更深至矣或以父母二字作一讀以其字指父母說謂人子

常以父母之疾爲憂也此亦即文王世子篇末一段語意於題情亦覺貼切

至於犬馬

問養父母不敬推言之至于養犬馬不已甚乎

答此句包氏之註本有二說一謂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此則以犬馬自比也一謂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皆能飲之食之但食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集註則用其後說耳

子夏問孝　節

問事父母能竭其力人子豈可空恃此色而以服勞奉養爲後乎

答聖言固須善會蓋服勞奉養而有愉色方可爲孝如舜竭力耕田祗載見瞽瞍色固即寓于服勞奉養之時非是抹却服勞奉養也子夏非不足於服勞奉養者故夫子以色難易之　按古注解色難謂承順父母之色爲難與集注異但人子有和氣愉色自必能承順父母之色理則相通也又集注先生父兄也或謂本儀禮有司徹章鄭注云先生長兄弟也不知朱子實承用本節馬氏之舊注耳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問朱子中庸章句於知新云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此處則云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將溫故知新作弗說何居

答按此節舊注謂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矣邢疏謂舊所學者溫尋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本分兩層是溫故即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即日知其所亡也今集注但謂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改作弗說於題義未爲周到似當兼舊注與集注二義言之則可耳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問集注釋輗軏。用注疏舊說。謂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爲輗。似分橫木與軛爲二物矣。謂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爲軏。似指轅之上曲處爲軏矣。其說然否

答竊按大車有轅。小車亦有轅小車之轅亦名爲輈而轅各不同也。大車轅端有橫木卽車人所謂鬲者小車轅端亦有橫木卽輿人所謂衡者而橫木亦各不同也。蓋大車有兩轅。以兩轅夾一牛。故轅端但平直而不曲。小車秪一轅。以一轅居中駕兩服馬。故轅端必穹窿而上曲。此轅之不同也。大車兩轅端。有橫木連之以壓牛領。其橫木則彎曲。如今耕牛之有曲木也。考工記車人云鬲長六尺。先鄭曰。鬲謂轅端壓牛領者。蓋鬲則軛也。亦卽此之所謂輗也。故曰鬲曰軛曰輗。卽大車轅端之橫木。原非二物。彼乃云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則惑人甚矣。小車之轅穹窿上曲。而轅端之橫木名爲衡者。則平直而不曲。但其橫木下面向兩馬頸處。各有彎映如半月形。則名爲兩軛。左傳謂之兩鉤。卽此之所謂軏也。故曰軛曰鉤曰軏。卽指小車轅端橫木稍彎映以拘兩馬頸者而言。彼但云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則不分曉矣。此大車小車橫木之不同也

江慎修先生周禮疑義舉要有云。小車之衡當兩軛處。必有

鞏以承之。鞏之制雖不見經。但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鞏爲几。意其制有小木架。上斂下開。以草覆之。亦如今制。蓋馬與牛不同。牛可負軛引車。馬不能負衡引車。須以鞏覆于前。因以草束衡而連之。如今駕馬車亦必用鞏也

按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柏車羊車。鄭注羊車善也皆駕牛之大車也。輿人爲車有田車兵車乘車。棧車飾車皆乘車也皆駕馬之小車也。以轅言之。大車兩轅。各長二丈七尺。其出于牝服之前者。一丈四尺牝服卽車箱也其自車底而出于車尾之後者。共一丈三尺也。柏車之轅長一丈八尺。出于車前者九尺也。羊車之轅。出于車前者八尺五寸也。小車一轅。亦曰輈輈人爲輈及詩五楘梁輈卽此自車尾直貫軓前上穹爲轅至末下垂持衡以駕馬。其轅出軓前者十尺軓謂軾前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有奇。揉之爲十尺也。以轅端橫木言之。大車謂之鬲。小車謂之衡。鬲長六尺者。以轅內秪駕一牛也。衡長六尺六寸者。以轅下須駕兩服馬也。大車一牛當轅。若重載不能勝。其前及左右自可遞加數牛而以索屬之。小車二馬可駕。若加兩驂則爲駟。再加之則爲五爲六。如干旄詩所言

及書言馭六馬是也。至車之制度。略見後附錄鄉黨圖攷。

孔子謂季氏　二章

問　首節以舞佾罪季氏。次節以歌雍譏三家。豈舞佾爲季氏所獨與，又杜預以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服虔以每佾皆八人。果孰是歟。

答　每佾人數如其佾數。若士二佾止餘四人。豈復成舞。先儒如吳斗南毛西河辨之詳矣。　舞在堂下。歌在堂上。舞佾歌雍。是相連事。非舞佾爲季氏所獨也。三家皆桓公後。以季氏爲大宗。蓋別立桓公廟。廟則在季氏家。所謂三家之堂是也。

魯以天子之禮樂祭周公。其後于群公廟亦僭用之。故三家亦於桓公廟。公然舞佾歌雍。而首章獨罪季氏者。所以誅首惡也。若論宗法之正。則三家但當以季友爲大宗。至五世後尊爲太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季友即別子　本不當立桓公廟。所謂大夫不得祖諸侯也。故郊特牲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宗法詳後宗國魯先君一條

雍徹附考　小序雍詩。禘太祖也。毛傳以詩內烈考謂武王。鄭箋以皇考謂文王。王介甫則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皆依序說謂爲禘也。朱子於禘則主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出。獨以始祖配之。而此詩則有烈考皇考及文母所以不用序說或謂吉禘于文王亦與序指禘太祖者不合　故集傳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烈考皇考則俱指文王也。又攷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即雝詩也。亦名徹　然則此詩之作。莫詳所由。而其後遂通用爲天子宗廟祭畢而徹之樂歌歟。又仲尼燕居篇云。兩君相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即振鷺　是則諸侯享賓。亦用此詩以送賓客也。

與其易也寧戚

問　集注易治也。謂徒習喪禮之文也。然遍攷字書。無釋易爲

治者如何

答　字書未有釋易爲治者。惟趙岐孟子百畝之不易爲已憂。釋爲不易治。而於易其田疇。直注云易治也。此集注所本也。集注故引孟子曰易其田疇　外註又載范氏引檀弓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以證奢易則過於文之義。但按何注用包氏說易和易也。言禮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則上下句自是兩義。且檀弓所言。俱曰不若禮不足。故辭意本同。今夫子以奢與易分說。明有兩義。若如集

注所釋易字仍是與其奢也之意則上句禮字原係包舉又何必抽出喪禮另曰與其易也乎竊謂趙氏於易其田疇訓易爲治乃芟治之義按檀弓易墓非古也鄭注易爲芟治言芟除草木也（孟子云易其田疇亦此義）是訓易爲芟治今欲借爲喪禮文飾之解亦訓易爲治於義乖矣鄙意据檀弓徐君使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邾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孔疏謂易爲簡易于猶迂也此處與其易也亦當從簡易之訓蓋林放問禮之本原爲目擊當時行禮之失而發想春秋時古意寖衰其於他禮俱以奢侈爲尚

而於喪禮則以簡易爲尚如麤衰疏食以迄祥禫之制皆弗能如禮故夫子大林放之問而因以警世曰凡禮與其失之奢也寧儉喪禮與其失之簡易也寧戚此救時之論也其於儉戚爲禮之本之意亦未始不合耳然則此句釋易爲治但當從鄭氏芟治之訓言今人于喪禮除繁重而趨脫略正是簡易之弊若集註統謂奢易則過于文則不合古訓矣

揖讓而升下而飲

問古注以七字作一句讀又康成注射義以揖讓而升下五字爲句而飲字又一句集注以下而飲三字爲句則與禮文升飲不合毛西河非之又集注獨舉大射而言敢問何如

答射禮原當分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三層但以下而飲三字爲句按鄭注賓之初筵引此亦云下而飲則集注亦有所本也揖讓之節鄉射與大射畧同集注沿邢疏特舉其重者言耳揖讓三層附考於後

按射耦必二人人必四矢儀禮大射上耦出次西面揖（次者以帷爲之射則有次）大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上射升堂少左（讓也）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物者射時所立之地）及物揖視侯中合足而俟凡有七揖此

揖讓而升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並行上射于左又與升射者交於階前相揖適次反位此揖讓而下也至升飲司射命設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降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作猶使也）一耦出揖如升射儀及階勝者先升袒決遂執張弓升堂少右不勝者脫決拾執弛弓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又與升飲者交于階前相揖適次此揖讓而飲也（若君與公卿大夫不勝其飲射爲禮與此稍異）

蓋大射皆先行燕禮。射畢。乃徹俎安燕。行無算爵及樂。鄉射皆先行鄉飲酒禮。射畢。乃行旅酬及無算爵無算樂。射凡三次。初射。衆耦未射。不計勝負。故不釋算。三射。用樂射。射法不合鼓節。則不釋算。惟再射。則釋獲者執鹿中。每中釋一算。以俟射畢視算孰賢耳。釋獲者掾算計數之人也鹿中者刻爲獸形所以盛算算即籌也

飲罰之禮。分賓黨主黨。凡射者處不勝黨中。雖中多亦受罰。若處勝黨中。雖中少亦不罰。但大射爲將祭擇士之射。其中多者雖因處不勝黨而受罰。仍得與於祭。中少者雖因處勝黨而不罰。仍不與于祭。蓋飲罰以一黨爲勝負。助祭則論一身之藝也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

婺源戴大昌斗源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　章

問　集注釋繪事後素。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采色。故主楊龜山引禮器白受采之說。但又沿古注引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功。按考工記語。本謂素爲白采。乃五采之一也。後素者謂恐其漬汚。故後于他采而施之。非謂後於素也。素即是絢。禮即是素。此孔鄭之說。近人多用以駁朱子。其說如何

答　竊謂素字有二義。有主白采言者。如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是也。有主素地言者。如墨子悲素絲是也。今按詩素以爲絢句。若從古注解素爲白采。是謂傅粉以爲美色。乃婦女常態。何至子夏尙不喻其解乎。惟詩句素字。是指言本質之美。素以爲絢。謂其本色自美。不須粉飾。猶詩言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髲也即釆藂被之僮僮亦如李詩天然去雕飾是也。子夏謂詩以素爲絢。恐教人以徒恃生質之美。不加人功。有害於儒者學問之事。故舉而問之。夫子答以繪事後素。謂必有本然之質而後可加人事。爲詩詞申出一義。子夏所因有禮後之悟。正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如此則素乃指倩盼之美

質。而繪事乃喻粉黛簪珥衣裳之裝飾。方與詩詞闕食。則此章必當如集注有素地而後加采色之解也。若如古注以素爲采色。而禮後即是後素。則詩句素字果何所指。豈人之裝飾。亦必先施他采而後加白采乎。是不可通矣。鄭氏牽合考工慌解此章。朱子既主龜山之說。不當兼引考工（慌解考工則原于王荆公）若毛西河戴東原復据考工以攻朱子。殆所謂不可與言詩也已

禘

問　賈逵劉歆杜預孔穎達等謂禘即祫。惟鄭康成以禘爲祭

感生帝。蓋即祭天也。迨唐人趙伯循始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獨以始祖配。集註從之。近人多疑其說爲無所本。何如

答　鄭康成謂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昊天於圜丘曰禘。而王肅則言郊即圜丘也。若禘則宗廟五年祭之名。是不以禘爲圜丘之祭而以爲宗廟之祭。其說由來久矣。若趙伯循之說則緣大傳及喪小記俱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大夫士得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太祖。則王者自當更推而上之。等殺然也。又祭法明言殷人周人俱禘嚳。亦以世本史記俱謂稷契爲帝嚳之子。此皆趙伯循之所本也。近人議之者多。而顧氏復初亦謂尚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而詩陳王業之所始。若七月生民思文之什。皆溯后稷而止。並無以稷配嚳之事。若魯言享祀之盛。莫備於閟宮。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群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尤無以周公配文王之事。極駁趙氏之說。而力主禘即祫之議。以爲一祭而有二名。謂兼羣廟之主。並祭及功臣。取證於左氏及周頌之雝。商頌長發二詩。大概與賈劉杜孔諸儒議論相同。然又著禘祭

感生帝說一篇。引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注所自出謂感生帝也。以爲極有所見。因言帝立子生商。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即感生帝也。以其無形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凭依於始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當大禘之時。始祖仍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是顧氏既專主禘即祫之說。而又附康成感生帝之說。欲將二說牽合爲一。亦未見其的矣。若趙伯循之說。雖未必確。而朱子獨遵用之者。按祭天地不祼。朱子或因章內有既灌而往句。故不主祭感生帝之說而取趙說與。（按康成論禘有二說。于祭法則曰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王肅已駁之。于大傳則以禘

所自出者感生帝也　謂世本史記並以帝嚳爲后稷之父。惟康成譙周等不以爲然。說詳稷契一條竊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必定屬太祖之父。蓋太祖以上有曾爲天子者。以世次既遠。故特設禘以追享之。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皆此義也。若必以所自出爲太祖之父。則虞夏祖顓頊。當禘昌意。不應越昌意而禘黃帝矣。故謂稷非嚳子則可。謂周非禘帝嚳。則未然也

禘之名亦通于時祭如春礿夏禘及春禘秋嘗及喪畢祔廟之祭如竹書吉禘于先王及春秋吉禘于莊公又魯禘謂由魯惠公徃請。或謂僖公始僭。先儒已有辨說

灌獻附考　按今人祭祀以酒沃地。即古灌地降神之意。但古是尸受之以灌地。故亦謂之灌尸。攷九獻之禮。大略分爲四節。祼尸有二。謂二始王與后各一朝踐有二。亦曰朝食王與后各一饋食有二。亦曰饋獻王與后各一酳尸有三王與后各一諸侯之爲賓者一是爲九獻。此後又有加爵。諸家之說皆同。獨陳氏据周官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諸侯一祼而酢。饗禮七獻。以爲祼不在獻禮之內。九獻則朝踐三。饋食三。酳尸三耳。馬氏通考並存之。竊按大行人所言。乃賓客之禮。非屬祭祀。若祭統言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祼。則祼固列

在獻禮之內矣

吾不與祭如不祭

問　韓昌黎解此節。謂夫子言已若不與其祭。則其祭必怠慢失禮而如不祭。是與禮器言季氏祭。逮闇而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同意。何如

答　昌黎以禘自既灌而徃至此節爲一章。其說亦未必然。不如依舊說証上如在意。較爲切至韓公謂逆祀失禮與孔說同

與其媚于奧　二句

問　何注用孔氏說。以奧比近臣。竈比執政。竈則賈自謂也。以

末節夫子所言天字喻人君。集注改爲奧比人君。竈比權臣。天即理也。何如

答　注疏謂媚于無事之近臣。不如媚于用事之執政。夫無事近臣。不如用事執政。自不消說。則於與其字寧字虛神不合矣。按自天子至于士。皆有五祀。而五祀中本無奧。惟曰戶曰門曰中霤曰井曰竈而已。蓋凡祭五祀者必先祭于其處。復迎其神至于奧而祭之。以西南隅爲室之尊處也。故曰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集注改爲奧喻人君。確切不易。以天字屬理。揔以媚則拂乎天理耳。論門正大。若毛西河極以天即理

也爲可駁未免拘文牽義又羅整庵謂奧乃室中深隱處賈謂媚奧殆指子見南子而言也夫子所謂天厭之蓋卽獲罪于天之意尤屬臆說

按五祀門戶中霤井竈見于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器同之故漢志一戶二霤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而無井康成傚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霤以季夏迨李林甫等修月令始復井而黜行

子入大廟　一節

問　先儒多有以太廟爲文王廟者又謂夫子因當時三家僭禮故於入廟每事辨問且自明其是禮何如

答　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蓋因魯以周公爲始祖故稱太廟而伯禽又始封之君不可同於親盡而祧故別立世室以祀之至春秋襄十二年傳臨于周廟杜預以爲文王之廟而不知周廟卽周公廟也卽如趙伯循以禘爲祭所自出之祖亦謂於周公廟設立文王之主而以周公退在南向配之非另有文王廟也　又孔子嘗爲委吏蓋若周禮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嘗爲乘田若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羊人凡祭祀飾羔及割羊牲登其首皆有事於宗廟此孔子少賤始仕時事故或人以鄹人之子稱之始入助祭敬謹詳問亦不必謂有譏諷也

鄹　左傳作郰人紇檀弓亦作郰父之母俱與論語鄹字不同或又以爲卽鄒不知鄒與郰字之異也鄒則別是一地周易萃彖曰聚以正也荀爽本聚作取惠氏九經古義

云古聚字或作取漢書五行志云取不逵兹謂不知注云取讀爲聚古文省按此則郰亦爲古文省也至鄒卽邾也爲今鄒縣郰爲今曲阜縣地雖相近實爲二地

射不主皮

問　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鄭注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不指鄉射論語集注釋主皮爲貫革故說者專指大射蓋亦據鄭以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若賓射燕射皆非皮侯也但鄭又言禮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則不主皮爲不必主於中耳集注以貫革釋之何歟

答此條據舊說有主皮之射。有不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蓋古者祭則必先獵取禽獸。獵畢。君每禽擇取三十。以餘獲陳於澤宮（澤宮近水澤而爲之故曰澤宮）然後卿大夫士相與射。凡田不得禽而射中者。則得禽。田雖得禽而射不中者。則不得禽。所謂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其射則無侯。但張獸皮。此主皮之射也。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即西郊虞庠）所謂天子將祭擇士之射。其士則諸侯歲貢於天子者也。張皮侯而棲鵠。則謂之大射（天子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熊侯豹侯卿大夫則麋侯疏云若虎侯以虎皮飾侯側其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麋等亦然）又有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射於朝。或諸侯自

相朝而射。謂之賓射。其侯但畫五采。以布爲之。又天子諸侯無事而燕賓客。或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於國。謂之燕射。其侯但畫獸。亦以布爲之。此大射賓射燕射三者。即鄭注謂貫其比禮比樂。不待中爲雋者也。此不主皮之射也。　又有試弓習武之射。亦於澤宮行之。周禮司弓矢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按甲革之革。乃犀兕及牛皮。與皮侯之皮及鵠所棲之皮不同。又質。正也。樹椹以爲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此則貫革之射也　此外又有鄉射。據鄭注謂所射亦布也。以故後儒於論語射不主皮。謂非鄉射。但今按鄭釋不

主皮爲不以中爲雋。核之經文。釋獲與否。緣于中與不中。志正體直。必于中鵠驗之。若第取比禮比樂而不以中爲雋。安用必于射觀德行乎。至集注以貫革釋主皮。則必指大射（惟大射張皮侯）若然則當將賓射燕射鄉射。皆守古道而不主皮。夫子亦何用慨歎。竊謂夫子此章。大概思古傷今。未必確指大射而言。蓋當時列國兵爭。安知禮射不皆主皮。且鄭言鄉射之侯用布。而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其三曰主皮。亦安見鄉射之必無皮乎。故知鄭謂不待中爲雋與集注云貫革者俱非是。惟鄭又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仍主于中。且

引書傳取餘獲陳于澤射中者則得禽一條以爲證（鄉射据禮注）此則主皮者。以其無侯。但張獸皮而主于中。非謂貫革也。不主皮者。不張獸皮。必張侯棲鵠而比禮比樂以主于中。非如鄭不以中爲雋也。向來說多含混。特爲正之（侯制詳後正鵠一條）

關雎

問關雎爲風首。而漢揚雄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言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之。讚曰此魯詩說也。又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

問𨤲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咏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是韓魯二家以爲刺詩。故漢末張超著誚青衣賦。則以關雎爲畢公所作以刺康王。亦主魯韓之說。其謂爲文王時詩者。則自毛鄭以來。俱以此詩係后妃自作。謂后妃思得淑女以共事君子也。至朱子乃以淑女指后妃。謂宮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孰爲是歟

答　以關雎爲刺康后詩。朱子嘗辨曰。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若如魯韓詩說。則儀禮非定於周公之手矣。豈周之盛時。初無鄉射燕飮房中之樂。而後世又必播其刺詩

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乎。竊謂魯韓二家之說。或其嘗曰詩人因康后晏起。用歌關雎之詩以儆戒之。故謂之刺。如伊尹述成湯以告太甲。周公述文武以戒成王。又如楚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以警楚靈王耳　至朱子以此詩爲宮人美后妃而作。推原其說。或因匡衡云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集傳引之以爲淑女必當指后妃也。要之匡衡此疏。乃因漢元帝寵愛傅昭儀。恐有奪后之事。故說此詩以爲諷諫。不必其果合詩旨也。若就二南詩而統論之。則謂后妃求淑女以共事君子者。似爲勝矣。蓋下二章葛覃卷耳。皆主后妃自作。又如樛木螽斯麟趾小星江有汜諸咏。皆謂后妃不妒忌。子孫衆多。而南國化之。則首篇正見自道其實。所以爲婦德之至盛而爲風化之原者也。故舊說謂賓祭之事。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則無以稱其職。毛鄭俱謂荇菜爲供祀事之物。猶召南之采蘋采蘩也。可見宦官宮妾。其地至近。治亂之源。實繫于此。后妃思得淑女。正猶文王愼選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耳。故南豐曾氏謂二南之業。本於文王。人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

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据此則關雎之旨。亦猶思齊之言刑於寡妻。書美釐降聿觀厥型。所以爲風首也。今若謂宮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則但爲歸美太姒矣。且次章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等語。似非妾媵輩所當形容。諸口（朱子反謂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能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異矣）前輩亦云文王未娶后妃時。安得預有妾媵在側。若謂王季宮人代世子致其哀樂。尤未合

哀公問社于宰我　一章

問　春秋正義言哀公問主于宰我。故以松以栢以栗。先儒皆謂指社主言。如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云虞主用桑

粿主用栗何休杜預即引論語此處作証其說然否又或以使民戰栗乃哀公之言故夫子責宰我悞對致啟時君殺伐之心又或謂哀公意欲去三桓故問社者問不用命戮于社之義宰我因以使民戰栗勸之夫子成事不說云云乃言三桓之勢已成矣不可咎其既往也如何

答　古者立社不屋故樹其土之所宜木以棲其神如櫟社枌榆社亦同此意且何義門讀書記載社主用石見于新唐書儒學傳中卷張齊賢所議蓋亦以社無屋故社主不可用木也則社主之說非矣　又以使民戰栗句爲哀公之言朱子語類已駁正之矣至謂哀公宰我問答俱意在欲去三桓而夫子因以成事不說三語止之掾瓢家或揩以立異則可要于書義無當也

附攷史記言宰予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按內外傳無宰予與田常作亂之事但有闞止字子我爲田常所殺因宰予亦字子我或誤云然索隱已辨之矣第即闞止亦簡公之黨非田常之黨史記之謬甚矣

三歸

問　包咸謂三歸是娶三姓女禮諸侯取三姓大夫取一姓謂大夫雖有妾媵而適妻則祗取一姓故耳按鮑彪注國策疏證甚明亦同此說漢公孫宏亦言管仲相齊桓娶三歸王厚齋所謂惟正已可以格君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是也朱子何獨不取

答　朱子語類曾論及之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獨取劉向說苑釋爲臺名惟黃氏日抄有云想是大爲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因以爲名歟此則如衛宣公築新臺後世魏武築銅雀臺方見其驕奢意似可叅用

有反坫

問　鄭注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集注因之鄉飲酒則尊于房戶間燕禮則尊于東楹之西若兩君敵體則尊於兩楹間故坫亦於兩楹之間在尊之南耳然坫乃累土爲之或疑兩楹之間豈可常設君黃氏日抄據逸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因謂兩君之好須設此外向之室使容其儀衛之衆則固非反爵之坫也敢問何如

答　坫有主累土而言者其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則在兩楹間用以反爵注謂兩君爲好也又云崇坫康圭坫則在堂下用以奠圭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固在堂下也又內則載庋食之制云士於坫坫則在房中用以庋食者鄭氏謂士卑不得

作閤但於房中爲坫也鄭于明堂位反坫出尊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及論語有反坫俱釋爲反爵之坫此集注所本也　坫又有主屏墻而言者許慎說文坫屏也逸周書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即說文屏也故黃東發據逸周書謂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于臺門之內故郊特牲雜記皆以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均爲宮室僭侈之事固不得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也二說不同今　此節反坫以樹塞門句推之則謂爲屏墻之坫亦通以西　之好句推之則謂爲反爵之坫較切但

坫本有二鄭氏概未論及屏墻之坫而黃氏又似以反坫更無反爵之解亦非矣　又爾雅垝謂之坫郭璞純謂之端按士虞禮苴茅之制僎于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于西坫南近于西坫興者爲既夕記設椸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近于奠者爲東坫此坫乃以堂隅言則與上二者不相涉也

始作翕如也

問　何注始作第曰始奏按康成註謂爲金奏其說如何

答　鄭謂始作爲金奏今攷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康成謂凡作樂必先擊鐘以均諸樂即鐘師所云是也又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云云賈疏謂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也此可知始作當指金奏而言矣孟子言金聲亦謂金奏　又集注翕合也按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注謂聲之陰陽各有合其大司樂賈疏亦謂凡聲皆以陽律爲之主以陰呂爲之合附載後此皆所謂翕如之義也又大司樂曰凡此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是知始而翕如及縱之則由純如皦如繹如以至於一成皆可得而言矣成者大司樂所謂變也自一變以至九變鄭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凡此皆言

祀神之樂也若享宴賓客之樂亦有金奏與夫九成之節並詳見下孟集大成一條汪氏雙池所釋大司樂一條亦附載集大成節當參閱

附載大司樂文并賈疏　經文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賈疏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謂子與丑合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謂寅與亥合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謂辰與酉合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謂午與未合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謂巳與申合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謂卯與戌合凡此六律六呂相配皆以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其曰奏曰歌者亦互文耳非謂此爲奏而彼爲歌也

子謂韶　節

問集注謂舜武其功一也故樂皆盡美至于盡善與否還重在德不同抑揖遜征誅之不同歟

答顧亭林先生論盡善與未盡善則獨主其功不同說据此可見樂以昭德尤以象功所謂功成作樂也舜以重華之化紹放勳之後恭己垂裳四方風動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其功獨盛千古武以末年受命承商辛淫酗餘風未殄當身尚未及漸仁摩義化洽天下較之阜財解慍之休自未能及斯則治功之不同故其樂有盡善未盡善之異耳若以德有性反之異故樂有不同則不盡然彼堯之德非不如舜而紹堯致治無爲之化惟舜爲然故于中天不稱堯樂而稱舜樂也文王之德近于性安更非不如武而三分有二化未洽于天下武周繼之然後大行是其功猶未及武之盛故于周亦不稱

文王之樂而稱武也至謂征誅不如揖遜說本孔注但禮器云禮時爲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夫子言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而稱武王爲善繼善述初非有不滿于武也夫子第就樂評論而又何必有譏貶本朝征誅之意哉且所謂未盡善者亦非全未善也夫子肝衡百代攷訂遺音獨舉此二樂形容歎美正其極推贊處後儒見其以韶武並論而謂武爲未盡善又見稱文王事殷爲至德此東坡所以遂有武王非聖人論也

朝聞道　節

問何注謂朝聞世之有道是就聖人望治平說集注改爲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則所云朝聞而夕可死豈不近於釋氏頓悟之學解脫之說耶

答何注須添世之有三字凡解說添字者無不可遷就其詞矣竊謂此節語意須從聖人望道未見心事領會故其平日嘗曰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曰默識不厭何有於我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蓋下學而上達自見得道無止境是以歎朝聞夕死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即文王誕登道岸而猶望道未見者也集注生順死安蓋本程子之

說深得聖人自責以勉人之旨矣。凡舊注每有未可從者。即如孟子言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何注云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也。其說迂曲。豈可從乎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問 夫子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以忠恕告門人。集注謂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其說何如

答 夫子告以一貫。設非曾子揭出忠恕。則當日師弟兩人默

契景象。豈不幾于釋氏秘傳心法者耶。不幾以一貫之旨。即爲不二法門耶。蓋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斯能貫通而無間。子貢問終身可行之道。夫子曰其恕乎。恕必由忠而出。所以子貢他日亦得與聞一貫也。今觀曾子之告門人。明言忠恕而已矣。集注既云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又曰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其或問亦有云。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不將使後之學者。尚疑一貫之旨。有非忠恕之所能盡耶。外注載程子曰。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忠恕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推程子之意。蓋以本句忠恕。與中庸違道不遠句之忠恕。微有分別。竊謂從學者初用力于忠恕言之。則與聖人有安勉之不同。若但就忠恕二字言之。則固徹上徹下。初無分別也

顧氏日知錄云。延平先生答問(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于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貫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知。姑

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旨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又云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然則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

道者言之也。即如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二乎

南容

問　南容名縚。一名适。亦作括。一名説。亦作閱。字子容。謚敬叔居南宫。即孟懿子之兄。果係一人歟

答　按家語以三復白圭為南宫縚之行。檀弓以縚妻為孔子兄女。與論語合。是南容原即縚也。左傳孟僖子屬説與何忌于夫子。杜注云。説南宫敬叔。僖子之子。是敬叔又名説也。迨鄭康成注檀弓。于南宫敬叔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閲也。而于

南宫縚亦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閲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由是遂合為一人矣。然攷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宫敬叔。顔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宫縚也。于敬叔則云南宫适也。是則分為二人也。又朱竹垞謂明末高郵夏宏基元闢撰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宫縚适括字子容者為一人。以仲孫説閱謚敬叔者又為一人。與顔師古所注互異。亦分為二人也。西河毛氏則云敬叔本公族。雖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祗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是毛西河亦謂為

二人。而以敬叔為孟僖子之子也。攷左傳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奔僖子。生懿子及南宫敬叔。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則敬叔為僖子之子明矣。然則南宫縚字子容者。乃孔子之弟子。以南宫為氏。非居南宫也。非孟僖子之子謚敬叔者也

無所取材

問　何注載鄭氏二説。其一謂無所取于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謂浮海之桴無從取其材木其一謂古字材哉同。故曰無所取哉。集注則謂材與裁同。古字借用。何如

答　謂無所取于桴材。是夫子復用戲言以明前言之為戲。未

免近纖。時文亦有用此解者若作無所取哉。亦是言子路之不能裁度事理耳。但謂古字材哉同。按二字本不同。惟材字係昨哉切哉字係祖才切。音相近耳。集注改為材與裁同。則得古人假借之義。且合夫子所云不知所以裁之語氣。自勝舊解

婺源戴大昌斗源

可使治其賦也

問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之法此鄉遂之兵爲一家而出一人若都鄙則用邱甸之法爲七家而出一人但都鄙之兵計一邱已備一乘而司馬法則必四邱爲甸始出一乘何也又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祇用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五百乘而千乘則已備六軍何也每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并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故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又車乘馬牛平時歸之民閒其果然乎

答其一爲教練之法故大國提封十萬井實出賦六萬四千井姑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可爲兵者有百二十八萬人平日四時講武則無人不使之知兵原不祇于千乘之七萬五千人所謂教練不厭其多者也　其一爲調撥之法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而三軍則祇用千乘之半亦姑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是十七次調撥方及一週也民生自二十以後六十以前其爲給役也僅矣所謂調撥不厭其少者也

計甸出車之法按班固言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爲

兵車一乘此六十四井之外旁加山川林麓三十六井爲無賦之地是爲一成而出一乘也成方十里由是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則提封萬井爲百乘之家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則爲諸侯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一封三百十六里有奇封十爲畿則爲天子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其說相沿已久乃毛西河則据昭五年左傳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也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六里中計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也竊謂晉自作州兵作三行作五軍以來其法屢變惡知其所謂縣者果即周禮四甸爲縣之縣乎且薳啟疆所言晉之車乘或詭以告楚靈非必實數夫古制六十四井方出一乘毛君好異第据此傳以謂一縣出一百乘計爲二井半而出一乘豈先王之法乎至車乘馬牛之數則李氏廉有云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夬非邱甸所出据此則知賦以足兵祇是收其征以備馬牛車乘供之在官耳或謂無事則散在民者非也

顧氏復初邱甲田賦論云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

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為邱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為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

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帥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為碎密之制特傅會司馬法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嘗攷左氏傳鄭莊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晉惠公禦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以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

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衛風有騋牝三千魯頌有駉駉牡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且即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既云馬牛供于邱甸矣而大司馬挍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軍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可見周禮一書有眞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也謹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為衡定之曰初稅畝加賦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吾與女弗如也

問 古注用包氏說本謂吾與女俱不如蓋勉子貢也集注何以釋與為許

答 非但古注作此解即論衡引此亦云吾與女俱不如也又曹操祭橋元文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賢注亦係引此語作證又陳耀文云鄭康成從馬融學融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弗如也亦係引用此語可見古人皆無釋與作許者矣

晝寢

問 梁武帝謂晝嘗作畫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

離婁土之墻不可圬昌黎筆解亦云晝爲畫字之誤若作偃
息夫子亦未深誅据此皆謂宰予僭制如管仲山節藻梲也
何如
答　君子莊敬自強聖門學者從事六藝無時以怠夫子責其
志昏氣惰意自明白固非如孟子宿于晝謂西南近邑者以
地名確據必當改作畫矣按史記樂毅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命還畫邑三十里無入括地志云畫卽戟里城故宿于晝晝當作畫、攷七經小傳謂寢指內寢非眠寢古者
君子不晝夜居于內晝居于內則問其疾宰予晝居內寢故
夫子責之總是求許不可從也

何以謂之文也
問　鄭夾漈謂古無諡桀紂皆名耳非諡也周人以諱事神始
立諡所以爲死者昭穆之辨初不爲善惡也先人之名且諱
況敢復加以惡諡乎故曰幽者幽隱之義以幽王被弑猶魯
隱公遇弑而諡曰隱蓋諱其事而傷之也厲亦美詞如子溫
而厲是也桓亦武毅之意如詩言桓桓武王及周之桓王齊
之桓公皆非惡名也靈亦神聖之稱如傳于周靈王則曰惟
有髭王生甚神聖是也又云仲尼謂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因問而卽其行事以釋之則當時初無諡法之書故

諡法之有惡乃後人之所設也其說然乎
答　鄭氏不信左傳孟子之言斯爲過矣蓋法有傳之久莫可
改者卽鄭氏諡畧第空持此議仍自立上中下諡法三條以
備典禮之用但其言命諡之義在於尊隆後世命諡文勝其
質每蹈斯弊惟春秋時列國諡法尚不如此附錄顧氏列國
諡法考一則
顧復初云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諡者惟魯衛晉齊四國
爲然然皆卿有諡而大夫無諡公族世卿有諡而庶姓無
諡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諡而臣無諡至

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諡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
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諡稱
也宋華元向戌無諡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後世不聞以
諡稱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
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宏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
武子賸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宏明之曰諡其餘則
無註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
之諡此第見于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諡者
最多篡弑之賊如魯共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

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謚而衛之史魚蘧伯玉無謚孔子大聖人亦無謚則以異姓非世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謚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晉有非公族而得謚者惟欒王鮒一人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邾之茅成子亦間有之

居蔡山節藻梲

問 包氏釋此節本分二事注疏依之鄭氏亦同其說（見宋本春秋疏）一是僭諸侯之禮以家不寶龜也一是僭天子廟飾之制以飾其居如管仲山節藻梲也集注改爲藏龜之室作一事言

何如

答 按左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杜註指居蔡山節藻梲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而本節集註亦引作虛器謂卽此事也西河毛氏則仍力主包氏原解極詆集注之非今按以山節藻梲爲卽藏龜之室說本出張横渠而朱子遵用之蓋以此爲諂瀆鬼神方鬭合譏其不知且仲使妾織蒲則節儉人也烏有奢汰而以天子廟飾自飾其居者乎竊謂仍以夫子之言證之乃知居蔡山節藻梲必爲一事而張子謂爲藏龜之室者則尚未分曉也據左傳夫子言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每句皆舉其一事不應作虛器句獨指居蔡節梲兩項而言而張子釋爲藏龜之室其語病在一室字試思特設一室以居此蔡雖使婦孺聞之亦屬可笑想仲當日必無此情事故其說亦難使人信也今玩夫子之言曰居蔡曰作虛器則所謂器者固非室也其制度必甚小不過如今廟中之神龕相似亦有節梲之類而因之刻山畫藻致其欽奉故不曰室而曰器卽所以居此蔡者也是龜藏於櫝櫝藏於器而器仍藏于室內（陳琳悼龜賦云山節藻梲既櫝且韞可証）蓋文仲以神道

事蔡故與縱逆祀祀爰居同爲三不知而此又言何如其知正足互相發明眞所謂夷諸聖言而自渙然冰釋者矣（傳云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謂弓也明堂位封父龜天子之器也陸司農注以繁弱卽蔡之别名）

莊十一年宋大水左傳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按臧孫達乃哀伯也林註因上文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誤以達卽文仲時文家多沿其誤附識于此

十室之邑

問 四井爲邑故熊安生謂邑必以三十二家爲定又何休以邑必八十戶今夫子乃言十室之邑何耶

答　按王制言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蓋謂民居必因地勢之環曲高平寬廣以制之。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所謂邑者卽今之村落也。故或數千室。或數百室。或數十室。皆無一定。夫子言十室之邑乃姑舉其最少者以語人耳。至四井爲邑。則是邱甸之法。核其成數以名之也

南面

問　堂上之向與室中不同。何與

答　古人以東向爲尊。不以南向爲尊。故廟制室中羣廟之主

皆東向。若太祖之主。平時東向。至郊禘大典。太祖則退居南向以配之。其明徵也。凡五祀皆迎神於奥以終祀事以奥坐西南隅而東向。爲室中之尊處。爲人子者居不主奥示不敢當尊也。若夫出明堂則南向者。乃取嚮明與萬物相見之義故說卦于相見乎離。爲特申其說。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古人君無坐見羣臣之禮。亦無不答拜其臣者。其于明堂則取南面而朝羣下。正是不敢自居東向之尊意。惟覲禮但行于臣而（臣北）而朝禮則下通于諸侯。蓋當依當宁。主皆南面。可知南向非尊。故諸侯亦得自相朝也。戰國及漢初去古未遠。尚知斯義。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向坐。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才至矣。鴻門宴。項王東向坐。亞父南向坐。韓信得廣武君。令東向坐而已西向事之。新序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等南面。昭奚恤自居西面。皆可証也。後世循習相沿日久。但知以南向爲尊。攷孔子廟像。漢晉以前皆東向。自唐開元廿七年始遷神于南面。寖失古制矣（布席之法亦有以西爲上以南爲上之異見席不正不坐條）

子華使於齊　節

問　德行諸賢而外。惟有若稱子。此節冉子請粟。或疑爲伯牛

然歟。又釜庾秉之數。舊說果合歟

答　屈翁山引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以證伯牛之不吝財。疑爲伯牛。全謝山則既引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亦以證冉有之不吝財而辨之矣。竊謂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亦一証也。且下論書冉子退朝則亦稱子也。攷史記弟子列傳直作冉有請粟。更足徵也

釜六斗四升。此據左傳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文。或據管子書謂當五區爲釜。所差亦僅一數耳。秉十六斛。五

秉或云八十石者米數也。或云十石者禾數也。冉子所與。主米數言。惟所謂斛。及十六斗曰庾者。則大可疑。按聘禮記十斗曰斛。而考工記豆實三而成㲉。㲉通斛注四升曰豆豆實三則斛受斗二升是斛一則十斗。一則斗二升也。又聘禮記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爲逾包注論語謂此即庾也。故謂庾十六斗。何晏注因之。而杜氏注左。賈公彥之疏禮並因之。但考工記庾實二㲉。鄭注讀如論語與之庾之庾又斛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是庾一則十六斗。一則二斗四升也。賈公彥因以爲庾有二法。而姜士均則主考工庾二斗四升之說。謂初非十六斗之籔。惟包氏誤以籔爲庾。致後人承訛踵謬。然即以庾非籔。而斛之數。兩處經文不同。終無以解。先儒于豆實三而成㲉。或易豆爲斗。然即以斗計。亦僅三斗爲斛耳。斛既不同。則云秉十六斛者。亦莫知適從矣。又按小爾雅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亦與十六斗曰庾之說同。然則賈謂庾有二法者。或以㮚氏爲量。乃煎金錫爲之。若陶人之庾。瓬人之㲉。與甗甑盆鬲皆瓦器。其法固有異歟。則斛亦有二法歟。

子謂仲弓曰　節

問　首句雖有曰字。但以犂牛喻其父。則似非面與言也。南軒謂雍嘗問焉知賢才而舉。故夫子教之用人不拘世類。據此則取喻犂牛之子。亦猶驥不稱其力。借以喻人才耳。其說何如

答　立論甚佳。但朱子謂此秖是要回護仲弓之父耳。竊按史記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故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云云。迨何晏注論語。始有父雖不善。不害于子之美之語。至邢疏直加以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集注因謂仲弓父賤而行惡也。今攷史記第云仲弓父賤人者。或因于門族单寒。曾執賤役。時人每以爲鄙。如後世拘于門第之見。故夫子特表而論之。以明父雖賤人。不足以累其子之美。並非言其父之行惡也。則貧賤何足病乎。又首句有曰字。朱子言以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推之。亦不必定是面與雍言爾。若王充論衡乃言仲弓父爲冉伯牛。謂犂牛即指其病癩而言。恐失之鑿矣

汶

問　汶水有二。又云汶水有五。何所辨與

答　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曾彥和云汶水有二。其出萊蕪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其出瑯琊朱虛縣東泰山。至安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青州之汶名爲東汶此節閔子

言在汶上閻百詩謂當指在徐州者以魯事也但按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鑿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其山東接益都西接章邱而北則接淄川縣界實跨青徐之境然則徐州之汶導源處猶在青域是以青州貢道浮于汶也至謂有五汶者即此徐州入濟之汶中流所經之處而別名焉者也元和志云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曰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酈注則無嬴汶而有小汶(源出宮山逕徂徠山又西入汶)胡朏明謂酈注爲是以今輿地言之徐州之汶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塡淤久矣

則史

問 集注云史掌文書似于文勝質意未覺貼切

答 若泥看掌文書三字便易混入孟子其文則史之史矣竊謂此節史字乃祝史之史以比文勝質者但習繁縟之節而昧誠實之意如樂記所謂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也朱子語類于此節有云史如周禮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按此則所謂掌文書者亦指制度文物言耳

觚

問 或曰木簡或曰酒器當何從

答 所謂木簡者古未有紙但書于木簡亦名爲觚故曰掭觚其制或方而濶或方而長即後世當未有規而爲圓者則此言觚不觚必爲酒器也以其形本有稜角而今則變而爲圜矣失其形矣又觚之制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而今觚乃大矣失其制矣分形制二義言之亦可

仁者雖告之曰 三句

問 集注謂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患害故有此問然與

答 觀宰我對哀公問社及問三年之喪固豁達之士也竊謂宰我設爲此問末句其從之也意固謂爲仁者豈可從井救人正欲以曉世之好仁而失之愚者也故夫子因其意而答之集注未免過淺視宰我矣

子見南子 節

問 集注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不知何據通證引春秋傳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以釋之或謂古者傳

贊爲臣。則稱其君曰君。稱君夫人曰小君。將有事于宗廟。君羣姓。夫人薦盎。夫子時仕于衞。將與之共宗廟之事。不可不見。或謂聘禮載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簋。魯衞兄弟也。君夫人得與外臣通問。諸説孰是

答　春秋傳大夫覿用幣。乃夫人始至之禮。未足爲證。其謂將與共事宗廟。故有見其小君之禮。但先儒攷定孔子此次適衞。在魯定公十四年。當衞靈之三十九年。並非仕于其國。至引聘禮爲証。夫子時更非奉命爲使臣也。且如諸説。則禮在所當見。子路亦何爲不悦乎。按史記但云孔子至衞。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向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據此子之見南子。則因其願見之誠乃孟子云交以道接以禮者。所謂迫斯可以見。正非不合于禮不由其道也。其曰予所否者。亦大概指言無不合于禮道之事以曉子路。固不必定依據古禮也

陳自明以南子爲南蒯。按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叛。孔子時方二十有一。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于情事未合。攷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顧亭林謂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衞南子之譌。可足証此矣

老彭

問　王弼以老爲老聃。彭爲彭祖。鄭康成以老爲老聃。彭爲彭咸。何注從包氏説專指彭祖。孰是

答　老彭商賢大夫。爲商守藏史。故竊比之。猶左邱明爲古之聞人而夫子自況也。若老子爲周柱下史。則夫子所曾問禮者。何得以同時人而與古人合稱之曰老彭。且問禮亦聖人博學好問。不過如問官于郯子。問琴於師襄而已。若莊子尊其師老子以抑孔子。其言原不足信

老彭姓籛名鏗呂氏春秋云老彭陸終氏之三子至殷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

左邱明孔安國謂爲魯太史葉夢得謂左傳爲左氏作國語爲左邱明作應劭謂邱姓爲左邱明之後朱子謂左氏爲左史倚相之後又朱竹垞以作左傳之左氏爲孔子弟子然則論語所稱左邱明固非作左傳者也

束脩

問　先儒多有釋束脩爲淑愼其躬者。又有謂束帶修飭。年十五以上也鄭康成説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壺脩一。是以束與脩分而爲二也。其説如何

答 今人修脩字多通用但按說文修飾也從彡部脩脯也從肉部義本不同故朱子用邢疏十脡脯之說毛西河毋駁集注而此條獨力主之且先儒說雖有異而意則相貫蓋自行束脩原卽潔已以進語意耳若唐六典所言是以脩與帛對非與束字對也

用之則行　三句

問 聖門明于出處大義者當不乏人何獨以此許顏子也

答 此節解義人皆知着眼兩則字而不知聖人相契尤在有是二字如行寶有物可行惟伊吕始可當之藏寶有物可藏

惟孔顏始可當之譬之大商大賈出而貿易則取諸宮中而不竭退則深藏若虛而已惟其實有是可行可藏之具故能用則行而舍則藏也此卽漆雕開自言斯未能信所謂斯者開隱見得有此全體大用在于意量間耳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苟不能求其志則但謂之閒民不可謂隱居也不能達其道則但謂之祿仕不可謂行義也蓋夫子所與回相賞者不僅在明于出處之義已也

按朱子語類有云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故曰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曰本領更全在無所繫累處又曰到無可奈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孔子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若聖人便不消得言命據此推之用則行所謂舍我其誰也舍則藏所謂樂在其中也此心脫然無所繫累故曰命不足道也

子行三軍節　集注沿用孔注見孔子獨美顏淵何義門謂子路自質所能不必牽連上節據此則下二節另為一

章可也

富而可求也　節

問 此節若解作設言夫子亦何必現身說法謂雖賤役亦所不辭乎

答 按古注用鄭氏曰富貴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吾亦為之邢疏謂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乃下士也據此則富可求謂無害於義者若夫子之為貧而仕嘗為委吏乘田是也其云如不可求者乃指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解自着實今集注用蘇氏楊氏之說專主

命言。則緣富不可求而從吾所好。非似夫子語氣矣

聞韶三月

問 夫子聞韶何至於三月猶忘肉味。且凡云三月者言其久也。豈一聞韶而遂久不知肉味乎。韓昌黎筆解以三月作音字。猶五十作卒也如何

答 以三月屬下句。便似偶一聞韶而遂至三月猶忘肉味。於情事爲未必然。今按何注用周氏說。謂聞習韶樂之美盛故忘於肉味也。又史記亦云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則夫子因聞韶樂而自學習其音節。至於三月之久。如與人歌而善。猶

必使反後和。涵泳歎淫液曲盡所長。況韶樂之盛乎。蓋惟知之深故能習之久。習之久。故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不然。聽古樂則惟恐臥。將有倦焉不能終日者矣

夫子爲衛君乎 章

問 衛輒拒父。是非顯然易見。乃賢如求賜尚疑而待折衷于夫子。至子路則并以身殉之而不悔也其故何居

答 晉納蒯聵之意非如莒之納小白于齊。秦之納重耳于晉。爲小白重耳計也是時晉方惡衛。乃挾蒯聵以與衛爲難也衛之臣民。以爲晉挾蒯聵則晉是衛之讐也蒯聵凴晉。則蒯聵卽衛之賊也。拒晉則不得不拒蒯聵。謂其得罪于父也拒蒯聵則不得不爲衛君。謂其受命王父也。蓋託于社稷爲重之見求賜是以疑而未決。迨賜進叩夷齊之怨與否。而夫子曰求仁得仁。而賜遂悟矣。何則夷齊但求其心之所安。而宗社棄之而不悔。至于國人或立其仲子。吾所不問也。衛輒亦但當求其心之所安。而宗社棄之而不悔至于國人或立公子郢。吾所不問也。衛人固當拒蒯聵。輒必不可以拒父使輒能如夷齊。計惟有逃而去之耳。竊謂此等事託于社稷爲重之說設非子貢一問。不惟衛輒是非迄無定論。卽夷齊之事

亦歷千載而尚未能決矣。乃攷公羊此傳。猶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傳。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子稱子夏門人。皆以衛輒拒父爲當。此則其顯悖聖人者。若孟子答桃應問瞽瞍殺人。謂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可謂得夫子論夷齊之意矣。袁簡齋猶疑孟子言舜竊負而逃爲不切于情事。其亦未深究夫求仁得仁之說與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四

婺源戴大昌斗源

加我數年五十

問　古注謂易爲盡性至命之書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邢疏則謂此孔子四十七時也集注乃用元城劉氏加作假五十作卒之說何如

答　注疏之說未免着相故朱子改用劉說但劉氏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按何平叔作集解時諸家本具在並不言此經有異文何至宋時乃有別本後儒不能無疑至方潛夫周易時論則以大衍爲解謂五十者圖書之中生成之數也任釣臺附會其說言周公教人用九用六易之用也孔子示人以五以十易之本也此皆近于牽涉或謂五十學易乃言終身學易猶云舜五十而慕耳于義亦通又王肅詩傳有云古五字乂如七蓋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然則謂五十當作七十正與集註是時孔子年幾七十語意相合

學易

問　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所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惟變易爲著或謂易之字取象于日月或謂易之名取象于蜥蜴皆變易之義也然卦又有卦主卦體卦德卦位卦變夫子彖傳隨舉發明而卦變之說程朱二家不同孰爲愈與若歐陽公王景山疑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程沙隨李邦直朱新仲傳與卿疑序卦俱以爲非夫子所作然卦有相因有反對其義皆具于序卦中謂得非夫子之言與至以數言易者始于焦京而極于邵子以義理言易者始于王輔嗣而極于伊川迨朱子作本義與啓蒙乃兼程邵二說而並用之果有合與

答　謂易之字取于日月據路史發揮云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日而成艮爰退于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爲易謂取象蜥蜴者攷容齋隨筆云易者蠦蝘之名守宮是已亦名蜥蜴亦名蠑螈一物四名與龍通氣故能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以易名經取其變也但以此二說釋變易之義要不若程子謂之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爲合蓋夫子傳六十四彖獨于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用之大時之百千萬變無窮聖人所以學易者惟

其時而已矣

卦變之說具見程傳。而朱子卦變圖說。則又與程傳異。謂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按顧氏亭林曰。卦變之說。不始于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于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則當從程傳也。又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如蒙曰困蒙。履曰夬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噬嗑曰頤中有物。鼎曰鼎耳革。未濟曰震用伐鬼方之類甚多。皆以爲有卦變之象。惟江氏慎修則不主諸說。謂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即于反卦取之。如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說較直捷。按朱震已有是說　按反對之例。載于序卦。朱子云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爲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卽雜卦亦不出反對二例。惟大過以下不反對耳。徐揚貢曰上下經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有十八卦上經反對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下經反對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　讀書記謂序卦雜卦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卽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四卽夬之九三也。其辭皆曰臀無膚。未濟之九四卽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至康節伊川二君論易各分理數。朱子雖兼採之。而黄氏震所論則黜數而伸理。頗有合于聖人學易之旨。附錄于左

黄氏日抄云。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于辭以發理。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莫能相一。至朱子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謂易本爲卜筮

而作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備於象數猶有闕其辭義精覈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朱子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為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專主乎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為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于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為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為伏羲先天之卦位以離為東以坎為西兌巽為東南西南震艮為東北西北易之此章果有

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為之也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為先天耶圖方畫于康節何以明其為伏羲者耶夫先天為演數設也易于理與數固無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不傳今所存蓋空圖耳朱子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入卦近于附會穿鑿之說故必學如康節而後可倡言先天

之易學必如朱子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占以卜筮而未嘗闡以推步後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為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以易言數雖迥出漢人之上然學者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附錄二則

天祿識餘云洪容齋言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避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

險焉。蓋斧斤酖毒、每在于衽席杯觴之閒、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闞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尤不可不嚴焉。

日知錄云孔子論易。見于論語者加我數年及南人有言二章而已。記者于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以子所雅言一章。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之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有恒然後免于羞吝。故可以無大過

陳司敗

問何晏用孔氏說、司敗官名陳大夫。集注因之。謂陳國名。意亦謂陳大夫也。攷鄭注又謂司敗人名。齊大夫。何歟

答孔氏以爲陳大夫者。謂其稱陳司敗故耳。但攷史記田敬仲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按徐廣引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爲田氏、恭古讀陳如田、說文田陳也。齊陳氏後稱田氏、又呂覽不二篇云、陳駢貴齊。即田駢也、可知田陳相通。故史記於敬仲之子曰田穉。穉之子曰田湣。湣之子田文子須無、文子之子曰田桓子無宇。而論語左傳。則尚稱陳文子陳桓子也、此鄭氏所以謂司敗爲齊大夫陳氏也其以司敗爲人名者、或以齊固無此官名耳至孔鄭之說孰是孰非則莫可考、

君取於吳　二句

問司敗言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似明譏昭公自稱之也、孔穎達邢昺皆謂吳孟子之稱乃當時人言有如此者、何耶

答謂之孟子、是昭公自諱也。謂之吳孟子。則當時人言已有譏議之者。故司敗即舉此以爲口寔。其於本文語氣未始不合耳　按邢疏又有云、夫人始至必書於冊。其坊記言魯春

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蓋謂其不直書夫人姬氏至自吳。但書曰夫人至自吳而已。仲尼修春秋、全削其文。故經今無其事。此亦本坊記孔疏之說四書釋地極取之竊謂坊記此節固非如孔邢二君之解也。蓋經既無其文、記禮者安從而知之且意經當日書夫人始至。亦必有孟子二字以死曰孟子卒推之必非曰夫人至自吳也。但已刪莫可考。若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孟子卒想亦魯史舊文孔子因之二語連言明是但指哀十二年經書孟子卒一節言之。蓋謂言吳則著其爲姬姓。如當時人言所譏是也。今乃去吳字。但書曰孟子卒見

不著其惡儼若朱女子姓者矣至於夫人始至經所不書者記亦不必言也若如孔邢所解坊記之說則迂曲甚矣又朱子語類謂昭公娶同姓猶齊景公涕出而女于吳亦是迫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所言未必不切情事但孔子亦不得出諸口計惟有直受以爲過而不辭使司敗無可置喙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問　集注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夫聖者大而化之之名亦優游漸進俟其自化而已顏子且欲從末

由夫子又烏能以此誨人耶

答　竊謂此二句應分頂聖仁言蓋當時人皆以聖仁稱夫子故夫子辭不敢居若謂聖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則可謂云爾矣仁則吾豈敢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矣玩首句若聖與仁與字原分兩項呼起下文故子貢有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恰可爲此節注脚矣

泰伯　節

問　以天下讓夫子必有定論後人有主讓周者有主讓商者宜何從

答　此節注疏及史記鄭康成諸人之說皆主讓周原自至當不易朱子或問仍主讓周迨集註有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云云于是後人紛然力主讓商矣原朱子之意以夫子稱文王事殷爲至德而此亦以至德稱泰伯遂釋以爲讓商耳竊謂卽夷齊扣馬之心者朱子之臆度也與仲雍逃之荆蠻者泰伯之實事也蓋太王有翦商之志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伯默喻父意以避季歷故曰讓若商當時天下本其所有卽泰伯有不欲取殷之志何謂之讓故于周可以言讓于商不可以言讓也借使泰伯之意在于讓商則他日嗣位亦如文王

終身恪守臣節可耳何用逃之荆蠻哉卽謂不欲身任其事亦自逃之荆蠻可耳何用挾仲偕行哉或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豈非讓商乎不知顧氏補正釋泰伯不從本謂泰伯不在太王之側是以不嗣立非謂不從翦商之志也或又謂讓周則其事昭然共見何謂無得而稱不知當日因太王寢疾託于採藥而行鄭康成謂季歷訃之亦不奔喪既免喪後亦不來歸所以爲固遜能使季歷坦然受之無疑所謂其遜隱微無迹可見而謂民猶得而稱乎後儒尚論古人之事玩索聖人之言不務揣其切當但欲求之高深遂致衆口附會牢

不可破噫異矣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 章

問 曾子引戰兢詩詞。何第以手足之全勉弟子與

答 曾子之言。所謂不失其身而後能事其親也。蓋不僅在髮膚之無敢傷。而尤在踐履之無遺恨。即君子懷刑意也。若世之徒保其四體以沒齒者。殆皆罔之生也幸而免已矣 又洪容齋謂傳記載曾皙因參鉏菜誤傷瓜以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陷父于不義戒以參來勿納此事殊不足信

關雎之亂 耳哉

問 儀禮鄭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但合樂三終之說。賈疏與孔疏說各不同。宜何從歟。又南陔六笙詩篇亡。晉夏侯湛束晳曾補之。宋人謂此笙詩。有聲無詞。然與

答 歌樂之節。燕禮與鄉飲酒禮俱用之。樂凡四節。初工入升堂。歌鹿鳴之三爲三終。次則吹笙者入于堂下。吹南陔白華華黍亦三終。又次則堂上與堂下笙歌相間而作。工歌魚麗。則笙吹由庚。工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邱。工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是爲間歌三終。末則堂上堂下歌瑟笙磬並作。其詩用周南之首三篇與召南之首三篇。是爲合樂三終。儀禮賈疏

如是。即所謂關雎之亂。故樂至是乃洋洋盈耳也。孔疏却謂合樂者。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見鄉飲酒義 朱子儀禮通解正之曰。此當從賈疏堂上堂下合奏此六詩。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若如孔疏。依然是間歌。非合樂也。今陳氏集說仍采用孔疏。致令後人多沿其誤。且即此章洋洋盈耳句。亦無從徵其美盛矣

按鄭氏云。國語云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是升歌用頌也。又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升歌用大雅

也。燕禮升歌鹿鳴之三。是用小雅也。蓋升歌頌。則合大雅。升歌大雅。則合小雅。升歌小雅。則合鄉樂。此樂之差等也。惟享元侯及兩君相見。笙間之篇未聞 又升歌之前有納賓一節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若納賓之樂則同用肆夏按賈公彦謂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大夫不得用肆夏惟諸侯以上乃得用耳

謂南陔六詩本無辭者。自宋劉原父著其說。王伯厚朱晦翁俱依用之。而呂東萊詩記嚴華谷詩緝並疑其說爲不然。近西河毛氏亦云。古詩三百十一篇。因失此六篇。故但云三百五篇。則此六亡詩已明明在詩篇之數。又謂凡詩皆摘詩中

字以爲題假使無詩題將安出又謂籥箾笙管皆以被詩故
管詩則下管象是箾詩則見舞象箾是籥詩則以雅以南以
籥是豈有笙詩獨無詞者按此皆好爲攻辨者耳玆附錄黃
氏日抄一則于左

黄氏云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
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朱晦翁云
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
尤著今詩記詩緝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
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卽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是亡卽無字也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
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詩記之
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
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
歌乎故亡爲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
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
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
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愚謂
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其存者鹿鳴之詩
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
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於斯爲盛有婦人焉

問 講章以斯作周字解何如又劉原父謂予無臣母之義易
文母爲邑姜與古注不合或謂釋文及唐石經俱係予有亂
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原句本無臣字則
以文母與十亂之數固無臣母之嫌今作亂臣十人乃後世
因晉時僞大誓以益之耳又或云漢石經作有殷人焉謂膠
鬲也且可引起下節文王其說如何

答 斯字須指上亂臣十人不可卽作周字解記者所以特引
泰誓此句也至於斯爲盛凌君次仲謂自唐虞之際於斯而
又爲盛其說亦自直捷若依舊說則爲字當作尤字解矣
或以漢石經作有殷人焉謂膠鬲但今所存惟唐石經耳至
攷黃伯思東觀餘論及董逌廣川書跋洪适隸釋並載漢石
經論語遺字皆無此句果何所据況膠鬲雖爲文王所舉乃
舉之于殷耳並非爲周臣也(說詳膠鬲舉于魚鹽一條)馬氏以婦人爲文
母按舅殁則姑老祭且不與況武王末受命文母時年益高
則雖此句本無臣字亦難据此以文母與十亂之數第武之

十亂皆文所留貽。其主內治者。在文王時則爲太姒。在武王時則爲邑姜。于理亦圓

三分天下　節

問　春秋傳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兗冀尚屬紂耳。乃夫子亦言三分有二。豈文王果分據其土地乎。且上節言武王而此忽美文王事殷。語意似不相屬。集注謂與泰伯俱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豈言外有不滿于武王乎

答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係逸周書文在程典篇非夫子自撰也。至謂與上節似不相屬。不知武之臣。皆文之所貽。見周自文

王當日業已三分有二。天與人歸。乃猶不取而服事焉。迨至武王即位至十有三年。勢有不能挽留。是以孟津之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可知周非有利天下之心也。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不徒曰文王之德也。夫子所以稱武王爲善繼善述。豈有所不滿于武王哉　東注又載或謂三分以下另爲一章。則是專言文王。其說亦通。若或據謝文節公疊山謂武王既克殷。立武庚爲天子。仍自退居西伯之職。暨二叔以武庚叛。成王始滅之。而踐天子位。以爲武王亦終身事殷則與易言湯武革命。中庸言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不合。未可信也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九州。夏制也。冀雍豫幽營揚兗荆徐。爾雅九州。商制也。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幷。職方九州。周制也。三分有二。宜引商制爲說。紂都在豫。天子近圻。無遠屬牧伯之理。六州歸附。當析出豫言。書西伯戡黎。解者以西伯爲武王。亦以黎近帝都。文王時不宜稱兵也

而盡力乎溝洫

問　上文飲食與致孝鬼神。衣服與黻冕。意各相貫。此言盡力溝洫。似仍與菲飲食對。何以上句言卑宮室耶

答　溝洫固是田間水道。即孟子所云正經界者是也。竊謂此處應就禹爲民居立說。蓋當時洪水汎濫。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民無所安息。治水之法。須先疏通田間水道。使小水漸歸入大水。以達于江河耳。即虞書所云濬畎澮距川也。夫然後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惟其爲民居而盡力。正與卑宮室意相貫。故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但溝洫既修。便可教民播種。旱則豬之。潦則洩之。而田功永賴矣。攷地官遂人職。萬夫有川。人力所爲之川也。考工記匠人職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天作地成之川也。天作

地成之川。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而後有。自禹盡力溝洫。以人爲之川通焉。商周盛王皆因修其法。然後尺寸之流。莫不有所歸。迨乎井田旣廢。開阡陌而毀溝涂。以爲富強之奇計。數世以後。溝澮墊淤。大川汎濫。故農多蕪田。廬舍沉溺。乃秦變周法。釀成百世之大患也按盡力溝洫爲民居計陸氏稼書亦同此說

與仁

問 夫子言仁最多。即論語一書約四五十條。曷爲云罕言乎

答 夫子敎人多在躬行。五常乃日用當行之道。如何可罕言之。竊疑仁乃性字之訛。係筆畫脫誤耳。葢心性二字。聖人預防其漸。恐有如索隱行怪之徒。而托爲明心見性之說者矣。故論語中言心者。惟七十而從心所欲。其心三月不違仁。及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三語而已。言性者亦惟性相近而已。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所謂罕言也。若夫夫子贊易。繫辭說卦未嘗不言性命。而論語則記其罕言者。猶之贊易未嘗不言鬼神。而論語則謂怪力亂神。同爲夫子所不語也。是知罕言利。謹雜覇之術也。罕言命。遠術數之說也。罕言性。防虛無之旨也。葢垂敎之意嚴矣 或云與許也。貨殖者不受命。爲富者必不仁。利與二者正相反。故罕言者在

彼所與者在此也

按仁字多傳寫之訛。如易大傳何以守位曰仁呂氏從古本仁作人論語不知其仁仁誤作人見顧氏金石文字記井有仁焉劉氏謂仁當作人古之賢人也舊本人亦作仁仍舊貫魯論仍作仁仲弓問仁史記仁字作政

吾執御矣

問 夫子以執御自居。集注謂御爲人僕。所執尤卑。其說然與

答 夫子固是承之以謙。但專以所執尤卑意釋之。則未免淺視執御也。按曲禮疏。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俱係門弟子執御。周禮大僕戎僕等官。俱士大夫爲之。別有人牽馬駕車。而僕者旣知車事。故監駕也。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注謂僕與己敵體。則不受其綏也。況御居六藝之一。春秋時士大夫尙皆講習于射御之事。葢古之兵制。用車戰。不用騎戰。戎車之上三人。主帥居中。右爲攝戎。左則御者。勝負之數。所係甚重。詩曰戎車旣安。如輊如軒。又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言御者不一而足。左傳莊十年長勺之戰。曹劌以齊師轍亂而逐之。成二年鞌之戰。驂絓於木而止。哀二年鐵之戰。郵良曰兩靷將絕。吾能止之。諸如此類。其效可覩。苟不明于五馭之法。幾何不僨乃事耶。自

古以御擅名而神明其技者。如造父王良之徒。亦復寥寥。正未可易言也。否則似覺夫子與及門商量所執。全以謙抑虛詞解嘲而已

五御附一曰鳴和鸞。周禮保氏賈疏云。和在式。鸞在衡。韓詩所謂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二曰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三曰過君表。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槸。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四曰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也。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是也

子畏於匡

問　郲原有匡邑。莊子謂是宋地。據史記當是衛邑。朱子又曰適陳過匡。又似陳邑矣。如何

答　按定六年侵鄭取匡。往不假道于衛。蓋陽虎故使三桓得罪于隣國也。則匡本鄭鄶邑。虎必欲為晉取以釋鄭伐胥靡之憾。其時城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杜注匡鄭地是也。又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剋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是虎暴匡在定六年。至十五年夫子適陳過匡。亦適顏剋為御。而夫子又貌似陽虎。匡人遂因是而圍之也。按禮記檀弓疏顏剋作顏刻　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子路彈鋏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而圍解。竊按虎久事簡子。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為虎乎

先進篇吾以女為死矣。梁武帝韓文公俱謂吾以女為先矣。今按朱子語類有云。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為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今祇作死字說

固天縱之　節

問　集注。將殆也。若不敢知之辭。似于固字縱字神理不貫。何耶

答　漢應仲遠以固天縱之四字作一句。將聖又多能也作一句。全謝山極取之。頗于答太宰問詞。更覺醒切。今若仍舊解

以固天縱之將聖六字為句。則宜從孔注及邢疏以將作大字解。言天固縱以大聖之德而又多能耳。蓋爾雅釋詁將大也。安溪先生謂聖須貼仁義中正說。方能劃開多能界限

太宰　鄭邢皆以為吳。蓋據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子貢對與太宰嚭問答耳。洪興祖則以為宋。蓋據列子仲尼閒居篇。商太宰有孔邱聖者與之問。此集注所謂或吳或宋未可知也。閻百詩又据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于師。孔疏謂此與吳太宰名同而人異者。因謂注不當遺或陳二字。不知鄱陽洪氏謂嚭乃吳夫差之宰。而行人儀

乃陳臣。此節盍簡策互錯耳。足見集注之細

鳳

問　鳳卽朋字。以說文朋鵬皆古文鳳字也。其音義可有異同乎

答　說文鳳字註云。從鳥凡聲。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安寧。又朋鵬二字註云。卽古文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則鳳與朋鵬皆一字也。宋玉對楚王問。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云云。辛楣先生謂此與莊子逍遙游

篇其名為鵬一段正同。故鳳卽鵬也。竊按其音。鄭夾漈六書略。於朋字但注云音鳳。按徐鉉於說文鳳字註云馮貢切。則鳳讀去聲。而唐韻於朋字作步崩切。集韻於鵬字作蒲登切。則朋鵬皆讀平聲矣。徐鉉註說文本用孫愐唐韻。然於朋字下。則仍不引步崩切也。至按其義。說文鳳與鵬固有二解。攷釋文崔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据此則鵬但為古文鳳字。而其出為聖王之瑞者則鳳也。其飛有羣鳥從以萬數者則鵬也。當為二物矣

或問朋鵬皆古文鳳字。鳳旣讀去聲。則朋鵬豈當又讀平聲。不知字音展轉相承。有古今不同者。如予字訓我者讀平聲。訓與者讀上聲。廣韻分魚語兩韻。至今沿之。但按說文予推予也。別無兩訓。故徐鉉注余呂切。祇讀上聲。攷爾雅釋詁云賚貢錫畀予貺賜也。其又云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註予皆釋賜與陽注引魯詩陽如之何申公以陽為予巴濮之人猶自呼阿陽鄭漁仲注台朕陽予也謂我也。賚畀卜予也。謂與也。然雖謂有兩義而亦未注兩音。卽攷之於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訊予不顧。顛倒思予。楚詞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

兮愁予。凡此皆訓我而但讀上聲之明証。乃後人亦分入魚語二韻矣。是則同一予字。古但有一音。今可分平仄兩音。況鳳朋鵬古文秦篆本有分別。其轉而別讀平聲。又何怪乎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五

婺源戴大昌斗源

河圖

問　書顧命言天球河圖在東序。易大傳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亦謂河不出圖。則固有其圖也。希夷陳摶始出河洛二圖。謂爲八卦九疇之所本。其門人种放李漑並傳之。李漑則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而种放則傳李挺。挺傳周敦頤。敦頤傳邵雍。而其時劉牧與邵雍。于兩圖已各有異同矣。迨朱震始將二圖列于周易卦圖之首。則用劉牧

之說。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也。至朱子乃引蔡元定之說。謂自漢宋諸儒。皆是以十爲圖。以九爲書。乃以劉牧所傳河圖者爲洛書。洛書者爲河圖。至今相沿久矣。然元明諸儒亦有疑此二圖者。如俞氏謂古河圖與天球爲類。不過一玉石之玩耳。歸熙甫亦疑此圖非眞。近世西河毛氏則祖其說。極加排斥。謂繪圖點星。實始于陳摶。其河圖則竊鄭康成所注大衍之數而僞爲者也。洛書則竊後漢張衡傳及乾坤鑿度所載太乙下九宮之說而僞爲者也。并謂關朗易傳。則宋時阮逸所僞撰。其書稱朗受易于林嵠嶰。亦是以十爲圖。以九爲書。而朱子語類亦以是書爲僞託。則固不足據也。其說然歟

又邵子以離南坎北者謂爲後天八卦。乃文王所定。而別有乾南坤北者爲先天八卦圖。乃伏羲所定。然歟

答　孔安國謂龍馬負圖。伏羲則之以畫八卦。神龜負文。禹因第之以成九類。即九疇　劉歆亦宗其說。班固又云洪範自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皆洛書文。鄭康成注經。因謂河圖洛書皆龜龍啣負而出。又北齊盧辯注大戴明堂篇。有法龜文之說。後周時甄鸞注數術紀遺。有云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相合。故朱子據此因

斷以九爲洛書。而于大傳天一地二節。則亦釋爲言河圖也。西河毛氏謂漢人競言讖緯。有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眞鉤。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祕徵。河圖玉版。河圖八爻。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皆是書籍之類。並未有繪圖點星者。又謂康成注大傳河出圖洛出書。則引春秋緯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亦指文籍言也。因謂康成所注易大衍之數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

生土在中。然而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而大衍之數成焉。是陳摶卽竊此法。因以爲圖。康成之注本非河圖。而摶竊之以爲河圖者也。又謂張衡傳所稱律歷卦候。有劉熙註太乙下九宮。及乾坤鑿度所列陰陽十五之法（按易緯乾鑿度載有此法毛氏以爲乾坤鑿度者誤也）卽陳摶竊之以爲洛書者也。竊按孔安國劉歆班固鄭康成及盧辯甄鸞諸人之說。則皆陳摶之所依据。苐班固盧辯甄鸞等。祗有解說而未有圖。若圖則始于陳摶之所

造。西河之言。誠非謬矣。近時學者多踵此說。以爲河圖者。禮運與器車並舉。論語與鳳鳥同稱。不過一祥瑞之端。固非聖人則之以畫卦者也（班固謂洪範自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皆洛書文尤未可信）邵子康節亦謂先天八卦圖爲伏羲所定。因以天地定位節當之。尤不可信。聖人作易。祗有此離南坎北八卦方位。（卽帝出乎震節）卽伏羲所畫。別無兩個。葢帝出乎震一節。四正四維恰與一歲氣序相承之理。遞相配合。彼別造先天一圖。又謂先天不用。而以後天八卦爲用。甚屬支離。附錄先儒辯論二則

按邵子所傳先天卦圖。其時楊龜山答陳望中書。已深疑之。黃東發尤加辨駁。說已附載前學易一條後。玆節錄王庭相先天圖辨一則。其畧曰。羲皇至堯舜三代。幾萬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經。春秋至漢唐。幾千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傳。何至陳摶而始傳之。謂羲皇卦圖。鮮有傳授。而淪落於方伎之家。是何言之易耶。竊以神仙之伎。起于近代。春秋以前。尚未有此。不知圖在當時。又藏于何所。不過欲以圖附會于易。故爲是無所憑據之說。俾後人信之爾。或曰。說卦天地定位章。非伏羲所定乎。帝出乎震章。非文王所定乎。曰以歲時物理生成之序衍卦義也。則曰出震齊

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成艮。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曰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必然者。若曰天澤地水坎風山火。此成何理耶。且神妙萬物章。先以雷風火澤水艮爲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爲言。以爲義。又涉于支。以爲支。復涉于義。豈非自相雜亂矛盾乎。至此則先天後天之說不通矣。故本義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其義。亦不能爲辭也

節錄歸熙甫易圖辯論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

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益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圖。又塡圓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今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要非作易之本。故曰此邵子之學也。（三篇錄一）

附正毛氏西河所論九宮舊法之誤

竊按邵子所傳伏羲先天卦圖。及陳摶河洛二圖。自宋以

來。疑論者多。迨　國朝諸鉅公極加辨駁。斯足以破羣蒙矣。獨毛氏西河又議宋儒所演洪範皇極圖。以戴九當離右七當兌等。為沿于洛書之誤。與大戴明堂九室之制。及張衡九宮舊法俱相背。因謂大戴明堂九宮舊法。俱係南坤西巽。並非戴九當離右七當兌。則西河不自知其誤。至今亦未有揭明其誤者。是不可以不辯。蓋陳摶所畫洛書。西河本謂其出于張衡九宮之圖。原本于離南坎北八卦方位。（邵子所指為後天者）即大戴明堂九室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諸位。悉準諸此。皆是戴九當離。右七當兌巽四當東南。坤二當西南。而陳摶之洛書。則仿九宮而為之。故與離南坎北八卦方位無異。由今核之。震位正東。即洛書左三也。巽位東南。即洛書四肩也。（故巽為四）離位正南。即洛書戴九也。（故離為九）坤位西南。即洛書二肩也。（故坤為二）兌位正西。即洛書右七也。（故兌為七）乾位西北。即洛書六足也。坎位正北。即洛書履一也。艮位東北。即洛書八足也。（盧辯注明堂篇所以有法龜文之說）至宋儒演洪範皇極圖。又是依陳摶洛書而為之者。固與大戴明堂及九宮方位一毫不爽。此圖象之顯而易見者。今西河乃云九宮舊法乾坎艮震從西北至東用左旋

而巽離坤兌。從西至東南。則用右旋。以巧合于十五之數。故坤九在南。巽七在西。兌四在東南。離二在西南。并自繪圖于後。反譏宋儒以戴九當離。右七當兌。巽四當東南。坤二當西南者。與九宮舊法及明堂位南坤西巽之說。一概誤盡。并笑後之術家。尚襲其誤。以定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之說。乃千古長夜。入酒國而無一醒也。曾不思張衡九宮。及大戴明堂九室之制。其書其圖尚在。歷歷可証。九宮圖巽離坤兌。固與乾坎艮震同爲左旋。並非坤九在南。巽七在西。明堂圖亦非南坤西巽。是則西河不自知其入酒國

而未醒也。豈非所謂不知而作者乎

冕衣裳者　見冕者

問　或謂此與鄉黨見冕者。冕作免。謂袒免之服。與齊衰瞽者同可矜也。若冕服自大夫以上五十命爲大夫。與下文少字不貫。且亦未有平時燕居而被此冕服者。何從見之而作與趨乎

答　所謂冕衣裳者。不必見其被此服也。第其人已列爵命。子則見之而加敬焉。亦畏大人之意也。至春秋時大夫世家。固不必五十始爲大夫。況注云少字或作坐。謂雖坐必作。則亦無疑于少字不貫矣

子路使門人爲臣

問　使門人爲臣。集注謂使治其喪。夫使門人治喪。與使之爲臣而治喪。一也。子路何故必使門人爲臣乎。夫子又何遽以行詐欺天責之乎

答　使門人爲臣。固非使治喪之謂也。竊按鄭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邢疏謂行家臣之禮。蓋謂欲使門人行家臣喪服之禮也。蓋弟之子師。心喪三年。于禮無服。惟儀禮喪服篇家臣之于大夫。斬衰三年。經云公士大夫之衆臣。

爲其君布帶繩屨。注謂卿士大夫之宰老家相。是爲貴臣。于斬衰服無降。其餘衆臣雖亦服三年喪。但降其帶屨耳。子路以夫子嘗爲大夫。故使門人遵行家臣斬衰三年之制。意欲尊師。而不知已陷于詐。故夫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益深責之也。末節謂與其居官而有家臣持三年之服。何如二三子之心喪爲情眞誼切。故孔注釋大葬句。爲君臣禮葬。亦謂臣持君服之禮耳。覩于他日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檀弓所載此事。正足爲此章相發

明者也。集注因末節云云。而釋爲家臣治其喪。殆未深究古注之說。

子貢曰有美玉 章

問 子貢本知夫子意在于沽。韞匵句祇陪說耳。求善賈三字亦非有意迫夫子。言待賈始覺其有語病。何如

答 子貢以夫子終日皇皇周流。似非欲藏。而所至落落難合。又似不欲沽。未免藏沽兩不分明。因借美玉爲喻。故不徒曰藏。而藏則當韞匵。言入山宜深也。不徒曰沽。而沽則當求善賈。言委蛇求濟也。集注所謂設此二端以問。要非以藏陪說。

而着眼尤在韞匵求善賈。亦不得謂求字爲無意也。夫子兩言沽之哉。是答他並無藏意。待賈則明斥他求字之謬耳。

然後樂正 二句

問 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其說何如

答 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如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也。故詩三百篇皆可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後。則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詞而與徒詩無別。不知古時詩與樂本合一也。左傳大夫聘享賦詩。率斷章取義以寓己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惟儀禮所載鄉飲酒燕射工歌間歌之節。及左傳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樂。則專有其詩。然今攷其詩。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用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周先王之詩也。而兩君相見用之。觀此誠有如鄭康成上取下就之義。正非謂鄉飲必歌伐木行葦。射禮必歌車攻吉日。天子享元侯必歌蓼蕭湛露諸篇。此則樂之可以通用。而非不得其所之謂也。若詩樂得所。則全氏謝山曰。正

詩乃正樂中事。益正樂非一端。有正其僭者。如諸侯不得用宮縣。大夫不得用曲縣。及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合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伶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分據是也。而最重者在雅頌之失所。其論可謂覈矣。益失所者。殘闕失次之所由致也。按石林葉氏之言曰。季札觀樂不但

十五國風與其次第而以小雅爲周德之衰以大雅爲文王之德其所謂小雅皆變雅也大雅皆正雅也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也則知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若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孔子旣刪詩之序也據此則當日雅頌之失次可知也又按魯語正考父較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至孔子錄詩而商頌僅存五篇而已觀商頌之有亡佚則當日周詩之有殘缺可知也自非聖人孰能正之哉

苗而不秀　節

問　古注言萬物者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邢疏因謂此章亦以顏回早卒故痛惜之爲作譬也

答　舊說謂承上章爲顏子惜語氣極有神味集注謂喻學不至於成則又假爲下後生可畏章緣起各有意義不相妨也

後生可畏　二句

問　來者之不如今集注用邢疏謂焉知其將來之道德不如我之今日乎但夫子口中本無我字似須以今字貼夫子自謂矣或又謂安知其將來不果如我今日之期望乎其說何如

答　邢疏之說則次句必須添出我字方合竊謂首句非苐謂其年富力強而以爲可畏也當指後生之聰明特出如云生而岐嶷此乃後生之可畏者由其今日之可畏預卜後日之可畏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迨長而不學老而無聞方惜其不足畏葢世恒有少稟異質而蹉跎無成者夫子所以警之故首句須畧就後生之美質者言猶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非謂盡人皆有忠信之美質也　國朝頒行日講四書解義其釋此章則云焉知其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可

謂直捷固非解作不如我之今日而亦不必謂果如我今日之期望耳

而無聞焉　或謂聞字當如王陽明釋爲有聞乎道不當但就名譽著聞說不知夫子爲後生說法可畏無聞第從淺近言之耳故邢疏亦釋爲令名無聞若必以聞字爲有語病則惡乎成名夫子亦未嘗諱言名也

唐棣之華　章

問　思人本有遠莫能致之時故講家于次節多主思理說何如

答　講章因集注有亦仁遠乎哉之意。故主思理、不知詩言思人。則夫子亦是言思人也。蓋人生不外倫常。雖所如不合。而眞情至性。自當終身固結莫解。如舜于田號泣。文王服事殷紂、推之夫婦兄弟朋友、莫不皆然。須、如小弁綠衣等詩。方見思慕到底。不以其弗能挽回而遂置之不思耳。今是詩直誘之室遠。故夫子折之曰未之思也、若謂夫子是另言思理。則此章何用引唐棣詩詞于前哉　附考古注以此章合上可與共學節爲一章以詩偏其反而句貼權字下二句謂喻人之思權而不能至者其道遠也

按爾雅唐棣栘。注樹似白楊、常棣棣。注郁李也、又李氏樗

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則爾雅所謂栘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與采薇詩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朱子詩傳。於何彼穠矣及常棣章。亦皆據爾雅分疏、今此處集注、則云唐棣郁李也、是誤混二者爲一矣。但攷陸璣有云。唐棣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集注之說。或本此歟　又詩鄂不韡韡、朱子釋鄂爲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鄭康成則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按左傳棠之戰。三周華不注、杜云華不注山名。正字通不讀如趺、蓋因華跗、而比擬之、則鄭說爲可從

立不中門

問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鄭注謂臣統於君。闑門橛也。孔疏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士是臣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鄭注此謂兩君相見也。孔疏闑即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即門之兩旁長木也。謂門只有一闑。而以棖闑之中央爲門中。若兩君相見、君由門右扉之中。賓由門左扉之中。上擯從主君後。稍近西而拂闑。上介從賓後、稍近東而拂闑、次擯次介皆大夫。各當其君後。在棖

闑之中央。末介皆士。各自拂棖。但賈公彥儀禮疏、則謂門有東西兩闑。而以兩闑之間爲中央、如兩君相見、主出迎賓。則主君與賓。皆於兩闑之內。分東西並行而入、上介則於西闑之外。上擯則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則中棖與闑之間末介末擯。各自拂棖、二說不同、江氏鄉黨圖攷、則主孔而非賈、果孰是歟

答　若如孔疏以中門專爲右扉棖與闑之中。按玉藻賓入不中門。而兩君相見之時、大夫中棖與闑之間。豈次擯次介獨當中門乎、且人君平時出入、何故不由兩扉之中、而必偏於

右扉之中乎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則云二說未知孰是周氏理衷亦疑賈謂有兩闑者得之但按玉藻又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詳其文義則似祇有一闑又曲禮鄭注由闑右者臣統於君則知君出入固常由右扉也且孔疏本据崔氏皇氏之說而賈疏則屬臆見固難從也右扉皆就東扉言饒氏謂人君出時則以東扉爲右入則以西扉爲右者非是

上如揖下如授

問　既曰平衡何復言上下且既曰揖與授自有高低之分安得爲平衡乎或謂公圭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魯侯爵其圭七寸上下以圭之首末言正見其執時手與心齊也其說如何

答　集注謂高不過揖卑不過授固覺未確今以上下指圭之首末亦自可通但曰如揖如授必須切手容言方爲妥協竊謂執國君之器則平衡禮有明文凡爲使臣皆知之葢凡鄉黨所記夫子容貌必以有異于人而記之也今按儀禮聘禮篇賓及廟門立接西塾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賓入門左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然後賓升及賓致命公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然後賓降則賓之致玉與君之受玉皆于堂

上將事是賓固有升階降階之節矣葢夫子自入廟門至于階其時手容平衡固無異于人也惟當升階之時既鞠躬而兩手又不能摳衣故稍高其手使足不躡衣以防傾跌手容則如揖也迨既致玉于君而降階則無用平衡而夫子但微俯其手故曰如授猶上章沒階趨翼如也不遽垂其手耳上下俱指當階時言其時因心作則隨地制宜則禮經之所無而聖人之所異也故記之

憶弱冠時値學使觀風係此二句題余文作如是解後來閱何注用鄭氏說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邢疏謂授玉宜敬故上如揖既授玉而降雖不執圭猶如授玉時不敢忘禮也據此則上句指授玉于君言下句亦指降階言與鄙意相彷而小異其釋授字較有着落耳迨檢朱子語類則謂下階已不復執圭故改爲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之解要知古注原非以下如授謂圭仍在手也

當暑袗絺綌　二節

問　孔安國謂表而出之加上衣也故注疏皆以表爲在絺綌之外以出之爲出門集註則改爲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于外江君鄉黨圖攷仍依舊解爲之說果何如耶又緇衣節

賈疏云。裼者謂開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而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孔疏云。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也。又云。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孔疏似覺騎墻。吳草廬則言直其領而露裼衣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謂之襲。近時江君愼修始據士喪禮云。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謂凡言裼者。皆開出上服前衿而袒出左袖也。而汪雙池（紱）則以左袒其外衣。如釋氏之着偏衫。必無此禮。因謂經言裼裘不言裼衣。襲裼皆以裘爲主。葢衣掩中衣之領。又放其長尺之袂。則裘色不見于外。是襲而充美也。開其中衣之領。又捲

其掩尺之袖則見其裘之色。是裼而見美也。吾鄉兩先生之論各不同。竊謂汪君以見美主裘色言。則於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以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必覆之者。裘褻也。與此義適相反矣。且如汪說。則袒襲但主冬時有裘而言耳。若據鄭注。則見美仍是但言裼衣也。今合諸說而參詳之裼襲固不以寒暑而異。裼之見美。仍主裼衣。不主裘言。惟中衣與裼衣雖是同物。而稱名則畧有別焉。按賈疏于冬則言裘上有裼衣。于夏則言絺綌之上有中衣。春秋二時。則言袷褶之上加以中衣。是冬則云裼衣。其三時但云中衣又玉

言衣以裼裘。欲其相稱。或謂中衣外加裘夏月則葛。裘葛之外加裼衣。或則謂中衣卽指裼衣也。或謂葛裘之外有裼衣。裼衣之外又有襲衣。或則謂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袒露裼衣則謂之裼。非別有襲衣也。至如何袒露裼衣之法。說各不同。孰爲是與

答　凡言中衣在裘葛之內。裘葛之外又有裼衣。此崔靈恩皇侃及孔疏之說也。其言裘葛之外有裼衣。裼衣之外又有襲衣者。亦孔疏之說也。皆考之不精。惟聘禮賈疏有云。凡服四時不同。如冬則襯身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

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則皮弁祭服之等也。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又有上服也。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言最爲明析。據此則中衣裼衣。原非二物。此節緇衣素衣黃衣。卽謂此也。後人好爲異說。反滋誤矣。若開出皮弁祭服之上服而露其中衣。則謂之裼。掩而不開則謂之襲。別無所謂襲衣也。孔疏裼衣之上又有襲衣。尤非矣

若如何袒裼之法。玉藻鄭注。袒而有衣曰裼。此但釋其別于肉袒耳。惟攷聘禮鄭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

溧凡言裘者。皆云某衣以裼之。故集注曰衣以裼裘。欲其相稱也。据此則其爲絺綌袷褶之時。但曰中衣。其爲被裘之時。則名裼衣。或同物而異名歟。又鄭注言禮裼者左。則亦以袒出左袖之說爲近

至孔注必表而出。謂加上衣。按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鄭注云二者形且褻。必當表之乃出。即是用孔注之說。此處緇言緇衣羔裘三項。吾郡金檠中先生云。明裘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裼也。論語于裘不言裼者。蒙上表而出之省文耳。据此則緇衣素衣黃衣。在裘外爲表。則上節表而出之。亦知屬絺綌外而言矣。此二節相連者。亦猶江君慎修云。紺緅皆赤黑之間色。君子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類而記之耳

必有寢衣　節

問　寢衣制度。當作何解。又或以此節可不必作錯簡。何如

答　集注謂齊別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其半蓋以覆足。如此制度。則寢時甚爲不便。故或謂衣則必有袂。長當作如字讀。言寢衣之長。但當一身之半耳。又按孔安國注寢衣謂如今之被。許氏說文亦云被寢衣名。據此則寢衣即被也。竊謂若如

集注不可解衣而寢以爲別有寢衣。則是與上文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同意。謂寢亦不欲見其體也。夫寢不欲見其體。聖人亦豈必致齊時爲然乎。則此節似不當作錯簡矣。若如孔注寢衣如今之被。則此節又必作錯簡。方爲合解。蓋人誰無被。惟夫子當致齊時。別有此長一身有半之被。亦猶齊之別有明衣。所以異於平日也。而毛氏西河第謂長一身有半。猶褻裘之短右袂。以其制度之異於人。故記之。若然則記者但云寢衣長一身有半可矣。何故云必有寢衣乎。必有云者。不常有之辭也。其特爲致齊而設可知矣

狐貉之厚以居

問　以居者。鄭注在家以接賓客。集注私居取其適體。初皆以別於上文緇衣節之爲禮服也。或謂居字非指衣服言。何如

答　按禮居不主奧。君子之居恒當戶。與論語居吾語女。居必遷坐。是以居指身之安坐而言多矣。則此句謂以狐貉之厚爲坐時所用之物。如今坐墊。於義亦通。又詩文茵暢轂。注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左傳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皆可証

齊必變食

問　注疏原以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共爲一節。而自不多食

句以上邢疏皆謂記夫子謹齊之事据此則齊固非不食酒肉矣迨朱子始分食不厭精以下至必齊如也另爲一節而齊必變食句則引莊子不飲酒不茹葷爲解議者以爲非儒者事朱竹垞亦謂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是齊日殺牲盛饌反有加矣故變食宜作有加饌意然否

答　鄭潛溪云齊不樂防散志也齊變食防滑精也王齊日三舉文誤耳蓋不舉也明齋王氏亦謂王齊日三舉當作不舉與下文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

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以類相從耳今按殺牲曰舉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一等謂當兩太牢然每歲當齊之日甚多豈齊日三舉遂供三太牢乎似未可信矣又注疏於不撤薑食句皆謂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撤則亦與朱子所引不茹葷之義相合而葷固非指肉也然則必變食句莫如孔注改常饌三字爲妙猶之明衣遷坐必易其故常以致潔耳至於食不厭精以下數節皆飲食之所宜謹者豈夫子於致齊時則然而平日則不須致謹乎朱子不從原本而另分之其義密矣

不時不食　鄭注謂非朝夕日中之時則不食不如集注承上數句皆指食物有傷於人意相聯貫耳

食不厭精　二句

問　毛西河引說文厭飽也足也謂饜而飫之也故集韻舊本引論語文皆作食不饜精膾不饜細謂不飽精不飽細也非解作厭惡去聲其說何如

答　此說雖與集注異却正看出聖人節飲食之意蓋常人于味之適口者未免飽飫聖人不然與下文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同義彼概說肉此說食膾不嫌犯複恰與節旨相應亦所

謂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食餲節謂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節謂不以嗜味而苟食此節則不以嗜味而飽食恐反致傷於人正謹身之道也若但作厭惡解則雖常人亦豈有厭惡之者若說非謂必欲如是是另轉一義亦非不厭二字本解矣

割不正不食　兩節

問　割正邢疏解爲禮有正數集注但謂割肉方正江氏慎修則據少牢饋食釋之孰爲愈歟又或以割不正節分屬俎豆二項肉雖多節分屬食燕二禮其說然歟

答 集注但近情事而已。江君據少牢饋食云。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以此釋割正固確。然饋食所言。係割心舌之法。非割肉之法。鄉黨所記。定指割肉。按古人親戚宴享。鼎俎之牲。解割皆有正數。邢疏所謂脊脅臂臑之屬是也。割不正是不合禮數。邢疏實爲核也。至于俎以載肉。豆雖非醬一端而統之以醬。食禮以飯爲主。燕禮以酒爲主。分屬四項。亦自典切。茲附攷各條于左

按解牲之法。有全脅謂全其牲體而升于俎。國語所謂郊

禘有全脅是也。又有房脅謂半解牲體而升于俎。國語所謂王公立飫則有房脅。左傳所謂享有體薦。毛詩所謂大房皆是也。此皆薦而不食者也。又有豚解。左肩右肩前足左髀右髀後足兩胉脇左右一脊脊骨共七體。禮運腥其俎。鄭注謂爲豚解者是也。此亦腥而不食者也。若可食者則爲體解。亦曰殽烝。亦曰折俎。前脛骨三肩臂臑後脛骨三肫胳觳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正脊之前則爲臉。亦謂之脰。肫之上則爲髀。共二十三體前後足共十二。脊骨三。左右脅共六。合臉與髀爲二十三故祭禮用體解者。見於特牲少牢二篇。而燕享用體解者。則

國語所謂親戚宴享。則有殽脅是也。鄉黨之割。定爲體解。

又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菹七醢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齊作齏。五齏者。一曰昌本。昌蒲根也。二曰脾析。牛百合也。三曰蜃。大蛤也。四曰豚拍。豕肩也。五曰深蒲。蒲始生者也。七菹者。韭也。菁也。茆也。葵也。芹也。箈也。筍也。七醢者。醓醢也。蠃醢也。蠯醢也。蚳醢也。魚醢也。兎醢也。鴈醢也。三臡者。麋臡也。鹿臡也。麇臡也。臡與醢皆肉醬。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以上諸物皆實於豆而陳之醯人掌共五齊七菹。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罋。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齏與菹有須醬者有須醯者。醢人所言則須醬也。醯人所言則須醯也按王之饋。醢醬六十。醯醬六十。故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罋也

食禮有二。大行人所言食禮。與儀禮公食大夫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會食。謂之燕食按儀禮公食大夫禮有正饌有賓祭豆間之正饌有加饌有賓祭豆間之加饌有侑幣有歸賓俎又有食上大夫之禮有致食禮又有大夫相食禮有大夫致食禮總之食禮有飯有殽。不奏樂。亦無獻酬之節。但用清酒截醬以爲酳。所重不在乎飲酒也

燕禮有四。見于儀禮。諸侯無事而燕其臣一也兼同姓異姓燕出聘而還之使臣二也。燕隣國來聘之臣三也。本國之臣勞于王事而燕之四也。葢燕則主乎飲酒。有殽無飯。折俎而食。行一獻禮畢。則奏樂。樂凡四節。工告樂備。乃立射人爲

司正以董威儀或射或不射亦無定皆脫屨升坐飲酒以至于醉所謂燕以示慈惠也（按饗食燕三禮惟饗最重其禮之隆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所謂饗以訓恭儉也）

蔬食菜羹　節

問　孔注疏食菜食也（疏蔬通用）瓜作如字讀集注俱不從何耶

答　孔謂菜食以蔬充食也與菜羹相犯複故集注釋爲麤飯即記所謂稷食菜羹也（月令鄭注又以草木之食爲蔬食）若瓜祭之說邢疏引玉藻唯水漿不祭及瓜祭上環以證孔注謂此三物雖薄亦祭祭則必敬甚爲雅切集注改從魯論瓜作必者或以瓜固非四時常有之物歟

席不正不坐

問　席不正邢疏亦解爲禮之正然歟

答　古人布席有以多寡爲禮者大射禮所謂公三重大夫再重是也有以所向爲禮者鄉飲酒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此禮食之席也若平時布席則曲禮所云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蓋坐在陽則尚左（北鄉者坐在陽其左在西西鄉者坐在陽其左在南）坐在陰則尚右（南鄉者坐在陰其右在西東鄉者坐在陰其右在南）可知古人布席無論虛坐實坐皆有精意於其間或當時偶有不能如禮意者故夫子爲其不合禮之正必正之而後坐也若謂但指席之不正言此則非禮之顯然者雖常人亦必正之而後坐也觀曲禮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則知固無不正之席也（江愼修云布席之法以西爲上者統于與也以南爲上者統于堂也）

鄉飲酒禮附考

鄉飲之禮有四一則鄉大夫賓賢能三年一行鄉大夫爲主人與鄉先生謀事（鄉先生即鄉中致仕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擇學士賢者使爲賓其次爲介又次者爲衆賓即周禮三年大比以興賢能蓋先行鄉飲之禮而後升之也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而飲酒一歲再行春秋習射州長爲主人也四則黨正蜡祭而飲酒終歲一行黨正爲主人舊說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即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事也（州長黨正以士爲之）攷鄉飲之禮主人速賓賓及主人拜至盥洗獻賓設折俎牲用狗獻畢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遂獻介介酢主人主人不酬遂獻衆賓衆賓不酢獻畢奏樂四節即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是也奏樂畢立司正行旅酬旅酬畢徹俎脫屨升堂乃羞胾醢行無算

爵。作無算樂。賓出奏陔夏。明日賓拜謝。主拜賓之辱。按升堂必在徹俎後者蓋俎爲貴殺故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徹俎乃坐而安燕則其禮殺也

又鄉飲之次日。有息司正之禮。召先生君子致仕之老爲先生不仕者爲君子司正爲賓。賓介不與。祗用鄉樂。蓋燕非日執事之人也

式負版者

問　宋翟公巽謂此亦指喪服。蓋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以布爲之即服傳負廣出於適寸者是也鄭注負在背上適辟領也喪服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其說如何

答　上句既云凶服者式之。則何必抽出喪服負版一條另言之乎。此皆好異不可從也。蓋聖人憂民之心。對此負圖籍者自然流露。式而敬之。宜也。竊考夏時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其時九州人口。計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迨後諸侯相兼。迄湯受命。存者僅三千餘國。周武王定天下。凡千七百七十三國。方於塗山。十損其八。人衆之損亦如之。至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始復有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按周禮地官。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等職。皆須稽其人民之數。以起役而辨其施舍。故民數必歲獻于上。想春秋時賦役繁重。戶口凋殘。夫子對之。必有蒿目時艱不能自已者耳

按役法莫詳于周。小司徒會萬民之卒兩而用之。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蓋伍兩師軍之法。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徒役也。府吏胥徒之有其人。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鄉役也。司徒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族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年之豐歉以行復役之法。此皆所謂力任之征也

入太廟每事問

四書中有先後重見者。古本俱有注疏。或謂惟中庸問政章禮所生也句下。有在下位三句。當係衍文。其餘俱不當

云重出竊謂鄉黨一篇記夫子言動不厭詳細惟此入太廟每事問二語尤不可以重出目之附考于此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六

婺源戴大昌斗源

鄉黨全篇

問江慎修先生鄉黨圖考一書辨證詳明傳播四方久矣而閩中黃雲石先生名守傑復有纂輯小本共二十六條亦名曰鄉黨考並各繪圖於前其著論可相仿與

答觀黃氏雲石纂輯鄉黨考並所繪圖採摭雖多然皆尚沿舊解令人蒙混與江氏鄉黨圖考一書迥不相侔試畧舉而言之如黃君于使擯章趨進一條尚謂在入廟門時不知就既入廟相禮言公門章尚以燕朝即內朝非異姓之臣所得入而所繪治朝外朝之圖俱有東西階不知惟燕朝有階故云升堂也復其位亦不知即在燕朝堂下之位也執圭章亦未能辨正集注所引包咸命圭及鄭氏既聘而享用圭璧之說紺緅章不知詳考齊服爲元冠元端及孔氏誤以紺色爲元故以紺爲齊服又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爲緣而孔氏誤以五入之緅爲一染之縓故以緅爲練服之飾致集注亦承其訛耳緇衣句以朝服而兼祭服素衣句以聘問而兼視朔黃衣句是臘而非蜡三條頗能攷核而裼襲之制究屬騎墻帷裳

與非帷裳。制度亦未甚明析，至冕弁冠之制。三者各異，等級攸闢，冕制有五，上有覆板以垂前旒。而所繪圖但有弁冠而無冕。又爵弁韋弁皮弁。並未詳言所用冠以梁得名。冠圖謂之武，其所繪冠之形制。亦尚沿昔人之誤。如盡舉頭而蒙之也。又冕則有冕服，弁則有弁服，元冠則有元端服，尤未能一一辨別。吉月先視朔。則服皮弁服。繼而視朝則服朝服，夫子時已致仕。故不從視朔。亦未補出。至於車制，自曲禮孔疏不分明，後之繪圖者俱失其眞。車制前低後高，輿板之上。左右有輢，輢上有較，輿前有軾。輿自後升，輿後有簟茀，輿板之下。

後面有軫，前及左右三面皆有軓。軓皆有揜板亦曰陰板輿底有兩伏兔。駕時以衡軸。軸之兩頭。各接于轂以貫兩輪。又有輚木加于軸上。直入輿後之軫。駕時以鐵圖之輚之前端。則穹窿上曲而鉤衡木以駕服馬者也，此古之車制。今多不曉，黃君亦未能言之詳悉。所繪車圖。殊屬眛眛。觀其自序，固並未見愼修先生鄉黨圖考一書。茲恐鄉塾操觚之士。苦江氏之繁多，喜黃君之簡便。棄彼取此。指莠爲苗。其誤匪淺。因摘江氏鄉黨圖考之切要者，附錄一册以備覽焉

摘抄江氏鄉黨圖考祗依經文爲叙不照原本分類

上大夫下大夫

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三卿者，謂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而三卿亦分上中下三品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也。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爲小司馬也。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注云。上大夫曰卿也。疏云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

總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其執政一人爲上卿，如左傳杜洩之言，季孫恒爲司徒，叔孫恒爲司馬。孟孫恒爲司空，故三卿並將。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孔子爲司寇下大夫也。與上大夫言，與卿言。與下大夫言。與其同列言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還。皆書于經叔老叔肸孫聲伯之子襄十四年始見經盍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凡有按字者俱江眘齋先生之說

使擯　執圭

按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使擯章言賓不顧矣所謂賓者何耶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亦無他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曰聘使卿小聘曰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他國皆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于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小聘無享而有享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遞傳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者亦當時不能如禮也朝禮賓退主君車送三還三辭告辟聘禮送賓有賓不顧之文與此復命之詞相合

趨進考

按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而相禮攝相也亦猶夾谷之會重其知禮而使攝行相事耳蓋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進者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翼如者記其容耳俗解不知其義謂趨進在入門時夫君迎賓入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可用趨趨則過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以正其謬　又按大門外傳辭之時孔子仍是以大夫爲承擯故云左右手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也

入門過位升堂復位考　此條辨正甚繁因撿江君入公門全節題文自記録之

按諸侯三門三朝公門係庫門其庫門外名外朝天子有三槐九棘諸侯未必有槐棘其制度亦相仿惟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門外之朝非常朝之所也至庫門內不

庭。金非朝地。不得以朝言之。第二門名雉門。雉門兩旁設
兩觀。每月朔懸治象。是雉門內。名治朝。人君每日常朝之
所。左右有室。乃官府治事處。此朝亦係乎庭。羣臣卿大夫
士先入。君出路寢門外。當宁而立。與羣臣相揖。君便退入
路門內。朝所以治朝宁立之位爲虛位。其過位即是過此
虛位也。其路門亦名寢門。乃第三門。此門內名燕朝。即內
朝是也。此朝有堂有階。君圖宗人嘉會及燕饗羣臣議政
事。皆在此朝。故欲有議。則羣臣于治朝過位而入路寢門
內朝。升堂正是議政事時。凡大夫入路門內朝。位于在堂下

四書問答　卷六　六

中庭北面。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進言。乃升堂。
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受
命。或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其言出降一等。乃退而下堂。
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下階復位。即復其堂下中庭北
面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
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講家不考古人宮室之制。既不知
三朝唯路寢有堂。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又不善讀周禮
太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于是
以過位爲外朝。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庭。忽然有
堂有階。貽誤後學。因檢朱子語類此條。而詳解之。按入門先入庫門。次入雉門。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云。臣統于君。是君臣出入。皆由闑東。唯賓客由闑西。有謂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者。非也。立不中門。亦謂東扉之當中。士冠禮疏云。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階三等。
按古之八尺當今五尺。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
又按春官樂師鄭注。人君出入乘車。升車于路寢西階之
前。下車於阼階之前。鄭氏本之尚書大傳。益治朝與外朝
俱係平庭。故可乘車出入。使有九等七等階級。車豈能升
降乎。說者泥於燕朝與宗人圖嘉會之云。謂異姓之臣不
得入。不知儀禮燕禮篇。燕羣臣于寢。原不論同異姓也。若

四書問答　卷六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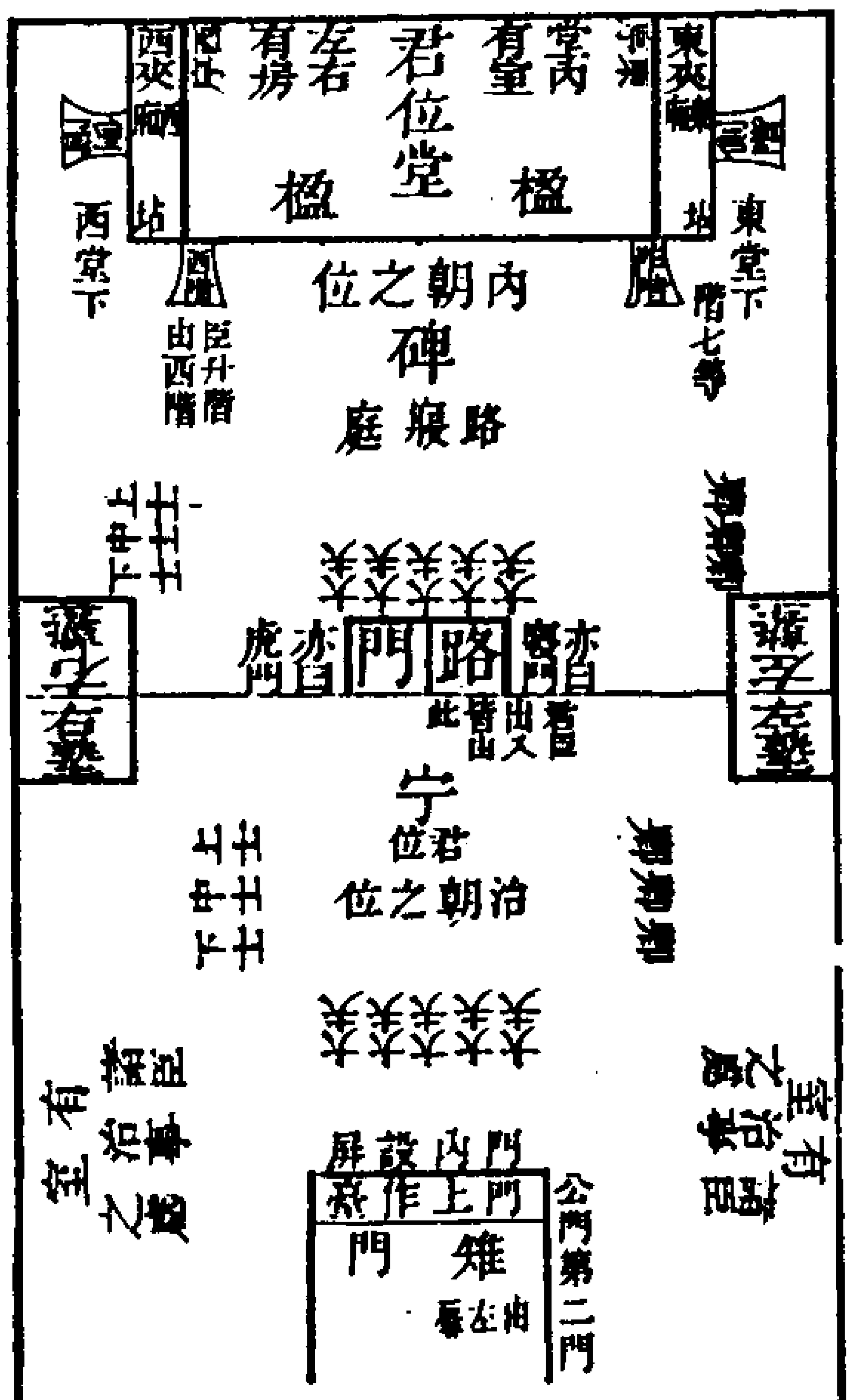
治朝。則君臣皆立。而不坐。非行燕之所

宁考

按宁有二。齊風俟我于著。著即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
兩塾間爲宁。鄭註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既省俟于宁。是
也。一是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
立處。門即路門。屏則設于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
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屏之內。路門之
外。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路門。而遠屏也。若李巡云。正門
內兩塾間曰宁。此是齊風之著。不當以解爾雅之宁也。又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孔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近應門則誤甚矣竊疑覲禮廟門外之屏惟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諸侯廟內亦無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唯爲諸侯言之門者路門屏者雉門內之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則遠矣釋宮云屏謂之樹郭注云小墻當門中也　外朝之地天子外朝在庫門外諸侯無明文蓋亦倣此平時臣民皆可往來以鄭康成朝士注爲正

諸侯治朝燕朝圖



執圭考

按包咸曰爲君使聘問隣國執持君之圭集注亦以諸侯命圭釋之誤矣五等諸侯命圭惟諸侯朝王及兩君相朝所用若遣臣出聘別有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是也邢疏亦知之而未能辨包注之誤按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及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注未及追改耳曲禮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按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也有藉謂璧琮加于束帛之上也凡兄弟婚姻之國聘享及其夫人不然則否聘于其君則用圭聘于夫人用璋禮畢則還之不受也

享禮考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合同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有庭實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　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耳鄭此注云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引小行人文不能

辨正集注亦承其誤又按鄉黨所記當是小聘小聘不享
而有享當時以玉帛爲禮尚多儀不能如禮制矣按聘享之儀君
既迎賓于大門內東行每門每曲揖至太祖廟之門君揖
入立中庭賓執圭主人三辭玉然後納賓賓入庭間與君
三揖階下三讓升堂致命公拜命
乃授玉降出乃行享禮其儀如初

私覿

按私覿之幣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
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謂從君朝鄰國而行
私覿爲非禮耳非謂其僭于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
按私覿之儀賓先以臣禮奉束錦乘馬由門右入奠幣再
拜稽首出擯者辭再以客禮見先陳庭實賓奉幣由門左
入揖讓如聘享升堂授幣降再
拜稽首君辭乃升成拜降出

紺緅考

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
色以爲飾衣緅者三年練服以爲飾故君子皆不以爲飾
按小祥練冠練中衣
疏云紺元色緅淺絳色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今孔
氏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
按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于紺君子飾必用正色如
深衣緣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素是也純衣之緣也即所謂飾不以紺
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謂其非正色也緅亦入
黑爲緇爲元齊服元冠元端而孔氏誤以紺色爲元矣邢疏
紺元色亦誤紺當爲四入元當爲六入
練衣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本以一染之縓爲
緣而孔氏誤以五入之緅爲一染之縓矣邢疏不能辨正
集注亦因其誤耳
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按士冠禮疏
云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古絳字與紅同音即紅
也

疏云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
云朱則四入與淮南子云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
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是五入爲緅也
紺緅相類之物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爲元但無正文更
以元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但緇與元相類故禮每以
緇布衣爲元端也據此則紺爲四入元爲六入與

紅紫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云元是天色
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
按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又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

合貴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紫衣居一註謂僭君服也可見當時尚紫孔子所以惡之

袗絺綌

孔安國曰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疏袗單也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爲其形褻也曲禮玉藻袗絺綌不入公門注疏俱同此解

按注疏說皆以表爲在絺綌外以出之爲出門唯集注攻舊說今從集注絺綌內雖有裏衣如入公門見賓客絺綌外仍當有衣也

通考服色相稱

孔安國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疏云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故羔裘緇衣以裼之麑裘素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按古人制服衣與冠同色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下體稱也帶亦象衣韠韍亦象裳故裼衣必象上服內外稱也上服即謂祭服朝服也今人作文不知緇衣素衣黃衣之外仍有上服矣又按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但裘外尚有裼衣及上服耳

緇衣羔裘考

疏云謂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朝服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亦爲元元即緇色之小別則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緇色也

按在朝君臣同服俗解緇衣取象臣北面然君南面亦緇衣又何以說乎又按大夫以朝服爲祭服故緇衣羔裘又爲祭服必兼朝祭義始備

素衣麑裘考

疏云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聘禮賓皮弁聘注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

按視朔重于視朝以視朔服聘享是相尊敬也蓋君以皮弁服受聘享故聘使亦皮弁服皮弁之服即素衣麑裘也故必兼聘享視朔二義始備

夫服所以辨等威也是故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元冠以視朝大夫冕而祭于公朝服而祭于巳皮弁而聘于隣國言冠則服統之矣自是服制差次當如此此段亦先生此節題文

黃衣狐裘考

邢疏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大蜡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蜡祭則皮弁素服以其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疏云此息民謂之臘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　按俗解以爲蜡祭服者謬

附八蜡考

郊特牲疏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按八蜡數昆蟲非也祝辭昆蟲毋作欲先嗇諸神除之耳豈是祭昆蟲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亦非也八蜡當去昆蟲數百種經文明云祭百種以報嗇何得遺之（陳氏禮書與閻百詩四書釋地俱同此說）

考袒裼襲之異

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註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謂袒出左袖）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如冬襯身有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爲皮弁祭服之等若夏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裼衣即中衣也）云裼者謂開衿前上服見裼衣也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其云凡禮裼者左謂吉凶之禮皆是袒左也

按古人有袒袖之禮謂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而袒出左袖也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襢或連言襢裼者裼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朱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拾以皮爲之）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是也惟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此與尋常行禮者不同謂刑宜于右也總而言之凡與襲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若襲則掩其上服不袒袖別無所謂襲衣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此注凡禮裼者左可明袒裼之義矣知裼則知襲矣後儒不知裼襲之禮雖草廬吳氏猶云直其領而露裼衣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謂之襲況講章時文家乎又裼衣上便是上服更無襲衣此疏說得之

襲裘狐貉

按襲裘即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

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也

佩考

玉藻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疏謂孔子以象牙爲環以綦組爲綬者以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象牙有文理爲環者示已文教循環無窮也

深衣考 長衣中衣附　又衽考

鄭氏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疏云餘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制度皆同若中衣謂在朝服祭服喪服之內耳但吉服中衣亦有采緣長衣皆以素緣凡深衣即是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若庶人吉服即是深衣以著之在表也　又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繼揜尺者謂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若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

按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如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

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每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共七尺二寸共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廣倍于腰者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以之向上寬頭一尺八寸以之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共得七尺二寸合于齊得一丈四尺四寸也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每幅濶二尺二寸此四幅連屬于裳之兩旁別名爲衽所謂衽當旁也即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深衣裳無辟積必須兩旁有斜裁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襞積于裳者故鄉黨記此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曲禮孔疏妄謂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向下狹頭向上皆似小要之衽是皆成偏衺之縫其說易惑人朱子家禮亦承其誤而續衽鉤邊亦多異說矣

又按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則前襟而後裾也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也凡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

卽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也此鄭氏謂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鄭注謂衽之殺而上者也又經云續衽者謂縫之以合前後惟左旁之裳爲然也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注鉤邊若今之曲裾是當別用一幅布爲之上狹下濶綴于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家禮以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鉤邊非是又鄭注衽是以小要取名者謂喪大記君葢用漆三衽三束注衽小要也葢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葢合縫之際者亦名爲衽也

帷裳已詳前深衣條

按帷裳是謂朝服祭服喪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故旁無殺縫而腰有辟積也非帷裳是謂深衣及中衣長衣之裳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故腰間自不須辟積矣朝祭等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等服衣裳相連也

冕考

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掩聰纊綿也黈黃色左傳孔疏云冕以木爲幹以元色布衣其上謂之延冕制後高前低有俛俯之形故名冕焉論語尚書皆云麻冕故知俱用布也弁師五冕皆元冕故知布色用元也

按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安國注論語以緇布冠釋之與始冠之緇布冠相混集注誤用其說又謂績麻三十升爲之亦非也古布幅濶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又旒者周禮鄭注云以五采繩貫五采玉垂于延之前後所謂前後邃延也天子十有二旒前後各十二也此爲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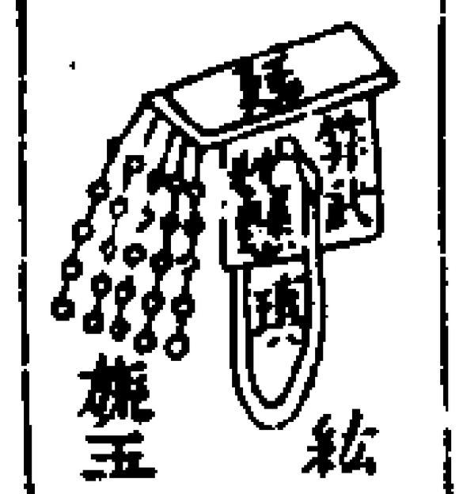
衣之冕十二旒共用玉二百八十八若鷩衣之冕九旒共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共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共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賈疏王之五冕其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五有三其玉則每一旒皆十二玉也

按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玉藻言前後邃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鄭注誤釋之耳經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二也賈疏引漢

禮器制度亦云垂于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抑非禮器制度之原文與。且袞冕共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亦覺難勝。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

又弁師掌王五冕。注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也。疏謂祭天用大裘。取質。故冕亦無旒也。若爵弁則前後平。冕則前低一寸餘。雖無旒。仍謂之冕也　又周禮諸侯之繅斿九就　注侯當為公字　又注。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玉皆三采。孤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就。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繅古藻字。就成也

按禮器言冕制。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概用九旒太無辨矣。七旒五旒。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大尊。注疏謂是夏殷之制。惟周冕旒數隨其命數。可知制度之善。夫子論為邦。所以取之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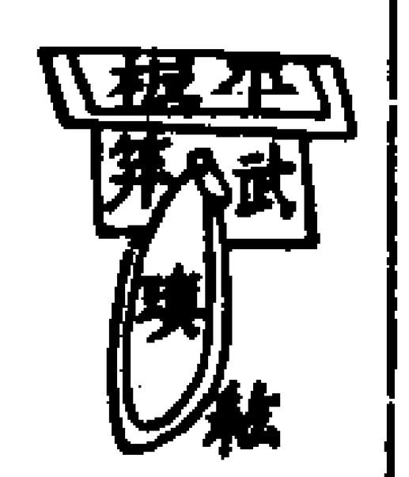
此圖其五旒者若孔子一命大夫冕則無前旒

爵弁　皮弁　韋弁

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凡冕後高前低。

爵弁則前後平。又為爵色。亦無旒。故不得冕名。雜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又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于己可也。注。弁爵弁也。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耳　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　韋弁者。以韎韋為弁。韎是蒨染。謂赤色也。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會弁如星。又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笄。今之簪也

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注謂玉璂如其命數。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皆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皆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　又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　又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也

爵弁


冕之次也

皮弁

此圖其玉璂五者皮弁韋弁相同但色異耳

冠考　緇布冠　元冠　附縞冠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太古用白布冠。惟齊則用緇色，故曰緇布冠。至三代改制，始以白布冠爲喪冠也。今始冠仍用緇布之冠，此重古也。緌，纓飾也。疏謂惟諸侯則得著緌，尊者飾也。冠而敝之者，謂士以上冠訖則不復緇布冠。若庶人猶著之，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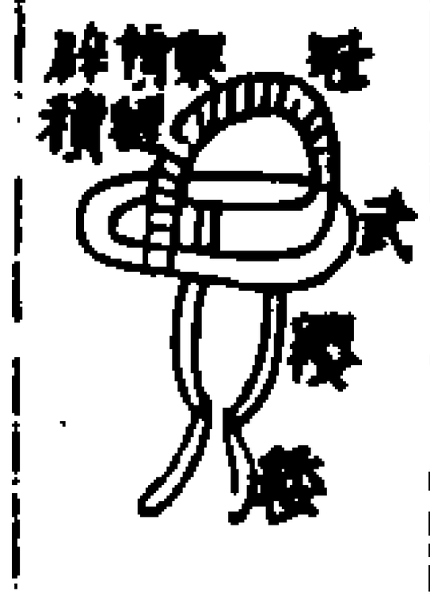
按冠而敝之，是謂後世之元冠用縉，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注疏俱未言明，此當補說文云縉帛也元冠以黑縉爲冠

梁廣二寸。又以黑縉爲武。武冠圈也。冠梁屬于武，其畢向內縫之。以朱組爲纓，結于頷下，垂其餘爲緌　但組纓之色，諸侯丹，大夫青，士綦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縮直也

按今時之喪冠與古吉冠畧相似非謂太古冠，以梁得名。冠圈謂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繩爲武，今用布爲武耳。古吉冠以黑縉爲梁，亦以黑縉爲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見喪服篇。賈疏謂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舉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于喪冠者，吉用縉而喪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縉，而喪冠之武以繩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喪冠三辟積，于二寸之梁上縮縫之。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爲橫縫。冠形穹窿，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此須識古之冠制，乃知縮縫橫縫之解。後儒紛紛擬議，皆由不識古冠梁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之材舉頭而蒙之也。蓋自秦漢以來，古制盡失，猶賴有喪冠存古制之彷彿。今人鮮有能考究者矣

冠



古冠制本如此，冠梁上古用縮縫三辟積，周改用橫縫辟積無數

雜記大白冠、緇布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後蕤。注元，元冠也。縞，縞冠也。疏云大祥縞冠亦有蕤

按委，委貌也，即元冠也。武，冠卷也。大白、緇布之冠皆用布，故有纓無蕤。元冠用黑縉，縞冠用生絹，故垂蕤爲飾。又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言其制之異同未之聞

按委貌、章甫、弁、追，皆元冠

按傳言弁冕端委以治民。又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則委

貌亦單言委。公西華言端章甫。想猶云端委。未必有取于殷冠。孔子言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魯人歌袞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當時章甫與委貌。亦可通行。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章甫也

四代祭服之冠

有虞氏皇。夏后氏收。殷人冔。周人冕。注皇冕屬也

冕服考

凡冕服之色。皆元衣纁裳而後施章采也。虞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卽雉）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藻火粉米黼（斧形）黻（兩已相背）六者刺之于裳。所謂十二章也。皐陶謨五服五章者。注疏謂天子則用十二章。諸侯自山而下。袛用九章。伯自華蟲而下。用七章。子男自藻而下。用五章。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用三章。是爲五服以章别也。夏殷之制未聞。至周制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周制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也。其餘九章。登龍于山之上。登火於宗彝之上。尊其神明也。曰龍曰山曰華蟲曰

火曰宗彝。皆以爲繪者。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皆以爲繡者。若袞則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自華蟲而下。衣三裳四。凡七章。毳自宗彝而下。衣三裳二。凡五章。希自粉米而下。衣一裳二。凡三章也。元衣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此與虞制異也。又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皆言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若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于己。疏此言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又王制疏云。公雖服袞冕。然但有降龍而無升龍。其冕亦但九旒而無十二也。（王制孔疏宗彝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

按冕服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于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鄭說俱允。有謂周冕服亦用十二章者非也

弁服考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也。爵弁服爲冕服之次。俱以絲爲之。其餘朝服皮弁服元端

服及深衣長衣等皆以布爲之耳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也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茹藘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蒨草亦名爲韎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故名韍爲韎韐也又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亦絳色　疏謂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不同者彼以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而素裳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素積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也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與冠同色冠爲白鹿皮故衣亦素也鄉黨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葢君臣同服也皮弁服天子以視朝遂以食諸侯以視朔及諸侯自相朝又待聘使皆用之

朝服考

天子以皮弁服視朝若諸侯視朝之服玉藻注云元端素裳也疏謂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也即爲諸侯朝服　又士冠禮筮于廣門主人元冠朝服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與冠同色也　又禮于在朝君臣同服故鄉黨緇衣羔裘爲朝服緇與元相類也　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也

按燕飲羣臣之服亦即甸獵之冠弁服皮弁服是素衣素裳　諸侯以下朝服是元衣素裳　疏云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

元端服考

端者取其正也朝服亦得名元端但謂之朝服者皆是以素爲裳耳其謂之元端者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葢即朝服之衣易其裳也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此元端服之韠也以韠必與裳同色也惟大夫則朝服與元端服皆係素裳耳

按元端不名爲元冠服者以朝服及元端與深衣皆係用元冠故耳

韍考

鄭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　又明堂位有虞氏服韍謂始異其制有文飾也左傳疏云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江君說與此異未錄

附笏

按笏者古人以爲服飾常搢之于帶間有事出之故經言搢笏後世謂之簿又謂之手板不搢而執之非古制也今

行文當言垂紳搢笏。不得用垂紳正笏玉藻天子搢珽注亦笏也按珽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當搢珽惟朝日搢大圭考工記大圭長三尺玉藻言笏二尺有六寸尊卑皆然也鄭注候

吉月視朔考

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闕在門兩旁其上懸法象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中央則闕然通道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春秋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也哀三年桓僖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又月吉每月朔日也周禮春官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玉藻疏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故或謂之告朔視朔聽朔亦謂告月又謂朝廟又謂朝正又謂之月祭　按以朝廟爲月祭是也祭不欲數朝廟之祭必簡禮記所謂一獻質者又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疏又以爲謂之朝享非是故不錄

又按魯自文公後此禮亦非盡廢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知在國則猶朝正故定哀時猶

供此羊。但不行之月爲多。故子貢欲去之

又按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于在位之臣也是時魯君未必視朔即視朔亦惟從視朝也　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謂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視朔皮弁服也朝服緇衣素裳也

居考

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注嚮明

按室有牖所以爲明非以戶爲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記禮

者謂君子之居恒當戶恐不然矣堂上以戶牖之間爲尊室中以奧爲尊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母不在當居奧矣孔子齊必遷坐蓋平時坐於奧齊時似有不敢居尊之意　又按散齊居外寢致齊居內寢

食

按古人禮食以簋盛飯尊卑之差有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儀禮又謂之敦音對所盛者黍稷加之則稻粱天子又加麥苽非禮食則盛之于簞以匕出之食飯于豆其匕又謂之柶朼匕是盛飯入豆非載鼎實之匕

醬考

按醬者醢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醢醢當是豕肉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陸產之物有蚳兔鴈水產之物有蝸蠯魚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諸醢而成者也醬物或于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于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服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不得其醬不食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或非其醬亦難辨且亦不必盡如內則所云也

膾脯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葱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注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菫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服脩

羹

按爾雅肉謂之羹羹爲煮肉之通名肉熟爲羹定是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瓦豆者爲大羹三牲肉汁和以鹽菜盛之鉶器者爲鉶羹列之鼎者爲陪鼎皆禮食之羹其常食之羹雞犬兔及脯皆和米屑作之而不用蓼又有菜羹但有鹽菜內則所謂芼羹是也司馬遷傳又有藜藿之羹

祭食

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侯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按古人祭始爲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配天次如先嗇司嗇其先火先炊之人如夏官司爟凡祭祀則祭爟祭先火特牲饋食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祭先炊也至每食必祭亦是祭先火先炊但彼是正祭此是小祀耳

坐考

按古人之坐兩膝著席而坐于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著足又謂之跽跪危而坐安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此跪坐之別也若坐而舒兩足則如箕矣

儺考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疏云季冬大儺下及庶人時月建丑故作土牛以畢送寒氣鄉黨所記亦據十二月言

拜考 附揖

春官大祝辨九𢸍（古拜字）、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𢸍、六凶𢸍、七奇𢸍、八褒（讀報）𢸍。九肅𢸍。𢸍注疏解稽首拜。頭至地。稽留多時。拜中最重。此臣之拜君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拜。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奇拜。謂一拜也。褒拜。謂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之撎（揖）是也。肅拜最輕。惟軍中有此。振動。戰栗變動之貌。又稽顙還是頓首。但頭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耳（稽顙之稽音啓）

按頓首以頭叩地。似稽顙。此拜不常用。見于左傳者二。晉穆嬴抱太子頓首于趙宣子。又申包胥九頓首而坐。皆有所急求于人也。賈疏謂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恐不然。君拜臣下。及平敵自相拜。皆當用空首也（今人東札動稱頓首想因賈疏謂平敵之拜耳）振動疑是跪而稍振動其手。不至地也。肅拜不跪。如今之揖

秋官司儀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

按古人之揖。與今人不同。今人之揖。卽古之肅拜也。古人揖爲推手。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下平之別耳

侍食于君考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又）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　鄉黨記侍食于君。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須君先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

按鄉黨所記。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畧之。邢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

帶紳

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垂帶而厲是也。玉藻謂天子諸侯大夫俱素帶。士練帶。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道藝處士也。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

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焉。是紳長三尺也天子帶朱裏終辟。諸侯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爲紕緣也

車考

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考工記。軫之方以象地也。蓋之圓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鸞有鸞和也。鉤車謂曲前欄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

春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音盤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音翦樊鵠音斛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又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任載也

按輿是方箱。輿板之上。左右兩旁各有一木。謂之輢。輢上又各加一木。謂之較。詩曰猗重較兮。謂兩較在輢上也。輿前則有橫木可憑式者爲軾。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其橫木

兩頭各彎曲而低接于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仍謂之軾。前面軾高三尺三寸。兩旁較高五尺五寸。故輿制前低而後高。自曲禮孔疏不分明。後之繪圖者俱作平局之箱。而輿制失矣。輿自後升。故缺其後。蔽後戶者曰簟茀。以竹爲之而已。輿下惟後面有橫木爲軫。其前及左右三面謂之軓。軓皆有揜板。亦謂之陰板。而前面別無軫。孔疏小戎詩有云。自前軫至後軫。誤矣。游環脅驅傳云以一皮條前繫于衡。後繫于軫。亦當改爲後繫于陰板也。其輿底有兩伏兔。駕時以銜車軸。軸者兩端各接于轂以貫兩輪者也。轂貫於輪外。其端又有鍵。駕時則施之。所謂轄也。然後以車轅直入加于軸上。轅之尾直入輿下。後面軫木。駕時有鐵圈之。轅之前端。則穹窿上曲而鉤衡木以駕服馬。轅即所謂梁輈也。衡即轅端橫木也 又伏兔一名轐轐。又謂之輹。此置在輿底而銜軸者。左傳車脫其輹。易大畜輿脫輹。輹脫則輿與軸離不能行矣。小畜九二輿脫輻。輻亦當爲輹字。若輹又是車輪上周圍有三十輻。因以轂貫之者也輻即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者也　此條引考工記其解甚繁因撮其解說如此

綏考

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注。幦。覆苓也。疏。君在車左。故僕者右帶劍也。綏有二。良綏君綏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不得執君綏。故以散綏擧之而升也。又曲禮疏。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侯皆用大夫士也。別有人牽馬駕車。而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故曲禮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注。僕與已敵體則不受其綏也。撫。小止之辭。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

按升車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乘石上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是也曲禮尸乘必以几昏禮婦乘以几疏謂王后則履石也　諸侯大夫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耳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七

婺源戴大昌斗源

從我於陳蔡者　章 在陳絕糧附

問　論語集說。孔子如蔡及葉。朱子註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昭王來聘。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又江慎修先生亦謂是時蔡已遷於州來。陳則方有吳師。楚昭王軍於城父以救之。陳人之德楚也必矣。乃復圍其所聘之人。尤不可信。且孟子言無上下之交。若昭王遣使來聘。何得謂無上下之交乎。據此則絕糧事似可疑矣。又何註用鄭氏說。釋皆不及門。謂皆不及仕進之門。故夫子憫其失所也。何如

答　朱子之辨。非謂必無陳蔡兵圍之事。第疑史記誤繫於哀公六年。據史記不對問陳去衛如陳又如蔡如葉自葉反蔡復如陳始有是厄　若據論語。絕糧即在去衛適陳之日。則哀公二年耳。然謂必在哀公二年。則以諸弟子之年考之。游夏尚未年踰十五。亦似有可疑者。又下篇在陳絕糧節。按孔注則謂夫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難。故乏食。據此則因陳有難而偶絕糧。並無陳蔡兵圍之事。亦自可信。但以爲自宋適陳。則又與史記論語俱稍未合。故或疑在陳絕糧二節。

另是一章。不與問陣節相屬。庶可免膠柱耳
鄭氏謂諸賢皆不及仕進之門。注疏俱仍其說。但此解必另添仕進二字方醒。不若集注之說爲直捷。謂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意自脗槩也　皇氏又以德行節別爲一章。則聖門諸賢堪膺四科之選者。奚啻十人。其說亦未圓
按哀二年游夏之年未踰十五。卽哀公六年亦未弱冠。諸書所紀弟子之年亦多難信。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

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彼此互異。且古人二十或作廿。三十作卅。四十作卌。故二三四之間。恐易混　按洪容齋謂史記言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係周敬王四十一年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若魏文侯以子夏爲師子夏時年已百有餘歲矣豈其然乎

文學子游子夏

問　德行固不易。言語政事亦有專長。若文學者則聖門身通六藝七十餘人。何獨推游夏歟

答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竊比老彭。又曰文王既沒。斯文在茲。是其删述之功垂於萬世。故宰我曰賢於堯舜遠矣。聖門篤學者雖多。然功在表章者莫如游夏。按魏華父曰。檀弓一篇獨於子游極其稱譽。每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不一。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凡十有四。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大抵當典禮譌闕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皆以子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焉。又容齋隨筆言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皆有書。雖傳記未可盡信。然要與他人不同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

服傳一篇。馬融王肅皆爲之訓詁。於春秋雖云不能贊一辭。然公羊高實受之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矣。此二子之以羽翼聖經。獨列于文學者也
按秦滅漢興。始除挾書之律。當時學者不能悉見全經。文帝始置五經博士（趙岐謂文帝時已立有五經博士非止詩也）至武帝以經學設科。增廣博士弟子員。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於是經學勃興。各有專師。故漢書儒林傳載五經博士

十有四人。攷漢官儀曰。易有施讐孟喜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夏侯勝夏侯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此所謂十四經師者是也。至於唐制配享。則有二十二經師者。按日知錄有云。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廿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

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註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迨神宗以後。始紛然迭有增入。至有明嘉靖九年。遑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二十二人之中。復去戴勝馬融等諸人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闕之功。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

人不間於其　句

問　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爲忠。注引論語此節。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昆弟。人無有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則諫。在下無有非其君者。按此與集注異。其說如何

答　似此解不間句。却合烝烝乂不格姦意。但本節向以孝哉句作人言。則此解稍不相蒙耳

洪容齋隨筆云。孔子于及門未有稱字者。而此獨云子騫。且論語所記。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子騫意亦出于閔氏也。方文輈云孔子嘗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又史記載孔子曰天下無行仕于家臣惟季次未嘗仕季次則公晳哀之字也以証夫子亦稱弟子之字但方氏所引皆非論語耳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子路問成人章附

問　上節記侍側諸賢氣象。皆謂剛德可以任道。故記曰子樂。則行行亦就好一邊說。乃此句獨貶由也。何居

答　言必有當。想此章記夫子樂得英才教育。無緣獨于由也忽有貶詞。竊謂此句疑錯簡。當在抑亦可以爲成人矣之下耳。蓋彼章子路以成人問。意固矜其所能而問也。夫子告以須兼知廉勇藝。而猶必文以禮樂。正因其不足于中和之氣而勉其所未至也。乃子路自負其能。謂爲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故次節另有曰字。胡氏謂乃子路之言。此的確不易也。見利思義數語。正子路力所能爲之事。故曰抑亦可以爲成人

矣蓋儼然以成人自任也夫子見其率爾之態既子文以禮樂之訓漠然如不入耳而又以思義授命踐言三者悻悻自矜依然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意因歎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或是由出而夫子歎之所以深警之也其所以錯簡者殆因侍側章有子路行行而誤也亦猶誠不以富二語因下節有齊景公三字而誤耳

余既爲此解友人有駭者後檢朱子語類有答亞夫之言曰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爲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祗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三句自是子路已了

得事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又問曰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由退後說也未可知據此竊喜鄙見未爲無謂且移若由也不得其死句在彼正足釋亞夫安得無言以繼之之疑矣

如會同

問　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大行人時聘曰問殷頫曰同其文各異今公西氏係言會同則但引大宗伯文可矣而鄭注論語上句則引大宗伯時見曰會下句乃引大行人殷頫曰同頗似牽混故邢疏云頫卽見也其說然與

答　吾舅祖洪壽山先生嘗論之謂鄭引殷頫曰同頫乃見字之譌邢疏未能是正耳至朱子集注改殷爲衆則因避宣祖諱先儒已有言之者

時會殷同天子于國門外築宮爲壇以待諸侯先期一日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至期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諸侯東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諸子門東諸男門西天子降階南向見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旣揖位乃定壇上設上下四方明神之位謂之方明若會同在春則天子率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

反祀方明而後見諸侯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秋則禮山川邱陵于西門之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之外其祀方明而見諸侯皆與春同巡狩至方岳亦如之　按拜日禮日禮山川等所謂四門之外卽指築宮爲壇之宮門非國門也

端章甫

問　赤言爲小相獨有取于端章甫如何

答　衣服之制有是冠卽有是服稱之蓋禮服之最重者爲冕服此惟大夫以上始得用之冕制有五有覆有旒其服則元

衣纁裳其等級之分則自十二旒十二章以次而殺耳其次爲爵弁服士以上皆得用之爵弁上用平板而前無旒其服則純衣纁裳也又其次爲弁服亦士以上皆得用之弁之制全與冕不同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素裳也又其次則爲元冠服冠之制無覆無旒亦與冕不同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其服則名元端上衣色則用元而裳則天子諸侯色用朱大夫素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此元冠服爲禮服之最輕者凡此以上禮服皆帷裳也自此以下則爲深衣無上衣下裳之別乃燕居之服矣亦言端章甫是第舉禮

服之最輕者亦謙遜之意耳向來作制藝者多混用冕旒黼黻話頭殊爲含糊

非諸侯而何　附按孔注謂皆諸侯之事也又願爲小相句邢疏亦引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又玉藻君入門介拂闑云云謂赤謙言不敢當上擯上介耳（邢疏但舉聘問未及言祭祀耳）據此則非諸侯而何是指諸侯之事謂赤能相禮也前明時文往往實鋪諸侯相天子典禮似指赤爲諸侯矣然則由也可使有勇知方求也可使足民豈皆思爲邦君乎殊失解矣

沂

問　沂有大沂水小沂水禹貢但于徐州言淮沂其乂閻百詩謂沂有徐州青州之别如何

答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流逕東莞縣（即今沂水縣）與小沂水合（此水出黃孤山）又流逕臨沂縣（即今沂州）治水注之亦謂之小沂水（治水出泰山武陽縣之冠石山）迨流逕下邳縣（今邳州）分爲二水其一于城北入泗（此爲大沂水）其一逕城東屈從縣南亦入泗此又小沂水也蔡氏淮沂其乂書傳引曾氏曰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又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

之沂水而沂水之大者則出于泰山也今按曾氏所云出于泰山者即是出于泰山蓋縣之艾山直流至下邳入泗者爲大沂水即書言淮沂其乂閻百詩指爲青州之沂也（據周禮青州其浸沂沭）所云出武陽之冠石山者即大沂水中流所會小沂水之一耳其曰水出尼邱山（山在魯縣）流逕雩門（一名稷門亦曰高門）此百詩指爲徐州之沂則曾點所浴者其水亦西注于泗但與泰山蓋縣所出之沂水無交涉也

附考周禮職方青州其浸沂沭鄭康成謂沭當是洙字（即洙泗之洙）

夫子喟然歎曰　二句

問　夫子詢酬知而與者反在點。黃東發謂夫子以用世爲心。與二三子講明切究。乃忽聞浴沂詠歸之言。若動浮海居夷之意。不覺喟然而歎也。其說何如

答　曾意甚別。却未必切情事。竊謂點將言志而先自明其異乎三子之撰。意固非鄙三子而自矜也。至于夫子喟然嘉與。則因聞點言而自見得與時偕行之意。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樂其身。其所以指點諸賢者。正在言表。非謂點便儼然與孔顏身分無二也。迨三子既出而點乃一一致問。然後

悟出之見哂者非在于爲邦。則已之見與者。亦非在不爲邦也。集注謂點言志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甚爲得之。乃又有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及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等語。則未免因夫子之見與而推之過當也。夫點不敢自矜。方俟細論諸賢。以默喻夫子見與之意。而又何用推之過當哉

楊用脩曰。程子言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曾點人品。孟子已有定論。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在晳輩。朱子晩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吾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注。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若呂與叔乃程子門人而謝上蔡之友也。所論因之更失。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

天下歸仁焉

問　集注釋爲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其說然歟

答　按馬氏釋云。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而邢疏則言人君能一日行克已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葢因本句有天下二字。故指人君言。集注不從其旨。但曰天下之人皆與其人。乃因邢疏而畧改其說耳。竊謂下章夫子答仲弓問仁言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邦家無怨。亦以及于人者使之自考。則此言天下歸仁。乃謂已私既克。自覺天理之周流。不知物我之有間。則天下之大。皆歸于吾心之仁。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蓋雍猶須從恕以求仁。而回則可以幾于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矣。戴東原先生解此句。亦

不從舊說克己　毛西河從馬氏約身之訓不以己字作私欲解阮芸臺先生主其說謂克己即修己以敬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問　集注謂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又外注載胡氏云子夏特以廣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似皆謂子夏之答有語病者何如

答　此題張百川時文有云我自盡其化頑之道我自盡其馴暴之道四海之內皆兄弟而一家可想也論最名通能推出子夏立言之旨則意圓而語不滯矣　又周氏理裹謂哀十四年傳向魋作亂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旋又適吳狠狽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塋諸邱輿杜注謂慭賢者失所可見當日子夏對牛之言早見及此以魋嘗欲弒宋公不可諫止滅亡無日但牛本係公族爵祿有列于朝故諭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勗以敬恭涉世之道其曰四海之內皆兄弟正欲其見幾而作去之他邦弗及於難耳惜牛不能從迨禍作而出奔晚矣此解于情事亦切

足兵　去兵

問　兵制已詳治賦一條但春秋時之兵制與古法可尚同乎

又或謂去兵祗作緩于簡閱之意非有所撤去也其說然與

答　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使為兵無事仍歸于農春秋之時兵農既分為兵者不使更出田賦為農者則但供租稅以給國用此其不同者一也又古者國中六鄉六遂之地小司徒用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其兵擁衛公室不使出征惟郊野以外用邱甸之法則有事迭用之至春秋時悉用國都鄉遂之民為兵而野處之農不與焉其不同者二也嘗考齊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專以處工商者又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其法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積而至于一鄉二千家為旅二千計十五鄉有三萬人為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為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亦謂之士鄉所以別于農也其為農者則處之野鄙為五鄙之法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為兵故曰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也其士鄉十五亦必有所受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如晉國或作三軍又作三行又作五軍作六軍後以

三軍無帥攺從三軍魯作三軍又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
一若使仍古制則臨事命卿大夫爲將不須常置軍帥也又
習隨武子稱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可見當時
兵民既分推之他國莫不皆然流及後世漸至于兵且無田
惟養給于民之賦稅而已今夫子所言足兵是論其常自當
法行先王之制如所謂田賦出兵寓兵于農之法至次節言
必不得已而去兵則論其變是就叔季衰敝之日相時勢爲
權宜之計正須裁冗兵以省糜費豈猶復泥古制言之乎若
第以去兵爲作緩于備闕之說則下節去食何遂云自古皆
有死乎 顧亭林謂古之言兵皆指兵器詩書左傳未有稱執兵之人爲兵者但按傳言子玉治兵于蔿則未嘗不指執兵之人也

文猶質也　節

問　集注釋文猶質也二句爲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而虎豹之
鞟二句則釋爲君子小人無以辨矣但如此解則中間揔須
添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二語方能轉下然子貢口中
本無此轉語也敢問何如

答　此等皆集注攺舊說而失之者也按何注用孔氏曰虎豹
與犬羊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别虎豹與犬羊
邪邢疏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今若文猶質質猶
文也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别如虎豹去其毛文
以爲鞟則與犬羊之鞟無以别也据注疏則此節本一直說
下甚屬明白曉暢葢子貢謂先王制禮原有服物采章威儀
等殺以别君子小人若棘子成但云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
是文猶質質猶文也故此二句卽指言君子小人無以辨别
非謂文質不可相無也其末二句乃因棘子成口中祗說君
子故子貢但云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以答之不必復言犬
羊之鞟猶虎豹之鞟耳況此節四句一直說下則三猶字本
自一意相連若如集注之說則上二猶字别是一解末句猶
字又另一解遂令本節文氣忽成兩橛矣故此節乃子貢推
棘子成之弊而辨折之集注誤解子貢之意而乃譏其無本
末輕重之差不亦僨乎　向拈此節題謀及門鄙見作如是
解同學有不謂然者因檢注疏適與符合故叙而録之

哀公問於有若　章

問　魯先作三軍三分公室其後舍中軍也季氏擇二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故傳稱魯君無民有自來矣今哀公
何復有年饑用不足之問而又曰二吾猶不足耶

答　愼修先生曾言之。蓋春秋時兵民已分。魯作三軍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焉。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所謂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乃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于公也。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若民之爲農者其屬公者自仍歸之于公。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分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私家哉。故哀公以年饑

用不足問。而有若猶勸之行徹也。至徹非合作均分之謂。詳徹者徹也一條

宣十五年初稅畝　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爲履畝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杜氏預以爲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而取二矣

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杜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林云以邱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

片言

問　集注片言半言。不待其詞之畢也。獄須嘖有煩言。何不待辭畢而能折之乎

答　古注本非如此。按孔氏云。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邢疏引周禮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謂造至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劑券書。既兩至兩券書。乃治之。其不至不券書者。則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必須兩辭具備。方定是非。唯子路才性明敏。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據此古人兩造訟辭皆於木書之。謂之兩辭周禮謂之兩劑春秋傳謂之契。攷說文片從半木。片言。蓋兩辭不具者。而子路能即半木一偏之言。判其是非。即

書所謂明清于單辭也。故夫子稱之

無宿諾　古注宿猶豫也。謂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於人也。集注謂宿留也。猶宿怨之宿。竊謂集注之說較勝。但所云猶宿怨之宿。乃謂子路生平所諾之事。無有未踐。更無復有存留之諾耳。而講家因謂子路急於踐言。無有遲留經宿而不行者。則失集注之意矣。不可不辨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問　孔注王者係泛言。集注因之。按鄭注有云。周道至美。武王代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則王者專

屬周初盛王言其說如何

答　玩如有二字猶云如有用我者是從未有而想望之辭似非無因而發此歎固不當祗作泛論然鄭氏以為指武王伐紂承殷遺俗必至成王乃致太平則是尚論已然之事亦於如有神氣未協竊謂夫子此言乃目擊春秋世衰道微人心風俗敗壞已甚以為當此時而欲撥亂反正亦須涵濡日久而教化始能浹於民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非小賢小德之君所能勝任亦非五年七年之間所能成化自當緊切春秋時勢立言猶云齊一變僅可至於魯必再變乃可至

于道耳蓋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饑易為食渴易為飲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浹于肌膚淪于骨髓也

不辱君命　不能專對附

問　集注謂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則夫子所勉子貢者但重在行已有恥若使於四方乃其才所優為乎

答　此云不辱君命與誦詩章不能專對有異矣蓋專對雖非易事春秋時大夫亦多有優為者若夫不辱君命必如漢蘇子卿唐顏魯公韓昌黎宋富鄭公輩乃足當之在當日魯叔孫豹叔孫婼父子亦無愧焉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子以行已不辱命二事告子貢者皆所謂難能可貴也惟然故其品特在稱孝稱弟之上矣

不能專對　集注專獨也本何晏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專對乃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掭瓢家多採用聘享賦詩話頭是皆不合專對之義惟閻君四書釋地云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惟大全辯所載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

夫子不答

問　注謂南宮适以禹稷比夫子故夫子不答然與

答　洪氏容齋謂南宮适本是特論古人之事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意第其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俟其出而歎美之聖人之意可見矣竊謂此說可從假适欲以有德者比孔子何必說到有天下即謂上二句比當世有權力者何必斥言不得其死則知舊說為不然矣但謂适以禹稷比孔子說本出馬氏洪容齋謂此解始于程明道先生則未考古注耳

羿奡　事見春秋傳羿有窮之君盇即孟子云逢蒙殺之之

者或謂堯時另有一羿淮南子稱其有功于民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至羿爲寒浞之子。卽澆也若呉斗南據書無若丹朱傲。陸德明音義傲又作奡。因疑丹朱奡爲兩人。謂此卽罔水行舟之奡也不知傲奡古字通用。故說文奡嫚也。雖亦引書若丹朱傲。却非謂奡爲人名也乃王伯厚又謂奡卽指丹朱。總緣以罔水行舟事附會于盪舟耳。不知書云虞賓在位。丹朱亦無不得其死之事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八

婺源戴大昌斗源

愛之能勿　節

問　古注用馬氏說。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俱作泛說何如

答　古注于首句祇作泛說。且以勞讀去聲。不如集注之指父道者爲明確。次句古注亦是泛說。自集注云婦寺之忠。講家始專切君臣矣。竊謂古人如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君有爭臣。父有爭子等。每以臣子並說。鮮有以父之教子。臣之誠君對舉而言者。且盡已之謂忠。如忠告而善道之。爲人謀而不忠。忠字原不單貼君臣。戚氏鶴泉謂次句當指師道言。父師一例。引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句爲注脚。頗得古注之義。且指師道。則於誨字亦較切

奪伯氏駢邑三百

問　古注用孔氏說。但云管仲奪之。使至疏食無怨。以其當理也。並不言奪爲已有。更未言桓公奪以與仲。集注之說。何所据歟

答　朱子語類則謂仲是奪爲已有。至集注又謂是桓公奪以

與仲。則全與古注不同矣。按劉向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
商鞅之用刑相並。晉鑿齒亦曰昔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沒齒
無怨。聖人以爲難。若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
無怨言而已哉。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豈有不
服者乎。二條皆與孔注同義。若朱子之說。想因荀卿有云與
之書社三百。富人莫之敢拒。故集注引之。謂即此事也。但荀
卿未云由奪以與之。今据此謂爲桓公奪以與仲。似于本文
語氣添出一層矣。惟晏子春秋有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
仲。第未知所謂書社者。果即駢邑耶否耶

駢邑三百。舊注以爲三百家。則邑甚小矣。其說非是。蓋古者
二十五家爲里。里有社。其云三百者則三百社也。爲七千五
百家。書社三百者。書其三百社之戶籍耳。先儒已言之詳矣

晉文公譎　節

問　集注舉召陵城濮二戰。以槩二君之正譎說本杜氏。近顧氏復
初獨不謂然。蓋以齊桓之時。楚未大肆憑陵。然召陵之師。已
失之弱。迨齊桓既沒中夏望風皆靡。設非城濮一役則楚氛
之惡不可問矣。其說如何

答　言各有當如由賜輩皆以管仲爲未仁。而夫子獨許其仁。
然他日夫子又自惜其器小。固不相妨也。今如所論召陵城
濮之師。是舉其功言之也。若夫子定二君之正譎。則但論其
立心行事耳。故顧氏之論。以爲時文翻瀾則可。以是爲持論
之當則未也

附錄王應麟曰。李氏詔世紀云。桓公會不過三川。盟不加
王人。文公會溫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
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
譎之辨

楊愼曰。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

舉莫大于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
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
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爲
理長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問　九合疏引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云。衣裳之
會十有一。范甯註。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
鄄。十六年會幽。廿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
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不

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集注則不主兵車衣裳之說但據左傳九當作糾孰爲是歟

答　後儒必將不以兵車四字緊貼九合所以要專指衣裳之會而言也不知天下有道則天子當陽諸侯輯睦春秋以來列國兵爭人民困苦自桓用管仲招攜懷遠身爲盟主始能數合諸侯攘夷尊周而諸侯咸翕乎桓公之志莫不懷德畏威講信修睦玉帛相見兵戎不興此正所謂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者也故不以兵車句乃著明其九合之成效耳若如舊解則但指盟會諸侯時不以兵車往會亦安足見其利澤及

人而夫子乃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乎

、桓公殺糾　按荀子馬遷杜預俱言子糾是兄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弟韋昭注謂其因厲王乃文帝之弟故諱言殺兄耳總之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定分在奔之出奔者亦非有仇牧荀息之責可以死可以無死故夫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作者七人矣

問　夫子謂作者七人既言其數則當日必有所指如何

答　向來釋者其說有四包咸則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七人也王弼則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也鄭康成又云伯夷叔齊虞仲此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此辟地者柳下惠少連此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此辟言者凡十人以七當爲十字之誤也至正蒙云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法制興王之道非有所述於人者也是又以作爲作述之作也今按正蒙之說獨遺文王周公似未圓穩若王弼以爲夷齊諸人但既稱爲逸民亦不必重論列也鄭康成則承上章而言神氣甚覺相貫然以七爲十之誤雖古文二字相近但欲添三人恐屬臆說惟

包氏第指夫子當時所遇隱者頗爲近是故何注依之朱子想以諸說紛紛不一集注祇載李氏空言隱去者今七人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蓋闕如之意也

深則厲

問　爾雅釋水云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此包咸之所本而集注因之但謂由帶以上爲厲則深甚矣故必以衣涉水然此尚得爲斯可已而已乎

答　爾雅所釋則然矣但按許氏說文引詩深則厲厲作砅履

石渡水也。又云旱石也。何氏楷謂累岸石于水中。踐之以渡是也。又按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蒙上節在彼淇梁。梁亦爲石絕水。狐畏濡尾。故必渡石。可以互証。蓋淺則揭衣而涉。若深則必履石而渡。斯爲適淺深之宜耳。若如爾雅所釋由帶以上爲厲。而以衣涉水。是直載胥及溺矣。安所謂斯可已而已乎

鄙哉硜硜乎　按說文。硜古文磬。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今禮記作磬。故此節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先輩謂荷蕢過門。第聞磬聲而發論。時文家于荷蕢口中混

用孔子事迹未合

諒陰

問　孔注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則引晉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蓋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既葬祔祭於廟。因而除之。據此則諒陰者。殆人君於既葬除服而守默不言以終喪制之名。果其然乎

答　杜預于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謬釋爲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故晉泰始中武元楊皇后崩。既葬。詔議皇太子服制。預爲尚書。遂據此建議。後世譏杜預短喪。詳見晉志。又孔氏云。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則固心非之矣。顧氏春秋大事表。極議其失。按禮記諒陰作諒闇。鄭康成謂爲凶廬。而集注但云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不敢引邢疏之說。蓋其愼也

康王之誥附　康王以冕服即位於喪次。蘇子瞻議其失。

按書伊訓孔疏。謂嗣君有奠殯即位者。有踰年即位者。奠殯即位者。告殯而爲喪主。則康王是也。踰年即位者。改元而爲國主。經傳無所攷。惟何休云即者就也。先謁廟明繼

祖也。還之朝。正君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終喪事也。又宋羅氏以爲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袞冕大裘。則初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　國朝毛西河亦謂帝王之禮。不與士大夫同。而戴氏東原則謂顧命篇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與僞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是。蓋此篇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末。踰年即位事也。否則西方東方諸侯。何以畢至乎。又汪氏容甫著君喪釋服解義。以謂祀卜朝聘會盟。俱有釋服之義。明乎此。然後可以解蘇子久喪不能從事

聽治之說可以破杜預段暘天子諸侯卒哭除喪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即位之疑据此則人主初喪以冕服即位於未成服之前以喪服宅憂於成服之後踰年則假冕服以行改元之禮旋反喪服以守三年之喪諒無背耳

闕黨

問 家語云顏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可即論語所書闕黨否

答 顧氏亭林撰肇域志於曲阜縣則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以爲闕里之所由得名其闕黨即闕里之別稱耳攷

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删定五經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似與亭林之說相近惟閻君百詩謂茅闕門自是魯兩觀懸象魏在雉門之旁者豈孔子而居於外朝之地哉蓋孔子時無闕里之名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所謂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是也并攷北史宋版王肅注本七十二弟子解曰顏由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閭里而受學因知家語所謂闕里乃即閭里足証孔子時固無闕里之名至所謂闕黨者五百家爲黨猶達巷之爲黨名耳又毛西河亦謂四里爲族五族爲黨里門有師謂之閭師夫子少時或即爲里門之師而教授焉然則闕里者蓋闕黨之里也据此諸說則闕黨者乃孔子所居之黨名而闕里之所由得名閻君則謂自魯靈光始也按括地志云兖州府曲阜縣故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

俎豆之事

問 時文多以此句切祭祀說何如

答 夫子第舉禮器以明曾學禮耳若俎豆之用有虞氏以梡

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大房亦俎名）盛肉煮于鑊既熟盛于鼎又以匕出載于俎鼎俎皆盛肉器也又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音莎）豆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有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凡祭祀賓客喪紀皆共之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籩竹器如豆）籩豆所載菹醢果實之屬不一其物按此句須兼祭祀鬼神饗食賓客二者而言所謂禮以事神人也

直哉史魚 節

問 史魚與伯玉同時仕衛此章相提並論而伯玉則以其有

道則仕無道則卷。為合於君子。且夫子平日亦言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於史魚獨俱以如矢取其直何也

答　此節宜照註中史官名立解。蓋史官記言記動。不直則道不見。故微論有道無道。皆當如矢耳。如董狐南史亦其例也或謂史狗史魚。俱史朝之子。史乃其氏。非官名。然史本以官為氏。安知非世其官者乎

君子哉蘧伯玉　節

問　集注引蘧伯玉于孫林父甯殖（當作甯喜）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以為卷懷之証。其說如何

答　是說疑之者多矣。顧復初曰。襄十四年孫甯逐其君衎。迨二十五年衎復入。伯玉俱不對。從近關出。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夫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當日孫林父之謀。伯玉能直辭正色以折之。上也。乞師大國討其罪而復其君。次也。否則逃之深山。終身不復出。又次也。乃衎出而臣剽。剽弒而復臣衎。有事則束身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而謂伯玉出此乎。朱子乃引為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全謝山亦曰。伯玉位在庶僚。力不足以誅孫甯。故伯玉所處。不能討賊。亦不必定死節。惟聞孫甯之言而去。固義所宜。乃既去而即返。且即返。亦何可以再仕。是視其君之出入生殺。如奕棋。以近關之出為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返。仍浮沉于鴟鴞之羣。則似于義固有歉也。惟是伯玉之年齒固有可疑者。計獻公之出。在襄公十四年。而其時孫甯已思引以共事。蓋少亦當三十矣。乃至哀公元年。孔子再至衛主于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六十有六年。伯玉當近期頤。而史魚猶以尸諫。南子尚聞車聲。則猶未致仕。是大可疑也。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當未從政也。此二君之說大略如此。竊謂左氏不知大

義。趙盾弒君。傳。末託為孔子言越境乃免。此謂伯玉從近關出。蓋即越境乃免之說也。越境乃免之言。非出孔子。則近關而出之事。亦非出伯玉也。不然。吳季札因闔閭使專諸刺僚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叔孫昭子因季平子逐昭公。使其祝宗祈死。雖至親且不願與同朝。寧伯玉獨出其下乎。如曰不對而出。則亦陳文子之去他邦。不久即返耳。尚足為有道則仕無道則卷之證哉

行夏之時

問　夏小正戴記月令俱用夏時。但周本建子。而周書時訓亦

主夏正，果周公之書歟。又月令爲呂不韋所集，雜以秦制，而說者或謂周公作，或謂管子作，然歟。又周禮或言正歲，或言正月，豳風或言月，或言日，則夏正周正並舉，何歟。至春秋書春王正月，孔安國、鄭康成以爲時月俱改，程伊川、胡文定以爲改月而不改時，胡文定謂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峯更以爲時月俱不改，果孰是歟

答　按夏小正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至漢太初後歷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而時訓篇則亦先雨水而後驚蟄也。又劉歆作三統歷，以穀雨三月節，清明三月中，而時訓篇則清明又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時訓篇尚爲歆以後之書，非周公所作明矣。是以朱子作儀禮通解，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與月令也。但時訓每月俱著中氣，每五日爲候，三候爲中氣，共七十二候，而夏小正與呂氏月令則皆未著中氣，詳略頗異。迨唐明皇命李林甫等刊定月令，始有增益，每月亦分中氣，朱竹垞所謂當日懸之國門，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竟有肆行增改者哉。至月令一篇，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杜君卿以爲管子所作。攷戴埴有云，自大撓作甲子，伶倫制律，以應十二月，堯命羲和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此則夏小正之所本，而夏時之所以善也。周以農事開國，尤以時令爲重。當時必有成書，略見於豳風周禮，故月令雖不韋所作，大率周時增益夏小正，而不韋又增益周時之書而成者，猶之淮南時則訓，比呂氏月令又有異同，斯可證矣。竊按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一切服物犧牲皆然，惟月令言四時及中央土服色隨時更易，殆不可信耳

三正之說，按詩多言夏正，凡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六月北伐及十月之交，皆夏正也。鄭氏以十月之交爲夏之八月者非而七月一篇，凡言月者則夏正，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凡言日者則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謂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耳。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此則周正也。正歲令於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此則夏正也。蓋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謂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朱子答吳晦叔書，亦謂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呂東萊云豳風十月而曰改歲，蓋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按二王之後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固已但春秋時列國亦有不遵用周正者如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乃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是晉用夏正也又十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是齊亦用夏正也

春秋書春王正月解者三說不同按周章成以孔鄭言時月俱改者為是觀孟子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以為十一月十二月者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築作之期已過何得更造橋梁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夫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為季夏以四月為六月也春秋書雩者二十其時皆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且春秋書春無氷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氷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而夏至在七月更考歷法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於降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此尤其明白易見者也

徐揚貢曰春夏秋冬之序則用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用夏時

附錄袁簡齋謂此章顏淵必是論時輅等項記者但括之曰問為邦夫子因如其問而定之不然豈有南面為君僅頒一歷乘一車戴一冕奏一部樂而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于此乎

乘殷之輅

問 明堂位大輅殷輅也鄭注大輅為木輅本節集注据此釋為木輅樸素渾堅固已但又云等威已辨於何見之

答 殷之大路固為木路但此云乘殷之輅不僅指大路言蓋商本有大路先路次路三項按禮器大路繁纓一就（就成也）次路七就郊特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其餘敝茀軒縠亦當有異此正殷路等威之辨也若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其玉路十有再就以祀金路九就以賓以封同姓象路七就以朝以封異姓革路五就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不言就注與革路同）以田以封蕃國据此則周以木路為下殷以木路為上周以就數多者為大路殷以就數少者為大路蓋大路越

席。原貴質素。此殷路之所以可法也

史之闕文

問　春秋魯史也。其間或有時而不月。月而不日。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果係聖人之筆削與。抑本春秋之闕文與

答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又顧氏亭林曰。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于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又遠矣。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也。公子益師之

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考矣。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為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其說最為明析

附錄孔疏。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所記。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脫漏。其日不繫于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也。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畧。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自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倍此。即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但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以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典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

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有詳畧。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

讀書記。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于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于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書。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晉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九

婺源戴大昌斗源

知及之　節

問　注疏於不能守與得之失之主祿位言集注則謂知足以知此理而釋末句則謂無以有之於身矣二說不同如何

答　集注此節空主理言又謂無以有之於身如其說則次節忽說箇則民不敬便覺語意突出矣竊按通章俱應就治民說聖人第于中間涖之不莊點明民字以包前後耳故首節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俱就民言如刑名法術之

家雖能馭民而不能保民也試觀下二節集注于涖之謂臨民也動之謂動民也其上二句知及之仁能守之語氣本相連而下獨不主民言也得乎邢疏末引顏氏說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道必備此四者數語尤為明確至古注此節主祿位說亦孟子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之意耳

季氏將伐顓臾　章

問　求為季氏聚斂若季欲伐顓臾尤罪之大者求果為季氏用事若此耶

答冉有非實與謀蓋二子之以伐顓臾來告也則原爲欲得夫子一言以止季氏之欲也何則季氏肆然無忌爲日已久二子仕于其門勢難匡正然夫子一國之望吉月則必朝服而朝且自言雖不吾以猶當與聞國政尚爲三家所憚蓋民望所在如齊之晏子宋之子罕鄭之子產雖汰侈者莫敢不忌況大聖乎故議舞佾歌雍皆直言不諱旅泰山則呼求而諷之是以季孫欲用田賦亦使冉有訪焉三發不對求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今者顓臾之事二子恐季氏遂行之故特告于夫子求始猶謂二臣不欲繼則直

謂顓臾固而近費是明欲得夫子大聲疾呼以動季孫之聽也不然夫子旣責之虎兕出柙龜玉毁櫝而求必不敢復以不取爲子孫憂對矣外注載洪氏曰二子仕于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于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于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歟

東蒙　元和志謂一爲蒙山一爲東蒙山俱在費縣西北相距計五里閻百詩謂東蒙卽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並無二山周理亦據于欽齊乘蒙山在龜山東其元和志所謂蒙山乃龜山也

固近于費　集注弟治馬氏說城郭完固但古制子男城僅五里附庸又當減之若費則大都襄七年季孫宿又加城當數倍顓臾何足爲憂按周官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註謂有險可以固孟子言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固皆兼地形險要言考漢志顓臾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又水經注有冶水從臨沂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是顓臾實恐恃山川險阻東南逼近費邑也

遠人不服　而不能守也

問何注於兩節遠人俱不言所指而集注于此節則云遠人

謂顓臾閻百詩謂遠人當指邾國言又邦分崩離析何注用孔氏之說專指國內之民謂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集注亦異宜何從與

答考酈道元注沂水云沂水從臨沂縣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故曰近于費又或問載蘇氏考究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黃東發謂當以或問爲正此則閻百

詩之所本也竊謂上文言顓臾在邦域之中又近于費固不可謂遠且遠人不服邦分崩離析兩層俱係陪說以跌起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句耳況下文明言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則遠人非卽指顓臾明矣按費誓言淮夷徐戎魯頌言大東海邦又春秋以後如滕薛杞郳小國數有來朝今皆不服故曰不能來也似泛指此等言亦不必專謂郳也又孔氏以邦分崩離析貼民情言未免涉于空泛而集注以四分公室家臣屢叛釋之夫四分公室已自季武子始歷今四世何能以此責冉求自當據或問專就家臣據邑以叛而言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情事較切但不必專指公孫宿以成叛一人一事耳至求仕季孫在哀公之世則是役當爲康子而鄭氏舊注謂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以釋蕭墻之憂句亦未合

四世矣

問　孔安國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康成以武悼平桓爲四世二說不同然悼于先武子卒實未爲政又於四世不符或云宜以武平桓康爲四世何如

答　毛西河云祿去公室卽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者但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其論當矣今按左傳昭廿五年魯將逐季平子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謂文武平四公謂宣成襄昭也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林注亦謂宣成襄昭蓋樂祁史墨在昭公時故言四公孔子在定公時故言五世公室既自宣始則大夫當自文子始矣蓋文子歷相宣成其宣十八年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是時三桓已強正文子當國也但襄十一年武子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尚是獻子爲政也武子卒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平子惡其居已上迨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是大夫實統三家言故下曰三桓之子孫第季氏爲尤專耳然則季氏自當以文武平桓爲斷若至康子則可云五世矣

陳亢退而喜　節

問　汪仰山先生有又聞君子一句時文遠字解作不私其子謂夫子大道爲公故教子無異于教人也若謂作疏遠解陳亢曷爲有可喜乎其說何如

答　此節古注無文。按邢疏釋末句云。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而集注則但以無異于門人釋之。今汪君解作大道爲公。不私其子。亦是集注無異于門人意耳。竊謂諸說皆未確。葢亢喜得聞言立之訓。故曰聞詩聞禮。又因伯魚言兩次獨立過庭。始聞詩禮之訓。可知前此亦無所聞。後此亦無所聞。遂以爲君子之遠其子。所謂遠其子者。猶公孫丑言君子之不教子也（不親教也）。乃悟父子主恩。責善則離。固所當遠。此亢所以又得聞而喜之也。若如汪君解作不私。便非遠字本旨。然則亢何不直曰不私其子。而曰遠其子乎

邦君之妻　一節

問　向來操觚家拈此節。每看作兩扇意發揮。若然則記者何用層層分別而誌之乎。又昌黎筆解以小童作小妾何如

答　此節題自有明迄今。名作如林。總不若李安溪先生文中三段云。自其稱于宮庭者言之。君稱之則曰夫人。成乎婦道也。夫人自稱則曰小童。未忘乎女道也。春秋之法。天子逆則書后而歸則書女。先尊王命而後通其謙也。諸侯逆則書女而歸則書夫人。先謙女節而後成其貴也。自其稱于邦國者言之。邦人稱曰君夫人。尊君則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爲君謙。則爲夫人謙也。春秋之法。其生也則書夫人。葢臣子之恒言。是邦人自稱之之辭也。其薨也則書小君。葢列國之來會。是對異邦而稱之之辭也。至於異邦人稱之。則亦與國人無異焉。春秋之法。與國之君。敵吾之君。與國之大夫。敵吾之大夫。故其於夫人猶是也。按先生文援据春秋。遂爲此章立鐵板注脚。乃從來注釋家所未及。且其疏小童句云。未忘乎女道也。可知不必作小妾矣

子曰性相近也　兩節

問　夫子言性有上中下之不同。而孟子獨言性善。荀子專言性惡。或謂孟子但說得上知之性。荀子但說得下愚之性。然歟。集注釋此節爲氣質之性。後之議宋儒者多指以爲語病。何與

答　夫子第言性相近。則固不偏于善惡一邊。此最渾融。上知下愚。則又別而言之。至孟子獨主性善。則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語意相同。具有救世苦心。固非專就上知言也。但所云動心忍性。及性也有命焉。則孟子亦知性之不能盡善矣。荀子言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錢辛楣先生引證

諸書謂僞者爲也以堯舜由爲而成者也則荀子之意亦非以性惡專言下愚不移者也夫人皆有不忍之心。以人性皆惡。固未必然若盡曰性善則如楚之越椒晉之伯石。胡始生而卽定其爲暴亂之人耶韓子所以又有三品之說也迨宋程伊川先生釋此節則曰此言氣質之性非其性之本也朱子因之。張子正蒙亦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程子又有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後之論者謂宋儒添出氣質之性回護孟子性善之說今推宋儒之意葢謂性猶明珠。無不明者也氣質猶水。則有清濁之分耳。上知之性猶珠貯于至清之水也。中人之性。猶珠貯于半清半濁之水也。下愚之性猶珠貯于至濁之水也。固亦不離乎性有三品之說第夫子所謂上中下者卽指性而宋儒則兼乎氣質而言耳。故呂氏亦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

公山弗擾以費叛

問　集注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毛西河謂左傳陽虎執桓子在定公五年。並無公山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在定十二年。夫子方爲司寇使子路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攻公。夫子乃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尚何召之有其說如何

答　定公十二年。夫子爲司寇使墮費固不得言召也若定公五年左傳。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夫不狃卽弗擾。子洩其字也。是則因怒仲梁懷而致虎執桓子者乃不狃也不狃固陽虎之謀主也故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卽指定公五年事也若謂定公五年事不得言叛至定十二年事。又不得言召。必將如趙耘菘謂論語此章未必實事不亦過乎。至子欲應其召。聖人自思興周道意而卒不往者程子以爲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東周　注但謂興周道于東方。邢疏則謂其使魯爲周乎。似微與夫子語氣未合。　東西周之名按周公營洛在下都卽成周也在漢爲雒陽縣。其後平王始遷王城。在漢爲河南縣。去成周尚四十里是則以王城爲東周。鎬京爲西

也及子朝之亂敬王乃遷成周則又以成周爲東周王城爲西也若戰國後言東西周則以河南與鞏對言鞏爲東周河南爲西也

中牟

問中牟向來說者多混果何在歟

答中牟有二其一爲河南之中牟春秋時屬鄭即圃田也入戰國後其地或云屬魏或云屬韓要之此地即今日河南之中牟縣也與左傳及論語所言之中牟無涉班氏誤以趙之國都當之故臣瓚辨其非而酈道元復強護其說不知趙都自在

河北也其一爲河北之中牟晉未分時已屬晉卿趙氏按趙鞅與范中行氏相攻哀四年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鮮虞人納荀寅於柏人哀五年克柏人遂圍中牟此正佛肸據邑以叛時事迨三卿既分晉韓都平陽魏都安邑而趙都則在中牟皆要地也但其地所在未有能確指之者張守節史記正義則以相州湯陰縣之牟山當之顧祖禹亦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是也宛溪氏方輿紀要亦主此說但按國語晉侯謂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又左傳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註云救夷儀也夷儀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西故顧復初謂中牟當在邢臺邯鄲之間若湯陰離此尚遠也

匏瓜

問黃氏日抄云黃勉齋宰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言謂其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與詩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若集注謂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則凡植物皆然何獨言匏瓜也

答星名之說固可通但夫子何因忽取喻於星也按何晏注

匏瓜繫於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耳此集注所本也然匏瓜本有一種不可食者攷埤雅匏短瓠長匏苦瓠甘非一物也故詩于瓠則云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于匏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又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朱子于匏有苦葉詩集傳亦云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據此但謂其可繫佩而不可食正與上文不磷不緇無不可意相反似於舊解較切

孔子辭以疾

問林放孺悲集注皆但謂魯人然放以問禮今得列于弟子

而孺悲不與焉。曷故

答 使辭以疾而又取瑟而歌。正以警教之。固非終拒之門外者。雜記載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于是乎書。則與曾子問及子夏作喪服傳同功。於林放何讓焉。此朱竹垞謂孺悲所當從祀者也　按儀禮士相見禮首節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据此則辭疾特因其不由紹介。非別有故。然此亦其初見未學士喪禮以前時事。道既來學禮。則當在弟子之列矣

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

能之士也。故史記家語所載弟子并十哲。共七十有七人。其中不同者。史記有公伯寮秦商鄡單。家語無此三人。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耳。唐贈典從史記。又文翁石室圖。則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縣亶原亢公肩公夏首句井疆鄡單顏何八人。而別有蘧瑗林放秦冉三人。又北齊顏之推與唐顏眞卿俱云。孔門達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有內顏何而杜氏通典則除十哲外有七十三人。亦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按所載不同。想各有據。惟公伯寮當從黜去明嘉靖間黜其從祀若蘧瑗年則已長。且孔子對使者稱爲夫子。恐亦非弟子之列。但未審孺悲何獨未列入也

宰我問三年　節

問 宰我在聖門。何至以短喪問。按邢疏末引繆協之說。謂是時三年之喪不行。宰我欲得聖人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此言啓憤于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前明劉思敬全章題文同此用意何如

答 此解陳義甚高。却未必確是宰我之意。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

使倍之。故再期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故三年之喪實祇再期。出月而禫。爲二十五月。又古制父沒則爲母服三年。父在則爲母齊衰杖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父在爲母也與凡期服不同春秋以來素冠之詩見于檜風。又有墨子倡行其教。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故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謂加于人一等。郎及門如子張。亦以高宗諒陰三年爲疑。則知當時多有不能行三年之喪者矣。竊推宰我之意。歎息時人不能循行古禮。恐其滔滔日下。因曰期可已矣。葢欲以父母之喪概易十五月

而禫之期服。以爲較古禮二十五月而禫者。亦僅少十月耳。故公然譏于夫子之前而不以爲嫌。夫子大聲以切責之。亦我愛其禮之意也。雖然。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食肉。不御內。喪之實也。若夫禮文雖加而哀戚不至。有三年之名。無期年之實。此正宰我所竊不然者矣（父母之喪後世改重附見中庸期之喪條）

鑽燧改火

問　舊說榆柳棗杏諸木之火。皆謂取其木之色。與四時中央相配。賈公彥則謂棗杏雖赤。而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何歟

答　集注春取榆柳五句。見于周禮司爟注鄭司農引鄹子之語。但此本爲逸周書月令之文。其篇已亡。鄹子又係引逸周書文耳。按古有火正之官。周禮司烜氏明火則以陽燧取之于日。卜與祭用之。司爟國火則以鑽燧取諸五行之木。烹飪用之。所謂以救時疾也。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說見下）顧氏亭林謂今人一切取之于石。性烈甚不宜人

賈公彥疑榆柳等色不相配。今攷董子繁露有云。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據此每歲自冬至後。分排五行各用事。恰成三百六十日一周。則榆柳棗杏等木。或取其氣相配耳（管子幼官篇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則與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者不合或謂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蓋冬至後即改春火故耳但夏不云以倮蟲之火而遷用秋火亦尚未合）

顧氏日知錄云。路史燧人改火論曰。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而周舉之書。魏武

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耶是何異于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

微子去之箕子比干附

問　微子去之以存宗祀說者謂微子知殷將亡故先抱器奔周豈信然歟

答　蔡氏沈曰微子適周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遁於外耳又鄭氏汝諧謂爲去王朝而之國其說尤允按王肅論語注微國名子爵也入爲王卿士則微固商所封也去而之微乃所以存宗祀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使復其位亦即復其所封子爵也及武庚誅始封于宋爲殷後今考微地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郿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葢微子終身不稱宋公及卒猶反葬于其所封之地乃其志也而樂記謂下車投殷之後于宋亦漢儒考之未詳耳至左傳僖六年許男面縛銜璧逢伯對楚子謂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想逢伯一時設爲此言俾楚子喜而從之非必眞有此事乃史記宋世家遂亦謂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夫面縛乃縛手於後故

曰銜其璧又安得左牽而右把哉是則承襲左氏而甚其說更無取焉

箕子比干

商書微子篇言父師少師以爲即箕子比干者非也按殷本紀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少師即比干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奔周者又何人也讀書記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謂少師周官之爲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宋竹垞曰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彊姓名流傳有自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又服虔杜預以箕子爲紂之庶兄與鄭康成王肅異

以季孟之間待之

問　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集注謂孟氏爲

下卿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言曰季孟之間耶

答此固不可泥于下卿之說也按魯孟獻子則受三命與季文子同爲上卿文子卒孟獻子則列在武子之上其後叔孫昭子亦受三命爲上卿在季平子之上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司空班在第三耳若當國執政則亦有不以命數論者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則以下卿而爲政也蓋魯三家季氏固爲大宗世爲公室之輔若孟氏其始公孫敖殺以荒淫斬世賴有穀與難二子能克厥家至獻子有賢

德自是以後累世相承其權遂亞于季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叔孫僑如亦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試觀後來舍中軍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則自爲軍故景公謂雖不能寵之如季氏而云季孟之間者則猶兼舉魯卿權勢之尊重者而酌量于其間耳不可墨守孟氏下卿之說也近又曰吾老不能用而孔子始行叅此本全謝山之說而爲推衍之如此何義門讀書記亦謂當就事權上說與此同意　又玩待之一之字必非而語史記誤也

今之從政者殆而

問楚狂以己而諷孔子不過隱士常態但言從政者殆則似有所指近時寶東臯先生謂楚狂所言今之從政者隱指當日子西子期以白公將作亂而有危殆故諷孔子不可仕於其國耳其說如何

答按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六年載孔子適楚昭王欲用之其子西沮書社之封及楚狂接輿歌二事皆連載於是時則以執政指子西亦似非無據但考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始召白公乃魯哀公之八年也據此則召白公尚在孔子適楚之後或楚狂先幾知子西不免於禍故歌以諷孔子亦非預知

其召白公也

且而與其從辟人　二句

問集注而汝也蓋謂子路從孔子不若從己也按何注則云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是而字乃語助辭孰爲是歟

答朱子想因上文是魯孔邱之徒與故不用舊注而以從字屬子路耳竊謂此二句緊承上而誰以易之則當但切夫子說不指子路爲是至皆以避世句爲桀溺自謂則亦悮解也蓋桀溺所謂避人者以孔子落落難合去彼適此是徒知從

避地避色避言之士。而不知舉世滔滔皆是無可與易。豈若從避世之士哉。乃因其既知避人而進以避世之法。所謂避世者。即指伯夷太公輩言。並非桀溺自謂也。若如舊解。絕似避人與避世。分為兩途。趣向各異者。於意義殊不協矣。迨夫子閔而憮然而發斯人吾與之歎。然後知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其不可為而為者。正其所以高出於避世一流人也哉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

婺源戴大昌斗源

五穀不分

問　趙岐注孟子及康成職方氏注。皆云五穀者。黍稷菽麥稻也。然自來釋五穀者。每多牽混。不能一一分析其種。至周禮稱九穀。說者尤多不同。何與

答　諸穀之種。自秦漢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後人輾轉踵承其誤。今舉其誤之大者。則以粱為高粱。而不知粱實粟也。高粱實稷也。是誤以粟為稷者一也。又謂穄為稷。而不知凡穀皆有秈（仙）秫二種。穄乃黍之不粘者耳。是又混稷于黍者二也

其來久矣。（據程易田先生考訂如此）蓋稷為五穀之長。而廟中粢盛必用黍稷。人皆知黍稷之為貴矣。而不知黍稷之味。於五穀最為不美。玉藻云子卯稷食是也。先王用以薦神。正猶明水太羹不以味為貴也。至九穀之名。氾勝則云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鄭司農則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皆不言粱。亦不言菽。惟鄭康成則據周官食醫之職及月令。而定為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菽九者而已。至於注釋。則吾郡程易田先王援引說文。以証康成之說。辨論諸家。悉心分明。

著九穀考其自叙大畧謂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呂氏淮南子及氾勝之種殖書俱不言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孔頴達賈公彥顏師古並襲其說無能正之者。陶通明注本草始謂書多云稷與黍相似。然觀其所著書仍是指粟言。至唐之蘇恭欲破冒粟為稷之非。遂欲于黍中求稷。乃曰本草載稷不載穄。因以穄為稷。而謂與黍為秈秫。不知黍中之有穄。猶稷中之有秫稻中之有秔也。又安可以黍之不粘者而目為稷乎。其後陳藏器因之。孟詵寇宗奭之徒。亦踵其謬。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皆沿此說矣。而宋之蘇頌則直謂不粘者為黍。其粘者為秫。又與唐之蘇恭相反。揔而論之。由唐以前則以粟為稷。由唐以後則或以黍之黏者為稷。或以不黏者為稷。所見不同均之誤也。今讀說文較然不冒。及攷鄭康成氏稷粱兼收黍稷不溷。與說文相表裏。因復求之諸經傳之說以疏証之為

摘錄程易田先生九穀考原書甚繁每條撮其大旨

粱

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㮚嘉穀實也。米㮚實也。

粱米名也。

按禾㮚之有槀者也其實㮚也。其米粱也。聘禮及周禮掌客之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秅。薪芻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為有槀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為一秅。鄭氏注此秉為刈禾盈手。然則秉秅者束槀之名。禾為㮚之有槀者故以秉秅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此假借通稱。非謂禾為諸穀苗榦之大名也。七月之詩云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是禾為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疏言麻與菽麥無禾稱似也。言於麻麥之上。更言禾以總禾。不然也。黍稷亦有禾。胡獨不在所總耶。禾有赤苗白苗之異謂之虋芑。詩曰維糜維芑是也。是此一穀也。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㮚。㮚實曰米。米名曰粱也。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有粱無㮚。而倉人職掌㮚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㮚為主。則是粱即㮚矣。史記索隱載三蒼云粱好㮚。其證也。秦漢以來多以稷冒㮚。先鄭注九穀有稷無粱。然於六穀則又稷粱並舉。韋昭注國語直曰稷粱也。孔頴達於曲禮稷曰明粢。亦釋之曰稷㮚也。他如呂氏春秋審時篇。舉粱而遺稷。至其十二紀中。又舉稷而遺粱。月令及淮南子皆因呂紀

第67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版 反内

文亦同之是皆以粱爲稷矣夫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玉藻沐稷而靧粱甫田之詩黍稷稻粱後鄭知稷粱之不可以相無也而穀然攻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之識之卓也

黍　說文黍禾屬而粘者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穈穄也穄穈也

按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粘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粘也是故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故穈亦得通稱黍矣穈一曰穄不黏者有穈與

穄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鄭氏注黍黃黍也余驗黍類無黃者穈類多黃者內則直呼曰黍而今人乃以爲稷豈不謬哉穄奪稷名承譌日久說文穈穄互釋稷齋互釋其爲二物甚明論者因謂稷穄一物而以粘不粘分黍稷失之矣生民詩維秬維秠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毛傳因之鄭氏鬯人注則曰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二者未見分曉因檢生民孔疏閱之乃知孔所見鄭氏鬯人注作秬如黑黍一秠二米以秠字易爾雅之稃字也其言曰鬯人注言如者以

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答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据此則是秬原包一稃二米者而秠即秬之皮也

稷　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

按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舊說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然則首種者高粱也月令首種釋文乃引蔡邕云宿麥宿

麥於仲秋時勸種安得爲首種且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仲春行冬令麥乃不熟兩令異月不得同一災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曰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李時珍乃謂秫即粱米用孫炎秫爲粘粟之說孫捻云稷即粢也故以秫爲粘粢時珍既知孫氏謂稷爲粢之非而乃主其論秫毋亦鼠腊爲璞之見乎其

粘者白黃二種所謂秫也以秫爲粘稷於是他穀之粘者亦得假借通稱之曰秫陶淵明使公田二頃種秫者五十畝稻之粘者也然則孫炎注爾雅謂黏粟爲秫烏在其不可也特惡夫以粟爲稷而已不黏者赤白二種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粱之名也又嘗考之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

稻　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

按稻稌大名也稬懦也其粘者也稉之爲言硬也不粘者

也南方謂之秈廣雅秈稉也玉篇秈稉稻是也七月之詩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內則雜記並有稻醴左傳進稻醴是以稻爲粘者之名粘者以釀也糜黏黍稷黏秫皆可以釀者也而食醫之職牛宜稌鄭司農說稌稉也又引爾雅曰稌稻是又以稉釋稻稉其不粘者也吾以知稌稻之爲大名也白華之詩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由是言之稻宜水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治河策云若有渠溉故種禾麥更爲秔稻是稻之於水視麥尤急矣曲禮稻曰嘉疏所謂盛號也周官大祝辨六號五曰齍號注云尊其名更爲美稱司農說引曲禮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是也

麥　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按來小麥也麰大麥也廣雅大麥麰小麥麳是也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鄭氏月令注麥實有孚甲屬木說文

麥金也李時珍曰三說各異而別錄云麥養肝氣與鄭說合孫思邈云麥養心氣與素問合夷考其功除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病也當以素問爲主盖許以時言鄭以形言而素問以功性故立論不同耳

大小豆　說文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荅小豆也藿尗之少也萁豆莖也

按豆有大豆小豆小豆曰荅菽其大名也先後鄭皆分爲九穀中之二種素問藏氣發時論心色赤宜食酸小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鹹味性迥別宜其爲二穀也夏小正

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尚書大傳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淮南子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種黍菽凡此皆言五月種菽也生民之詩藝之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荏菽大豆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云大豆也郭璞因管子北伐山戎出戎菽布之天下之云遂以戎菽爲戎夷之戎謂卽今之胡豆胡豆豌豆也是不以戎菽爲大豆也不知爾雅釋詁戎壬皆訓爲大壬與荏字相通荏菽戎菽並爲大豆之稱郭璞不据周公之詩與爾雅之本訓而傳會管子以爲胡豆異矣淮南子云

菽夏生冬死是九穀中穫最後者故小明之詩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而豳風言七月烹葵及菽葢烹其少者所謂藿也小宛之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云菽藿也

麻　說文麻與𣏟同人所治在屋下𣏟葩之總名也𣏟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象形枲麻也芓麻母也萉麻實也

按喪服傳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然則麻大名也無實者枲有實者苴有實則有蕡也余居北方習聞其藝麻事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細碎花屈原賦折疏麻兮瑤華洪興祖云麻華色白故比於瑤是也苴麻不作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蕡卽麻實之稱者牡麻其俗呼花麻花落後卽先拔而漚之是爲夏麻詩言八月載績夏刈之則八月可績也苴麻其俗呼子麻八九月間子熟則落農人摇其莖而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爲秋麻色青而黯不潔白也故閒傳曰苴惡貌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牡麻有花無蕡言蕡則子見故禮經數穀但曰蕡注曰枲實而孫炎直以麻子釋蕡也

苽　說文苽雕苽一名蔣蔣苽蔣也

按言九穀者氾勝之書曰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鄭司農注大宰職曰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世段成式著酉陽雜俎曰黍稷稻粱三豆二麥元司農司撰農桑輯要曰黍稷稗稻麻大小麥大小豆凡諸所録皆不收苽鄭康成注周禮不從先鄭說以六穀用食醫之六宜有苽九穀亦當有苽九穀之有苽康成氏定之也苽一作菰其根生小菌曰菰菜南方呼菰爲茭亦稱茭白根生大菌者曰菰首嫩則脆滑中實老則心虛有直理淤泥漬入乃生黑脈謂之烏鬱亦曰茭鬱苗曰茭草亦曰苽蔣草其

生莝者作穗結子其實曰雕菰司馬相如賦及周禮注皆曰雕胡枚乘七發曰安胡管子書謂之雁膳而曰雁膳黑實故杜詩有波漂菰米沈雲黑之句也炊以作食曰苽食內則有苽食亦曰菰飯淮南子菰飯犓牛弗能甘也亦曰雕胡之飯宋玉賦云爲臣炊雕胡之飯食醫職云魚宜苽是也

植其杖而云

問 植訓立或謂今人芸田以足故必扶杖乃能用足猶云拄杖也其說然與

答 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芸惠定宇先生云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蓋古者置植字同然則此植字當讀作置也

四體不勤二句　何義門謂此二語乃丈人自言恐蹈此非責子路也据此則五穀不分乃謂恐莠之亂苗故植杖而勤于芸耳

至則行矣子路曰

問 丈人先行子路言于其家或疑誰得而記之吳青壇謂宜移見其二子焉句在至則行矣之下故子路與之言如此其說然否

答 按鄭注則謂子路與其二子言之使述諸丈人也又集注載宋初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則以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竊謂當是子路止宿其家見其二子氣象特異故明日行以告而夫子知丈人非農家者流因歎爲隱者其復使子路反見而欲告以出處之義意正在其二子蓋不欲令二子亦終老于巖穴也若移見其二子句在至則行矣之下則先未知有二子固未必使子路反見而末段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二語亦爲無因而發矣至論語俱係門人互相記事即以爲子路言于其家歸而自記之亦可

虞仲

問 虞仲即仲雍自來言人人殊如何

答 史記吳世家載泰伯無子仲雍繼立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是分爲二人也乃于周本紀則又言太伯弟曰虞仲則虞仲即仲雍矣又班氏古今人表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即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即虞仲亦明載兩人也乃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荊蠻下則引論語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即仲雍矣是皆一人之書而互異如此故

後之作系譜者直注曰仲雍一名虞仲。集注因之推厥所由。或因左傳宮之奇有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杜注則云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竊謂宮之奇爲虞而言。不專爲吳而言。則一爲吳始有國之君。一爲虞始有國之君。其皆曰太王之昭者。但推原其同爲太王之支裔耳。然則虞仲定爲虞始封之君。而非即太王之子仲雍也。又按顧寧人日知錄據吳越春秋泰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謂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其論語所稱虞仲係是吳仲。即仲雍也。若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地。始有虞仲之名耳楊慎亦云吳古虞字省文如虍之省爲乎也　按顧氏之說則仍以逸民之虞仲爲仲雍。但以虞與吳通。當讀爲吳仲也

夷逸　亦不見經傳。而考典家多謂爲夷詭諸之裔。攷夷詭諸周大夫食采于夷。爲晉武公所伐。以夷逸爲出其後。亦未知果否。乃又有云其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夷逸隱居不仕。夫夷仲年爲齊僖公母弟。公孫無知之父。射姑自是邾臣。牽連一族。豈不可笑　又顏師古漢書地理志云。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者言其竄于蠻

夷而遁逸也。是又以夷逸仍指虞仲。無不另作一人。亦異矣

放言

問　集注云。放言自廢。講章遂釋爲放其言而不羈。若果放言高論。必有流弊。尚得謂合乎道之權與

答　講家謂爲放其言而不羈者。想因上文推之。以爲虞仲夷逸遜於惠連。不復能言中倫。猶之惠連遜於夷齊。不能不降志辱身矣。殊不知逸民乃趣各不同。非人品有軒輊也。觀孟子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固非謂隘之愈於不恭也。是以此章夫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亦以逸民諸人。不過各成其是而已矣。按包氏云。放置也謂隱居而不復言世務耳。又馬氏釋廢中權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據此則放言者。如介之推云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者。豈非所謂廢中權乎。

大師摯適齊　章

問　大師摯以下八人。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攷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又謂厲王時人也。班固禮樂志

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故古今人表則以此八人爲紂時人。鄭康成謂周平王時人。孰是

答　班固謂此八人爲紂時人。則吳斗南已據殷本紀辨正其誤。謂紂世抱樂器而奔散者。乃太師疵少師彊也。班氏亦載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則誤合兩事爲一事耳　按孔疏及横渠皆從孔安國之說。故集注亦因之

按玉藻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又周禮春官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注大食。朔日與月半也。孔

疏謂凡日皆侑食。惟値朔日與月半大食。乃更奏鐘鼓耳。又玉藻進禨進羞沐而飲酒曰禨工乃升歌。疏升堂以琴瑟而歌。蓋琴瑟在堂上。若鼗鼓鐘磬皆在堂下。李安溪所謂此章官名次序。分堂上堂下言之者也　又白虎通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序也。据此則魯有四飯。亦僭天子之制

君子不施其親

問　施字釋文作弛。石經仍作施。或據左傳乃施邢侯。服虔云施罪于邢侯。施猶劾也。劾謂罪法之要詞。然則不施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其說何如

答　獨主親之有罪言。稍偏矣。蓋親而賢則不遺。親而有罪則不劾。似當兼說爲允

周公之子附攷　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今按左傳稱凡蔣邢茅胙祭。并魯公爲七人也。又坊記鄭康成注君陳。周公之子伯禽弟疏引康成詩譜君陳世守采地則多一人矣。故蘇氏疑君陳非周公之子。王伯厚又疑凡蔣諸國。君陳或其一。然王官必有一人世嗣周公之職。竹書紀年。成王十一

年使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卽君陳。其証也。則傳稱周桓公黑肩。周公忌父。宰周公閱。周公楚。或卽君陳之後世嗣周公之職者歟

君子學以致其道

問　此學字似與别處泛言者不同。何如

答　此學字當貼學校言。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卽如夫子設教洙泗。濟濟一堂亦是。乃見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非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也。如此方與上句肆字對針

喪致乎哀而止

問　集注以不尚文飾釋而止二字何如

答　按古注用孔氏說毀不滅性邢疏云毀不滅性此孝經文也本注言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據此似于釋本句而止二字意甚切較勝集注蓋子游深于禮者檀弓篇載其所辨喪禮節目十有餘條豈有云喪但致其哀而此外儀文遂置諸不問乎

如日月之食焉

問　日月之食由于日月之行晉天文志載周髀家云天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後儒有謂日月五星亦左旋者其說云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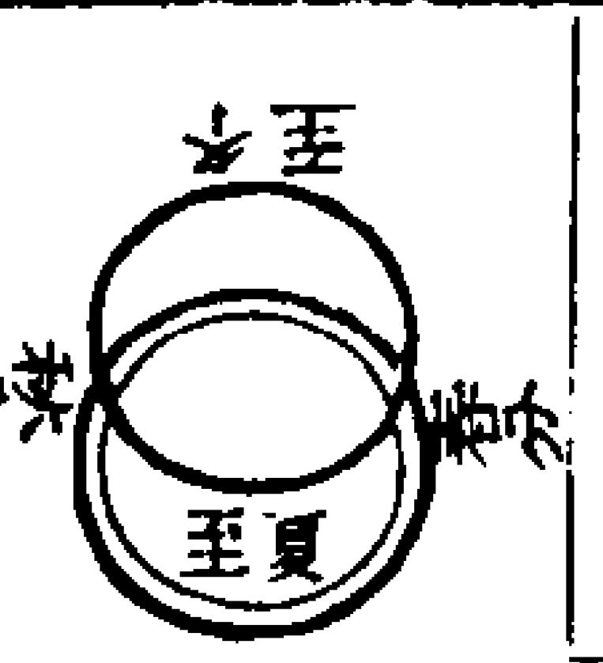
答　左旋度由赤道右旋度由黃道故有交食時刻分杪可以測驗是天左旋日月星右旋不易之論也後儒不解周髀家隨天左轉一語故以為亦左旋不知其自東而西者隨大氣而動耳至張子正蒙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仍是謂日月星較天之行為遲反似右行之說江慎修氏謂張子非不知日月星右旋所云處其中者順之乃專指地言究屬善為回護耳明太祖與羣臣論歷法曰朕仰觀天象

天左旋七政右旋歷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則七政右旋通人皆知固不待西洋人申言之矣蓋日月之行于天也有度有道由南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日行高而月行卑若合朔之時日與月或適值同度同道則日光為月所掩而日食至于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若對望之時月與日適值對度對道則光為地影所隔月不能受日之光而月食凡交食分數總由同道對道之多寡也晉書張衡靈憲云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月則月食西洋法謂為地球所隔則闇而虛也蓋地在天中其體微渺尋常不能障隔日月惟日月值同在一綫乃為地影所隔而成食江慎修氏亦謂闇虛即大地之景也

按天有九重日在第四重月在最低一重故日日行高而月行卑詳載天之高也節一條

南極北極為天之樞紐舊謂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有奇北極之南五十五度是為天頂名曰嵩高嵩高之南三十六度謂之赤道當兩極之中間日之所行則為黃道每日右旋平行一度弱冬至行在赤道之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

赤二道交界而為春分又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為夏至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界而為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為冬至矣此所以有寒暑發斂之不同也若月五星之右旋所以有朔望合伏之不同也二十八宿之右旋所以有歲差也左旋之度自由赤道右旋之度自由黃道烏可混乎至月之所行亦名九道其八道要不出乎黃道之南北東西并黃道為九道焉元郭守敬揔謂之白道耳



雙圈為赤道單圈為黃道 赤道斜倚於南而其東西兩旁仍居天之中央黃道亦因日之所行而得名赤道橫黃道斜赤道短黃道長赤道濶黃道狹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

日食者日道與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于交則食既若但在相交前後者則食而不既此天之交限也又有人之交限如中國食既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化外之地則交而不食易地反觀亦如之蓋春分後月行赤道北畔交外偏多交內偏少秋分後日行赤道南畔交外偏少交內偏多是故有南北差冬至後日行黃道東畔午前偏多午後偏少夏至後日行黃道西畔午前偏少午後偏多是故有東西差日中仰視則高旦暮平視則低是故有距午差食于中前見早食于中後見遲是故有時差凡此諸差惟日有之月則無也但日體大于月月不能盡掩之故日無食十分之理雖食既亦止九分八十餘秒也若暗虛逢月為月食者景也地景之蔽月無早晚高卑之異四時九服之殊所見無不同也紀元授時二歷亦妄立時差謬矣

按古今月食諸史不載若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歷法之

疎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無晦食者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猶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晝者一至加時差至四五刻者故漢以後立法者十有三家而郭守敬為最優尚不能無數刻之差惟明末李天經等用西洋利瑪竇歷法始能無差復製遠鏡一器用以窺測蓋謂日食時陽晶晃耀月食游氣紛擾倘止憑目力及水盆照映不能灼見故當日食則用遠鏡于密室中取其光景映照尺

素之上自初虧至復圓分數確然不爽月食用以仰觀二體離合之際鄭鄂著明可謂奇妙迄我　國朝推測尤為精密分毫無差矣

雖有周親　二句

問　孔安國書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集注因之第改少字為多然安國注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與書傳不同何耶

答　泰誓此二語接上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自不得不以仁人屬周蓋以周親指殷言故解周為至以十人對億兆言故曰少要之古文尚書與孔傳俱係偽作若論語孔注則非偽也竊謂周有大賚以下概說武王有天下新政如善人是富及舉逸民皆指殷人而言乃收攬人才之意則此節仁人自當指殷周親當即指周言其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不過自為遜詞以推崇殷之仁人耳何用釋周為至乎但孔注以周親指不賢者謂如管蔡則誅之按是時管蔡尚未為惡周親當泛言即周公康叔輩亦說在內但為謙詞以況微箕商容之流不必指親之不賢者言也

予小子履節　按孔安國注論語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但此段今見于湯誥古文尚書孔安國已為作傳何以注論語不曰克夏歸亳告萬方而云伐桀告天不曰在尚書湯誥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亦足徵古文尚書與孔傳之為偽撰矣說詳下孟蓋信書一條又墨子兼愛篇引予小子履段有今天大旱即當朕身云云後人因謂湯伐桀在大旱時閻百詩駁其不確

權量度

問　古帝王之於權量度在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在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令二仲所記是也其制云何

答　考漢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百二十斤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而五權正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于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按唐六典則但云

權以北方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
百黍爲龠。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則亦不必起于黄
鐘也　權與量之相通固顯然者。若度又通乎開方勾股。可
以濟權量之所不及。其用尤奇。又權量度皆生于黄鍾。而司
馬溫公謂古律已不存。故今必累黍爲尺。而後制律。是律反
生于度矣。若夫一王之興。必正權量度。其輕重大小長短。亦
各有異。如三代田制五十七十百畝。或云丈尺不同是也。至
于後世又與古制互異。附考于後
按左傳異義云。北魏及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北周及隋

斗稱於古三而爲一。歐陽公集古録。得漢銅甬銘曰。谷口
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是斗
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又王莽布長二寸五分。今一
寸六分有奇。廣一寸。今六分半。是後代之大于古者。量爲
最。權次之。度又次之。又沈括筆談云。秦漢以來度量計六
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大
於唐。元史云。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斛又大於宋矣
江氏慎修云。古以人中指中節爲寸。醫家謂之同身寸。十
寸爲尺。一舉足爲武。三尺。再舉足爲步。六尺。張兩手爲尋。

八尺。中人長八尺。與張兩手縱横相等。今中人張兩手爲
五尺。然則古八尺當今五尺。古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此
爲確數。以此考古五尺之童。爲三尺一分二釐半。六尺之
孤。爲三尺七寸五分。黄鍾九寸。爲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布
幅二尺二寸。爲一尺三寸七分五釐。車輿六尺六寸。爲四
尺一寸二分五釐。據此可以知古今尺度之别

寛則得衆　節

問　集注謂此於武王事無所考。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然否
答　邢疏本謂自謹權量以下四節。皆指泛言二帝三王之道

而集注獨以此節爲泛言帝王之道者。想因武成有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二語。故以上三節仍貼武王說。其實謹權量二
節。俱係空舉。亦不見於周書。竊按楊氏謂論語終篇具載堯
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惠氏定宇亦
云。堯曰一篇。全述訓典。據此似通章皆屬援引唐虞三代書
詞。别無泛論治道之語。則此寛則得衆四句。亦與所重民食
喪祭。應係同引周書。述武王之事。特其文書闕有間耳。蓋此
章以首節中字相貫。不必又以此四句泛論帝王治天下之
道也。考金履祥有云。子王子曰。虞書舜讓於德弗嗣之下。竟

無再命之辭。而與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由是推之則此末節。安知非周書之脫文乎

或疑夫子荅子張問仁恭則不侮五句。何故與此畧同。曰夫子所言。多引成語如視其所以三句。係文王官人之訓。見大戴禮克已復禮為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語俱古三分天下有其二。逸周書蓋不一而足也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一

婺源戴大昌斗源

在親民

問虞書百姓不親孟子言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親民之義頗為切當若康誥言作新民。自指欲革商辛舊俗重在作字。安用據此改親為新乎。王陽明謂仍當讀如字其說何如

答程子雖未區分經傳然將古本大學原文前後互易。亦是以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為序次則因盤銘數節疊言新

字。遂謂此句親當作新是其意也。竊按書金縢篇今本作惟朕小子其新迎。蔡傳云新當作親猶之大學新誤作親也且引東山詩鄭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以為證然蔡氏不知鄭所傳古文尚書乃馬季長本。實係惟朕小子其親迎惟鄭注則謂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是訓親為新也故惠氏九經古義引此條謂古親與新同。據此可以無疑於新民之義矣

康誥

問朱子以康誥為武王時作。本之胡五峯皇王大紀以篇中

有朕其弟乃寡兄之語耳蔡傳因之然書序曁古注皆謂周
公以成王命作誥孰爲是歟又或解康爲國名或謂謚號宜
何從

答 朱子蔡傳並以康誥爲武王作第据朕弟寡兄之文然考
之事實終未盡協蓋必三監既叛周公東征之後始得以衛
地封康叔故繼以酒誥梓材皆於不靖之民三致意焉若前
此武王時流言未起邶鄘衛自屬祿父管蔡尹之康叔烏得
尹兹東土哉故史記衛世家曁漢書地理志皆謂周公既誅
三監以其地封康叔春秋傳亦云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
誥之作於成王時信矣其稱朕弟寡兄乃周公假武王之命
以作誥先儒已有解說竊謂古人受爵於廟彼時成王新莅
政就廟中以祖父之命命之於情事未始不合又何疑於篇
中屢言文王乎

鄭康成釋康爲謚號然考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
以子又蒙父謚殊未必然按康爲畿內國名孔傳及馬融王
肅之說並同閻百詩據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
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之地又蔡傳謂康叔得封
不應在叔虞後可知康叔前已食邑於康後乃徙封衛猶召
公食邑於召後更出封燕也

帝典附考

伏生今文尚書自曰若稽古帝堯直至末陟方乃死皆爲
堯典迨東晉梅賾上僞孔傳始將慎徽五典節以下分爲
舜典據陸德明釋文則謂梅賾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以
下分爲舜典是又自王肅始分之也然其時猶闕曰若稽
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至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
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購遺典得之始以此二

十八字冠於慎徽節之首爲今舜典孔穎達正義本之蔡
傳亦然但近時閻君百詩宗伏生今文則謂本是堯典一
篇而兼叙堯舜事並無別有所謂舜典者王西莊又謂應
別有舜典篇已經亡逸耳惟趙氏耘菘則据孟子所引二
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數語稱爲堯典曁史記於堯本紀
則載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而於舜紀所載即位
後咨岳命官即皆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因謂應分
四海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之文而自月正元日舜格於
文祖至陟方乃死爲舜典之文蓋以慎徽賓門納麓以下

諸事皆是堯在時試舜之事若月正元日以下乃堯崩而舜即位以後之事故舜咨岳命官至此始稱帝曰其末敘舜三十徵庸至陟方乃死作結猶之敘堯二十有八載至遏密八音作結也至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移以冠於月正元日之上亦可耳竊按趙君以今舜典四海遏密八音以上俱爲堯典疏証明確固屬可從惟中敘輯五瑞覲岳牧班瑞於羣后及四方巡狩以爲舜攝位時事亦似未合或此尚有錯簡乎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問 集注以僩爲武毅之貌恂則從鄭氏讀作峻之訓如何

答 僩字鄭氏無注惟詩毛傳訓爲寬大但說文云僩武貌又按僩通作撊揚子方言猛也又左傳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杜注撊然勁忿貌今集注改寬大之訓爲武毅正可補鄭注所未及 字書恂字多作平聲訓爲信實集注則從鄭注讀作峻而語類并引莊子木處則惴慄恂懼之文以證其切當此可補孔疏所未及且令此二句俱一意聯貫矣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問 古本大學此二句本接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後此下則次以所謂誠其意至君子必誠其意又次以詩云瞻彼淇澳二節又次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于信又次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句其下則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以直至末長國家節此古本次序也今朱子章句則依程子將古本原文前後互易復自區分經一章傳十章又補格物致知一傳而移此謂知之至也爲其結語其此謂知本句直以爲衍文則今本大學是也至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栢則又以朱子補傳爲未安欲移經文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二節于聽訟吾猶人也之上爲傳之第四章以釋致

知格物而傳止于九章謂大學原無闕文其說如何

答 考其移易源流先是明道先生移克明德至止于信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節之前移聽訟節于節彼南山節之後至伊川程子乃定爲今本然經與傳尚未區分而此謂知本二句猶莫知所屬迨朱子章句分經一章傳十章又于誠意章前補格物致知一傳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爲結語朱子自云更考經文別爲序次者也若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以下則仍是古本舊文矣董氏槐等又欲移知止二節于聽訟節之上爲傳之四章改釋本末爲釋格物致知謂大學原無闕

文方正學暨顧亭林俱以爲可從是固然矣今按朱子分經一章謂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言蓋無所本至謂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夫曾子之門人必首推子思矣故先儒多謂學庸二書皆子思之所作其言似非無據蓋戴記載此二書本屬中庸在前大學在後因竊推子思當日其作中庸則于致中和節後特標仲尼曰爲提頭其作大學則于誠意慎獨節後特標曾子曰爲提頭一推其祖一推其師所以明所學之淵源也是以古本大學所謂誠其意者一章直接其本亂一節後其有曾子曰猶之有仲尼曰也其自

大學之道以至君子必慎其獨也猶自天命之謂性以至萬物育也首篇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蓋正心誠意致知格物是一齊用力之事皆所以修身也惟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後乃次第而推言之亦所云修身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今若前後移易而以所謂誠其意者數節爲傳之六章則于中間忽引曾子曰爲無着落矣且以大學之道至其本亂節別爲聖經則中庸天命之謂性至致中和節未始非中庸全書之綱領不亦可別爲聖經乎敢述鄙見如此

按周氏理爽四書典故辨証載黄純齋庭謂古本與朱子之說初非有異乃著古本大學章句以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爲第一章統言綱領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先致其知爲第二章分言條目也致知在格物至此謂知之至也爲第三章釋致知之義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爲第四章釋誠意之義也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第五章極言致知誠意之效以結上二章之意也康誥曰至皆自明也爲第六章釋明明德之義也湯之盤銘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爲第七章

釋新民之義也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爲第八章釋止於至善之義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爲第九章言明明德爲新民之本以結上三章之意也正心修身以下四章與今本同附錄存參

楚書舅犯秦誓

問楚書鄭注謂昭王時書善人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或謂狐偃與重耳之舅大戎狐姬同姓故耳或謂狐偃與狐姬實同母兄弟也秦誓據書序爲敗殽還歸而作史記謂作于封殽尸而還之日又夫子序書何故以秦誓終願詳示之

答　大全釋楚書節專主王孫圉白珩之對時文家多宗之然鄭注本兼王孫圉與昭奚恤二事而言但考昭奚恤乃楚宣王時人在昭王後百餘年且其事載于劉向新序所稱登壇而南面者有令尹子西大宗子敖葉公子高司馬子反此四人者並不與昭奚恤同時而子反則尤在前新序之書多不可信舊注固不當兼引之也故朱子但釋楚書爲楚語曰不貴金玉而寶善人亦并不實指白珩之對也

狐偃爲狐突之子按晉獻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注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鄭叔詹曰狐姬伯行

之子也實生重耳又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韋昭注狐突狐偃之父大戎伯行也据此則狐偃與狐姬實同所出固重耳之舅氏矣何義門讀書記謂狐姬非突之女悞矣　趙氏耘菘謂子犯教重耳辭國但當從檀弓在獻公初卒時若史記據國語謂在里克殺奚齊卓子之後則重耳復何用辭國竊按獻公之卒與二子被弑在僖九年秋冬之交二事本相連安可析言乎

秦誓之作胡文定從書序金仁山從史記近人多宗閻君四書釋地謂當從書序敗殽郊次之日不知閻君仍有後條則據張守節正義謂仍當從史記爲是　删書以秦誓終邵康節郝京山輩皆謂夫子已知繼周有屬此近于讖緯之說也按公羊云何賢乎秦穆公以爲能變也胡文定云春秋大悔過嘉釋怨王者之事此聖人所以錄于書末朱竹垞云悔過一也衛武賓之初筵列于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書余尤愛四書釋地所引秦誓之詞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謂穆公悔過岌岌乎恐死之將及也可爲窺秦穆之深矣益民生在勤人皆當日日三復此數語凡志于學問志于功業即下而志于富貴未有不由此一念而能有成者也

畜馬乘

問　此句何以見士初試爲大夫者

答　按此句孔疏云書傳士飾車駢馬詩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据此士駢馬者二馬也惟初試爲大夫乃乘四馬然則畜馬乘乘字解作四字猶發乘矢者四矢也有馬十乘者四十匹也不然則士豈不亦有車馬耶

百乘之家　閻百詩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是則有采地矣再命大夫皆然今百乘之家蓋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乃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能出兵車百乘當云采地之至

大者也不當但云有釆地者也

喜怒哀樂　二節

問講章皆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為指天命之本然並未說到涵養功夫祇如衆人亦有此未發時候此則謂之中也發皆中節句亦祇是空說這個景象以發明和字耳至下節致中和方就君子戒懼慎獨上說其說然與

答人自雞鳴而起此心即孶孶有所為雖無事靜坐亦必有所注念惟果孶孶為善者當其靜時即為戒懼之君子方能涵養此心其餘衆人安得語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乎至

于發皆中節謂之和尤非本平日之涵養而臨幾又加省察知明處當者不能若常人既無未發之中安得有此發皆中節之和乎竊謂此節未發謂之中是承上君子戒慎恐懼于不覩不聞故能于未發時養其中方可謂天下之大本也發皆中節謂之和是承上君子慎獨故能于已發時得其和方可謂天下之達道也末節致中和乃從此又推而極之以至于中和之無不彌綸布濩故能天地位而萬物育也其但謂之中謂之和者猶所謂惟至誠為能盡其性也其繼曰致中和者猶所謂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也故末節復就中和造到至極處言之非上但空說中和二字氣象而末節致字乃始就君子戒慎功夫言也今若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句為指天命之本然非由君子之戒懼而來將所云謂之中者殆猶釋氏之坐禪入定也猶彼言終日混沌如在母腹也是則王陽明之所以但云致良知也豈知聖學言致知而必在格物言致中而必兼致和哉今附錄朱子論中和數條俾學者毋泥于舊說也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祇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于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說甚

善（朱子答胡季隨）

聖人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祇是不主靜不曾知得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脚行去如何會中節（以上二條見語類）

按文集遺書（程子）謂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

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
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
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
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
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
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
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黙識。故程子之
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
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
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程子云。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有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
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
者。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有
箇恰好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
道之實也（答張敬夫）
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
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
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閒固有動靜
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閒斷。則
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
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閒斷
之本也今不察此。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
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
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
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
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

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
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
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答徐彥章）

正鵠

問　鄭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鳥名也卽題肩鵠小鳥卽鳱鵠皆鳥之捷黠者）蓋謂
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射正也朱子從之。
故曰皆侯之中射之的也然諸儒說多不同。敢問何如
答　按鄭分三項。其言大射之侯。有鵠無正卽周禮梓人職。張
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之侯有正無鵠。卽梓人職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又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形卽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虎豹士布侯畫鹿豕皆丹質是也是謂三射之侯皆不同也迨考王肅則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說甚明宜從之（見賓之初筵詩疏）今按爾雅並無此文殊不可解則謂正在鵠之內似難為據矣惟賈逵周禮注則謂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于鵠是鵠在正內也（賓之初筵疏亦引此賈說）固與王肅異而亦與康成異金氏禮箋則非鄭而主賈謂

侯皆以鵠得名大射之侯棲皮為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為鵠大夫士則畫布為鵠鵠外謂之質其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凡此皆謂大射之侯也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若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

侯與燕射同經記別無有所謂賓射之侯鄭君乃以梓人張五采之侯當之要知據鵠言之為皮侯據正言之為采侯其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不言棲鵠者蒙上皮侯省文耳（賈馬以此五采與上卷以功為一物見梓人疏）姑並存以備考

其侯制之大小按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是正鵠之大小取數於侯也又儀禮鄉射禮云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是侯之大小取數於道之弓也然則道五十弓之侯中廣一丈道七十弓之侯中廣丈四尺道九十弓之侯中廣丈八尺於是以參分其廣而鵠居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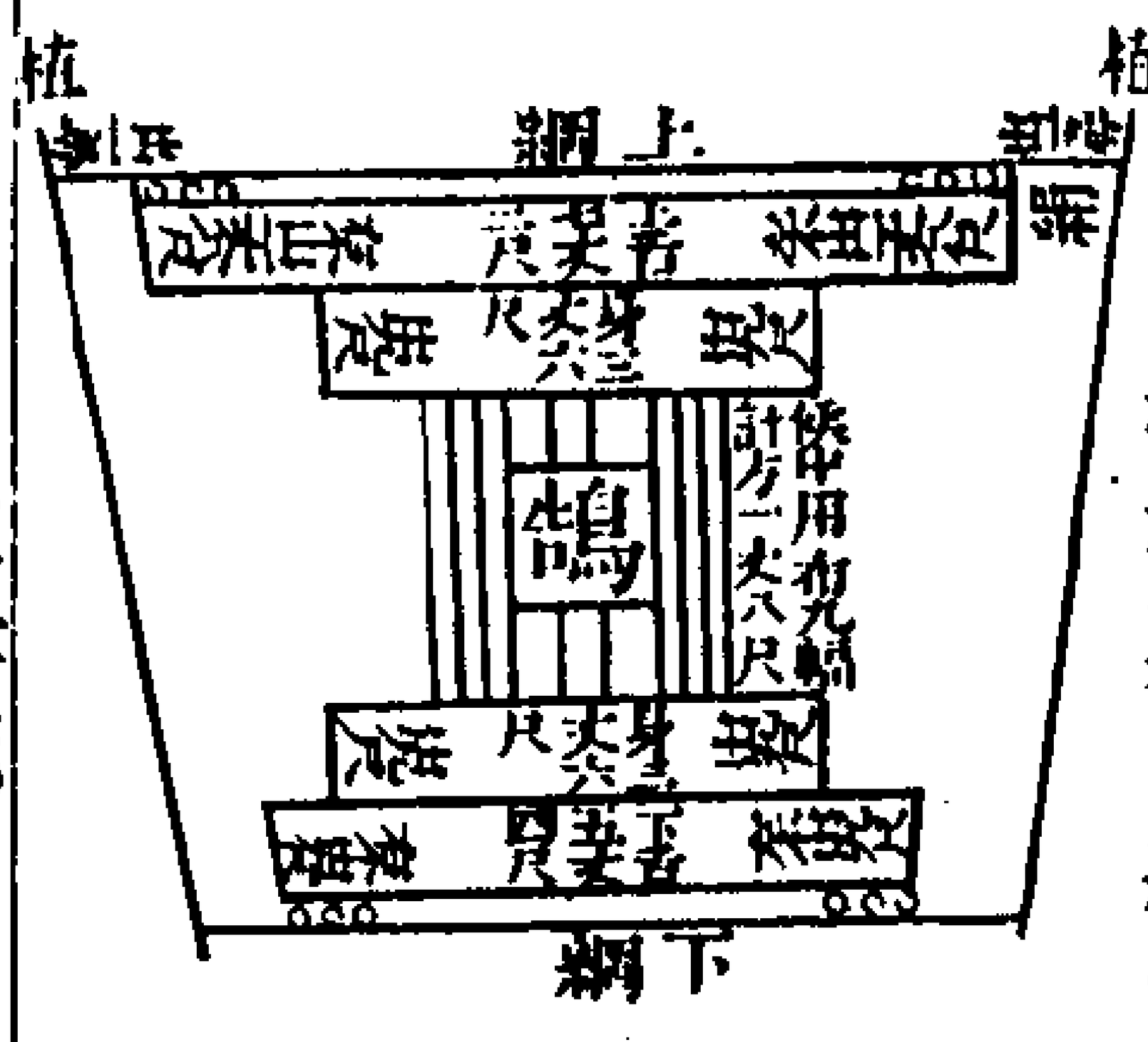
之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鄭司農言十尺曰侯弟以解道五十弓者非可概論也

射侯附考　周禮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如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皆言橫長之數戴東原云下兩个半之謂出于身者也九節之侯上个左右出各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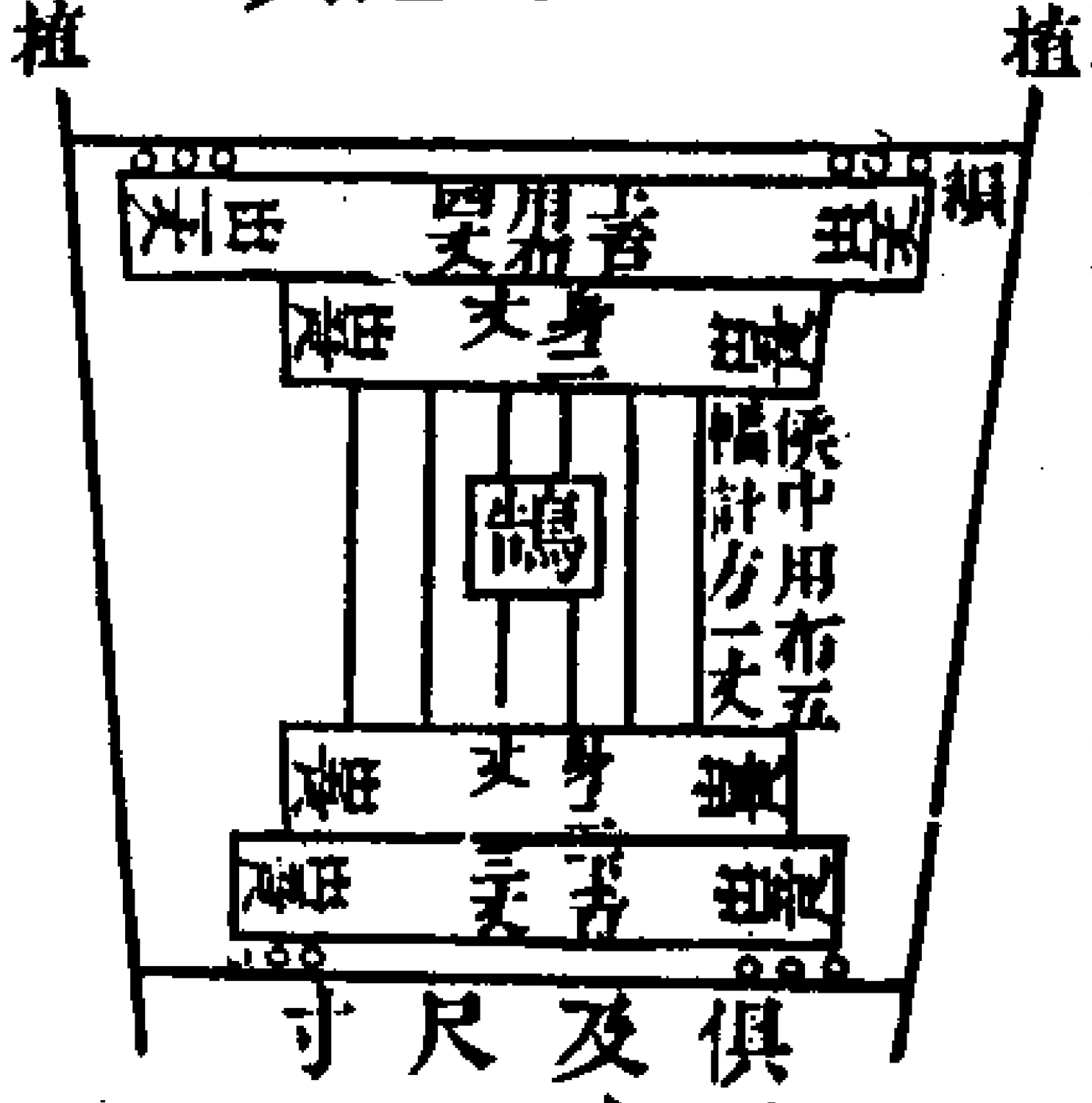
八尺下个左右出各九尺綱所以繫侯于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八尺

縜籠綱者按說文縜持綱紐也大射禮云中離維綱者維綱鄭注維當爲絹賈疏絹即縜也

道九十弓之侯圖



道五十弓之侯圖



俱不及地二尺寸

宗廟饗之大孝節

問　國語祭法皆言舜禘黃帝祖顓頊考史記謂堯三世祖元囂與舜七世祖昌意顓頊之父俱黃帝之子據此舜固堯之五世從元孫也然歟

答　史記所載譜系俱原於大戴禮之說而鄭氏則不取焉鄭氏所據則依春秋命歷序謂炎帝傳八世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始至堯此與史記異也

按舊說謂黃帝共二十五子其元妃西陵氏生元囂昌意龍苗共顓頊即昌意之孫而禹又顓頊之元孫其帝嚳即元囂之孫而帝摯堯稷契皆帝嚳之子也二妃方纍氏曰節生休及清休即帝鴻清之子爲少昊三妃彤魚氏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又衆妻之子十六人共爲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曰祁曰己曰滕曰葴曰任曰荀曰嬉曰佶曰儇曰依曰姬有二人曰酉亦二人後有姓氏始此又餘皆姓姬而並無姚姓舜固非其裔也其相傳而帝天下者惟次妃之子帝鴻名休傳與少昊又傳與元妃之曾孫顓頊顓頊傳與帝嚳嚳傳子帝摯及帝堯據此則二帝三王獨虞舜不出黃帝考之劉耽所纂呂梁碑記虞舜祖幕幕生窮蟬蟬生敬康康生喬牛牛生瞽瞍瞍生舜此舜命禹治水過龍門而後有此碑也故羅長源路史叙虞舜紀謂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物生有虞氏報焉又左氏云有虞祖幕風

俗通亦謂舜祖幕與呂梁碑合但無句望耳孔晁則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報祭之惟賈逵韋昭以幕爲虞思妄矣又顓頊有子八凱並無窮蟬之名故舜祖窮蟬本爲幕之子而世本史記誤以窮蟬爲顓頊次子因以舜同出黃帝禮傳遂有上古五世通婚之語尤爲謬矣是舜別姓姚固非黃帝之後或以祭法禘郊祖宗之故疑舜非堯親胡爲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不知舜之天下受於堯自當祖堯之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且禘黃帝於圜丘郊帝嚳於國之陽皆非有虞在廟之主者在廟之主則有幕

一第16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版正内

與瞍焉書曰祖考來格是也故鄭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是亦顯言舜不出顓頊矣蘇軾亦云虞祖顓頊而宗堯皆因受天下於人必告所從受於人之祖宗均以舜非顓頊之裔直以受天下於堯而故祖之者也金履祥云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又稷契亦非帝嚳之子詳後稷契一條）

武王未受命

問 文王世子篇言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夢齡之事果足信與

答 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周公負斧扆制作之事皆公任之所謂成文武之德也然按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傳謂文王以虞芮質成為受命元年至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若據孔說計之武王自即位至克商二年而崩共六載其崩年為九十三則當即位之時年已八十八而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是文王僅長武王九歲耳況復有伯邑考豈文王未十歲而生子耶故路史發揮極駁孔氏之說而以竹書紀年言武王年五十四而崩者為得其實且詆夢齡之事為記禮者之妄也竊謂夢齡之事固不足信但据竹書紀年言武王年五十四則其受命之年為五十二亦于末字未合今据蔡傳以十有三年者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則武王既克商二年而崩計前後在位共十有五載當初即位之年距文王崩年九十七其

時武王年七十三固可謂未受命而文王為長子武王十五歲耳附此存參

蔡傳云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謬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與西伯初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

第一〇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板反內

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論極爲詳著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二

婺源戴大昌斗源

上祀先公

問國語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史記亦言稷罷子不窋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凡四世自公劉而下則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祖紺盭父王季故稷至文王止十五世耳但稷與禹契同朝而禹至桀有十七主商自湯至紂又二十九主兩朝共歷四十六主實得千二百年而周豈止一十七世耶公劉與夏桀同時自后稷至公劉又豈止四世耶

先儒疑者多矣其說如何

答漢書婁敬傳及路史皆云稷至公劉十餘世俱闕名楊愼謂呂梁碑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又數世始至不窋則不窋非后稷之子又自不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謂公非之後有辟方高圉之後有侯牟亞圉之後有雲都則又多此三公也是知國語十五王之說但推其賢而有聞者耳竊謂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亦其後裔陵夷衰微以致此耳若稷始封于邰當舜在位五十載以及夏禹與啓皆聖賢之君安有稷之子遂至失官竄于戎狄而天子俱置若罔聞賞不酬勞雖

叔世亦宜無此事則以不窋為稷之子而自稷至公劉僅止四世固未確矣

追王句附考

按周家追王之說自鄭康成信緯書謂文王改元稱王而孔穎達又據緯書謂文王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大王王季因以周公追王為改塟以王禮說甚不經先儒固多駁正文王無稱王追王之事矣但顧氏日知錄云中庸言周公追王大傳言武王牧之野既事而退遂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於周廟而其告庶邦冢

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册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為得也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亦未為得也周氏理裒解之曰顧氏以大傳疑中庸又以緜詩疑大傳意蓋謂追王在武王時追王文王又在大王王季之前耳然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也豈鑿定武王時未追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緜詩追叙故其辭質而稱古公更未可以為未追王之據也考逸周書言一月甲子入殷乙丑復於軍二月辛亥告於天宗上帝祀大王王季文王是追王在克商後一月與大傳之文相符合至此節止言追王大王王季而不及文王則陸農師嘗論之不言追王文王者因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已追王也竊謂周君所論甚核觀下言上祀先公亦豈武王時絕不上祀必待周公始以天子禮祀之乎

期之喪達乎 六句 王子有其母死者解附後

問 集注謂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似以末二句為但釋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之義耳然歟

答 按古禮父在則子為母齊衰杖期(十五月而禫)是期服亦通乎母喪也父為嫡子亦服斬衰三年非謂三年必父母之喪也故惟末二句方專就父母之喪言謂為父皆斬衰三年為母若父在則皆服期父沒則皆齊衰三年此則不以庶人而加重不以天子而少降故曰無貴賤一也正須承上四句而別言之耳

又父母之喪由後世改重者有三為附考于左

按士虞記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

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故古制三年之喪實祇再期出月而禫爲二十五月白虎通淮南子孔安國王肅等俱無異說惟考戴德喪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康成依而用之于是注士虞記中月而禫則云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爲二十七月而禫自康成注禮之後至今沿之一也　母之喪古制父沒則爲母服三年父在則爲母齊衰杖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父在爲母也（與凡期服不同）其爲母杖期者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

爲母之服亦除統于其父家無二尊也然子服雖除而不飲酒食肉不御內未嘗不三年也故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此先王制禮之意也自唐高宗上元元年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其後元宗時盧履冰力請仍依舊制而中書令蕭嵩脩五禮復請用上元之禮則父在爲母亦三年起於唐武后至今沿之二也

又古制庶子爲其生母考儀禮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註云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伸故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又云諸侯之

妾三月而葬則既葬除之是三月而除也疏云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諸侯之妾子父在爲母小功是其差次也（下孟王子有其母死者不得終喪正緣古制厭于父耳注謂厭于嫡母者非也）至若嫡子衆子於父妾之有子者士則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儀禮亦有明文自明洪武七年命宋濂等脩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則此制又自明洪武始至今沿之三也（按古制惟父沒則庶子爲其所生母亦齊衰三年耳）

（又按古制婦爲舅姑喪服傳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

俟夫之終喪至後唐始定三年之服宋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一依後唐之制至今沿之）

祭以士祭以大夫　按祭從生者謂除服後吉祭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此王制孔疏所引盧植之說甚確

設其裳衣

問　毛西河謂裳衣有二項緣天子歛衣有百二十稱大歛所遺則司服授守祧藏之及祭以上衣授尸儀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餘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統謂之裳其說然歟又或謂祭之用尸本夷蠻之俗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

則固已疑之矣。杜佑謂古人質樸。華夷同俗。故有人殉死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其說如何

答 按毛氏所據。乃所謂大喪共其奠衣服。葢喪奠無尸。故陳坐以為魂衣。至他時祭祀。則司服云共其衣服。守祧云各以其服授尸。無魂衣設坐之文。則所謂上服者。乃指上等禮服耳。其非禮服。則不授尸　周法有男尸。無女尸。時文家混引公劉韓奕。文王卑服。后妃葛覃。亦屬不切

禮器言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因於殷。尸亦坐。古者尸主並用。自天子至於庶人。祭皆有之。故祭五祀皆有主。三祭而

後迎尸。坊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葢聖人事死如生。事神如在。故祭則設其裳衣。授尸以為神所凴依者。意至深遠。後世禮闕。茲事遂廢。而夷蠻之間容有存者。周隨夷蠻傳言巴梁間每秋祀則里之美鬚面者。送迎而尸祝之。此即尸之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而論者反謂祭之用尸。本出夷俗。不亦舛乎

宗廟之禮　昭穆廟制

問 宗廟昭穆制度。晉孫毓曰。外為都宮。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而賈疏則謂太祖居中。昭穆之廟左右橫列。二說不同。按朱子謂如賈疏。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濶。故中庸或問但主孫博士之說。斯可無疑矣。但廟制父昭子穆有定。若兄弟繼世。及諸父繼世者。其昭穆之分。向來說者不一。宜何從歟

答 禮經但言其常。而禮之變則無可考。惟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皆譏其失。國語則直謂宜異昭穆。諸家注疏皆謂閔雖弟。先為君。僖雖兄。嘗為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孔疏直云。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毁。故朱子周九廟圖。末列懿王為昭。孝王為穆。葢懿王為共王

之子。若孝王則共王之弟。名辟方 其繼懿王。乃以叔父繼兄子之統。亦直分昭穆矣。考之古注。惟范甯獨不以此說為然。故先儒亦有以兄弟繼世。宜同昭穆者。今若以同昭穆為是。則馬端臨有云。或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對偶偏枯。不合三昭三穆之制。若以異昭穆為是。則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勢必如孔疏高曾俱已從毁。且如朱子周九廟圖。孝王以叔居子列。弟處孫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亦不能守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之法。似二說皆不能無疑也。近時萬斯大則主兄弟宜同昭穆之說。至於叔繼兄子

亦必進之先廟。謂其兄廟其廟制。則兄弟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引考工記匠人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古人已有通其變者。以釋馬氏所謂對偶偏枯之疑。可謂辨矣。而顧復初春秋大事表。則力主兄弟宜異昭穆之說。吾郡金藥中先生。亦謂兄弟同昭穆者。此大夫士之禮。不得上通於天子諸侯。蓋大夫以宗法辨親疏長幼。故兄弟不相爲後。天子諸侯盡臣諸父昆弟。故兄弟諸父繼統者。與子繼父同。宜分昭穆。先君爲昭。嗣君爲穆。若立四廟。則以孫繼者。祭可及無親之祖。如周平王崩。太子洩早死。不得立廟。立其子林。爲桓王。是以孫繼祖之統。以兄弟諸父繼者。祭或不逮

高曾之倫。其諸父繼統者。更不得攷。已毀之高祖。復列廟祀也。斯繼體之禮嚴。且明乎臣子一例之義。其以兄弟諸父繼者。祭稱嗣王嗣侯。廟號先王先君。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稱兄宣公曰先君。而倫序之名亦正矣。据此觀之。則兄弟諸父繼統。宜分昭穆之說爲長耳。

序昭穆

問　章句子孫亦以爲序。李安溪疑其於經傳無據。謂此句專是序祖考之昭穆。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耳。其說然與。又舊解序子孫之昭穆。謂指同姓之無爵者。於阼階下分爲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其同姓有爵者。則與異姓之爵序立於西階下。蓋據文王世子。言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則如外朝之位。其說久矣。惟任翼聖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禮重類族辨物。以同姓與異姓序尊卑。豈類族乎。故序昭穆中必兼序爵。敢問如何

答　按祭統夫祭有昭穆。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据此則本句不得專謂序祖宗之昭穆矣

任氏謂序昭穆亦兼序爵。蓋援周禮墓人職。塋必以昭穆。有

爵者居前之例。於每世昭穆中。亦另俾有爵者居前一行。蓋以世次異。則子不可先父。世次同。則弟不妨先兄。也亦似有理

又全謝山曰。序昭穆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皆屬焉。諸國之子孫弗敢先也。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例。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是也。按全氏說亦核

序爵序事

問章句爵謂公侯卿大夫士毛西河謂除開國遷都及新王即位五服不至則常饗與祭不得有外諸侯又章句事謂宗祝有司之職事西河謂世子篇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若宗祝有司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安辨賢否其說然與又或謂序事仍是序爵如周禮自太宰大宗伯以至鬯人鬱人之屬皆有職事一定者其說如何

答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其不巡狩之年諸侯又以四時分方而至豈竟無與祭者則序爵固可兼外諸侯言也

按古祭祀最重宗祝宗以相主人祝以相尸故特牲禮先獻

祝而後獻賓先獻宗人而後獻兄弟安得謂宗祝非助祭之人乎

按序事雖不外爵爲序然其間亦有平日職事與臨時分派二項皆當序之蓋載在周官者雖有一定職事若助祭侯伯及澤宮校射之士其職事必須臨時派撥不得盡有一定也故周禮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此正所謂序而辨之也

旅酬 二句

問章句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或謂必兼無算爵言之又孔疏下爲上爲字讀平聲敢問何如

答此條若不兼無算爵則于下爲上逮賤之義不備章句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本係用鄭氏原注蓋旅酬以行神惠無算爵以交恩好先是主人獻賓又自酢而後酬賓賓奠此觶于篚當旅酬時賓有主人之酬觶則賓酬長兄弟不必賓弟子舉觶至長兄弟酬賓則必兄弟之弟子先舉觶于其長而後兄弟以所奠之觶酬賓迨旅酬既畢將行無算爵則賓之弟子及兄弟之弟子同時各舉觶于其長然後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爵行無數乃爲兩

逮弟子皆下爲上故注約其文以見義凡究心者皆知之

又按孔疏謂旅酬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于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者在先故曰逮賤此解爲讀如字又胡氏應麟曰獻酬之觶起于主人旅酬之觶起于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爲上亦與孔說相仿竊按旅酬儀節詳載于儀禮特牲饋食篇則爲讀如字似無疑也蓋始而兄弟之子舉觶于其長繼而兩家弟子各舉觶于其長皆與其長共行賓主之禮悉與前主人酬賓儀無異故曰下爲上或疑先王制禮安有以卑爲尊抑知不然蓋事尸之禮猶曰以祖

考奉之若特牲嗣子長兄弟養一條。則主人拜祝拜酳拜受酢。如事嚴賓。此周稷若所謂爲之子者何以安乎。可見禮有固然。故曰所以逮賤也。節錄特牲饋食經文于左

主人酬賓　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主人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酌奠觶。賓取觶拜。主人答拜。賓奠觶。揖復位

兄弟弟子舉觶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賓黨主黨旅酬　賓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賓奠觶拜。長兄弟

答拜。賓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爵行日旅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同偏如初儀。又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辨。卒受者實觶于篚

弟子各舉觶于其長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奠者皆奠觶。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

燕毛

問　舊解俱謂此爲祭畢而燕。專指同姓。似可無疑。毛西河獨謂祭畢固無燕。此爲祭畢行賜爵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又任翼聖据世子記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及詩行葦疏。以爲同姓爲燕。亦必立異姓一人爲賓。其說如何

答　按行葦詩。朱子謂祭畢而燕父兄耆老。尚可謂序說本不如此。然楚茨詩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旣歸賓客之俎。

同姓則留與之燕。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于西序下。鄭注爲將以燕飲。此非祭畢而燕之明証乎。若祭統之賜爵。卽周禮司士所云。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此旅酬中事。孔疏謂旅酬時。賜助祭者爵是也。毛氏以之當燕毛。誤矣祭畢旣歸賓俎。則與時燕不同。似不當有異姓。然任氏云以異姓一人爲賓者。此賓乃取于姑姊妹之夫。禮所謂父之黨。非卿非外諸侯。又引湛露鄭箋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考据甚悉。亦可爲燕毛補義耳

郊

問　鄭康成以祭于圜丘爲禘以祭上帝于南郊曰郊又以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王肅則謂南郊卽圜丘也是康成過信緯書而多立之名謂天有六而出禮孔疏因之謂天神有六歲祭有九（冬至圜丘夏正郊天立春祭蒼帝靈威仰立夏祭赤帝赤熛怒季夏六月祭黃帝含樞紐立秋祭白帝白招拒立冬祭黑帝汁光紀又四月龍見而雩季秋大享明堂爲九）天神之名固覺支離但按大宗伯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祭法又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上文又云乃奏黃

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故鄭以蒼璧蒼犢圜鍾之屬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奏黃鍾之屬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亦似有据敢問何如

答　鄭据緯書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也其注周禮昊天上帝又云卽天皇大帝而于月令以共皇天上帝則又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自相違異固不足信竊按郊祭非一有日至圜丘之郊有孟春祈穀之郊（皆配以后稷）有四時迎氣之郊（迎春配以太皞迎夏配以炎帝中央配以黃帝迎秋配以少皞迎冬配以顓頊牲玉各隨其方之色）有高禖求子之郊（用太牢配以先媒亦太皞也）有龍見而雩之郊（配以炎帝）又季秋宗祀享上帝（此于明堂屋下不得言郊）他如天子將出而類于上帝巡狩則柴于四嶽之上特非常祀耳至于大宗伯牲玉不同之故先儒陸氏陳氏已有闢說吾鄉汪君尤暢其議附後

汪雙池云古人有瑞玉（以爲贄者）有享玉（以爲禮者）如桓信躬穀蒲所執以朝聘也又有瑑圭璋璧琮琥璜所將幣以享獻也蓋於神亦然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所以將幣爲禮者猶享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此所執見爲贄者猶瑞玉也大司樂奏

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蓋正祭時所歌舞以樂神者猶鄉飲酒禮於獻酬皆畢之後乃以樂樂賓也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此蓋未祭之先作樂以感神者所謂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也康成据牲玉等不同而分屬祭圜丘與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謬耳（竊按後儒有謂康成謂郊天之鼓必用麒麟皮今遍攷其書並無是語特附識）

社

問　鄭康成謂地祇亦有二夏至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曰禘夏正寅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曰郊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

隰之神。其祭配以勾龍后稷。王肅則謂方澤卽北郊。而以社稷之祭。爲勾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祇。與鄭全異。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疏謂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靈恩謂王社在籍田。後儒多以北郊方澤之祭。卽大社。朱子獨取胡五峯謂無北郊。祇社便是祭地之說。敢問如何

答　王肅謂方澤卽北郊。原無以北郊爲卽大社之說。自宋王聊叔郊祀論云。周官立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大社也。書謂之冢土。戴記謂之泰折。禮謂之方丘。卽方澤也。一而已矣。其說始以方澤之祭爲卽大社。後儒多沿之。故萬充宗謂大社爲北郊方澤之社。與圜丘對者。夏至祭之。所以主率土之地祇也。王社爲庫門右之社。此與稷對者。所以祭畿內之土穀也。由是疏謂在庫門內之右爲大社者。今以爲王社矣。蓋天地惟天子得祭。若土穀之神皆當報。故王社祭畿內。侯社祭一國。州社祭一州。里社祭一里也。若胡五峯所言祇有社無北郊。汪雙池言其謂無夏正月寅祭神州於北郊之禮耳。非謂夏至不祭地祇於北郊方澤也。此說得之

按社土神。稷穀神。五土皆統於社。五土謂邱陵山林原隰墳衍川澤也百穀統之於稷。康成以稷爲原隰之神。固非。但其謂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此正以能治其事者功得配食耳。王肅直以爲社祭勾龍。稷祭后稷。則不及鄭說之精矣。然以勾龍后稷配者。亦惟天子諸侯然也。若夫州里之間。則如韓子所云鄉先生之賢者。沒而祭於社。是亦配食之列矣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三

婺源戴大昌斗源

夫政也者蒲盧也

問　鄭康成注蒲盧。本爾雅釋蟲謂是蜾蠃。即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取桑蟲之子。負而變化之以成已子。以比百姓易化也。集注則取沈存中之說以蒲盧爲蒲葦。何如

答　按家語亦載哀公問政章。其此節則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西河毛氏據此以

爲當作蜾蠃之於桑蟲。乃化而成者。且譏朱子用沈存中之說。須改盧爲蘆字矣。但今中庸本不載天道敏生。待化而成二語。故朱子改用沈氏之說。或問有云。惟以爲蒲葦者。乃與地道敏樹相應。此其意也。竊謂蒲葦之說固未確。葢古人立言。往往多方取譬。如孔子之責冉求也。既取喻於瞽者之相。下又言虎兕龜玉。孟子之對齊宣也。既取喻於大木。下又言雕琢玉。其言性也。既取喻於治水。下又云天與星辰。此類甚多。況此句另以夫政也者提頭。安知夫子不別引一喻。豈必仍與上文敏樹相弗乎。古本中庸夫政也者二句另作一節故以蜾蠃取譬。當是引起下文取人以身。言君修其身。自能化其臣。斯人存而政舉。自別是一義矣。且即欲與上文敏政句相應。則蜾蠃之祝桑蟲。七日而化爲其子。物莫有速於此者。蒲葦雖易生。又豈能如七日之速化乎。由是觀之。鄭注之說爲長矣

官盛任使

問　文武之政莫備于周禮。而周禮一書。先儒疑其設官大冗。果所謂官盛任使之意歟

答　周禮之書。自鄭康成王仲淹程子朱子馬貴與眞西山諸儒。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後儒疑之者亦復不少。然周

禮要非周公完書。間有出于漢劉歆增益者。如建國之制。則與孟子不合。自孟子時已曰其詳不可得聞。豈漢世所傳者。果爲原本耶。今錄黃氏日抄一則。則六官之屬。繁冗可見想經言官盛任使。固未必如是之多也

黃氏日抄云。陳及之曰。或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之民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幾何。豈足以養

二萬三千官吏愚按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府史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萬三千之數而已按此只就地官言若歐陽公疑設官太多又通計六官而言耳

送往迎來

問 章句謂授節爲送往委積爲迎來然歟

答 按經言柔遠人古注以遠人爲蕃國之諸侯不若從章句指商賈行旅者爲是但考周禮凡送迎俱有符節委積不必分屬而此句係言送迎商旅則又與送迎賓客之禮有別以賓客義自具朝聘句也蓋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

節以送迎之其于商賈行旅則守關有內外之送令內者從外入外者從內出但節各不同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行旅用旌節亦是送迎皆爲之授節也若秋官環人則屬送迎賓客者耳　又委積亦兼往來說如懷方氏掌委積謂續食往來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皆以給來往之用是也若賓客則屬掌客其委積有牢米薪芻故稍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原有分別也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

問 周禮大行人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據此則以地之遠近爲朝之疏數也若尚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似每至六年則五服盡來朝無遠近疏數之異其說不同何歟此外則天子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又朝方岳下此常朝也又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曰時見及王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曰殷同此間朝也然或謂殷同者五服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南方以夏至西方以秋至北方以冬至即周禮大宗伯所謂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者果有合歟又聘問之制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時聘以結

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據鄭注則十二年中凡三大聘若王制及左傳鄭子太叔晉叔向所言各有不同何歟又厚往薄來章句謂爲燕賜厚而納貢薄果其然歟

答 後儒多謂周時朝期宜以尚書爲正今按尚書孔疏則據昭十三年傳叔向言六年一會謂即周官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所云皆言貢物或是因貢而見不必其君自朝以此彌縫兩經之異似屬曲說至毛西河則謂尚書周禮本無不合周制諸侯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析言之其侯服歲一見云云謂侯服以一年朝甸服以二年朝男服以三年朝采服以四年

朝。衛服以五年朝。要服以六年朝。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夷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此說任翼聖採入所著禮記章句中。但如其說則大行人當云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不當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也。于文義究屬强合

聘期據大行人時聘殷頫。鄭注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鄭葢謂侯服歲一見則年年朝。以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

要服六歲一見計之。則十二年中。惟一年七年十一年。乃侯服獨朝。則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是十二年中。凡大聘三小聘則無定數也。毛西河則謂六服皆以來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凡十二年中。每服各六大聘。皆除巡狩年外以次而周。其說與鄭注異。若王制比年小聘。三年一大聘。先儒謂夏殷之禮。子大叔言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叔向言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則春秋時霸主之制。尤未足據。至謂間朝五服各以時至。附錄四明范氏朝覲辨備考

范斯大曰。嘗讀周官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疑諸侯見天子一也。何以因時而異其名。再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更疑臣之見君必北面。東面西面何以行拜稽之禮。今卽覲禮詳考之。知朝覲本是一禮。曲禮之言可以補覲禮之畧。而周官不足據也。覲禮云。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此所謂朝。非卽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禮乎。葢受覲必于廟。廟在路寢左方。天子未就廟時。諸侯皆俟于外舍。及天子出自寢。先至于宁。諸侯遂分東西立以通姓名。卽所謂朝。曲禮謂諸侯見天

子曰臣某侯某。卽此時也。既朝之後。天子始入廟受覲。故覲禮乃朝之下。始有天子負斧依之文。節次固自分明。詳略不妨互見。合而通之。先朝後覲。原非二禮。又豈有四禮哉。所以知曲禮爲可通者。考覲禮其入覲也自奠圭至致命其行享也自奠幣至授幣。皆北面再拜稽首。不既與諸侯北面之言合乎。北面曰覲。則東面西面曰朝。必非無據矣。況覲止行于天子。而朝禮下通諸侯。春秋書來朝者屢見。惟取相見爲義。故諸侯得相朝。而覲天子卽以朝爲始事。上下不嫌同號也。鄭氏謂春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

覲一受之于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然則春夏來朝者無北面拜稽之禮謂冠履何故知周官不足據也

孠往溥來章句云燕賜孠而納貢薄按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飱牽類乃待來之禮非往也周禮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好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槁當爲犒)有福事則令慶賀之如春秋時天子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此是往禮若來禮有三項或因朝而貢大行人侯服歲一見貢祀物之類是也或因聘而貢聘禮璧琮幣帛庭實皮馬是也或歲之常貢小行人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

蓍龜

問周官太卜掌三易而夏商二易繇詞古已無傳迨晉隋間連山歸藏復出其果真與或謂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子適魯見易象若列國則別爲一種占易之書如今易林之流然與又古卜筮並用後世卜法不傳其遺義猶可考歟占法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其有變爻者則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固已而內外傳又有貞屯悔豫皆八及泰之八艮之八先儒往往異議果如何又蓍筮歸奇象閏解者不同宜何從歟

答按杜子春云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故路史發揮云小成者伏羲之易也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易也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商人因之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易尚變周易用九六尚老也老變而少不變也鄭康成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孔疏不主此說)洪容齋云夏以寅爲人統故艮爲首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商以丑爲地統故坤爲首周以子爲天統故乾爲首(此本賈疏之說)據桓譚新論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

百言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其後二書至晉隋間始出馬貴與謂北史明言連山出于劉炫之僞作度歸藏亦此類耳乃鄭夾漈好奇尊信此二書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過矣

左傳于莊二十二年稱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昭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哀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但考昭七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襄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亦是引用周易則知當時稱周易者特以別于夏商二易非謂惟周與魯專有之耳故閔二年魯成季

之生筮得大有之乾則其繇辭便非周易說者謂左氏所載繇辭與周易異者如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此類不可勝數皆疑爲夏商之易亦或然也戴埴鼠璞云筮法六爻未必定僅一爻變動而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如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晉侯勤王之筮大有九二變睽齊崔杼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婤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

需諸如此類何當時竟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此則疑有附會而失之誣耳

又古人占法未有爻辭之先卽彖辭而已周于用既有爻辭之後則但以專動者爲占而初亦不離乎彖辭以爲斷也至內外傳稱貞屯悔豫皆八以及艮之八泰之八季安溪乃謂卦以八成此別爲之說不足据也若程沙隨謂貞屯悔豫皆八爲屯之豫如其說是三爻變也夫三爻變以變爲主安得復以八稱之惟全謝山云韋注謂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震下坎上爲屯坤下震上爲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共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貞悔當之宜其舛戾而難合已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云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夫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二陰爲主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　泰之八尤爲難曉先儒以爲六爻不變者

是緣董因占語祇稱本卦彖詞故也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夫筮以兩爻或一爻不變者始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如六四不變爲觀五不變爲晉上不變爲萃四五不變爲剝五上不變爲豫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故宜令後人茫然毛西河則以當爲泰之豫而全謝山則以當爲泰之剝也至于穆姜之筮得艮之八史以爲艮之隨乃說者謂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爲言要知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爲何爻哉　按知新錄云易有七八九六其用九六者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左傳穆姜遇艮之八

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蓋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假如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則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則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占不變者其反也

筮蓍之法解者亦有二說繫辭云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朱子蓍卦考誤曰五十之內去其一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于一處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

置左手之策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也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此大略本之孔疏惟郭忠孝從張橫渠之說則謂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于前以奇歸之也又曰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若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今按孔疏本義則以左右揲餘為奇而以扐象閏再扐象再閏也張子郭氏則以先掛一者為奇而以掛象閏惟初變掛一故初歲有閏又須再越二變不掛而後再扐故曰再扐而後掛如更越二歲而後再閏也夫以歸奇為歸掛一之奇則自虞翻已為此說且玩經文曰歸奇于扐則奇與扐自是兩物而併歸一處則郭氏之說可從也

漢藝文志劉向七略所載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則蓍盛而龜微矣　國朝惟胡氏煦撰卜法詳考四卷蓋彙諸書古義以見鑽灼之梗概云爾若後世

筮法亦異于古按士冠禮賈公彥疏云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考賈疏蓋本于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之言是齊隋以來筮已用錢又按朱子語類云今人以三錢當揲蓍乃漢焦贛京房之學項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意火珠林即交單重拆也則錢卜實始于漢但古時尚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今則第擲錢得數更趨簡易矣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問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今中庸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何以若相反耶

答朱子語類已及此矣其說曰或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曷故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又曰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

禮儀三百　二句

問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作禮儀威儀大旨略同鄭康成等以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婚吉凶其中事儀三千而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即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朱子謂以儀禮爲經禮則瓚說爲長矣惟曲禮之篇未見于今何書爲近其說云何

答先儒謂中庸載于戴記本爲言禮之書蓋道乃虛名先王因人情而制爲節文以使人執守而可行者則爲禮三百三千即所謂道問學也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于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太史執之以涖事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者也竊按漢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上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藏之秘府哀帝初劉歆欲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經之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後乃亡失今所傳爲經禮者惟儀禮十七篇耳至于曲禮三千朱子雖曰未見于今何書爲近然亦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所

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據此則戴記乃所謂威儀三千也故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有云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自王安石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晚年自撰經傳通解一書以儀禮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附入之爲家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見禮則猶未脫稾也其喪祭二禮則以屬之門人黃榦字直卿號勉齋晦翁之婿凡

喪禮十四祭禮十二門人楊復爲之作序焉

元吳草廬澄復纂次逸經八篇傳十篇以續儀禮所謂八篇者其二取之小戴記（投壺奔喪）其三取之大戴記（公冠等三篇）其三取之鄭氏注（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所以補儀禮之經也所謂傳十篇者按吳草廬自云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

子諸侯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按此乃吳氏澄所纂次儀禮蓋因朱子經傳通解未有完書而爲之者也澄既割取大戴記小戴記篇目以附儀禮又另敘次大戴記三十四篇小戴記三十六篇及周官六篇論者頗傷其失先儒謹嚴之旨然小戴記刪取大戴以成書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詮次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其書既亡澄乃序次爲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喪禮者十有一祭禮者四通論者十有二比類分章可謂苦心斯事矣國朝則江愼修氏著禮經綱目八十五卷）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

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于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唯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

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葢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

按儀禮爲經禮記是傳固無可疑但耳食者習聞此語遂若欲重經而舍傳者不知儀禮舉其儀而禮記疏其意雖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撰月令爲呂不韋撰明堂位爲馬融撰又儒

行亦多矜誇然其他則不盡然大學中庸尚矣如孔疏謂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或錄舊禮之疑或錄變禮所由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又許順之云禮記未必是漢儒說漢儒莫如董仲舒如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又程子及致堂胡氏俱謂學記樂記檀弓表記坊記精語格言甚多（朱子語錄亦云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曲禮少儀內則玉藻之類）又黃氏日抄云禮運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論禮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

名言也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爲言理學者之所本又困學紀聞謂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一年視離經辨志乃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竊謂記者發明禮之精意尤莫如禮器之言內心外心二段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禮運言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樂記言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

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經解言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他如王制言司寇用刑之詳慎郊特牲之言貴誠大傳之明宗法學記之言尊師祭法之明祀典（結言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禁淫祀）祭義之言鬼神（夫子答宰我言鬼神一段）祭統之言謹齊三年問之言鳥獸失其羣匹一段惕人以鳥獸之不若皆卓然不刊之言垂之爲經列諸學宮夫何愧焉

是故君子尊德性　節

問章句分存心致知二項而以每句作兩截分屬之或議其

言知而不及行。故有謂道中庸不可爲致知事。饒雙峯云。溫故知新。皆知之事。敦厚崇禮。皆行之事。其說何如。又此節每句俱以一而字弗說。郎朱注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也。或謂陸子靜教人偏於尊德性。朱晦翁教人偏於道問學。而王陽明据朱子晚年定論。以爲朱陸早異而晚同也。其說然與

答　章句專以致知與存心分貼。乃因首句下截第言道問學也。其實章句致知二字。本兼知行而言。如云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庸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此皆指行言也

故語類有云。或問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方能如此。知與行互相滋養此其證也。又汪雙池先生云。致知二字。實兼知行。其統謂致知者。如易傳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云爾

按陸子之學。實偏於尊德性。而朱子教人則未嘗偏。先儒謂孔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效法孔子。涵養必在主敬。進學必在致知。德性在是。問學在是。此其與陸子異也。至其答項平父書。言子靜專是德性事。而某所論問學上多。爲彼學者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某於爲已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郎此書觀之。正朱子不敢自是。恐墮一偏。並非謂陸子之學。遂無所短。若陸子則不肯爲是言矣。乃程篁墩敏政因之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朱陸異同之說始于吳草廬始爲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輔車之相倚。王陽明又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而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抑知朱陸之學。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者。陸子之學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

其實者。朱子之學也。故朱子答陸子美太極西銘。論辨至再。其答子靜書。辨詰尤切。並逐條註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乃王陽明專取朱子所言涵養其議論與子靜合者著爲朱子晚年定論。而後人多惑之。不知其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當時羅欽順嘗致書力辨又東莞陳建作學蔀通釋以深斥之。孫承澤亦謂陽明所編。欲借朱子以攻朱子。顧氏日知錄所載甚詳。且曰晚年定論之刊。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是不可以不辨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四

婺源戴大昌斗源

書同文

問　古人但言文而不言字。如十年乃字。牛羊腓字。冠而字之。皆非書契之稱。至呂氏春秋懸咸陽市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及史記述秦琅邪臺石刻。有書同文字之語。而字以稱。故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昔黃帝史倉頡觀星辰圓曲之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皆蝌蚪古文也。嗣是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其傳已久。迨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春秋時孔子書六經及左氏傳。尚皆用古文。漢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書禮春秋論語孝經及張倉所獻左氏傳皆古文也。其後諸侯去籍。七國異政。秦兼天下。乃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時有程邈。又作隸書。以趨約易。謂施之於徒隸也。秦書雖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而所用多隸書。由是古文不講矣。漢興有尉律。所以勑小學也。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

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厥自尉律不課。小學漸不明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有杜業爰禮秦近諸人。皆能言之。於是揚雄采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東漢安帝時許叔重慎從賈逵受古學。博采通人。作說文解字十五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由是六藝之訓詁。天地山川鬼神草木鳥獸蚰蟲雜物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然後人于此書。有駁正之者。有篤信之者。果何如耶。夫文字不外形聲二者。說文之時。未有翻切。自魏晉以後。聲韻之書漸興。而韻有古今之異。亦攷定文字者所當究也。厥旨如何。

答　夫子稱書同文。自指倉頡古文及籀文言之。而古文籀文約畧載於許氏說文一書。若鄭司農注周禮六書之名。亦惟說文方極解晰。一曰指事。如在其上謂之上。在其下謂之下。視而可識也。一曰象形。蛇鳥即象蛇鳥之形。日月即象日月之形。隨體詰詘也。一曰諧聲。如岱以山而諧代之聲。崇以山而諧宗之聲。江海以水而諧工每之聲。取譬相成也。一曰會意。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王居門爲閏。人荷戈爲戍。比類合

詎也。一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一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其書始一終亥。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源。使百世下猶可窺見古人制字之意焉。竊按六書。象形居十之一。指事居其二。會意居其三。諧聲居其四。四者有限。而假借轉注無窮。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許叔重自叙以考老為轉注。令長為假借。後儒多有不以為然者。假借之義。則宋鄭夾漈所云有同音借義者。如本為木之基。而為凡物之基。永為水之長。而為凡物之長。狀本犬之形。而為凡物之狀。物本牛之事。而為凡事之物。初裁衣

之始。而為凡物之始。基築土之本。而為凡物之本。又有借音不借義者。如來麥也。而為來往之來。難禽也。而為難易之難。蚤虱類也。而為蚤夜之蚤。能熊類也。而為賢能之能。為母猴也。而為作為之為。爾花盛也。而為爾汝之爾。是也。其餘諸說亦皆發明盡致。惟轉注之義。較易蒙混。夾漈則以建類互體為轉注。固未精確。或以爾雅釋詁一篇即轉注之說者。稍混于鄭氏同音借義所言假借者矣。或又謂轉注者乃韻書之權輿。以字有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也。說較直捷。但與許慎原義不符。姑附錄諸家之主此說者。以備考焉。

禮部韻畧曰。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如裴務齊切韻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其說皆非。　趙宧光說文長箋曰。考老二字。序文引作轉注。而本訓則云老从人毛匕。考从老省丂聲。是老乃會意。考則諧聲。一人之書。自相矛盾。　趙古則曰。自許叔重以考老為轉注。以令長為假借之說興。康成以之而解經。漁仲以之而成畧。遂失假借轉注之旨。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之。是為轉注。近世程端禮謂轉注為轉聲。假借為借聲。足証考老之謬。　楊慎曰。鄭夾漈六書

畧。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論轉注。則謬以千里矣。　陸深書輯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為别字。令長之類是也。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别用。能朋之類是也。

附錄　史籀十五篇凡九千字。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秦焚書惟易與史書得全。所謂大篆是也。許氏說文雖用李斯小篆。其實即取史籀篇而說其義。故亦十五卷凡九千餘字也。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于是校定說文。修正筆法。展作三十卷。頗排斥許氏焉。　隸書者即今楷書也但無點畫俯仰之勢

耳。後人多以八分爲隸誤矣。至唐開元中校定隸書，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隸體始定。五代蜀時有林罕者，以爲非究于篆，無由曉隸，于篆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于隸則取開元文字，各逐所部載而明之，名曰林氏字源偏旁小說。又王次仲作八分書，蓋割李篆二分而取其八，割程隸八分而取其二也。宋徐鉉校定說文，以李陽冰排斥許氏，自爲臆說，故備加詳攷。其音切則以孫愐唐韻爲定。凡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其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附於注中。又有違戾六書之體，謂之俗書，計二十八字，附列於後。

壷易云定天下之壷當作娓个明堂左右个當作介暮本作莫自暮已下十二字後人妄加偏傍熟本作孰捧本作奉遨本作敖徘徊本作裴回迴本作回腰本作要嗚本作烏慾後人加心揀本只作東倖本只作奉鞦韆按高無際云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訛爲秋千後人乃造此字斌本作彬或份文質備也悅只作說藝本作埶著本作箸飯攲也借爲住箸之箸後人從艸墅只用野褻從衣象形借爲褻朽之褻賾當通用嘖黌說文無學部黈說文纊部矗說文無直部此三字俱無部類可附廙當用嗔字池當用沱

徐鉉弟徐鍇楚臣撰說文繫傳四十卷，中有部叙二卷，本

易序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并每部之中，先後俱有意義，不容紊亂。其說文韻譜亦鍇所撰，蓋爲後學便於檢字而作。徐鉉謂其以聲韻區分，開卷可覩，祇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蓋言體例與說文迥別也。乃巽巖李燾復割裂說文，依韻重編，起東終甲，名曰五音韻補，則紊許氏之例矣。

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惟二徐本。而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辛楣先生云：或取同部之聲，即今人所言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即今人所言雙聲也。二徐兄弟校刊說文，既未審古音之異于今音，而于相近之聲又復不省，往往妄有刊落。如普从日竝聲。古音竝如旁，漢中嶽泰室闕銘竝天四海，莫不蒙恩。竝天即普天也。小徐以爲會意字，謂聲字乃傳寫誤多耳。大徐遂刪去聲字。世竟不知普有竝聲矣。朏从月出聲。按出有去入兩音，朏亦有普忽芳尾兩切，則朏亦爲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如斯之類，未可枚舉，亦稍失許氏之原義矣。

亭林顧氏謂許氏說文解字近于附會穿鑿，如秦从禾以

地宜禾朱从木為居辟从辛為辠威為姑也為女險殿為
擊聲因為故盧晉為日無色豸之言惡犬之字如晝狗有
曰不宜有褻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會毆食辱為失耕時
臾為束縛捽抴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宰為辠人在
屋下執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井凡此諸說皆
不以為然近日朱竹君師伯則謂此等皆始造文字取用
有族許氏師承有自必非其所創作故于居為法古用為
卜中童為男有學賁誓之賁改為棐之類皆曲為剖晰朱
師伯又謂篆變而隷字體莫之辨識如篆本異文而今同

一首者奉奏舂泰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迥從
辵徙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從戎賴之从貝剌聲而改
從負半謁也舜之為舜壺之為壺因之為㕯𠸁之為飢全
謁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于是有俗餼
字以委飼之委當餧而飢餧之餧遂當委于是有俗餒字
匈已从勹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堊从土而加土
蜀从虫而加虫凡此皆為从者失从滋者不滋矣若夫說
文引經每多異字鄭康成駁為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
援引乖今如所引易經服牛之服作犕的顙之的作馰書

經如刊木之刊作栞撻記之撻作遾詩經如鶴鳴于垤之
鸛作鸛食鬱及薁之薁作藿三禮如朱芾赤芾之芾作市
玉飾角飾之飾作𠂤三傳如巢車之巢作轈三恪之恪作
愙點畫迥別其餘若引易則有壹壼闕奇繻祭述巽筮䇹
再三數倚參兩行卜䖑升止象𡳾卽刑懷天剿明出地𤦚
引書則有虞品弗怨虞苗庸㝥衣繡璪粉川睿く巜五服
邶成六旬秩有覲方埶雉任上貢玭引詩則有雲興滄淒
霝降陰壇祖祀禡禂壮駕騂驕戰尚載坺征荆嗔旅堂北
樹蕙卬閒詠蔗三禮則有晰佚日出儀見星回羨獻餅毛

桊擇羊芊耆仰挑郊朱盤盟國三傳則有䖑六退祥石五
碩䒑觀桑鯉鯢裔禦褐柮祭魚䚢罰跛婺疋偕又有兩引
而文各異者梯字下引易垂門擊梯欜字下又作垂門擊
欜汜字下引詩江有汜洍字下又作江有洍又有雜引而
文互異者甹字下引書若顛木之有甹枿注云今作由枿
而𢿱字下又引此文作𢿱𢿱述字下引書旁述孱功而孱
字下又引作方鳩孱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按漢時傳易
詩書禮者各有數家師授不同故許君所引亦各有不同
與

鄭氏夾漈謂漢人說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諸儒知四聲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中夏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以多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梵人長于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是以梵書七音之圖縱橫正側無非自然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字母重輕清濁備于此矣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華書惟琴譜有之故雖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虻過耳皆可譯也况於人言乎大抵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其所著七音畧內外轉圖三十六字母以幇滂並明非敷奉微爲羽音以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爲徵音以見溪羣疑爲角音以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爲商音以影曉匣喻爲宮音來日爲半徵半商其次序與司馬温公切韻指掌圖不同

按漢儒釋經其於字音但云讀若某而已至魏時孫叔然炎始爲翻切之法自是音韻漸興然尚未言字母也字母來自西域字數多寡不同悉曇五十華嚴經四十二舍利三十而三十六字之母後人皆謂自唐沙門神珙始定至今用之錢君辛楣謂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或云出於唐末沙門守温至若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觀其自序云云尚未有字母也惟玉篇卷末載神珙所分喉舌齒脣牙五聲每各舉八字以見例其云何我剛鄂謌可康各東方喉聲也丁的定泥寧亭聽歷西方舌聲也詩失之食正示勝食南方齒聲也邦尨剝雹北墨朋邈北方脣聲也更硬牙格行幸亨客中央牙聲也此殆字母之濫觴矣今考華嚴經四十二母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而今所傳疑非敷奉諸字母華嚴皆無之惟考大般涅槃經所載字音十四字即影喻來諸母其比聲二十五字與今見溪羣疑之譜小異而大同然則唐人所撰之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於華嚴則妄矣是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並以爲得自西域者非也盖翻切之法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下一字必同韻本無子母之別孫炎其先覺者矣叔重康成諸儒未有讀桑門書者乃鄭夾漈謂聲音出於梵

學未必然矣

反切之法。起于孫炎。而亭林顧氏謂漢以上卽已知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則爲二。急聲則爲一也。今考之經典。如詩墻有茨。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字。左傳著于丁寧。註丁寧鉦也。丁中莖切 丁寧正切鉦字。棄甲則那。那猶言奈何也。奈何正切那字。公羊邾婁後名鄒。邾婁正切鄒字。禮玉藻終葵椎也。終葵正切椎字。爾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字。不律謂之筆。不律正切筆字。釋名鞸蔽膝也。蔽膝正切鞸字。方言鼅鼄謂之蠾蝓。音燭臾 蠾蝓正切鼄字。卽此數條推之。古人已知反切矣。

反切卽子母之法也。其所切之字。卽雙聲之謂也。故辛楣先生謂言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爲反切。反切者上字期于同聲。卽同母也 下字期于同韻。後人不過于同聲之中舉一字以見例。而尊之爲母耳。蓋古人詩多用雙聲疊韻。虞廷之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也。若疊韻如繽紛錯落。丁寧離奇。第取二字同韻。固易知耳。若雙聲則必通反切乃得之。今如古人名之雙聲者。如離婁。膠鬲。鄭黎來。袁濤塗。續鞠居。提彌明。士彌牟。宋公與夷。王孫由于。秦之胡亥。漢之鄧千秋。皆是也。草名雙聲者。蒹葭。萑葦。芙苑。蕭薰。鴻薈。莖藉。秡祥。薜荕也。木名雙聲者。唐棣。柜柳。莖著。枸櫞也。蟲名雙聲者。蜘蛛。至掌。蠛蠓。詹諸。蝤蠐。蟋蟀。蟏蛸。伊威。熠燿。蛣蟯也。鳥名雙聲者。鴛鴦。流離。秸鞠。夷由。鶺鴒也。觀此可以類推。

見溪羣疑字母出于喉舌齒脣牙。聲也。東冬鍾江韻也。一縱一橫。各不相蒙。自三聲兩界之說起。遂有以喉舌齒脣牙分韻者。其說大謬。蓋庚青以升鼻。眞文覃鹽以閉口。異寒先。審音則然。非關字母。今若以五音分韻。試思德紅切東。德之與東同母而不同韻。紅之與東同韻而不同母。若謂母同則韻同。是謂德與東爲韻。紅與黑爲韻。豈其然乎。

古曰音。今曰韻。韻者均也。說文韻字注裴光遠曰古與均同 鶡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至魏時有李登者。專取其聲之同者而分聚之。名曰聲類。而韻於是始矣。然尚未分四聲也。追齊中書郎周彥倫始著平上去入四聲切韻。而梁沈約因之。又作四聲類譜。是就一類之中而又分四等。梁

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彥倫子）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而梁武猶疑之然其時王融謝朓沈約之流爲文競習四聲世呼爲永明體隋開皇間又有陸法言（詞）者與劉臻輩將支脂魚虞先仙尤侯諸韻前此從未分者而復細加分晰名曰四聲切韻類譜葢自以爲音韻微眇而世實未有用之者迄唐以詩賦取士遂取陸法言切韻一書以拘限之其後稍取冬鍾之分支脂之判者而合之亦謂之唐韻然自取士應制之外則仍用古韻也宋初試士亦仍舊本至眞宗時因改切韻爲廣韻仁宗中又詔丁度等撰定集韻旋

置廣韻集韻不用而別爲禮部韻一書以須行焉時有直講賈昌朝請將窄韻凡十三處聽學者通用所請通用者殷與文也隱與吻也焮與問也迄與物也廢與隊代也嚴與鹽添也凡與咸銜也儼與琰忝也范與豏檻也釅與豔㮇也梵與陷鑑也業與葉帖也乏與洽狎也此宋韻之異於唐韻者也至理宗時有平水劉淵者乃始並古韻二百六部改爲一百七部其書頒於淳祐壬子故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據辛楣先生言嘗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間許古集序王文郁所撰則劉平水乃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也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悉依平水之舊相沿至今是今所傳者即平水所刊王文郁之本不特非沈約之書亦并非陸法言切韻而李登聲類更不可得見矣

今韻行而古音多不復知梁末有沈重毛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有協句之例即古音也惜其書不傳惟有宋吳棫韻補一書欲復古而不通古音曰通曰叶曰轉乃至通江於陽混眞文於青蒸又唐韻本通者必加叶音尤爲謬戾緣朱子用以傳經注騷後人惑之然賴此書而學士知講求古音則自此始也陳第古音攷顧正吳氏之失亭林顧

氏因釐爲五書其於唐宋以來錯誤多所攷訂矣然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入聲部居隨意分隸三聲尤多未洽至謂麻耶之聲中國所無入之初生同此元音可謂無乎此慎修先生古韻標準立詩韻補韻二例頗爲精當近世學者復析而又析之恐未免繁碎矣

顏氏家訓載一字兩讀之說始于葛洪字苑言物之精麤謂之好惡若人之愛憎謂之好惡則二字皆讀去聲（好呼到反惡烏故反）又焉字若焉用佞焉得儉音於愆反若故稱龍焉有民人焉音矣愆反此類皆義異而音各別者也迫陸法言

切韻行其法更密矣。但字本有古音。而後人妄分裂者。如唐韻以庚耕清同用。青韻獨用。相沿至今千餘年矣。然青與清實無分。今攷沈約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坰縈青爲一韻。則知周沈初未析清青爲二也。據此推之。則知後人妄生割裂。謂入某韻者爲此義。入某韻者爲彼義。及證以古義古音。則全無是處。辛楣先生所以謂爲小言破道也。然又有泥古太甚者。古音多隨義轉。自陸德明淑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而亭林顧氏泥于一字祇有一音。謂好惡二字。凡作愛憎解者。歷引楚詞皆讀如字。不作去聲

讀。可謂核矣。但如衛風匪報也永以爲好也。鄭風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好豈不叶去聲乎。洪範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惡豈不叶去聲乎。又如詩不我過。過豈不與沱歌叶平聲。而亦讀爲過失之過乎。不出正兮。正豈不讀平聲。而亦讀爲中正之正乎。此類難以悉數。故顧氏以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又顧氏所著詩本音。以爲某字作某讀。初非叶音。余舅祖洪壽山先生曰。古韻蒸侵不相通。而小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顧氏本音之例窮矣。又七月卒章沖與陰爲韻。正月六章局與蹐爲韻。可知詩固有叶音也。總而論之。執今之韻以律古音則陋。去古已遠。而必泥古音則迷。是在參之于考古與審音之閒而已矣。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問　天左旋。日月與五星恒星俱右旋。是固然矣。但四時之成歲。由于日月。其間不能不置閏也。蔡九峰書傳謂天之行一日一周而又過一度（度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西法則但分爲三百六十度也）謂日之行。亦每日一周天。而但比天少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日有奇而與天會也。月之行則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也。因謂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年一閏。尚不足以盡餘分。五年再閏又太過。至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無盈縮之差。所謂一章是也。其說云何

答　所謂置閏以定時成歲。誠然矣。至蔡氏以日之行爲每日亦一周天。則大謬。而所論氣盈朔虛之說。亦似是而非。不可以不知也。按西法云。月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天。水金二

星與日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天。火星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天。木星十一年三百十三日七十刻一周天。土星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天。其最速者獨第九重之天。則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也。葢日循黃道右旋。每日平行一度弱。冬至則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過此則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界。是爲春分。又右旋歷九十度而爲夏至。則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過此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界。是爲秋分。又右旋而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詳前如日月之食條此則由日之行因以有四時。顯然易見者。安得謂日亦每晝夜一周天乎。至於日躔黃道度一周。而成春夏秋冬四序。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者。此之謂歲實也。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因追及日而成朔。計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者。此但謂合朔也。故曰道並行而不相背耳。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是爲氣盈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是爲朔虛也。葢歲實滿三周。則歷二十七合朔矣。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置閏。則四時必漸參差不準。故曰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也。若以歲實推之。則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始謂之春。自春至夏至秋至冬。莫不皆然。非謂三合朔便爲一時也。先王因以節氣過宮。寓之歷間。以明歲實。而但借每一合朔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晦望人所共覩。姑舉之以昭畫一。非以合朔十二周爲即歲實也。安得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而以多五日有奇爲氣盈。少五日有奇爲朔虛乎。此蔡說之所以似是而非也。至于月建亦非關斗杓所指。葢斗杓有歲差。而月建無改移。向有謂斗杓每月各指一辰。値閏月則斗指兩辰之間者。其說非也。附載于此

理

問　文理密察。與溫而理。理字。第作有條理解耳。論者因謂宋儒談理字出自釋氏華嚴經。實於古人訓爲條理之義不符。其說然與

答　字義未可拘泥。或就偏端言。或就全體言。比比然矣。按樂記云。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王伯厚謂天理二字始見於此。乃前聖所未發。黃東發亦謂此殆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觀此可知宋儒以理字包舉全體。未

爲無所本也竊謂繫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說卦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則以理字包舉一切非自佛經始矣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不大聲以色（在下位五節斷）

問　古本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至不愧於屋漏爲一節故君子不動至時靡有爭爲一節是故君子不賞至百辟其刑之爲一節是故君子篤恭至不大聲以色爲一節語意各極聯貫朱子另爲分合似不如古本之自然何如

答　朱子想因首節以詩曰衣錦尚絅引起遂於下文各以詩詞分節俱用相連而下後曰可通故釋每節皆曰承上文而言耳　至其中庸全部分章亦與古本迥然不同（注疏本其文可攷）其後王北山有重定中庸章句圖及吳草廬中庸綱領其分章又有與朱子異者但按古本中庸分上下二卷（自天命章至道前定則不窮爲上卷自在下位至末衣錦章爲下卷）今乃以下卷在下位數節合於哀公問政爲一章竊謂既係答哀公語亦何用以在下位者推言之乎若謂補出誠字以釋行之者一也試思易言貞夫一者也書言惟精惟一論語吾道一以貫之則一亦何必定釋爲誠乎（家語所載哀公問政章係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句止然古本家語無傳今所傳者乃王肅僞撰以難鄭康成不足據也）

附錄吳草廬中庸綱領

哀公問政至知人知天爲一章天下之達道五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爲一章凡天下國家有九經四節爲一章凡事豫則立以下爲一章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兩節爲一章誠者自成也至悠久無疆爲一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至純亦不已爲一章愚而好自用至蚤有譽于天下者也爲一章餘皆同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五

婺源戴大昌斗源

五畝之宅

問　穀梁謂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想據雅詩中田有廬而言。鄭與賈公彥則謂民居在都城中。想據周禮廛里任國中之地而言。惟趙岐則謂在田在邑各二畝半。集注從之。其說然與。

答　民居若果有二畝半在邑。則邑中之宅。豈可容家家墻下樹桑乎。若果有二畝半在田。如所云冬則畢入于邑。春令民

畢出在野。則田中之宅近在一井之內。又何煩饁彼南畝乎。竊按季彭山讀禮疑圖有云。公田以制祿。斷無去二十畝以爲民居之事。又國中之廛。市宅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若農民之宅。鄉里也。即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者。必當擇平原可居之地。去田不遠。隨數聚居。如所謂十室之邑亦是。不必都邑。然後爲邑也。其論最確。蓋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若通國農功既畢。盡入于此。必不能容。故五畝之宅。自當在近田可居之地。豳詩言入此室處者。蓋謂歲晚務閒。可以安棲非謂冬則畢入于邑也　又詩言中田有廬。蓋即田畔稍高處。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

俑

問　古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能俑跳。故曰俑。按舊注。俑偶人也。說文云。偶桐人也。其義何居

答　按中庸仁者人也。鄭氏謂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蓋聘禮每曲揖。鄭注曰以相人偶爲敬也。又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鄭注曰相人偶。賈公彥亦曰以人意相存問。閻氏

注困學紀聞。曾引其說。是相人偶之文。蓋出于儀禮鄭注也。辛楣先生養新錄云。說文人部。偶。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儀禮注屢言相人偶。其證也。又引吳明經淩雲云。舊板玉篇。偶。相人也。今本相作桐。蓋好事者依今說文輒改耳。又鮑彪注國策。全據說文爲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字。據此諸說。則舊本說文偶當作相人也。相桐或因字相近而誤　或謂俑亦曰偶。而鄭注儀禮曰相人偶者。皆指生人相與爲禮。而于俑之義無涉。今由所云偶相人者而釋之。相與象音相近。故

曰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則于俑義可通矣其今本說文以偶為桐人者或因俑為木偶人而有機關發動惟桐木質輕易於轉運疑以桐木為之又說文俑亦作他紅切他紅正切桐字殆所以釋為桐人與

晉國

問 魏已遷都大梁而惠王猶自謂晉國者殆緣當日三卿分晉號曰三晉故與

答 春秋時晉都在翼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為晉侯則都於曲沃其子獻公復城絳居之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始遷于新田當汾澮二水之間杜氏曰新田在今平陽絳邑縣於是以故都之絳為故絳而命新田為絳此晉都之故蹟也按三家分晉趙分地最多韓畧少而晉之故都實為魏所分地惠王所以自謂晉國即周霄亦曰晉國亦仕國也若韓趙則不然矣尹起莘謂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又閻百詩謂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之地惟既去安邑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於秦卒不振以底於亡勢固然矣

孟子見梁襄王

問 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在位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是三世相繼也竹書紀年則以史記所稱襄王之元年另為惠王改元之一年以為惠王在位共五十二年迨癸卯稱今王元年杜預以為哀王蓋無所謂襄王也攷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二者俱與史記異溫公通鑑則從竹書紀年惠王中間改元之說以惠王為在位共五十二年而自癸卯以後則直謂襄王即位二十三年是又從世本刪去哀王也敢問何如

答 此難臆定若從史記惠王三十六年之說則據史記所書惟惠王十七年秦取我少梁東地至河耳迨襄王五年秦收龍賈軍於雕陰圍我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又取我曲沃平周方為西喪地於秦七百里皆在襄王時事矣又楚懷王六年楚柱國昭陽將兵攻魏敗之於襄陵得邑八正所謂南辱於楚亦梁襄王十二年事據此則惠王述於孟子安得云及寡人之身乎集注未述惠王有改元之事而引襄陵之敗以証南辱於楚則未合耳且惠王因是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稱王故須改元若史記以相會稱王之事繫於襄王元年則

惠王當身未有是舉。曷爲亦稱王乎。江氏四書古人典林。主紀年惠王改元之說。則謂魏實無哀王。襄與哀字相似而誤耳。然以紀年惠王改元爲必可信。則世本史記孟子三書皆以爲有襄王不應紀年獨無襄王。卽謂以哀爲襄字之誤。但考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孟軻等至梁。六國表亦於三十五年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云云使惠王果有後元又歷十六年。則孟子豈有如此久淹於梁。迨見嗣君而後他適。揆之情事。殊未必然。且竹書紀年所載。荒謬者多。卽如史記六國表魏世家僉云子罃生于文侯二十五年。而

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在位十六年。乃紀年則云文侯在位五十年。武侯在位二十六年。與史記不符。故閻百詩謂如紀年所云計惠王以文侯二十五年生。迄後在位改元共五十二年。已一百有四歲。亦屬可疑。史記孟子列傳謂孟子先游齊而後適梁亦未確

七八月之閒旱

趙注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集注因之趙氏耘菘謂魏自晉分晉本用夏正見春秋傳孟子對襄王言蓋卽夏正之七八月也人但知夏正五六月苗急需雨不知處暑以後苗之望雨尤切也

釁鐘

問　趙注謂新鑄鐘。殺牲以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孫疏則謂爲厭變怪禦妖釁義與注異江氏愼修又謂釁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釁郄之謂。敢問何如。

答　考釁之義有三。大司馬涖釁軍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此則血塗釁郄。使完固之義也。大司馬釁主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筴。天府釁寶鎭寶器。此則取其膏血。護養精靈之義也。雍人釁廟。釁門夾室。小子釁社稷五祀之壇壝。圉師釁廄。司約釁藏約之戶。此則祓除不祥之義也故注疏及江氏說皆有

所據。但鐘爲邦器則應主趙注爲妥　江氏又謂禮記言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則以豭豚。今齊不以豭豚而以牛。相沿失禮。孟子未暇論及耳。此係另推出一義。

誠有百姓者

問　集注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誠有如百姓之所譏者。若如此解則是直犯下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二語矣。孟子亦何用有以小易大彼惡知之一　詰難哉。而宣王又何復自笑其是誠何心哉。

答　竊謂宣王之意。固非如集注之解也其曰誠有百姓者。與

第1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版反內

子誠齊人也語氣相同。蓋譏百姓所見者淺。不知我意反以我爲吝此一牛耳。如此則與上節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句神氣相貫。而下文孟子所以又有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一設難矣。

爲長者折枝

問　趙注折枝。謂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劉氏注後漢書。亦謂折枝。若今之按摩也。而集注則謂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當何從與

答　集注以爲折草木之枝者。蓋本於唐人陸善經之注。非朱子自撰也。但此說未免太淺。且於長者二字。亦無着落。然舊注按摩之說。於折枝二字尤不的確。說者引鄭注內則子婦事舅姑。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以爲卽按摩之事。竊謂抑搔之爲按摩與否。姑勿深辨。要未可以抑搔卽當折枝也。且此處長者二字。亦大概說。豈必獨指父母舅姑乎。而西河毛氏力主舊注之說。至引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折枝舐痔。以爲折枝乃按摩之証。殊不思孟子言爲長者折枝。乃舉其至易爲者以相譬況。豈以按摩舐痔之難爲者而言乎。且廣絕交論等語。其原意亦重在舐痔。不

重折枝二字。蓋折枝者。猶李詩云摧眉折腰事權貴耳何以言之。嘗按文獻通考載周平園序陸鈞翼孟。以孟子言折枝爲磬折腰肢。又傳疑錄亦云爲長者折枝。蓋腰亦曰肢。肢枝古通用。折枝猶折腰也。古詩折腰載拜跪。言爲長者拜揖耳。據此正合孟子言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與此處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語意相同。故曰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次節遂言老老幼幼之事。似于題義明白。當可從

中國四夷

問　書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卽禹貢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者。亦卽周官篇云。五服一朝者是已。然周官首節又言六服羣辟。而周禮又言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與此不同何歟。

答　攷禹貢蔡傳亦言堯都冀州。冀北境并雲中涿易。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反棄之於要荒。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不可以一時概也。周禮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

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地廣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則盡其地而疆畫之也　又按陳定宇有云周禮之九服即周官之六服其內五服在九州內也外四服在九州外也以內五服并畿內則爲六服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第略外四服耳據此則書之言五服六服與周禮之九服畢可無疑矣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問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與孟子合然攷史記載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禹之治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故職方氏疏云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乃東南一州耳或疑其說荒誕又按蘇秦說當世之君于齊宣王曰方二千里于趙肅侯曰方三千里于楚威王曰方五千里于魏襄王曰方千里于韓昭侯曰方千里于燕文侯曰方二千里又蠱子曰宋方五百里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此外尚有二周厲秦晉衛等國以此言之奚啻二萬餘里豈弟方千里者九乎又鄭康成有云唐虞時中國疆域方五千里故虞書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兩面千里通五服爲方五千里夏衰四夷內侵疆域止三千里故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謂王制爲夏殷之制至周斥大疆域中國有方七千里故周禮九服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合王畿千里爲方五千五百里則縱廣方七千里亦與孟子不合敢問何如

答　蘇秦諸所言方者非真方也若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真

方也閻百詩云所謂真方者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苐取實有此方數耳閻說蓋如顏師古言鎬京方八百里者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者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所謂方千里者九乃指實數言也

至康成言虞夏殷周疆域廣狹不同則未見其盡然蓋州域分合無常而山川終古不易今攷禹貢于東言海岱言河濟周職方亦言其鎮岱山其川河泲禹貢于西言華山言涇渭

方職方于河南亦言華山正西言涇屬渭汭禹貢于南言衡山言江漢職方則同此與王制東舉東海南舉衡山西舉流沙疆域亦畧相倣惟禹貢言朔南暨周職方于北言其鎮醫無閭其澤藪貕養而王制言北不盡恒山似稍狹耳由此觀之烏覩周公所斥大之地五倍于殷有半暨增廣于虞夏之初乎五服九服之說詳前

竊按禹貢言朔南暨則未實指界限而顧氏日知錄云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黃帝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于禹九州之內且曰涿鹿東北之極陬也

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彖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按魏書元魏之先出自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以昔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爲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必其前関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據顧氏所引則康成言唐虞時五千里夏止三千里周七千里者雖未必確而其言自夏衰四夷內侵疆域漸狹者亦非盡無因然則後世之幅員南方稍闢如吳越是而惟北方則不及前古之廣遠者多矣

獨樂樂　爲王言樂

問閻百詩引朱陳善之言曰莊暴一章盡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毋乃非類乎閻君極賞爲通人之論因謂齊宣好樂若果爲好禮樂之樂莊暴亦何用疑猶向孟子而咨詢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故孟子一旦與王語及遂不覺變色耳其說如何

答閻君因孟子有先王無流連之樂一語故取此說謂好樂皆爲好歡樂惟鼓樂句乃爲禮樂之樂竊謂此說未盡然應

惟獨樂樂二節樂字則皆當爲歡樂之樂耳何則莊暴以宣王好樂問孟子原謂王所好者乃齊音傲辟喬志世俗之樂疑有害於政治道孟子以語王而王亦自以非能好先王之樂爲慙孟子直以今之樂由古之樂隨機引導猶之以公劉爲好貨大王爲好色也安得以宣王好樂爲非禮樂之樂乎惟此獨樂樂節舊注以獨樂等讀如字下樂音洛則未免拘滯不如郝氏孟子解其于此節則云樂樂者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娛下樂謂所樂之事也即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郝氏之解至爲明快閻君此條亦

曾引之鄒意則以上三節樂字皆如字讀而此二節樂字則當如鄒氏俱音洛猶下文與民同樂不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一例而微與鄒氏有不同者彼意以鼓樂田獵平看鄒意仍以鼓樂爲章旨而田獵爲連類及之耳若以言好樂而又言田獵疑爲不類則孟子於對梁惠之移民移粟也因不違農時而及洿池山林於告齊宣之親臣世臣也因左右皆曰賢而及左右皆曰可殺亦何嫌不類乎

管　鄭司農與說文俱言六孔康成謂併兩而吹之但引廣雅謂爲八孔則未確按管本六孔而諸圖俱止五孔殆併上出之吹孔而爲六歟又管或作琯則古者殆有以玉爲之者乎

籥　形如笛鄭康成郭璞皆云三孔毛萇以爲六孔廣雅以爲七孔按爾雅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其小謂之箹或謂籥有大小故孔有多寡三孔曰箹六孔曰仲七孔曰產諸家各舉其一言之三孔者殆舞時所執以左手止能開閉三孔耳　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籥陸德明曰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孔穎達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其說久矣故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惟季彭山謂舞與吹二事必不能相兼當舞入庭下則舞者吹籥以先之而堂下之樂乃合作焉於是舞者應節以舞其說與諸家獨異據此則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殆與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聊以自譽而不必實有是事耶

蹙頞　集注頞額也按頞烏割切音遏說文鼻莖也孫疏亦云頞鼻莖也額五陌切同頟說文顙也揚子方言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又吳諸葛恪折頞廣顙可見頞額二字之辨不可混矣

賢者亦有此樂乎

問　閻百詩謂宣王自于雪宮中見孟子非館孟子于雪宮也賢者二字仍指人君謂與梁王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其說何如

答　按下文孟子言人不得則非其上及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云云是以民與上緊相貫注則以賢者就人君言似較勝舊解也

朝儛

問　趙注轉附朝儛皆山名未注所在又云朝水名也可俱有考証否

答閻百詩謂曾循考轉附朝儛二山沓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因疑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此亦閻君揣度其所在固難確有依據矣　趙注又云朝水名按梁顧野王有云㴉水名出南陽此恐誤㴉爲儛耶疏曾引其說據此則趙言朝而顧言㴉或互相見其轉附之山屬萊州朝儛之水出南陽且姑存其說似較勝於閻君之臆度者矣

明堂

問古來言明堂者不一淳于登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

之內韓詩亦謂在南方七里之郊而鄭氏則附之大寢顏師古所謂宜近在宮中則言其地有不同矣王雙溪明堂考則以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加方明于其上而設六玉焉謂即明堂之壇之宮也先儒又有謂明堂之制取其正室曰太廟取其四時之學曰太學取其堂下環水如壁曰辟雍自享上帝迎時氣聽月朔朝四岳諸侯以及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在于是王方慶所云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者是也至其制度亦說者不一宜何從

答先王之制有異地而同名者後儒不能盡悉古制必欲合爲一事此所以膠柱難通而明堂其甚焉者也至其制度則大戴禮以爲九室十二堂每室有四戶八窗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白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之近時戴東源先生明堂考則以爲五室十二堂依呂氏月令分配中央十二月一一言之甚覈而金檠中先生禮箋則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王合諸侯之明堂別而二之其月令考工所言有室廟个之制乃聽政之明堂即路寢也其覲禮及周官司儀禮記明堂位大戴禮所言有宮壇方明之制乃合諸侯之明堂也此外則方岳之下亦有明堂其言較爲析矣又江都汪君容甫著明

堂通釋三篇謂明堂有五其致誤亦有五辨証頗詳而獨不取呂氏月令之說似于諸家爲長茲錄其文並圖于左

汪氏容甫明堂通釋上　明堂有五其一以饗帝天官冢宰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下曲禮大饗不問卜注大亯五帝於明堂是也其配則以文王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是也其地則在南郊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注南門謂國門明堂在國之陽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其二太廟之堂亦謂之明堂覲禮侯氏入廟門告聽事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下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大戴盛德記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又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下曲禮孔氏正義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廟之祧可知春秋文二年左氏傳不登于明堂傳所引本逸周書大匡解文注明堂祖廟服杜同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此言魯太廟得如明堂之制耳鄭義非也是也其地則在寢之東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逸周書明堂篇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尸子君治爲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是也其三路寢之堂亦謂之明堂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盛德記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逸禮王居明堂是也其四辟雝之堂亦謂之明堂禮記太學志蔡邕明堂月令說引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盛德記明堂之外水環之曰辟雝詩靈臺正義引政穆篇太學明堂

之東序也史記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是也其五爲泰山下之明堂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封禪書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也爲宮室非一向故詩曰西南其戶太廟路寢辟雝皆南向故其堂皆曰明堂

明堂通釋下　明堂異義其致誤有五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窻夏后氏世室制也盛德記四戶八牖則溷諸明堂鄭注世室之五室雖以五行當之不謂明堂也鄭志玉藻正義所引既破戴禮四堂十二室之義又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則始舉而加之明堂是世室之制誤之也重屋殷制也經言四阿重屋而已盛德記因以爲上圓下方而溷諸明堂由是白虎通德論明堂月令說沿之是重屋之制誤之也五學太學制也於是乎有四門而周書明堂篇禮記明堂位則以四門溷諸明堂太學與明堂既同是在郊辟雝之堂又得稱明堂而蔡邕因謂明堂即是太學則太學之制誤之也爲壇於國外祀方明之禮也伊訓漢書律歷志引及覲禮有之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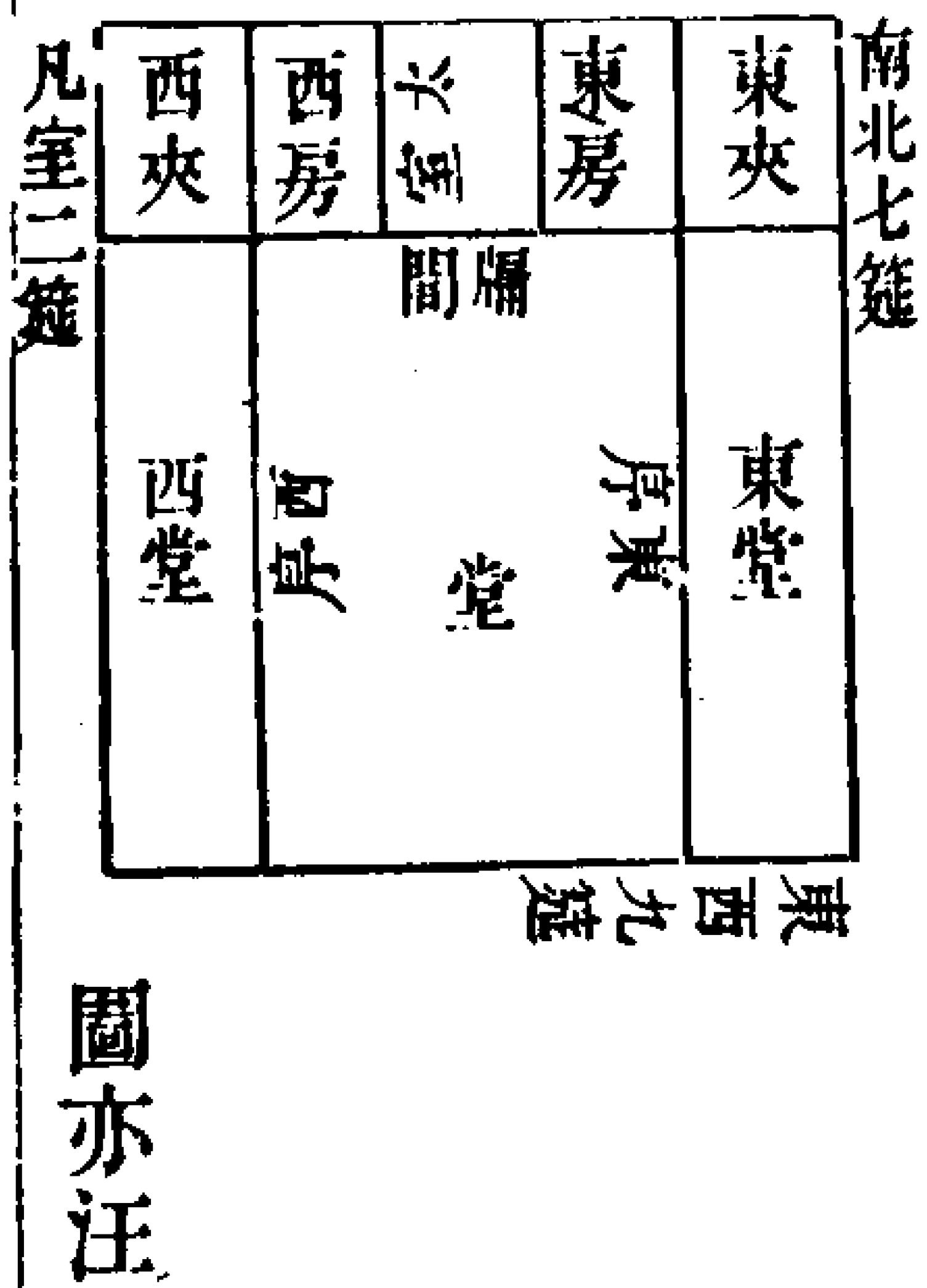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可謂明辨晳矣。而盛德記因涵諸明堂云。其宮方三百步。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因有朝諸侯於明堂。三公諸侯伯子男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之位。是祀方明之禮誤之也。月令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九宮之學也。盛德記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實發明其制。故盧辨注云。謂法龜文。其在漢世則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魏相傳。而諸儒皆以為周人明堂固然。夫南郊之堂。月一聽朔而已。必如月令之言。是王者去

其宗廟。遠其伉儷。而終歲野處。殆不可也。不得已而鄭氏傳之大寢。顏師古謂宜近在宮中。則路門之內是名路寢前為聽政之堂。後為齋居之室。又其後燕寢。凡五王后又有六寢。而此九室橫互其中。周回相向。未審堂以何途出入。且王宮之地。列有四門。東出則侵廟墻。西出則迫社壇。六宮之眾。又在北門之外。天子塊然而已。是不可通也。原夫呂氏著書本非事實。五方五色有類巫咸。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篇。素問四氣調神論。並有其事。而諸儒曾不窺之。深可太息。且九章之制。但有元纁黼黻文章。義取相間。而云五時各仿其方之色。不近于服妖乎。由是言之。安可以月令解周制也。故此之九室。正與蔚宮之杜。昆崙之圖。同其閎大。而諸儒耗心絕氣以求合于五室。又兼顧大戴記十二室之交。則九宮之學誤之也。解明堂者之誤。大端若此。自外三十餘家。得失互具焉。惟呂不韋無取。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

汪君明堂通釋本有三篇但中篇引攷工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之文以明路寢之制復牽涉書顧命牖間南嚮數節按史記成王既崩

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先儒據此謂顧命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之屬皆廟中事物以明受冊命在祖廟今汪君中篇既言路寢又引顧命之文有不相合故未錄

考定明堂五室圖



圖亦汪君所定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問　孟子言關市無征。澤梁無禁。惟王制云。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與孟子合。若周禮大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地官又有司市司關等掌其賦稅。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可見不凶札固有征也。澤梁亦有川衡澤虞之官掌其禁令。俱與孟子不合。先儒言漢儒掇王制。本依仿孟子。又謂王制多言夏殷之禮。又謂周禮多有劉歆等增入。非盡周公之舊然歟。

答　漢儒記禮如吉凶車旗衣服未始無前代之制固已竊謂孟子此節。乃言文王治岐之政。若周公後來治定制禮。大經大法。固不能變。若其節目周詳。監二代而損益。垂諸永久。自有非盡如先世之舊典者。故關市山澤不得不設之政令。以防其詐虞暴殄勢固然也。至玩周禮司關職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夫曰與其征廛。則市關所掌者。即指市宅之廛稅而言。以司關謹司商賈貨賄之出入由此達知司市廛人之屬。互相糾察。故曰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又曰凡所達貨賄。則以節傳出之節以達其物傳以青其數今考廛人之職。則云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而入於泉府。若司關則但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注謂徵其財猶司門但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可知司關所征。第貨之不出於關者。司門所征第財物犯禁者耳。皆非別有征稅也。其以市所征廛稅兼掌之司關者。葢以商賈貨賄。必由司關達知故也。　其云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者。按大司徒荒政十二云六曰去幾。注謂關市去稅。葢謂凶札之歲。凡此貨不出關財物犯禁等項一概寬之故不曰去征而曰去幾也司門職云征其貨賄即指幾出入不物者非別有征若司關又云猶幾者。則專指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耳。向來解周禮者。俱以征廛句為司關所自征之稅。悞矣至市亦無征說詳廛而不征一條澤梁無禁。不過言文王利與民共之意耳。若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葢取之無度。物耗而用不足。則禁令自不可少。故孟子告梁王亦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也。其澤虞職有云。頒其餘於萬民。即文王之澤梁無禁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問　集注謂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是以王為大不然。孟子之言耳。果其然乎。

答　按趙注謂王慙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孫疏亦謂王知罪在已。乃自羞慙。此解最爲情景逼真，較勝集注。否則似宜王當日悻悻然見於其面者矣。又集注圈外載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毋墮其職，乃安其身。世人多不詳其解，蓋此四句亦趙岐章指，謂王答孟子以在廷百僚各盡厥職，然後四境之內治，而身可安。所謂他者，即指左右臣工言也。見圖治非君一人所能爲，乃齊王自諉其咎之意，故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此說亦可存參。

友人方培之云，齊王以境內不治，歸咎于左右之臣，故孟

子他日見王，告以親臣世臣之說，在於進賢不可不慎，又戒以不可徒信任左右近習之臣。此兩章相連而及之之意也。蓋孟子書一手編次，大概上下章多相承而言耳。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六

婺源戴大昌斗源

齊人伐燕

問　孟子書所載伐燕，俱宜王時事，而史記載燕王噲讓國子之，及齊伐燕，皆在齊湣王時，彼此不合。後人紛紛遷就其說果何從歟。

答　温公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故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然燕人畔尚在此十年後，則仍是湣王，終屬不合。閻氏百詩則欲將燕世家所載燕王噲五年讓國於子之

七年噲及子之死，後二年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等事，俱移前十數年，當齊宣王之時，以合孟子之書。近趙氏耘菘則據國策燕王噲既立篇所載，斷以爲齊宣王，以駁史記之誤。亦屬有見。而錢君養新錄則載實應王予中之說曰，孟子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強，與秦爲東西帝，故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而好貨好色不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于此。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亡，蓋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爲孟子諱，而實無庸諱也。錢君極取此說。今按王氏予中之說，則朱

子語類中巳有之矣。
語類云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且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耳
竊考竹書紀年謂梁惠王另有改元後十六年。與史記不合。說已載前梁襄王一條矣。今若是不主惠王後元之說但依史記六國表魏世家謂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襄王立。由是孟子一見襄王。即去之齊。正當齊

宣王之九年。宣王於十九年卒而湣王立。逆湣王之十年。齊人伐燕噲及子之皆死。湣十二年燕人立太子平。据此則孟子於齊。先事宣。繼事湣。中間有反魯歸葬一節。或後來記孟子者。未及細考。誤將伐燕之事書作宣王。亦未爲無因。不必其有心爲孟子諱也

齊人將築薛

問　文公言將築薛。是時薛猶存乎。

答　按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湣王庚子封田嬰子薛爲靖郭君。實周顯王四十八年事。其時薛巳滅矣。故江氏慎修謂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者。即孟嘗君田文也。又國策載靖郭君將築薛。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今此曰將築薛或是又欲重築。故滕文以其逼已而恐耳攷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迄戰國歷千九百年爲齊所滅。享國最久。忽然不祀哀哉。

梁山

問　禹貢於冀州言治梁及岐。孔傳謂梁岐在雍州。蔡傳謂梁岐皆冀州山。二說不同何耶。或謂梁山有二。豈其一在冀州。一在雍州耶。

答　梁山固有二。然皆在雍州。其一在今韓城縣西北。詩所云

奕奕梁山。及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禹貢所言治梁及岐之梁山也。其一在今乾州西北。而西南則接岐山縣界。閟宮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中間。即孟子所云。太王去邠踰梁山者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爲即治梁之梁山蔡傳於治梁及岐。謂梁山呂梁山也夫呂梁山。即尸子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者。蓋即龍門之南山耳。而又以爲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其誤亦有所本。按酈道元謂呂梁巨石崇竦千仞。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山在離石縣界。司馬彪因之。晁以道亦因之。故蔡氏用其說。然攷離石縣。乃明之石州。在今永寧東北。去河流二百餘里。實無

所謂巨石千仞。閉鑿通流之跡。閻百詩謂酈注言離石者。當闕疑是矣。或謂二山俱在雍州。書何以繫之冀。胡朏明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如他州皆言疆界。而冀州則不言也。他州皆言貢物。而冀州亦不言也。曾彥和有云。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玩曾氏之說。疑者可渙然釋矣。要之太王所踰之梁山。固非禹貢之梁山。而亦非在離石境界也。

水滸附考。　史記周本紀。言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又程泰之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

以達岐。閻百詩謂水滸當以程氏指渭水者爲確

或曰世守也　一節

問　袁簡齋謂曲禮云。國君死社稷。爲諸侯言之。若天子以四海爲家。如春秋天王出居于鄭是也。因謂明崇禎昧于斯義。不肯南遷。其說如何

答　按曲禮此節。先言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云云。謂止之臣民次言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則此節是專就諸侯大夫士言。下節君天下云云。乃指天子言。故鄭注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于天子也。孔疏謂有寇難。則以死衛之而已。又禮運云君死社稷謂之義。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皆指諸侯言也。呂氏大臨曰。先王建國。必爲之置社稷。使世守之。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爲重。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或不安其位。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寄公也。今按呂氏所言。乃指諸侯去國託於諸侯者。非遷國圖存之說也。若滕處戰國時。無地可遷。故首章孟子曰效死與民守之。此二章則并言太王遷岐之事。末復述效死之說。請文公自擇于斯二者。以見能如太王之得民。則雖諸侯有可去以圖存。猶不妨于去。況天子以四海爲家者乎。此則孟子立言之周。正可爲世

法。隨園之論。蓋非無所本矣

前以士　貧富不同也

問　臧倉以後喪踰前喪毀孟子。但攷列女傳所載孟母三遷。及買肉以啖。斷織勸學。則孟子固少孤。想于父喪尚在未有知識之年。樂正子胡不以此爲解。而乃曰前以士。又曰貧富不同。豈孟子喪父時。則固已爲士耶

答　是固有可疑者。或樂正子知魯君偏聽讒言。辨之無益。但直據理答之。以明其非所謂踰耳。否則列女傳所載。或非實也。蓋劉向著述。多未可信。如列女傳所論國風婦人之詩。皆

未必確。若說苑紕繆尤多。

微子微仲 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附

問　微子爲紂諸父。微仲爲微子之子然歟。

答　微子微仲。趙注無明文。按呂氏春秋。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尚爲妾。既而爲妻。復生紂。其後欲立啓爲太子。太史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是則微子微仲。皆紂之庶兄也。觀尚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其非紂諸父可知矣。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想因下句比干而連及之。亦猶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不可泥看也。至閻百詩以

微仲爲微子之子。謂微子有二子。長微伯死。微子不立微伯之子腯。立次子微仲。檀弓所云。舍孫腯而立衍者。卽微仲也。是蓋見鄭氏注謂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遂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也。不知家語明云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而史記亦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所云其弟。皆謂微子弟也。且鄭注亦明云殷禮。致殷禮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卽傳己子。如微仲傳宋公稽是也。蓋微子微仲俱爲紂庶兄。故終身祗稱故封。至微仲傳子稽。始稱宋公耳。觀孟子于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膠鬲數人。皆稱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則仲亦紂之故臣。又何微子之子之有。

置郵

問　趙注置郵。未有專解。集註置驛也。郵馹也。果有別乎。

答　說文云。驛置騎也。從馬睪聲。是驛主于騎。言馬也。馹驛車也。從馬日聲。是馹主于傳。言車也。亦謂之遽。周禮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禮記士曰傳遽之臣。左傳且使遽告於鄭。說文遽傳也。一曰窘也。傳車尚速。故又爲窘迫也。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

騎是也。至曰置者。考之于經。未有以傳送文書處名之爲置。惟漢曹參傳取狐父祈善置。師古注云。置若今之驛也。廣雅亦云。郵置關驛也。又曰郵者。郊特牲郵表畷。注若今郵亭。謂田間舍也。爾雅釋言。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也。說文云。境上行書舍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注云。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是矣。自是字書則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始分置郵爲二解。閻百詩極取此說。閻云馬遞曰置謂駕馬之車非徒馬也 然以郵爲步遞。而說文言馹爲傳車。則郵似不得注爲馹矣。竊謂古時傳送文書。固無步遞。但有傳車。馹是也。有馬騎。驛是也。後世則但

有馬遞步遞而無傳車今攷置字之解玉篇云立也廣韻設也商書王置諸其左右周禮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是也意孔子所云置郵者蓋謂置立郵舍以爲傳送簡書者朝發夕宿之所益兼傳車馬騎言之非分置與郵爲二也觀于說文郵字釋云行書舍也而置字但釋云赦也絕不言傳送簡書之義可見矣後人相沿因以置作實字用而字書則遂分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亦未見其確耳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二節

問　氣配乎道義則不餒而養氣之功在于集義此兩節意本聯貫而朱子以爲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故于無是餒也謂義無氣則餒于行有不慊于心則餒謂氣無義則餒似作兩屬當時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後人非之者亦多敢問何如

答　朱子因孟子說浩然之氣本自至大至剛此節又說個配字趙注謂爲配偶俱行所以釋爲合而有助但按語類有云是兩相助底意其初下工夫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理自圓足又文集中載李履中之說曰動必由理則不愧不怍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自歉于中氣爲之喪故曰無是餒也朱子極取其說集注于集義節則云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爲之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原是一串說下故上節釋配義與道就既能集義養成者言釋無是餒也就未能集義者言本自了然乃全謝山譏朱子謂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未免失其本旨矣

市廛而不征　二句

問　集注用張子說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何如

答　趙注於上句但引王制市廛而不稅於下句則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未能釋上下句所以不同之故集注所以引用張氏說耳吾鄉汪氏雙池謂周禮司市所征則有紋布列肆之稅總布無肆而立地之稅廛布商賈所居屋稅皆所謂廛稅也三者但取其一則不復征其貨是廛而不征也此外又有質布所罰在市犯禁者之錢罰布所罰買賣不平者之錢皆所謂法也凶札則市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廛也汪君引據明確而釋法而不廛句尤着實較趙注與張氏說皆勝之竊按孟

子言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而周禮關市皆有征後儒多疑今據汪君以歛布總布廛布爲廛而不征以質布罰布爲法而不廛則市仍無征也所謂孟子與周禮未嘗不合矣

廛無夫里之布

問　集注謂市宅之民已賦其廛故不可更有夫里之布至所引周禮鄭注謂里布爲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謂夫家之征夫爲一夫百畝之稅家爲一家力役之征也其說然歟

答　此廛字若仍指市宅則不惟重混上市廛節亦不合下文天下之民皆願爲之氓矣江愼修先生所謂當指民居之廛

是也又以夫爲一夫百畝之稅亦重混上助而不稅一節矣竊謂上文分說士商旅農而言農一節正指粟米之征而此末節則就力役之征布縷之征而言也盖布者泉也即錢也夫布謂閒民爲人傭力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閭師則征其力役之泉故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又里布者謂自荒其地不種桑麻或爲臺榭遊觀載師則征其地稅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今所謂民居之廛其人皆非閒民無職者也則已有力役之征矣豈可復征其夫布乎其地皆非不種桑麻者也則已有布縷之征矣豈可復征其里布乎惟無夫里之布則民皆願爲之氓方與上言商言農不相混矣若如集注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并所引鄭注共計之則是當時一人而四征之有是理乎故里布宜引載師之文夫布則宜引閭師之文不當亦引載師出夫家之征句也至鄭釋里布爲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亦非

天時

問　集注謂時日干支孤虛旺相攷太公兵法背孤擊虛萬人無餘云云兼指方向說諸葛八陣馬隆偏廂李靖六花諸陣法俱以方位爲言豈其遺意與後世術家又有奇門遁甲之

法談兵者每以爲奇秘又有用建除等字選擇用兵吉日者至于經傳所言每事必卜日他如子卯爲忌歲星所在爲福分野以占妖祥之類亦往往而有以上諸說其義何居

答　太公兵法亦託名之書耳若孤虛之說按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駰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孤虛者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也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即爲孤寅卯即爲虛也其餘六甲皆依此推盖即旬空之謂班固藝文志序謂之小數故旺相孤虛不過術家所用非兵畧也若諸葛李靖等營伍陣圖係祖握奇經遺意

乃前後左右聯絡照應之法。所謂龍蛇鳥虎景死驚開。皆假借之名。要於孤虛旺相之義無涉也

奇門遁甲之式。卽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相仿。畧見前河圖一條分權衡規矩。卽謂坎權離衡震規兌矩四正之位也。加以坤巽乾艮四維。並中央一位。義亦與衍。其說有貴人登天門日。可以決勝。三奇入墓不利出師。然亦未必悉驗。此外又有以主將之生命。配時日旺相者。或選用執日宜擒賊。破日宜攻城。亦本淮南子。又如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較之奇門又爲淺矣

古人以子卯爲忌日。則指甲子乙卯。謂桀紂亡日也。君大夫徹樂減膳士人舍業。莊二十一年公羊傳大省。何注亦謂子卯日也。此皆子卯不樂之義。要非吉凶所在。說者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之。江愼修先生亦言古人有五行避忌之說。五行有三刑。子卯兩日相對互刑。故尤忌之。竊謂五行三刑之說。如占課談命。每遇兩者並見。方爲相刑。若日辰値子。則固無卯。値卯則固無子。曷爲相刑。若以空相對爲刑。則十二辰不皆須避忌耶。善夫亭林顧氏之言曰。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此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義也凡經言子卯者。但指甲子乙卯。斯眞爲通論矣。

左傳多言歲星。歲星者木星也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則自子左行。如歲在星紀。丑則太歲必在子。歲在元枵。子則太歲必在丑也鄭康成謂歲星右行於天。十二年一周。太歲左行於地。亦十二年一周。歲星可見。太歲不可見。故舉歲星以表太歲也歲星有超辰之法。每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以左傳昭公十三年。壬申歲在大梁。十五年甲戌當在鶉首。而越在鶉火由餘分數滿。跳過一次也

服虔注春秋。有龍度天門之說。以龍者歲星辰爲天門故耳。但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謂太歲亦超一辰矣。錢辛楣先生謂漢以來歲星之行漸速。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於東漢。至今因之

又辛楣先生史記考異云古人以太陰紀歲。太陰亦謂之歲陰。又曰青龍。蓋非太歲也淮南天文訓謂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不可背而可嚮。又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如太陰在寅。則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

爲收。子爲開。太歲主丑爲閉。此太陰與太歲之別也。太陰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也。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歲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可知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並非謂太歲也。太史公天官書。亦以太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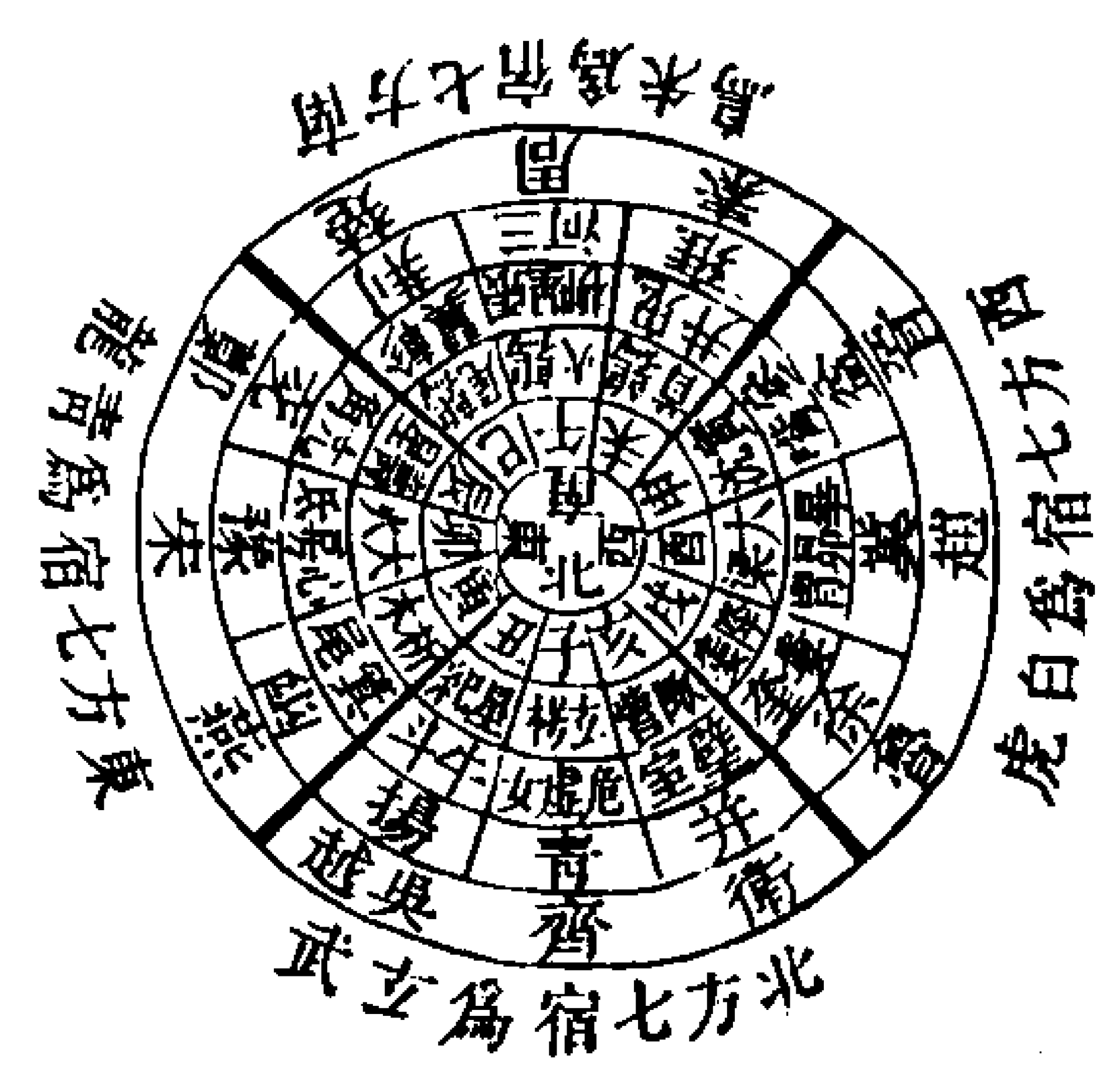
紀歲。惟改太陰爲歲陰。迨班固天文志。乃改太陰爲太歲。故東漢後術家不復知太陰太歲之別。至晉灼司馬貞輩更無論矣。錢君又以史記歷書所云太歲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者爲指歲陰其解未確說詳下

按錢君史記考異所論太陰之說。蓋本于史記天官書所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則太歲在子 歲陰在卯。歲星居子。則太歲在丑 歲陰在辰。歲星居亥。則太歲在寅 歲陰在巳。歲星居戌。則太歲在卯 以下俱照此推。故以爲太陰在太歲之前二辰。竊謂有可疑者三焉。據漢志云。太初元年歲在丙子。今攷通鑑暨皇極經世二書。太初元年。則歲在丁丑。非丙子。此一可疑也。又攷漢書翼奉傳云。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又云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又楊雄傳詔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據此則太陰在太歲之後二辰。不在歲前二辰。此二可疑也。然即以爲通鑑皇極經世所紀或差。孟康張晏所解有誤。然漢書云太初元年歲在丙子。則歲前二辰係戊寅。非甲寅。戊日著雍甲日閼逢 而史記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云云。錢君以爲其年歲在丙子。所謂焉逢攝提格者。即是歲前二辰之太陰也。豈非誤以戊寅爲甲寅乎。

此則三可疑者。眞不能解說矣。惟王伯厚困學紀聞載太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于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漢太初歷元起丁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則與錢君有異。今攷淮南子亦言太陰元始建于甲寅。故以爲逢攝提格之歲爲歷元。而太初三統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于星紀。故太歲起丙子。詳其文義。亦似非以焉逢攝提格爲即指丙子之前二辰也。附識于此

按毛西河以九宮巽離坤兌爲右旋。見五卷。錢君以史記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者爲歲陰。其說俱誤。故特正之

分野星圖



歌曰

壽火析木星紀起　玄枵陬訾降婁繼
大梁實沈鶉首排　鶉火鶉尾十二次

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會必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故歌序從辰位起辰者星躔之首歲紀之始也

又考陬訾之次一名豕韋　分野晉一作魏

按二十八宿分野。見於周禮左傳。載於甘石之書。每舉星次

以言其國妖祥。不觀此圖無以詳晰。但亦有不可解者。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秦西而鶉首在未。趙北而大梁在酉何也。先儒說者不一。惟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南北兩界者。稍爲近理。　又東七宿爲青龍。南七宿爲朱鳥。西七宿爲白虎。北七宿爲元武。雖分東西南北四陸。然實每歲四時推移。如青龍七宿。春在東夏則南。秋則西。冬則北。其朱鳥白虎元武各七宿皆隨之轉。故堯典舉二分二至初昏之中星。四時迭見。其証也。又傳云日在北陸而藏氷。謂十二月夏正北方元武七宿。則在西方。日躔其度而藏氷。以其本爲北方之宿。故名曰北陸也。至列宿又有歲進之差。如越數千年則二分二至初昏之中星。亦與堯典有不同矣。戴氏東原所論列宿之四象。及十二星次之說。至爲明確。玆附錄于後。當與卷中如日月之食四時之錯行千歲之日至諸條參閱

戴氏東原　四象星次總論

按曲禮言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此列宿之四象。春秋傳有日在北陸及西陸朝覿之文。是四象又即爲四陸。爾雅雖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實言陸則兼該三

次。故舉中一宿以見七宿。天旣動體。隨時不同。何以有南北東西之定方。據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在南則蒼龍在東。白虎在西。元武在北。象各七宿。或見或否。因其時之定位。命爲南北東西。移時則不同。越數千年則仲春初昏亦不同。然則分四象始自羲和可知。周冬至日在牽牛。爲星紀之中。則斗値星紀之初。用是爲十二次紀首。故曰星紀。唐虞冬至日在虛。乃元枵正中。元以來冬至日在箕。乃析木之津正中。不首斗牽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始自周人可知。漢費直劉歆蔡邕諸人未識歲差。各以節氣日

所在宿度分十二次之界故劉蔡竝云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晉虞喜始立歲差法而祖沖之尤論之詳後此推步家雖知星次不隨日躔推移然其十二次之界不過損益漢志及月令章句爲之咸非定論星次起于周人則當取春秋傳元枵虛中及婺女爲元枵之維首二語就黃道均分其界庶幾不大遠於古耳

又云二十八宿乃星之當黃道者日行黃道雖借星以紀日躔當分黃道自爲黃道列宿自爲列宿黃道以冬至爲最南夏至爲最北春秋分爲南北之中列宿則唐虞時虛

在最南元以來箕在最南分至由於南北中一定之限十二次專以星象爲限不論黃道之南北中也

地利

問　孟子雖言地利不如人和而亦以鑿斯池築斯城告滕文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故西北足以控東南東南不足以控西北地利之說其來久矣敢問何如

答　先王經理天下未嘗不據地利周之初東陝西陝周召主之至武王克殷自三監監殷而外則封東虢以據虎牢之險 即滎陽在今河南鄭州汜水縣亦名成皋 封西虢以扼桃林之塞 桃林今在河南陝州靈寳縣南即秦時函谷關也自函谷西二百里至陝西同州府華陰東四十里即潼關也王氏曰自靈寳以西潼關以東皆曰桃林自崤山以西潼津以東通稱函谷 二者居天下之大險皆以懿親主之又於東都營洛邑爲朝會諸侯之所以周公君陳畢公遞守之曷嘗不居天下形勝哉即至平王東遷尚有太華外方之間方六百里之地仍可西倚虢國以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可扼東南之要其勢猶足恃也迨莊廿一年惠王復與鄭以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 鄭武公會滅虢檜之地據有虎牢其後周復取之至是惠王復與鄭 漸且楚滅申呂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西虢而西歸之道斷 桃林之險屬晉矣 襄王又以溫原界晉晉啓南陽 南陽即河南唐李光弼百戰守之以固關輔者 於是

東都之勢遂不可爲矣纖考春秋強國無過晉楚齊秦吳越如齊之險水有河海無棣山有泰山穆陵 穆陵即青州府大峴山晉劉裕伐慕容超過此山而喜形於色者 泱泱大風足以創霸若晉既有華山二崤孟門大行諸山之險文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襄二十年使諸侯戍鄭虎牢以防鄭之通楚 杜注此時虎牢屬晉 其後復滅偪陽界宋以通吳晉往來之道 偪陽在徐州府沛縣 是虎牢桃林之險俱爲晉有抗楚抑秦所以能爲盟主百有餘年也楚有荆塗方城漢水之固自既滅申滅呂滅息於是有申息北門以窺中國退可守出可戰成十八年又拔宋彭城封魚石以逼

吳晉往來之道。（彭城在今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哀四年將通於少習。乃秦豫咽喉之地。爲天設之險。（杜注商縣武關也在今陝西商州）故楚圖北方將通少習。而晉人震懼。此春秋時楚之所以放然坐大也。吳處荒遠。其後寖強。略有江南全省之地。與楚爭鍾離州來居巢三邑者。垂七十年。迨州來既入吳。（州來即今壽州）而入郢之機兆矣。但得之於楚而失之於越耳。越自句踐轉敗爲勝。遂成霸業。天子致胙。然五傳至無疆爲楚所滅。論者謂其滅吳驟勝而驕。不能北扼州來。西阻豫章。使楚東侵。兼有廣陵徐泗之地。棄地利以與人。故滅之如反掌矣。秦據有豐鎬。穆公發憤爲

雄。始滅芮築壘爲王城。以塞西來之路。其援立晉惠公也。賞食河外列城之賂。東盡虢畧。（即桃林）以爲東出之謀。無奈呂郤諸臣背而不與。逆立文公。益知難以覬覦。因偕晉師滅鄀。鄀近武關。猶冀經營商雒。圖武關以爲南出之門戶。乃滅鄀而鄀終爲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而晉且得白翟之地。（今陝西延安府）魏分得之（爲西河郡）復犬牙於秦之境內。故終春秋之世。秦屏伏西陲不敢出氣者。以函關武關之門戶。俱非已所有也。洎三晉瓜分。韓得虎牢。而魏得桃林。桃林遽爲秦有。孝公遂因崤函之固。置關曰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秦之有函谷。猶楚之有中呂也。長

驅中原。由此始矣。（漢武帝復改設函谷關于新安縣則去靈寶縣東又三百餘里矣）況又魏獻西河。內通巴蜀。席捲天下。夫復何疑。此則周時地利之大略可言者也。（亦畧本春秋大事表）

孟仲子（孟季子附）

問　趙注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于孟季子則無注。而孫疏謂即季子爲任處守者。何如

答　觀孟仲子答齊王問疾之事。則謂孟子之從昆弟似矣。但按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原注仲子子思之弟子）又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據此則孟仲子似有

兩人。或謂孟仲子本子思弟子。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是皆莫能定也。至孟季子孫疏謂即季子爲任處守者。按此爲孟季子。何得與任君之弟混而一之。故集注疑爲孟仲子之弟者近是。　又孟子弟子。多有異說。如趙岐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以季孫子叔二人皆爲孟子弟子。又曰告子嘗學於孟子。又曰高子齊人也。嘗學于孟子。又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聞道未達而夭。又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又廣韻有云離婁孟子門人。皆未知所據。

子之持戟之士　三句

問　趙注持戟謂戰士伍謂行伍去之殺之也集注依用之按閻氏百詩引郝京山云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因推其解以謂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及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衞侍者甚衆可悟孟子持戟之士葢爲大夫守衞者固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孟子第即所見以爲喻耳其說如何

答　舊解以持戟指戰士以去爲殺則軍法森嚴亦何用一日三失伍而後去今以伍指班次而以去爲罷去正是譏距心

失其職守而不去與下文立而視其死意恰相闗合且孟子當日面謂距心想亦不敢譬于戰士而以去之爲殺之致出言太甚也則郝氏說固自可從

婺源戴大昌斗源

周公使管叔　二句

問　三監之說或以爲管蔡商或以爲管蔡霍據左氏傳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則似共武庚爲三監據蔡仲之命則又似有霍叔至金縢我之弗辟孔傳讀爲刑辟之辟謂居東即爲東征而鄭康成讀辟爲避謂避居東都二年成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宜何從耶

答　以三監爲管蔡商孔安國之說又漢書地理志周滅殷分

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但按三監乃監殷國非監殷民若并數商不得爲三矣惟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林氏蔡氏從之顧寧人日知錄亦云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地理志并武庚爲一監非也宋陳傅良以爲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又按書蔡仲之命明言管叔蔡叔霍叔爲同叛而獲罪蔡傳言蔡不別封命諸王復封之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據此則蔡叔原封于蔡未嘗尹衛或又謂蔡仲之命爲古文尚書不足爲據竊

謂金縢言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若祇有蔡叔一人。何謂及其羣弟乎。此可知三監之當有霍叔矣。蓋當日建親戚以藩屏周。自太王之邪王季之穆以下。無不倚爲干城。況同氣之親乎。故他日殷墟仍以之封康叔。而三叔諸人。並未如象素有敗德。周公安得以不肖之心料之。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鄭康成解金縢弗辟爲避。朱子晚年復蔡之書亦主其說。故蔡傳從之。但鴟鴞詩傳。仍以居東爲東征。以鴟鴞爲作於致辟管蔡之後。卒亦未曾追改。先儒若歐陽氏修。曹氏粹中。蔣氏悌生。及黃氏東發皆從孔注刑辟之解。黃氏云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不知鄭氏何據而有此說。若古注以辟爲法辟。則與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正相合。而郝仲輿閻百詩（見尚書古文疏證）又以僞孔傳及晚出蔡仲之命爲不足信。謂周公本無殺兄之事。漢儒誤解金縢。遂以誣公耳。竊謂詩鴟鴞言既取我子。書大誥言殷小腆誕敢紀其緒。知我國有疵。皆是歸罪武庚煽誘三叔之辭。則金縢所云我之弗辟。及罪人斯得者。俱指武庚而言。而以辟爲刑辟。未始不可。若以居東爲避居東都。則叔既與殷畔。何尚遲至二年之久。按兵未動。而

坐待周公之東征乎。似不近于情事矣。

滕定公薨　章

問　父母之喪。禮有明文。無貴賤一也。滕文使問孟子。定爲三年。乃其父兄百官皆曰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何居

答　禮有吉凶。考之儀禮。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絰衣服年月之禮。士喪禮上下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葬之禮。士虞篇乃士既葬其親日中而祭于殯宮之禮。考之戴記。惟奔喪一篇先儒亦謂爲禮之正經。其餘若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則釋喪之義也。此皆凶禮之傳于古者也。自周衰禮教廢缺。即以聖門高弟。如子張亦以高宗諒陰爲疑。宰我亦以期可已矣爲問。至于異父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小斂之奠。曾子曰于東方。子游曰于西方。猶若莫知適從。況其他乎。且當時又有墨子倡行其教。以薄爲貴。至于戰國。淩夷不可復問。此滕之父兄百官。聞三年之喪。一若少見多怪也。自非孟子始則曰親喪固所自盡。終則曰是在世子以發其本心之明。安能引君于當道哉。今世之士。于儀禮多

不寓目。卽課子弟者于戴記喪服諸篇。亦概置不讀。一遇父毋大故。不能合于禮節。而至期功以下服制。茫然不講。殺等路人。吁亦甚矣先儒言此。每爲慨然因畧錄數則

通志校讎畧云隋志于禮類有喪服一種。雖不別出。而于儀禮之後。自成一類。以喪服者儀禮之一篇也。後之議禮者。因而講究。遂成一家之書尤多于三禮。故爲之别異。可以見先後之次。可以見因革之宜。今唐志與三禮雜出可乎。

讀書記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于禮服。指喪服講

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禮服。蕭望之從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

朱竹垞曰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于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于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從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于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誚之也。

宗國魯先君　宗法附

問　趙注謂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集注改爲魯祖周公爲長故兄弟宗之按周公本爲武王毋弟。弟五人。爲太姒之弟七子。固非居長。閻百詩駁之是已但攷宗法本爲大夫而設。所謂别子爲祖也。盖大宗小宗之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絶。此云宗國魯先君。何以諸侯亦稱之耶。

答　集注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閻百詩笑謂獨不記周公

弟也之文耶。竊謂尤可笑者。莫甚於此節之孫疏。曰滕與魯同姓之國。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也。末復引滕侯薛侯爭長傳文以證滕爲魯之後。則昜不記僖二十四年傳富辰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乎。孫疏之係僞撰可知矣然宗法本爲大夫士設。此云宗國魯先君者。則以其同出文王之後。滕謂魯爲宗國。魯亦謂滕爲宗國。猶曰周之宗盟而魯周公之後。素稱秉禮之國。故滕之父兄百官。不舉他宗國特舉魯先君而言耶。或又謂左傳魯以邢凡蔣茅胙祭爲同宗是

知周之先文王之諸子以周公為宗周公之諸子以魯公為宗特其宗及身而止耳此亦一說也至於大夫士之宗法詳于大傳人多不考蓋諸侯之子自世子而外無論嫡庶皆謂別子而別子中之嫡長謂如魯季友與莊公同出身為大夫莊公命之為宗使孟仲二家兄弟宗之是為大宗子是季友之世嫡遂為宗子則所謂繼別為宗蓋大夫三廟其一昭一穆之廟各藏二代之主是為高曾祖禰迨五世後季友之主尊為太祖之廟所謂別子為祖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若使季友身為士則祇得為小宗其世嫡則所謂繼禰者

為小宗迨五世親盡則祧不得為太祖所謂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至于庶子如孟仲二家雖身為大夫亦祇得為小宗但小宗有四如大宗之下又有小宗小宗之下更有小宗至魯三家當日自立桓公廟本非禮之正附錄朱王雙溪論于左

王炎宗子論曰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下治子孫旁治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於是因仁義而為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為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為適子異所出者為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為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為不得禰其先君公廟不可設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為始故曰別子為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為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宗之為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

其所繼者禰祖曾高此五世則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骨肉之戚主於恩愛以為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為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為禮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緦五世祖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疏且遠者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以適為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己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

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為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為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察於大小之辯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於宗子。明正體之重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為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

馬獻其上。牲獻其嘉。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為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庶之辯也。宗子去國。庶子為大夫而居者。其祭謂之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為壇。宗子既沒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緦之為服之窮也。袒免之為無服也。自是以往踈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踈可叙者。以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於庶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法既亡。非緦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昏不共其喜。喪塟不共其憂。又稍踈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為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於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夏后氏五十　三句

問有田必有彊界。夏制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殷忽變為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是每更一代必將改畛涂。易溝洫以就之。必無是事。但三代授田不同。說者不一宜何從歟。

答三代授田之制。顧氏日知錄謂禹當日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然則所謂五十七十百畝云者。特丈尺之不同。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

大。殷周土闢人稠。故其畝漸小。以周之二畝。當夏之一畝。名雖殊而實則一。而畛涂溝洫之類。皆不煩改作。而殷可推矣。按丈尺不同之說。始於蔡邕。而實推本於王制。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云云。今謂漢固非無據。然或疑三代丈尺雖不同。未必夏之五十。恰當殷之七十。又恰當周之百畝。且近於剏三暮四之說。先王立法。諒不如是。竊謂溝洫之制始定於禹。每井皆百畝。即以夏尺爲定。夏時民俗質樸。故每夫授以百畝之半而已足。殷則人事漸繁。則授以四分之三爲七十五畝。言七十者舉成數也。每井爲十一夫又共耕公田七十五畝無

以公田爲廬舍事周則禮俗較備。始舉百畝全授之也。周一夫授田較多故助耕公田十二畝零此說大畧本于金仁山。似較諸家爲長。或謂殷周之世授田漸增。何以能給。曰此其故傅氏寅嘗言之矣。夏時田未盡闢。一成之中田萊各半。殷則田居其七。萊居其三。周時則田盡闢。田與人未始不相當也。周禮遂人以爲周禮田萊各半。或荒僻之地偶有此等耳。至公田不爲廬舍。詳見五畝之宅一條。

又考北齊熊安生云。夏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稅七十畝。周政繁。盡稅之。蓋謂三代授田皆係百畝。夏賦其半。商賦十之七。周則盡賦之。張氏翼註論文極取此說。但此說於下文其實皆什一也。暨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一節總解說不去。

徹者徹也

問　朱子謂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爲徹。按論語古注。徹通也。張南軒述楊氏說。則謂兼貢助而通力也。袁明善則專指通貢助言之。而毛西河亦主此說。極駁朱子。如何。

答　以徹爲兼用貢助者。第據康成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耳。不知鄭說本不足據。說詳下請野節則以此釋徹法。固未確也。然

朱子謂爲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者。則尤不可信。使果如朱子所云。則孟子言一夫百畝之糞。安得有所爲上農夫及上次中農。中次下農五等之不同哉。前人固已疑之矣。況百姓每家人口多寡不齊。故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且如其說。則春耕之時。下地家出力之人恒少。而秋收則與上地家人口多者均分。而上地家則耕斂每相形而恒見絀。其不均孰甚焉。先王立法。決不如是。惟周氏理衷主任翼聖之說。謂徹者君民上下相通也。以周制九夫爲井。井無公田。第貢法則校歲以爲常。周則隨其年之豐凶。使民自納其十畝之一。上下相

通故謂之徹竊謂以上下相通爲徹深有合於公劉詩徹田爲糧之交與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語意固屬可從但謂周亦無公田則未敢據爲定論也（說見下條）

詩曰雨我公田　節

問　周禮言九夫爲井又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考工記亦言九夫爲井）故萬充宗据此謂周制本九家同井其孟子所言八家同井助耕公田者乃殷制且謂夏時亦係一井九夫但貢法校數歲以爲常周則因歲豐凶取其所獲之十一耳（任氏說仿此）周氏理衷力主此說謂徹本無公田所以孟子言惟助爲有公田

其曰雖周亦助者謂殷則公田在私田外周則公田在私田中耳其說然歟　又楚茨諸篇序皆謂刺幽王以爲傷今思古之意或以楚茨以下四篇謂卽豳雅猶以載芟良耜等篇爲卽豳頌也朱子集傳仍主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奉其宗廟及方社田祖之祭而大田一篇則謂農夫頌美其上也何從歟

答　謂徹亦無公田因以下文孟子所言八家同養公田乃係請滕行助法並非周制固然說似可通至大田詩明言雨我公田周氏則又引夏小正三農服于公田之文以公田之稱可施於貢亦可施於徹也竊謂可疑者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据此公穀去古未遠使周制果無公田傳文不應如是豈穀梁傳所云古者乃亦指殷制言乎然傳又謂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則亦未可信也（詳見五畝之宅一條）

詩序以楚茨諸篇爲傷今思古釋之者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場卽自昔我蓺黍稷之地乃嘆田萊之荒也然攷毛傳抽除

也鄭曰伐除茨棘以樹黍稷也黃東發亦曰言抽其棘猶云言刈其楚是以人力而抽去之非謂物之自抽也至以此四詩爲卽豳雅而議者謂楚茨信南山俱言宗廟盛祀與祈年於田祖不切甫田雖有祈甘雨之文然周禮言吹豳竹擊土鼓不言有琴瑟之樂亦似未合竊謂序以此四詩爲刺者第據楚茨首節有自昔何爲一語以爲皆傷今思古耳然甫田篇於自古有年句下則言今適南畝或耘或耔是其非傷今顯然可見矣至或疑四詩不盡合於祈年田祖之文而鄭康成又三分七月之詩以中間十月穫稻四節爲豳雅則亦未

見其必切於祈年之意。朱子於豳雅頌之說。終疑而未定。但集傳謂述公卿有田祿者。亦未盡然。葢楚茨信南山二詩。極陳祭祀品節之盛。至詳且備。且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而楚茨末節有小大稽首。使君壽考之文。則其爲天子祭畢而燕。而非公卿之事可知矣。朱子集傳遺說謂公卿爲畿內之諸侯亦無据今按先儒以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俱爲豳頌。說者謂思文爲配天。臣工爲戒田官。噫嘻爲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芟良耜。謂爲豳頌。以息老物。庶幾近是。据此推之。則楚茨信南山二詩。當爲述天子宗廟之祭。惟甫田言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大田言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頗切祈年田祖之義。或此二篇但爲豳雅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問　學爲國學。庠序校爲鄉學。而昧于攷古者。但稱國學爲大學。鄉學爲小學。誤矣。則所謂天子諸侯之國學。鄉學。大學小學。及天子又有郊學。卽所云虞庠在國之西郊者說者紛紛不一。宜何從與。

答　竊嘗攷而論之。學之在國者。有小有大。學之在鄉者。亦有小有大。葢國學鄉學以地分。大學小學則以年分也。而天子又有四郊之學。對國中之大學言。則爲小學。對國中之小學言。則爲大學。諸儒不能攷斷。是以多誤。今先以小學言之。天子之小學。在王宮之東。所謂虎門側者。卽此。則天子之子年八歲入學焉。諸侯之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亦年八歲入學焉。其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得入學于此。故周禮師氏凡國貴遊之子弟學焉。是天子諸侯之小學。各一而已。若鄉之小學則無數矣。每二十五家而爲里。里之門有左右塾。父師少師居之。父師則致仕大夫。少師則士也。凡里中卿大夫士庶之子。年八歲。當新穀已入。皆入學焉。初春又有從事于耕者。所謂里有塾。卽鄉之小學也。繼以鄉之大學言之。及其十有五年。所入者皆謂之大學。而其地各殊。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士庶之子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卿大夫之子入大學者在此。而士庶之子由庠升者亦入焉。又由是升于鄉。則曰校。凡此庠序校三者。皆鄉之大學也。諸侯之大學在郊。亦曰國學。凡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有五。及自鄉校而升者。並入焉。所謂諸侯歲貢士于天子者。卽取諸此也。若天子之大學。則在國中。亦曰國學。其向在虎門側小學者。年十有五。皆入于此。則大樂正掌其教

也而天子又有四郊之學則以待畿內庠序校所升及四方諸侯所貢之士非四學不足以容之則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諸國中之大學將以論材而用之也總之鄉學有小有大而天子有小學有大學又有郊學諸侯則小學在內大學在郊但諸侯或于國中別有大學與否則無明文可攷云

按周人國學建四代之制說者不一項氏謂于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言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是四學總一地但攷王親視學之禮甚多則大學必應在國中無在郊之理項說未可

信也或又據大戴之文及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謂周之大學有五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南爲成均北爲上庠辟雍居中四門四橋通于四學亦未見有確據惟陳氏禮書據祭義之說以爲辟雍居中即成均東序在左即東膠瞽宗在右即西學三者並建于一邱之上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即所謂上庠此小學也其說稍爲近之蓋以西郊虞庠爲小學對國中大學而言則稱小也又以爲即上庠對庠序校之鄉學而言則稱上庠也

辟雍泮宮者舊謂學名相沿已久按宋戴埴著有五疑大概謂泮宮係立宮於泮水之上若彼以泮水爲半水豈泮林亦爲半林乎辟雍則引莊子言歷代樂名以文王樂曰辟雍之說謂漢儒轉辟爲璧解以圓水者非也　元吳澄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頖宮告后稷也以爲非學之証　明楊升庵云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攷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

雍胥雍皆爲宮名無疑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旁之宮泮林者泮水旁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旁而名泮宮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旁乎而皆名泮宮邪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簴業莫不均調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曰皇王惟辟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旨主於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

取其中匪怒伊教一語爲証。則末矣。　近時江氏愼修亦謂泮魯水名。因疑魯僖公始僭郊禘。因作此宫。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故僖公亦作宫于泮水上以爲齊宫。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也。方泮宫成而公飲酒于此。詩人因頌禱之。克淮夷。訊馘獻囚。獻琛。皆是虛美之詞。詩中並無立學教民之意。則泮宫非學也。漢博士作王制。因此附會。遂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出兵受命于廟。歸飲至於廟宜也。若立學祀先聖先師。攷之周禮諸書。皆無學中獻捷之禮

夏曰校　三句

問　舊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按校以教于鄉。序以教于州。庠以教于黨。然則何以各闕其二歟。又學記術有序。陳澔集說謂術當作州。然歟

答　此三句惟李安溪先生立說最精。其畧曰。夏之時。鄉爲設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遍。故其法寖廣也。蓋黨近于民。故主于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州則將賓于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鄉則將升于國。故摠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按黨統于州。州統于鄉。

此眞通人之論。

學記術有序。鄭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陳可大改術爲州者。想据周禮州長會民習射於州序。蓋州爲二千五百家。原統於鄉。若遂則萬二千五百家。其戶數則與鄉同。似其學不當亦名爲序矣。竊按古時鄉遂州黨皆有學。州之學固名爲序。至記言術有序。自當從鄭注術作遂。陳氏禮書謂遂官各降鄉官一等。遂大夫之爵與州長同。則所立之學。亦當降鄉一等。而與州學同名爲序耳。又知新錄云。學記術有序。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証。亦以陳氏改術爲州爲非。

三老五更。諸家異說。惟左傳杜預注。三老謂上中下三壽。此爲近之。記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蓋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亦非一人也。又蔡邕云。五更五叟也。叟字與更相似。故誤書耳。

經界不正　三句

問　經界之利弊何如

答　經界者乃田間阡陌溝洫。所以備旱潦而限戎車者也。毎歲水潦盛降。則溝洫畎澮之間。必有頽圮。苟不督民隨時修

治以備蓄泄。則低田必致淫。高田無所溉。而井田之法壞矣。史言商君相秦。以秦地廣民稀。乃開阡陌誘三晉之民任其耕種。國以富強。所謂開阡陌者。朱子謂即周官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是也。蓋陌之爲言百也。遂間百畝。洫間百夫。則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間千畝。澮間千夫。則畛道爲阡矣。其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乃所以正經界爲永久之計。商君但見田爲阡陌所束。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民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第知有目前之利。而不復爲後世計長久也矣。　又按漢董仲舒說上曰。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宜少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卒不果行。然攷漢法三十而稅一。非不優民。而豪強占田踰多。故鄭夾漈有云。漢時官家之惠。優於三代。富室之暴。酷于亡秦。皆緣無授田之制。所以惠不及齊民也。偉哉其惟後魏孝文帝納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故天下無無田之夫。無不耕之民。口分世業。雖非井田之舊法。而得先王之遺意。有田租戶調以爲賦稅。主唐祖復定令日租日調日庸租者什一之稅也調者調發兵車之賦也庸者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資役多則免調過役則租調俱免

自魏太和至唐開元天寶間。法制未壞。民甚幸也。迨建中天子用楊炎爲相。始作兩稅之法。由是賦與田不相繫。遂多無名之暴賦矣。日知錄亦極取均田之法据此則均田猶法古意也。附載其法于左。

攷北魏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二十畝。課蒔餘果。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

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
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
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
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
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爲
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别減分無桑之
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
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
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

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
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
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配流謫無子孫及戶絶
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
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
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
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于此）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八

婺源戴大昌斗源

請野 節

問　都鄙用助康成謂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者是鄉遂用貢康成謂地官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者是以爲二法不同朱子遵之此節注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二語亦本之鄭氏果其然歟

答　自鄭氏分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二法而朱子用之說者因謂貢助各從民居之便野外平曠故可方里而井若郊內

六鄉之中自五家爲比積而爲閭爲族爲黨爲州爲鄉六遂之中自五家爲隣積而爲里爲鄼爲鄙爲縣爲遂五家相聯屬不可析爲九故遂人之法與匠人爲井田者不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按之却不然攷周禮于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則安見田不井授而必用貢法哉且王畿百里內爲六鄉所謂國中郊門之內是已若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人掌造都鄙之法則云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自二百里至三百里爲稍地又至四百里爲小都又至五百里爲大都是都鄙固然屬野而遂亦非國中安得以鄉遂之地盡屬國中哉故周

禮遂人之文明言治野且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又安見野之不可什夫而定行助哉然則孟子此節殆欲請滕文于野行助于國中行貢祇據有公田無公田分別並非謂溝洫有二法也蓋遂人爲經田野之官而匠人司其工役未有不受法于遂人者今附載先儒辨說數則

薛氏曰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

而已謂其間有澮也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

黃氏度曰鄭康成小司徒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之澮皆倣此耳

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與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與後鄭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尋攷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爲溝洫法采地爲井田法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今畫爲圖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

計九溝橫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足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爲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

陳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者言之其實

一制也

餘夫二十五畝

問 集注引程子之說。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其說然歟

答 百畝之田。可食八人。多則九人。如家之子弟。年雖十六。尚在八人之數之內。但當助父兄以耕。則不別受田也。其或丁男衆多。已逾八人之數。則年十六者可稱餘夫。宜別受田二十五畝矣。至其人又再俟受室以後。有子可能助耕。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所謂以五口八口爲率是也。亦豈謂壯而有室。遂更受百畝之田乎。程子之說。正未可泥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　堯獨憂之

問 書言洚水儆余。堯時果有此九年之水與

答 鼂錯云。堯有九年之水。惟據鯀治水九載言之。高堂隆云。堯洪水二十二載。則合鯀九載及禹治水言之。此引禹貢錐指語竊按湯七年之旱。則史冊有之。而堯九年之水。不見於史冊。蓋天地絪緼之氣。融而爲水。想洪水固自洪荒開闢以來。積漸洋溢。迄未嘗治。至堯時諸山盡洩。乃大汎濫。故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又曰。堯獨憂之。見水之不治。其來久矣。不然。何以云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如此景象哉。是以堯典紀堯之功。首命定時。繼咨治水。故書曰。地平天成。孔子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附錄胡朏明云。善乎邵文莊之論曰。堯之水。說者謂開闢以來。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生久矣。歷三皇氏。未聞懷襄昏墊之爲害也。何獨至於堯而有然。此天地之大變。變通之會。其當斯時乎。以粒易鮮。以居易巢。斯所謂通變宜民者也。豈非開萬世之治乎。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水哉水哉。所以啟君子之經綸者大矣。

當斯時。水固有異於常者。而泛以配湯之旱。殆書生之常談也夫

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

問 孟子言堯憂洪水。舉舜敷治。果何所據。又伯翳伯益。或謂二人。或謂一人。又以爲伯益即皐陶之子。然歟。書謂益作虞官。而孟子云掌火。何與

答 按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攷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堯使舜大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

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其說亦畧相符。惟尙書大傳言堯推尊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則謂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蔡傳本此）竊謂釋大麓爲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未免與上納于百揆。百揆時叙二句。相犯複矣。至鄭康成釋尙書大傳。又謂堯築壇于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之事。似合二說而互混之。則涉于騎墻。若據蘇氏之說。則書所謂納于大麓者。其卽孟子舉舜敷治之說乎。故下文言封十有二山濬川。則紀其成功也。

史記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伯翳。賜姓嬴。又史記子陳杞世家有云。皐陶之後或封英六。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固未以伯翳爲伯益。亦未以伯翳爲皐陶之子也。唐司馬貞張守節等注史記。則以秦祖大業卽皐陶。以大費名伯翳者卽伯益。爲皐陶之子。推其所本。葢据漢書地理志云。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暨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鄭康成韋昭俱依用之。孔頴達陸德明邢昺並從其說。今按尙書不載伯翳。而伯益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正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脗合。葢益與翳以聲相近而訛。其爲一人無疑。据汲冢書伯益就封于費。故又云大費也。至以伯益卽皐陶之子。則金仁山有云。益果爲皐陶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言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乎。竊謂列女傳所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說本近誕。至曹大家注尤多舛謬。其言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後人遽從而信之。過矣。然則伯翳固卽伯益。而益爲皐陶之子。要未確也。（路史又謂翳乃少昊後皐陶之子益乃高陽之

第三子隤敳亦未確）

掌火。趙注火官名。卽火正也。孫疏古有五行之官。火正曰祝融是也。鬭百詩謂古者火官最重。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葢陶唐時閼伯爲堯火正。居商邱。見左傳。舜登庸。使益爲之後。又還作虞官耳。

九河

問　爾雅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曾彥和以爲九河其一不名者。乃河之經流。先儒分簡絜爲二非也。林少頴則以爲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爲

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乎。蔡傳則同曾氏說。朱子集注則仍同林說。以簡絜分爲二河。孰爲是與。又九河故跡。自來說者紛紛。尚有可據者與。

答曾氏以河之經流爲不名。而欲合簡絜爲一河。固非。但林氏又以河無經流支派。而謂徒駭非河之本支。則亦不然。按孔疏云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其說大畧本于漢書敘傳。不可易也。至九河之故道。則在兖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攷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

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此其大畧可推者也。然九河自漢時已不能盡悉其故道。而後儒復求之太詳。一一臚列其處。故蔡傳以爲皆似是而非。未可依据。亦通論也。又夏氏曰。九河之名。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耳。至九

河故道湮沒之由附錄胡氏說備攷

胡朏明曰。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畧同〕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東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

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已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旣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參以周譜。則壅自桓時。緯書不盡無稽也。〔河源詳後〕

河通淮始于南宋攷　河自禹至今九易其道。周以前由河間天津入海。卽禹貢之道。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未詳其處或云在滎陽卽今河南滎澤縣〕王莽時徙行漯州至山東利津縣入海。東漢又決。自千乘入海。〔今樂安縣〕宋初河徙濱州。由山東豐縣入海。復決分二流。東流仍由海豐。北流回故道。自天津入海

宋哲宗東流絶。惟行北流。東坡詩吾君神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束。北流夜復澶州橋者是也。南宋復決濱。合泗水入於淮。此黄河入淮之始。至明孝宗時河復决。盡南徙全入淮水。今淮安府清河縣。有黄淮交滙處。由此二瀆併流。滔滔東下。至淮安之安東入海。（近又遷徙）

濟

問。濟有兩源。其流雖細。居四瀆之一。孔傳謂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謂濟既入河。而知其截河過者。以濟清河濁故也。是說人多

疑之。但濟固有二伏三見之説。果何考歟

答。山海經言王屋之山。𣹟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景純云。𣹟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邱。（共山在濟源縣北）按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謂之濟源城。（即沇水）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由是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分爲二水。其一東南流。即濟水。其一出於溫城西北。遂與故瀆分焉。其濟入河之道。自王屋山東南至武德縣入河者。禹迹也。其後濟水又自溫縣西北入河（胡朏明云溫縣今屬河南懷慶府武德在今武陟縣東）其疑濟截河而過者。則林少穎謂以清水之少。會濁水之多。不數步皆混而爲濁。况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滎乎。東坡又謂以味別之。知滎之爲濟。其說亦本之許敬宗。惟蔡傳謂其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然。此論較爲明通。焦弱侯云。伏見不常而識其爲濟。此禹之所以爲神也。至於三伏三見之說。泰澤一伏。東邱一見。則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則本地理志。滎東又洑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則本唐書許敬宗傳。但或謂濟瀆所經之

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涌出。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也。吳幼清曰。濟水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絶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於陶邱北。溢者言非有來處也。出者言非有上流也。迨滎澤既塡塞。陶邱亦無竇。而濟瀆故道遂不可復尋矣。胡朏明謂吳氏之論最精

漯附攷　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千乘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北）水經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蔡氏云。漯者河之支流也。乃明

一統志云漯河在章邱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爲禹貢之漯不知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据元和志章邱縣有濟水即今小清河也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邱縣出長白山之王村峪俗遂以獺爲漯其實無交涉也按胡朏明云禹時濟漯本相通而林少穎云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孔疏亦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皆非也周希聖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近宋長孺著禹貢長箋亦言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始不相屬孔疏與經文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正與周氏暗合惟新唐書許敬宗傳載高宗問書浮於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耶敬宗對曰沇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閒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据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西漢末河行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乃爲河所隔唐世猶然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凭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漯說文作濕隸改爲冊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濕轉爲㶟之濕矣漢有濕沃縣以濕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沿其誤惟水經注仍作漯氏

漢

問禹貢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嶓冢山本有二漢水亦有東漢西漢而地理志言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其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桑欽水經則謂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是以隴西氐道亦有嶓冢山也常璩華陽國志謂漢水有二源其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是又以氐道有漾山也論者獨以氐道武都二處脈絡不能相通武都受漾之說爲不可據故蔡傳引水經及常璩所言因以爲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後人俱議其悞果何謂耶

答漢水二源自漢人言之未能辨析後之論者遂多附會惟攷杜氏通典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其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胡朏明以爲此說最可据按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國朝王阮亭有蜀道驛程記引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

州之嶓冢東西二源各自了然益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也至蔡氏謂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胡朏明駁之曰王象之輿地紀勝引朱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此即後魏之嶓冢縣隋更名西縣者非隴西之西縣今在秦州境者也隴西之西縣自周時已廢蔡氏又謂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不知三泉本漢葭萌地唐武德分置三泉縣即朱故大安軍也今在寧羌州西北距隴西嶓冢山六百餘里相去懸絕由不知朱之西縣即隋之西縣而隋之西縣非漢之西縣故蔡氏於嶓既蓺

傳云嶓冢山地志在隴西氐道縣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益嶓冢一山跨於兩縣云是殆以興元之西縣爲隴西之西縣又以興元之三泉當隴西之氐道也支離之說所自來矣大抵謂東源出漢中朱人皆然而謂西源亦出漢中則自蔡氏始以余觀之西漢之名實以漾水枝津西南潛出故謂之西漢鄭康成言漢別爲潛流與漢合者是也胡朏明所駁蔡氏之大畧如此更附録一則於後

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城之隴西一誤也

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爲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爲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爲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闞駰之說以爲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淆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爲漢之別源以西漢爲漾之枝津而氐

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

汝附考

禹貢無治汝之文然考周禮職方荊州其浸頴湛易氏祓曰襄十六年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按地理志昆陽故城在今汝州之葉縣又朱子汝墳詩集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頴州入淮按朱汝州今河南汝州朱頴州今江南頴州又水經注淮水東逕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按汝水篇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流逕原鹿縣故城而南入于淮所謂汝口其原鹿故城在今江南頴州南按淮所納山源之水泗沂汝頴爲大按頴不見

于經或謂未嘗施功故耳然汝受溵灈瀙潕等水潁受滍洧潩濦等水皆山源也是潁受諸水為荆州之浸而又入于汝則汝亦大矣又爾雅謂水自河出為灉濟為濋汶為灛洛為波漢為潛淮為滸江為沱過為洵潁為沙同其汎濫之勢禹之決汝豈無所施功者乎

排淮泗而注之江

問　据禹貢泗入淮而淮自入海孟子言注之江或記者之誤與

答　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卽今廣陵韓江故東坡書傳云

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然夫差雖為通江以入淮而既通以後水勢自上流下則為淮注于江故孟子此數語原非援引禹貢經文不過弟就目前情形指出禹功豈必如後儒言考據訓詁者乎又按吳語有云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蓋會黃池又在哀公之十三年是則夫差不惟通江于淮而其後又嘗通淮于濟矣

淮

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出焉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傅氏曰胎簪山卽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胡朏明云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縣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桐柏縣南東逕信陽州北又東逕羅山縣北眞陽縣南又東逕息縣又東逕光山縣又東逕光州又東北逕固始縣又東北逕潁州又東逕霍邱縣又東逕潁上縣又東逕壽州又東逕懷遠縣又東逕鳳陽縣臨淮縣又東北逕五河縣又東逕泗州盱眙縣又東北逕清河縣與泗水

合謂之清口又東北逕山陽縣又東北逕安東縣又東北入於海此禹貢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為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泗

按元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陪尾山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兗州府沛縣徐州隸江南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並屬淮安府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為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

江 三江附

問 史記引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岷皆作汶何也又按岷山在蜀或謂江源亦出自西域與河水實同一山所出其來尤遠果其然歟

答 岷之作汶攷丹鉛總錄云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汶謂川江非汶上也史記冉駹為汶山郡類篇曰汶音岷故史記所引禹貢岷嶓既藝等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而今汶川縣直呼作問音誤矣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至於江出岷山攷華陽國志岷山一名沃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太平寰宇記云羊膊山在平康縣（縣屬松州）益州記江水發源自羊膊嶺（一名鐵豹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百四十里至汶山故郡即今茂州是也自晉時言江源者皆主此說惟攷漢志有云江水出湔氐道西徼外而范成大吳船錄亦云江源自西戎由岷山澗壑中出合於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范氏之說想因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元和志）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鷲村者其地太近故為是說乃錢謙益徐霞客傳言霞客江陰人好遠遊嘗過麗江憩點蒼由

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又數千里至西番還至峩眉山下作紀源一篇謂岷山非江源也計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祗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胡朏明駁之曰古書言崑崙者非一處一在槐江山南一在西海之外山海經所言是也一在于闐漢武所名之山是也一在吐蕃劉元鼎所稱紫山者是也今霞客所言崑崙果何地乎昔劉元鼎奉使自鄯州洪濟梁南行二千三百里便得崑崙東距長安止五千里即都實使還自星宿海東北至崑崙亦不過三十日程何至如霞客所言之遠且西域之崑崙與星宿海絕無交涉萬季野云朶甘思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苟欲窮星宿海既至雞足山便當由麗江而往不半月即可達其地若朶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百里之近而更走玉門關何也豈以漢武所名之崑崙即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崑崙在于闐元之崑

謂在此養相距可四五千里而霞客乃渾而一之其不學無術徒爲大言以欺人耳竊謂錢謙益載霞客所言南龍江源之長意或係寓言是固不可信也

三江附攷

禹貢於揚州之域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於導漢言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導江言東爲中江入於海經文未言南江古來言三江者紛紛不一攷其最著者班志南江在會稽吳縣南（今長洲常熟吳江）東入海北江在毗陵北（今武進江陰）東入海中江出丹陽蕪湖西南（蕪湖今屬太平府）東至陽

羨（今宜興）入海皆揚州川司馬彪郡國志因之孔穎達引以證傳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荊公亦取其說而鄭康成書注則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蘇東坡復以味別之說輔之近胡朏明禹貢錐指則獨主此但如此說則三江皆言上流近荊州非揚州川矣又有以松江（亦曰笠澤江）東江（亦曰上江）婁江（亦曰下江）言者本於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陸德明已引之張守節專主其說蔡傳亦以爲然但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即已

非之若黃東發金仁山則亦主此說而又疑之者也惟郭景純於水經沔水下篇注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顧寧人主之謂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松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全謝山亦特取景純之說以爲三江乃揚州三大望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之說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之說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之說已足該之又引朱邊實作崑山縣志言大海自西滙分南北由斜轉而西

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陂謂其說最得之觀全君此條所論三江（見經史問答）大抵取岷江松江浙江之說而不必分其孰爲南孰爲中孰爲北也夫不分其爲南北中可也但言其委而不推其源可乎竊按北江爲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由石城（亦名分江水）合浙江入海故班志於石城著南江源委於湔氐道著北江源委於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而酈道元於水經江水又東至石城分爲二

一條下注云江水自石城(今貴池)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今青陽)又東逕安吳(今涇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今廣德)安吉縣北(今屬湖州)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故城南又東入於海此則南江流逕之故道歷歷敘之但今皆與中江徙流久矣(浙江圖考謂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寖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絶或云自錢鏐築海塘後南江下流既塞而水始湮耳)或疑自貴池青陽俱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不知水經注云逕者苐是經其縣界豈必穿縣之全境而過乎水道湮徙今古迥異試觀河淮雲夢俱非古時景象可知矣

稷契

問　世本史記俱以稷契爲帝嚳之子謂帝嚳元妃姜嫄出郊祈子履巨人迹心動有孕爲無人道而生子故名曰棄次妃簡狄出浴因吞燕卵而生契故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鄭箋與朱子詩集傳並採其說然先儒多疑之蘇老泉嚳妃論力辨其無是事則引毛傳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所謂履帝武者即履帝嚳之步武也其說如何

答　必疑史記之說以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子爲妄誕不經則姜嫄本爲禋祀祈子何反棄之且于生民之詩誕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云云亦解說不去矣蓋神聖之生又爲開基始祖往往有異于常人履跡吞卵之事固無可疑也所可疑者則世本史記以稷契爲帝嚳之子因以姜嫄簡狄爲帝嚳之妃爲大謬耳何者使稷契果與堯同爲帝嚳之子則稷既生而神異又爲嫡嗣帝嚳何以不立稷迨堯爲君孜孜求賢何以不用其兄弟直待舜始舉之耶且堯在位七十載自云耄期倦于勤又二十八載乃殂落史載百有二十四歲則俟舜即位始舉稷而稷爲堯之兄年更當老何獨不倦于勤耶又如姜嫄果爲帝嚳之妃則或以無人道而生子因欲棄之亦易于處置耳何故置之隘巷平林寒冰至再至三其非后妃舉動不待明者而曉然此皆其種種不可信者嘗觀生民長發之詩追叙始祖所由生祇及姜嫄有娀而不及帝嚳至魯頌閟宮尤欲誇張其辭亦祇頌母而不頌父由是言之則姜嫄有娀俱爲當時庶民之婦姜嫄以感異而生子始欲棄之繼復育之因名曰棄亦小民情事之常史言棄爲兒時好種植及爲成人好務耕農亦可見其爲庶民之子故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其非帝嚳之子明矣蓋舜禹稷契皆非天潢之親

也附考各說于左

按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四百歲乃至堯又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疏云鄭氏康成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而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子孫之妃所謂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鄭解帝武不以爲帝嚳與毛氏異也又譙周謂后稷之父爲微者故不著又張融有云若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矣若果俱爲嚳子則雅頌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魯頌又何特立姜嫄之廟乎又孔穎達生民

詩疏云傳言生民本后稷者本其初生未有貴位生與民同故以民言之也

附摘顧復初先生書春秋禘祫說後　契始封商閱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邰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徵之事實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閟宮之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頌有娀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元妃有娀爲次妃則契稷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即位至殂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于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

周公方且膺之

問　閟宮戎狄是膺二語乃頌僖公之事曷爲言周公乎或據明堂位周公踐阼九夷八蠻六戎五狄隨方各至及魯僖公

嘗從齊桓於召陵伐楚以爲魯頌此二句本分貼周公僖公而言其說然與

答　好辨章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及滅國五十而後文但云周公兼夷狄故彼處亦引此詩而云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今此處仍是言周公事而因舉魯頌二語以明之猶引憂心悄悄以爲孔子肆不殄厥慍以爲文王斷章取義此孟子說詩之旨也若謂戎狄是膺本言周公荊舒是懲乃言僖公則上文議許行爲南蠻鴃舌何反合僖公事而獨言周公乎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九

婺源戴大昌斗源

墨者夷之　章

問　墨子之書近人多有取之者。但墨氏兼愛。而夷之言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是欲附于吾儒親親仁民愛物之旨。敢問何如

答　墨氏兼愛。非大有願力人不能。便是釋迦一輩人。然却視其至親如路人矣。楊氏爲我。朱子謂如今道流修煉之士。保啬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故楊墨即釋老之祖也。然此

等人皆極有智識。其著書立說豈無可觀。近時人必欲尊重而推闡之。過矣。按墨子制爲薆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而孟子喪母棺椁衣衾之美聞于當時。夷子求見其心。必有不安于墨氏之教者。故孟子借厚葬其親一節以矛刺盾。而夷子乃于兼愛中抽出施由親始四字。却是遁辭。孟子仍極言非爲人泚。必欲厚葬之故。以發其本心之明。此夷子所以終能悔悟也。不然愛無差等一語。便是視其親如路人。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正相懸絕。而夷子乃言儒者若保赤子。墨者施由親始。互相援引。自非孟子辭而闢之。不幾令後世信爲三教同心者耶。

末節命之矣。以之字指夷子名。此與中節之則以爲愛無差等。語氣相仿。語類已定其說。未審集注何以不用。

吾爲之範我　四句

問　趙注謂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獲一。非禮之射。則能獲十。所謂應禮非禮之射。邢疏俱未申說。如何

答　姚姬傳先生謂此段語意。當就逐禽左說。蓋射者必射禽之左。乃可献。御者亦必逐禽之左。乃合法。故詩云公曰左之。即所謂範我馳驅也。今爲之詭遇而獲十。則御與射皆不合于禽左之義。王良所以引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詩詞以絕之也。

王良附考　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張晏謂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顏師古又謂王良郵良郵無恤郵無正皆一人。伯樂則又一人也。攷國語載郵無正免尹鐸有云。伯樂與尹鐸有怨。注伯樂無正字。則郵無正亦字伯樂也。然呂氏春秋又稱古之善相馬者。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枚乘七發亦云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李善注引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是也。今按左哀二年。郵無恤御趙簡子。

亦稱郵良及國語郵無正字伯樂者。俱言其事趙簡子。嘗卽孟子所云王良以善御見稱。原一人也。至淮南子所載伯樂對秦穆公事。專以善相馬見稱者。與趙簡子不同時則別是一人也。（呂氏春秋及枚乘所言伯樂當卽此）蓋相馬之伯樂。一名孫陽。而郵無正。則其字偶同于伯樂耳。

父命之

問　嫡子冠于阼階。醮于客位。有祝詞醴詞字詞。醮則有醮詞。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亦用祝詞。（疏謂醮庶子不用祝詞者誤）按詞皆出于賓。孟子云父命之。豈今所傳冠禮。或非全書乎。又記言

見于母母拜之。釋者說各不同。何如

答　祝詞字詞雖出于賓。而筮賓戒賓皆由于父。父請賓教之故曰父命之也。卽如士昏禮女子之嫁。父醴之于廟。母薦脯醢。父戒之阼階之上。母戒之西階之上。父亦有戒詞。而孟子于冠則云父命之。于嫁但云母命之。不過參互其辭耳。

母拜之。孔疏則謂拜受祭脯。非拜子也。孔說蓋緣士冠禮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之文耳。（注母不在謂有他故非沒也）但攷士冠禮冠者取脯降自西階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是明有兩次拜。則非但拜受脯也。石粱王氏謂此爲嫡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于餘子。此則据士冠禮另有庶子冠法一條。惟汪鈍翁謂此爲母之答拜其子。猶昏禮婦奠棗栗。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餕姑之餕。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雖舅姑亦答拜其婦。可見冠昏大禮。無有不答拜者。竊謂不第此也。蓋古人制禮。非同苟簡。如特牲饋食禮。嗣子長兄弟蓑一簡。始嘗食。主人再拜祝。卒食。上蓑拜受爵。主人答拜。又拜祝。卒爵拜。主人答拜。按上蓑卽嗣子也。（周稷若謂主人事之如事嚴賓爲之子者何以安乎）由此推之。可無疑于母之拜子矣

古者天子諸侯自十二以上。卽可冠。諸侯之冠四加。大戴

公符篇云。公冠四加。加元冕是也。天子亦四加。公符篇云天子擬之是也。但諸侯四加用元冕。則天子四加必袞冕矣。王太子亦四加。冠頌云公冠四加王太子儗焉是也。其餘皆二十而冠。冠以三加。其禮前期預筮日。次筮賓。戒賓。至期具冠服器物。設二筵。一在東序西面。爲加冠之筵。一在戶西南面。爲酌醴之筵。將冠者。衣緇布衣。以朱錦爲緣帶。及束髮皆朱錦。俟于房中。主人迎賓入。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就筵。爲之加冠。始加緇布冠。禮成適房。服元端爵韠履黑屨出。再加皮弁。禮成適房。服素積素韠。履白屨出。三

加爵弁禮成適房服纁裳韎韐履纁屨出贊者酌醴賓揖冠者就筵以醴禮之冠者乃見母賓遂字之冠者見兄弟及姑姊見畢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鄉大夫鄉先生主人乃禮賓用一獻之禮禮成賓出此其大畧也按奠摯見于君惟士之適子耳庶子則否

媒妁之言

問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私奔者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而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其說云何

答

周禮媒氏之文人皆誤解會字以為于是月令男女會聚任其私奔而莫之禁不惟非先王之美政且於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一句亦解說不去矣惟近時汪容甫先生釋會為計其曰奔者不禁所以著之令以速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猶之月令言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所以著之令使及時收斂也可謂發未發之覆矣

附汪氏容甫釋媒氏文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

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句踐非之周官恥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美之召南之化摽有梅美之其衰也晉失其政綢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會之者計

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關之財養之

十一征

問 趙注載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故集注本之。謂所征十一國也。但趙注又云載當作再。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者。凡征二十二國也。其說云何。

答 其又以載爲當作再者。或因釋載作始。與首句始字犯複耳。但謂當作再字。則再征正與上始征相應也。言湯再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者。亦是自葛而外。又所征凡十一國耳。若如趙說凡征二十二國。則書言何不直曰二十二征。而必云

再十一征乎。此可知其說之迂而集注所以不採也。竊謂本文第言十一征。未云征十一國。若據竹書紀年所載湯征之事攷之。則并征葛亦自合十一征之數。故但曰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也。

竹書紀年夏桀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　遂征荊荊降　二十六年商滅溫　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三十年商師征昆吾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　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　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

問 孟子所言。似與玉藻禮文不合。又趙注。貨曾大夫也。孔子士也。集注因之。先儒多有異議。如何

答 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敵者不在。拜于其室。是則大夫有賜。無論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未得拜受而往拜者。惟敵體之禮耳。據此玉藻之文。不惟與孟子所言不符。似陽貨當日亦不須瞰亡而饋蒸。以孔子雖拜受。猶當復拜于其室矣。全謝山因謂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瞰

亡。貨正是以敵者之禮。必須瞰亡而饋。使之不得不來拜耳。然如全氏之說。則孟子又何不引敵者之禮。而乃云大夫有賜于士乎。此皆不可通也。竊按玉藻又云。酒肉之賜弗再拜。謂雖君賜。亦止拜受于家而不復往拜。蒸豚之饋。乃酒肉之類。恐孔子拜受于家。則不來拜。故須瞰亡而饋使之必來拜。已固非以敵者之禮來也。　至注謂貨于魯爲大夫。毛西河則謂季氏是司徒。其下原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且邑宰家臣。當時亦通稱大夫。如郈大夫郕大夫鄹邑大夫是也。然按小宰諸官。皆以公族爲之。如施氏子服氏之

流乃副貳而非家臣若貨等家臣之稱家大夫邑大夫者亦不得公然行大夫之禮看來孟子所言核之漢儒禮文多有未合此節議論亦是舉其大概正不必泥看大夫二字而強爲之附會也

禹掘地　江淮河漢是也

問治水之道或言先自下流始或據岷山導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導河自積石導淮自桐柏以爲皆自上流始孰爲是歟又濟水小而居四瀆孟子何置濟而言漢耶

答漢賈讓言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

底柱破碣石又尸子（名佼晉人也商鞅師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呂不韋淮南子同引此）孟門爲龍門之上口（在今吉州之西西直陝西之延安府宜川縣）梁山即龍門之南山也大禹所鑿以通河巖際鐫跡尚存朱子語類有云龍門向未經鑿河水不利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爲患論者謂其言深得尸子之意故朱子言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又曰禹只是先從土低處用工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方可下手閻百詩据此因謂禹掘地而注之海正是下面之水盡殺也水由地中行乃是上面之水漸淺此禹治水方畧也乃後人因禹貢導江導漾導河導淮數節每誤以禹之施功自上而下胡朏明嘗辨曰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爲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爲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有是理乎又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瀹決排之謂也又曰水性就下故治水先自下始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兖青徐揚荊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世之誤者總由不知導水在功畢之後耳竊謂胡朏明以導爲循行

而非疏瀹決排之事證以禹貢導山亦皆曰導則其言固足據也且語意亦正與朱子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可互相發明但朱子語錄又有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縱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故治水當始於碣石九河而傅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一條以爲治水實自兖始其就冀州而言則龍門爲咽吭之害故首及之耳明馬明衡辨之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先下流自碣

石九河始。余竊以爲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况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呂梁即龍門南山安得不先治之。凡觀古人之事。不可執一論也。胡朏明亦曰。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兖州故得先冀而後兖。此篤論也。其謂治河當自兖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至鄭樵謂五行之序。一曰水。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禹治水先冀。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東方也。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斯則近於臆說矣。

至以濟水居四瀆者。則唐許敬宗對高宗有云。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入海者也。此濟水雖小得居四瀆。而不及漢水也。葢漢水至大別入于江。則揔名江漢。故禹貢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職方荆州曰其川江漢。按書纂言謂漢水與江匹敵。故共爲一瀆。又按裴秀有云。漢時釋淮水故秩。而以漢水爲四瀆。以其國所氏也。今攷漢郊祀志。並無釋淮秩漢之文。不知裴氏所言果何所出。

河

問　禹導河自積石。蔡氏浮于積石傳云。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論者謂有兩積石。其所云西南羌中者。固非即在龍支縣界之積石山也。閻百詩亦極辨之。其說云何

答　按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後漢屬隴西郡此乃禹所導之積石也。段頻傳。自張掖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葢皆

此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也。攷河關縣。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東晉時其地爲吐谷渾所據。至隋大業中平吐谷渾。始置河源郡。因境內有積石山故名自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于鄯州西百二十里。又置積石軍于廓州西南百五十里。由是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矣。然唐時魏王泰有曰。大積石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在抱罕縣西北。小積石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按閻百詩云。大積石在西南羌中。應在漢西海郡之外。乃大禹導河處。若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元和志積石山在

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是較禹所導之積石隔千有餘里矣。今觀諸家之說。至爲明析。自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杜氏通典因之。謂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處。蔡氏又本之以釋經。致後人相沿而誤矣。

河源附攷

按山海經言海内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其東北隅乃河水所出。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西王母所居。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水經云崑崙墟在西

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所出。（據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一在西海之南水經叙河水主在西北者言亦未能確指在何國）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及騫死。漢使窮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又漢書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闐同寘）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卽鹽澤是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據此則河有兩源）唐書吐谷渾傳。唐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乃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擊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餘里。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不同彼河源在西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耳）　葢積石在秦漢時爲西羌地。晉永嘉中。其地爲吐谷渾所據。自隋以前。未通中國。唐高宗時。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有水西南流。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者。爲黃河矣。

元史河源附錄言漢張騫使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于悶磨黎山。皆涉歷歲月。而其所得不過如此。元時（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往探河源。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西去愈高。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其後潘昻霄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昻霄所志互有詳畧。大率皆以河源爲出自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其地在吐

番桑甘思西鄙。有泉百孔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燦若
列星。至是始知漢唐以來所言河源。皆繆誤耳
今按所謂星宿海尚非河源。則至今所未言也。乾隆四十
七年。
特遣侍衛前往西寧。務窮河源。始知星宿海之西南有一河水
色。周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此河名阿勒坦郭勒。漢語
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而此河之西又有三石崖壁。
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皆黃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黃
河之眞源。此石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漢語噶達素卽北

極星。齊老卽石也。其往古言河出崑崙者。誤亦有因。蓋蒙
古謂橫為崑都崙。今貴德有三支河。名崑都崙河。昔人不
解。因以崑都崙河為今回部中之崑崙山。誤謂黃河出崑
崙耳。此河源之說至　國朝而始有定論也。

伐奄三年討其君

問 伐紂一戎衣天下大定。而伐奄何至三年之久。若據尚書
多士多方則伐奄是成王時事。而孟子言相武王何也。
答 按趙注謂奄無道。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
共三年。是以孟子言伐奄與尚書不合。論者謂奄蓋三叛。而
周公蓋三伐之也。一是相武王伐紂時事。一是成王初卽政
奄助三監同叛。周公東征。卽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予大降
爾四國民命。四國注謂殷及三監也。一是成王卽政之明年。
商奄又叛。成王乃征滅之。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蓋
至是始隳其地。書序言遷其君於蒲姑是也。

滅國者五十　周書世俘解。武王命伐越戲方。孔晁注紂三邑伐
靡集于陳。靡陳紂二邑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伐霍伐艾
皆俘之。作雒解。周公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竹
書成王三年滅蒲姑。四年滅淮夷。滅奄。八年滅唐。呂氏春

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路史武王俘佚
侯滅國之可考者惟此。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問 孟子言春秋專為討亂賊而作。而列國之君。有實被弒而
多以卒書。或謂從赴告之辭。其說然歟。傳謂趙盾為不討賊。
許止為不嘗藥。後儒多有駁正。果何為耶
答 春秋託始于隱者。諸儒多異說。竊按東遷而後。弒君之獄
則實始于衛州吁與魯桓公。州吁弒其君完在隱四年又列國之無王亦
首於周鄭交質。漸至於射王中肩。交質在隱三年蓋欲明魯桓弒兄

必先書隱公初立。此春秋所以託始于隱。且當平王之四十九年。平王亦未能討弑君父之仇者也。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也。又春秋絶筆獲麟。諸儒亦多異說。顧復初云。哀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寘。孔子是時年七十一。沐浴請討。魯之君臣嗘然不應。于是輟簡廢業。而是春適有西狩獲麟一事。遂以此終焉。宋顧則堂春秋詳說有云。魯大亂君以弑死者四世。此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弑死者三世。此春秋所以終。由是觀之。春秋爲討亂賊而作。其洵然乎。

若夫列國君實被弑而以卒書。謂但從赴告之辭。是固有之而亦有不盡然者。葢弑君而以實赴告。則指名以書之。或隱有指使。而因以諉罪於微者。如齊懿公之弑。由邴歜閻職。安知非公子元所使乎。當時又無如南史董狐等直筆力爭。則其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者。必在二人也。又如魯之蔿氏圉人犖卜齮。皆此類也。是故春秋弑君二十有五。其稱人者三。稱國者四。左氏公穀所釋。大概以君無道爲詞。嗚呼。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烏有暴虐之君。人人得而弑之。而遂因以諱其賊臣之名乎。故或書人書國。或實弑而以卒書。葢皆聖人削其當日所歸獄于微者。而懸其獄以待後人之自定。此萬

世之權衡也。其義精矣。

又襄公三十一年。書子野卒。左傳曰毁也。按顧復初引趙木訥經筌有云。公薨而子野卒。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葢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公。以毁聞于朝而世不察耳。又引黄若㴑通說曰。毁者。左氏失之。季氏以子野非己所立。故于其次于季氏而害之。但以毁聞。春秋書子野卒于公薨之下。情狀顯然。又引望溪方氏亦斥之爲穢。謂與子般子赤一例。而因爲申其說曰。傳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是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止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祗不嘗藥而已哉。故孔子書子野之卒。與子般子赤一例。則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云。

晉趙盾事。左傳明載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觀其對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二語。已明斥其授意趙穿。而盾亦俯首無辭矣。想當時赴于魯。亦必如是。魯史因而書之。則罪趙盾之弑君。乃董狐直筆。迨孔子修春秋。豈容復更之以爲非趙盾乎。至謂許止弑父爲不知嘗藥者。獨穀梁氏之言

耳。若左氏云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耳。皆無以止爲不嘗藥之文。則三傳已有二傳不符。今人束書不觀。用耳而不用目。何乃獨執一家之言。以疑聖經乎。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

婺源戴大昌斗源

不以六律　二句

問陽管爲律。陰管爲呂。而陰呂亦稱六同。言與陽同亦稱六間。與陽相間總言之。陰陽皆稱律也。但律或云以竹。或云以銅。或謂鐘出于律。或謂律出于鐘。或謂十二律之徑圍皆九分。但長短各殊。或謂十二律之徑圍。各如其長短。又律以黃鍾爲之本長九寸。由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或謂黃鍾長三寸九分。又月令中央律中黃鍾之宮。說亦各異。孰爲是歟。又管音與絃音二者有分歟。雅樂與俗樂有合歟。願詳示之

答鄭康成云。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鄭雖謂以銅。但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筩。葢以嶰谷之竹。出于天籟自然。而截竹不可以久。故範之以銅。是竹先而銅後也。既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鐘。每奏一律之樂。則先擊此律之鐘。故曰金以聲之所謂均也。鄭謂鐘出于律者是矣。又鄭謂十二律之徑圍皆九分。而長短各殊。葢陽之數極于九。故由圍之九以爲黃鍾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若孟康謂十二律之徑圍。皆如其長短。則音何由辨乎。說見下

宮商角徵羽者五音遞降之序宮音最濁爲君商次濁爲臣角清濁半爲民徵次清爲事羽最清爲物其宮徵商羽角者則五音相生之序也攷之古法黃鍾長八寸十分一寸分十分而有其一以一大呂七寸五分十分二分分十厘而有其二以一太族七寸十分三夾鍾六寸五分三分一姑洗六寸十分四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三蕤賓五寸六分三分林鍾五寸十分四夷則五寸零三分二南呂四寸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二分二應鍾四寸二分三分三其法如黃鍾八十一爲宮則林鍾五十四爲徵太族七十二爲商南呂四十八爲羽姑洗六十四爲角此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應鍾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爲變宮在羽後宮前由變宮又三分益一則蕤賓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爲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爲宮或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鍾五十四爲宮則太族去半三十六爲徵南呂四十八爲商則姑洗去半三十二爲羽應鍾四十二六分爲角此均法也先儒相傳之大畧可得而言者也

月令律中黃鍾之宮康成謂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但言其聲應耳蔡氏熊氏以此爲黃鍾少宮半黃鍾之律爲四寸五分亦用以候氣而朱子則謂如京房律準其制十三絃其十二絃應十二月要取甚緊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取聲中

一絃爲黃鍾不動所謂律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此乃黃鍾之宮也李安溪則謂呂覽言黃鍾三寸九分乃別製一管卽中央土黃鍾之宮也若毛西河則謂子月之黃鍾爲三寸九分其中央土黃鍾之宮乃九寸也其說未確

按京房造均以絃求聲故江氏愼修律呂新論以琴起均亦祖其意然江未知管音與絃音生聲取分微有不同惟我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辨析精微敬錄數則於左

御製審定十二律呂五聲二變

言樂者皆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然此二者義各有在不可一槪而論三分損益乃製律之則也古聖人立爲算術以別十二律呂相生之度凡金石之厚薄絲竹之短長皆依以定焉隔八相生乃審音之法也審音之法必取首音與第八音叶和同聲以爲之準卽首音八音之間區而別之以爲五聲二變則清濁之相應高下之相宜皆賴以生焉但五聲二變有施於管律者有施於絃度者其生聲取分各有不同自漢唐以後皆宗司馬氏淮南子之說以三分損益之術誤爲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絃音五聲度分而牽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律絃度俱不得而明如旋宮圖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

變宮至半黃鍾復爲清宮大呂爲宮夾鍾爲商仲呂爲角林
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而半大呂復爲
清宮夫正律爲宮至半律而仍爲宮正律爲商至半律而仍
爲商則宮商一定而旋宮之義已失且陽律而雜以陰呂陰
呂而雜以陽律陰陽相雜而取聲之原亦未爲得是蓋各守
所傳固執一理而未始脩制律呂之管以審音也間嘗截竹
爲管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爲太
族之半律則倍半相應之說在絃音而非管音也明矣又黃
鍾爲宮其徵聲不應於林鍾而應於夷則則三分損益宮下

生徵之說在絃度而非管律也明矣是知古聖人審定律呂
陰陽各六陽則爲律陰則爲呂意固有在也孟子曰不以六
律不能正五音鄭康成大司樂注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
國語以六呂爲六間非陰陽分用之証耶呂氏春秋以三寸
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非半太族合黃鍾之義耶是以
即陰陽之各分者言之則陽律從陽陰呂從陰各成一均而
不相紊故今所定黃鍾爲首音宮聲次太族爲二音以商聲
應姑洗爲三音以角聲應蕤賓爲四音以變徵聲應夷則爲
五音以徵聲應無射爲六音以羽聲應半黃鍾爲七音以變
宮聲應此陽律之五聲二變也至半太族爲清宮而與黃鍾
應則陽律旋宮之義見焉如定大呂爲首音宮聲則夾鍾爲
二音以商聲應仲呂爲三音以角聲應林鍾爲四音以變徵
聲應南呂爲五音以徵聲應應鍾爲六音以羽聲應半大呂
爲七音以變宮聲應此陰呂之五聲二變也至半夾鍾爲清
宮而與大呂應則陰呂旋宮之義見焉所謂陰陽以類相從
而不雜者此也若夫以陰陽唱和而合用之則一律一呂折
中取聲使陰陽之氣得以相兼故黃鍾之宮爲濁宮大呂之
宮爲清宮濁者不得揚之使高清者不得抑之使下惟定宮

聲在黃鍾大呂之間而可濁可清始能兼律呂之用黃鍾大
呂既合而爲宮則太族夾鍾合而爲商姑洗仲呂合而爲角
蕤賓林鍾合而爲變徵夷則南呂合而爲徵無射應鍾合而
爲羽至半黃鍾半大呂合而爲變宮是又陰陽唱和律呂合
用者也驗之於樂器排簫鍾磬各一十有六正陰陽之分用
者也今簫與笛一孔而兼律呂一音而能高下正陰陽之合
用者也今於簫笛之最上一孔適當出音孔上第一孔之半
而聲低一字即宮聲之半不應宮聲而爲變宮者也按其體
推其數製以器審以音莫不確然有據而無纖毫之可疑則

五聲二變運於十二律呂之中誠有一定不易之至理也

御製十二律呂同徑倍半生聲應五聲二變

律呂之見於史志者其說不一有主同徑者有主不同徑者夫惟徑之同乃得其長短之異而聲字之淸濁賴之以辨使徑不同而長短又異則成同形十二律呂皆如一黃鍾矣故同徑之說乃十二律呂之定論也又史志所載言律呂者正律之外又有倍律半律變律之名夫律有倍半所以助正律而成旋宮之用至於變律乃始自京房因仲呂還生黃鍾不及原數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後世因之遂有變律之說

嘗以京房所定律數細較之仲呂轉生之執始比黃鍾止少一分二釐有奇自執始至第三十七之賓末比大呂止多九釐有奇至於謙待本蕤賓變律而數弱於林鍾未知本大呂變律而數弱於太蔟白呂本夷則變律而數弱於南呂南授本夾鍾變律而數弱於姑洗分烏本無射變律而數弱於應鍾南事本仲呂變律而數弱於蕤賓故其編次各遷就於相近律呂數下且黃鍾大呂同一聲字止分淸濁而執始至賓末總未出黃鍾大呂範圍之內豈能比黃鍾大呂別生一音耶是故按其數不得至六十之多審其音不得成六十之用苟不實被之聲律則於倍半正變之名有未詳而施之於用亦未當矣夫正律爲宮至半律則爲變宮而或誤以半律與正律應是聲不應而以爲應乃未達半律之爲變聲也仲呂還生雖不及黃鍾原數而所差甚微故不能自成一聲又烏可自名一律乃或別名之爲變黃鍾轉生十二變律合半聲而用之夫聲未變而以爲變是未知變律之猶未離乎正聲也至於倍律之說古人亦嘗用之而傳記並無明文但以正律對半律言謂之倍不知倍律對正律言乃眞倍律也夫始黃鍾終應鍾爲十二律呂之正自黃鍾而下欲用聲之更低

者則有律呂之倍體自應鍾而上欲用聲之更高者則有律呂之半體由是而倍音半音之理生焉先審正律正呂之協於五聲二變者以爲之準然後大而推之倍律倍呂細而及於半律半呂其淸濁之遞降高低之相應正變之屢遷按之聲音字譜無一不叶此旋宮之用所以成也

御製明管律絃度五聲二變取分之不同

絲竹之樂必先審全半之不同者蓋以管律絃度首音與八音應聲取分之不同故其間所生五聲二變之度分亦隨之而各異也如管律黃鍾之全爲宮聲首音則太蔟之半爲少

宮八音其間太蔟之全爲商聲二音姑洗爲角聲三音蕤賓爲變徵四音夷則爲徵聲五音無射爲羽聲六音黃鍾之半爲變宮七音若夫絃度假借黃鍾之全分爲宮聲首音則黃鍾之半爲少宮八音其間太蔟之分爲商聲二音姑洗之分爲角聲三音蕤賓之分爲變徵四音而林鍾之分乃爲徵聲五音南呂之分爲羽聲六音應鍾之分爲變宮七音此但以絃度宮聲之分爲七音之度者也至於各絃諸分卽各不同如宮絃全分首音至商聲二音得全分商聲二音至角聲三音得全分角聲三音至變徵四音得全分變徵四音至徵聲五音止得半分徵聲五音至羽聲六音仍得全分羽聲六音至變宮七音亦得全分而變宮七音至少宮八音亦止得半分如下徵絃全分首音至下羽二音得全分下羽二音至變宮三音得全分變宮三音至宮聲四音止得半分宮聲四音至商聲五音得全分商聲五音至角聲六音得全分角聲六音至變徵七音得全分而變徵七音至正徵八音亦止得半分葢宮絃四音至五音七音至八音爲半分徵絃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爲半分觀此宮徵二絃之不同其餘商與角羽可知矣大凡絃音之變宮變徵至正宮正徵各爲半分故

七音之度隨其全絃首音而各分移焉管律則諸分皆同黃鍾宮至太蔟商太蔟商至姑洗角姑洗角至蕤賓變徵蕤賓變徵至夷則徵夷則徵至無射羽無射羽至半黃鍾變宮半黃鍾變宮至半太蔟宮俱爲全分卽倍蕤賓下徵至倍夷則下羽倍夷則下羽至倍無射變宮倍無射變宮至黃鍾宮黃鍾宮至太蔟商太蔟商至姑洗角姑洗角至蕤賓變徵蕤賓變徵至夷則徵亦俱爲全分要之管律首音至第八音得七全分而絃度首音至第八音實得六全分五全分合二半分共計之爲六全分也二者七音之得分卽不同矣

西洋律呂新法

本朝有西洋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昇精于音律其法專以絃音清濁二均遞轉和聲爲本。其大要有二。一則論管律絃度生聲之由聲字相合不相合之故一則定審音合度之規。用剛柔二記以辨陰陽二調之異。用長短遲速等號以節聲字之分。又有壹大哩呀國人德禮格者亦精律學。與徐日昇所傳源流無二。實與經史所載律呂宮調相表裏其法有五線二記六字三品七級半分易字新法七字明半音互用及八形號等說

雅樂俗樂附攷

竊攷隋書音樂志柱國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國人曰蘇祗婆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蔟姑洗林鍾南呂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

轉相交盡皆和合此唐宋後雅俗樂部轉調之大綱也

又夢溪筆談云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蓋雅樂惟本六律六呂用五聲二變而成樂後世之俗樂則用字譜而成調雖以工尺分配宮商說者各殊其寔總以聲音之大細清濁相生相間而成則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按後世談樂者生鐘布算截竹累黍施之於用究多難曉近惟吾友淩君次仲其學無所不通禮經而外尤潛心樂律自謂孤學獨鳴著有燕樂攷原一編其書六卷首末二卷總論大綱有表有說中四卷詳論二十八調其大旨不論容積周徑及六十律八十四調惟據隋書音樂志謂燕樂之原出於龜茲蘇祗婆之琵琶遼史樂志亦云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蓋琵琶四弦一弦七調故爲二十八調第一弦最大故以爲宮聲第四弦最細故以爲羽聲取大不逾宮細不過羽之義第二弦次大爲商聲第三弦次細爲角聲自隋鄭譯推演以後無論雅樂俗樂皆以此爲根蒂鄭譯以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代字譜又以

黃鍾太蔟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代五聲二變於是宋人因之從知樂譜所注十二律及四清聲者不過字譜十字高下之別名實與漢志所謂律呂長短分寸之數兩不相謀耳君于夢溪筆談所載燕樂宮調與律呂異名獨能推其所以然暨字譜之配五聲二變如以上字配宮聲尺字配商聲工字配角聲凡字配變徵聲六字配徵聲五字配羽聲乙字配變宮聲合字配下徵聲四字配下羽聲并能證明與宋人所配無異又攷定燕樂高於古樂二律者琵琶之第一弦聲最濁即燕樂之律本也其弦之鉅

細如琴之第七弦琴以二弦爲宮謂之夾鍾之均七弦比
二弦以琴之夾鍾淸聲爲琵琶之黃鍾宮聲故曰燕樂以
夾鍾爲律本此所以聲高二律也至于七角一均宋人已
不用七羽一均元人已不用今俗樂所用之七宮實應唐
宋人燕樂之七商則今俗樂又高於古燕樂二律也他如
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琴之一絃爲徵惟正宮調舉屬
世所未言者也凌君又有與阮芸臺先生書其畧云閒爲
燕樂考原一書中言二十八調頗爲自來講樂家所未悟
其書不論容積周徑亦不論六十律及八十四調蓋京房

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律祇此五聲二變也鄭譯八十四調
蔡元定六十調亦此五聲二變也（字譜唐以後始有之蓋即龜茲之樂然字雖異
其所以七聲相旋者不能異也如今曰上尺古曰宮商猶之中法曰降婁之次西人曰白羊宮也）漢以來
之樂以京房律準爲根絲聲倍半相應與竹不同（竹聲半太蔟始應黃鍾）
故荀勖笛律以絲度爲竹度則不能行而梁武帝十
二笛仍用列和之制也隋以來之樂以蘇祇婆琵琶爲根
琵琶四弦一弦七調故爲二十八調唐宋以來之雅樂及
燕樂宮調字譜皆琵琶之遺聲也然二十八調實止十四
調以七羽合於七宮以七角合於七商也北宋乾興以來
通用者六宮十一調而自明至今燕樂之宮調祇七商一
均而已此古今言樂之最要關鍵蔡季通鄭世子皆未之
知也附錄於此（已巳夏次仲先生逝世今其及門張豫伯其錦將校付梓）

億

問　詩伐檀篇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而朱子注
其麗不億則宗鄭說何歟

答　惠氏定宇云漢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
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
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
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
曰京也甄鸞曰毛云萬萬曰億此卽中數也鄭云十萬曰億
此則下數也然則朱子亦用其下數也（按王制爲田九萬億畝皇侃云億數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據此又有一萬曰億之說）

滄浪之水

問　滄浪水名或以爲地名鄭康成以爲卽夏水然歟

答　易氏云漢水自興元南鄭縣歷一千五六百里流至均州
武當縣西北水中有滄浪洲（武當今爲均州屬湖廣襄陽府）庾仲雍漢記謂

之于齡洲是蓋由語音之訛耳按李善注張平子南都賦流
滄浪而爲隍即引左傳屈完漢水以爲池之文是滄浪即漢
水故曰又東爲滄浪之水明非他水所爲也又葉少蘊曰滄
浪地名非水名謂此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爲名故以水別
之閻百詩主此說胡朏明謂山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
加之字皆屬辭之體信如葉言則山海經曰嶓冢之山豈嶓
冢亦是地名乎又鄭康成注書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水經夏水
注亦引之攷劉澄之著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也
若如此言則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

沔注夏其勢乃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也胡朏明謂劉氏此
辨最爲明晰

今天下溺矣　節

問　凢謂孟子亦當從權以援天下似與陳代所云枉尺直尋
同意何如

答　陳代萬章公孫丑輩皆謂孟子道足以濟天下欲勸其稍
自貶以行道耳凢意則非矣蓋凢與孟子共居於齊見孟子
氣象巖巖相形見絀故餙出權字以爲詰問其曰夫子之不
援何也乃譏其純盜虛聲徒養重望猶云爲其事而無其功
者凢未嘗覩之也故孟子斥之曰子欲手援天下乎亦所謂
其言也厲矣舊注似未窺見此意

卒于鳴條

問　舜典但言陟方乃死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檀弓言舜葬于
蒼梧之野注禮者因以舜爲南巡狩并征有苗而死因留葬
焉又附會以湘君湘夫人爲舜二妃其說如何

答　趙注但云鳴條地名孫疏引書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
傳云地在安邑之西康成云地在南夷據此則舜之卒即此
鳴條似應以在安邑之西者近是道檀弓言舜葬于蒼梧之

野而異說乃紛起故此節孫疏亦引史記言舜南巡狩崩于
蒼梧葬于江南九嶷山是爲零陵書陟方乃死孔傳亦同惟攷竹書紀
年帝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陟即崩也其下云鳴
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據此則以鳴條自另有
蒼梧山者然近日甘泉張氏宗泰校本謂海州置于東魏則
此不惟非竹書本文即沈注亦不得有也是亦不足爲據矣
或以古謂崩爲陟陟方乃死猶帝乃殂落也後人誤解陟方
爲巡狩故有是說故司馬溫公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
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路史發揮亦謂蒼梧在虞夏時

乃無人之境，豈巡狩所至？其或有虞帝之墳者，蓋古聖王久于其位，澤沾海隅，升遐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哭，而墳土以致其哀敬也歟（遷于負夏，史記舜就時負夏。就時猶逐時，謂貿易也。負夏，衛地）

又楚詞九歌湘君、湘夫人，乃謂湘水之神，初非言舜妃也。攷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後之說者，誤以帝子爲帝堯之女子，因謂二妃從舜南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遂以黃陵爲二妃之墓。又河圖玉版亦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因問湘君何神。博士云：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然檀弓明言舜葬於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而康成注乃亦謂三妃。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是舜妃則從葬矣，豈不顯與記文相背耶？張文潛詩云：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流叢筠？故顧亭林云：甚矣人之好言色也。水經注言會稽禹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他如月有嫦娥，霜有青女，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河伯水神也而有夫人馮夷，巫山神女宋玉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瑤稚姬）

水宓妃，陳思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爲伏羲氏之女。𡵨山啓母，天問之褋說也，後人又附以少姨爲啓母之妹。青溪小姑，則以爲蔣子文之第三妹（見楊炯碑）。并州妬女，則以爲介子推之妹（見李謹詩）。小孤山之訛爲小姑也（歐陽云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爲十姨也（黃氏日抄），是皆湘君、湘夫人之類也。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一

婺源戴大昌斗源

大人者不失　節

問　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但不失其赤子之心按孫疏則謂與老子所云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相同據此則王陽明所謂致良知者似無可議矣孟子斯言豈不近於釋老乎

答　按趙岐此註本有二解其一大人謂君君之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趙岐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也）其一謂少小之子專一未變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今玩孟子本文語氣趙氏後說較為脗合蓋即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節意思故集注特從之孫疏之說殆所謂援儒而入于老氏矣

孟子曰言無實　節

問　趙注謂言無實為虛妄之言固已但蔽賢何以謂為不祥

答　趙岐章指謂蔽賢蒙顯戮故為不祥又王伯厚云晏子春秋謂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言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是說也

王者之迹熄　節

問　集注詩亡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說者謂平王東遷王政衰微其時無朝覲聘享之事及公卿納誨之辭故其詩無雅而第有風非本為雅詩而夫子降為風也王伯厚又謂列國之風迄于陳風株林之篇而止緣王者黜陟之法不行并輶軒採風之典亦廢而王迹益以熄矣不惟雅亡而風亦亡此春秋之不得不作也其說如何

答　孟子第曰詩亡則兼雅亡與風俱亡言之其說自無不可竊謂此章第以末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細玩之則孟子之意可得而見矣蓋王者之迹莫大乎禮樂征伐二端其時事皆著于詩今霸主會盟是擅天子之禮樂攻取是擅天子之征伐所謂天下無道自諸侯出也原其故要由于天子不克自振耳何者厲王流彘而宣王一旦赫然中興吉日車攻修會同之政六月江漢奮撻伐之威天下猶知有周也迨乎幽王被弑宗周忽隕天下藩侯靡不痛心平王始遷東都復仇討賊此宇內所仰望也而乃棄故墟以錫秦不復興西戎之旅遣畿民以戍楚反若感申伯之恩而四方于是乎解體矣嗣是鄭莊逞其梟雄射王見于繻葛晉武行其

纂奪錫命載于無衣此桓文之所以乘機而起而禮樂征伐一變而爲諸侯之事再變而爲大夫之事而其義尚可問哉王迹之不復則平王實階之厲也故夫詩亡者爲其詩非王迹之所繫而佚亡也如謂雅降爲風則爲詩亡試問二南之詩周召分陝雅化滂流得不謂之歌詠王迹乎豳風之詩于貉其同武功載纘鈇錡破斧四國是皇獨非蒐狩征伐之事乎使王風能若是鋪陳王迹則雅雖亡猶不亡也然則謂雅亡者非當日果無雅詩也想録詩者以爲詩無關于王迹徒如苕華何草不黄諸什不存焉可也由是而雅亡矣不必謂

黍離降爲國風也謂風亡者非當日果無風詩也想録詩者以爲詩非係乎王迹徒如兎爰中谷有蓷之章不存焉可也由是而風亦亡矣不必謂風詩迄于株林也此則雅亡而風亦亡之說也若夫以風迄于株林而爲詩亡則夫子作春秋何必託始于魯隱而當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哉

孔子曰其義　取之矣

問　夫子自謂竊取其義後儒乃謂聖人有以一字爲褒貶者又有謂褒貶俱無者此即有筆無削之說或又立凡例以釋聖經果于義有合乎

答　聖人筆削在己游夏不能贊一詞是則義者酌一時之權衡垂萬世之大法竊謂可得而攷見者春秋義在尊中國外四夷重王章賤霸業如終春秋吳楚之盟不書想以其蠻夷僭王而削之也又如會盟一端定四年皋鼬之盟衛爭先蔡然經之書會也仍先蔡後衛其書盟也但曰公及諸侯盟于皋鼬且祝佗口中述晉文公踐土之盟其載書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云云以爲衛先于蔡之證今觀僖二十八年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則仍是先蔡後衛襄二十七年弭兵之盟楚爭先歃而經之書

會也固先晉後楚其書盟也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哀十三年黄池之會據吳語吳先於晉而經仍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黄池此皆聖人特筆尊中國重王章之意也他如曰成宋亂曰用致夫人曰天王狩于河陽曰大夫盟曰公在乾侯尤其顯然易見者矣安得謂無褒貶乎

春秋初不以一字爲褒貶而亦有于一字見意者如書初書猶書遂之類是也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初稅畝以志横征之始猶繹猶三望是譏其可已而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未盡廢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

捷遂滅賴遂滅偪陽遂伐莒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擅由此推之可知聖筆據事直書因心作則初非有例之可言而三傳泥于稱名稱字之說諸儒如胡文定輩遂謂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洩冶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弒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憖之爲國除惡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罪且以孔父仇牧之死爲不足貴而書名以叔肸爲賢而書字顛倒已甚善乎顧復初之言曰如其說則子貢之徒續

經當書仲尼卒不當書孔邱卒矣故後人之例初非聖人之義也

黃氏日抄云自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徂徠石氏曰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甗之師則後齊斯可見矣

顧復初曰左氏熟于事公穀近于理而其言理有害于理

之正者如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啓後世妾母陵僭之漸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長父子爭奪之禍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益傷之公羊則以爲齊襄

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益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嵩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

君子之澤　節

問　趙注以君子小人分屬大德大凶集注則以君子小人俱指好一邊說或謂既俱說好一邊則君子小人當以位言君子謂如上章舜禹至于周公者耳其說何如

補　推孟子之意以小人屬凶德固未必然若必以位而言亦覺太泥竊謂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計三十年爲一世見雖未得爲孔子徒而私淑諸人固猶在五世之內耳所謂君子小人者不過如大賢小賢之分非以位言自當以君子之澤句關合孔子亦不必以君子指舜禹周公等而轉以小人之澤屬孔子也

閻百詩謂澤不當釋如流風遺韻益聖人百世之師流風遺韻雖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況孔子乎因謂澤字當如禮言手澤口澤者是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其形容音響猶可稱述而知至于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沒而形容音響不復可述矣故曰五世而斬

天之高也　節

問　造歷者必先立元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此一歷自有一歷之元耳集注言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說者據西漢志謂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計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又東漢志則謂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

也皆所謂年月口時並會甲子者是也西漢志多五十七年者包災歲言之也（凡陽九陽七陽五陽三及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乃又有言歷元準于北極北極位在艮丑作歷者必逆推至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于牽牛之次然後始爲上古之歷元夫七政之行遲速不齊難以復會所謂並會于牽牛之次意爲渾元之初始有之近時江慎修先生謂此七政會合其年荒遠雖精算者亦不能推故其解千歲之日至則不主歷元說謂但以歲實之平定者累加之而知千歲之前其年冬至在某日某時又以朔法之平定者推之而知其年十一月爲某朔因知冬至

為朔後幾日又以恒星歲差推之而知其年冬至日躔某宿某度知堯時冬至昏昴中因知日躔在虛宿殷時在女周初在牽牛春秋迄秦漢唐宋皆在斗宋末元初至于今日皆在箕約六十八年而差一度如千歲則差十四度有奇此皆由今日逆推可坐而致者也其說如何

答孟子固未必確指上古歷元是矣竊謂逆而推之千歲之上其日至既可知即順而推之千歲之下其日至亦可知當兼此二義言之而其事亦未易也治歷自漢以後創法者十有三家其間最著者洛下閎太初歷僧一行大衍歷及元郭

守敬授時歷出尤為精矣逮明神宗時有西洋歐羅巴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發微闡奧運算制器之精斯為前古所未有時則徐光啟李天經俱通其妙至于　國朝又有宣城梅氏專門之學及江慎修先生等所謂愈推而愈精也夫中國歷法始于隸首自秦火後古籍之可見者僅有周髀而西洋歷法則與回回算籍同而加精密其所謂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說地圓之理正方之法要皆不出周髀範圍亦可知中西二法之同源矣要之歷數所用在于儀器所測在于晷影取驗在于日食而其術則原於精算蓋天體渾圓西法之妙在于弧三角然必知勾股而後可論平三角必知平三角而後可論弧三角至于正弧邊角比例相求佐以垂弧次形又次形諸法則正反斜側皆成八線黃赤經緯交互旁通而分杪忽微無不悉見自較之授時法以弧矢命算者益密益捷然其原究不離于勾股耳今略採各說以備覽焉（至日月交食氣盈朔虛及分野圖說已見于前）

按楚詞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至地圓之說發于商高而大戴禮曾子素問可以互考又渾天家亦言天包地如卵裹黃則天有九重地為渾圓古人已言之矣今西法之言

九重天也曰最上為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下八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曰恒星天（二十八宿）次曰塡星天（土）次曰歲星天（木）次曰熒惑天（火）次曰太陽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其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乃日月五星所行）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之喻相符其右行之度雖與古有增減然無大異惟恒星之行即古歲差之度古謂恒星千古不移而黃道之節氣每歲西退西法則謂黃道終古不動而恒星每歲東行由今攷之恒星實有動移其說不謬也古法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西法則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命日爲九十六度。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制器。則甚便也

其言地圓也曰地居天中。其體渾圓。與天度相應。中國當赤道之北。故北極常現。南極常隱。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東西亦然。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以周天度計之。知地之全周爲九萬里也。以周徑密率求之。得地之全徑爲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因以南北緯度定天下之縱。若南極出地之度。與北極出地之度同。則其晝夜永短靡不同。惟時令

相反。此之春。彼爲秋。此之夏。彼爲冬耳。以東西經度定天下之衡。兩地經度相去三十度。則時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則晝夜相反焉

至日月五星各有一重天。其天皆不與地同心。故其距地有高卑之不同。其最高最卑之數。皆以地半徑準之。恒星則明末徐光啟推西法爲赤道兩總星圖。從赤道中剖渾天爲二。一以北極爲心。一以南極爲心。從心至周皆九十度。合之得一百八十度者。赤道緯度也。周分三百六十度者。赤道經度也。其恒星俱循黃道右旋。惟黃道緯度無古

今之異。而赤道經緯。則歲歲不同。然亦有黃赤俱差。甚至前後易次者。如觜宿距星。唐測在參前三度。元測在參前五分。今測已侵入參宿。故舊法先觜後參。今不得不先參後觜也

黃赤宮界十二宮之名。見于爾雅。大抵皆依星宿而定。如婁奎爲降婁心爲大火之類故宮有一定之宿。由來尚矣。唐以後始用歲差。然亦天自爲天。歲自爲歲。宮與星仍舊不易。今西洋法以中氣過宮如日躔冬至即爲星紀宮之類而恒星既有歲進之差。于是宮無定宿。而宿可以遞居各宮。此變古法之大端也其二十八

宿黃赤度分亦與古法有異

古歷未言差法。蓋歲差起于日躔宿度之不齊。而中星古今不同。則由于歲差。但歲差之說中西復異。中法謂節氣差而西。西法謂恒星差而東。然其歸則一也。考舊歷書謂堯甲子冬至日躔在虛六度。昏時昴宿在南方之中。至秦莊襄王元年冬至日躔斗十二度。昏時壁宿在南方之中。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躔斗十度。唐開元甲子冬至日躔赤道斗中十度。宋慶歷甲申冬至日躔斗五度。元授時歷日在箕九度。明萬歷丁酉在箕四度。蓋自晉虞喜始立

歲差以差法上追往古每一差進一度以差法下推將來每一差退一度今西法詳算列宿每年東行五十一抄撚三百六十度平剖之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焉

儀器之作古制不可考漢人造渾天儀謂即璣衡遺制厥後唐李淳風及僧一行與梁令瓚代有制造大抵以六合三辰四游重環湊合者謂渾天儀以實體元球繪黃赤經緯度及綴以星宿者謂渾天象外此則圭表壺漏而已迨元郭守敬作爲簡儀仰儀闚几景符之屬制器更精詳矣至明代西洋利瑪竇制渾儀天球地球等器其制亦不外于六合三辰四游之法但古法北極出地鑄爲定度此則子午提規可以隨地度高下於用爲便耳徐光啓李天經等遵用西法制日晷星晷望遠鏡三器其日晷礱石爲平面所以晝測日者星晷冶銅爲柱所以夜測星者皆可以得天之正時刻也望遠鏡亦名窺筩蓋用以驗日食月食之時刻分杪尤爲奇妙矣

圭臬者即考工匠人置槷之法識日出入之影參諸日中之影以正方位今西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影以求相等之兩長影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影爲正

子午其術簡甚古法測日影蓋兼冬夏二至而以夏至爲重自漢人始專論冬至而西法則謂冬夏二至前後太陽南北行度甚微計一丈之表其一日之影差不過一分三十杪則一杪得六刻有奇差測二三杪即差幾二十刻安得準乎其法獨用春秋二分蓋以此時大陽南北行二十四分一日之影差一寸二分即測差一二杪不過一刻較二至爲最密蓋極度與晷影常相因宋何承天立表測影謂自漢以來冬至皆後天三日近時梅定九先生云知北極出地之高即可知各節氣午正之影測得各節氣午正之影亦可知北極之高然其術非易也圭表之法表短則分杪難明表長則影虛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體甚大豎表所測者日體上邊之影橫表所測者日體下邊之影皆非中心之數郭守敬所以於表端架橫梁以測之其術善矣但其影符之制以銅片鑽鍼芥之孔雖前低後仰以向太陽但太陽之高低每日不同銅片之欹側安能俱合不合則光不透臨時遷就而日已西移矣須易銅片以圓木左右用兩板架之如車軸然更易圓孔以直縫而用始便也然影符止可去虛淡之弊

而非其本必須正其表焉平其圭焉均其度焉始可以得影也至西洋之法又有進焉謂地半徑居日天半徑千餘分之一則地面所測太陽之高必少于地心之實高于是有地半徑差之加近地有清蒙氣能升卑爲高則晷影所推太陽之高或多于天上之實高于是又有清蒙差之減是二差者皆近地多而漸高漸減以至于無地半徑差至天頂而無清蒙差至四十五度而無也

數學九章算法曰粟布曰衰分曰均輸曰盈朒而極于方程量法曰方田曰少廣曰商功而極于勾股方程甚難以馭錯揉勾股極深以馭高遠古制測天以勾股爲本然勾股能御直角不能御斜角且天爲圜球其面上與諸道相割生多三弧形勾股不足以盡之西法則有平三角弧三角平三角用八線曰正弦餘弦正矢餘矢正切餘切正割餘割按西法八線即中法之綴述蓋平三角則二邊皆斜一邊正弧三角則三邊皆弧而無所謂正矣故須于八線中求一線則可以對表而查其度是三角有正有鈍有銳而勾股則直角無鈍耳其實銳角形須分爲兩勾股鈍角形須補成勾股弧三角則于無勾股中尋出勾股也勾股用邊界以示例

不能詳也三角用角則可以三百六十之弧度析爲四象限而立成之法可以預定矣借根方之法大抵即是強算而有法以馭之勾股之缺勾缺股缺弦以及兩勾和兩股和兩弦和必須用此算之乃得則又法之形于無法者也用以測天斯無不盡之與矣

告其妻　相泣于中庭

問　講章俱以今若此句爲齊婦憤極不忍復出諸口若然則齊人行乞情事妾未之悉何故亦訕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耶

答　此皆誤將告其妻曰作一句讀耳不知告其妻三字當作一句上文蚤起施從所見俱在此一告中其曰良人者至今若此乃妻妾兩人共言之詞即所謂訕而相泣者也

帝使其子九男　節　舜尚見帝節附

問　此言事舜於畎畝之中與所云帝館甥于貳室何以互異又顧寧人言堯妻舜之時已云烝烝乂不格姦則瞽瞍底豫矣所謂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乃孟子推舜之心如此耳其說然與

答　按趙岐注謂今堯典有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

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逸書所載也據此則帝使九男二女云云孟子皆係引書詞即後舜尚見帝四語疑亦是書詞也至顧寧人謂此已爲瞽瞍底豫之時而不順于父母二句爲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亦未盡然果使是時瞍已底豫則舜亦安用不告而娶孟子又何以言如告則不得娶也竊意當分前後兩截看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於虞者即孟子所謂以事舜于畎畝之中也其時頑嚚之父母但烝烝不至於姦故舜猶以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歸迨後升聞乃命以位方所謂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即孟子云後舉而加諸上位是也書曰夔夔齊栗

瞽亦允若孟子言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當在此一時也

父母使舜完廩　其于予治

問　按溫公疑孟有云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他人井夫瞽瞍豈不欲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藉使殺之瞍與象將隨踵而誅矣此特里媼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洪容齋亦謂孟子既言堯使九男二女百官以事舜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且象欲殺兄而據其妻豈公朝無復有法制乎孟子復再三爲之辭所以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孟非孟之說耳何如

答　程子謂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悞而孟子有不暇辨故集注云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亦不足辨也金氏亦謂孟子祗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事迹有無都不必推辨近時閻氏百詩疑此段父母使舜七十九字爲古舜典之文以其詞句古雅有類于尚書文字竊謂本節雖無書曰二字然前所引舜往于田及後舜流共工亦未稱書曰則此段或如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同爲古書逸文亦未可定按晦翁孟子或問有云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使瞍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且聖賢于世俗傳聞之事有失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今据此說推之如萬章問舜之放象咸邱蒙問瞍之朝舜孟子皆歷歷辨之而于此事則不復置辨者豈當時孟子所見虞書固有此段文字或竟如閻君之所疑乎

鬱陶　附解　集注云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按史記五帝本

紀象乃止舜宮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又
王逸注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
集注想本于此惟按僞古文五子之歌曰鬱陶乎予心僞
孔傳始釋云鬱陶哀思也從此遂以鬱陶作哀思解矣然
攷爾雅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則引孟子鬱陶思君以証之
邢疏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亦引孟子趙注以爲
証又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可知象
言鬱陶本作喜解方于下象喜亦喜緊切葢象憂亦憂句
乃陪說而下文萬章第問舜爲僞喜斯可見矣說本閻君尚書古文

疏證

舜流共工　四句

問 莊子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
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大戴記孔子之言
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而
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亦云堯殛鯀據此何以後世俱言
舜誅四凶乎又四凶之罪果何在歟

答 此節萬章言舜去四凶是借以形舜之封象又左傳季文
子言舜去四凶亦是借以自況其去莒僕若據虞書舜流共
工一節正在放勳乃殂落之前按舜紀云舜歸言於堯乃流
共工則是四凶之去乃堯尚在而舜攝位時事也至於四凶
之罪按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之共工又諫曰孰以
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
庸之始側陋之人頓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
顯而舜誅之又路史餘論鯀與共工正以誹禪見殛而世猶
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竊按諸說皆以四凶誹堯禪
舜故獲罪見誅然以理論之揖遜征誅皆非常法則四凶諫
堯禪舜亦與夷齊扣馬無異在舜尤應避嫌豈得以此言於

堯而誅之乎故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斯爲論古闕
疑之意矣

幽州　孔疏流四凶在治水前于時未作十二州其云幽州
者史據後定言之也閻百詩謂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
其地狹卽今密雲縣是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顓頊北至於幽
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冀州所分東北地其地廣卽
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竊按書本作幽洲水中可居
居曰洲則初時幽洲特洲之别名不必如九州之州解也

崇山　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葢在衡嶺之南亦應

度耳。按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陵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為有驩兜墓者是。或又以為在嶺外驩州者非也

三危　傳曰三危西裔之山。惟鄭康成引地記書言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今按隋地理。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亦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按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注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胡朏明謂漢敦煌。唐分為瓜沙二州。三危山當以在沙州者為是。後

魏書太平真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山。即沙州之三危也

羽山　蔡傳云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故注禹貢引漢志云。東海郡祝其縣南有羽山。而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縣西南。縣之故城。在今贑榆縣界。又隋志朐山縣（今海州）有羽山。元和志羽山在朐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在臨沂縣（今沂州）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近志郯城縣東北亦有羽山。接贑榆界。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贑榆之西南。郯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說者皆以此山為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謂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者也。而胡朏明閻百詩則俱謂其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禹貢之羽。自在徐域。而舜典之羽。當在青域。二者不可以無辨。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舜典孔安國傳謂羽山東裔在海中者合。當從之

三苗

問　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其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

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四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據此則鄭以苗民為九黎之後。但上效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也。而孔注尚書謂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二說不同。孰為是耶

答　此亦荒遠難考。汪氏雙池云。鄭孔俱是勉強附會。蓋九黎三苗俱在南方。亦不同種類（今廣東沿海及瓊州皆有生黎熟黎。又雲貴川湖之境。今亦多苗民）蚩尤則在北（黃帝伐蚩尤于涿鹿。即今順天之涿州）竊按吳起言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迄今湖南川貴。尚有生苗熟苗。則當時竄三

苗者先儒謂苐竄其君耳烏覩所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乎至於書言竄三苗及苗頑弗卽工三苗丕敘分北三苗幷睨山大禹謨言徂征來格後人一一分其次第亦屬臆度耳

有庳

問　有庳傳爲今湖南零陵縣又云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孰是

答　舜都蒲坂象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返幾將萬里安得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乎故閻百詩謂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耳至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謂卽象所封處然考括地志言舜塟九嶷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蓋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若此則亦非象所封國矣又越絕書言舜塟蒼梧象爲之耕將以祀也又言舜塟會稽鳥爲之耘据此又似以象爲獸蓋南蠻之俗乘象以戰驅象以耕故祀其神若馮祖牛鬼諸祠而歷久遂訛傳爲舜弟未可知也且舜塟處未必果在九嶷已載卒于鳴條一則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二

婺源戴大昌斗源

故說詩者　是爲得之

問　詩序之作或謂子夏而程子謂小序爲國史大序爲仲尼朱子則謂後漢書儒林傳有云衛宏（字敬仲）作毛詩序今行于世則序乃宏作明矣葉石林亦謂漢世文章未有引用詩序者逮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宏之詩序至此始行則斷以爲宏作也惟鄭氏以諸序本合爲一編毛公始分置諸篇之首是毛公之前已有詩序宏特增廣之耳近錢君辛楣謂孟子釋北山此詩亦是引用序說以明爲子夏作其說然歟又朱子集傳不用小序自抒厥旨果于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有合歟

答　詩首篇關雎之序朱子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以下居篇首爲大序而自關雎后妃之德至用之邦國焉爲關雎小序（衆篇之序亦爲小序）隋經籍志載先儒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又程子謂是當時國史所傳皆或可信若北山詩爲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讀者皆能推見必謂孟子釋此詩已是引用序說則未必然也今攷毛傳序說未行以

前漢儒說詩之旨皮出不同。如韓詩之序。關雎刺時也（各家說已見關雎條）。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又韓詩以甘棠爲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于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詩人因思其樹而歌之（元人王柏嘗退甘棠于王風以此）又以騶虞爲掌鳥獸之官。以橫從其畝爲橫由其畝。謂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以辟雍爲天子之學水圓如璧（禮記正義引）以五藏六府釋有物有則。以仲山甫徂齊爲就封于齊（杜欽傳亦同）此皆韓說也。又薛君亦爲韓詩者（名方回字夫子乃薛漢之父非薛漢也）薛謂漢有游女。漢神也。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謂汝墳詩言王政如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爲祿仕也。謂歲聿云暮。指君之年歲已暮。謂溱洧爲上巳之辰。國人于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又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乃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憫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碩人爲衛人刺莊姜之淫冶。姜闖而悔過。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于魯詩也。又三家俱以凱風爲母責子詩。又商頌綴旒作畷郵。謂民之郵舍。言湯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使不離散（禮記注疏謂引齊魯韓詩說）他如賈誼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者也。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趙岐以小弁爲尹伯奇作。又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謂黃鳥詩三良皆出于自欲從死）班叔皮北征賦以行葦爲公劉之德（王符亦以行葦爲公劉恩及草木）鄭康成謂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本作畜。畜孝也。乃定姜因獻公無禮、作詩言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也。諸說紛紜、不可枚舉。若果毛詩之序出于子夏、不應諸家各持異說如此。但其時齊魯韓三家並立學宮、而毛詩未立。自康成用毛詩序說作箋。由是三家寖微而毛詩獨行、晉唐以來。言詩者率依毛詩序說。迨宋世始有廢序言詩者。則起于王雪山（名質有詩總聞廿卷）與鄭夾漈。然夾漈詩傳辨妄。爲周孚所駁。旋即散去。至朱子因與呂祖謙相爭。遂作辨說以攻小序。其集傳獨本以意逆志之說。自抒厥旨。許白雲王魯齋輩成宗之。後世至奉爲令甲取士。則所謂詩自毛傳行而諸家廢。及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微也。若夫以詩序爲不可廢者、則馬貴與郝仲輿范處義輩。國朝諸先輩俱有持論。茲附錄朱子馬貴與各一則以備攷。

朱子曰。小序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耇。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詩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

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爲此人。桑中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于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亦是好底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失國。正在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冠于篇首。不敢議其非。至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其誤後學多矣。

馬貴與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詩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至于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于序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

覆也。而其詩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不過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

外丙　二句

問趙氏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謂湯崩時外丙方

二歲。仲壬方四歲。集註並存其說。宜何從與。

答　程子以古人謂歲爲年。但湯年百歲。胡以偏于垂暮之年有兩幼子。又仲壬四年則爲兄矣。孟子立言。又胡以先弟後兄。故講家多從趙氏之說。然伊尹放大甲於桐。使之宅邇先王。原爲借諒陰之禮行之。所謂王徂桐宮居憂也。如趙氏之說。于湯崩已隔六年。說者又不得不以居憂爲服仲壬之喪耳。若按皇極經世湯崩以丁未。大甲以戊申卽位。則中間固無外丙仲壬年號也。竊謂玩本文此二句。乃承上句大丁未立連而及之之言。湯之子大丁既未立而卒。外丙則二年而歿。仲壬則四年而歿。皆追叙湯崩以前事耳。蓋大丁未立句。亦未說出卒字。是三句固同意也。似于上下文語氣較爲明順。

放桐　路史謂尹無放太甲事。固與孟子所言不合。至湯墓所在。集註但本書傳謂卽桐地。近閻百詩則据殷本紀注引康成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又以趙岐註桐爲邑。俱未指爲湯墓地。因据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爲卽太甲所放處。謂距湯都南亳。穀熟縣僅七十里。以證湯都不在偃師之西亳。然攷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南五里。據此則于西亳尤近耳。　按劉向言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莫能攷。惟漢哀帝建平中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得湯冢于汾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馬貴與云。今河中府。宋太祖乾德中已著諸祀典。又杜預謂湯墓在梁國蒙縣北薄城。括地志又謂在偃師縣東六里。

伊訓曰　自亳

問　趙注牧宮桀宮名。朕指湯自言。湯謂天欲誅桀。由桀自造可攻之罪於牧宮。故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以順天意耳。集註何以不用。

答　此二句解作湯言固可。然與通章說伊尹事欠切。故朱注仍依僞古文尚書。作伊尹之言也。蓋上句卽湯誓所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謂尹言湯之順天誅桀。由我始其事於亳。正以應上文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二語耳。其僞古文伊訓篇則云造攻自鳴條者。或因書序有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夏師敗績云云。而因改牧宮爲鳴條耶。至任氏四書約旨謂牧宮是湯祖廟。湯爲牧伯。故稱牧宮。古者出師必告廟。造攻自牧宮。謂告祖廟而行。未免出於意揣矣。

亳　湯都西亳在偃師縣。鄭康成及史記注並同。盤庚後復遷此

惟閻百詩本之皇甫謐。据孟子言與葛爲隣謂今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卽葛伯國與穀熟縣相去八十里。斷以湯都在南亳卽穀熟。又据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爲卽太甲所放處亦距南亳僅七十里。若謂湯都西亳。則去虞城八百里。尹安能往訓太甲乎。竊按詩宅殷土茫茫。惟偃師得稱殷。當爲西亳無疑。至閻君以虞縣桐亭爲太甲所放處。未知確否。祇嫌西亳于與葛爲隣句不合。攷地里今釋則云。湯未伐桀。居南亳與葛爲隣。其後又徙遷西亳耳

殷邦五遷　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八後五。按前之八遷。言自契至湯也。史記契封於商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邱湯自商邱遷亳其可考者如此若後之五遷。說者亦紛紛不一。但據書盤庚篇至於今五邦。則五遷應就盤庚已前言之。今攷定湯遷西亳一也。在偃師縣仲丁遷囂二也。史記囂作隞在澤州滎澤縣河亶甲遷相三也此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祖乙遷耿四也。耿城在絳州龍門縣遷後復圮祖乙又遷邢五也。在邢州外城內惟竹書紀年。則謂祖乙自耿遷於庇。不曰邢南庚遷奄以囂相耿庇奄爲五。則不數湯之遷亳。路史主其說。迨後盤庚又遷殷。卽西亳在洛州偃師縣嗣後又遷朝歌。或曰武丁始都。或曰武乙遷焉。在衛州東北本妹邑此則皆在五遷之後也。

頑夫廉

問　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意皆反對此何以云頑夫廉耶

答　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又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又宋范文正嚴子陵祠堂記。亦稱貪夫廉。則知古本原是貪字也。今本作頑。豈以人之貪者。必其自居頑鈍無恥者耶。

集大成也者　終條理也

問　金聲卽金奏之義。已於論語始作句言其畧矣。所謂集大成者。其義何居。

答　樂之爲用。不外神人二者。若祀神之樂莫詳於周禮大司樂之文。以六陽律六陰呂各相配合。其曰奏黃鐘歌大呂等節。賈疏謂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卽所謂金奏是也其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注六者謂黃鐘大呂等言其均耳。必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是奏樂無不具有五聲八音也。其曰一變再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又曰凡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按賈疏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

在郊壇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蓋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代紂樂記之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凡舞亦須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据此則祀神之樂。所謂大成者是也。若敬

賓之樂。以大饗言之。則入門而縣興(奏肆夏)升堂而樂闋者。即金奏也。既而升歌清廟。(此升字指樂工)下而管象。先舞大武。武舞也。繼舞夏籥。文舞也。客之出也。則歌以雍。器之徹也。歌以振羽。(即振鷺)而樂於是乎成矣。以燕禮言之。凡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其納賓之樂同用肆夏。亦所謂金奏也。(大夫燕禮納賓不得用肆夏)既而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洋洋盈耳。而樂於是乎成矣。(若鄉飲酒禮不用鐘則但曰笙奏)至所謂金聲玉振。則汪君有論鎛鐘特磬各十二(皆特懸)以應十二律之說最晰。附錄備考

汪氏雙池釋大司樂一條云。天子之樂。鎛鐘十二。應十二正律。(歌鐘笙鐘則有半律變律變半律)皆特懸。如十二辰之位。(歌鐘笙鐘則或十二或十六皆編懸也)特磬十二亦如之。所謂宮懸也。(如十二辰之位是環列如宮也)如奏黃鍾之宮。則以黃鍾起調。先擊黃鍾之鎛鐘以聲之。笙簫篪管塤篴。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聲之起止。則又以笙鐘發逐聲之聲。笙磬收逐聲之韻。鼓鼙居中爲節。曁居上下句之間。其黃鍾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和。(變宮)蕤賓爲繆也。(此用七律皆以笙鐘宣其聲笙磬收其韻)及夫奏終。則必於末一聲仍收歸黃鍾律。而後擊黃

鍾之特磬以收之。若奏太簇。則亦以太簇鎛鐘起。以太簇特磬收之。如歌大呂之宮。則以大呂起調。先擊大呂之鎛鐘以聲之。琴瑟及歌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字之起止。則又以歌鐘發逐字之聲。頌磬收逐字之韻。搏拊鼓柷爲之節。曁居上下句之間。其大呂宮。則夷則爲徵。夾鍾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變半黃鍾爲和。(變宮)變林鍾爲繆。(變徵)及夫曲終。則必於末一字仍收歸大呂律。而後擊大呂之特磬以收之。若歌應鍾亦然也。凡鎛鐘特磬倍於笙鐘笙磬。笙鐘笙磬倍于歌鐘頌磬。堂上貴人聲。尚輕清也。然金奏

又有與笙奏不同者。大樂有鐘曰金奏（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小樂無鐘則曰笙奏（如鄉飲酒禮笙奏南陔白華華黍）。凡樂事今人全不知理會矣。

中士下士

問　王制但云上士二十七人。不言中士下士之數。鄭注上九中九下九。是共二十七人也。後儒之說不一。而方氏慤黃氏震等則謂中士下士。諸侯或有或無。其說然歟。

答　按王制於下當其下大夫句下。又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康成謂此承上文。仍言聘問之等。故釋

居猶當也（疏同）。惟徐氏師曾謂此二句。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謂中士三倍於上士之數。下士又三倍於中士之數也。嚴陵方氏則謂上中下士各居三分。共八十一人也。山陰陸氏謂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也。延平周氏謂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也。竊按鄭賈俱不作錯簡。於文義固順。然鄭又云非命士不出會。則中下士不得有聘問之事矣。陳氏祥道因謂卿大夫為賓。士則為介。義亦可通。但鄭以上中下士各九人。攷之周禮六官。皆各有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其六卿之內。閭胥即中士。比長即下士。六遂之內。鄰長即中士。里宰即下士。則侯國之中下士。亦必多矣。豈每等士各止九人哉。則其數究難論定也（吳草廬禮記纂言則主陸氏之說）。至方氏黃氏以侯國中下士或有或無。則與孟子言六等者不對。使無中下士。則止有四等矣。

天子之制地　節

問　王制孟子俱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乃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不同何也。

答　王制言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所言地（指祿）須即王制所言田也。若周官大司徒言公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封疆四百里。伯封疆三百里。其食者俱參之一。子封疆二百里。男封疆一百里。其食者俱四之一（惟康成注謂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如其說則當云貢者半。其貢者參之四之一。不當云食）。按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則附庸小國也。參之一者亦然。如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論語顓臾。孔子曰在邦域之中。社稷之臣。是也。王氏應電曰。周官五百里以下云云。即詩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以管轄之地言也。其所稱食者半三等。及經傳所載千乘之國。皆以實封之地言也。鄭氏鍔曰。大司馬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謂可耕而食之地也。此所云食者半及參之四之一亦然。葉氏夢得曰。周官台山林川澤則謂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則謂之田。汪氏克寬曰。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各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三之一。四之一。孟子王制所言專主田祿。正周禮所謂食者也。今据諸家之說。一以封疆言。一以可食之地言。此亦如今大州縣包絡山川村落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者。不過百十里耳。故

先儒謂周官與王制孟子未嘗不合。又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康成亦謂魯上公封地五百里。加以四等之附庸得七百里是也。竊按諸家謂周官以封疆言。(陳氏禮書亦主此)汪武曹則極駁之。但若不主此說。而如康成謂周斥大九州始皆增封。(詳下大國地條)與李剛主謂巡狩慶地之說。尤不足據。至任翼聖轉疑大司徒文誤。今攷職方所載亦復相符。又烏得云誤乎。

附庸　書傳民功曰庸。謂其功附于大國以達天子也。白虎通則謂附大國以名通于天子。故注以庸爲通。又王制注庸墉同。猶屬城也。左傳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謂附庸未受命爲諸侯。例當稱名。故邾儀父書字者貴之也。任翼聖曰。春秋時有自附庸升爲子男。如邾小邾是。有自成國降爲附庸。如紀季入齊。鄅巫屬魯是。有自大夫采地升爲附庸。如宋之蕭叔是。雖春秋變制。然必古有此法。

天子之卿　節

問　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所言稍異。鄭康成

以王制所云乃夏殷之制固已。但公卿大夫元士等所受之地。果皆取于天子之畿內與。

答　按王制有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釋者謂三公視公侯之地)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釋者謂卿視伯之地)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釋者謂大夫視子男之地)据此則皆取之于畿內。其說相沿久矣。惟方氏回所釋禹貢五百里侯服之制。則與此說異。其說曰。堯都冀州。兼後來幽薊營州。其地極廣。其曰五百里甸服。則納緫納銍納秸納米納粟。四面各五百里。其爲千里。皆畿甸一人之所自取自用。五百里侯服。則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若

孔安國傳說得大繆百里采則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則曰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諸侯則曰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侯故合三爲一名其訓侯服則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回竊謂此傳何故不以侯爲諸侯而謂之斥侯無是理也近見吾州婺源王大監炎晦叔書解百里采者侯服五百里近甸服一百里之內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二百里男邦乃公侯伯子男之男也其外三百里爲諸侯則公侯伯子之國也堯舜禹河北建都千里之內無采邑其四面五百里之外以一百里爲采邑二百里爲男邦三百里爲諸侯

眞得强幹弱枝之道乃鄭康成解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謂爲夏制周制未聞孟子正義引此語回嘗闢之矣以禹貢甸服侯服綏攷初無此制鄭氏妄也孔安國之傳僞也又金履祥曰采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則千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寖弱其論亦與方氏合竊按孔鄭依王制之文以爲公卿大夫之采邑皆在畿內王制所謂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似畿內之地天子不能專有則與孟子言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朝覲聘問之禮者義不相符矣若方氏金氏依禹貢百里采之文以爲公卿大夫等之采邑皆取之于畿外謂四面近畿一百里之內特攷之周世亦未能指其確據耳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問　周官言公侯封地與王制孟子不合已詳見天子之制地一條矣但鄭康成又謂唐虞時疆域中國方五千里至夏衰止三千里王制分地乃夏殷之制迨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中國至七千里故封國始皆益之此周官所以異於王制也至王制與孟子合者項安世謂漢儒撰王制爵祿之數

大略本於孟子故也其說何如

答　康成謂周初因殷之舊公侯猶方百里迨斥大九州始增封之其說蘇潁濱已疑之謂如是則其勢必有所併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王者不爲也王荊公亦謂苟斥大而增封之則所黜廢削滅必多此于人情不合也据此則當時所併所黜廢者不知其果無罪而盡滅之乎抑遷徙之于四裔之外乎可知鄭說之難通矣竊謂王制本仿於孟子而孟子固言周室頒爵祿何得謂王制爲夏殷之制乎今按

大國兵車千乘子路言志以千乘自任蓋諸侯百里之國也冉有謙退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自居即伯子男之國也子産亦言大國一同俱與王制孟子合則分國之制宜以孟子爲斷其周官與此不合者則惟謂一指封疆所及而言一指穀土之入而言其說稍爲近耳若謂公侯果有四五百里之封則孟子不應與愼子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

問 孟子言一夫授田定以百畝爲率與王制同與周禮異何

居又王制言百畝之分上農夫云云亦有五等或謂孟子此處糞字宜依改作分字然歟

答 攷周禮大司徒遂人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而小司徒則又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不惟與孟子王制異且與遂人異矣竊按田本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故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而外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殊也至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即小司徒因其口衆口少以授田其法固相通也若孟子王制則但舉田之肥美者而言其常耳

又方氏慤有云分以均之存乎法糞以治之存乎力法定乎上力出於下是固有二義矣而其實不然竊按古書聲相近之字即可假借通用往往有詞同而字互異者如詩吉蠲爲饎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梏春秋季孫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糞之與分即同此例是字雖異而義則無二故知糞即分也蓋皆謂治之存乎力也今諺亦謂之力分

江愼修云古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十畝爲頃古一畝之長六百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爲七十五步以七十五步自乘而

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之積以二百四十步爲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實實如法而一除得二三四三有奇是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如糞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有問程子者謂古百畝今爲四十一畝餘以地所收計之不足食八九人不知若何折算恐未密

也。

亥唐

問 惠氏定宇据韓非子載晉平公之于唐亥。謂孟子言亥唐。當係傳寫顛倒。固已但又謂卽是絳縣老人亥卽老人之名似其事頗不相類。果何如耶。

答 古人多以干支命名觀晉史趙以亥有二首六身推其日數若非亥爲老人之名何故忽用亥字計筭故曰是其日數。其者止指老人名亥而言也若以孟子所言與傳不合則如尹公他事。全與左傳相反齊景公招虞人事亦不相符。傳聞異辭往往然矣且惡知其非因城杞一役平公始聞其賢而往見耶。

魯人獵較 二句

問 張氏謂獵而較所獲之多少。趙氏謂因獵而較奪禽獸以祭集註言未知孰是至孔子亦獵較講家皆謂爲不禁其獵較。疑此爲乘田時職司其事耳又陳氏祥道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田獵之禮而大夫不與焉或據此以爲是時魯三家僭越因祭而獵孔子亦然姚姬傳先生經說其說如何

答 下節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則此宜爲較奪禽獸以祭。不當如張氏但云較所獲之多少也但講家釋爲孔子不禁其獵較不惟于本句亦字神理不合且不能剔起下句況受其賜意蓋必孔子亦如魯人獵較以得禽獸故曰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此萬章所以有事道奚獵較之問也至謂三家僭行田獵之禮孔子亦自爲之則又過矣夫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曾謂孔子不如子產乎所謂今也純吾從衆拜乎上則不從有以知其不然矣。竊按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下曲禮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說不同孔疏國君諸侯也馬氏晞孟曰。諸侯在國則全乎君朝于天子則全乎臣王制所言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下曲禮所言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据此則天子獵統乎諸侯諸侯獵統乎大夫此言魯人獵較當是魯君因祭而獵諸大夫從之其家衆亦爲大夫較奪禽獸以祭趙岐所謂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亦聽其家衆奪禽以祭所以小同于俗而非爲不禁其獵較之謂也若謂爲乘田時事則初試爲吏與下節兆足以行不合故仕于魯句當指夫子爲司寇時所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委吏乘田

問　趙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但按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季氏史。料量平（注季氏委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即委吏也）嘗爲司職吏而畜息蕃。可與趙注有異同歟。（孫疏亦引世家之說）

答　世家之說。與趙注異。此當從世家。按周禮地官有委人。掌斂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草及瓜壺葵芋諸物悉收其賦。以共祭祀賓客軍旅炊燎蓄糒之用。必合甸聚稍聚積筭。故曰會計。即委吏也。若趙注言委積。其官名遺人。所謂掌邦之委積者。乃主給發道路之委積。與委人斂野者無涉。又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之物。凡牧人掌六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故曰司職吏。以芻豢皆甸田中事。故又名乘田也。若趙注言苑囿芻牧。則囿人所掌。祇鳥獸游觀之事。未必有牛羊。亦與職人主芻豢者無涉。

以皮冠　以旌（旌旃之制附）

問　閻百詩謂招虞人。必當先期使預芟除草萊。爲可陣之地。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於狩之人。如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故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哉。其庶人以旃二句。孟子特連類而及其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耳。或以此四招皆爲田制。過矣。閻君此論爲講章所未喻。固足以發蒙矣。（此與左傳虞人之言不合但閻君以左傳爲非是）第按春官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同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旞旌謂諸旗之有羽者道車乃朝夕燕出入者斿車謂師田所用者）又夏官大司馬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七旗即所謂斿車載旌也。據司常及大司馬二條言。諸侯建旂。則旂不當以招士也。孤卿建旜及師都載旜。則旃不當以招庶人也。又司常言大夫士俱建物。則招大夫不當以旌。且大夫士亦不當有異也。未審孟子所言果何招與。按（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又注謂皮冠即皮弁。然與。

答　司常。贊大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云云。乃各言其人所建。用以辨等威耳。若君平日有事。以之招士庶大夫。則不妨假借以尊寵之。故於庶人則以旃。士則以旂。大夫以旌。如衛詩孑孑干旄。孑孑干旟。以招

國中賢者可見也。若以孟子所言與周禮不合。則七篇中如此類甚多。即如上節言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與左傳言景公招虞人以弓者異。此節又與傳所載虞人之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者異。他如周室班爵祿章與周禮殊制。均之未可泥也。

又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說非也。按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于囿。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果皮冠即皮弁。固是禮服。孫甯何為而怒乎。又昭十二年楚靈狩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夫去皮冠必非科頭也。然則冠弁者禮服之冠。而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者。田獵用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意如今人于冠上另有風帽。觀左傳云雨雪王皮冠與秦復陶翠被連說可知矣。

至司常贊司馬頒旗物與大司馬教治兵辨旗物之用。所建所載互異之故。(見前問內)附錄鄭氏一則偹考。鄭氏鍔曰。此旗物司常與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旗。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何也。蓋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考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為軍將。在朝為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旜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旜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故所互建者物也。旟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旟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互建者旐也。所迭載者亦旐也。蓋王畿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其旗可辨。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三

婺源戴大昌斗源

告子曰生之謂性　章

問　集註謂告子言生之謂性。蓋但以氣之能知覺運動者爲性。以告子徒知氣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也。其說然歟。

答　此章集註謂告子但認氣之能知覺運動者爲性。非也。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欲使其心如槁木死灰。故其學以不動心爲主。李安溪謂卽佛氏之祖。若使其但以氣之知覺運動。能甘食悅色者爲性。則識見之鄙陋甚矣。在當日安能自樹一幟。孟子又安屑與之往來辨難哉。竊謂告子欲闢孟子性善之旨。首章以杞柳喻性。本無仁義。近於性惡之說。次章湍水之喻。變而近於善惡混之說。迨孟子再折之。乃因上二說而又變之曰生之謂性者。蓋言人性本來一無善無惡之體也。（卽性無善無不善也之謂）是其意固卽莊子混沌之說也。抑卽王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也。然孟子言性善。乃指人所得於天命之粹然。心之有是四端者。方謂之性。若如告子但以生之謂性。則人物誰不同此有生哉。故以白之謂白。及白羽白雪白玉遞詰之。言萬物之生有不同。猶凡物之白有不同。惟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故能有是四端。非凡物之所得而同。白羽白雪白玉。趙註釋爲羽之性輕。雪之性消。玉之性堅。頗屬支離。蓋孟子之意。第因告子言凡有生者同此一性。故以白羽白雪論生稟之薄者。喻犬與牛。以白玉論生稟之厚者。喻人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而告子混應曰然。以堅執其無善無惡之見。於是孟子乃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以窮之。使其曉然不得以同此有生者卽同此性也。朱子於下章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註云此亦生之謂性之意。則於此首句當註云卽下性無善無不善也之意。乃謂指人物之知覺運動者而言。何自相繆戾耶。若謂告子以食色爲性。故知其所謂性者。但指其能知覺運動耳。此又不然。觀孟子言性善。亦曰形色天性也。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以及耳鼻四肢之欲。皆性也。但君子不以爲性而求必得之耳。故告子云食色性也。另是一層議論。並非以爲生之謂性句註脚也。

告子附考

趙註謂告子名不害。告其姓也。常學於孟子而未純徹性命之理者。孫疏則疑浩生不害卽告子。而浩生乃其字。趙

註又以浩生爲姓。不害爲名。另是一人。集註仍依趙氏。考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註引墨子書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据此則告子固名勝也。然按史記孟荀列傳。墨子並孔子時。又困學記聞引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今告子與孟子同時問答。其去墨子遠矣。則所謂告子勝者。固未必即此人也。或疑孟子與告子言性數章。皆孟子自著。設爲問答。猶之荀子之書亦以孟

子爲問。而荀子爲答。辭以辨駁之。要皆假設之言。未知然否。

樲棘

問　趙註云小棘即酸棗也。集註改爲小棗。何如

答　上何梧檟。既係二木。則樲棘必非一名。按爾雅云。樲酸棗。說文云棘小棗。据此似亦當分二物言之。蓋棗之屬原非一種也。或謂樲則棗屬。棘則荊棘之類。以二木皆有刺。故類舉之。孫疏又以羊棗與樲爲一物。非也。何義門云羊棗乃柿之小者。俗呼牛奶柿。亦名梗棗

任人有問屋廬子　章

問　任人以禮食則飢而死。親迎則不得妻。窮詰禮重之說。此亦與淳于髡嫂溺之問相彷。則屋廬子亦可以權字答之。謂如士君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周之亦可受。舜之不告而娶皆是也。乃復之鄒往問。而師弟所以答之者。俱不及此。何耶。又所謂以禮食者。果何指耶。

答　所謂以禮食者。按孫疏引坊記云。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閻百詩取此說竊謂任人言以禮食者。亦泛言迎之致敬以有禮。固未必專主食禮一條。其言不以禮食。猶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也。且任人之問。與淳于髡意大不同。蓋髡之問。固知授受不親之爲禮。而嫂溺之爲變。不過欲餂出權字以爲詰問之端。故孟子即與之言禮言權。若任人設問之意。則直謂禮食親迎之有妨于食色。覺先王之制度。俱爲迂濶。幾欲使人人蕩檢踰閑。放於禮法之外。其有害於世教。豈淺哉。故充任人不以禮食則得食之心。雖將至於紾兄之臂而亦可。充其不親迎則得妻之心。雖將至於摟其處子而亦可。所謂不揣其本以舊坊爲無所用而欲壞之者也。觀末節屋廬子之所答。然後知禮重爲揣本之說。即孔子所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程伊川先生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彼任人者食色之流烏足與之言權乎若夫先王制禮具有精意亦或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後人俱目爲迂濶如郝氏所論一則可附覽焉

郝仲輿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

於外黍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甒筲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而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條興條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烏可用乎

受業於門

問古人所謂受業業非即學之謂如何

答今人以從學爲受業而不知業實假借之字也竊按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故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註謂許其口習可也夫以誦爲口習則業非徒口習之謂可知也又左傳辰在子卯君撤宴樂學人舍業夫以業與宴樂並舉則業亦必有音聲之事可知也嘗攷唐歸崇敬授國子監司業上言曰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大版謂之業詩設業設簴則業是懸鐘磬之簨簴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以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集百僚定議

議者難其事不果行。又讀書記亦引此條、因謂靈臺之詩。簴業維樅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左傳學人舍業、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是也。又借爲事業之業。易傳之進德修業、及盛德大業是也。觀此二條、則知所云樂正司業者。謂鐘磬之簴業也。父師司成者、謂自小成以至大成也。其記曰時教必有正業。敬業樂羣大功廢業。手執業則投之、傳曰學人舍業、臣以爲肄業、及之。要皆鼓歌弦誦。不撤琴瑟之謂也。此受業之說也、蓋自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後代因之。凡教世子及教士。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庠序之中。既有大師小樂正大胥小胥籥師籥師丞諸人、各以樂爲教。又有樂正父師以捴其成、是以入學之人。無不日習于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少而習焉。長而安焉。此古之學者、性情由之而醇。匪僻無自而入。所謂成于樂者有由然也。迨後世六藝之教不明、而才智之士、非役志于詞章、卽空談夫心性、并受業之稱、亦莫由究其義、人材之不古若。豈無故哉。

曹交附考

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執曹伯以歸。于是曹滅久矣。王厚齋則謂曹交蓋以國爲氏者。今按春秋註。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又魏書云。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於邾。至戰國爲楚所滅。又趙氏題辭。邾至孟子時改爲鄒。則邾又卽鄒也。故曹交自言得見鄒君。可以假館以其爲同姓之國也。毛西河亦謂交或曹姓而交名者。則趙註以曹交爲曹君之弟。非矣。

小弁

問　序以小弁爲宜臼之傳所作。趙岐則謂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孰爲是與

答　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維憂用老是也。亦主趙說。按伯奇。尹吉甫之子也。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攷韓詩亦以黍離爲伯封作。皆與趙說可互證。惟劉更生有云。伯奇爲王國子。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信之、又似以伯封爲卽伯服者。故此章孫疏直引幽王嬖褒姒事。謂伯奇卽宜臼也。儼欲合二說爲一矣。朱子集傳集註。俱係引用序說、而所作詩序辨說。則又言小弁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見其必爲

宜曰耳竊按詩序謂小弁爲宜臼之傅所作何以趙註又謂爲伯奇作据此則先儒以小序爲傳自子夏者究屬可疑

有人於此二段 趙註謂此人爲越人若被人彎弓而射則已談笑道之此人爲其兄若被人彎弓而射則已涕泣道之今按集註未釋惟講章則云此一人也若越人彎弓射之則已談笑而開導焉若其兄彎弓射之則已涕泣而開導焉實勝古註之說

凱風

問 朱子詩傳但謂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自責後儒因謂婦人從一而終若失節而嫁似不得爲過小矣如何

答 朱子蓋本鄭箋之說（箋云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但按詩序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孔疏謂母意欲嫁孝子因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据此則成其志者成母之志節也此層必須補出蓋意但欲嫁故曰過小而七子能自責不同于不可磯故終能感悟其母也晁氏以道疑爲母已竟嫁謂其于先君無妻道于七子無母道恐悞矣（毛西河据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亦未合）

季任

問 趙註任薛之同姓季任任君季弟也如何

答 趙註以任爲薛同姓孫疏引左傳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以証竊按傳所謂任者皆謂任姓孔疏引世本氏族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此十國皆任姓也孟子之任乃任國非任姓也僖十一年傳任風姓也杜云伏羲之後今任城縣也（閻百詩云今濟寧州東有任城廢縣是）又錢君辛楣云國君之弟以國氏春秋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二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皆國君弟也依此當云任季爲任處守其曰季任傳寫顛倒耳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問 集註謂聖人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如其說則仍是爲肉爲無禮矣豈不與上二句相矛盾乎閻百詩亦譏集註之非但又謂孔子所爲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大夫冕而祭於公今也戴於道路間尚非罪乎閻說然歟

答 本句用乃字一轉明言非是爲肉爲無禮矣若集註仍謂以燔肉行固於上二句解說不去但閻百詩謂微罪即指不稅冕以爲戴冕而行於道路爲罪則於聖人所以去魯之故

未明。語尤鶻突。竊謂以微罪行。罪字當指孔子本身說方合。若謂以燔肉行。是仍歸罪於君上。夫指君以罪。不惟非聖人心事。亦且非孟子語氣矣。今按趙註云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据趙註蓋謂聖人以燔肉所由不至者。想因我黨今日從祭之禮。有所未脩。是卽所謂微罪也。故皇皇不稅冕而行。以明燔肉不至之過在已也。趙註有微罪乎。乎字是爲頰上添毫。而不知者以爲爲肉。知者以爲爲無禮。正所謂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如此解微罪二字。方切孔子本身說。禮所稱士大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註云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歸已是也。觀史記載此事。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是知孔子當時自以爲有微罪而行。故師已送而解之。安得以微罪二字屬之魯君乎。余惜孫疏不能申明註義。集註亦復悞解。故疏證之如此

無有封而不告

問　此條不得專封國邑。當與四命士無世官無專殺大夫以類相從。何以列在五命之末。

答　專封國邑。按孫疏謂如楚取彭城以封魚石之類。李安溪謂此繫在五命交隣之後。當指存亡繼絕。如城楚邱封衛之類。然此非常有之事。似仍當就本國。以大都大邑封其臣下而言。　一云易繫傳不封不樹。虞仲翔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檀弓縣棺而封。鄭註封當爲窆。下棺也。据此蓋謂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有喪必赴于諸侯。不告。謂不赴告也。封而不告。恐其有篡弒不可告人之事。先君不能正其終。嗣君不能正其始。故申明其禁。斯所以列諸五命交隣之末歟。此解本之郝京山。蓋用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無曲防三句。而此句則所謂以喪禮哀死亡也。謂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是也。且日無不者甚多之詞。若專封國邑事則鮮矣。閻百詩極取之

南陽

問　南陽爲齊地。抑魯地歟。

答　全謝山則以爲南陽卽汶陽也。山南曰陽。水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按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齊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則似已失之。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也。蓋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在於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者。愼子欲取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慎子附考

史記孟荀列傳。慎子名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　又按慎子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于魯。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時孟子自齊歸止于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四書聚考載此段）　据此則滑釐氏禽。慎子名到。而慎子乃學于禽滑釐者。趙註以滑釐爲慎子名。似誤矣。　又史記儒林傳云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又墨子。言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于是楚王請無攻宋。然則滑釐或曾受業于子夏及墨子者。而慎子又嘗學于滑釐者歟。是莫能定也。大約慎子與宋句踐宋牼（一名鈃）匡章。俱爲當時好一邊人。故孟子與之晉接而語以仁義之說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

問　孟子言魯始封儉于百里。則明堂位云封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者。固屬夸詞。但至戰國。魯有方百里者五。其疆域果安在歟

答　攷魯始封。北至汶上。與齊接壤。西南則與宋鄭衛及邾莒杞鄫諸國犬牙相錯。本不過大。可知其無七百里矣。迨入春秋後。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其書于經可考者。隱二年入極（入即滅也觀莒人入向可知）十年敗宋師於菅取郜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二邑）。昭元年伐莒取鄆。四年取鄫。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莒三邑）。十年伐莒取郠。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啟陽（案本鄅國地邾人襲鄅鄅子從帑於邾遂爲邾有後地屬魯）。据此魯在春秋。寔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鄟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鄫鄅。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此外又晉文分曹地。則魯有曹州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此其地界日以擴矣。其曰方百里者五。蓋有過之無不及焉

白圭曰丹之　章

問　閻百詩以此白圭。與史記貨殖傳白圭。先後殊不同時。斷

爲兩人謂趙註之謬然與又趙註謂當時有小水圭爲築提未審何据

答　閻百詩据白圭爲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乙酉遊梁時隔七十三年以爲不應尚在故謂與史記貨殖傳白圭斷爲兩人又韓非子亦言白圭相魏又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按國策魏昭王時有一白圭或即韓非所稱之白圭亦即與孟子問答之白圭乎竊謂白圭壅水注隣一事其當見絶于有道審矣蓋自智伯與韓魏合謀引晉水以灌晉陽智伯曰吾乃知水之可以亡人國可知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智伯之所以亡無後也漢賈讓奏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觀此豈非智伯作俑而戰國從而效尤乎閻百詩釋無曲防一條亦謂葵邱申禁諸侯猶有所憚降至七國人人得自爲鯀而不難以隣國爲壑也故前章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此章則曰仁人之所惡也蓋深絶之矣

君子不亮惡乎執

問　趙註亮信也集註云亮與諒同信也但論語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君子貞而不諒則諒似不得就好一邊說

答　此條孫疏有云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惟明善乃能誠身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釋亮字與諒似有分別較勝趙註集註但字義亦不可泥如孔子言君子貞而不諒又云友諒猶孟子言君子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又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蓋言各有當也　或云亮與諒同謂硜硜小信也君子不亮故于事惡得有執滯不通之病此節蓋即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兩章之意可存參

傅說舉於　二句

問　漢書賈誼傳傅說胥靡（罪人）張晏註傅說被刑築于傅巖（一作傅險）

蔡傳則以築爲居孰是或謂武丁曾遯于荒野傅說乃其舊識夢賚形求殆託言耳又膠鬲既爲文王所舉孟子論殷故臣則與微箕比干並列何耶

答　按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書傳雖未可据然以說爲代築或可信也至謂說爲高宗舊識託夢形求亦是想當然事尤無据也膠鬲趙註但謂殷之賢臣遭亂隱遁爲商文王舉之以爲臣按呂氏春秋云膠鬲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

又云。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問師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問以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曰報矣。迨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請以日中為期。武王以明日要期。則弗得也。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為也。據此則文王乃舉之以事殷紂。未審註何以不引及也呂氏春秋誠偽篇又載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似私與通謀者則不經矣

孫叔敖舉於海

問　左傳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宣十二年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杜註皆云即孫叔敖也。又楚不近海而云隱處海濱。其說如何。

答　按蔿艾獵為蔿賈之子。係楚公族。自少已貴。若孫叔敖則荀子呂覽所謂期思之鄙人也。史記說苑皆曰薦自虞邱者也。且襄十五年蔿子馮為司馬。夫蔿子馮即蔿艾獵之子也。乃杜註又曰叔敖從子。是則自相伐也。叔敖之非蔿艾獵明矣。攷楚官制自令尹而下。有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又有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尚亞之。今以蔿敖為宰。謂即令尹之孫叔敖。亦不知果屬一人否也。　云舉於海者。毛西河以為楚子滅蓼。期思本蓼地。近吳越。蓋吳越濱海。則期思亦濱海也。今攷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杜註蔣在弋陽期思縣。又文五年傳楚滅蓼。杜註蓼今安豐蓼縣。然則期思故蔣國。非蓼也。惟按召陵之役。楚子自言寡人處南海。說者謂水勢浩瀚。如雲夢處。皆可稱海耳

按莊子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又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或據此謂三仕三已本叔敖事。譌為令尹子文。然攷叔敖為令尹。見于宣十一年。不過七八年而卒。若子文自莊三十年代子元為令尹至僖二十三年而子玉代。前後凡二十八年。其間或有三

仕三已。後人反據莊荀以疑論語誤矣

百里奚舉于市

問　舉于市。閻百詩謂奚亡秦走宛。穆公使人以五羖皮贖之。因以市作買字解。如何。

答　上文于畝畝以及于士于海。俱係實字。豈市獨作活字解乎。蓋奚五羖大夫之稱。必非無因。或係穆公以羊皮請贖。或係奚節儉常自衣此服。如詩美羔羊之義。俱未可知。即謂為人食牛。或賢者混迹泥塗之意。亦與販築魚鹽相類。固無可

貶但謂其欲以干秦穆公則戰國好事者爲之也故孟子棄
曰舉于市則泛指市井之間耳至媵秦穆姬者爲井伯非百
里奚則昔人已辨之矣

故達

問 古註謂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自止故多沉溺是以達
爲達而在上也集註則指達於事理言何如

答 集註應上德慧術知故曰達於事理古註則推及生於憂
患意故以顯達釋之但達字雖不必專指富貴利達然亦自
兼所行無窒礙說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便包得將降大任

一節語意

仲子不義 章

問 孟子言仲子不義與之齊國弗受則非不辨禮義受萬鍾
者可比王充司馬温公王厚齋及全謝山輩皆謂仲子清風
遠韻以兄之祿必有不義故避之謂孟子拒絶太甚不能如
孔子惓惓於接輿丈人之流也又註以兄母釋親戚二字如
何

答 仲子氏陳乃齊之公族故曰齊之世家也其兄之祿曷爲
不義且即孔子于隱士輩疾微生之固歎荷蕢之果而于丈
人則譏其無君臣之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況仲子之重以
辟兄離母乎故孟子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則雖廉
讓是皆小節矣至刺孟疑孟所言乃有意詰難孟子非篤論
也鮑彪註國策以趙威后所問於陵子仲另是一人者誤也

按古人親戚二字專稱父母如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親戚既
沒雖欲孝誰爲孝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孟嘗君列
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凡此所言親戚皆專謂父母也然
亦有兼稱者如史記五帝本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
戚正義則云親戚謂父瞽瞍後母弟象妹顆首等也戰國策

蘇秦言富貴則親戚畏懼亦兼指其嫂也則此節親戚註以
兄母釋之亦此義也

春秋無義戰

問 春秋紀兵之例十有三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
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
毁其宗社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
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
能左右之曰以凡此十三例中說者謂經書戰者二十有三
皆于義無取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又謂書救書次及復仇

之師。春秋所美。所謂彼善于此者。其在斯與。

答　經例雖言聲罪致討曰伐。而經書伐者二百一十三。其可取者或如齊桓伐徐。則爲魯捍患也。伐衛則爲周討罪也。晉襄伐衛。則服叛以義也。晉成伐陳。則招攜以禮也。晉悼之牛首北林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然亦寥寥矣。至其所謂彼善于此者。要亦不繫乎稱爵與稱人也。諸儒以伐爲愈于侵。然易言利用侵伐。詩言侵阮徂共。書言侵于之疆。則春秋不必定以書侵爲貶詞也。又謂潛師曰侵。然定四年晉定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而亦書侵楚。則非潛師可知矣。又謂書救書次。未有不善。此亦不盡然。如僖十八年狄救齊。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之類。皆惡之也。至書次者。僖四年齊桓伐楚次于陘。襄元年晉悼伐鄭次于鄫。則美其有節制。然如莊二年公次于滑。則譏其救紀無功。僖十五年救徐次于匡。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則譏其怯懦觀變。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惡其窺伺中夏是也。若夫復仇之師春秋僅有二焉。況百世可以復讐。其說出于公羊。儒者多非之。尤不可爲典要。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四

婺源戴大昌斗源

盡信書　二節

問　近時張惕庵先生甄註論文。謂此章須連上下兩章觀之。此所謂書指兵書也。易書詩禮何至不可信。惟有兵書妄言黃帝風后力牧伊尹太公僞書。又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以及范蠡大夫種衛鞅孫臏之徒皆著有兵書。孟子言匪特此等書不之信。即以武成之告武功。猶有夸誕之詞。何況其他耶。又宋洪氏容齋謂史記周本紀言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爲王。此說之謬。唐梁肅暨宋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辨之。然其失則自武成始也。武成篇云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則其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耳。二說如何

答　張君謂連上下兩章觀之。以孟子此章專爲當時談兵而發。不重疑書意在止殺是也。但必以首節書字爲專指黃帝及司馬孫吳等兵書言。恐未免節外生枝矣。洪容齋所論武成之書不可盡信。請更得申論焉。攷書緯云

第1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　扳反內

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以百二十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林之奇曰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孔子于周書所刪去者纔七十餘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殆未必然也孟子言書不可盡信蓋謂非特孔子所已刪者。其事固屬荒渺。即所存者其詞亦或失寔。乃尚論稽古之識。聊舉武成此文以見例耳若洪容齋抉摘武成大王肇基等語。謂爲亦不可信者。則第就梅頤古文尚書之武成言之。非孟子當日所見之武成文也。按自秦燔書後。尚書之復見於世者有五。而其間二眞三僞。不可以不辨。其

一則伏生所口授者爲二十八篇。大小夏侯及歐陽三家傳之爲今文今文者謂以隸書寫之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篇。非今之泰誓此則眞也。其二出孔子廟壁中者爲古文。謂蝌斗文孔安國得其書以攷伏生所傳多十六篇。合之共四十五卷卽卷篇其書未列于學官。已入中秘。惟武成一篇至東漢建武時亡。餘則杜林賈逵馬融等傳之。迨鄭康成爲之註解將古文所多十六篇者。析爲二十四篇蓋析九共一篇爲九篇耳其得五十八篇。此則眞古文尚書也。其三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將二十九篇析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

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則僞書也。其四東晉豫章內史梅頤自謂得孔安國之傳。上之。其于伏生今文之外。增多二十五篇。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于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由是伏生二十八篇。遂與梅頤所增古文二十五篇混爲一書。今世所傳者是矣。然其寔梅氏所增之二十五篇。並非安國所傳孔壁之眞古文。世莫之察。此又古文尚書之僞者也詳說于後其五爲豐熙之古書世本。其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于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其曰徐市矮

國本者。徐市爲秦博士。因秦坑儒。托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矮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者。此又一僞書也。今之尚書。伏生今文。梅氏古文皆有之。而梅氏古文二十五篇。自吳才老朱晦庵吳草廬歸熙甫輩。久疑其僞。皆有駁正之說。近世又得閻百詩徵君著尚書古文疏證。及惠定宇先生尚書古文攷。其辨梅頤古文之僞。毫髮無遺。而學者當共曉焉

附錄閻氏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二則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

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真孔壁復出哉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於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註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頤奏上古文尚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

頤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頤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尚書叙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蓋可嘆也夫

附錄惠氏定宇古文尚書攷一則并書目二則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秝班固作

律秝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尚書左傳）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服虔左傳解誼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爲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埶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

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頤之書。非壁中之文也。頤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旣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於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其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臯陶謨（梅氏分出益稷）　棄稷（卽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梅氏次大甲）　典寶（梅氏次湯誓）　伊訓（梅氏次湯誥）　肆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誓下

牧誓　武成（建武之際亡）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杍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粊命（當作畢命）

粊誓（梅氏次文侯之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名陳政教所當爲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粊命（當作畢命）

附錄錢辛楣古文尚書攷序（古文尚書攷卽惠定宇先生所著）

古文尚書出于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爲僞。則并壁中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鄭所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泰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眞泰誓也。自梅書別有泰誓。乃以舊泰誓屬之今文。東晉之泰誓固僞。西漢之

泰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即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别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别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别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

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

泰誓附攷　竊按西漢時泰誓篇武帝時民間得之屋壁或謂宣帝時河南女子壞老屋得之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爲赤烏等事。當時諸儒所見泰誓。俱是此篇。而于孟子國語左傳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一語相合。故馬融頗疑之。迨東晉時孔安國僞古文尚書出。有泰誓三篇。與此迥别。而諸書所引泰誓之文悉在其中。由是孔穎達直斥舊泰誓爲僞。轉以孔傳所出者爲眞。相沿至今而羣不知其誤矣。舊泰誓今雖不傳然尚有散見他書者如董仲舒天人策所引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遷所引師尚父左杖黃鉞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所引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以穀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當傳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白虎通所引太子發升于舟劉歆三統歷所引丙午逮師谷永傳所引自絕于天又引適用婦人之言以上各條皆是

以至仁伐至不仁　二句

問　書詞本謂商人倒戈自相攻殺。則血流漂杵。非指周師之力戰。亦何害于仁人無敵之義乎

答　孔傳釋倒戈爲商人自相攻殺。相沿已久。故後人謂孟子所議。却與書本意不合。竊謂武成此二語。固非如孔傳之解

也。前徒倒戈。蓋承上罔有敵於我師。但謂紂之旅皆棄甲曳兵而反走耳。攻于後以北。乃言武王之兵因攻于其後而追奔逐北也。譬如淝水之戰。苻堅之兵先自倒退。謝元乘勝追之。秦兵皆自相殘踏。死者無筭。便如血流漂杵矣。故孟子謂仁者之師不當如是。是則不可信也。若如舊解。則上既云罔有敵於我師。豈前徒爲武王倒戈。而在後者又爲商紂仗節。因而自相攻殺乎。不惟于文義不合。且亦情事所必無

被袗衣　二女果

問　何注論語袗絺綌。袗單也。趙注此句袗畫衣。謂黼黻絺繡

也。集註各依之。其於古訓何所据與。

答 按古文袗猶均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元。鄭注袗同也。其訓袗爲均爲同。鄉黨袗絺綌句義可通用。言當暑時亦與人同服此也。惟按說文袗元服也。蓋冕服之色皆元衣纁裳而後施章采。則以袗爲元服。頗與趙注畫衣義相通。集註于此句依用趙注。亦于虞書覩古人之象作服相合。皆未爲無据也。又錢辛楣先生云。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然則袗衣二字當是珍裘也。此亦足備一說。

二女果 趙注果侍也。謂以堯二女自侍。孫疏云。按許慎謂女侍曰婐。今趙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于許慎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觀孫疏之說。乃駁趙注不當誤以果作婐。故硬釋果爲木實。殊不知許氏說文于婐字下明引孟子此節。固作二女婐。釋爲女侍。孫疏似未之見也。況且趙岐西漢人。許則在東漢末。其說文婐字之訓。想係採用趙注。何反謂趙注有惑于許慎之說而遂誤歟。孫疏顯係僞撰。竟與諸經注疏公然並傳。甚可怪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問 古人本以山徑之蹊間介六字爲句。故馬融長笛賦間介無蹊。李善註即引孟子此語證之。朱子則以山徑之蹊間爲句。而以介字屬下句。未審何如。

答 按趙註謂山之嶺有微蹊介然。孫疏亦云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是已將介然二字連讀。朱子因又以介然二字屬下句耳。惟朱子註介音戛。謂倏然之頃也。今攷諸韻書介音戒音記。說文作爪从人介于八之中。未有作戛音者。朱子諒非杜撰。當俟知者質之。

高子附考

按詩序緜衣章有高子曰。靈星之詩也。徐整云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是高子爲子夏之門人也。但韓詩外傳載高子問于孟子曰。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及孟子書所載高子問答屢矣。此章趙註謂嘗學于孟子。鄉道未明。而學于他術。故尹士章集註則直謂爲孟子弟子。宋徽宗政和五年封高子泗水伯。亦以其爲孟子弟子故也。然孔子于弟子但稱名。孟子于弟子皆稱子。未有呼曰叟者。而

小弁章所稱高叟則其年必長于孟子矣。故郝氏謂論詩之高子。是子夏門人。尹士山徑禹聲章則孟子門人。是高子有兩人也。

以追蠡

問　豐氏解追爲鐘紐。集註用之。筆乘譏其穿鑿不可從。謂追之義當如槌擊之追。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絶。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蠡者其形似也。其說如何

答　按趙岐之註。亦與豐氏之說相同。故集註並依之。然其義固未確。今攷鐘紐乃鐘頂之環。即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者是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鄭康成云旋屬鐘柄所以縣之。鄭氏鍔云其形如環。有盤旋之義。其名曰幹。有正固之義。又沈存中云今太常鐘鎛皆于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所謂衡者。鐘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掛之。橫括即所謂旋蟲也考工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康成曰此二名者鐘柄也　蓋甬與衡爲鐘之柄。而旋則穿于鐘柄者。故記云叄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是也。遍觀註釋家。拋未見有名旋蟲爲追者。又攷追字有三義。說文追逐也。陟隹

切。又周禮天官追師追音堆。謂治玉石者。蓋后之衡笄以玉爲之。如詩追琢其章是也。又楚辭九歌背繩墨以追曲兮。注古追與隨通。故字彙補作句爲切。訓與隨通也。遍觀字書亦無有釋追爲鐘紐者。又攷蠡字亦有四義。一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音騾。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蟲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音裸。即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音禮。說文蟲之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禮音者爲是。今豐氏因蠡爲齧木蟲。又以鐘紐亦名旋蟲。遂附會其說。以追爲鐘紐。殊屬牽强。然以追爲槌擊之追。則遍攷古書。亦未見有以追爲槌者。說文追陟隹切。槌直類切。音義各異。則槌擊之義亦難信其有據矣。竊謂凡樂之奏八音俱備。如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樂器非一。安知高子所云以追蠡者果指鐘一物而言否乎。學者於其所不知。未可臆斷。姑從舊注耳。　或疑追乃遂字之訛。考工記鳧人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云深謂窐之也。疏云遂鐘之所擊處也。遂與追字相近而訛。言

鐘之受擊處窪深似蠡以用之者多也姑備一說

鼻之於臭也

問 今人每以臭與香對則於孟子所云鼻之於臭似不可通矣如何

答 洪容齋云美惡相對之字五經每相反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明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是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是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是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於淵泉之類是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於成草不潰茂毛鄭皆釋潰爲遂是以潰訓遂也据此古人以字義反用則鼻之於臭固自可解竊按說文殠腐氣也則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混臭與殠爲一字遂誤解臭字矣又錢辛楣先生引列子稱逄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謂古人以朽與香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是也今人不知朽與香對而以臭與香對其誤蓋始於廣雅

夫子之設科　五句

問 趙注釋此句以下乃孟子之言朱子則俱解作或人之言何居

答 趙氏想以往不追來不拒數語或人未必能見及此故疑爲孟子自道但本句未另有曰字又須改子字爲予固不若朱注之直捷也　近時戚鶴泉述周氏鏡初之說從者之廋一問繫接上館人求之弗得係或人私問館人追館人反詰責之或人因更飾詞自解並非對孟子語不然孟子國之上賓或人何因而面問以瑣屑之務哉

餂

問 趙注云餂取也集註今人以舌取物曰餂然攷說文食部則無餂字何與

答 攷丁公著音釋有云註餂取也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惟郭璞註方言（揚子方言銛取也）銛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推丁君之意謂本句餂字宜作銛但攷說文銛鍤屬息廉切桑欽讀若鐮又玉篇銛利也賈誼傳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晉灼註云世俗謂利爲銛据此則銛字音亦與餂異若說文固無餂字惟玉篇有云餂古文甛字但甛音恬說文美也謂味之甘美也迨集韻

始以餂從他點切音忝韻會正韻並因之然丁公著係唐人固未及見集韻等書矣至韻會又云鉤取也且引孟子是以言餂之也以釋之則又在朱子集註之後矣然自集韻以來雖始以餂音忝尚無以舌取物之訓按說文𦧇字註云以舌取食也亦作䑛又韻會亦作舓又俗作舐廣韻舐俗𦧇字今人每謂以舌取物曰舐如所云折肢舐痔是也字從神旨切音義與餂各別則餂但當訓爲探取鉤取不當釋爲以舌取物耳

姓所同也

問　姓與氏異姓必有所由受而氏則有以字以謚以族以官以邑之例自史遷混姓氏爲一而其義遂晦如所稱禹姒姓契子姓后稷姬姓秦之先爲嬴姓則是矣乃又曰禹契之後及秦後分封各以國爲姓故有扈氏男氏殷氏來氏徐氏郯氏等是認氏作姓矣既曰造父封趙城族由此爲趙氏乃又曰非子以造父之寵蒙趙城姓趙氏又以氏爲姓矣故鄭夾漈譏之又近時人謂四書集註惟太公一條曰姜姓呂氏名尚分晰姓氏最明其餘如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華氏公西集註皆誤以氏作姓若楚子文不曰姓芈而曰鬬齊宣王不曰姓媯而曰田以爲朱子不知姓氏之別又左傳正義謂姓分爲族族分爲氏毛西河則謂姓分爲氏氏分爲族其說云何

答　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于文女生爲姓按漢武元鼎四年封姬嘉爲周子南君比男子冠姓于名之始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氏同姓不同婚姻可通春秋以前尚嚴氏族自秦滅六國後子孫皆爲民庶古法遂廢漢以後則但稱氏爲姓矣故鄭夾漈謂雖以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于姓氏之學也竊按姓氏氏族之分禮記大傳正義有云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公問族于衆

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蓋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據此則集註凡于氏而稱曰姓者殆亦以散文得通與然攷朱子于答門人問姓氏之義則分別確鑿集註或未及追改耳揔之姓同而氏不同自當區別畧爲附考于後

以姓言之禹貢言錫土姓左傳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如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謂所生長以成功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也顧氏日知錄云言姓者本于五帝見于春秋者

得二十有二嬀虞姓出顓頊封于陳姒夏姓出顓頊封于杞鄫越（傳云沈姒蓐黃春秋時無考）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小戎亦子姓）姬周姓出黃帝封于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隨巳諸國（驪戎大戎皆姬姓）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自太皡秦趙梁徐郯江黃葛麋嬴姓也自少皡莒巳姓薛任姓（隱十一年疏引世本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南燕姞姓也自黃帝（密須亦姞姓國語又有酉滕箴荀僖儇依七姓其封國在周世無考）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權芊姓邾郳曹姓鄅偪陽妘姓鬷夷董姓也自祝融（國語又有彭禿斟三姓在周世無考）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又有姜戎）蓼六舒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鄋瞞漆姓陰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國語以莒為曹姓越為芊姓與此異）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孟氏季氏孫氏甯氏游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嬀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芊也

以氏言之傳云胙土而命之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之例五者而已按禮記大傳正義云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

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記所云冠而字之之字）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顧亭林謂此亦不盡然）其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又按宋鄭夾漈所撰氏族略則又有以國以郡國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爵以凶德以吉德以技以事共三十二類

百姓

古者德尊位顯始錫姓故百姓之稱非言民也熊朋來云尚書如堯典禹謨湯誥盤庚泰誓酒誥君奭呂刑篇所言百姓孔傳多釋為百官獨於泰誓百姓有過百姓懔懔專指民言迨蔡傳始改堯典平章百姓為畿內民庶以黎民於變為天下之民惟於君奭篇則商實百姓指為百官耳按閻百詩謂百姓有二義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

姓如喪考妣三年。此百姓須指百官蓋謂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其餘則指民言。

然而無有乎爾　二句

問　此二句趙註頗不分明。集註載林氏少頴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乎。是謂孟子欲以見知自任。此一說也。又按張敬夫云。孟子言則亦無有乎爾。非遂無也。疑之也。孟子於孔子實聞而知之。然其言如此。不敢自居其傳。其待來學之意深矣。是謂孟子以聞知自任。又一說也。後來解者總不出此二說。孰爲是歟。

答　林氏之說。以然而無有句貼見知。屬孟子自謂。而以則亦無有句貼聞知。屬望後來。但如此說。則然而無有乎爾句。是把孔子及門一齊掃却。將置顏曾冉閔於何地。然講章率遵孟子自任見知之說。蓋緣集註載林氏說。因謂以見知起後來聞知耳。不知上數節。俱言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並非謂湯文孔子聞知之聖。俱必由見知之聖而得也。若張敬夫雖以孟子自任聞知。然實不知其以何句貼孟子說。若朱子自註云。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亦未分屬見知聞知。但渾解孟子大意而已。按古本於然而無有下及則亦無下。俱註一闕字。見余仲林經解鉤沉或以有闕文。亦未可知。竊謂孟子之意。則斷是自任聞知。其上三節謂若湯文孔子。雖五百餘歲之後。猶得興起聞而知之。況我去聖人之世未遠。居又甚近。苟猶不能聞而知之。則道將安屬。末二語颺開。却是舍我其誰之意。其曰然而無有乎爾。乃孟子以聞知自期也。則亦無有乎爾。乃以見知期當日及門也。蓋自古有聞知。則亦必有見知。如聞知者在上。聖人作萬物覩。則亦有從龍之彥。聞知者在下。德不孤必有鄰。則亦有遠來之朋。所謂行道得吾

與。傳道得吾徒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故此二句孟子言今日苟無有能聞而知之者。則亦無有能見而知之者。恰與上數節相應。正見其自任之重。有不得而辭矣。玩末句則亦二字語氣甚緊便可見。至於傳諸後來意。自在言外耳

婺源戴大昌斗源

四書字樣不同集註所未載者畧採備覽（其與石經同者但注後石經一條文不錄）

論語　先生饌饌作餕（鄭註）斯害也已已解作止（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郁郁乎郁作彧（汗簡云古論語）哀公問社社作主（古論語）擇不處仁擇作宅（張衡賦）鄹人之子鄹作郰（左傳）無適也適作敵無莫也莫音慕（謂無所思慕也鄭本）縲絏作累紲（史記）瑚璉作胡輦（漢碑）無所取材材一作哉（鄭注）可使治其賦賦作傳（魯論謂由可使爲仳）晝寢

晝作畫（資暇集上）申棖棖作續（家語）棖一作棠（棠又作黨史記）崔子崔作高（魯論）必有忠信如邱者焉焉字作於虔切屬下句（邢疏載衛瓘說）祝鮀鮀作佗（古今人表）文質彬彬彬作份（說文）子所不者不作鄙（論衡）不又作否（晉欒肇作否泰之否）老彭彭作旁（孫奕示兒編）則諓與與音余（皇侃）閭部三月三月合作音字（韓愈）古之賢人也人作仁（古本）飯疏食疏作蔬（皇侃）執禮執作埶（通雅載陸氏說謂樂也）誄曰誄作讄（說文）君子坦蕩蕩蕩作湯（魯論）溫而厲厲作例（釋文）篤于親篤作竺（古論語）啟予足啟作跢（說文）今也純純一作緇（黑繒也本周禮純帛鄭注）狐貉貉作貈（古論

語）恂恂如也恂作逡（劉修碑）色勃如也勃作孛又作艴（說文）褻裘作紲衣（說文）不使勝食氣氣作旣（同餼說文）鄉人儺儺作獻（魯論）一作禓（郊特牲）不問馬不讀否（不字屬上句）朝服拖紳拖作袉（說文）子路共之共音供（具也何注）仍舊貫仍作仁（魯論說文）見吾以女爲死矣死作先（梁武帝韓愈同）可謂大臣與臣作思（古文臣字見釋文）鏗爾鏗作慳（集韻）浴乎沂浴作沿（韓愈筆解）風乎舞雩風作諷（見漢仲長統傳）詠而歸歸作饋（鄭本）仲弓問仁仁作政（史記）棘子成棘作革（古今人表）虎豹之鞹鞹作鞟（說文）可以折獄折作制（魯論）居之無倦倦作卷（釋文）吾黨有直躬躬作弓（鄭注謂直人名弓）羿善射羿

作芎（說文）能勿勞乎勞讀去聲（古文注）彼哉彼作佊（廣韻）正而不譎正作法（漢書）微生高微作尾（古今人表卽所謂尾生之信）愬子路於季孫愬作訴（說文）作者七人七當作十（鄭注）有荷蕢蕢作臾（說文）硜硜乎硜一作磬（說文硜古文磬）斯已而已矣斯已之已音紀（釋文）深則厲厲作砅（說文）諒陰諒作亮（尚書）陰作闇（禮記）小人窮斯濫濫作㜮（說文）必先利其器利作厲（古論語）邦域之中邦作封（釋文）友便辟辟讀譬（馬鄭謂巧爲譬喻）便佞便作諞（說文）小童童作妾（韓愈）歸孔子豚歸作饋（古論語）莞爾莞作莧（釋文）佛肸佛作茀（古今人表）湼而不淄淄作滓（費鳳碑）果敢而窒窒作室（魯論）滔滔者滔作悠

史記注 趮而不輟趮作㰐說文 以杖荷蓧蓧作莜說文 怨乎不以
乎作何魏志杜畿傳 叔夜夜當作液惠定字謂周有叔液鼎 叔忽忽作曶
古今人表 焉可誣也誣作憮漢書薛宣傳 則哀矜矜作憐論衡
大學中庸　赫兮諠兮諠作愃說文 恂慄也恂讀作峻鄭注 一人
貪戾戾或爲吝 一言僨事僨或爲奔鄭注 桃之夭夭夭作枖
說文 斷斷兮作㫁㫁猗說文 素隱素讀爲傃鄭注 費而隱費音弗
又作拂鄭注謂道若佹拂則隱而不仕 壹戎衣壹作殪集韻 衣讀殷鄭注 旅酬
下爲上爲讀如字孔疏 其如示諸掌乎示讀寘鄭注 好學近乎
知學作問說苑 於穆不已已作似見詩疏引孟仲子語 尚絅絅作顈書大
傳 又作檾說文

附錄　三

孟子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作斂班氏食貨志謂豐歲則斂之在官 觳
觫觳作㲉尾懼貌觫角懼貌丹鉛總錄 爲長者折枝枝通作肢傳疑錄 昆
夷昆作混毛詩 轉附附作鮒南宋趙氏德之說 朝儛儛當爲潕顧野王
又作潮舞路史 而勿正心正心二字合作忘字倪思說 曾西蹙然
蹙作栻說文 鎡基基作錤禮記月令正義所引 又作茲其鋤也見漢書 迨天
之未陰雨迨作隸說文 而罔市利罔作買說文 宿于晝晝當作
畫本史記劉注 若藥不瞑眩瞑作眄說文 戎狄是膺膺作應 荊舒
是懲舒作荼懲作徵見史記 無然泄泄泄作詍又作呭說文選

于負夏夏作黍帝王世紀 溱洧作潧洧說文 爲不若是恝恝作忿
說文 殺三苗于三危殺作竄說文 源源而來源作謜音願說文 箕山
之陰陰作陽史記 頑夫廉頑作貪論衡 接淅而行接作滰說文滰漉
乾漬米也唐本亦作滰淅 百畝之糞糞作分王制 先簿正祭器簿作薄孫奭
音義 封而不告封讀作窆郝京山解
附 各本石經所載四書字句不同
漢石經論語 抑與之與抑作意 孝乎惟孝孝乎作孝于 夕死可矣矣作也
是也曰是知津矣無也曰二字 耰而不輟無而字 子路行以告無行
字 夫子憮然無夫子字 植其杖而芸植作置芸作耘 其斯而已矣無而已字

附錄　四

以刊 譬之宮牆之作諸牆作廧 而沽諸沽之哉沽作賈 已上見黃伯
思東觀餘論
好仁者惡不仁者無者字 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無乎字 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無流字 而見惡焉無焉字 往者不可諫二句俱多
一也字 執輿者爲誰作執車爲誰子 子游作子斿 而在蕭牆一在下多于字
已上見董逌廣川書跋其與上條同者未錄
亦不可行無可字 廋哉人焉廋哉欸句無哉字 起予者無者字 邦君
爲兩君之好邦作國 無惡也無也字 君子亦有惡乎無亦字 子曰
有惡無惡字 年四十而見惡焉四十作卌無而字 何必去父母之邦

(圖作國)何德之衰(之作衰何也而德)從辟世之士(辟作避)君臣之義(義作)
禮如之何其廢之(多一也字)欲潔其身(潔作絜)子游(游作斿)人未有
自致者也(者也作也者)不如是之(之作者)未墜于地(墜作隧)賢者識
其(識作志)　已上見洪适隸釋所載石經論語殘碑(其未言及闕字)
(與上條同者未錄)
唐石經(大學中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辟作譬)堯舜帥天下
以仁二句(帥作率)若有一个臣(个作介)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待
其人而後行(而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無字)之論語爾愛其
羊(爾作女)不知其仁(仁作人)漆雕開(雕作彫)再斯可矣(斯作思)三人

附錄　五

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作得)冉有子貢(有作子)告夫三子(三子作二三子)而不與之言(無之字)稱諸異邦(諸作於)女得人焉爾乎(爾作)
耳　已上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又未若貧而樂(樂下多一道字)
願車馬衣輕裘(無輕字)予有亂臣十人(無臣字)
蜀石經(論語)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敬其事而後其食(作而後飯其蘇)見
晁公武讀書志　又三嗅(嗅作戞)(集注引晁氏據石經)按唐石經嗅
作臭
宋石經文無傳　惟高宗御書孟子在杭州府學文王事昆
夷(昆作混)有小人之事(人作民)

歷代石經附考
宋王伯厚云。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
則裴頠。唐則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則孫逢吉等。本朝則嘉
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按唐石經詳後)
明楊升庵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
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
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
之。邕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至魏
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蝌斗體。篆效

附錄　六

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
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
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
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密。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即
蜀本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
國朝萬季野云。漢魏石經俱在洛陽。其後由洛陽遷鄴。多沒
於河。(齊高澄)由鄴遷長安。(周宣帝)無在汴梁者。至唐時損壞殆
盡(按萬氏以漢石經亦有三體其說未確詳見下)
又云唐石經祇楷書一體。其石刻仍在今西安府學(按開成二

年宰相兼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刊碑立於太學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著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太和七年翰林待詔唐元度覆定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迨宋元祐中呂公龍圖徙置於西安府學故唐之石經及張參唐元度等所著迄今完好無損

又云宋石經集當時善篆隷者分書必有可觀今皆不存豈遭汴京之覆毀壞無遺耶

錢辛楣云石經一字三字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既確不可易矣萬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於目睹必不謬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膏粱公子豈肯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衛恒晉初人其撰四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矣酈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隷三字石經樹之堂西矣兩人眞目睹石經者並以三字爲魏正始刻則一字爲漢刻何疑一字者别於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目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有隷書不待言也靈帝紀蔡邕張馴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惟儒林傳序有之蓋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認爲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季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憒憒若此

古今輿地考畧

冀州域　古軒轅附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賓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則爲晉魏霍冀黎揚鄃賈沈奴蓐黃潞赤狄邶鄘衛始封朝歌在邢共凡原雍邘虞檀溫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衛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并州領郡九。後漢因之。魏晉暨元明茲不備載此下倣此。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則太原

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及衛輝府濬縣之西境。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水西屬冀水東屬兖。又新置宣化府。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爲界西屬冀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是也。

兖州域　古帝顓頊之墟。帛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則爲衛郕胙燕凡四國。戰國爲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漢復置兖州領郡國八。今輿地則河南衛輝府之考城縣。直隸大名府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東南屬兖西北屬冀。山東則東昌府。及兖州府之陽穀壽張。與曹州府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爲界西北屬兖東南屬豫徐青皆是也。

青州域　古爽鳩氏之墟。爲季萴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斟灌斟尋與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爲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爲齊燕二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瑯邪遼東。漢復置青州領郡國六。今輿地則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

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泰安府之肥城東阿。及泰安萊蕪平陰之北境三府之地其南以齊長城故址與徐分界西與北以漢時濟水故道與兖分界。其東北跨海爲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是也。

徐州域　古大庭少皞之墟。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秋時爲魯滕茅薛徐郯莒蕭邾遂任宿須句顓臾鄅偪陽鄣郳向極牟鑄鄟郚偪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瑯邪西境是薛

郡當仍有郯郡說詳後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爲徐州領郡國四今輿地則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宿州靈璧泗州五河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及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贑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汶上濟寧州金鄉魚臺嘉祥及曹州之鉅野泰安府則東平新泰及泰安萊蕪平陰之南境沂州府則郯城費縣蒙陰沂水莒州日照青州府則諸城南境皆是也

揚州域　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爲蓼六越楚東境吳蔣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

後楚滅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今潮陽郡漢復置揚州領郡國七今輿地則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潁州府之霍邱泗州之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是也

荊州域　春秋時爲楚夔冊權鄀與鄖同州羅貳軫凡九國戰國時屬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東境漢復置荊州領郡國八今輿地則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順十一府郴靖二州其漢陽府之孝感黃陂襄陽府之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安湖北則施南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及興安嶺北之地皆是也

豫州域　古太皞祝融之墟及帝嚳成湯所都虞戈邳封葛三鬷諸國皆在焉春秋時爲管蔡郜曹鄭東虢西虢凡蔣祭杞宋焦申許蓼密隨厲唐戴沈息房滑鄶都穀鄧賴項頓胡

江黃道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川碭郡潁川南陽東境北境是南郡北境是漢復置豫州領郡國五後漢爲司隸治河陽豫州治譙領郡國六今輿地則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曹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潁州府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是也

梁州域　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元囂昌意所封及牧誓

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爲庸巴濮巢
襄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漢中
巴郡蜀郡隴西（南境是）內史（南境是）。漢改置益州。（領郡八）今輿地則
陝西漢中府興安府及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漢中府之
鳳縣、甘肅秦州之兩當徽縣及階州成縣文縣。湖廣鄖陽府
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
龍安雅州敘州潼川嘉定八府。邛眉瀘三州。重慶夔州之江
北諸州縣皆是也

雍州域　后稷始封於邰。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

王遷鎬。及扈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爲虢周召畢豐鄭
秦芮梁崇密驪戎白狄晉（西境是）。凡十四國。戰國時屬秦。而魏
趙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雲中
（西南境唐榆林郡是）漢以其地之西偏置涼州。（領郡十）而三輔則領於司
隸（內史屬秦京師漢武帝改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號三輔）今輿地則甘肅之鞏昌平
涼陝西之西安慶陽延安鳳翔。其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
漢中府之鳳縣。甘肅秦州之兩當徽縣。階州文縣成縣爲梁
域。餘皆屬雍。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
漠。皆是也

石以夏時九州分列。係采採杜氏通典暨胡朏明禹貢錐
指。今按秦都咸陽。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
置守尉監。迨三十三年平百越。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又
廢無諸搖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其四十郡。茲分見於
九州者。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
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東郡碭郡齊郡琅邪遼東泗水薛
郡九江鄣郡會稽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潁川上郡北地九
原隴西漢中巴郡蜀郡并內史南海閩中共三十八郡。仍
桂林象郡二郡。則以地在百越。故未全列也。但攷漢書高

帝紀六年以碭郡薛郡郯郡封弟交爲楚王。又地理志於
東海郡下注云。高帝置。屬徐州。應劭曰。即秦郯郡。酈元沂
水注云。郯縣。東海郡。秦始皇以爲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
今名。据此則秦三十六郡內尚有郯郡。屬徐州域。通典竟
未列入。其內史乃秦京師。此金氏禮箋謂裴駰集解與晉
書地理志俱誤以內史充三十六郡之數。遺郯郡是也
漢興都長安。以秦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自高帝至
孝平共立郡國一百三）武帝開越攘胡。分天下爲十三州。置刺史以
領郡國。茲見於前所錄者。有冀幽并兗青徐揚荊豫及涼

益改雍曰涼改梁曰益為十一州仍有南置交阯北置朔方共二州尚未列也按秦敗南海桂林象郡尉佗者凡八十餘年漢又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四郡不屬於漢迨武帝元鼎六年始取南海桂林象郡更名桂林曰鬱林象郡曰日南其閩中郡武帝元封元年東粵殺王餘善降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後漢建都洛陽仍十三州部加置郡國一百有五焉魏都許有司隸荊豫兗青徐涼秦與幽并揚雍十三州吳都武昌置交廣荊郢揚五州蜀都成都置益梁二州晉都洛陽平吳後分天下為十九州部東晉都建康本秣陵九州之地僅有其二宋齊梁陳俱都金陵吳與東晉暨此為六朝宋則盡得河南之地齊梁略同陳則淮肥巴蜀皆已失去自西晉之衰中華雲擾凡有十六國與東晉相終始曰前趙匈奴劉淵據平陽後趙羯石勒據襄國前秦氐苻洪據長安後秦羌姚弋仲據長安西秦鮮卑乞伏國仁據金城前涼張軌據涼州後涼氐呂光據姑臧南涼鮮卑禿髮烏孤據廣武北涼段業據張掖匈奴沮渠蒙遜繼之據姑臧西涼李暠據敦煌前燕鮮卑慕容廆據鄴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馮跋繼之據昌黎號北燕南燕慕容德據廣固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成李特據蜀夏匈奴赫連勃勃據朔方東晉之末拓跋魏與宋齊梁陳分為南北朝遷都洛陽盡有北方所未得者漢中南陽垂弧彭城青州之南而已莊帝後魏分為東西東魏都鄴高齊篡之西魏都長安宇文周篡之迨周滅齊隋開皇遂平一海宇仍都長

安唐建都亦因之武德初改郡為州後又分天下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北河東山南隴右淮南江西劍南嶺南開元中分增五道曰京畿都畿黔中改山南為山南東西改江西為江南東西嗣是梁唐晉漢周五代相承凡八姓皆都汴當梁之初割據者積有十國曰吳楊行密據淮南南唐李昪據江南西蜀王建據西川後蜀孟知祥據西川南漢劉隱據廣州北漢劉崇據晉陽楚馬殷據湖南吳越錢鏐據兩浙閩王審知據福州南平高季興據荊南迨周之季存者七國西蜀吳閩已亡宋既代周都汴削平諸國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析為十八曰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東江南西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廣南東廣南西未入職方者燕雲十六州耳南渡後都杭州始猶以河為界繼則以長淮為界矣宋時分據者曰遼卽契丹都臨潢夏元昊據西夏金卽女直屢遷都其後遼為金滅而蒙古國號元遂滅金夏以次滅宋都燕京置行省以統各路元之路猶今之府與州明初都金陵以畿外為省成祖遷都燕號北京改舊都為南京是為兩直隸此外共為十三省云至前九州所分隸

國朝各府州縣則皆據近今所沿革者故與禹貢雖指所載

有不盡相符耳嘉慶十四年己巳冬大昌識

嘉慶戊辰年鐫

四書典故覈

蜚雲閣藏版

序

四子書列在學官與五經並重以之發題試士固當發明聖賢意指然典章名物古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但言義理不論典章則治天下之具蕩焉泯焉故漢儒專從事於此典章備而古聖人治天下之理亦備矣宋以後專講義理而忽於名物於聖賢心性究極精微然如紫陽爲直接孔孟之人其集註則顯與列經相背訓山節藻棁若不知有明堂位諸篇此等雖豪釐之失不足爲先賢纇後之學者究不可不知且前乎此者四子註疏何晏已尚清談猶賴兼取孔包周馬鄭王諸家邢氏爲疏亦畧能綜覈典物趙岐孫奭之於孟子更涉簡漏大學中庸向以同編曲臺鄭孔註疏已於諸篇備斯典贍至此多涉重文不復留意今之讀四子書者亦當以經解經徵引訓詁偕以羽翼程朱庶幾義理典

章兩無遺闕爰爲諸生時掭此從事彀榘未就旋以薄宦輟業今返初服日與桐生先生相過從春間於講堂見有四書考典一書桐生先生曰此淩生曉樓所纂集也未幾曉樓以此書來見不數日讀竟深慚向日之有志未成而喜吾郡讀書明經之士日益多也曉樓雖貧苦而績學不倦如古人其爲文俱有經術至此書之善則桐生先生言之詳矣茲不具言特言義理典章不可偏廢以間執世之輕視掌故者之口

嘉慶十有二年十月朔日儀真貴徵

自叙

曙幼小就塾五載卽改習賈性拙于治生居市十年不能裨其家迺復理舊業然苦無師友課程讀經五六年稍熟其本文始求漢宋諸儒論說披閱之略盡然不能貫串意旨旁見側出以通其不備卽句讀之淺音訓之粗時多舛誤無所質正又以訓蒙就食他氏不能懇習至甲子之秋曙齒且及壯得識安吳包君愼伯過從請益極承勸誘嘗言吾人爲學自治經始治經自三禮始三禮書甚完具二鄭孔賈發明其義甚明且密推人情之所安以求當于古先聖王制作之源則莫不有合焉者然其文深出其說散見非細心沈慮則莫能總其條理要其指歸制義一事于學甚微末然能使人束其心靜其氣銳其思審其識故欲治三禮者當先精制義之法制義依四子書以立言而四子之說有涉于

制度文物者非詳考而慎擇之則不能以措詞武進故編修張皐文先生儒宗也其事舉子業時嘗辨四子書中漢說之當從者數十事手書成帙今以授吾子吾子反復之以得讀書之法而增擴之則爲學之術莫近于此矣曙謹受之不敢忘不敢怠少間時自書所得者以質于包君其所指摘若振槁發騶又爲論制禮之源約謂禮本人情以卽于安故禮者治人之律而春秋則其例也春秋之旨僅存于公羊得何氏闡其說然後知禮之不可頃刻使離于吾身故不通鄭氏書者不知何氏之平允不通何氏書者不知鄭氏之精當也武進庶常李申耆先生吾黨之冠也吾子能相從至常州當介于庶常以別其緒疏其流不似吾荒落僅舉大畧而已丙寅春曙遂隨包君至申耆先生家親承指授筆記其畧歸按之于籍始知其言之有旨辨之非夸紬繹既久漸能錯綜推廣其意乃就四子書之舊次編輯爲典故覈若干卷丁卯春申耆先生入都過揚州曙以藁本呈閱重荷獎借以爲能卒編修之業爲留數日加以删正是夏曙録出清本以質于吾師洪桐生貴仲符兩先生咸蒙許可友人時有假鈔者爲出貲以板行之曙不敢辭故書其始末以告觀者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二月下旬江都凌曙曉樓氏謹記

序

予昨歲主講梅花則欲與諸生為通經之學首令纂公羊通禮周官六聯表說及論孟水地通釋儀禮十七篇節目詳攷左傳五十凡論詩經通禮皆日有程月有課灑灑乎可觀矣夌生瞖執所業進予覽其書於四子書制度典物能博採經說傳疏及古今人論議之諦當者皆明之於心而後注之于手與徑書經文疏義者迥辨非通明各經及本書安能如是之燭照而數計也生之書如旅酬則知及燕飲諸禮如射飲則知及旅酬以至鄉黨朝位不躐圖考端章甫黃衣狐裘皆自有說日月星辰及天之高也二條備采十三家說于西法尤精孟子之于周禮不合者又能廣引諸家調停其說宋儒惟陳氏禮書王氏困學紀聞折衷該洽我

朝經學昌明若閻氏毛氏惠氏於四書多所考定近時之江氏戴氏金氏阮氏所著書皆足補紫陽之不逮襲嘗欲為論孟箋如毛鄭詩固不相妨以生心力當可成此吾又重生以屢空之家無師之學不啻昔人之牧豕聽經偷光照字者其學有條貫如此則其所至固未可量也吾鄉愼修先生幼時家貧無書借人周禮注疏一帙由此尋誦遂成大儒東原先生嘗一月斷炊注離騷成乃得食貧者士之常也生勉矣以吾與諸生治各經之法一一為之來者可畏不其然乎抑吾有進於生者四子書固道之所在也學顏子之所學其何以博文約禮而不遠復耶論語半部可致治平亦為之而已矣

嘉慶丁卯中秋前二日新安洪梧力疾書於講院西偏之羣玉堂

凡例

漢儒說典禮必引會數經勘靲參合不第時代近古多得遺聞晉唐諸儒漸滋鑿空孔賈正義可謂特立不隨者矣迄乎宋人平出胸臆藉口義理蔑彼考証而又時作鹵莽強附解人昧闕疑之義啟師心之習後儒紛紛自此始矣至于明代此風益扇茲遇大典禮所存聚訟紛紜者概不與致辨惟疏通漢人舊解存其餼羊

此書辨難處少援據處多凡所稱引欲令應有盡有故擿摭經傳處時苦繁蕪似蹈典林諸書之轍然採拾處頗有別擇較榛楛弗剪者固是殊科用饋貧糧亦無不可

肆賈所刊人物備考人物典林等書濫謬極矣惟明代陳禹謨四書人物概稍有條理故書中概不及辨核輿地亦典故之要以　本朝閻百詩四書釋地頗稱辨晰間有疎失不足爲累故不復爲重儓引用

本朝諸人之說皆載姓氏或著書名成書之後頗見鄙意所及前賢已有先得之者其文畧相似者仍補注前賢之名意同而文異者則不復注覽者當諒其非勦說

書中所引用姓氏或名或字或謚以非義例所存故聽其參差無他意也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輯

大學

邦畿千里

鄭氏王制注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疏云殷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又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每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凡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王制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亦分爲九州逹七百七十三國焉畿內千里凡封九十三國百里之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七十里之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

六亦待封王之子弟五十里之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徒注云其制三等（疏云謂家邑小都大都）百里之國凡四都（疏謂大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疏謂小都）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疏謂家邑）又王制注云方千里者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疏元命包云日圍千里望之廣尺以應千里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夏至之影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影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

綿蠻

毛傳緜蠻小鳥貌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薛君云緜蠻文貌案詩詠黃鳥當狀其色薛義是也

菉竹

菉竹毛傳作綠竹韓詩及漢石經作綠薄爾雅菉王芻竹萹蓄毛傳作綠王芻竹萹竹釋文引韓詩作薄萹筑說文薄水萹筑也則菉竹木當作薄非竹箭之竹明甚正義又云陸璣草木疏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淇隩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此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按漢志下淇園之竹以爲犍又後漢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班彪志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此皆朱子據以改毛傳者然酈善長水經注云今通望淇川都無此竹惟王芻萹草不異毛興則酈氏亦欲駁毛傳之說而以目驗知其不可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上固多竹箭以釋淇隩之詩則不可

切磋琢磨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曰爾雅注以鵠鸒萷劇雕爲治樸之名鑢刻切磋琢磨爲治器之名則切磋琢磨皆物已成而復治之也朱子謂既切復磋既琢復磨似無據武公之學脩如楚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皆切磋琢磨之實此就成德後叙述故以四如列狀其有匪之象如此耳　又鄭司農注天官太宰云珠曰切則切不專言骨詩白圭之玷尙可磨也則玉亦可曰磨

聽訟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晉張裴上注律表曰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鬭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

絜矩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于方圓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于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爲耳大學絜矩義當取此鄭氏云矩法也章句曰矩所以爲方之器俱未盡

畜馬乘

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賜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曲禮鄭注以車數對孔疏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于其君得命然後得飾車駢馬庶人木車單馬

伐冰之家

左氏傳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士若恩賜亦有之但非其常士喪禮曰賜冰則夷盤可也

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疏云士亦食肉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明惟在官之食有冰耳

中庸

柯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爾雅曰柯法也

正鵠

周官司裘于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禮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采朱白蒼黃元以爲正

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大射儀量人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大侯卽熊侯參讀爲糝雜也謂豹鵠而麋飾參見鵠于干干讀爲豻豻侯豹鵠豻飾也干不及地武此畿外諸侯之禮也司裘不言參侯以畿外非所共也畿內諸侯二侯不言豻侯士無大射也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鄭氏說鵠取名于鳱鵠正取名于題肩皆鳥之黠捷難中者其義則鵠者直也正者正也直己正志然後能中故曰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

賓射之侯亦三分其廣而正居一弓二寸以爲侯中虎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則鵠方六尺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則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侯中一丈則鵠方三尺三寸有奇

宗廟饗之 大孝章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軒轅氏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大昊一曰金天氏卽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顓頊一曰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康成所據見賈疏凡謂堯爲帝嚳之子黃帝之元孫舜爲黃帝八世孫者皆虛妄不足據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殖百穀百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又展禽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左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又曰陳顓頊之族也又尙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曰嬪于虞則虞爲有國之號舜非帝嚳之胄明矣

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鄭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王

後丹朱也馬融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蓋舜旣爲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此祖考卽舜之祖考也白虎通曰王者不臣二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尙書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四者是配天之祭非宗廟之祭

宗廟饗之 無憂章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案今係喪服小記文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韋元成傳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也鄭氏王制注

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

廟而祭之謂之閟宫案周爲姜嫄立廟而不及帝嚳且
詩書中無一語及嚳則姜嫄非嚳妃甚明亦可証鄭氏
感生帝之說

春秋昭七年左氏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云周人不
毀其廟報祭之孔穎達王制疏曰馬融說云周人所報
而不立廟

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云謂太祖之廟及
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
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疏云當周公制禮時文武
在親廟四之内未毁不得爲祧然雖未爲祧已立其廟

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守祧有奄八人
蓋守七廟并姜嫄廟

武王未受命

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
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
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
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鄭氏金縢注

追王太王王季

鄭云追王太王王季者以王跡起焉言大夫葬以大夫
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疏曰大傳云武王追王
太王王季此云周公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
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
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皆
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遍稱先王也契稱元王與
此同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司服享先公則鷩冕鷩冕七章公之服先公尊矣所
服止于此者非卑之于先王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
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爲敬故弗敢也陳氏
禮書說 大祫于大祖廟中則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周禮

疏

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
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羌弗
立羌弗卒子毁榆立毁隃卒于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
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祖類立祖類卒子古
公亶父立公祖類卽組紺亦曰諸盩

葬以大夫祭以士葬以士祭以大夫

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
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
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

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虞植解

祖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天子四親廟之外有文武世室爲二祧故七諸侯無祧廟故五王制疏其制太祖之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者也守祧疏祖廟親廟皆有寢祧廟則無寢隷僕注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韋元成說諸侯廟制王之子孫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者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則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備五廟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得立四廟無太祖廟諸侯不得祀得姓之祖也孔疏以爲得立五廟誤四廟迭遷至始封之君始爲太祖若王者之後則不得爲始封君之廟以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封之不得爲後世太祖惟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若杞祖禹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則別子爲祖若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若其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之人自得爲太祖其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及他國之臣初來爲大夫亦得爲太祖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注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

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

鄭注脩謂掃糞也周禮隷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凡祭祀修寢

宗器

鄭注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是也通謂之彝器左傳官司彝器指宗彝俎豆之屬是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注云玉鎭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注云庸器征伐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

鑄銘也陳功器以華國也則宗器兼蕤器寶器庸器言

裳衣

天子斂衣百有二十稱大斂所餘守祧藏之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之鄭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也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鄭云今座上魂衣也賈疏大斂之餘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于坐上則此奠衣服也按經文惟言大喪不及祭祀且祭祀亦止有以服授尸無陳于座上之禮疏恐悞也然以此解設字甚合

時食

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江慎修說

序昭穆

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國語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決疑要注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劉歆說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昭穆之次既定則子孫亦以爲序雖遠不易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王之昭武王之穆也朱子說

兄弟相代則不異昭穆徐邈云若兄弟爲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謂若殷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南庚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祖丁子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世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有十室賀循議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

孫承祖統若平王太子洩父卒立其子林是爲桓王其廟制于經傳亦無明文漢宣帝以兄孫繼統有司奏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平帝時平晏等亦以爲兩統二父違于禮制如此則昭或爲穆穆或爲昭矣然孝宣亦非嫡孫嫡孫承祖更恐未可以此例

一是序祖宗之昭穆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張純曰禘之爲言諦審諟昭穆尊卑之義

一是序子孫之昭穆祭太廟則欻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所謂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若時祭分祭餘廟之時則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若祭文王則文王之昭咸在祭武王則武王之穆咸在也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昭爲一

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所謂兄長幼之序也孔疏說

序爵

特牲饋食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賈疏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依此位推之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獻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獻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　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

則在阼階下序昭穆有爵者以官則在西階下與獻姓序爵矣孔疏說如此　任啓運謂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嫌于後之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則宗盟太無色又混同姓于異姓非類族辨物之道意阼階世次自北而南以北爲上以序昭穆爵位則于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觀下文于燕毛言序齒則昭穆不序齒可知余按任說非是經明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安得云昭穆不序齒且阼階下自以序昭穆爲重無庸復以序爵參差其間本支百世豈以有爵無爵爲榮辱何云宗盟無色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此正類族辨物之道自當以

疏說爲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此皆序爵之事

序事

鄭注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案卷阿箋王之祭祀擇賢者爲之尸孔頴達曰佐食

賓客佐尸食者大夫士于私人中擇賢者爲之天子當于來聘卿大夫擇之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既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此是祭祀時辨賢實事司徒奉牛宗伯共雞尙是以爵序事也

旅酬下爲上

特牲饋食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于是主人獻賓及獻賓畢乃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此堂下旅酬之酒也主人洗觶酬賓賓以奠于薦南侯主人獻兄弟主人又獻長兄弟獻兄弟內兄弟辨長兄弟及

衆賓爲加爵嗣舉奠獻尸卒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
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長兄弟
以奠于薦北此時長賓有奠觶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無奠觶無以相酬故弟子舉觶然後行旅
賓乃坐取薦南之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取
賓觶西階前酬衆賓衆賓以酬次兄弟長兄弟取薦北
之觶以報酬賓賓以酬次兄弟次兄弟以酬衆賓皆如
初儀交錯以辨卒受者實觶于篚此旅酬正禮也賓弟子及兄
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長
皆奠觶于薦右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
之黨爵皆無筭此無筭爵之禮

少牢饋食禮既祭乃儐尸主人既獻衆賓乃升長賓酢
于西階上畢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
階南賓奠爵于薦左此爵至旅酬後與兄弟之長交酬爲無筭爵主人又洗
升酌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辨尸作三獻之爵酌酢乃
以爵實于篚二人洗觶升實爵酬尸侑侑奠觶于右奠于
右者不舉也尸執觶以酬主人主人以酬侑侑酬長賓至于
衆賓遂及兄弟及私人卒飲者實爵于篚此弟一番旅酬兄弟
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亦奠而未舉待次番旅酬畢乃與賓所奠爵交錯
爲無筭爵也于是賓長獻尸尸酢如初賓一人舉爵于尸如
二人舉觶之禮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亦遂之于下遂及衆賓

下至私人也此是弟二番旅酬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
筭此無筭爵
若不儐尸謂下大夫也則無旅酬直行無筭爵
賈疏曰少牢尸與旅酬特牲不與者特牲尸在室中
少牢儐尸尸在堂禮殺也下大夫無旅酬者辟國君
堂下不設尊堂上與神靈共尊尸在室中不得與尸
行旅酬故闕之也特牲得旅酬無筭爵竝行者堂下
與神靈別尊故禮尸酌上尊旅酬行神惠酌下尊士
賤不嫌與君同故得禮備也按天子諸侯祭禮經無
可考以賈氏此疏推之則天子諸侯之儐尸如少牢

其設尊如特牲其旅酬如少牢有兩番其無算爵如特
牲賓弟子兄弟弟子洗酌
凡燕飲皆有旅酬附考燕禮鄉飲禮旅酬于後
燕禮宰夫爲主人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君更
爵自酢于是主人洗觚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
此觚不舉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皆北面媵爵于公
媵爵者先自飲畢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
所媵之觶以酬賓公立卒觶賓受公虛爵酌之酬大
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所謂獻君
君舉旅行酬也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

畢小臣又請媵爵者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
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徧而止
所謂獻卿卿舉旅行酬也主人又洗獻大夫于西階
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工畢公又舉奠觶惟公
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所謂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也
脫屨升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徧又獻旅
食賓媵觚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
席坐行之終于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
階上所謂獻士士舉旅行酬也主人又獻庶子及左
右正內小臣于阼階上乃行無算爵執膳爵者酌以

進公執散爵者公命所賜受賜者卒爵授執散爵者
酌行之于其所勸者卒受者以酬士于西階上無算樂
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奠觶于
薦東此觶不舉主人獻介介酢主人主人獻衆賓乃皆升
即席一人洗升舉觶于賓賓坐奠觶于薦西立司正後賓所
取以酬主人者于是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合樂備
乃立司正賓坐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以酬介介
以旅酬于西階上卒受者降奠觶于篚此旅酬正禮使二
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賓以奠于薦西大夫以奠于薦
南此二觶升坐後賓介各舉以酬為無算爵者徹俎升坐乃行無算爵使

二人舉觶賓與大夫取奠觶飲執觶者受觶實之賓
觶以授主人大夫之觶賓長受而錯卒受者以旅在
下者于西階上卒受者奠觶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
反奠于賓介無算樂

按燕禮行酬與少牢饋食意相似以此推天子諸侯
祭禮當亦有四次舉酬

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后稷尸發爵不受旅孔疏旅酬
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后稷為
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
尸凡六更相次序以酬也

周禮司士凡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孔疏賜爵者謂祭末
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禮記祭統凡賜爵
昭為一穆為一鄭注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曰知賜爵
為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為次此列昭穆故知此為酬
也

按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止此三條旅酬六尸可
知儐尸與少牢同燕禮公又行一爵惟公所賜與司
士言賜爵同可知祭禮與燕禮畧相似亦當有四次
旅酬也

旅酬時使卑者舉觶于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

賤者在先又制受爵者逮賤也疏胡應麟曰賓主獻酬之後凡與飲之人皆得行酬謂之旅酬獻酬之酬舉觶起于主人旅酬之酬舉觶起于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爲上按孔意爲讀如字胡氏說爲讀去聲義兼得通又孔意以卑幼見答于長者爲逮賤朱子語類曰旅酬遞遞相承及于沃盥者而止祭統所謂逮下之道二義亦相兼乃備

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者酌以獻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疏云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

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于篚是卒爵也于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樽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曰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如箋說奏爾時即下爲上之事

燕毛

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若齊衰之親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也公與父兄齒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王與族燕兄弟之親皆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

几也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箋曰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詩曰曾孫惟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此賓讓而止之後也燕賓則膳宰爲主此曾孫爲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爲厚也陸佃說

踐其位

鄭注踐或爲纘則位不必專指廟中之位

奏其樂

尸入室乃作樂疏孔作樂乃下神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

合樂至敬不樂不敢散其志也賈疏特牲少牢禮皆不言樂大夫無樂也賜乃得用之

大司樂乃奏夾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曰夾則陽聲弟五小呂爲之合巳與申合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卯與戌合又曰黃鍾生于虛危之氣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避之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

江都凌曙輯

郊

天神有六昊天上帝一也四時五行之帝爲五帝六也鄭注昊天上帝曰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又曰北辰耀魄寶賈疏云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謂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乙之先含元氣以布斗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名皇天大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鄭注五帝曰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賈疏曰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夏季六月土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鄭氏六天之說也

祭天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于圜丘一也王者各稟精氣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二也立春之日祭蒼帝于東郊三也立夏之日祭赤帝于南郊四也季夏土王之日祭黃帝亦于南郊五也立秋之日祭白帝于西郊六也立冬之日祭黑帝于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于明堂九也其處冬至于圜丘圜丘所在無文當在國南其夏正祭感生帝則于南郊郊去國五十里也五時迎氣則各于其郊雩祭五帝則于國城南九月大享五帝于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

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元璜中央無文先鄭以爲用黃琮熊氏以爲用赤璋其配圜丘以嚳配感生帝以稷配五時迎氣及大雩以五方人帝配明堂大享五人帝以文武配（疏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虞書肆類于上帝此祭昊天上帝也祭法燔柴于泰壇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特牲兆于南郊掃地而祭月令祈穀于上帝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商頌長發大禘也此皆祭感生帝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因吉土以饗帝于郊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此四時祭五行帝也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雩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郊特牲大饗腥月令大饗帝周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此明堂享帝也地元有二一爲崑崙一爲神州孔穎達曰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乃是崑崙東南一州耳于神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

祭郊一歲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于方丘三陰之月

祭神州之神于北郊（此賈疏說孔氏以爲亦用夏正月非也）方丘所在亦無文對圜丘言則當在北郊其玉方丘以黃琮北郊以兩圭有邸其配則方丘亦以嚳北郊亦以后稷孝經說所謂后稷爲天地主也大雩大享所以不別祭地者以總祭五帝中有后土得兼地也

按祭天地皆于郊故通言之皆得曰郊別言之則圜丘方丘謂之禘以其爲祭天地中之最大者也（爾雅禘大祭也）明堂謂之宗祀龍見之祭謂之雩皆不得專郊名其得專郊名者惟南北郊及四郊迎氣耳然南北郊亦通謂之禘以其禘所自出也王肅以禘爲稷配嚳

鄭不從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孝經謂后稷配天文王配帝若合祭稷嚳是爲孫從祖食不得云配也禘郊皆祭天大祭故古人多合言之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又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禘郊不過繭栗又絜奉禘郊之齊盛故知禘郊通言也

社

祭地大祭亦通謂之郊陳氏禮書謂社即北郊非也然郊社對言則社又不指社稷之社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鄭注社祭祭地示也賈疏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

道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示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注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孔疏云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則社是概指地示言之

左氏傳謂后土爲社案社與后土亦有別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鄭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月令其神后土鄭注顓頊之子曰黎兼爲土官疏云知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缺黎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黎食于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既爲社神即不得復爲五祀故云黎兼也

禘嘗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嘗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按凡經傳禘郊連言者皆言祭天之禘禘祫連言者皆言殷祭之禘禘嘗連言者皆言時祭之禘中庸言禘嘗之義與祭統同言時禘章句以殷祭

之禘釋之隔別無謂

方策

方版也賈公彥儀禮疏若今之祝版不假連編之策按周禮司書掌邦中之版宮正爲之版以待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管子有版法蓋即象魏所懸之類左氏傳命藏象魏曰傳章不可忘也亦此意

策簡也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疏云簡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

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字有多少左傳疏云簡札牘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謂之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連其編綴之形

蒲盧

爾雅果蠃蒲盧故鄭此注云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已子政之于百姓若蒲盧之于桑蟲然沈括則以蒲葦釋之以盧蘆字古通用也按陶隱居注本草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

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也以舊說變成已子爲謬蘊頌云物類變化固不可度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者也莊子云細腰者化法言云螟蛉之子殪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可知周秦以來經師傳說如此古訓正不可破

夏小正雉入于淮爲蜃傳云蜃者蒲盧又埤雅瓠之細腰者曰蒲盧則蒲盧更有兩說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鄭注云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于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按鄭意謂法無二制雖宗族亦與百姓同其刑賞耳疏云同姓既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似于同姓中又生差別恐是誤會鄭特字意也　文王世子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此正是同其好惡之實

既稟

說文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又氣餼客芻米也

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作槩或作餼按小食卽稍食賓客芻米亦名稍禮則既氣槩餼可通言國語馬餼不過稂莠論語告朔之餼羊則又從芻米會意轉訓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槀人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揣高下之等以制饗食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梓人凡試梓飲器向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此皆省試稱事之見于經者

送往迎來

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云凡民出遠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徙家則鄉遂大夫爲之節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委人以甸聚待羈旅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鄭云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委積飲食續食其往來則節專指符節璽節旌節積專指甸及野鄙也又符節委積皆兼送迎

朝

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氏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狩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孔穎達曰夏殷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然則舜時四朝其制亦當畧同但舜時分諸侯爲四部四歲而徧合巡守之年爲五年一朝　此虞夏制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孔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注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按如周官之文則每至六年而五服一來朝大行人則分年來朝數有疏數東坡書傳曰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也五禮通考申之曰周分天下爲六服酌道里遠近爲朝會之疏數計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

朝男服再朝采衞要各一朝而六服之應朝者徧故曰六年五服一朝尚書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實無二法也至十二年王巡守諸侯畢朝于方岳之下則侯服十二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衞三朝要服再朝而六服之朝期一周書云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十二歲王巡守殷國亦一法也周禮言六服書言五服者不數要服重內畧外也　此周制

王制諸侯之于天子也五年一朝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也左傳昭十二年先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崔氏

以爲朝伯王之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　又昭三年子大叔曰昔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此朝方伯之制

太行人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鄭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賈疏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一往一來爲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司儀言相爲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

國語魯語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賈侍中云五年之間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　左傳成十二年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此諸侯相朝之制

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迭而偏王制孔疏云六服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時而來是分别各爲四方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于西故稱韓侯入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于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見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有朝宗遇禮今亡孔疏云若通言之悉曰朝覲禮曰諸

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載龍旂弧韣乃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

聘

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鄭注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疏天子有事者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問明使大夫

也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殷衆也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以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是甸服于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殷頫也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于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采服四年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衞服五年十年朝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皆使卿以大禮聘也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注此亦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時聘無常期殷頫謂一服朝之歲　按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此諸侯聘天子制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左傳昭三年三歲而聘又十三年歲聘以志業　注皆以爲伯主之制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云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聘禮記久無事則聘焉鄭云事謂會盟之屬　此諸侯交聘之制

大行人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鄭云存頫省王使臣于

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然則天子于諸侯有問無聘而春秋書王室下聘者七穀梁傳曰問諸侯非正也

厚往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冦亂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此皆是厚往實事章句以爲燕賜燕是待來之禮賄贈是報施末節義未該

日月星辰繫焉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五緯爲星二十八宿爲辰日月星辰各有一重天其行度各有本輪均輪而皆宗動天挈之以行故曰繫日月星辰高卑之距相差以數萬倍至數百萬倍故曰無窮

太陽行天每歲一周萬古不忒宜其每日平行而無有盈縮乃驗之實測春分至秋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多秋分至春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少其在本天所行之度原均而人居地上所見時日不同即其不平行之數求其所以然則本天高卑之說盡之蓋天包地外以地爲心太陽本天亦包乎地外而不以地爲心因其有兩心之

差而高卑判焉于是有本輪之法本天之周有一本輪輪心循本天周向東而行日在本輪之周向西而行兩行之度相等太陽在本輪之下半周去地近爲卑則順輪心行故見其速于平行在本輪之上半周去地遠爲高則背輪心行故見其遲于平行在本輪之左右去地不遠不近爲高卑適中故名中距其行與平行等然此最高卑之點不定在冬夏至而有行分且最高之高于本天半徑最卑之卑于本天半徑者非兩心差之全數而止及其半所以用實測節氣推兩心差及最高所在皆不相合乃于本輪半徑即兩心差分設一均輪以消息四

象限之行分而後與實測相符蓋本輪心之行微速于均輪心之行本輪心循本天東行已滿一周而均輪心循本輪西轉尚未滿一周其本輪心與均輪心兩行之差即最高之行分也最高過夏至最卑過冬至各七度有奇

太陰行度有平行有自行有最高行平行者白道經度也每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有餘而行天一周自行者實測所得之遲速加減也最高行者平行與自行相較之分也平行之別有三曰交行白道出入于黃道之內外大距五度有餘每交之終不能復依原次而不及一度有餘逐日計之退行三分有餘也曰距日行于每日平行度內減去太陽之行得二十九日而復與日會即朔策也曰距交行以每日平行度與每日交行相加得二十七有奇而行交一周即交周也自行之測有四曰本輪所以推本天之高卑也曰均輪所以消息本輪之行度也曰次輪所以定朔望兩弦之遠近也曰次均輪又所以分別朔望兩弦之加減也凡輪之設皆從盈縮生與日躔同理明離步法繁密故約其大旨

五星行度有平行有自行有距日行大概與太陰同五星之行各相似而細較亦有不同者以平行言之土木火各有平行爲一類而金水即以太陽之平行爲平行

是爲一類以自行言之土木火金之次輪心皆行倍引數爲一類而水星之次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獨爲一類以次輪之大小言之土木金水之次輪半徑皆有定數爲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爲一類以次輪之行度言之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爲一類而金水自有行度又爲一類以緯行言之土木火皆有本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能加減其緯度爲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即爲黃道本無緯度因次輪斜交黃道以生緯度又爲一類以伏見言之

一第二1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　反正句

上木火皆有合有衝爲一類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爲一類也　五星之有本輪次輪俱與太陰同太陰之朔望皆在次輪故五星之衝伏亦在次輪然太陰止有遲疾而五星則有留退何也蓋太陰之平行甚疾而輪甚小太陰平行每日一十三度餘合計本輪次輪之故大均數止七度餘當其在輪周退行之時但能稍減其平行之度故止見其遲而不見其退若五星之平行甚遲其本輪雖小而次輪則甚大五星平行每日不足一度而次均之大者至五十餘度當其在輪之上弧則見其順行在輪之下弧則見其退行在輪之左

右則見其留而不行也

恒星之名見於春秋而四仲中星及斗牽牛織女參昴箕畢大火農祥龍尾鳥帑天駟天黿之屬散見於尚書易詩左傳國語至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而禮記月令大戴禮夏小正稍具諸星見伏之節蓋古者敬天勤民因時出政皆以星爲紀秦炬之後羲和傳術無復可稽其傳者惟史記天官書而所載簡略後漢張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其書不傳至三國時太史令陳卓始列巫咸甘石三家所著星圖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隋丹元子作步天歌叙三垣二十八宿共一千四百六十七星爲觀象之津梁然尚未有各星經緯度數自唐宋而後諸歷家以儀象考測始有各星入宿去極度數視古加密矣新法恒星圖表共星一千二百六十六分爲六等第一等星一十七第二等星五十七第三等星一百八十五第四等星三百八十九第五等星三百二十三第六等星二百九十五外無名不入等者四百五十九康熙壬子年欽天監新修儀象志恒星亦分六等而其數又與新法微異第一等星一十六第二等星六十八第三等星二百零八第四等星五

百一十二第五等星三百四十二第六等星七百三十二總計一千八百七十八蓋覩星者以目之所能辨因其形體聯綴成象而命之名其微茫昏暗者多不可考故各家星官之學有古少而今多者亦有古多而今少者而惟列宿及諸大星則中外如一轍也　梅慎庵中西經星同異考約其大旨凡有四端一曰星名之不同二曰距度屬宿之不同三曰有無多少之不同四曰見界之不同而要之四者之不同即中法已有之矣如室謂之定氐謂之本房謂之駟天田謂之農祥柳謂之注畢謂之濁軸星謂之沫傅說謂之天策此經傳之顯著

者是命名之不同也西國星名與中大異若梅氏所注天阿作天河匏瓜作瓠瓜上輔作上弼已見宋史非中西之同異也一行測諸星經緯與舊經不合武密古今通占楊維德乾象新書同此一星而或以屬角或以屬亢者不可勝述是距度宿之不同也靈憲有名之星多于陳卓一千有餘魏書張淵傳有竹林二十五星鴻沼二十三星及建樹百果等名星經之上尉天維搖光右之弼星軒轅下之御女步天歌不載若史漢與晉隋志其詳畧不待言是多少有無之不同也張衡云中外之官爲星二千五百海人之占尚未存焉漢藝文志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唐開元十二年使者自交州還

言八月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則見界以外之星古亦有及之者矣　恒星行即古歲差也古法俱謂恒星不動而黃道西移今謂黃道不動而恒星東行蓋使恒星不動而黃道西移則恒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恒星之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恒星循黃道東行而非黃道之西移明矣

星謂五緯辰謂二十八宿此語千古未發按左傳日月所會是謂辰而日月所會必以宿度爲紀宿亦名舍日所舍也言辰者二十八宿分十二辰也十二辰即十二日亦曰十二宮亦曰十二次日所次也次與舍一義日之次舍空虛而無所紀故以經星紀之因謂之辰因謂之宿前人乃云無星處爲辰無星之處何煩考測而虞書云歷象日月星辰乎中庸曰日月

星辰繫焉若無星之處即是天也何所爲繫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鄭氏禮器注曰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孔氏穎達曰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成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

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記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　漢書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按瓚意以經禮爲儀禮此朱子所本

車同軌

江愼修曰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耳

非謂軌之廣狹有不同則車桯杌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固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牽輓之輦輦則軌又必狹矣同塗往來縱橫交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轍深泥高反桯杌難行矣戴東原曰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于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狹于四馬車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爲不合轍不可行于涂車人轍廣六尺字之誤也戴義爲優

書同文

鄭注聘禮百名以上云名書文今謂之字注周禮論書名云名書之字也章句文書名蓋本之文與名皆是專指形體不言聲音同是同其體制音虛而無驗且五方各有風土無從強同古人詩四聲通轉隨乎天籟此不必同之一証非如後世有五音譜也周禮論言語乃所謂達其志通其欲聽聲音乃是陳詩採風俱與書無涉當時篆籀鍾鼎科斗古文書體亦甚不同何以言書同文謂未嘗更姓改物制異樣之書耳

屋漏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撤屋

西北扉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撤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此劉熙及舍人義所本也曾子問陽厭當室之白鄭云得戶明者也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鄭詩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孔疏云周禮帷幕幄帟幄是小帳帷幕皆于野張之以代宮室幄則屋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

正謂西北隅也蓋又與孫炎異義　箋云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詩李黄集解曰所居之室幽隱不明處能無愧怍方可爲君子此朱子所本　馮嗣京詩名物疏曰屋漏是當室之白不得爲暗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若取暗室之義則當云不愧于奧矣爾室是宗廟中若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亦與下神之格思不貫余按鄭于詩箋以陽厭言于中庸注則曰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則鄭于此本有二解箋說正可不泥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輯

[stamp]

論語

千乘之國

周官之法以田令賦以賦出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軍法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者賦法也定賦之法有二一以人計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見司馬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三萬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漢書刑法志　小司徒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也一以家計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革車十乘十終爲同方百里革車百乘司馬法　積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得千成十萬井三十萬家革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魯頌所

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也以人計者爲其賦之法以家計者爲出軍之法其實不殊周制封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謂之成國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成國謂之則大宗伯云七命賜國五命賜則是也千乘之國自伯而上雖五百里之公其軍賦亦不過此注此馬融注說子則二百里之地出車四百乘男則百里出車百乘而已

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母也有母養之功也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

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步者三也竝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竝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爲耦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溜通水流水流畝畝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謂之爲溝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溝搆也縱橫相交搆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竝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其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卽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

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皇侃義疏

北辰

天有三垣太微在南天市在東紫微居中謂之中宮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注極中也此皇極建中之象天圜

而動左旋不息南北二極爲天之樞南極常隱不見北極常見不隱北極五星第一星太子第二星太一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后妃第五紐星即極星天之樞也見漢志紐星雖名天樞其不動處乃在紐星之末一度餘見宋志因其不可辨識故取紐星以別之凡天之無星處謂之辰邵子說故不曰北極而曰北辰也天之以辰名者大火伐北辰謂之三大辰十二次日月所會謂之十二辰中國于地不當大中故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天地陰陽之所交寒暑和會四時各正其他處則隨方不同而晝夜亦異北荒戴極之下其地大寒半年爲晝半年爲夜南方赤道之下其地大暑晝夜常均如春秋分此西人說此亦王道正而天地平成之象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六十四可名者三百有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見晉天文志漢志則曰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北辰爲天帝垣星之環繞有將相四輔之象猶卿士之周衞天子也五星行于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見書正義北辰象京師太微天市帝廷明堂也斗運于中央帝之車也十有二次周于四方九州封域之分野也

輗軏

凡車所以駕牛馬者大車謂之轅小車謂之輈通名之亦曰轅大車兩轅而直牛在中間兩轅之端橫一木謂之鬲攷工記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三如一注皆六尺六寸鬲與衡皆謂之軛其上皆爲烏啄以駕牛之頸謂之軥左傳射兩軥服虔注軥軛兩邊叉馬頸者鬲衡與轅輈不相屬別有木以關之關鬲者謂之輗關衡者謂之軏說文軏即軏字車轅端持衡者輗大車轅端持衡者通名之鬲亦曰衡韓非子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用咫尺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則知其制以木爲之長咫尺而已集注本于包氏云輗轅端橫木縛軛乃誤以鬲爲軛不知鬲即軛也軏轅端上曲鉤衡不知上曲者即輈之身非別有一物鉤衡也此戴東原之說

凡車之關鍵行則設之止則脫之者有三在輪曰舝以鐵爲之貫軸頭以制轂去之則輪與軸離故詩曰間關車之舝又曰載脂載舝也在輿下曰輹即伏兎銜軸而以革縛之去之則輿與軸離說文曰輹車軸縛也易曰輿脫輹謂不可行也在轅則輗軏去之則鬲衡與轅輈離三者相似然車之行尤重駕牛馬而輗軏又最在車前故獨以喻不可行也

据攷工記云大車柏車羊車轅皆同制則大車中兼此三等大車平地任載之車柏車山車羊車善車與小車三等相配詩無將大車是大車大車檻檻是大夫之車非大車

文質三統

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正朔三而改者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之正始于子半物萌色赤故尚赤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丑初物芽色黃白故尚白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寅初物櫱成色黑故尚黑以此推之有虞氏以十一月爲正

尚赤唐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以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少皡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皆鄭氏義文質再而復者周文殷質夏文舜質堯文高辛質高陽文少皡質黃帝文神農質女媧文伏羲質也一質一文者帝王法天地之道至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乃其所尚之教史記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薄也救僿者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非其鬼

鄭注云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是非其鬼但據祖考言凡祭天曰神地曰元人曰鬼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皡之祀蓼六守臯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毁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殤宮皆非其鬼也

八佾

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杜注云用八六十四人用六三十六人用二四人魯惟文王周公廟用八他公遂因仍僭用今隱公特立此婦人廟衆仲因問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知惟在仲子廟用六疏云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傳子家駒曰朱干玉戚八佾以舞大武蓋互言之夏武皆八佾也　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是周

公之廟用八文王爲天子自然用八今隱公惟于仲子之廟用六他公猶用八也魯僭八佾因文王周公而及羣廟季氏以出自桓公僭立桓公之廟亦以八佾舞因及其祖考廟　大夫士祭皆不得用樂有功者君賜之乃得以樂祭季友有功于魯則用四佾禮也　左傳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八其衆萬于季氏則季氏用八佾而魯不備二佾矣

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減也　又服注左傳六佾四佾二佾皆八八爲佾此皆異說

雍徹

詩序云雍禘太祖也蓋此詩本爲祭時所歌兼用爲宗廟之徹歌春官樂師大祭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小師云徹歌鄭注皆云歌雍也又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歌振鷺以徹俎禮記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也

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徹兼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詩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宰有司也君婦主婦也鄭箋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豆籩而已天子之禮則周禮太祝既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豆籩其徹俎則仍薦俎之有司也

相維辟公詩箋以辟爲卿士公爲諸侯

射　揖讓而升下而飲

射禮有四一爲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于射宮諸侯于大學卿大夫于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則唯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而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于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而射于州序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則爲州長也

天子諸侯無此禮

凡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正獻既畢司正舉觶司射乃請射立耦王六耦諸侯四耦卿大夫士皆三耦凡射三番初射惟司射誘射然後所立之耦射獲而未釋獲不飲不勝者再射賓主人君大夫衆賓皆射釋獲立算飲不勝者未用樂三射乃以樂行之王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衆耦盡射飲不勝者如再射之禮射畢仍行旅酬如燕禮鄉飲酒禮

大射儀司射作上耦射（作使也）上耦出次（次在堂下之東）西面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猶間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更也）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竝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反位

設豐于西楹西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反位揖讓主欲耦言不通司士誘射說下之後仍有取矢之揖讓矢加于楅（楅設中庭）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既拾取矢南面揖左還北面揖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亦如升射之禮以其不升堂故畧之也

繪事後素

攷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注此言六色所象及布采次第爲衣）以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畫天隨四時色）山以章（章當爲獐山兼畫獐）水以龍（畫水兼畫龍）鳥獸蛇（注所謂華蟲也疏鳥翼獸毛蛇鱗）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

集解鄭氏注凡繢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之美質亦須以禮成之蓋子夏疑素不得爲絢故夫子以繪事五采爲先布素在後是以素絢采也子夏聞而有悟知凡人雖有美質又必後之以禮乃成其文故曰禮後乎（謂禮所以後美質乎）孔子未言禮而子夏言之故歎其起予也此見聖門之教重禮

禘

爾疋曰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莫大乎圜丘與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謂冬至祭天于圜丘而以嚳配謂之禘也郊稷者即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天也周公以夏正祭青帝（鄭謂之感生帝）于南郊而以稷配亦謂之禘也祭地莫大于方澤祭宗廟莫大于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地示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灌者

據宗廟言

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此殷禮也周改春曰祠夏曰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此諸侯皆得行之左傳晉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禘乃天子之禮

祫禘皆宗廟之大祭然諸侯得祫而不得禘祫禘之所以分者祫則毀廟之主皆陳于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而立尸七尸（周祫祭）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其尸后稷廟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共一未毀之廟各于其廟祭不升合食祫者合也禘者審諦昭穆也審諦昭穆故昭穆各于其廟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灌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灌祫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祫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即吉禘）自爾而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大率二年祫三年吉禘六年祫八年禘十年祫十三年禘故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在秋禘在夏（以上皆鄭義）

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即祫大嘗）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成王命魯唯禘于周公之廟而不及羣廟與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行于他廟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皆行于一廟而不徧及羣廟但用天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僖八年）或以三月（昭十五年）或以十月（定八年）皆非禮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又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祀桓王使史角往止之據此則非成康所賜始于惠公也（桓王當為

平王

既灌而往

天子宗廟禮九獻爵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禘禮尸未入先奏大韶之樂九變以致其神大司樂黃鍾爲宮是也他祭不先奏樂然後尸入而行灌禮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大圭鬱尊用黃目是謂君以圭瓚酌黃目之鬱鬯授尸灌地夫人以璋瓚酌亞灌也既灌之後則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腥于堂爲朝踐是三獻四獻乃薦孰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畢而酳之是七獻八獻君與夫人各一賓長酳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間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餕而禮畢焉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易述疏曰盥與灌通古文作祼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則祼一事有三節肆者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彝祼之陳將以瓚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故曰肆獻灌禘行于春夏物未成熟薦禮獨畧故云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灌禮非常薦爲常禮故曰觀盥而不薦吾不欲觀非不欲觀所以明灌禮之特盛與此經灌而不薦同誼故虞翻王弼亦皆引以爲證孔安國謂魯禘亂昭穆聖人不欲觀失其誼矣

子入太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嚮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

戶相對也崇坫康圭爲高坫以安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始入廟助祭謂此時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互若屠家縣肉格與其盆簝盆以盛血簝受肉籠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于太廟也然此每事問當是宿齋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閻若璩說高誘呂氏春秋注孔子入廟每事問是不醜不知不惡不能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舊注射不主皮謂取其比禮比樂鄭氏説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馬氏説

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射者通謂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以禮樂行之者也主皮之射者庶人無射其射張皮而射之無侯謂之主皮不勝者降勝者又射與射禮全別也射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為祭祀而田田畢取所獲禽獸陳之于澤卿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設侯尚書大傳曰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向之取也于圓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射宮揖讓之取也此在大射之前禮射義曰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是也

其二賓興之明日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六德之末二曰容即孝六行之首三曰主皮六藝之射四曰和容六藝之禮五曰興舞六藝之樂蓋以有德行道藝者已賓興訖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故用庶人之事也至于習武之射乃射甲革椹質非惟不得為禮射并不得為主皮　凡侯有三種一曰皮侯棲皮為鵠大射用之二曰采侯畫布為五采以為正賓射用之三曰獸侯畫布為獸形以為正燕射鄉射用之禮射中唯大射有皮而不主皮之文在鄉射記故朱子之説于義未通

力役三科即周禮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是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又于十人中次用其一惟田與追胥竭作羨卒亦于羨卒中十人用其一

告朔之餼羊

疏云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禮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于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為則頒朔在歲終周以建亥之月也此云餼羊是用生羊告于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見春秋文六年周禮謂之朝享見司尊彝玉藻曰天子

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鄭注南門之外謂明堂也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帝謂五天帝五人帝神謂句芒祝融之屬各隨其時告之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傳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社稷

周禮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若松栢栗也疏云夏都平陽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鎬京宜栗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其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也上皆冒以黃土也　所置之處則王爲羣姓立者在庫門內

之西自爲立者在籍田之中亡國之社穀梁云以爲廟屏戒則在庫門內之東(据天子當云皋門魯則庫門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樹以土地之所宜木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据此則哀公所問民成羣立社之社然周禮大司徒邦國都鄙田主皆樹所宜木則諸侯以下同當是天子大社樹五木耳)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其社主鄭云用石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向營域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

三歸

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仲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爾雅闍謂之臺注積土四方又管子三主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國舊有二臺臺又藏泉布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因貧而使

有三歸則三歸意亦貯藏之所與棧臺鹿臺等矣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三字者或三歸所歛之貨歟

包注三歸取三姓女本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鮑彪注婦人謂夫家曰歸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里志身在陪臣而取三歸

樹　反坫

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出禮緯含文嘉外內謂路門之外內)反坫反爵之坫也雜記曰

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于其上禮君尊于兩楹間君燕卿大夫尊于東楹之西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蟲獸　論語鄭氏注人君别外內于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于坫上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于坫上于西階上拜主君于東階上答拜賓取爵洗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反虛爵于坫上于東階上拜賓于西階上答拜

爾雅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郭璞云小牆當門中則築墻爲之然天子疏屏刻爲雲氣蟲獸則當以木爲之坫孔穎達云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禮圖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案其字從土則孔氏說爲是

禮經言坫有四其一爾雅垝謂之坫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隅曰東坫西南隅曰西坫是也西坫見士冠禮東坫見士喪禮大射儀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之其二內則曰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達夾室也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于室作土坫庋食此七之老者庋食之坫大夫以上無之其三明堂位曰崇坫康圭注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此天子受諸侯朝覲乃有之諸侯不得用其四則反爵之坫兩君相享于廟相燕于寢用之天子饗諸侯亦用之明堂位反坫出尊是也君燕卿大夫則膳宰爲主人主人獻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序端主人復取以獻介介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西楹西主人復取以獻衆賓衆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降奠于篚

黄氏日抄云按汲冢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

云反坫向外室也則反坫非反爵之坫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與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木鐸

鄭氏周禮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周禮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小司徒帥其屬觀教象小司寇帥其屬觀刑象皆以木鐸如小宰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

于國中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于朝明堂位曰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書允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檀弓執木鐸以徇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

集注以木鐸爲得位設教孔安國注則云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于天下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非言而爲教者歟皆主夫子不得位說按揚子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又春秋緯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則以木鐸爲不得位漢儒舊說盡如此

四書典故覈

江都淩曙輯

論語

瑚璉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集注夏曰瑚殷曰璉沿舊注之誤三禮圖云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 鋭下

按鄭氏謂方曰簠圓曰簋則瑚亦圓璉亦方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集注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邑長對家臣則公邑之長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稍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于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亦遂之地)舉甸以該稍縣鄙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于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此皆鄭說)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

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為中都宰子夏為莒父宰子賤為單父宰子游為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為季氏邑成宰為孟氏邑郈宰為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為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

為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為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郿曰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四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為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

皇氏義疏曰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傳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有十室之邑

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

百乘之家采地方百里見前

束帶立朝

與賓客言上擯之事諸侯及聘賓主介擯皆皮弁服皮弁（以白鹿皮為弁）素積（十五升白布衣以素為裳而辟積要中）素衣麑裘（以素衣裼裘）素韠白屨大夫則素帶士則緇帶（凡帶不因服改）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于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于賓遂相君拜（此即孔子為擯趨進之事）既受玉退負東塾

而立此依聘禮言之在廟其諸侯朝會燕饗或在廟或在朝或在寢擯者之位大畧皆然

居蔡山節藻梲

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二者皆僭禮之事文仲不知禮不得爲智也依集注解則爲山節藻梲之室以居蔡以大蔡長尺有二寸鄭注天子之寶故亦以天子室居之是諂瀆鬼神也

十室之邑

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婦然後爲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地故有十室之邑也

釜　庾　秉

疏云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杜注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是也包曰十六斗爲庾馬曰十六斛爲秉案聘禮記云十斗爲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謂儀禮今文本籔字作逾是庾逾籔其數同也　又考工記陶人爲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鄭注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實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疏云庾有二法小爾疋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四豆爲區四區曰釜二釜半謂之庾即二釜有半十六斗聘禮記十六斗曰籔數即庾也　如瓬工記之注鄭注論語以庾爲二觳也二觳二斗四升較釜更少蓋釜之外更益以庾也注以庾爲十六斗則易釜以庾不在釜外五秉八十斛爲釜一百二十三有奇爲庾五十以十六斗爲庾筭若以二斗四升爲庾則三百三十三庾有奇

管子輕重篇曰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區同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釜粟百泉而鏂二十釜粟十泉而區二泉相差以五倍則五區爲釜也管子注以斗二升八合爲鏂區則一釜爲六斗四升

秉亦有二聘禮記十籔曰秉此米數也四秉曰筥四百秉爲一秅注謂刈禾盈手之秉詩彼有遺秉此禾數也說文引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則一秅凡九萬六千斤今周禮無此文

九百

孔安國曰九百斗也蓋一月之祿

牖

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任啓運宮室考曰室之制三面皆墉惟南近東爲戶近西爲牖或以爲北有牖非

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詩所謂塞向是也江永曰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士喪禮作北墉下此經牖墉兩本異文鄭不破牖爲墉則北墉亦有牖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牖鄉一名是鄭意以鄉即牖也然北出之向要是名向不名牖郊特牲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惟亳社有之則知凡室無此矣喪大記北牖下自是墉字之譌任說是也朱彝尊云齊魯之間土牀皆築于南牖下故從牖視之朱子曲爲之說不知北俗也按皇侃說已如此非朱子之刱

出不由戶

出謂出室也凡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室室之南壁東爲戶西爲牖凡所以通出入者堂前則有門堂後則有闈入者以向堂爲至故或可以不由門出者以室爲始故不能不由戶

觚

集解馬曰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考工記梓人爲酒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注觚當爲觶字之誤也則謂觚三升者非酒器尊者爵其次觚其次角散特牲饋食禮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賓長及長兄弟皆加爵用觚也燕禮獻用觚獻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案註或曰木簡者太平御覽引此注曰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于大事乎案史游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觚木簡也凡所以書者竹曰簡木曰方觚蓋即方也文選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以其平面言之謂之方以其稜角言之謂之觚然觚之名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所謂觚者當是飲器

皇氏義疏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沉湎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沉湎于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

自行束脩以上

束脩童子之贄也曲禮童子委贄而退正義云童子未成人不敢與主人抗禮故委奠其贄于地而自退辟其贄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古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

小學二十入大學見尚書大傳朱子云十五而入大學用大戴禮說入學以贄見于先生故鄭注云自行束脩謂十五以上見後漢書延篤傳注庶人之子十三入小學在里塾故不在束脩之數束脩十脡脯檀弓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是也韓愈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集注謂執贄之至薄者非是古者用贄有定不得以意爲厚薄也

後漢書鄭均傳束脩安貧劉般傳束脩至行此皆以檢束脩飾爲義

食于有喪者之側

皇疏云謂孔子助葬時也爲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執鞭之士

周禮條狼氏下士六人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朝士中士六人率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

在齊聞韶

漢書樂志云樂本性情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流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在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美之甚也　史記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

按集解引王肅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于此此此齊皇侃疏曰孔子至齊聞齊君奏韶樂之盛而心爲痛傷故曰忘味至于一時乃止也何以然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故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

忘味何遠情之深也按王意自當如皇氏此疏邢疏則郢書燕說矣王氏之說不如漢書可從然亦可備一解也

五十以學易

集解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過皇疏云是時孔子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

禱爾于上下神祇

皇疏引欒肇曰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

川大夫奉宗廟此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禱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事禱則典禮之言弃金縢之義廢矣

三以天下讓

范甯云三讓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因太王病託採藥于吳越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

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　吳越春秋曰季歷讓國于泰伯而三讓不受論衡云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世泰伯再遜王季不聽三遜曰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主王季乃權受之按此二說皆傅會不足信

籩豆

爾雅木豆謂之豆周禮旊人爲豆實三而成觳崇尺鄭注豆實四升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禮圖云口員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其實四升用薦葅醢醢人掌四豆之實是也　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云于豆于登毛傳豆薦葅醢登盛大羹冬官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則登亦通謂之豆少牢饋食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　又夏后氏以楬豆鄭云楬無異物之飾又周獻豆鄭云獻疏刻之　竹豆謂之籩鄭云以竹爲之口有縢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豆宜濕物籩宜乾物

籩人掌四籩之實盛棗栗之屬是也明堂位薦用雕篹鄭云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疏云形似筥儀禮所用或一豆一籩或二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之實八羞豆之實二此天子之祭禮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又聘禮歸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賓客之禮也掌客之豆較多于禮器之數者禮器之數用數也掌

客之數陳數也又經中舉豆數者多而獨不及籩數蓋
豆重而籩輕觀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饋食時佐食
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及主婦亞獻始設籩贊籩祭少
牢禮則至賓尸時主婦始取四籩于房設于豆西觀其
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可見

籩豆數圖

一豆一籩

脯　醢

士冠　士昏醴賓　鄉飲鄉射　聘禮醴賓　燕禮
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　士喪禮始死　小歛　朝

夕奠　特牲主人獻賓

兩豆兩籩

葵菹　蠃醢　栗　脯

士冠再醮　大歛甒豆兩籩無縢　士虞　獻祝
特牲　主婦致爵于主人

四豆四籩

韭菹　醓醢　葵菹　蠃醢
籩　蕡　白　黑

既夕遣奠　少牢儐尸

有豆無籩

士昏禮夫婦席醓醬二豆菹醢四豆　婦饋舅姑有
菹醢　聘禮歸饔西夾六豆東夾如之　公食大夫
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　士喪禮朔月奠無籩有
黍稷當籩位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王弼曰言為政之次序也夫喜怒哀樂民之自然應感
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知民風既見其風
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
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
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
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凡樂始升歌三終次笙入三終次間歌三終次合樂三
終亂謂合樂也鄭氏云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此誤當云升歌
清廟合文王諸侯燕享升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及大夫士之禮皆歌鹿鳴合鄉樂鄉樂
即關雎也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坐工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曰周南召南

王后國君夫人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鄉射禮不歌不笙不間注云志在于射畧于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大射禮有歌有管而不間不合鄉射止合樂而工告備大射不合樂則工不告備樂必至合始盛也

又鄭注云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此以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以亂爲紊亂之亂又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以爲治亂之亂故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此魯韓之說漢初諸儒並相承用

黻冕

鄭注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盖冕服十二章黻居其末凡冕自十二章以至一章莫不有黻故以黻該祭服也邢疏以黻爲蔽膝義亦本鄭按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鄭注韍祭服之韠也玉藻注曰尊祭服異其名耳舜始作之以尊祭服韍或作黻孔疏有虞氏直以韋爲韍未有以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此致美之證世本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蓋衣服起于黃帝舜始爲十二章之衣裳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則夏之冕名收其制與周冕不殊也

溝洫

夏之溝洫不可攷書曰濬畎澮距川則與周制同攷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注壟中曰甽甽上曰伐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注遂者夫間小溝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注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注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共治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此井田之制九夫之法也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此十夫之法不爲井田蓋地上之平衍者九夫而爲溝奇零者十夫而爲溝相通皆以十之二治洫治澮夏后氏五十而貢則周之一夫于夏爲二夫如匠人則十八夫而爲溝于遂人則二十夫而爲溝也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匠人凡溝逆地阞阞謂脈理謂之

不行水屬不理孫水之所注不順理謂之不行

射御

五射一曰白矢貫侯而見其鏃之白也二曰參連發一矢而三矢連續也三曰剡注羽高鏃低剡然注去也四曰襄尺臣與君射不得竝立讓君一尺也五曰井儀四矢貫侯形如井也五御一曰鳴和鸞馬動則和鸞應也二曰逐水曲隨水勢曲折而不墜也三曰過君表田獵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閒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四曰舞交衢在交衢之中周旋應節也五曰逐禽左逐禽使左當君射也

麻冕

麻冕緇布冠本孔注此緇布冠非冠禮始加之緇布冠乃冕之上覆以木爲幹而以緇布衣之故亦謂之緇布冠周禮玉藻謂之延左傳謂之綖冕之所以爲冕取其上覆前下後高而名故左傳疏云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于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上元卽繒布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紐小鼻在武上以貫笄玉藻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邃深也前後深出于武是也冕之藻旒有等而麻冕則一顧命王麻冕卿士邦君亦皆麻冕也冕之武冠卷曰武周于首者以黑繒爲之旒以采絲組爲藻紘以組爲之是皆用絲唯冕則用布白虎通麻冕者何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何女紅之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皮弁用皮法上古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孔子曰麻冕禮也　三十升布爲之亦孔注凡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于二尺二寸中有二千四百縷也朝服布十五升冠倍之故三十升也

拜下

臣拜君之禮再拜稽首于堂下君辭之升堂復再拜稽首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此朝見時之拜也禮記燕義云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在儀禮則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皆然此燕飲時之拜也又非必親見君凡承君命皆同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故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命無

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于堂下也登升成拜也　拜下者禮之正至其殺則有不下拜故燕禮云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此拜下正禮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云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其後受酬媵觚于公皆用此禮至無算爵則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疏云禮彌殺也至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其雖非禮殺而君親辭之則未拜而升故燕禮注云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然聞命即升者在下亦已拜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此擯者之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于主君之意猶以為不成疏云主君雖辭賓猶終拜于下盡臣之禮此亦是拜下正禮

鳳鳥河圖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鳳皇翔于庭二皇（伏羲神農）鳳至于庭三代（堯舜禹）鳳止于門周室鳳至于澤德彌羨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韓詩外傳黃帝即位召天老問之曰鳳象何如對曰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乃致齊于宮鳳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帝王世紀黃帝坐于元扈有大鳥體被五色三文蓋鳳也左傳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于鳥正義引運斗樞云天樞德見則鳳皇翔宋志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瑞高辛氏使鼓人拊鞞鼓擊鍾磬鳳皇鼓翼而舞荀子詩曰鳳皇啾啾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注逸詩也帝謂堯也堯時鳳皇巢于阿閣書大傳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木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鳳皇別名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白虎通王者德至淵泉則河出龍圖左傳太皞以龍紀

漢百官表注庖犧將興神龍負圖而至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云余夢見兩龍挺白圖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帝至翠嬀之川大魚拆溜而至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綠圖宋志堯修壇于河洛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于日昃有龍馬啣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舜設壇于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禹觀于河有長人出

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成王觀河沉辟榮光竝出幕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鄭康成曰文王受洛書命爲天子　乾鑿度曰帝王始起河洛龍馬皆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正謹其友異也生之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靜順逆若甲爲齊乙爲東夷王者起于此國中　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古通靜天乃淸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瑞應之至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者皆盛氣也君子得衆人之助瑞應先見于陸瑞應之至君子法地地不如龍陸不如河

雅頌各得其所

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雅頌之所有體焉有聲焉有用焉黍離揚水體非雅則不得不降而爲風泮水閟宮體非風則可以升于頌七月一篇以其言男女之正則可爲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則可爲頌見周禮籥章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是皆

體也九夏則宜金奏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注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繁遏渠皆九夏篇南陔六篇則宜笙樂見儀禮鄉飲酒禮鹿鳴之三或爲工歌見鄉飲酒禮或爲簫詠國語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是聲也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諸侯燕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其燕羣臣及大夫士之禮皆升歌小雅而合必以風是用也

匹夫

皇氏疏曰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惟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輯

宗廟朝廷

宗尊也廟貌也大宗百世不遷故曰宗廟魯用天子禮太廟如天子明堂魯公之廟如文世室武公之廟如武世室亦有七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亦曰太室　案此傳則武公不得稱世室羣公稱宮

人臣早見于君曰朝朝者所以朝也凡朝不屋君臣咸立于廷故曰朝廷天子諸侯皆三朝天子皋門諸侯庫門之內曰外朝國有大事詢衆庶之朝也廷有三槐九棘小司寇朝士掌焉天子應門諸侯雉門之內曰治朝亦曰內朝對外朝而言亦曰外朝對燕朝而言每日視朝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天子諸侯路門之內曰燕朝亦曰內朝王與宗人圖嘉事及每日視朝退而聽政之朝太僕小臣掌焉三朝三門依戴震攷工記圖

朝

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此內朝謂治朝朝服者元冠元衣素裳凡朝君臣同服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羣士東面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注云正王視朝之位王入內朝皆退鄭云天子諸侯其禮同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復之言報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逆謂上書夏官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疏云燕服位者謂在路寢聽事訖適小寢釋服之時

江永曰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與大夫言時是也　君出路門立于宁君在時也偏揖羣臣則朝禮畢于是君退適路寢羣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居之是也諸侯亦然　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于內朝退適路寢則君位虛故有過位升堂之事

上大夫下大夫

周禮太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諸侯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二大夫一爲小司徒一爲小宰魯謂大宰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是也　司空下二大夫一爲小司空一爲小司寇孔子爲司寇小司寇也　司馬之下惟一大夫小司馬也詩疏說　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

夫分言之則卿爲上大夫其大夫則皆爲下大夫魯之上大夫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見昭四年左傳杜注孔子爲司寇時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也其後反魯語時則季康子孟武伯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于經春秋例非卿不書則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下大夫則孔子而外當爲四人臧氏世爲大夫其時則臧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國策曰文伯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是人不從則正與孔子同官皆爲大夫與夫子同列者也

君召使擯

介紹而傳命君子于所尊勿敢質敬之至也在賓曰介在主曰擯周官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上擯惟一人餘皆承擯紹擯凡傳命之禮諸侯相朝則交擯交擯者主君傳辭於上擯上擯傳承擯承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答辭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傳末擯相次而上至于主君也傳命則相揖下云揖所與立是也若聘賓則旅擯旅讀爲臚陳也旅擯者但陳列擯介而不次傳上擯受命于主君出至末擯南賓亦前至末介北相對而通辭也此言揖所與立是交擯而非旅擯然諸侯相朝其出則主君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見周官司儀不得有賓退而擯復命之事則此仍是聘而非朝矣蓋春秋時大夫强故聘皆用交擯之禮也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之事孔子爲下大夫揖所與立左右手是爲承擯而有此者聘禮疏云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也然則君召使擯非特召爲承擯且使攝上擯也

揖所與立

此交擯也主君在大門內中庭賓在大門外擯者出請事傳命于賓賓對反傳至主謂之一辭主人辭不敢當

而賓對謂之再辭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謂之三辭三辭皆傳命出入三辭旣竟乃傳命逆賓公迎賓于大門內上擯納賓及廟門君揖入立于中庭儿筵旣設擯者出請命賓執玉擯者入告辭玉三辭此時又當傳命時孔子尙在承擯中揖所與立也旣三辭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負西塾北面立擯皆入門右負東塾北面立惟上擯進相君君升堂上擯退立于中庭孔子攝上擯在入門進相君時始

趨進

賓主旣升堂賓致命主君當拜擯者進阼階西而釋辭

于賓曰子以君命在辱君拜君命之辱遂相公拜公既受上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江永云擯者從中庭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行緩故必當趨趨進謂此也俗解不知此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君迎賓及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凡趨有二法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蹈半跡大夫徐趨繼武跡相及士徐趨中武跡間容跡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又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皆是也後章足縮縮如有循是徐趨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起也而手足無移不得邪動又曰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

賓退復命

凡聘禮先聘君次享君次聘夫人享夫人次賓介私覿畢擯者出請事賓告畢擯者入告皆上擯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北面將揖而出介在其右西上承擯紹擯亦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傳君命問君賓對公再拜又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問勞皆上擯傳命賓出公再拜送賓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賓請有事于大夫上擯反命公禮辭許上擯反告賓不顧君反路寢皆聘禮經注之文

趨進及賓退復命非惟將幣時有之饗食之禮亦然公食大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廂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及公將侑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入公門

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曰皐應路諸侯曰庫雉路魯用天子之禮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其制高大與天子等也考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雉高一丈戴震云謂路門應門之崇也宮隅之制七雉戴云是皐門之崇也皐門有伉言高于他門又曰廟門容大扃七个注扃鼎鉉大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个注小扃長二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不容者兩門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應門二徹三个注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此天子之門制魯公門亦然禮記云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疏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公羊傳曰設兩觀天子之制何休注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鄭據周禮注以闕卽象魏孔以闕與觀臺門爲一江慎修云當如公羊說魯之兩觀在雉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

宗廟在雉門內故禮運孔子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
之上也臺門之制當在雉門若路門有內外塾不得爲臺制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凡門兩邊立長木謂之棖中央豎短木謂之闑門以向
堂爲中東爲闑右西爲闑左曲禮孔疏說或謂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者非
東西各有中出入之法賓由闑左主由闑右或謂常擯右扉非是
臣統于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也　聘賓
公事自闑西賓禮也私事自闑東自比于臣也此中門
謂闑右之中謂凡尊者出入皆中門非尊者皆稍偏近
闑故玉藻云賓入不中門謂聘賓注云辟尊者所從也

疏云稍東近闑賓公事自闑西故曰稍東近闑由此可見出入者並不
得中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疏云棖
闑之間尊者所行故不得當之然則不中門者辟尊者
所行或曰謂人君多立中門而見人故中門爲君位非
也　此章言朝儀以下文過位觀之則此門當爲庫雉
立者夫子從大夫後待三卿至乃從入耳
爾雅柣謂之閾說文柣作榍限也繫傳云所以爲限閾
曲禮不踐閾士大夫出入君門之恒禮也論語疏不履
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閾閫右之閾

過位

此君之虛位謂治朝揖諸臣之位也朝禮畢君退適路
寢聽政故位虛人臣有所白于君乃入內朝小臣所謂
羣臣之復逆是也由治朝入路門則必過君之位此依鄭黨
圖考
鄭注論語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則以此位
爲內朝廷中之位燕禮在路寢卿大夫入門右同北面
公揖之卿轉而西面大夫少仍北面故爾雅曰中庭之
左右謂之位曲禮下卿位疏云路門內門東北面位君
出過之而下車入則未至而下車皆是也過位如此解
乃與下復其位相合

升堂

三朝惟路寢有堂其高則魯七命堂高七尺階七等凡
入內朝之禮當如燕禮之儀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入
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
南南鄉邇卿邇近也揖而近之卿西面北上邇大夫大夫皆少
進君升然後命之升其升則西階也此正朝也若燕見
于君則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
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亦或命坐孔子侍坐
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燕見在路寢堂也此章之義亦
得包之

沒階趨進　復其位
入必先右門右北面之位故出亦必復門右北面之位
侯尊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進者進
于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故又曰進而不
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爲衍文未思位及堂塗之所在耳
此趨進是疾趨
執圭
注云圭諸侯命圭誤也命圭以朝不以聘聘圭謂之瑑
圭子男則用瑑璧但刻爲圻鄂瑑起而無桓信躬穀蒲
之文皆降其命圭一等上公之臣執瑑圭八寸侯伯之

瑑圭六寸子男瑑璧四寸皆有繅繅者以木板如圭以
韋衣之上元下纁以下藉圭而畫采于其側畫采于側戴東原說
別有五采組爲繫束之而垂其繫以爲飾則曰垂繅屈
此繫而執之則曰屈繅此儀禮疏之說周禮春官典瑞云瑑圭
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二采朱綠也一匝曰就以頫聘圭以聘君璋以聘夫
人璧琮以享攷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據上公言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
等朱白蒼朱白蒼一等即一色六等爲再就問諸侯朱綠繅八寸亦據
上公言朱綠二采也皆元纁繫長尺絢組五采曰絢是也
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北面賈人西面坐起櫝取圭垂繅

不起而授宰上卿宰執圭屈繅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
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此隨行之賈人遂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束帛加琮皆如初遂
行入竟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介北面賈人北面
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復位展璧琮亦如之及
將幣賓皮弁公亦皮弁擯者納賓賓入門左及廟門公
揖入立于中庭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
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
賓襲執圭擯者辭玉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闑西三揖三讓
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側襲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閒側特也無贊之者賓降公側授宰玉裼降立玉藻曰服
之襲也充美也執玉龜襲
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自莊盛也升堂讓
謂舉手平衡也將授志趨志猶念也謂審行步授如爭承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下
如送下堂如君送然君還而後退君迴還賓迅出廟門下階發氣怡焉發氣
舍息也再三舉足又趨自安定乃復趨及門正焉容色復故又曰執享
后琮以錦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
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至聘于天子諸侯皆用
瑑玉減二寸然則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享用璧以帛
享王后夫人皆琮以錦瑑璧琮皆六寸也聘禮記曰凡

庭實皮馬相間可也間代也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
注云貨謂玉也君子于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于貨傷敗其爲德幣謂束帛也受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于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蹌容貌舒揚

私覿

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馬爲庭實入門右私事自闑東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也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以從將還之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馬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以客禮入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授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再拜稽首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介皆私覿畢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乃送賓

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士相見禮曰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聘之圭璋禮畢則還之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堂下聽命升自西階南面受玉降授上介又還璋如初使者歸反命于朝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北面反命

享禮

聘禮既受圭賓降出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入設或以馬或以皮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公再拜受幣賓出公側授宰幣聘于夫人用璋在享君之後非享禮中事享用琮如初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此後公禮賓畢乃行私覿集注用圭璧本鄭氏乃概言享禮所用其實曾聘諸侯享用璧琮不得用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圭璋特達馬皮皆庭寔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記曰私覿愉愉焉容貌和敬出如舒雁舒雁鵝也威儀自然而有行列也

覿用束錦乘馬皆公家之幣對享禮則爲私耳聘禮記曰私覿賓若私獻將命可知覿之後更有私獻而覿非聘賓之私禮矣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江曰謂從君朝鄰國而行私覿爲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借于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

紺緅飾

所謂緣之禮謂之純衣冠裳皆有之在冠則純梁之兩邊見曲禮疏在衣則純領及袂口深衣緣袂口知端衣亦然在裳則純其幅及下士喪禮注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深衣則又純其邊衣裳之側外衿之邊凡衣裳之純皆廣寸半表裏共三寸惟領飾及曲衿廣二寸深衣注集注但言領緣未備也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衿二寸注衿曲領也士喪禮禒衣注云黑衣裳赤緣又明衣裳縓綼緆注縓今紅也紅是間色或是斂尸明衣特用之未必明衣皆然緇純此所用之色也

《論語》　十三　三

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云四入為朱六入為元賈疏以纁入赤汁則四入為朱以纁入黑汁則四入為紺更入黑汁則為緅矣紺緅相類之物鄭司農注周禮五入為緅引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据此則知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不以為飾者亦以其非正色耳齋衣元冠元端孔云紺齋服是誤以紺為元矣練衣縓緣孔云緅飾練是誤以緅為縓矣

紅紫　褻服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元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間故為間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木尅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火尅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水尅火故紫色黑赤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土尅水故騮黃之色黃黑也四方各有定位惟土寄于火故地之色赤黃以五色言之為間六色言之則正也間色皆相尅所以不正纁則火生土非紅紫之類爾雅注縓今之紅也三年之喪練服之飾用之所謂練冠縓緣也詩縞衣茹藘箋云茅蒐染巾也茹藘茅蒐也可以染絳此亦近紅庶人之妻以為巾玉藻曰元

《論語》　十四　三

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以為僭宋王者之後服紅紫所用如此無以為服者惟春秋傳衛渾良父紫衣狐裘太子數以三罪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蓋春秋時所尚非正也管子云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國語云齊紫敗絮也而賈十倍褻服私居服亦公會之服深衣以下是也玉藻曰纊為繭緼為袍注衣有著之異名也纊新緜緼舊絮禪為絅帛為褶注絅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皆褻服也又所以表袍者為祿衣注黑衣裳表緣皆衣裳相連為之

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集解必表而出之加上衣集註先著裏衣二說不同其

實皆是而皆未盡也古人之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身之衣最近身者曰澤詩與子同澤親身衣上冬則加裘夏則加絺綌春秋則加袷褶又其上加裼衣郎中衣裼衣之上加正服此聘禮賈疏之說袗絺綌者未有無裏衣亦未有無上衣者也然此與下節並是論裼衣表而出之者謂以裼衣表絺綌而著其色如絺綌黑則加緇衣絺綌白則加素衣表裏相稱故曰出之邢疏云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謨以上衣爲正服出之爲出門是以文義不可通玉藻振注讀爲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可知袗絺綌與表裘一例皆謂不加裼衣也

集注引蒙彼縐絺詩意亦以展衣蒙縐絺之上

古人服有裼襲凡裘葛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正服裼者開正服之前衿袒出左袖而露其裼衣以正服之左裹揷諸前衿之右也亦曰禮裼故聘禮記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也若掩其正服裼衣不見則謂之襲也裼衣郎中衣惟賈氏儀禮疏說裼襲爲是若曲禮疏以裼衣之上別有襲衣論語疏謂裘葛之內有中衣皆誤凡裼衣必與裘葛同色裘葛又與正服同色

江曰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欲其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此未著韠亦象裳故裼衣必象上服使內外稱

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謂已致龜玉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又曰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蓋古人行禮至盛則以襲爲敬不盛則以裼爲敬至于燕居不文飾則襲而不裼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非敬事不敢禮裼是也凡經言裼裘主于裘其實絺綌亦然

緇衣羔裘

緇衣緇布衣緇衣羔裘則上服朝服及元端也朝服者元衣素裳諸侯日視朝君臣同服之大夫以爲祭服元端者元衣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臣夕于君及大夫視私朝之服士以爲祭服儀禮注士祭服元端朝服元端

皆以十五升布爲之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袖也凡裘君用純臣下之故袖飾異皮詩羔裘疏詩羔裘豹袪羔裘豹飾是也天子之裘當是豹飾

朝服之上有爵弁服大夫則有元冕服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袖元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士大夫也蓋元衣之裘元衣謂元冕服及爵弁服皆元衣纁裳也然則夫子宜有元綃衣狐青裘論語不言文不備也

素衣麑裘

素衣白布衣素衣麑裘上服皮弁也皮弁服者十五升布衣積素以爲裳諸侯視朔君臣同服之天子視朝皮弁又聘

禮君臣皆皮弁服又大蜡皮弁素服而祭但天子諸侯皮弁服之裘狐白裼以素錦衣大夫則麑裘青豻褎而裼素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以爲上加皮弁服也又曰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絞蒼黃之色疏家以爲誤也聘禮疏以爲視朔則君臣同素衣聘則君素衣臣綾衣亦非是

黃衣狐裘

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黃衣大蜡時蠟先祖之服也周之禮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月令孟冬之文孟冬周十二月其上云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卽蜡也謂之臘亦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故郊特牲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又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服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是也則黃衣狐裘又爲兵事韎韋之裘韎韋服者周官謂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韎赤黃之間色又以爲衣裳春秋傳爲韎韋之跗注兵事君臣同服也黃衣狐裘必兼二者方備

短右袂

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屬幅者幅廣二尺二寸屬而連于衣不去其邊與身正方衣身以二幅布各長二尺二寸廣亦二尺二寸　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謂肘以前反詘之得尺二寸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短右袂者葢無反詘之尺二寸

褻裘　狐貉

江云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犬羊爲庶人之裘則君子所服惟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升降上下長則不便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卽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褻裘之外服深衣又禮記袍必有表祿衣所以表袍者既以表袍則亦得以襲深衣又云表裘不入公門則褻裘亦必有表之者表裘外衣也古者服裘皆向外不加裼襲爲表裘

寢衣

孔注今之被也經傳被皆曰衾無名寢衣者

非帷裳必殺之

冕弁服朝服元端皆殊衣裳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削一寸以爲縫則下齊一丈四尺其要中爲襞積無數使其長得下齊之半此帷裳之制也其非

帷裳則連衣裳爲之其幅十有二前後各六中四幅各廣八寸幅大削兩旁爲衽使上銳而下廣一尺八寸合十二幅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而要中七尺二寸要中上屬于衣之處故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三袪袪袂口凡袪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之七尺二寸是謂要中之數縫齊倍要也殺者殺其當旁之衽非幅幅殺之非帷裳之衣深衣一也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中衣俱錫衣二也緇衣素衣之屬祿衣三也黑色而赤緣所以表袍又在喪服則長衣如深衣而純以素其外則袍繭袷褶絺綌皆同深衣之制　深衣曰古者深衣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續衽在旁兩衽相連鉤邊右旁別爲曲裾著于後衽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袼二尺二寸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通衣半邊二尺二寸爲四尺五寸半反詘尺二寸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此深衣帶下于朝祭服之帶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凡裳前三後四者法奇陰偶此應十二月袂圜以應規掖中二尺二寸至袪尺二寸圜殺爲之曲袷如矩以應方方領也負繩及踝以應直謂背縫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謂裳邊深衣從江說

吉月必朝服而朝

朝服視朝之服元衣元冠素裳也諸侯視朝皮弁服孔安國注朝服皮弁服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惡其禮廢故每于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君所謂我愛其禮也誤江云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于在位之臣也是時魯君未必視朔即視朔亦惟從視朝江以文公以後視朔不盡廢或行或否耳致仕老臣可不朝吉月必朝者一月更新不忘君也

明衣

士喪禮記曰明衣裳用幕布帷幕之布袂屬幅幅二尺二寸不削兩旁爲縫謂之屬幅長下膝注云長下膝又有裳于蔽下體深也有前後裳亦前三後四不辟注不辟積疏云以其一服不動江云据疏則生時明衣有辟積長及轂注云轂足附也疏云亦是長毋被土縓綼緆緣裳不及幅旁以綠緇純緣衣領袂以緇疏云象天地也此襲尸之明衣生人之明衣當同制江慎修云他衣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爲齊制之歟孔云以布爲沐浴衣亦是据喪禮集注因孔注也

凡齊服元端凶荒有所禱請而齊則素端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是也周禮注以爲士齊服元端素端大夫以上侈其袂侈袂者半而益一郊特牲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謂服元端

齊變食遷坐注疏說不多食以上皆言齊時其尋常未必然

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集注之文出于彼又荀子云端衣元裳絻而乘輅者志不在于食葷天子元冕而齊故曰絻而乘輅葷謂辛菜也變食不止于此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鄭司農注曰齊必變食則變食者謂

盛饌也王日一舉大牢(殺牲盛饌曰舉)日中及夕則餕餘齊則每食一太牢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天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齊(玉府王齊則共食玉鄭司農云王齊則食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牲牢爲天産食之亦所以作陽德也)祭義曰致齊于內散齊于外內者內寢外者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于室尊者恒居奧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不敢當尊也遷坐者蓋不居奧如侍親也

食

凡常食黍稷以簋盛之(士以敦)大夫以上加稻粱天子又加麥苽(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是也)禮食少牢者四簋太牢者六簋(見詩疏)公食大夫禮諸侯之大夫也太牢黍稷六簋又加二簋稻粱(天子大夫食禮八簋詩伐木陳饋八簋)若燕食則亦不定周官食醫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稌即稻)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疏君子大夫以上也又內則曰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稰熟穫穛生穫)大雅曰彼疏斯粺箋云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米粟法云粟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米精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文以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舂八斗曰糳與此異)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

膾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疏云謂先牒爲大臠而後細切之爲膾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

不時不食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禮自天子至士一日皆三時食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以食夕祭牢肉互舉之皆朝夕日中三食也)

不得其醬

醬者醢醢之總名周禮有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雁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麋鹿麕也)醢人醯人掌之皆豆實也醬有以和食者內則曰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鱉醢醬三牲和用醯是也有以配食者內則曰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脯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是也周禮所言皆配食之醬

凡食以醬爲主故玉藻曰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曲禮曰獻熟食者操醬齊進食則醯醬處內公食大夫禮公親設醯醬注云醬有三種案公食禮席前設醯醬是爲食主食正饌牲牢用之其左則菹醢六豆是謂庶饈食稻粱用之其右則加豆有炙有胾有膾有醯胾膾皆以醯配之炙則否禮記曰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和也公食十六豆芥醬醯魚膾魚皆用醯凡禮食皆略同

祭肉　饋祭肉

曲禮曰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俎

下大夫祭少牢羊豕各分二十一體前髃骨三肩臂臑後脛骨三膞胳左右體爲十二脊三正脊脡脊橫脊左右脅各三代脅長脅短脅合二十一升右胖去髀凡十一體脅脊皆二骨以並魚十有五皆升腊用麋一純用全升分爲十八體脊三合爲一兩髀屬于尻髀不升凡十七其左胖以爲主人主婦以下之俎　尸俎盛于肵俎以歸尸羊豕盡盛十一體惟釋脅脊各一骨魚盛七个腊盛右胖脊九體所釋羊豕脅脊六骨及魚三个腊左脅三骨爲陽厭之俎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其魚四个．腊左五體爲祝主人主婦之俎主人魚一腊臂主婦魚一腊臑祝魚一腊兩髀屬于尻尚有魚一腊肫骼三體羊豕左所用則主人俎用臂主婦用羊臑長賓用羊骼長兄弟用肩折祝主人主婦皆有脊脅脊折爲骨長兄弟有脅其餘若佐食則折衆賓及兄弟內賓私人皆脅折者折正體之骨脅則升殺度餘骨可用者用之此皆祭俎尸及賓則使人歸之臣則自徹其俎不在頒賜之數其用所餘則以頒賜或饋朋友

饋祭肉之禮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人祭而饋祭肉于君子爲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祔練曰告祔陳之祭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疏食菜羹瓜祭

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注云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二曰衍祭注云衍當爲延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三曰炮祭注云炮當爲包猶兼也兼取物而祭于一處有司徹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白黑籩實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四曰周祭注曰周猶徧也殺之序徧祭之是也五曰振祭六曰擩祭注曰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特牲少牢未食之前以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是也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特牲少牢尸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也振之振動其手也七曰絕祭八曰繚祭注云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以手從肺

術之至于末乃絶其祭見鄉飲酒禮禮略者絶則祭之不循其本直絶肺祭見鄉射禮

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　明堂位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古人凡食皆祭餕餘亦然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謂父餕子餘夫餕妻餘乃不祭其餘皆祭玉藻夕祭牢肉是也賓主之禮惟水漿不祭臣于君則亦祭之玉藻惟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注謂食于敵體之人祭水漿為大厭降也公食大夫禮則賓祭肺粱

玉藻瓜祭上環疏曰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疐閒下環是脫華處也祭瓜與祭他食不同又是菜屬故與疏食菜羹連言之孔注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是也

席

禮器大夫之席再重再重者兩重也先設者為筵加者為席依公食禮筵繅布純加萑席元帛純也席之廣皆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曲禮曰席間函丈文王世子曰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三席則函丈也函猶容也其長則有二種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丈六尺以左右餜故用長席筵燕坐羣居亦用之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疏云此以蒲筵常故得容四人也其尋席皆長八尺公食禮萑席尋是也蒲筵亦有短者不必皆常席有首尾謂之上下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凡升由下降由上也席不正為失其面鄉或錯上下及食坐而不盡前講席而不函丈皆是也

其將坐而正者所以為禮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

鄉人飲酒

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鄉射禮是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飲酒義中言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皆鄉中禮飲鄉黨所記則鄉人有時聚會飲酒耳　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後賓興以賢者為賓正齒位以老者為賓此云夫于杖者出斯出矣則他人有不出者故知非禮飲

禮器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為醵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周禮族師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族師春秋祭酺酺為人災害之神也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醵為說亦醵之類又詩瓠葉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義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乃依士禮立賓

主獻酬此鄉人飲酒之屬

鄉人儺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疏云難陽氣是君象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者也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于四方之門疏云言大者以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曰大難（鄉人儺即季冬大難）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儺毆疫

郊特牲曰鄉人禓（注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疏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論語孔注亦同此當為正解集注前一說則以朝服為對君之服重先王之禮也

君賜食

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好賜王所善而賜之）此賜食謂好賜也家語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此賜生也　按君賜腥不見于經

聘禮致飧飪一牢腥一牢歸饔餼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飪熟食也餼生牲也記曰賜饔惟羹飪筮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于大夫肦肉及廋車（廋廋人掌馬車巾車無不偏及）注云腥不祭與此異蓋彼為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薦飪此尋常小賜禮熟食非牢故不祭腥或牲故祭不同也

侍食於君

凡君與臣正禮食公食大夫禮是也公退于廂不共食其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或君不客之則非禮食二者皆謂之侍食客之者臣得祭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不客之者臣不祭君之客已與不客已見于膳宰之嘗羞不嘗羞膳宰不在則是君客之若有膳宰嘗羞則是非客之故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嘗羞者嘗已前之膳若為君嘗食然非如膳宰嘗君）食又曰若有嘗羞者（注膳宰在也）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不祭不

嘗羞飯飲而俟士相見禮曰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食注其祭食示爲君嘗食也徧嘗膳注謂庶羞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此謂君與之禮食疏小禮食小疏云此即玉藻君客之不云客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以膳宰不在故知君客之疏說是也又曰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與玉藻正同鄉黨此文與士相見禮文合其爲君客之可知但據玉藻則命祭之後乃嘗羞按此鄭注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蓋君祭之後乃命臣祭凡敵客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于君祭之時則己先飯不欲當君之客也君祭辨則嘗羞亦辨上相見禮注食其祭食蓋君所祭則食之君命之祭然後祭也玉

藻先說祭故進在前耳邢疏以此不言祭爲君不客之非也若不客之則膳宰嘗羞當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得先飯矣

負版

秋官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男八月生齒女七月生齒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亦可制孟冬祀司民星名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以下其死生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即小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天府主祖廟之藏者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綏

君升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亦曰貳綏僕右升所用皆繫于車少儀曰執君之乘車則坐注執執轡在謂守之也君不中坐示不行也僕者右帶劍注君在左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注面前也幦覆苓也負之由左肩肩上入右腋下申之于前覆苓上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行也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軨車闌也展視訖告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跪乘即少儀之坐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即少儀云乃步君出就車

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左右謂羣臣倍位侍駕者此君升車之禮也王升車履乘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王所履上車之石是也大夫以下之車則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少儀曰僕于君子升下則授綏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授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

車中不內顧

曲禮曰車上不廣欬注若爲自矜疏又驚衆也不妄指注爲惑衆立視五巂注巂猶規也疏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應十六步半式視馬尾俛注小顧不過轂注爲掩在後流過轂則掩後人私也

包注云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前視不過衡軛與禮五嶲不同疏云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輯

論語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相之者大夫士說者或以為天子之宗廟會同相之者諸侯非也諸侯宗廟之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祫祭（魯則又有五年之禘）及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而有所禱請）朝享（告朔而朝廟）是也春官大宗伯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每方分為四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朝宗受贄于朝受享于廟覲遇一受之于廟）更遞而徧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將征東方則東方諸侯皆來朝也）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同者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又大行人職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者皆見于王之事其諸侯相會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

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會即及期相見及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注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昌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是也言會同舉其大者則其他該之矣宗廟之相在天子則周禮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疏云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相之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肆師相治小禮則小相者小宗伯肆師之屬諸侯無大宗伯司馬兼之小宗伯爲士則大相宜司馬小宗伯以下爲小相也諸侯宗伯名宗人其屬有宗有司會同之相即擯介邢疏云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集注

端元端服章甫禮冠非是宗廟之事諸侯及卿大夫助祭者皆元冕士爵弁玉藻曰諸侯元冕以祭又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弁而祭于公會同之事朝于王則裨冕相者亦冕弁裨冕見王見覲禮相者無文古者大夫事君臣皆同服故知冕弁也諸侯相朝則皮弁相者亦皮弁見禮記疏元端章甫豈其服乎案鄭注曰衣元端衣正幅曰端對深衣有裳言之以其色元故亦曰元端非朝元端之衣冠章甫周曰委貌殷曰章甫即元冠也諸侯曰視朝之服諸侯視朝君臣同元冠元衣素裳謂之朝服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視朝之相依周禮太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諸侯畧同

徹

鄭注云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

鄭注考工記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鄭意邦國兼畿內采地言是王畿內外異法故云邦國亦內外異法然如此則邦國亦不盡用助

按周禮不言徹故鄭云諸侯謂之徹又鄭釋徹義以爲

通貢助之法通內外之地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又曰爲天下之通法其說足以彌縫遂人匠人之異又以傅合孟子之語可謂善于持論張南軒袁明善皆本其說以兼貢助爲徹然竊意既別法爲徹當自有制度假仍用貢助何取空立徹名又周禮雖有井授不聞公田乃知鄭所謂通是通貢稅兩法之意非用貢助兩法之制稼人職曰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所謂斂法蓋即徹法矣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則通豐凶計之助分公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

何休公羊注云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

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鑿一井也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井多則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鑿井于公田中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井邊近市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荻以爲樆雜菜畜五母雞二母豕瓜菓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食肉焉衣帛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孟子之餘夫年十六者

周禮餘夫亦受田百畝謂其父兄已受田則爲餘夫亦夫婦具者十井共出兵車一乘此非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十井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爲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畜三十年耕餘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周自公劉徹田爲糧始有徹法公劉鄭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至宣王

時封申伯詩云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平淮夷詩云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是亦用徹法也

片言章

片言孔注云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宿諾何注云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不豫諾此解勝集注偏言卽呂刑所謂單辭　又一說合下爲一章

冉子退朝

卿大夫之家惟一朝謂之內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入見曰天子諸侯

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韋昭注合官職于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事于內朝家朝也是大夫無內外朝陳用之誤會國語謂卿以下有二朝非也此四書釋地之說

宗族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

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皆爲小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諸侯奪宗大夫不得奪宗何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族者奏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今文夏侯歐陽說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孫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鄭康成駁五經異義從古尚書說白虎通從今文說又畧異

南人

鄭注不可以作巫醫云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注不占而已矣云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禮記緇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龜筮

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鄭注正用此義孔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

周禮春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天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獸醫下士四人男巫職曰春招弭以除疾病招招福也弭讀爲敉安也安凶禍也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是巫之治人疾病之事醫師職云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疾醫職云以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虫石穀養其病注云其治合之齊則神農子儀之術以五

氣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五色面貌青黃赤白黑
眡其死生注云醫用此者矣如扁鵲蒼公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
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
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
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
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
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
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
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
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

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徹
達幽此二條于朱注爲合
恒九三爻王弼注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
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而分無
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究詰故或承
之羞中不在體謂三陽似乾而非卦之二體

桓公九合諸侯

國語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云兵車之會三
乘車之會六雖與九合數同而與不以兵車悖不可爲
據唯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
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云衣
裳之會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
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
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左作首止七年會寗毋九年會葵
邱兵車之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
十六年會淮此四會傳皆云兵車之會也故注推其外皆爲衣裳之會又穀梁傳曰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
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在僖公十二年
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貫與陽穀皆有江人黃人可
知此二會非管仲意不得爲管仲之力除此二會則衣

裳之會九正合九合之數然范數衣裳自莊十三年會
北杏始然北杏之會經于諸侯皆稱人傳以爲桓非受
命之伯諸侯將以事授之故疑之曰可矣乎是此時桓
未成伯也其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劫齊侯公羊
傳曰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鄄三
後年又會鄄皆謀推齊爲伯又後年同盟于幽經書同
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穀梁傳曰于是而授之
諸侯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信其信仁其仁故鄭康成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
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九合始莊十四年會

埒以至葵邱依范注止有八劉炫以爲兵車之會唯有三洮亦衣裳之會穀梁傳誤其說爲是葢齊桓之合諸侯以葵邱爲限葵邱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邱以後皆兵車管仲死也葵邱爲桓之極盛于是有驕矜之志傳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爲桓之始衰洮之會在甯母之役葵邱之前正九合之數也　依鄭數九合莊十四年會于鄄（左傳宋服故也）十五年會于鄄二（左傳齊始伯也）十六年同盟于幽三（左云鄭成也穀云同尊周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四（左陳鄭服也穀齊侯得衆也）僖元年會檉五（左謀救鄭也）五年會首戴六（左寧周也）七年會甯母七（左謀鄭故也）八年會洮八（左謀王室也）九年會

葵邱九（左尋盟且修好禮也）論語疏云依穀十一會去北杏與陽穀爲九非也

作者七人

包注云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爲避世以至避言）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疏云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作十字之誤也（宋人有爲新說者云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皆制作而不述乎人也作如述而不作之作）

厲揭

爾雅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曰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詩疏云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摠名厲也此深涉不可渡則深于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者耳爾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上釋之明過此不可厲　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或作濿然履石而渡亦水淺方可由帶以上不能矣此毛鄭所以從爾雅也

杖

吕氏春秋云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

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愽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信之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古杖長六尺于此見之）

陳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陳名鄭有魚麗又有鸛有鵝楚有荊尸魯有支離晉有五陳又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有先驅申驅啟胠大殿與中軍爲六亦是陳名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注云田獵陳

名也

紳帶

玉藻曰天子素帶以素爲帶朱裏終辟注辟讀如裨謂以繒采飾其側終盡也而素帶終辟注謂諸侯也不朱裏合素爲之大夫素帶辟垂注大夫亦合素裨其紐及末紐所以束自紐及末紳也士練帶注禪而不合率以兩條繩置其邊而織之注讀如繂下辟辟紳之半以下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皆禪而率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并並也謂天子以至弟子同用組爲紐約紳長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中人帶下四尺五寸紳韠結三齊結即紐約大夫大帶四寸注大夫以上皆廣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注雜帶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注士裨垂之外內皆以緇廣二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凡帶有司之帶也無箴功不裨之　曹風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箋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小雅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　白虎通云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緇爲結于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一當爲二　凡大帶之內又有革帶廣二寸以繫佩及韠

夏時

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朔即正也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是以舜禹雖處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獘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

凡改正者皆時月俱改殷之春三月丑寅卯周之春三月子丑寅也故左氏春秋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東漢陳躬云十一月周以爲春十二月商以爲春十三月夏以爲春校之春秋確然無疑宋人說春秋以爲夏時冠周月大謬朱子亦曰夫子正爲建子爲春不順故告顏子欲改從建寅耳

逸周書周月解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唯夏正爲然百王

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

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注云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

春秋時晉用夏正左傳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注皆云夏正絳縣人甲子于晉七十三年于周則七十四年竹書紀年戰國時魏史也魏出于晉故其書皆夏正

禮運吾得夏時焉注今其存者有小正小正今見大戴禮記氣候寒暑物類之節王政民事之畧蓋夏之月令也集注云取其時之正與令之善是據小正而言非特用其時又用其令也

邢士登古今律麻考云朱子謂夏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若謂凡正月斗柄皆指寅而以斗柄所指爲建矣不知建寅者乃寅月以寅日爲建而卯則除辰則滿二月以卯日爲建而辰則除巳則滿之類非謂斗柄所指爲建也斗柄初昏建寅爲正月惟古爲然如萬麻年正月初昏斗柄指丑再千餘年則指子久之指亥指戌日漸移而東天漸移而西一正月也斗柄歷十二辰皆可指不必寅也此歲差之數天道推遷萬世可知者

殷輅古字輅路通禮文作路

虞夏之時蓋止一路至殷而有三周則有五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有鸞和也古車未有鸞和虞始有之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鉤車夏后氏之路也注有曲輿者也疏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前闌謂軾虞夏之路此外無聞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注禮器言次路七就字之誤也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周禮春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注玉路以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纓十有再就樊讀如鞶馬大帶也纓馬鞅皆以五

采罽飾之樊與郊特牲繁皆假借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注以金飾諸末鉤注婁領之鉤也以金爲之無錫亦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注以象飾諸末朱注無鉤以朱飾勒而已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注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四路皆鞔革此無飾故專名龍勒注龍駹也以白黑飾韋襍色爲勒條纓五就注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絛絛飾之不言樊字蓋脫爾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注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與革路同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玉路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顧命所陳是也鄭注尚書云大路玉路綴路玉路之貳先路金路次路金路之貳不陳象路革路木路主于朝祀而已此周天子之禮魯之郊天不得用玉路故用殷之大路明

堂位曰䖏以綏若乘大路戴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曰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云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則知周之木路卽殷之大路矣乘殷之路當是用殷三路木路以祀先路次路以賓朝之等不宜專指一路言之集注言等威已辨亦兼先路次路乃見等威非專言木路

周冕

世本云黄帝作冕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則虞夏殷之冕别名皇收冔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綖仰黄泉之下萬物被綖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冔詡字通皆大也十三月之時氣收本擧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綖仰不同故前後乖也前低一寸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冔之狀張大也收而達故前葱大者在後前小後大時物亦前葱也物生皆根大莖小葱謂瀐削如葱此收冔之形義也皇畫羽飾者疏云如皇邸皇舞皆爲鳳凰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也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云朱緑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云天子十有二旒亦夏

殷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此夏殷之旒制

鄕黨圖攷云天子用朱緑二采太早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别七旒五旒用之上下大夫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皆元冕朱裏延上覆曰延以元布衣其上朱爲裏紐小鼻在武上以貫笄武冠卷也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疏云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旒也以五色玉貫于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併也此据袞冕十二旒若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其玉則旒皆十二亦注疏說玉笄朱紘以朱組爲紘紘一條屬兩端于武諸侯注云侯當爲公之繅旒九就九旒長九寸九玉瑉玉三采朱白蒼其餘如王之事謂延紐元覆朱裏繅旒皆就皆三采也玉瑱疏云王亦有之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繅斿以其命數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就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繅玉皆朱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自諸公以下冕各兼下唯玉數各如其命此孔穎達禮疏說若賈公彥周禮疏則以爲諸公以下唯有一冕以冠諸服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所謂裘冕無旒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冕旒有二說前後有旒者歐陽氏說也鄭氏從之有前

無後者大小夏侯氏說也江慎修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當從夏侯氏說

樂舞

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卷者卷聚之意大卷故以族類解之大咸咸池堯樂也言其德無所不施咸皆也池施也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磬與韶同韶繼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夏大也亦中夏大濩湯樂也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濩救護也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成武功　樂記云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注大章堯樂名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咸　二注不同賈公彥以爲黃帝樂本名咸池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增修黃帝樂存其本名曰咸池而以其不增修者改名大章故大章大咸皆爲堯樂周公以咸池爲堯樂則以堯之大章更名曰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大卷即雲門亦即大章也　又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又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並大司樂疏　白虎通云受命而作樂與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以文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儛也以武得之先以武持干戚儛也儛即舞字又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鄭聲

周禮凡建國禁其過聲淫聲凶聲慢聲所謂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也放者流屏之謂非但禁絕之于朝廷之上而已師觸賂晉悼公伯業遂衰師慧賂宋而淫樂之矇謂宋無人魏文侯聽鄭音則不知倦趙烈侯好音愛鄭歌者鄭音好濫淫志自古如此亦其風土固然歟

蕭牆

鄭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故謂之蕭牆羅願爾雅翼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牆內乃爇蕭之地故曰蕭牆鄭之意以君臣之分正之羅之意以鬼神之怨惕之

鑽燧改火

淮南子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

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管子幼官篇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于日近于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于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于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于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

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日知錄

季孟之間

孔注云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按春秋昭四年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孔以次第考之故季爲上卿孟爲下卿國語則云叔孫之位不若季孟韋昭曰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與孔說異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適齊時季爲平子孟爲懿子叔爲昭子也

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鳴至尊著法戒也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案漢書古今人表師摯至擊磬襄八人列第三等在伯夷叔齊之後伯達伯适之前顏師古注云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然則班固以爲殷人鄭以爲平王時人孔安國注乃以爲魯哀

公時人耳白虎通班固所作則其所言殷禮也鄭注不時不食云一日之中三時食則大夫三飯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注謂朝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注謂日中與夕食則天子亦三飯諸侯與天子及大夫同三飯可知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謂告飽也案儀禮注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大夫十一士九或天子一食即告飽侑之乃更食凡三侑而盡十五飯諸侯再食告飽三侑而盡十三飯也其一侑爲亞飯再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耳士亦三侑大夫再侑避君

八士

疏云鄭元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　案晉語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注賈唐云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等是也逸周書武寤解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又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三巫十亂中又有南宮适疑八士皆尹氏別氏南宮在文王時皆爲虞官佐武王定天下以爲宣王成王時人皆非也古今人表亦以八士當文王時　白虎通曰質家積于仲文家積于叔周有八士不積于叔何益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

百工居肆

古者百工皆居官府造作用官物爲器所作之餘乃自貿之故周禮九賦有幣餘之賦先鄭注云百工之餘唯百工無私造故不居肆則不成也

大賚

集注引武成大賚四海又引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則賚兼二義一是散財發粟一是大封功臣也案周頌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文王既勞心于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勞心者是周所以受天命而王之由也于女諸臣之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勑之又何晏集解云言周家受天大賜富于善人亦可通

謹權量審法度

漢書律歷志引論語此文顏師古注云權卽斤兩也量謂斗斛也法度丈尺閻若璩云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

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日夜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未有舉權量而遺度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秦始皇紀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其證也

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銖殊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

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　又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注庣不滿之處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鄭周禮攷工之嘉量注縻散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龠躍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斗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斛角也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　又云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忖度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張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輯

孟子

靈臺 辟雝明堂

古說皆以靈臺辟雝明堂太廟同處一物異名在近郊國之東南丙巳之地中爲堂曰明堂有五室祭五帝宗祀文王以配之故亦名太廟其外水周之如辟謂之辟雝辟雝爲天子太學其四面爲四門之學又爲臺以望雲物謂之靈臺其外謂之靈囿辟廱之水謂之靈沼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圜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圜如璧壅之以水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此條見詩疏此以明堂與辟雝爲一也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象天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星中有五帝坐位此言五室以祀五帝與周禮合與大戴禮異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二說見明堂位疏此以明堂與太廟爲一也左氏說天

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見詩疏又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者少陽用事萬物著見亦見詩疏此以靈臺辟雍太廟爲一也故盧植周禮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亦言宗祀之廟非七廟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漢明帝立三宮是分爲三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貌則曰清廟清廟茅屋是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大戴禮保傅篇有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帝入太學之文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以禘祫在明堂大謬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天子居太廟太室是也揔謂之宮大射于射宮是也此三條皆見詩疏以上皆古說鄭康成之義則以明堂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盛德篇所言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乃吕不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見明堂位疏此爲一事太廟在治朝之左別爲一事非明堂

明堂雖祀文王不得爲太廟周制明堂太廟路寢三者同制故後人誤之三者同制見攷工記注靈臺辟雍合爲一處於臺下爲囿爲沼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在西郊也詩疏孔穎達詩疏云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辟雍是學之名耳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雍矣

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靈囿言靈道行于囿也靈沼言靈道行于沼也箋云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括地志云靈臺高二丈周囘一百二十步至唐太宗時猶存

　　數罟不入洿池

荀子曰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

　　斧斤以時入山林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林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後鄭謂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

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季猶稱也服與耜尙柔忍有期日出入有日數爲久盡物不入禁不入所禁中斬木斬四野之木可　有因地之時仲冬斬陽仲夏斬陰盡物性也有因物之時服耜斬季材利民用也有期限之時斬材有期日不盡物也專指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義未盡

五畝之宅

山陵川澤宮室涂巷三分去一一分而三分之山澤名山大澤不以頒者不在數計此不過岡阜陂池之類居一五涂去一城郭宮室去一每夫受五畝宅于邑爲廛里受二畝半于田首爲園圃鄭注遂人曰廛謂城邑之居注載師廛里謂民之邑里在都城者古莫民居之詳不可聞以意度之蓋鄉一州而有城遂一縣而有城其甸稍之公邑二百里三百里視州四百里五百里視縣此皆以民計者其三等采地則以四甸之縣爲小城四縣之都爲大城此以地計者以九分之一度之民一夫當得宅廬宮室地十一畝十一步除自受廛廬七畝半仍餘三畝六十一步又三分之以一爲國城王宮壇壝以一爲官治庠序壇廟閭巷以一爲附城墓地各得一畝二十步二尺州城五千家民廛爲萬二千五百畝官治三千畝有奇共萬五千五百畝有奇王之大夫四命則城方四里有奇城外餘墓地亦三千畝有奇外乃爲郭負郭乃有田民雖以冬至後四十五日出田而桑在城內之宅蠶時則入城蓋蠶性惡風濕不可于田首之廬故也田首廬二畝半樹瓜果葱韭築埸圃孟子專言樹桑故不及田首之廬也

刑罰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大傳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穆王命呂侯度作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傳曰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疏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刑數乃多于周禮而云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多而重刑少也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爲九刑周禮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二曰軍刑三曰鄉刑四曰官刑五曰國刑賈疏曰此五刑與墨劓等正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

全不入正刑

罰說文云罪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春秋元命包冈言爲詈刀詈爲罰罰之言网陷于害周禮司救凡民之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凡民之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鄭注罰謂撻辱之也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周禮司金有金罰貨罰廛人有罰布皆罰贖之罰

稅歛

漢　書刑法志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食貨志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按漢書以軍賦爲賦以田宅所征爲稅周禮凡稅皆通言賦稅有三色一是田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周禮所謂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也又謂之鋤粟　一是丁稅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周禮所謂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一是宅稅孟子所謂布縷之征周禮所謂任嬪以女事貢布帛是也授田則有田稅成丁則有丁稅一夫一婦爲室成室則授宅授宅則有宅稅古者人無不受田量地之遠近輕重稅之其不能自耕間民代爲之耕者亦稅粟謂之屋粟所謂田不耕者出屋粟也人無不授宅宅無不種桑麻若商賈之類廛市湊集或婦人業他事不種桑麻者出泉當賦謂之里布所謂宅不毛者有里布也農民則赴役其工商賈之類不能赴役者則以其所出當役若工貢器物圃貢草木之類是也閒民無田不出田稅而爲人執事不能赴役故令出布以當丁稅所謂凡無職者出夫布也或出粟當布則謂之閒粟若有室而婦亦爲人傭工則亦出泉以當宅稅謂之家征所謂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也掌交諭九稅之利鄭注謂稅民九職蓋九職兼此三稅矣

釁

釁者交神明之道也雜記雍人釁廟小子釁社稷五祀之宫兆圉師釁廄司約釁戸此皆釁屋之事大司馬涖釁主及軍器小子釁邦器軍器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筴天府釁寶鎮寶器皆釁器之事趙注云塗其釁郄此是從

鐘字望文為解于義未該廟社龜筴當有何釁郤也釁人共釁邑羊人凡刉珥共羊牲士師凡刉珥奉犬牲雞人凡祈釁共雞牲禳記凡宗廟之器成則釁之以豭豚凡釁無用牛者釁亦名刉珥用毛牲曰刉羽牲曰珥賈疏

折枝

趙注云折枝案摩折骨節解罷枝也解音懈罷音皮古枝支字通用四肢之字又用支故趙氏為此解理勝朱注後人又有解者云腰亦曰支折枝折腰也蓋言為長者揖拜耳亦通

文王之囿

詩靈臺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西北四十里王伯厚據此以為文王囿七十里之証漢書地里志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意當日或蕃遮為田獵之所而弛其利與民耳

巡狩

白虎通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至四岳者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羣后四

朝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諸侯年年朝此鄭注尚書之說夏殷之制天子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此鄭志說見王制疏則五服分年來朝周禮大行人之制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天子十二年一巡守白虎通云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守王制疏云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岳皆遍且關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岳周氏霍山為南岳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固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為長此是異說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注云三者王使臣于諸侯自五歲之後遂間歲遍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注云因省而召之聚于天子之宮教習之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因省為之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國殷見也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來朝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

史記五帝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帝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竹書紀年帝堯五年初巡守四嶽尚書大傳曰惟元祀舜假于文祖之年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樂正定樂名元祀岱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侏儒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鬒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

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縵縵和伯樂缺并論八音四會

泰山明堂

疏以爲郎周公朝諸侯之明堂非也周公朝諸侯之明堂在東都洛邑此周天子東巡守而朝諸侯之處與五室以祀五帝者異寔而同名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方明壇是其義也凡天子朝諸侯皆爲壇祀方明其壇倣明堂有四門又有應門皆壝土象之故亦曰明堂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三重也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是也

耕者九一

穀梁傳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爲漢書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按九一之說他無所見與周禮田制尤不合蓋孟子以助法約略言之穀梁及漢志則從孟子推衍之其二十畮爲廬舍之說則又以詩中田有廬傅合孟子其寔什一之語也觀下文滜梁無禁數語皆與周禮不合

知是孟子針砭時君　善爲通變之語不必有寔事周
禮園廛二十而一不指耕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皆言田賦輕近重遠者國語
所謂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也

仕者世祿

鄭康成云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不免農仕者世祿蓋
以免農則不授田也

關市譏而不征

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
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
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
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之稅也鄭康成曰總布
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司市
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澤梁無禁

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合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
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𠪚人掌以時𠪚爲梁凡𠪚者掌
其政令凡𠪚征入于玉府

罪人不拏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孟子　十二

萬鎰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
以一斤爲一金孟康曰二十　兩爲鎰趙注以二十四兩
爲鎰鄭康成又以三十兩爲鎰攷周制十六兩爲斤秦
更斤曰鎰漢又復鎰爲斤則鎰即十六兩

雲霓

爾雅疾雷爲霆霓此霓字當是霆霓之霓

三鼎五鼎

鼎之制上有耳下有足有鼏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鼏茅
爲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局木爲之大者廟門容
七箇小者庿門容三箇詩稱鼐鼎及鼒爾雅曰鼎絕大
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士
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
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
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
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舊圖天
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
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牛羊豕鼎各肰其
首于足上士喪禮陳鼎于寢門外西面士虞禮陳鼎于
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于門

孟子　十三

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而知

鼎數同

一鼎 特豚無配

特豚

士冠醮子 特豚載合升煑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

士昏婦饋舅姑 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 小斂之奠 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 朝禰之奠 既夕朝廟有二廟則饌于禰廟有小斂奠尸啓

三鼎 特豚而以魚腊配之

豚魚腊

特牲 有上中下三鼎牲上鼎魚中鼎腊下鼎 昏禮共牢 陳三鼎於寢門外

大斂之奠 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 朔月奠 朔月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

遷祖奠 陳鼎如殯

五鼎 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

羊豕魚腊膚

少牢 雍人陳鼎五魚鼎從羊三鼎在羊鑊之西膚從豕二鼎在豕鑊之西倫膚九魚用鮒十有五腊一純 聘禮致飧衆介皆少牢五鼎 玉藻諸侯朔月少牢

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于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于門外是也

七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公食大夫 甸人陳鼎七此下大夫之禮

九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

公食大夫上大夫九俎九俎卽九鼎也魚腊皆二俎明加鮮魚鮮腊

牛羊豕曰大牢凡七鼎九鼎者大牢而以魚腊腸胃膚配之者爲七又加鮮魚鮮腊者爲九

十鼎

正鼎七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陪鼎三 膷臐膮陪鼎又曰羞鼎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羹者也亨人祭祀賓客共鉶鼎鉶羹所以具五味也其菜則藿牛苦羊薇豕其具則膷牛臐羊膮豕自羹言之曰鉶羹自鼎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爲庶羞曰羞鼎其實一也

聘禮設飧上介餁一牢鼎七羞鼎三羞鼎則陪鼎也

十二鼎

正鼎九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

陪鼎三膷臐膮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　饔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后與王同庖
凡十鼎十二鼎皆合正鼎陪鼎或十或十二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有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別數則為奇數也

廛
集注云廛市宅也以周禮攷之廛乃民居區域之總名鄭注廛里廛人皆同而廛有二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云

圉廛二十而一皆謂民居之廛廛里任國中民居在城內者也民廛國中及鄉野皆有遂人云夫一廛者是也廛人掌斂廛布則是市廛為積貯貨物之所鄭注云市物邸舍是也市廛而不征是為市廛廛無夫里之布當為民廛朱子一以市廛解之非矣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此四布皆謂之征布王制云市廛而不稅注云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是但有廛布無餘布也是謂廛而不征　廛人又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

府又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即絘布總布等也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鄭司農云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貨物貯藏于市中而不租稅也不稅其物仍稅其廛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法而不廛當從此義為是

廛無夫里之布
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謂在市之工賈也里居也民受宅于城皆一家五畝多隙田以樹桑麻市為地狹祇有廛居更無空地可毛者工賈各有其業其家蠶桑或非便是為宅不毛

然工賈利厚其宅既不毛則不能責以宅之所出故使出里布與農民之廛稅相當也漢法重工商賦同此田不耕者出屋粟司馬法一井三家則一屋正一家之所受也田不耕者謂鄉遂師長之類受倍田不耕者也出屋粟者止出其家當受之田稅以倍受者為祿比國宅之無征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即轉移職事者彼不受廛田職事于人既無田稅又祿于比閭之中不自立戶不可別綴以亂役法故使出夫布為夫征其壯而娶者家二人尚不合受廛田鄭說田九等從二人至十人恐未然其妻則出嬪貢為家征也孟子所謂廛無夫里之布者蓋民既受

廛則是受田之民自有力役正征不當復同無職事者征夫布受廛以樹桑麻自有布縷正征不當復同工賈征里布使重受困也舊說相沿以爲示罰周公之時豈容有受廛田而不耕不毛者乎且既不能遵周公之法而甘爲惰民矣罰之出三倍及二十五倍之賦其能供乎

庠序學校

五帝之太學曰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文王世子遂之于成均鄭注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太學曰成均周立其學虞庠近是也賈疏以爲成均是揔名仍當代

各有別名虞則名上庠也　王制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右學左學周人東膠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此四代之學皆一爲大學一爲小學一在郊一在國中質家貴右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殷是也文家貴左大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夏周是也故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云殷制也殷之右學又名瞽宗周之虞庠又名辟雍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據小學諸侯據大學也（此皆疏義）周立四代之學立虞之上庠在西郊立殷之右學則瞽宗亦在西郊皆爲小學立夏后氏之東序在王宮之東爲大學改名爲東膠東序是夏學東膠爲周名故言四代也（此儀禮賈疏說）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疏以爲學干戈羽籥于東序者升大學者也未升大學則在瞽宗據疏義則書在上庠爲未升大學者其已升大學者則讀書亦在東序　虞庠在西郊者爲小學但一處又以爲鄉學天子六鄉則鄉序有六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

外是也州黨之學則名爲序序字當作榭與夏后氏之序不同周禮州長春秋屬民而飲酒于序注云序州黨之學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周禮即謂州長職也）凡屋無室曰榭（有堂無室）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是鄭以序字當爲榭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家有塾者疏云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七十而致仕者）有道德者爲里右師（書傳謂之父師）其次爲左師（書傳謂之小師）教里中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

黨有庠者疏云是鄉所居之黨旣立鄉庠不別立序皇氏云黨有庠殷制也術有序者鄭云術當爲遂葢六遂如鄉之州學但有序其秀者升之鄉庠也　案何休公羊注一里八十戶中里爲校室十月事畢父老教于校室漢書食貨志則云餘子在于序室是里塾謂之校亦謂之序也左傳曰鄭人遊于鄉校詩鄭風子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漢書公孫宏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此皇氏以黨有庠爲殷制與之合與孟子文遂要之孟子之文校庠序皆據鄉學又言設爲庠序學校四者並設則周之鄉學爲庠州黨爲序閭里爲校亦兼用三代可知也

四書典故覈

孟子

江都凌曙輯

井田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用謂使民事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鄉之田制與遂同賈疏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五人爲伍者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爲比在軍爲伍伍者聚也五伍爲兩者在鄉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爲卒者在鄉四閭爲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爲卒卒百人也五卒爲旅者在鄉五族爲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爲旅旅五百人也五旅爲師者在鄉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亦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爲軍者在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爲軍軍亦萬二千五百人也六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之內不見田制而遂內唯有田制不見軍法故鄭注

遂人云遂之軍法如六鄉彼此各舉一義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鄭注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經形體皆爲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内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賈疏遂在遠郊百里之外卽遂人所掌之野計甸稍縣都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見下文以遂于畿明遂人雖專掌二百之中乃兼掌三百以外溝洫井牧之法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賈疏遂人所掌卽六

遂之中爲溝洫之法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夫間有遂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此溝洫法雖與井田異制其五溝廣深亦與井田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之其田南北細分者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于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于南畔爲橫澮九澮則于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葢亦倍澮耳與匠人澮水所注大川異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

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

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
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
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
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二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
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
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
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
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
稅入于王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
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

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
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
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鄭知此爲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
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
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
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
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也此雖不言
異于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于鄉遂及公
邑是也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畫是不易上地家有

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
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
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司
馬法云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有九十夫之地宮室涂
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
夫受六夫之田故通三十家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
此天子畿內采地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是畿外邦國法凡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
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
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

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師之法則千乘之賦是
也

今案司馬法所謂夫屋只是田數一井三家示授田
之大凡鄭氏引其說推算一同之賦每邑四井三十
六夫邱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
六夫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夫都千二十四
井九千二百十六夫同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
百六十四夫內去三百六十五井一屋爲宮室涂巷
又通一家二夫寔授民田千三百六十五井一屋寔
受田出稅民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夫寔受田治洫民

六千九百十二夫定受田治澮民萬八百夫共三萬
夫君賞食十二稅二千四百五十八夫內輸六百十
四夫有奇于王共治溝洫澮者不出田稅仍賦匹馬
甲徒賈氏一夫入于公之說非鄭義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
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
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鄭注此采地之制賈疏此井田
法與遂人異彼夫間遂從此云田首則遂橫
今案遂上之徑義互見遂人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
百畝鄭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城郭之宅曰室
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今案以其室數制之卽後世食戶之法蓋量人授地
則制祿未平若以里數限則地形有沃隰之異而地
力有上下之殊矣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
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
餘夫亦如之鄭注萊謂休不耕者戶計一夫一婦而賦
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謂城邑之
居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
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賈疏餘夫亦如
之是餘夫有田有廛奇別受廛以備後離居之法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廛民居之
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爲場樊圃謂
之園王國百里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宅田
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
田也賈田在市賈人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
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
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
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
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家邑大夫采地小

都鄙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埏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于是爾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五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則廛里以下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戸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　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賈疏謂甸之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分去一之中去六存一以補其數

今案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之說與孟子天子之卿視侯異孟子之說蓋沿于典命出封加一等升受采于畿與立國殊非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者也鄭注似長凡疆地爲大都百里者三十六縣地爲小都五十里者百十二稍地爲二十五里者三百二十甸地十二同寔受田三十六萬夫除六遂七萬五千夫仍餘二十八萬五千夫爲公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注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疆埸有瓜

今案鄉遂溝洫之法卽孟子所謂國中十一使自賦者也小司徒造都鄙匠人治溝洫卽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者也但周官法一井九夫又以三等地通率授田而稅其夫孟子則以八家養公田而家百畝授取之制爲異耳鄭氏曰周官載師職田稅有重輕而皆就夫稅孟子謂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魯哀公問有若對以盍徹宣公稅畝春秋傳譏以非禮穀出不過籍以豐財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

師職夂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謂大田之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王畿稅行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亦善推經意矣先王治民之要在比閭族黨鄰里都鄙其法皆始于伍二伍聯之五伍聚之田聯其事室聯其居惟溝洫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則入室比居出田合作出入齊一常則爲教養變則爲戰守田稅軍賦損簡易行若以井田行之則割配紛紜矣出田時爲九爲八入室時爲十爲五出軍則長佐不常心無專屬是亂政也何氏公羊注習公羊助籍之說知其不能通故云十井爲里一里八十戶有車一乘案八十戶而爲車一乘者意以七十五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餘五家一出車四家各出一馬也漢復馬之法蓋倣此尚書大傳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爲七十二家是欲以井田合于軍賦其數可符然軍法起于伍八家爲鄰則無伍長也又軍吏取于民外平時將置何處故卒不能通也至甸出長轂邱出匹馬說

孟子　十　二

雖出司馬法殊不能通葢出賦無藏法甸馬合財可也十六井而出十八人難乎爲軍政矣故王六軍取于六鄉而六遂之軍副之大司徒大司馬所常役者皆用溝洫法非以其地奇零而爲之矣六鄉合二百里合六遂則方四百里豈皆崎嶇不可井授者乎其七十五人戰車一乘二十五人守車一乘之說雖出曹公新書然按之四閭爲族四兩爲卒之說正合械餱必同族自備乃不芬此古軍制之所以有節也至司馬法所云步畝夫屋井通成等只是田數之名不于井法其法每井三家豈有已劃成井而去三百畝爲宮室塗巷三百畝爲萊田之理故知爲舉名以示九三相乘之例耳故其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其法當以通爲始通立言或即甲士三百家出革車一乘馬十匹士十人徒二十人車一乘而用十馬無當則士十人當爲騎卒六韜多言騎卒雖其書未必眞亦宜有本其車或如大威篇所云用人推者　徒二十人則車卒矣采地起賦以助王師爲數少者亦弱枝之意也至孟子以八家同井則其法又當變或以四爲列二列爲聯而相保郵四四相乘由四而八而十六而六十四則諸葛氏八陣之所從出也武侯以蜀地狹改九軍爲八陣去握奇而節更整是故九夫十夫之法斷不能合甸出乘七十五人成出乘三十人之說亦斷

孟子　十一　二

不合謹就其可通者條別之

孔穎達左傳疏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案此準情量力據質人受馬于有司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說雖與司馬法殊然有可採

士田先鄭謂大夫士之子所受後鄭以大夫子免農破其說改爲仕謂爲圭田今案圭田無征君之所以優臣則當在賞田內（圭田卿以下之祭田蓋如天子諸侯之籍田躬爲粢盛以明潔

孟子 十二 三

若猶是俸田則收什一之稅僅五畝耳較今田才二畝有奇不足以見優厚矣）士田者蓋里民之升入學而未壯者民八歲就塾以次升于州鄉國學比至十六當受餘夫田今以秀升于學則不能自耕故如其田數之稅入給以優之及二十升太學九年大成則三十當有室矣乃入使長出使治制其祿入（凡升在州鄉學者學內自有養給而又優以稅給使繕衣服琴書等費也罷出學者仍從農夫受田宅）士工商家皆五口而當農夫一人者即農夫給田法蓋家有五人則給以田百畝也若故減三等人之田豈復成治體乎（士先王之所優禮斷無刻薄其家之理工商既以業事上出貢賦亦不宜更若其家）則後鄭九等田二人而當農夫一之說亦未爲得（庶人在官者已給以祿其祿給所不足如家多兄弟或子已娶婦之類自宜同農夫例加給廛田又焉有二而當一之事哉）

案滕地平衍故田不授萊以方五十里計之爲二千五百井城郭宅廬涂巷溝洫三分去一存千六百六十六井二屋九一爲公田實百七十井一屋六十六畝實征田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六畝又除廬田三萬六百七十三畝二十步而外無治洫治澮不稅之民朝聘燕享公式吏釆賓客世祿蓋盡出其中矣

六律正五音

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

孟子 十三 三

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名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

賓爲上林鍾夾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于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仿升降之氣鍾難分別故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爲制白虎通曰律率也率氣令生者也漢志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禮六呂作六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也國語作六間韋注云六呂在陽律之間也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淮南子曰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爲姑洗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賈逵曰周有七音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佑曰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律呂新書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志所謂七始是也

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孔穎達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十一律皆然是爲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漢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漢志黃鍾爲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杜佑曰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倍半聲自有二義一云以十二正律半爲十二子聲二云從仲呂之管寸數三分益一重上生黃鍾以次相生終于仲呂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朱子曰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

則復得其本法而丁半律又合下生之數漢志黃鍾不爲他律役者言黃鍾惟于本宮用正律若它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用也

案律呂之說紛挐錯出訟無証之廷今取六律七音旋宮之大旨見于經籍者條其源流著其義蘊以合孟氏之意其上生下生隔七隔八左旋右旋圍徑黍尺之說則概置之以于實理實事均無當也蔡氏邕曰度量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

也斯言當矣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封地之制孟子周禮各異無從強合今條各家傳會調停之說辨之

葉氏禮經會元曰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　合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之食者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

案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安得封疆五百里而實封僅居二十五分之一　山川里巷所占不應有若此之多也

鄭氏六經奧論曰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

子二百里上公加二十五里子倍于男凡周公制如漢增百官俸法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以是爲建邦之率耳

按此所謂開方者乃居其中而四面開之于古無此法也就其所說公與男已不能通且如此則天子之田方千里當得方二千里矣

唐仲友曰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

同于男侯上同于公伯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
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于諸公言五百里諸
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
附庸于封疆內也于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
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

按有文互見者但當他事別出隨文散見耳不宜一
條之內等次齊整忽爾參差且即以鄉遂二軍之法
計之百里具三軍則有餘七十里具二軍五十里具
一軍則不足又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計方百里

者四方十里者二十一耳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
二十五是出賦之外尚餘方百里者二十有奇何取
寬廓如此

惠氏禮說曰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
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周禮方五百里四百
里至百里者封也王制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采也
其封五百里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
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于其
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所謂食者半食
者參之一四之一也葢于其采之外半之參之四之以
入貢留其餘以供軍國之需

按周禮言食者半食者三之一乃是通五百里四百
里言之不聞別分出百里七十里韓詩之說亦不經
見殊未可湜

任氏四書約旨曰周禮文誤當云方百里五方百里四
則可通耳

案職方氏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此文非誤

秦氏五禮通考曰王制所述先儒並目爲夏殷之制孟

子之說與王制畧同或據王制孟子以駁周禮謂非周
公所作由今考之孟子言班爵祿與武成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相合葢周初沿夏商之舊故有百里七十里五
十里之國至周公制禮乃定五等之封然後因田以制
賦因賦以出軍不然則子男五十里之國豈能出萬二
千五百人之一軍而論語所云千乘之國亦豈方百里
者所能給乎

此即康成所謂周公斥大九州之地以廣諸侯之封
也陸佃以爲周之幅員不廣于虞夏蘇轍以爲并徙
煩擾此皆非也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魯衛齊晉之

封如左傳所云殷民七族六族之說地証加封者不過數十大國無煩并省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千歲之日至

天體無形其高本不可以道里計古言天家以爲天去地五億萬里者淮南天文訓也以爲自地至天半于八極而應爲一億一萬六千一百五十里者張衡靈憲也以天之積度共爲七十三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六里者王充論衡也以爲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半之應得一十七萬八千四百八十五里半者帝王世紀也以爲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者廣野天圜也以天之積度爲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一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者洛書甄曜度春秋攷異郵而隆積乃計其全徑爲三十五萬七千里者也以爲天去地九萬里者三五律紀也以周天爲八十一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三萬五千里者春秋元命包也以四正四隅相去爲九萬里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者闕令內傳也以爲從上臨下八萬里者考靈曜也以爲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半之約應得一億一萬六千里者河圖括地象也以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爲地去天之數者月令正義攷靈曜也以上凡十三家其淮南律紀元命包考靈曜等約畧空言者無論已卽論衡甄曜度考異郵帝王世紀知以周天積度計之似近理矣不知天愈高則度愈濶所言里數殊難作據且不知天之去地面與地心有地半徑之差與周三之不足徑一也至靈憲天圜括地象則四方又有濶狹闕令內傳則天地相去之數與四方之相去又不合周三徑一之大畧月令正義攷且妄及恒星四表之外則皆鑿之尤甚者也今法分天爲九重宗動天居最上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各居一天層層相裹而地處其中地之上爲月天月天之上爲水星天又上爲金星天又上爲日天又上爲火星天又上爲木星天又上爲土星天又上爲恒星天又上爲宗動天則總率諸天以西行者也其於七政之行各以法測其高度較地之半徑若干倍爲其天去地心之數月天中距爲五十九倍又百分之七十八以乘地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已有八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一里一百四十四步之高減地平徑則月去地面之數也日天中距二萬零六百二十六倍乘地半徑得日去地心二萬萬九千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三百八十餘里之

高焉水星金星皆一年一周天者也故中距與日同火星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一倍半木星十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較日天之高約十倍恒星二萬五千餘年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九千倍此皆得之寔測恒星之高亦以火木土三星行天之遲速比擬得之若恒星以上之天太虛無跡則仍非智識之可推矣此星辰之遠即天之高也若日至之說則步律者必以冬至爲一歲之終始至者極也日極南晷極長晝極短日短星昴始於虞書遂爲千古定冬至之準兩至相距爲一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舉大概言之後世所謂歲寔也夏商以來律法無攷周髀之法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爲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期年即再至其處歲周即天周也夫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是未知日有高卑盈縮也歲周即天周是未知恒星之天非太虛之天而尚有東行之度也小餘四分之一是歲寔失之大強且未知節會之有平有定也執是以求夫安不冬至後于天而日躔西改乎乃春秋時推步失當而紀冬至皆先天二三日禆竈梓慎之徒但言占驗無及知此者延及于漢猶執前法太初律之大

餘五小餘八即四分法也三統小餘爲萬分之二千五百零一六二四四奇則反強于四一矣後漢立儀表校日景仍復四分之一所謂四分律也逮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疎濶皆斗分太多之故作乾象律始減小餘爲二四六一七九九六奇焉夫自魯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至靈帝時八百餘年以平率較之冬至當後天六日奇矣蓋以春秋冬至先天過甚小餘雖強然以數百年積漸減除人自不覺逮久已後天而洪乃始能覺之也魏以後律凡數改其小餘又皆強于乾象而景初律二四六八八〇〇八奇者爲尤甚宜元嘉間用之而所推冬至常在日景最長之後三日有餘也惟神龜初正光律二四三七二九三七奇其小餘爲弱于乾象而近之矣然何承天知景初之悞而其所造元嘉律室分二四六七一零五奇又不過較景初稍弱而已又安能得冬至之確數哉溯自堯時至劉宋二千八百餘年日躔之不及天者幾四十度蓋自虛八退至南斗十一度奇矣乃太初以後律凡十改而皆承襲三統舊法稍變歲餘以爲補救一時之計即何承天知以景長爲冬至而尚不知天周之非歲周也其後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以大明六年壬寅造甲子

元律始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而歲差之法出焉又詳測前後日景折算取中以定冬至其小餘二四二八一四八一奇則較正光又弱而庶近于眞矣惟其虛分太弱四十五六年即差一度爲數過促且其分天者以爲日之不及于天而不知恒星之自有行度也又曰景長短之變時刻相距亦有不同其時最卑在冬至前約十二度至前日近最卑而行應稍疾至後日遠最卑而行應稍遲折算取中者仍不免後天數刻而沖之亦未之明也乃其時北齊張子信由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損益之率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

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朒食隋劉焯更立躔度與四象升降所造皇極律始用定氣蓋高卑之理雖未明而盈縮則已見矣隋以後造律者其法多倣祖氏分天周立歲差雖未有精測巧算密合于天而究無後天三日如景初者故隋之律三改唐之律八改五代迄元凡十四改雖其歲差遠以八九十年近以五六十年不能相準而其小餘二四三奇者最多二四四奇者蓋已少矣惟元郭守敬之授時律乃仍宋楊忠輔之統天律二四二五以爲小餘爲廻與衆異而不知則又失之過弱也古之律法所以甚粗者其故有三一由膠守成法一由測

算不精一由泥古太過漢四百年律雖三改而仍復四分則以四分爲不易之法也自堯至劉宋日躔自虛退斗而歲與天猶不敢分也此膠守成法之過也不得高卑行度及兩心差之大小而僅求之于晷景則不知平冬至定冬至之別而執一隨時不同之泛率以爲定率增改不一互以爲非此元以前造律者之通病即郭守敬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寔數考正冬至歲餘宜得其寔矣以今法推之其時最高已在平冬至後二十餘分而猶謂盈縮常起于二至是測之不精也祖冲之所定大明壬寅冬至在乙酉日辰初三刻郭守敬所定至元

辛巳冬至在巳未日丑初一刻前後相距八百一十九年共積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九十二刻以守敬所定歲寔積之則不及三十二刻乃云自大明壬寅距辛巳合得此數何耶初即以所設百年長一之法推之則又先於冲之所定三十餘刻矣進退無據莫適所從是算之不精也泥古太過者律家更造一律必以近日所測逆推往古史傳所載以爲符驗如元史有六律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是也然古者天學未明冬至多非寔測以今日之法而必求合古

每反至變改近日之寔測以遷就往古之虛文故列代之歲寔雖減于四分而寔皆過于强者多也若郭守敬踵統天距差躔差之說而設百年消長一分之法亦正坐此而不知其無是情理也自西法入中國而律法乃密一曰天度回回法分周天為三百六十整度不用奇零度以下分杪微纖皆遞析以六十設度于此而以日月五星之盈縮進退其間是為以整御零之善法一曰恒星行度以為恒星之天在土木二星天之上無盈縮升降之跡然能出入赤道而循黃道以東行西人第各定為每年五十一杪閏七年有奇而始行一度焉此二

者即古之天周而昔之人無是胆亦無是識者也若其所論歲周者一曰平歲寔回回法以春分為歲首故其歲寔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乃由累測春分得之蓋數百年來盈縮之差僅近二至而二分之朒朓甚微所定小餘之七八五應亦無甚參差故歐羅巴法遂用為平率以均度加減之為諸定氣猶月之有平朔平望而求定朔定望也一曰高卑行度蓋日之行其本天本無盈縮特其高卑升降成橢圓形而橢圓之心又與地心不合於是日在本天為當某度者由人目視之又不當某度蓋高則離地遠而視行遲卑則離地近而

視行疾最高為盈末縮初之端最卑為縮末盈初之始亦如月五星之有盈有縮也凡節氣在最高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寔必少于平率在最卑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寔必多于平率故最卑在乎冬至前則加均度而減時定冬至在平冬至之前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寔長最卑在乎冬至後則減均度而加時定冬至在平冬至後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寔消今法定最卑行每年一分三杪稍朒雍正癸卯最卑離冬至八度零七分奇元世祖中統年間大抵適當冬至者也求冬至者以平歲寔為之根再以最卑之遠近求其均數變時以

加減之則千歲之日至固可坐而致矣一曰兩心差即日天均輪之半徑也西法始定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均數最大者二度三分有奇後戴進賢等又減為三十三萬八千〇〇〇則均數最大者止一度五十六分十三杪矣上考祖冲之當年寔測計其兩心之差大抵有四十餘萬則彼時均數更大古大今小莫測端倪正如黃赤距度之古濶今狹同為司天者所不能預定者也求冬至者又宜以此消息之朱子謂造律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律元者蓋從來造律諸家必推至上古時歲月日時皆得甲子而又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同起冬至之度然後以爲起算之根也此自漢大初以至金重修大明數十家之常套皆不過即其近時之寔測遐推往古以折算求合而未可信以爲寔故史傳所載律元無一同者況推測未精所立之法行未數十年卽不驗者又何憑其荒遠無稽之律元以爲推算之根哉故元授時遂不用此法直以至元辛巳截算爲元今則以雍正癸卯爲元皆但憑寔測不尙虛詞矣

儀象考成曰測歲寔之法古人皆測冬至然冬至之時刻難定不如用春秋分時得數爲眞葢冬至時黃道與

赤道平行其緯度所差一日不過數十秒儀器無從分別二分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緯度一日差二十四分其差易見且求歲寔須平行而測量止能得視行惟二分時去中距不遠其平行寔行之差甚微可以不計況冬至時太陽之地平緯度少清蒙之氣甚大古來歲寔難得確準此其故也

按周禮致日兼冬夏虞典命羲和于二分特詳與今法正合

李氏光地尙書解義曰二至者律之元也而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故于夏言敬致冬不言宵永而云日短葢亦主于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蒙前義二以夏至爲主也大司徒土圭之法亦云夏至之景畧冬至者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意畧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滅者反增也

按以歲分爲當參二至是已謂古專主夏至自漢以後專論冬至則非也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日短極基踐長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葢造歷之法是以冬至陽生爲定測之始無緣轉重夏至土圭之法則專以測影又與造歷

異也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司馬法成出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此所云虎賁葢卽甲士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兩甲卒三千是也合步卒言之葢用九千人矣　尉繚子武王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亦合司馬法所謂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七十五人而一乘故三百乘爲二萬二千五百人也但與虎賁三千不合　又書序作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蔡傳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

車戰車革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勇士百人之長也按以虎賁爲伯百夫長本僞孔傳蓋以車一兩配虎賁一人也此無論與孟子不合且每車既各有甲士三人則此虎賁更安所置之以二車爲一兩于古亦無此說　史記言甲士四萬五千人則尤不合不足憑

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布縷之征宅征也粟米之征田征也力役之征丁征也皆定賦所當出粟米之征于秋力役之征于冬惟布縷之征經傳不著其時朱子以爲夏者據月令收繭稅耳用其二用其三所謂急政暴虐賦斂不時也　趙氏謂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布軍卒以爲衣縷鉄鎧甲之縷粟米軍糧力役負荷厮養之役若然則所謂如知非義斯速已矣豈用一緩二遂足爲君子乎